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肆輯・貳拾玖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肆輯・貳拾玖册目録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 〔明〕張烒如集評 一
蜂鬚集三十卷 〔明〕龔安卿撰 二三一
信心草四卷 〔明〕莊若華撰 四八五
三岡識畧十卷續識略一卷 〔清〕董含撰 六〇七

四庫未收書輯刊

〔明〕張烒如集評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

明末刻本

淮南鴻烈解序

西漢自賈太傅董江都以下共推淮南余讀淮南蓋重有所感云武帝好文學之士司馬相如枚皋嚴助之徒數見

親倖淮南王安以諸父之尊辨博善文詞甚爲禮重至報書及賜常召相如等視草乃遣安初獻內篇帝愛秘之不出也當是時淮南名重天下

而內外諸書愛慕者不得見見則如獲拱璧遂以千金敵字馬郎往者箕子陳範仲尼聆韶初不聞傾動人世之若此也余觀淮南述道德賓禮

樂經紀天地推究人事得失之故國家理亂之原闡胷儻忽儻惘無際然係之言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此易之書所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老子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
仁先仁而後義先義而後禮
樂未嘗開術於韓非韓非因
名責實候表測裏不假途於
呂氏也嗚呼蘭陵封而荀子

成奇貨售而呂覽出書之所
從來也尚矣淮南子幽吸帝
座隤及馬棰當時天子雄材
大略喜善樂推而公孫弘衞
青霍去病之徒曾目不諳烏

跡越人適魯覯章甫而矍然
有以也天不自高地不自深
聖人不自神惟推其所以而
爲之老莊之言虛商韓之言
刻然學士家觀之稱其文不

厭或曰淮南之後無更淮南
然楊子雲亦駿材也棲遲於
哀平之間偃仰七十餘歲維
時侯芭服勤桓譚扼腕此外
曾無聞焉歷後四十餘載法

言始行而玄終不顯其聲稱
抑何眇也淮南之於當時豈
直雷霆鬼神云爾哉人亦有
言節竹已瘦蹲踆已饑淮南
之已枵也信矣余以是爲之

序

桐鄉陸時雍昭仲父題

鴻烈解序

諸子之典竝祖述黃帝黃帝
世若存若亡其言邈不可得
聞矣莊周談道德亟稱黃帝
云云而老子著五千餘言闕

然不及老子蓋古之信言人
也淮南子之書復祖述老莊
當是時秦焰離而聖道熄羣
言典而正教微淮南子欲尊
大其說或自庶於知道誠非

老莊莫以也且非獨老莊巳
也昔者夏后氏之經山海也
窮殯紘疏諏詭即支祈貳負
之不啻也則以爲博而宗之
重黎氏之司象緯也攬斗杓

窺日月即璣衡昏旦之不啻
也則以爲幽而宗之周官之
著月令也順陰陽施制禁即
析因夷隩之不啻也則以爲
典而宗之司馬之戒兵戎也

審數度嚴步伐即呼吸神鬼
之不啻也則以爲權而宗之
列禦寇之紀人事也齊得喪
神倚伏即寢食夢覺之不啻
也則以爲達而宗之老莊之

談道德也外死生棲澹漠即
浮漚吹累之不啻也則以爲
玄而宗之古之立言著義博
者以其辨辨幽者以其形形
典者以其政式權者以其智

變玄者以其一化達者以其
忘忘惟淮南無所不然無所
不可是夏后周官老聃莊周
列禦寇孫武吳起鄧析愼到
呂不韋之徒同冶而一鑄也
序四
昔者黃帝制戰陣役鬼神象
百官備萬物規天集地燭陰
洞陽湛渫道德飄舉雲漢而
老子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世謂老子合黃帝之劵而知

白守黑不欲以多言自見然
莊周著辨寓言十九重言十
七而於虛靜恬澹之外寂無
聞焉豈以言之甚詳而旨之
甚畧乎哉以淮南王之辨博
序五
善文而集衆論以成之宐其
浸淫曼衍而不知其所窮也
語曰蒐獸於原罾魚於河不
虞其雜而惟其多世之墨守
一說膌于大通者悵悵乎不

知所之今誠以百氏爲山林
而加彌天之網卽傾芳倒潤
搜腧選䏺會何以厭屠門之
嚼乎如淮南復典正不害其
夏后周官老聃莊周列禦寇

孫武吳起鄧析愼到呂不韋
之徒同冶而一鑄也余弟次
回以嗜讀之餘廣集評議傳
之同志余嘉其有裨於世也
爲弁其說而推極其義云

姚江張存心謙之父撰

[印] [印]

淮南鴻烈解舊序　　漢高誘注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亾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

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卽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亾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

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擧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亾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

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剌之會揖身喪遂亾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註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淮南鴻烈解批評原序

臨海王宗沐撰

不佞得諸畎田間日從友人鹿門子品隲百氏兩京諸家言馬班成信史不朽於春秋而淮南安嘗建元右文之餘亦集賢豪分局列館剽莊列百家間持壹意浩蕩汪洋娓娓千百言迺巳自玄黃剖判靡不究極根荄蓋詳哉其言之也即時瞋目批根之輩錯出不雅馴而里缶箏髀使聽者盬爲希聲不忍棄去則句櫛之字縷之從其縢埋批郤導窾歸於正途則評釋贊行固博士之符券也鹿門從子一桂故嗜書業

巳訂淮南鴻烈解行海內而鹿門子猶病其略載取批評讀之句若櫛字若縷不啻設右左廣而導之前茅也安鴻烈其說固曲學者流毋能爲吾儒重而自有鹿門子之評則馬班氏外未必非亞旅云

淮南鴻烈解輯略原敘　　金陵顧起元撰

余汜覽諸家於先秦得韓非氏於西京得劉安氏之二子者其爲俟王子也同其恢奇奸著書同其宠竟亦略同其人吾無取焉爾其書則學士所同嚌嗜者也而亦負乎有辨韓非氏孽公子也幾而儕韋帶憤而爲言言多感慨而幽沉劉安氏汰公子也慮亡不帝制侈而爲言言多繽紛而閎廓韓也蒿目世情之裏而鑽入之收其言可裨吾精嚴去其刻而可矣劉也盱衡人世之表而苞絡之收其言足裨吾廣博去

其誕而可矣且夫韓也主乎刱者也匪直刻也時而走於僻劉也取材百氏故時誕時沿時俚其餘謂安獨刱也者非安獨刱者也八公氏衆埒之劉安纔一裁之爾矣故又時乎複時乎雜故韓可偏涉而安之語必不可無裁裁誕也裁習也裁俚也裁雜也裁複也而千古無劉安氏儷矣今世亦多有裁之者如裁而離之也未知乎裁而介之也覩蜀錦之寸類也片痕也剪而去之而碎之以爲帶以爲囊惜乎其小用而不適乎大製也哉裁文如此不若其已吾友張賓王取鴻烈手定之別去其滅而總爲全瑜槩明之二十章猶是故局焉縷而桉之脉絡猶是也滋洽矣氣格猶是也滋勁矣枝埋猶是也滋秩矣擇去而滋藻矣庸刊而滋奇矣試取韓公子言類之而乃非敵也劉安氏之言曰作書喻意俟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者焉徵賓王疇嘗之子雲有言千載而下有子雲者知子雲嗚呼疇知夫千載而下不爲劉安氏也者功劉安氏也哉

淮南鴻烈解凡例

莽莽百家誰司函蓋總總諸子孰任網羅惟兹鴻烈大冶洪爐供人恣取勿訝其多故刻鴻烈解

鹿門具眼石公近禪賓王崛起智鏡現焉嘈嘈衆聲無取煩言質諸三子要歸於玄故存三子評

片檀香性滴水海味何如蔽芾極目炳蔚採取羣芳以醒聾瞶吞吐縱橫爭妍萬卉故刻淮南全集

裁其繁蕪眼目豁然如「 」不可刊也標以標題面目可憎如｜口似可芟也參以諸家酌以己意期於

點圈劃然入目賞心如○ ◌ 、故不妨互呈其妍也故不集施洗刷

名山秘笈安能盡闢或金而礫或珠而胎惟是子家奧衍鴻烈該之鴻烈富麗子家包之故嗣有諸子之役

武林張烒如次回父識

淮南鴻烈解氏籍

著

漢　淮南王劉　安

註

漢　河東　高　誘

評

明、歸安　茅　坤

公安　袁宏道

句容　張　榜

閱

桐鄉　陸時雍

訂

武林　馮　愷

趙林翹

張烽如

仁和　馮　悰

錢塘　鄭宗周

陸之遇

陸之遠

淮南鴻烈解目錄

卷一
原道訓
卷二
俶眞訓
卷三
天文訓
卷四
墬形訓
卷五
時則訓
卷六
覽冥訓
卷七
精神訓
卷八
本經訓
卷九

主術訓
卷十
繆稱訓
卷十一
齊俗訓
卷十二
道應訓
卷十三
氾論訓

卷十四
詮言訓
卷十五
兵略訓
卷十六
說山訓
卷十七
說林訓
卷十八
人間訓
卷十九
脩務訓
卷二十
泰族訓
卷二十一
要略
目錄畢

袁石公曰開口說箇道字明眼人要識得下落不可受他瞞
袁石公曰信得過而徐清則一切事皆可以不疑矣
茅鹿門曰以上先極言道之大而微妙非至人不能得
袁石公曰滯字下得有味

淮南鴻烈解卷一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也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廓張柝開也八極八方之極 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際至也 包裹天地，稟授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 源流泉浡，沖而徐盈，混混汩汩，混汩 濁而徐清。浡湧沖虛也源泉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喻道亦然 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塞滿彌終施用也朝夕盛衰 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幎覆六合滿天地間也四方上下為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 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

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紘綱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章明也三光日月星 甚淖而滒，滒亦淖也饘粥多濡者曰滒 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遊，鳳以之翔。翔大飛不動曰翔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 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迹電入言其疾也 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 已彫已

袁石公曰無為是全書宗旨
大與與書作於
張賓王曰闕警
張賓王曰氣勢河決
茅鹿門曰二皇得道而神與化游以撫四方處有生色不厭其詞之複

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於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恬愉無所好憎無矜不自大也 有萬不同而便於性，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和調也 節四時而調五行。呴 虛 嫗 覆育萬物，羣生。呴嫗溫也 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觡 格 生也。奮壯也觡猶言骨骼 獸胎不贕，鳥卵不毈。胎不成獸曰贕卵不成鳥曰毈贕音瀆毈音段 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含懷也 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

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 吉 行喙 舟 息，蠉 宣 飛蝡 貌 動，蟲行貌蠢動之類 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怳兮，怳 兮不可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怳無形貌屈竭也 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 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茅鹿門曰馮夷大丙得道故其御自超軼馬塵埃之外

茅鹿門曰得道之大丈夫恬澹無思慮正是無爲處天爲蓋云云乃黃白神纂之秘術也其言汪洋不羈可爲達者道

劉流同

張賓王曰文陣雄厚

張賓王曰收斂處與此節相應

茅鹿門曰前云得道之柄此又云執要

屈伸俛仰升降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馮夷大丙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游行也）騖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騖馳往也）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景古影字）扶搖抮抱羊角而上（扶搖動抮抱引戾也狀如羊角曲縈而上也）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淪天門（經紀行絕通踏躡登上也崑崙山名排開淪入也閶闔始升天之門也）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錣）不能與之爭先（勁強策筆也）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御（騶御也）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謂天可以步

淮南鴻烈解　卷一　原道　三

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上游於霄雿（翟）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霄雿高峻貌無垠無形狀之貌）劉覽偏照復守以全（劉猶留連之留劉覽回觀也）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樞本也）故以天爲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爲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爲御則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埒兆）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

道之柄柄指無爲也

茅鹿門曰見達於道者自不必有爲

張賓王曰此段用樂記而稍改之筆不襲其窠臼

茅鹿門曰大丈夫恬澹得道之妙至此而極

茅鹿門曰即兩喻句法變幻不同

茅鹿門曰可以見任小數之不如大道

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彷彿默然自得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雖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小大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度也）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

淮南鴻烈解　卷一　原道　四

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距[illegible]）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數術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棊衞之箭（扞張彎引也棊美箭所出地名衞利也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而不能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爲烏號）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

茅鹿門曰此見機心之不可爲治

茅鹿門曰名言

試言聯

異於使蟹捕鼠，蟾蜍（除）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蟾蠩，蝦蟇也。跳行舒遲。）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狡，猾也。）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貢也。）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玉，圭；帛，玄纁也。）故機械之心藏於胷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精神專一之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

茅鹿門曰二句本旨

茅鹿門曰又從喻上轉若累丸

褒賓王曰無一語不鮮貴字值千金

茅鹿門曰錯

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

綜天地萬物民居土俗一一有自然之性聖人所以無所事所謂無爲而合乎道德

倒生

蠃蠃同

張賓王曰何其快適也

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窾（音科，空也）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孕者懷胎育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挫傷者，彫落也。）鷹鵰搏鷙，昆蟲蟄（什）藏，草木注根，魚鱉湊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滅，沒；形，見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榛。）禽獸有芄，（蓐也。）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

茅鹿門曰惟民俗因土故聖人因民此非達于道者不能

袁石公曰不究則不能終乎無爲矣

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翦也。文身，刻畫其體爲蛟龍之狀。）短綣不絝，（褌。）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卷，卷臂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北狄，鮮卑也。弛，舍；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鴝鵒不過濟，貈（涸）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究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

茅鹿門曰天門天解天機與道也老氏所謂同出而異名
䁲音倦義同
茅鹿門曰以上參弄質人之不如天處至此纔明白揭出之耳

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䁲（偶䁲，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岐蹏（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循，隨也）天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以人事滑亂其天理，不以欲亂其清淨之性）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于

茅鹿門曰爭利者必窮是以古之聖人以不爭致治
袁石公曰修得及便占盡便宜

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犧神農間，不周山崑崙西北傾猶下也）與高辛爭爲帝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不欲爲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以火熏出之）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埆（墝埆，殼）以封壤肥饒相讓

張賓王曰此段亭亭交奕英奧秀起讀之肯人

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曲隈，崖岸委曲。深潭，回流饒魚之處）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言化之疾也）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南方羽民之國）徙裸國納肅慎（朝也。肅慎，在北方）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使之納貢也）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能無爲故物無不爲之化）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

茅鹿門曰守其根守其門即前云得道之柄
袁石公曰審知之守就守其錯無根字門字也
張賓王曰前後照應
張賓王曰作譜

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循物之性）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根本，門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無不勝也）心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

袁石公曰得道之柄則自然柔弱非有心以之也
張賓王曰處柔處下全是老氏之旨

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所謂其事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幹，質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何

茅鹿門曰此先後一段議論亦本老氏知雄守雌之旨來

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所之；湊，所合；猶所行止），日以月悔也（積日至月則悔前之非），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蹷之；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illegible]）猶錞之與刃，刃犯難而錞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在前故犯難，在後故無患）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

袁石公曰周數合時處後則自能之然又恐人有見制于人之疑故以下數之云云

不流（發，動也；凝，如脂凝），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也；數，術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磏堅，莫能與之爭。（磏，礲也；攻大磏堅，喻難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

雌節
袁石公曰此所謂專強
張賓王曰餘
張本之至德極其宏麗
茅鹿門曰以下極力形容水處正是說至德

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蚑蟯（蚑音岐，蟯音饒；蚑蟯，行小蟲）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

袁石公曰是筆端有活水者
張賓王曰高華
茅鹿門曰借水極形容至

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遁，逸也；錯繆相紛，彼此相亂也），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缺石，利也；舟船所載無有重強也），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邅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

惚恍後實以老氏之言讀其文可想見清淨無爲之妙

茅鹿門曰此淮南原道本來面目

忽怳之區上言其大旅爲雲無所不上遁回循委曲也「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
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
與天地鴻洞鴻大洞通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音紾轉也
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
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
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
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
無形生有形無音生有音祖宗皆本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於無
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

淮南鴻烈解 卷一 原道 十一

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
衰賤矣」入死道謂居情欲蹠適也自無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以衰賤也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
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
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
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
下貫九野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爲一葉累而
無根懷囊天地爲道關門穆忞民隱閔純德獨存布
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

茅鹿門曰物之有形有形源道之一體之被下遂言一之能生萬物

袁石公曰有生于無實出于虛猶是兩截如何是同居的事

茅鹿門曰無形無聲無味無色俱所謂一而至其變化不可窮則識上通九天下貫九野矣

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
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
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爲之圈圈[illegible]也
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
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
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
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色者白立而五
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
一之解際天地「其全也純兮若樸其散也混兮若濁

淮南鴻烈解 卷一 原道 十二

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澹不動貌汎兮其若
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
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
而先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
智與民同出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
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寡其所求則得「夫
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
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法也一齊軌不變其宜不易
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者

茅鹿門曰數句一篇做手工夫

致齋王曰名言

茅鹿門曰喜怒好憎憂悲

喜怒俱害清淨之德至人爲能進道之功益胸中透露不爲嗜欲所累截此其能天下者背風而馳

故喜怒爲邪憂悲者德之失也（德當活和故憂悲爲失）好憎者心之過也（心當事一中扃外閉故好憎爲過）嗜欲者性之累也（性當清靜以奉天素故曰累）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積陰相薄故破陰喜者陽氣積陽相薄故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外情欲也）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

各得其所思慮平者不妄喜怒）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鞼（音貴折也）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在小能小在大能大）其魂不躁（音皂躁也）其神不嬈（嬈□也言精神寧定也）湫（秋）漻（遼）寂寞爲天下梟（清靜寂寞梟雄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穆美也）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景應形）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伏（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謂至德至德

張賓王曰語語寬……

形容至此源源本本無以下又止極以下又言至德之樂

茅鹿門曰並老莊之旨

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末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得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沙丘紂臺）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六瑩顓頊樂）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釣射鷫鷞（鷫鷞霜鳥名）之謂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廉爲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入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臞也

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滑亂也不以身爲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是故其爲懽不忻忻（忻忻過喜也）其爲悲不惙（陟）惙（惙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竦少陰之木空穴巖穴也）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無以自得之人）猶以此爲不足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傅旄象（傅著旄旄也象以象牙爲飾）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齊

張賓王曰展悲惙精神衷不公曰此是實事凡人皆可以自勤

茅鹿門曰非深知至德之樂不能說得如此快人語……

身

張賓王曰不獨光華掩映說透人情令人爽然自失

李鹿門曰以下言失其得而不樂者由其不得于中所以不得于中者由不能反諸心性蓋心性即前所謂一此教人入道之扃鑰也

靡曼之色。（齊列也靡曼美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惑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浹於骨髓不留于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

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所不聞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

袁石公曰爭肯不爲

李鹿門曰許由之能遺天下者由其能自得此自得者盡得總之從也

李鹿門曰任齊民處樂則易爲處憂則易熱而得道之聖人則不失所以自得

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隱士堯以其賢欲禪天下不肯就）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如死（燿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

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裔（裔邊也）馳要褭建翠蓋（要褭馬名日行萬里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褭音裊）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滔朗（朗）奇麗激抮之音（激揚抮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齊於凡民故曰齊民）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

茅鹿門曰得道者能齊憂樂由性命之情處其所安至後纔以形氣神訓出性命來

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隱于榛薄之中。(叢木曰榛，深草曰薄) 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桑爲樞。(堵長一丈，高一丈，環堵言其小。[illegible]以破甕蔽牖，揉桑以爲戶樞) 上漏下濕，潤浸北房。(浸，漬也。北房，陰室) 雪霜滾灖，(猶[illegible]) 浸潭苽蔣。(苽，蔣。滾灖雪霜貌，浸潭之以生苽蔣，音樂) 逍遙于廣澤之中，而彷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間爲峽) 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啞啞，(啞啞)

鵲之唶唶，(唶) 唶豈嘗爲寒暑燥溼變其聲哉？(言體道者不爲貴賤貧富勞逸易志，如烏鵲之不爲寒暑易聲) 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與同志交接有一定之論，故曰有一定之論。貞女專一，亦無二心，故曰有不易之行也) 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言規矩鉤繩無以施於此) 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爲修，居卑不可爲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

袁石公曰能蒞之上而則一任乎地氣波矣

張賓王曰自此至篇末俱以養神守志爲主轉說轉透足蒞微言

盈而不傾。(機，危。傾，覆也) 新而不朗，久而不渝。(朗，明。渝，變也) 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翱翔。([illegible])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爲樂，不以慊爲悲。(康，安。慊，約也) 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

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 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蚑蟯，動之蟲。貞蟲，細腰之屬) 蠉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去，[illegible]) 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眭) 營然能聽，(營) 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趎埳，(趎，坎) 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蹟，躓也) 招之而不

茅鹿門曰此慎守形氣神之利

張賓王曰透入人情

張賓王曰抉玄混爲都是神理

茅鹿門曰此狂者不慎守形氣神之患

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爲宅也虛若清無所念慮以毫末爲宅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嶁樓列埒之門運行枯病也連嶁猶離嶁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而蹪蹈于汙壑穽陷之中汙壑大壑雖生

張賓王曰名言

茅鹿門曰此貪饕者不慎守形氣神之患

膏燭

茅鹿門曰論至道而結之以形氣神此長生久視之左道也至如委衣發機則尤老氏宗旨矣漢儒論道之不能如此

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神清靜故利形有情欲故害貪饕多欲之人漠睧於勢利誘慕於名位莫睧猶鈍睧不知足也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清靜之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弩機言其疾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張賓王曰徹底精神

淮南所著其言不盡由一人即此篇兼括道德事情最爲麗褵然梗概大都襲老莊道之欲郛則性命道之得手處則無爲其文爛焉如繡鹿門

諸子論道總至杳冥而極要皆隱然有物焉以當之故其所讀雖際天蟠地舉足下足無非是物而究其落處則未免在影響之間原道一訓可謂極意洗發矣然終不能脫此窠臼也石公

此篇以虛無無爲爲宗而善因善下處後處柔皆其發幹抽條處結歸于精神之恬夷蓋鴻烈之極有局者○文之品貴者庇材未閎華鮮者抽思未徹至如原道一訓百斛明珠千箱雲錦煥焉充斥炫目駴心其入玄奧處往往直叩中扃幾無剩肯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一　終

張賓王曰有始一段莊生始爲虛幻之詞游戲其筆端耳劉安遂爲之徵實而詳語若確然不移者使若者佐談諧穠第一

袁石公曰棠莊氏本以此語歸踪滅跡而安泥之如此遂爲實事曳尾矣

淮南鴻烈解卷二

俶真訓（俶始也真實也道之實始於無化育于有俶音出）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櫱。未有形埒垠（寅）堮（噩）無無蝡蝡。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衆積貌）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蘢蓯。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繽紛雜糅也蘢蓯聚會也兆朕形怪也蘢音龍蓯音聰）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霩。無有彷彿（佛）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參）落。根莖枝葉。青蔥苓蘢。萑（委）蔰（戶）炫煌。蠉飛蝡動。蚑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摻纖也萑蔰炫煌采色貌切摩也）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門）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冶。（儲與扈冶褒大意也）浩浩瀚瀚（汗）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浩浩瀚瀚廣大貌）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毫剖芒。不

儲與扈冶

茅鹿門曰前借莊生語立論而釋之止此

袁石公曰此是透頂語又曰宗乘須看眼始得

大揚權

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混冥大冥之中謂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燿之間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寐者不知。猶有所遁。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物豈可謂無大揚權（鎬）乎。

（揚權無慮大數名也）一範人之形而猶喜。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也。可勝計邪。譬若寢夢爲鳥而飛於天。寢爲魚而沒於淵。方其寢也。不知其寢也。覺而後知其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爲大寢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公牛氏韓人轉病易病也）其兄掩戶而入覘（詀）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易人爪牙爲虎爪牙）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

茅鹿門曰亦本莊生齊死生之說來

袁石公曰且道何者是大覺

茅鹿門曰夢爲魚鳥與化爲虎俱是千變萬化而未有極

袁石公曰亦足醒世

茅鹿門曰言善養形者須先養神

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代更謝敘
狡猾鈍惛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夫水嚮冬則凝而
爲氷。氷迎春則泮而爲水。氷水移易于前後。若周員
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泮釋也 是故形傷于寒暑燥
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苑枯病壯傷也 神傷乎喜怒思慮之
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 皮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狡
狗之死也。割之有濡。狡少也濡濡淫氣力未盡 是故傷死者其鬼
嬈。嬈煩嬈善行病祟人嬈音澆 時既者其神漠。既盡也時既當老者則神寂漠漠定
也 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養形養神皆以壽終神形俱沒不但漠而已也 夫

淮南鴻烈解 卷二 俶真 三

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夢。
其覺不憂。精神無所思慮故不夢志存仁義患不得至故不憂 古之人有處混
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攙 鑱 搶 撑
衡杓之氣。莫不彌靡。攙搶彗孛杓北斗柄第七星 而不能爲害。當
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
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
謂大治。曲故曲巧也尤過也茫茫沈沈盛貌 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
之。毋淫其性。鎭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
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其道可以大美

袁石公曰然則何必有其世而後能濟

茅鹿門曰含哺鼓腹最象正是能養神者

袁石公曰主術不必別求

茅鹿門曰真人所以不解構人間由其得一之道故如下文所云

興而難以算計舉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
餘。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各得其志故相忘 古之
眞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
雜累焉。煬炙也抱志德而炙於和氣雜累成熟也 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
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煩辱也 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
道。連千枝萬葉。一者道之本得其本故能連理枝葉 是故貴有以行令。
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
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然
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

淮南鴻烈解 卷二 俶真 四

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
月同光。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
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
於跂躍之術。跂躍猶趨蹌不正之道 提挈人間之際。撢 潭 掞 善
挻 延 挏 同 世之風俗。撢引掞利挻挏猶上下以求利便也 以摸蘇牽連
物之微妙。摸蘇猶摸索微妙猶細小也 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
懷瓌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
物相弊 跋 撥。弊撥猶雜揉撥音殺 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
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爲塵

袁石公曰盡天地人俱在冥冥之中且道同光日月者爲誰病在甚麼處

袁石公曰懷道故能忘遺忘遺故物不能亂

茅鹿門曰眞人惟游於形之外故其神定如此

袁石公曰言之洒洒

袁石公曰眞實受用

垢以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 玉輅王者所乘有琬琰象牙之飾白雪師曠所奏太一五絃之琴 登千仞之谿臨蝯 元 眩之岸不足以滑 汨 其和 蝯臨其岸而目眩也 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骭 罡 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 骭自厀以下脛以上也 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 條風鳴條言其迅麗過也 毀譽之於己猶蚊

淮南鴻烈解 卷二 俶真 五

虻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碭 碭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無敗唯體道者爲能不敗也碭音爲 「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 孟門終隆山名皆險塞 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 湍瀨急流旋淵深淵也呂梁水名水險也留滯也 太行石㵎飛狐 胡 句望之險不能難也 太行石㵎飛狐句望皆隘險 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 魏闕王者門外闕所以縣教象之書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眞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 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

茅鹿門曰結前得一之道一段

袁石公曰吞

盡天下人

袁石公曰精微

袁石公曰在行人皆

張賓王曰奇語

茅鹿門曰此正道出一原之故

茅鹿門曰墨楊申商於治道各有所偏由其不達同異之理

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蛇 龍能化蛇能蟄見伏 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 以爲譬 不燿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 臺持簡大也 引楯 允 萬物羣美萌生 引楯拔擢也 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 事治也 休其神者神居之 不動 道出一原通九門 天之門 散六衢 六合之衢 設於無垓 垓 坫 坫 之宇 垓坫垠堮也 「寂漠以虛無非有爲於物也物以有爲於己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

淮南鴻烈解 卷二 俶真 六

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 呴 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 父母天地閱總和道也 是故槐榆與橘柚 右 合而爲兄弟有苗與三危通爲一家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橑 橑 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己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于天

袁石公曰跌宕縱橫情文兼到

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鑄讀作祝）金踊躍于鑪中溢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保猶琛寶也）又況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榦（過）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榦讀作櫱旁生萌芽也）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蘢蓯遼巢彭濞（譬）而為雨（遼巢彭濞蘊積貌）沈溺萬物而不與為淫焉今夫善射者有儀

張賓王曰扶玄洞幽詞采扶疎譬喻精切

茅鹿門曰喻上轉喻如九層之臺

淮南鴻烈解　卷二　俶真　七

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仲不能為逢蒙造父不能為伯樂者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母本也）是何則以諭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為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小大優游矣（言饒多也）夫秋毫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蘆苻（音孚）之厚通於無埑（垠）而復反於敦龐（秋毫微妙故能入於無間以毫末比道猶復為大也厚猶薄也蘆葦苻蘆之中白苻言其薄柯則歸於葦故曰反於敦龐也）若夫無秋毫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圻（道無形秋毫蘆苻已有形故曰無秋毫之微蘆苻之厚而四達無境通於無圻圻音寅垠也）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挏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夫疾風教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蟁（民）蝱（蒙）適足以翱翔（教亦拔也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翱翔無傷毀之患）夫與蚑蟯同乘天機（蚑行蟯動諭微細也天機神馬）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類形象道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

茅鹿門曰生於有一句佩其本旨

袁石公曰入微

敎音渤

淮南鴻烈解　卷二　俶真　八

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形見也）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苻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

袁石公曰可謂要言

袁石公曰穿插許多聖人真孔

袁石公曰明字切忌錯下佳解

茅鹿門曰非詆仁義與下犧尊壽斷之皆俱祖莊生。○流其意唯欲養神而得其本性

上下。明親疎等貴賤。存危國。繼絶世。決挐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犧尊酒器畫犧牛之象以飾尊 鏤之以剞技劂厥。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剞巧工鉤刀劂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青黃采色之飾華藻華文鎛今之金尊鮮明好龍蛇虎豹者刻尊彝爲蟠龍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 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間遠也

袁石公曰切喻

然而失木性鈞也。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僞。越散蕩逸僞不誠也 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設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眞人。則動溶于至虛。而

茅鹿門曰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標迎之聖如此

茅鹿門曰篇中多以聖人眞人並言蓋譏於沖舉黃白之術者豈其時神仙盛行世儒爭習爲俊誕欺臣 ○雷公四句直是畫個虛無影子

茅鹿門曰凍者假衣暍者望風與無故求藥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者

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敦圄似虎而小 圄音語 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誇父。妾宓妃。妻織女。雷公夸父皆仙人宓妃神女 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夫人之事其神而嬈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營慧求索名利宅精神之宅 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暍謁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梣尋木色青翳。而蠃裸瘉蝸與睆瓜。梣木青皮蠃螺蟲蝸牛郎蟾蝓也螺也睆音喚 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

袁石公曰與羸首無無至妙相應

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眞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蹏之涔岑。無尺之鯉。涔潦水水涔之年大道上之積水 塊阜之山。無丈之材。塊阜小山 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況乎以無裏之者邪。無裏無形 此其爲山淵之勢亦遠矣。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泄不處其守虛疾也 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混瀾閑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溷瀾無垠虛之貌汗漫無生形形生元氣之本神也宇居也

袁石公曰說得是然但可以難常人

茅鹿門曰呼吸陰陽則形不勞而神不泄旁薄爲一而萬物大優則不免於著矣

茅鹿門曰伏羲以下也四庫其德漸退澤而終絕欲反其本無以成之矣

世

袁石公曰此此披剛木當不是但謂是是以離真人其說陋矣

袁石公曰學術殺人千古

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爲景柱而浮揚乎無畛
崖之際。一手曰提挈舉委棄也言不以身役物鴻蒙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爲影柱浮揚猶
遨翔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顒顒然仰
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
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一而萬物大優。渾渾蒼蒼純樸之
大貌優饒也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羿善射無所用之
大風殺窫窳斷九嬰射河伯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
芒然吟德懷和。昧昧純厚也芒芒廣大貌吟其德含和氣未大宣布也被施
頗烈」被德澤頗烈施於民而知乃始昧昧晽晽晽皆欲離其童

淮南鴻烈解 卷二 俶真 十一

蒙之心。昧昧欲明而未也晽晽欲所知之貌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
其德煩而不能一。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
地襲九竅重九熱。竅通領理襲因竅法熱音暬形也言因九天九地之形法以通理
提挈陰陽嫥專捖桓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嫥捖和調
族類也使各有經紀條貫於此萬民睢揮睢盱于盱然
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盱視貌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棲
遲至于昆吾夏后之世。昆吾夏之伯夏后桀世也嗜欲連於物。聰
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施讀作施易及周室之衰澆淳
散樸。雜道以僞。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

蓋一日此言猶周室之衰爲然

袁石公曰可爲痛哭

衰音差

茅本漸字爲句張本有衰漸五字爲句

袁石公曰无術識得

茅鹿門曰俗世之招號名聲亦能稱禮故譽不勸非

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徒黨訟爭是非於是博
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
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紱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
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慲滿觟化
離跂。觟徑之徯也各欲行其知僞以求鑿枘芮於世。而錯
擇名利。鑿孔枘筍也工人刻木以入鑿鑿即受之喻人施其巧僞索榮顯之名利也是故
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
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
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

淮南鴻烈解 卷二 俶真 十二

返其性於初游心於虛言無欲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
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攓寒性
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擢取攓縮也皆不循理愁其思慮耳妄聽目妄視淫故勞也
乃始招蟯振繾物之毫芒搖消掉弔捎稍仁義禮樂。
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搖消掉捎言其能行仁義禮樂
越揚揚其詐譎之智以取聲名也此我所羞而不爲也。是故與其有
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說樂也與其有說也不若尚尚羊
徉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
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

不泄則無虧

袁石公曰胸臆之中況猶甚小安不識大道故其言渺迴乃爾

袁石公曰雖是嚇理卻是道情

袁石公曰世俗聞其言未有不駭怪者不知道本如是

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胷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孰肯分分然以物爲事也。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會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潦上沫起覆甂甌擾不見人形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

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能虛其心以生道吉祥來止舍也 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薶。薶音倭汙也 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內守也 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越散也 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玄光內明也 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消鑠滅息游行也 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

張賓王曰觀此而知作人多長物者真愚也識其父冷然缺心

袁石公曰此須勘之座右

張鹿門曰應前用也假之于弗用

袁石公曰講學者幸砭一深看

袁石公曰又用仁義則衰

張鹿門曰聖人真人真者喚醒不出養神一語

袁石公曰和盤托出

張鹿門曰此不養神而徒

其寒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翣殺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翣扇也簡賤也 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汙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外棄也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儡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儡身身不見用儡儡然也 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于本。許由不能行也。又況齊民

乎。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捨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夭遏。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間而不窕。扃猶閉也 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

役伎體聽明之繇益于治

袁石公曰點綴得妙

調足蹀（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陽阿古名倡綠水舞曲趨投節也）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始皇遺齊襄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解此環后椎破之謝曰已解矣）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蔚氣。（蔚病也）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

袁石公曰明眼人殺十成金盃後書

袁石公曰意見障人甚于聲色不可不知

憂樂。手足之攢（費）疾蠚（養）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蠆）螫指。而神不能憯。（憯音詹）蚤蝨噆（雜）膚。而知不能平。（噆噬也）夫憂患之來。攖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蚤蝨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攓）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稟猶動用也）「今夫樹木者。灌以瀿（繁）水。（瀿波暴溢也）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蘗。又況與一國

茅鹿門曰自憂患之來至此總見神之易濁而難清

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天。九鼎重味。珠玉潤澤。（九鼎九州貢金所鑄也重厚也潤澤有光也）洛出丹書。河出綠圖。（丹書黃帝游于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綠圖黃帝云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以授于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齋河洛之間至于翠嬀泉大盧魚折溜而至洗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舒受之）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

袁石公曰斷四子却是

茅鹿門曰前所謂有其世而能濟者

道。（許由方回善卷披衣皆堯時隱士）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鑄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其上墮陊火中）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賢人比干析解也剖解有才士脚觀其有奇異）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為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當此之時。嶢（堯）山崩。三川涸。飛鳥鎩翼。走獸擠脚。（紂田獵荒故獸無不被害）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鳥飛千

茅鹿門曰前所謂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者

袁石公曰安漻解道牢故其說如此

茅鹿門曰此至末旁引曲證並言體道之有係于世

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於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縣名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謂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閫閽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塗門閫明旦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為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一夕旦而為湖也勇怯同命無遺類也 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膏夏大木其理密白如膏紫芝喻賢智蕭艾賤草喻不肖 故河魚不得明目，稺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河水濁故不得明目稺稼為霜所凋故不得待其自熟時 故世

袁石公曰此當為用人者進

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絃而射。谿蠻夷也以柘桑為弩 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舲小船也艇一版之舟 今矰繳機而在上，罟張而在下，罟網 雖欲翱翔，其勢焉得。矰弋射身短矢也檄發也鳥高飛翼上下曰翱直刺不動曰翔 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張賓王曰用騷語作結處

此篇眼骨專重養神以體道，而尤必遇至德之世而後可行。多勦馬蹄胠篋諸篇，而雜以弔詭之談，與參同契蓋相椄武。鹿門

無無始能有有，此古今論道之準。獨其以體道為有係于世，此未窺藩之語也。安言多勦襲，得匪由中，宜其自呈敗闕。然文勢縱橫浩漫，而要言妙緒，時一躍露，披沙揀金，自不可棄。石公

此篇多勦莊生語，其自出處亦往往入細。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二終

淮南鴻烈解卷三

張賓王曰總言天地

袁石公曰天爲積氣地爲積形其說固有所本然天無體又曰自地以上皆天也天豈真以氣積而成者耶

張賓王曰天地間陰陽水火風雨露雷

袁石公曰三句提綱以下皆釋之日月星辰曆家郎指爲天體

袁石公曰服前事無人拈出

天文訓（文象也天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

天墬（地籀文）未形馮馮翼翼洞洞（桐）灟灟（鋼）故曰大昭（馮翼洞灟無形之貌）道始于虛霩（霍）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漢垠重安貌）清陽者薄靡而爲天（薄靡塵埃飛揚貌）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專一作摶）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爲陰陽（襲合精氣）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

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薄迫感動）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

張賓王曰此言陰陽物類之相感

袁石公曰物類生于陰陽故與陰陽相感應

袁石公曰此義本于易而小變其辭

茅鹿門曰陽燧等物與國之政其感天文若應景然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

張賓王曰人主之感天地

袁石公曰有根據

茅鹿門曰天吏天使天期天忌四句乃一篇要領

袁石公曰自九野以下紛紛名目有所本要在影響之間

袁石公曰九野今陰陽家九宮也

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除毛微墮）日至而麋鹿解（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蛖謗膲肉不滿膲音醮宗本減少也）火上蕁（覃）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標末）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陽燧金也熱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方諸陰燧大蛤也熱磨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勃海決

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屬會也蠶老絲成自中徹外視之如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曰弄絲於口商音清弦細而急故先絕也賁星客星也又作孛星墜隕勃大決溢也蟲食苗心曰螟）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期會也雄爲虹雌爲蜺忌禁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皆星名）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

張賓王曰此九天分二十八經星
先言五星所屬後言五星行度
張賓王曰此五緯星
袁石公曰五自伏見推步之古略而今詳此其大槪耳質之曆法制度參其存

斗牽牛(陽氣始作萬物萌芽故曰變天)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幽陰也西方季秋將即於陰故曰幽天)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昴畢(卯)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西方金色白故曰昊天或作旻朱陽也西南為少陽故曰朱天)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純乾用事故曰陽天)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太皞伏羲氏有天下號歿託祀於東方之帝)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為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木色蒼角木也甲乙皆木)南方火也其帝炎帝(炎帝以火德王天下歿託祀於南方之帝)其佐朱明(祝融)執衡

而治夏其神為熒惑其獸朱鳥(朱鳥朱雀)其音徵其日丙丁(徵火也丙丁皆火)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以土德王天下歿託祀于中央之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土色黃)其音宮其日戊己(宮土戊己土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少昊青陽以金德王歿託祀於西方之帝)其佐蓐(辱)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商金也庚辛皆金)北方水也其帝顓頊(顓頊以水德王天下歿託祀於北方之帝)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羽水也壬癸皆水)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仲中也四中謂太陰在卯酉子

而不論可也
然叙次簡捷詳明與史漢天官相為表裡
茅鹿門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宿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闊陿及五星所行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政失于此則變見於彼若聲之應響自然之符也
茅鹿門曰八風分配八音

午四面之中)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徧也)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此皆譴告)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一十八歲而周太白元始

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効奎婁以五月夏至効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効角亢以十一月冬至効斗牽牛(効見)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穀不熟)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

八節之氣望人所以遊待舟而山今按五方而定官

八風四正四維之風也應期而至則吉不期而至則爲災先言八風之期節八節也後言順之而布政大畧與時則同

九野五官六府皆以在天者言

至（艮卦風一名融）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震卦風）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風）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離卦風）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坤卦風）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兌卦風）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乾卦風）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風）「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立春故出輕繫）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春分播穀）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立夏長養布恩惠）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布施）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立秋節農乃登穀嘗祭）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

不張（秋分殺氣國君憯憯故去鐘磬縣垂之樂）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工其始）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冬閉藏不通關梁）」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都爲四方最也）「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乙之庭也（太微星名太乙天神）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闕猶門也）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西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太微者主朱雀（主猶典也）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

一歲日行之度

袁石公曰並與大統曆異以有歲差故也

此即曆元也

此兼言一歲陰陽之消長作事者當順陰陽之消長

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南極山）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北極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子午卯酉爲二繩（繩直也）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

之維也（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自陰復陽）西南爲背陽之維（已過陽將復陰）東南爲常羊之維（常羊不進不退之貌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西北爲蹏通之維（西北純陰陽氣閉結將萌）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德始生也）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刑始殺也）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

宋龍門曰癸巳條勝說備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黄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先後進退五日之中總之陰陽一盛一衰毫不可爽也

此以日景修短占歲之水旱

專論刑德

袁石公曰二十四時從月而生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乃爲一節

蔡麗門曰斗所指支干十五日一變因

正而水漏。火正火王也 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黄澤。石精出。流黄土之精陰氣作於下故澤而出石精五色之精 蟬始鳴。半夏生。蚊蝱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黄口。五月微陰在下駒犢黄口肌血脆弱蚊蝱鷙鳥應陰不食不搏 八尺之景。修徑尺五寸。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術道徑 十二月德居

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黄鍾。鍾者聚也陽氣聚於黄泉之下 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應時聚藏 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陰氣

春二十四氣而於律各有所屬如前之蕤物此陰陽之轉移也

芒種之種處暑之處皆上聲俗作去聲誤

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有射出見也 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任也陽氣內藏陰侶於陽任成其功 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傷則法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 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林衆鍾聚陽極陰生萬物衆聚而盛 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陰氣萎蕤在下似主人陽在上似賓客 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陽在外陰在中林以呂中於陽助成功 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姑故洗新陽氣養生去故就新 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

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鍾。濟止夾夾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 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蔟。蔟蔟也陰衰陽發萬物蔟地而生 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呂侶也萬物萌動於下未能達見 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黄鍾。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

袁石公曰今陰陽家直以本年支干爲太歲而小歲之名不傳

袁石公曰據此則太小二歲其權並重

袁石公曰天維建元之名今亦不可效

袁石公曰太一天之貴神

袁石公曰國從日月而積

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爲小歲。（斗第一星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

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陰精粗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合氣而爲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

袁石公曰又以見往二至推將來二至

十六分度之二十六。（或作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冬至後三日則明年夏至之日）歲遷六日。終而復始。（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木色）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火色）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色）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金色）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水色）七十二日而

茅鹿門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

茅鹿門曰五行占歲之法

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蟄伏之類出戶。故開闔扇通障塞。春木王故毋伐木）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火用事象陽明。識功勞。故封建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粰（浮）鬻。（欲）施恩澤。（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粰鬻粥也）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羣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金用事象金斷害故誅不法）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禁搜客出新客）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徙）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

張宸玉曰：此四時司令

細補上一段

子氣淫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木氣溫，故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毈，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夷，傷也）。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為（不成也）。丙子干戊子，大旱，苽封熯（苽，蔣草也，生水上，相連特大，如薄者也，名曰封。旱燥故熯也。熯音染）。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為。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地氣發也）。丙子干壬子，星墜。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雷也）。至秋三月（季秋之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皇，女主霜雪）。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為帝候歲（雄鳩，布穀）。「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央。

張石公曰：一日日行之次，今民名此十二，此乃有十四矣

葉鹿門曰：日所至而萬物生之處凡十五所，其間支干十二辰亦以此為推驗

張宸玉曰：此專日晨昏之度

袁石公曰：晝夜之短長由于日行之南北，此獨言陰陽之氣

日為德，月為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拂猶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朏明，將明也）。至于曲阿，是謂旦明（平旦）。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昆吾丘在南方）。至于鳥次，是謂小還（鳥次，西南方山，鳥所宿止）。至于悲谷，是謂餔時（悲谷，西南方大壑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至于女紀，是謂大還（女紀，西北陰地）。至于淵虞，是謂高春（淵虞，地名。高春時加戌，民碓舂時）。至于連石，是謂下春（連石，西北山，言將欲冥下象悉）。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北方山）。日入于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曙，明；浦，涯也）。「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自暘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禹以為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長也）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帝張四維，運之以（按以下至為四時根，時本在有其歲司之後，此依宋本）

螾動生貌一
茅鹿門曰此以斗所指分屬地支與十二律而兼釋律之義
張賓王曰此言十二月應十二律
文勢參差短小錯得章法句法皆入妙境

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引律受太蔟太蔟者蔟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滅也

茅鹿門曰斗之所指下應十二律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所以成熟萬物也
袁石公曰人但知一之不生不知二之亦不能生也

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指亥亥者閡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者鍾已黃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為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罕以為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

袁石公曰五亦從三而出
張賓王曰此言十二律三

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鍾為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

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數

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十月也與

極易排比猶能錯綜乃爾

茅鹿門曰此度量權衡之始

茅鹿門曰陽生陰為下生

（正音比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繆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為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鍾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為制秋分蔈（猶）定蔈定而禾熟（蔈禾）

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蔈粟孚甲之若定者成也）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從甲至癸）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其以為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分言其輕重分銖也）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為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為一斤三月而為一時三十日為一月故三十斤為一鈞四時而為一歲故四鈞為一石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

陰生陽為上生律書云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

袁石公曰二十年為一終

袁石公曰節令陰陽家之六神

袁石公曰今曆日中猶用之

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之前後也）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鄉而為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

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為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單讀明揚之明）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為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為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為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為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

茅鹿門曰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

舍觜巂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涒（吞）灘（貪）。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胙）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爲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

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觜巂參爲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綱曰日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和也）矣。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

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星宜言日。禮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在奎婁。季春之月在胃。此言星正月建營室誤也）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

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

茅鹿門曰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形遷星徙公卿也衆星庶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衆星亂則衆星墜矣 星部地名及陰陽相錯二段張刪移置 支干古名未

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巂二。參九。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星部地名。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巂參趙

斈鹿門曰經星所屬分野特據其候耳至推祿所載則其禮域恐未治然非不具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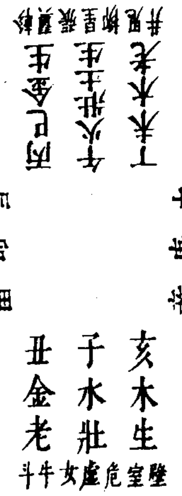
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木德仁故柔涼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故布施宣明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金德斷割故修兵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純陰閉固水澤水凍故剛彊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一康康盛也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

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

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蚑

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此圖藏本式



此圖今刊本式與前圖兩存之以備參考云

李鹿門曰攝提格至赤奮若但以歲支占歲　黃石公曰今陰陽家有流年圖大半本此　張巖王石此支干古名

「攝提格之歲，格起萬物承陽而起。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登成。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閼蓬。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也

「單閼之歲，單盡閼止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萬物遏蒙甲而出

「執除之歲，執蟄徐舒伏蟄之物皆散舒而出。歲早旱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萬物皆生枝布葉

「大荒落之歲，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圉。萬物剛盛

「敦牂之歲，敦盛牂壯也萬物皆盛壯。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為，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雝。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

「協洽之歲，陰欲化萬物和合。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為，民食三升。未在」巳曰屠維。屠別維離也萬物各成其性

「涒灘之歲，涒大灘修萬物皆修其精氣。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陰氣上升萬物畢生

「作鄂之歲，作鄂零落也萬物皆陊落。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為，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萬物就成熟其煌煌

「[illegible]之歲，掩蔽茂冒萬物皆蔽冒。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為，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黓。歲終包任萬物黓音乙

赤奮若以下張本錯亂

袁石公曰日出入之長以正東西日中之景以正南北

茅鹿門曰用表測景之法今已寖矣其初根據此殆亦皆疏不足據也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其時淮南諸儒動援陳諸耳當參之唐貞觀中

袁石公曰正所謂天地之相去不知幾千里而總不

「大淵獻之歲。(淵藏獻迎萬物終在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三升。

困敦之歲。(困混敦沌陽氣皆混沌萬物牙蘖)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陽氣始萌萬物合生)

「赤奮若之歲。(奮起若順也陽奮物而起無不順其性赤陽色)歲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一升。

正朝(一作月)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謀)之數者。立四表以爲方一里歫。(巨)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歫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

出于八尺之景者也

景表一段文字極難讀姑存古

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論天文先之七政。而次則五音六律分野支干逐一詳次其間。佹異之變。陰陽之化。四時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應。洞徹終始矣。(鹿門)

子輿氏謂天與星辰可以故求曆家推步之術亦有定法夫物之最變動者無如天而可以往迹定法求焉則亦不得謂之變動矣然則淮南之言亦安可盡據哉 石公

淮南鴻烈解卷三終

岑鹿門曰九州八極山塞澤數風水地形之總領下則詳次之

袁行公曰九山九塞九數其名其地皆屬職方所掌無有移易而九州之名獨相剌謬何耶

淮南鴻烈解卷四

墬形訓 山川藪澤地所載形兆也

墬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四極四方之極 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地形 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農神之所經緯 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稼穡盛張 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五穀成大 正西弇州曰并土，并猶成也百穀成熟 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 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猶平也氣所隱藏 正東陽州曰申土。申復也陰氣盡於北陽復氣起 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郡泰山在太山郡是爲東嶽王屋山在河東恒縣首山在蒲坂縣南阿曲之中太華今弘農華陰山是爲西嶽岐山今扶風漢陽縣北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羊腸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門孟門太行之限 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荊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太汾在晉澠阨今弘農澠池荊阮方城皆在楚殽阪弘農郡澠池殽嶔吟是也井陘在常山通太原關令疵在遼西句注在鴈門陰館句注居庸在上谷阻陽之東通運都關 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在吳越閒 楚之雲夢，在南郡華容 秦之陽紆，在馮

褒石公曰自此以下皆無稽之言妄意揣摩當世人主之意而為此以欺之真以譽其書耳

覽者僅有齊米世界之意

茅鹿門曰總計四海道里

茅鹿門曰赤水遼水獨不為禹所導何也

溺池陽名具圃一晉之大陸。（魏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鄭之圃田。（在河南中牟）
宋之孟諸。（在梁國睢陽東北澤）齊之海隅。（隅猶崖蓋海濱）趙之鉅鹿。（今鉅
鹿黄阿澤）燕之昭余。（今太原郡）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艮氣所生）東
方曰條風。（震氣所生）東南曰景風。（巽氣所生）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
西南曰涼風。（坤氣所生）西方曰飂（酉）風。（兌氣所生）西北曰麗風。
（乾氣所生）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
黑水。江水。淮水。（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在雍州江水出岷
山在蜀西徼淮水出桐栢山南平陽也）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
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經短緯長也）水道八千里通

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陸地也）禹乃使太章步自
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
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
十五步。（太章豎亥善行人也）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
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
以為名山。（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掘崑崙虛以下地。（掘猶平也）
（地或作池）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
尺六寸。（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上有木禾。其修五尋。（五尋三十五尺）珠
樹。玉樹。琁（窮）樹。不死樹在其西。（木禾之西）沙棠。琅玕在其

茅鹿門曰此又添出黄水丹水

藥藥草也

東。（皆玉名一說沙棠木名）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
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純量名）旁
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或作彭受不死藥器也）北門開以
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傾宮滿一頃旋室以旋玉飾室也）縣圃。涼風
樊（什）桐在崑崙閶闔之中。（閶闔崑崙門名縣圃涼風樊桐皆崑崙之山名）是
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復其原。（原本也）
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
禹所導積石山。（渤海大海河水自崑崙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赤水出
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

自窮石。（山名在張掖北）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
至南海。（絕猶過也）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
（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為漢陽）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
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高倍之也）是謂涼風之山。登
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
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扶木
在陽州。日之所曊。（太帝天帝扶木扶桑在湯谷之南曊猶照也陽州東方曊音費）建
木在都廣。（建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葉若羅都廣南方山名）眾帝所自
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眾帝從都廣山上下）

茅鹿門曰九州之外有八殯八紘八極即鄒衍所謂中國於天下八十分居其一分之說

（日中時日直人上無景蓋天地之中）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光照其下）九州之大，純方千里。（純緣也）九州之外，乃有八殯，（寅）亦方千里。（殯猶遠也）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皆數名）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水中可居者曰渚少海亦澤名）東南方曰具區，曰元（穴）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夢雲夢浩亦大也）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近丹水故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北方多寒水故曰寒澤）凡八殯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殯之外，而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亦方千里。自東

淮南鴻烈解　卷四　地形　四

北方曰和丘，曰荒土。（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名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在日之南皆爲北鄉戶故反其戶也）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焦僥短人國長不滿三尺）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方金位[illegible]金丘沃猶白也西方白故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國人一目在面中央沙所流沙所出）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寒水所積因以爲名委羽山名在北極之陰不見日）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正八風之正也以風雨八紘之內）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日之所出故曰開明之門）

茅鹿門曰諸方物產之美皆八紘八殯八極寰內所生

袁石公曰如入玉都之市

茅鹿門曰東西爲緯四句此地形之脈絡處

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純陽用事故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盛陽積溫所在故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金氣之始故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閶大也闔閉也大聚萬物而閉之故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幽闇都聚也玄冥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殯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冀州）東方之美者，有醫母閭之珣（荀）玗（于）琪焉。（醫母閭山名在遼東屬國珣玗琪玉名）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

淮南鴻烈解　卷四　地形　五

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有犀角象牙）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金美金之石含玉之石）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夜光之珠五色之玉今河東永安縣）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皆美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幽都出好筋角可以爲弓弩）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豹虎之皮）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岱嶽泰山王者禪代所祠因曰岱嶽）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山仁萬物生焉故爲積德水智智制斷故爲積刑也）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高陽主生下陰主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丘陵

茅鹿門曰前山氣多男一段單說人類此則合天地之蚑行蠉息者悉可概見

（高敞陽也故爲牡谿谷汙下陰也故爲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龍淵龍之淵英精光也）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音殷啼極而無聲也）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象石堅也）險阻氣多癭。（氣衝喉而結多癭咽也）暑氣多夭。（夭折不終也）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汙者爲衍）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利疾也）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聲也）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

草。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溫故草有不死者北方寒故冰有不泮釋者）東方有君子之國。（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其人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也）西方有形殘之尸。（西方金金斷割攻戰之事有形殘之尸也）「寢居直夢。人死爲鬼。」（寢寐也居處也金氣方剛故其寢寐處夢悟如其夢故曰直夢不終其命死而爲鬼能爲妖怪病人也）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燕春分而來鴈春分而去燕秋分而北鴈秋分而南故曰代飛代更也）蛤蟹珠龜。與月盛衰。（與猶隨也）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細小也）息土人美。秏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鼈鷺鶩之屬）食土者無心而慧。（蚯蚓之屬）食木者多力而奰。（熊羆之屬奰煩腸黃理也奰音

茅鹿門曰奇偶之數應兩儀之以日月四句

袁石公曰此所謂必求其故者自謂窮理不知乃是揑目

袁石公曰分疏物態如自不妙

閉）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食葉者有絲而蛾。（蠶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鷹鵰之屬）食氣者神明而壽。（仙人松喬之屬）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貞蟲諸細要之屬）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一陽二陰也人生於天地故曰三也）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從甲至癸）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

四主時。時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爲蛤。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也龜鼈之屬鱗魚龍之屬）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鳥魚之屬）嚼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

茅鹿門曰模擬五方民生

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膏豕熊猨之屬　無前肥從前起也），有角者指而無後（指牛羊麋之屬　無後後肥從後起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砥卓石），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

物產可擬禹貢

袁石公曰五段章法句法皆變

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兌上，大口決眦（慈），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

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修頸卬（躬）行，竅通於鼻（末猶脊也），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繆）犀。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脅）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沖）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多犬馬。

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須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木王而生金王而死），菽夏生冬死（豆火也火王而生水王而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薺冬生中夏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木

茅鹿門曰五行之生各歸於本可以見物極則反非獨人為蓋亦天道然哉

袁石公曰此說云何

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也（在中央故為主）；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猶治也）。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

茅鹿門曰三十六國之民其形大異五方海外風氣之異如此

器用。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
天民、肅愼民、修長也股脚也天民肅愼皆國名 白民、沃民、女子民、丈
夫民、白民白身 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奇隻也一臂一手一身三身民
一頭三身 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胸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
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三苗在豫章之彭蠡
交股脚相交切穿胸胸前穿孔達背反舌民語不可知而自相曉 豕喙民、鑿齒民、三
頭民、修臂民。豕喙喙如豕鑿齒齒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三頭身有三頭修臂臂長於身 自
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黑齒
地在湯上谷玄股其股黑兩鳥夾之見山海經 毛民、勞民、體半生毛若矢鏃勞民躁擾不定

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跂踵踵不至地以五指行句嬰讀為九嬰 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無繼其人無嗣
雒棠、武人在西北陬，皆在所入出名 硥魚在其南。硥魚有神聖者乘行九野在無繼民之南 有神二人，連臂為帝候夜，在其西南
方。連臂大呼夜行 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
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桃、甘
櫨、查 甘華、百果所生。皆異物在木曰果在地曰蓏 和丘在其東北
陬。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耽耳耳垂在肩上
夸父棄其策，是為鄧林。夸父神獸也飲河渭不足將飲西海未至道渴死策杖也

茅鹿門曰鄧林與宵明燭光二事恐不實

其杖生木而成林鄧猶木也 昆吾丘在南方。昆吾楚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子為夏伯
軒轅丘在西方。軒轅黃帝有天下之號 巫咸在其北方。巫咸知天道明吉凶
立登保之山。暘谷、榑桑在東方。有娀在不周
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有娀國名簡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瑤臺帝嚳之妃也玄鳥降卵簡翟吞之以生契是為玄王殷之祖
西王母在流沙之瀕，西王母石室在金城臨羌西北塞外 樂民、拏閭在崑崙弱水之洲，水中可居曰洲 三危
在樂民西。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龍門在河
淵，湍池在崑崙。龍門在河中馮翊夏陽界 玄燿、不周，玄燿水名中一曰山名
池在海隅。孟諸在沛。少室、太室在冀州。少室太室嵩高之別名

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
身而無足。龍銜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 后稷壠在
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人死復生或化為魚 流黃、
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
人頭，鼓其腹而熙。雷澤大澤也鼓擊也熙戲也禹貢雷澤在濟陰城陽西北城陽有堯冢
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母之
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開母山名在東海中 河出積石。睢出荊
山。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之南下有荊渠原睢州浸也 淮出桐
柏山。桐柏山在上黨 睢出羽山。清漳出楬戾，楬戾山名 濁漳出發包。

楬戾山在上黨發包山一名鹿苦山亦在上黨長子二漳合流經魏郡入清河濟出王屋時
泗沂出臺台術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時泗沂皆水名臺台術皆山名洛出獵
山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汝出弗其流合於濟弗其山在北海
朱虛縣東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嶓冢漢陽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
南至蜀州入江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安定臨涇縣西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
魏鳥鼠同穴在隴西首陽西南渭水所出東會于灃又入河雒州川也上魏山名雒出熊耳
熊耳在京師上雒西北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在太原
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衽出濆熊淄出目飴山名丹水出高
褚一名冢領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沔也股出嶕山鎬出鮮于涼

出茅盧石梁鮮于茅盧石梁皆山名汝出猛山淇出大號猛山一名
高陵山在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大號山在河內共縣北或曰在臨慮西晉出龍
山結給合出封羊結給一名也龍山在晉陽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封羊山名遼
出砥石釜出景砥石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南入海景山在邯鄲西南釜水所出南澤入
漳其原浪沸湧正勢如釜中湯故曰釜今謂之釜口岐出石橋呼池出魯平山名
呼池并州之浸今中山漢昌呼沲河泥塗淵出構構山維濕北流出於
燕流於北燕塞外也
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通視明庶風之
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

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皐稽閶闔風之所生也隅強
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㝉演生海
人㝉人之先人海人生若菌郡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
凡㝉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羽嘉飛蟲之先飛龍有翼飛龍
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
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
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鯤鯁生
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先
龍生玄黿玄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

茅鹿門曰㝉羽毛鱗介五類俱由無情而之有情相代謝而盛衰石公曰自成文章何必求解

龜煖濕生容煖一蘙膜當風乾燥之貌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
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煖介煖介生鱗薄鱗薄生
煖介五類雜種與乎外肖形而蕃肖像也蕃多也日馮生陽
閼日馮木之先也陽閼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
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根生之草先也程若生
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
草者生於庶草海閭生屈龍海閭浮草之先也屈龍游龍屈龍生
容華容華芙蓉草花容華生蔈蔈流也無根水中草蔈生萍藻萍藻生
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

茅鹿門曰五土之氣上御乎天而及陰陽相薄爲雷電則復下而合於海此五行之精化生既極而歸藏其宅也

雲字疑衍

埃天。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澒。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澒水銀也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中央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澒。青澒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青龍入藏生青泉。清泉之埃上爲青雲。陰陽相薄爲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東方之海壯土之氣御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澒。赤澒七百歲生赤金。火色赤其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南方之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礜。白礜九百歲生白澒。白澒九百歲生白金。白礜石也音譽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爲白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牝土之氣御于

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也玄砥六百歲生玄澒。玄澒六百歲生玄金。水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北方之海

近世以來堪輿家指畫地形者或釋解經典或撰述方志競爲新異頗失其眞是訓釆獲舊聞考迹詩書而其文則職方氏可尋源而按者其中錯綜天地點綴宇宙如畫史矣　鹿門

九州之內名山大川方物珍奇大略畢具而異域之事亦居其二三至崑崙帝居豈非人世所有人主覽之而有無窮之心宜矣西漢時佛書未入中國河源之窮在武帝時安言果有所本否耶　石公

叙地形井井終歸知道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四　終

茅鹿門曰：此篇昏明中星，皆舉大畧而言，不與曆同。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二十八宿星體有濶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前，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所以昏明之星不可依曆法，但舉大畧耳。

袁石公曰：櫽括論殊聞人目。

茅鹿門曰：天子四時所尚之色，俱從五行，其出令亦如之。

淮南鴻烈解卷五

時則訓

則，法也。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也。

孟春之月，招搖北斗第七星指寅，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白虎之宿，昏時中於南方。尾，東方蒼龍之宿，旦時中於南方。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甲乙木盛德在木木王東方其蟲鱗。鱗蟲龍爲之長其音角。角木也，位在東方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木味酸羶木香羶也其祀戶。祭先脾。脾屬土，陳設俎豆，脾在前也。春木勝土，食所勝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氣溫，故東風解冰。凍振動蘇生也魚上負冰，獺祭魚。魚應陽而動，上負冰也。獺，獱，水禽也。取鯉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候鴈北。候時之鴈來北天子衣青

衣，乘蒼龍，馬七尺已上曰龍服蒼玉，建青旗。服，佩也。熊虎曰旗食麥與羊。麥，金穀；羊，土畜。金土以老，食所勝也。先食麥，以麥爲主服八風水，爨萁該燧火。取銅槃中露水服之。八方風所吹也。取萁木燧之火炊之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春王東方，故處東宮。琴瑟，木也其兵矛，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其畜羊。羊，土木之母朝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明堂中方外圜，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玄堂。是月天子朝日告朔，行令於左个之房，東向堂北頭室也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徭賦。布陽德，施柔惠也。慶，善；賞，賜予也。省減徭役之勞，輕其賦斂也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迎春也。郊，郭外八里修除祠位，幣

袁石公曰：此則不妨因時

茅鹿門曰：順木德而尚仁恩

袁石公曰：精覆相召，亦是大畧如此，是責勞而取倦也，豈復成天道乎

茅鹿門曰：孟春行夏令，此巳火之氣所泄；行秋令，此申金之氣所泄；行冬令，此亥水之氣所淫

茅鹿門曰：呂覽作首種不入

茅鹿門曰：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

茅鹿門曰化

禱鬼神，犧牲用牡。祠位，壇場屏攝之位。幣，圭璧。禱，求福也。人神曰鬼，天神曰神。犧牲用牡，尚蠲潔也禁伐木。春木王，當長養，故禁之毋覆巢，殺胎夭，毋麛，毋卵。胎，獸胎懷妊未育者也。麛子曰夭，鹿子曰麛。卵未鷇者。禁不得取蕃庶物也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骴。大衆城郭妨害農功。骼，骨有肉。掩覆薶藏也。骴音慈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首稼謂稷，稷先種，故曰首。稼不入，不熟也正月官司空，其樹楊。司空主土，土受嘉穀，故官司空也仲春之月，招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其位東方，其日

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蒼庚鳴，鷹化爲鳩。蒼庚，黃鸝也。鷹化爲鳩，鳩喙正直，不鷙搏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太廟。太廟，東向堂中央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囹圄，法室。省，輕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止，禁也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句屈生者，萌直生者。長養幼小，存恤孤獨，所以順陽氣，故句萌以通達擇元日，令民社。元，善也。社，祭后土，所以爲民祈穀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

者反鴽音形之謂鳥屬化爲鴽鴽復化爲鼠荀蘊爲鴽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可復本形者也衰不公日事狠槩而語雅馴

茅鹿門曰仲春行秋令此酉金之氣所偏行冬令子水之氣所淫行夏令午火之氣所泄

分等也冬陰閉固雷氣不發是月陽生雷始發聲也咸皆動蘇生也 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鐸木鈴金口木舌曰鐸也 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容止雷電合房室者生子有聾通精瘖狂之疾 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度丈尺量釜鍾鈞等也衡石稱也百二十斤爲石角平也斗稱量器也 端權槩。端正也稱錘曰權槩平斗斛者 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功。大事戎旅祭祀征伐之事 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爲生育故不用犧牲更代也以圭璧皮幣代犧牲也皮謂鹿皮也幣謂玄纁束帛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二月官倉。其樹杏。二月典農稽穀故官倉也 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七星南方朱雀之宿牽牛北方玄武之宿 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桐梧桐也 田鼠化爲鴽。田鼠鼢鼠也鴽鶉鷃也 虹始見。虹蝃蝀也 萍始生。萍水藻 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右个。南嚮堂東室曰右个 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舟牧主舟之官天子

茅鹿門曰在內則命有司在外則命諸侯奉行皆天子之德惠也

餧餒同

茅鹿門曰王者親耕故后妃親桑以爲天下先

將乘舟而漁故反覆而視之恐有穿漏五覆五反慎之至矣 天子焉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薦猶進也鮪魚似鱣而小大者爲王鮪小者爲叔鮪宗廟前曰廟後曰寢麥實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施散恩惠以順生道之宣泄不宜內蓄閉藏也 天子命有司。發囷倉。助貧窮。振乏絶。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振救也 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府庫幣帛之藏也使人聘問諸侯 聘名士。禮賢者。名有德之士大賢之人聘問禮之將與爲治也 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水土之官下水上騰恐有浸漬傷害五穀故循行徧視之也廣平曰原郊外曰野 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田獵罼弋。罝罘羅罔。餧毒之藥。毋出九門。罼掩網也弋繳射也罝罘皆捕獸之罟羅網皆捕鳥之罟小網長柄謂之罼用以掩兔也餧毒之藥毒藥也七物皆不得施用於外以其逆生道也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 乃禁野虞。毋伐桑柘。禁民伐之皆可養蠶故 鳴鳩奮其羽。戴勝降于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戴勝鳥 具撲曲筥筐。薄也三輔謂之撲員底曰筥方底曰筐皆受桑器 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幹。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歡欣。樂所以致和也擇吉日大合之以致歡和 乃合累牛騰馬。游牝于牧。累牛特牛也騰馬

茅鹿門曰季春行冬令丑土之氣所應行夏令未土之氣所應行秋令戌土之氣所應

駒跳蹠善將羣者也游從光於所牧之地風合之令國儺。那九門磔責攘以畢春氣。儺散宮室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以逐不祥如今驅疫逐除是也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春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草木上行疎曰肅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竝起。三月官鄉。其樹李。三月科民戶口故官鄉

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朱鳥之宿婺女一曰須女北方玄武之宿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丙丁火也盛德在火火王南方其蟲羽。其音徵。羽蟲鳳爲長徵火也律中仲呂。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也焦火香焦其祀竈。祭先肺。祝融吳回爲高辛氏火正死爲火神託祀於竈是月火王故祀竈肺金也螻蟈鳴。丘蚓出。螻螻蛄蟈蝦蟇也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鳴王瓜生。苦菜秀。王瓜蒑䔢也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不榮而實曰秀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建赤旗。食菽與雞。菽豆也雞屬火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火王南方故處南宮北竽笙空中像陽故吹之其兵戟。戟有枝幹象陽布散也戟或作弩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南向堂當盛陽故曰明堂東頭室故曰左个雞羽蟲陽也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迎夏也南郊七里之郊還

茅鹿門曰順火德而尚長養

乃賞賜。封諸侯。修禮樂。饗左右。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太尉鄉官才過千人爲傑行爵出祿。佐天長養。繼修增高。無有隳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麥始升故以豕嘗麥先薦寢廟孝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陰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也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斷者定其輕重而施刑也決謂決遣之不收繫也

茅鹿門曰孟夏行秋令申金之氣所淫行冬令亥水之氣所偏行春令寅木之氣所淫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四方之民來入城郭自保守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春令。則螽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當秀之草不長茂

四月官田。其樹桃。勉農事故官田也

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蒼龍之宿危北方玄武之宿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螳蜋世謂之天馬一名齕肬鵙決始鳴。反舌無聲。鵙博勞鳥也五月陰氣於下博勞應陰而鳴反舌百舌鳥也能辨變其舌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下故無聲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太廟。廟南向堂中央室也命樂師修鞀

茅鹿門曰月令以反舌爲蝦蟇未知是否

茅鹿門曰仲夏行冬令子水之氣所傷行春令卯木之氣所泄行秋令酉金之氣所泄

鞞琴瑟管簫調竽篪。池 飾鐘磬執干戚戈羽。羽舞者所持謂也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雩者吁嗟其聲以求天雨之祭帝者天之主宰盛樂即鞀鞞以下樂器

天子以雛嘗黍。雛新雞也不言嘗雞而言嘗黍者以穀爲主也 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羞進也含桃鶯桃鶯所含食故言含桃是月而熟故進之

禁民無刈藍以染。毋燒灰。火之滅者爲灰 毋暴布。暴暴之于日也布者陰功所成不可以小功干盛陽也

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閭里門順陽氣散布在外當出入故不閉也關要塞市人聚也無索不征稅也蓋當時氣盛大之際當體之而行寬大之政

挺重囚益其食。挺緩也 存鰥寡振死事。振起也先人死者振起其子孫也

游牝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是月牝馬懷胎已定故別其羣不欲騰馬也馬五尺以下曰駒騰駒傷其胎育故執之班告也

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愼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至極也陽盡午中而微陰妙重濕此陽陰爭辨之際物之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事無徑當詳審而後行晏安也陰道靜故曰晏陰也

鹿角解蟬始鳴。解墮 半夏生木堇榮。禁民無發火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丘陵處臺榭。順陽宣明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至。行春令則五穀不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五月

茅鹿門曰四時中惟季夏之位曰德爲音數味甘臭獨與孟夏仲夏不相叶蓋戊己寄旺於中央而見月爲陽消陰長之會故天子所尚之色亦從而變 土寄四季而獨王于季夏故列于此 茅鹿門曰廟土德而尚黃

官相其樹榆。陽氣長養故官相相佐也

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心東方蒼龍之宿奎西方白虎之宿 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戊己土盛德在土土王中央 其蟲贏其音宮律中百鍾其數五。百鍾林鍾 其味甘其臭香。土味甘臭香也 其祀中霤祭先心。心火也

涼風始至蟋蟀居奧。蟋蟀趣織也 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蚈。鷹自習擊蚈馬蚿一曰螢火蚈音谿

天子衣苑黃乘黃騮服黃玉建黃旗。順土色 食稷與牛。稷牛屬土 服八風水爨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其畜牛朝于中宮。中宮大室

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漁人掌漁官蛟鼉黿皆魚屬鼉皮可作鼓黿可作羹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龜神可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登

令滂人入材葦。滂人掌池澤官 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秩常也常所當出芻聚之以養犧牲 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爲民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稃鬻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

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黑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質實美良善也 以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宣徧明鮮明

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衆興兵必有天殃。土潤溽

茅鹿門曰季夏行春令辰土之氣所應行秋令戌土之氣所應行冬令丑土之氣所應

斗南斗非北斗

袁石公曰此則呂覽所無然不可無也

茅鹿門曰明金德而尚斷制

辱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疆（有時暑燒薙行水灌之可以成糞田疇美土疆之界畔）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稼穡不熟乃多女災（高下皆有水潦陰氣過差故多女災生子不育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摯四鄙入保六月官少內其樹梓（植稼成熟故官少內）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中旦畢中（斗北方玄武之宿畢西方白虎之宿）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庚辛金也盛德在金金王西方）其蟲毛其音商（毛蟲虎為之長商金也）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金味辛臭腥）其祀門祭先肝（肝木也）涼風至白露降寒

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鷹摶鷙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謂之祭鳥始行殺戮順秋氣也）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白金色白馬黑毛曰駱）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金王西故處西宮）其兵戈其畜狗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總章西向堂西方總成萬物而章明之故曰總章狗金畜）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損氣陰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軍率軍將）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彼四方命有司修法制繕

茅鹿門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贏也

茅鹿門曰孟秋行冬令亥水之氣所淫行春令寅木之氣所損行夏令巳火之氣所傷

囹圄禁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決斷平治也）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贏盛也）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修城郭繕宮室（所以為水潦之備者以月建在酉酉中有畢星好雨也）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封侯列土封邑大官九命之爵重幣金帛之幣大使命卿使之）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寒暑相干故不節多瘧疾寒暑所生）七月官庫其樹楝（庫兵府秋節整兵故官庫楝實鳳凰所食秋熟音練）

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旦觜巂中（牽牛北方玄武之宿觜巂西方白虎之宿）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翔（候時之鴈從北過南寒氣至羣鳥肥盛試其羽翼而高翔）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西向中央室）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曲撓弱也）決獄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稃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

采當作菜

草廬門曰仲秋行春令卯木之氣所應行夏令午火之氣所鬱行冬令子水之氣所泄

案芻豢。草養曰芻穀養曰豢 視肥臞全粹。全無虧欽粹毛色純
案其簿書閲租之
粹音崇 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
乃儺。難 ○ 以御秋氣。御止也止秋氣不使爲害 以犬麻先薦寢廟。是
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都曰城邑曰築 穿竇
窖。告 修囷倉。穿竇以通水不欲地濕也穿窖以盛穀 乃命有司趣民收
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
也。雷乃始收。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涸竭也 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
來商旅。理通也 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

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成也 仲秋行春令。則
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
蟄蟲不藏。五穀皆復生。氣熱故蟄蟲不藏五穀復生 行冬令。則風
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八月官尉。其樹柘。尉戎官是月治兵故官尉
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昏虛中。旦柳中。虛北方玄武之宿柳南方朱雀之宿 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
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
賓。雀入大水爲蛤。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後至者爲賓大水海水也 菊有黃
華。豺乃祭獸戮禽。菊色不一而專言黃者金以黃爲正戮猶殺也 天子衣白

袁石公曰十二則獨此則斐然可觀

合諸侯二句遂下文爲文

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
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
朝于總章右个。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
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
五穀之要。要簿書也 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天子籍田所收之穀曰神倉也 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天寒難成故百工不復作器 乃命有
司曰。寒氣總至。凝聚而至 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學
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上旬丁日入學宮吹笙竽日禮 爲來歲受朔日。與諸
樂饗上帝用犧牲合諸侯之制度車服之差各以其命數也

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
爲度。受朔日如今計吏朝賀豫明年之曆日也度者職貢多少有常 乃教於田獵。以
習五戎。戎兵也刀劍矛戟矢曰五戎 命太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
車以級。皆正設于屏外。級等也授當車者以高下各隨其等級正立設陳也屛垣也 司徒搢朴。北嚮以贊之。搢插也朴以教導攝衆贊相威儀也司徒主衆教導之也 天子乃厲服厲飾。執弓操矢以獵。服猛厲之[illegible]設[illegible]佩之飾以取禽 命主祠祭禽四方。主祠典祀之官祭禽四方祀始設禽獸者報其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之於四方 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
俛。乃趣獄刑。毋留有罪。俛伏也留斷也 無收祿秩之不當。供

茅鹿門曰季秋行夏令未土之氣所應行冬令丑土之氣所應行春令辰土之氣所應

養之不宜者。不當謂無德受祿不宜謂無勳於國不宜養 道路除道從境
始至國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
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鼽窒也鼽
窒鼻不通利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
春令則煗風來至。民氣解隋。師旅竝興。九月官候。其
樹槐。候望也是月繕修守備故官候 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
七星中。危北方玄武之宿七星南方朱雀之宿 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
德在水。壬癸水水王北方 盛德在 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甲蟲龜爲之長
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水味鹹臭腐也 其祀井。祭

先腎。或作行行門內地腎水自用其藏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
蜃。虹藏不見。虹陰中之陽陰盛故不見 天子衣黑衣。乘玄驪。服玄
玉。建玄旗。順水德也熊虎曰旗 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
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水王北方故處北宮 其兵鍛
晒 其畜彘。彘水畜 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命有司修
羣禁。順陰閉諸所當禁也 禁外徙。閉閭。大搜客。搜索姦客情也有新客
搜出之爲 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阿意曲從取容於上
覲覺也
以亂法度 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
誅治也
歲于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有忠節蹈義死王事者賞其子孫孤寡皆

茅鹿門曰順水德而尚陰守

茅鹿門曰孟冬行春令寅木之氣所泄行夏令巳火之氣所損行秋令申金之氣所淫

存慰矜恤之 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
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
修城郭。警門閭。修楗。塞閉。慎管籥。固封璽。城郭欲其厚實故言
修門閭備禦非常故曰警楗閉須閉鎖管籥鎖匙
楗閉或有破壞故言修管籥不可妄開故言慎璽印
也 修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
厚。飾治也紀數也棺槨衣衾薄厚各有差等故審之 營丘壟之小大高庳。卑
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營度也丘壟冢也大小高下各有度量 是月也。
工師効功。陳祭器。案度程。堅致爲上。案視度法堅致功牢也 工
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苦惡也慢不牢淫巧非常之巧 是月也。

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蒸冬祭是時大飲酒祭求明年之福祥日月
星辰爲天宗 大禱祭于公社。畢饗先祖。禱求也公社后土先生爲上公故曰公
畢饗先祖先公後私之義 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肄射御。
角力勁。肄習也勁強勁也 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
水官師長 毋或侵牟。牟多也
賦稅也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
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多暴風。方冬不寒。蟄
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十
月官司馬。其樹檀。冬講武故官司馬 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
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玄武之宿軫南方朱鳥之宿 其位北方。其日壬

茅鹿門曰閼禮仲冬發大閼此言無起大衆蓋本呂氏之言異耳

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
其祀井。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鳱天鴠旦不鳴。虎始
交。鳱鴠夜鳴求旦之鳥陰盛故不鳴虎陽中之陰陰氣盛以類發也交讀校 天子衣黑衣。
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
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
于玄堂太廟。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
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
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偽之人。命曰暘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閒故命曰暘月 命奄尹。申宮令。尹正也申宮令重戒敕也 審門閭。謹房室。

必重閉。助陰氣 省婦事。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
時。婦事婦功大酋酒官之長秫稻麴糵酒材齊多寡中度時制度及時 湛審熺熾必潔。
水泉必香。湛漬熺蒸炊也潔無所汚香無穢惡之氣 陶器必良。火齊必得。
無有差忒。陶器瓦器良無罅漏之失得適生熟之宜 天子乃命有司祀四
海大川名澤。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爲民禱祀之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
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詰呵問也 山林藪澤。
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
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
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聲絲竹金石之聲色美色 寧身體。安形性。

茅鹿門曰仲冬行夏令午火之氣所克行秋令酉金之氣所淫行春令卯木之氣所泄

閑情欲也 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丘螾結。麋角解。荔馬荔草芸蒿
菜名結屈結也麋角解墮皆應微陽 水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
無事。器之無用者。涂塗 闕庭門閭。築囹圄。所以助天
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
聲。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
則蟲螟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十一月官都尉。其
樹棗。冬成軍師故官都尉 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氐中。
婁西方白虎之宿氐東方蒼龍之宿 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
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

鴈北鄉。鵲加巢。鵲感陽而動 雉雊雞呼卵。雞呼鳴求卵 天子衣
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麥與彘。服八風水。爨
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
彘。朝于玄堂右个。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旁磔四面皆磔
出土牛令鄉縣出勸農耕之土牛於外是也 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漁。
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
器。耦合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
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大而可析謂之薪小而束謂之柴薪燎炊也爨及夜燎之用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歲將更始。窮月

茅鹿門曰季冬行秋令戌土之氣所應行春令辰土之氣所應行冬令未土之氣所應

茅鹿門曰五位之極其氣與中土異故更隨地制令

于次者次玄枵也紀會也月與日相會窮盡於玄枵也星周于天者謂二十八舍更見南方至是月周匝
也令靜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飭國典
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
犧牲賦布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之
國供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
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祅祅詞四鄙入
保行春令則胎夭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
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十二月官獄其樹櫟
歲盡刑斷故獄官也櫟可以爲車轂木不出火惟櫟爲然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

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朝鮮樂浪縣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東至日出
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榑木榑桑太皞句芒之
所司者萬二千里句芒木神司主也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閭
通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
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南
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北戶孫國名日在其北故北戶貫顓頊之國
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祝融火神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饑渴舉力農
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

另一次法

後封建侯立賢輔輔陽施也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恒
山自從也絕猶過也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
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
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后土土神其令曰
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露潤也無不囊懷溥氾
無私正靜以和行稃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
之歸土四方之主故曰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
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
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蓐收金神其令曰審用法誅必

辠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聚修城郭補決竇塞
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雝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
誅不法應金斷也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
正之谷九澤北方之澤夏大晦暝也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
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玄冥水神其令
曰申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
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
姦人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
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應陰殺六合孟

袁石公曰識
論新創不費
其爲排比
茅鹿門曰六

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
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
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贏長縮短仲春始出。仲秋始內。二月
播種八月收歛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四月
陽安十月寒肅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德陽
施刑刑獄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
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
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
木不脫。不零落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不解凍八月失

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
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
政。六月五穀疾狂。不華而實春行夏令泄。陽發泄行秋令水。
行冬令肅。氣肅急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蕪穢生行冬令
格。恩澤格不流下秋行夏令華。樹華茂行春令榮。生榮華行冬令
耗。零落也冬行春令泄。布散發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制度
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地爲準。春爲規。夏爲衡。秋
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
也。規者所以負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

度語書道古
聚亦先秦所
傳

行叶音杭

明叶音芒

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爲度也。直而
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
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
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爲物宗。準之爲度也。平
而不險。巧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
而不挫。銳利挫折也流而不滯。流行滯止也易而不穢。發通而
有紀。紀道也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
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爲物平。平評也規之爲度
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垸。復還垸轉也垸音患優而不縱。廣大以

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優簡寬舒貌
規度不失。生氣乃理。氣類理達也衡之爲度也。緩而不後。
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當平民祿。以繼不足。
敎敎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
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明理也矩之爲度也。肅
而不悖。剛而不憒。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
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
服。權之爲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
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

因巽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大較從呂覽中撮其要竄其煩至後五位六合六度乃其所創撰而綴之者　鹿門

時以作事亦謂耕耘收穫之類耳若刑賞之類亦必因啓閉之令而爲之則奸邪可以肆志于春夏而善良屯膏于秋冬矣先王之則果如是

否耶　石公

時則訓援之月令呂覽然寖失故武並芟之後段六制雜出韵語詞旨遒質存一體焉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五　終

袁石公曰隆之在上賢之在旁昧者不知乃以爲遙耳

張賓王曰警練

茅鹿門曰魯陽公揮日事頗不經然說者師庶女之誠精誠尚留動天則日反

淮南鴻烈解卷六

覽冥訓　覽觀幽冥變化之端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癃隆病晉國赤地白雪太乙五十弦琴瑟樂名神物謂玄鶴之屬來至無頭鬼類操戈以舞平公晉君癃病篤疾赤地旱也德薄不能堪故篤病而大旱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齊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有女利母財令嫁婦婦不肯女殺母誣婦婦不能明冤結叫天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壞毀公支體海水爲之溢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葈尚主也葈葈芓葈名主是官者至微賤瞽師庶女復賤於主葈也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厲猛也意委務積

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上帝神明人有罪雖隱蔽竄藏猶見誅害自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陽侯陵陽國侯也溺水能爲大波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揮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退三舍魯陽楚之縣公撝揮也揮日令反卻行三舍舍次宿也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

三合徒亦天助歟
袁石公曰天與人本自無隔惡得不通
茅鹿門曰雍門之哭與秦青之謳相似
茅鹿門曰弋射欲使而以知道術解此

爲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爲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以天地爲宮室。懷猶囊也)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于人形。(外直偶于人形而內有大道)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周。善彈琴。又善哭。雍門。齊西門。居近之。因以爲氏)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增。重也。歍唈。失聲也。狼戾。猶交橫)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言不可學而得)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君形者精神也)

亦莊生之寓言
袁石公曰可謂直指示人矣而人終不信必欲求解何也
蔡賓王曰上下感通之理博洽精微
袁石公曰感動即不無下度即不得

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者)而詹何之鶩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詹何。楚人。善釣。鶩魚。馳騖來趣鉤餌)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以蘆草灰圍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於上。鯨魚。大魚。長數里)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爲背。外向爲譎)神氣相應徵矣。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山雲似草莽。水雲似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象其形。

茅鹿門曰東風至至此言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
茅鹿門曰以下論無爲之道見有天下者當順運移因四時然後可以立功成治
馬不以走以糞田車不以接遠方此皆至德之所致
袁石公曰說盡知人執論
茅鹿門曰謂藥與火石其

類所以感之。(旱雲。火陽似煙火。涔雲。水雲出於涔。似波水)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巧歷者。衆雖工爲歷術者。不能悉舉其數)手徵忽怳。不能覽其光。(手雖覽得微物。不能得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傳說死。託精於辰尾星)故至陰飂飂。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有陽無陰。亦不能生物)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招遠人當以無爲)親近者使無事焉。(親附近者當以無事)惟夜行者爲能有之。(夜行。喻陰行。陰行神化。故能有之)

故卻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道自無私。人自能否逆順耳)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殊死。殊異)

禮有定所爲厥之者利近之者凶
袁石公曰被得妙
茅鹿門曰物不可以輕重論處得矣之
虞淳熙曰亦袁石公曰究竟之談
茅鹿門曰耳目之察心意之論卽非無爲而持自然之應
袁石公曰則是一機

而敗王孫綽以一劑藥愈偏枯之病因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然明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爲能有之。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薄落水名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區冶越人善冶劍淳鈞古劍名紂爲無道，左強在側；左強紂諛臣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

淮南鴻烈解 卷六 覽冥 四

茅鹿門曰利害禍福不可求而得亦感深微妙矣
袁石公曰古人云轉盼得遠道在此意
茅鹿門曰通篇文往往翻喻上轉喻若泉洩壺而此篇尤勝

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言忽然來至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欲之道反在側欲求遠之去人已遠也不得其道，若觀鯈魚。鯈魚小魚可觀見而不可得故聖若鏡，不將不迎，將送也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自謂得乃失道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故通於太和者，惛若純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

袁石公曰議論縱本之前人而文氣悠揚故自可讀

由也。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純一溫和淪沒諭若伏也鈍悶無情也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赤螭青虬皆龍屬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薦草梅實噆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鱓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蛇鱓自以爲能勝赤螭青虬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玄黑素白也黑雲升於朝也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降下也扶風疾風凍雨暴雨扶搖發動也登上也上風雨而去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磛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襲入咆嗥也猨狖顛蹶而失

淮南鴻烈解 卷六 覽冥 五

茅鹿門曰赤螭青虬之游冀州與鳳凰之翔至德皆所謂純溫鈍悶未始出其宗故蛇鱓燕雀不能知
茅鹿門曰蛇鱓之與螭虬燕雀之爭鳳凰此皆明于小而不知其大以喻世之任小術昧大道者

木枝，猨狖猨屬又況直蛇鱓之類乎！鳳皇之翔至德也，雄曰鳳雌曰皇爲至德之君而來翔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澹溢也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佼交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燕雀自以爲能佼健於鳳皇也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翺翔四海，曾猶高也翼一上一下曰翱不搖曰翔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砥柱在河東太陽之東邅回蒙氾之渚，邅回猶俳佯也蒙氾日所出之地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躡至也都廣東南山名言鳳皇過都廣之野送日入抑節之地翔之廣也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鶬鸛，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注喙喙注地不敢動裔邊也

茅鹿門曰小動之迹乃王良造父之御大節之所由則鉗且大丙之御小動唯任智巧大節則通于太和甘臥以遊其中而不知其所由也

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整齊不差，斂諧調諧也），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畢疾也），安勞樂進，馳騖若滅（言疾），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右謂騑驂也），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燿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言其御疾，歸鴈碣石之鴈，疾過之也），軼鶤鷄於姑餘（自後過前曰軼，鶤鷄鳳凰別名，言其御疾，軼過鶤鷄於姑餘山也），騁若飛，騖若絕，縱矢躡風，追猋歸忽（猋音標，光中影忽恍惚也），朝發榑桑（榑桑扶桑），日入落棠（落棠山名），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六馬（踰一作諭），此以弗御御之者也（弗御御道術也）。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力牧太山稽黃帝師），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

袁石公曰尋常事耳一經諸子口吻便自奇特

茅鹿門曰引力牧太山稽與王良造父之御同意

袁石公曰摧纂處便不難

茅鹿門曰極力形容博士家懷人時稱中則富麗逼人矣

茅鹿門曰力牧山稽之輔黃帝其功非不大然猶未及虙戲氏之道以其治日月陰陽節四時正律數猶仁智敝而未通於道德也

袁石公曰無虙戲之事不成宰官之大

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皁（飛黃乘黃也，皁櫪也），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虙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攫撮也），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鼇大龜，天廢頓，以鼇足柱之），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力牧太稽殺之以止雨），積蘆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爲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方槃四寸也，寢繩直身而臥），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逆氣亂氣），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眄眄（倨倨臥無思慮，眄眄視無智巧），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蹎蹎（蹎），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

茅鹿門曰：摹虙戲氏之洪功此

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蟄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黃壚，黃泉下壚土）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中為服，旁為驂。有角為龍，無角為虬。應龍，有翼之龍）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黃雲絡車，白螭導前，奔蛇騰蛇從後，皆瑞應也）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于太祖之下。（宓，寧；穆，和；休，息也。太祖，道之太宗）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彰、揚皆明也）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隱，藏也）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恩刑，

茅鹿門曰：言夏桀不及虙戲之世

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縮，藏也。和氣不復行也）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不為民所安。隱仁義之道，不正諫直言也）羣臣準上意而懷當，（準，望；懷，思；當，合也。合主意也）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像，從，隨也）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䆋裂，（言不歷於神）容臺振而掩覆，（容臺，禮容之臺。不行禮，故振動而敗）犬羣嗥豪而入淵，（將滅壞，犬失其主，故嗥而入淵也）豕銜蓐而席澳，（豕銜其蓐席入澳）美人挈首墨面而不容，（草與髮并編為挈，首不修容飾也）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曼聲，善歌也。見世亂，故吞炭自敗）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禮壞不盡哀，樂崩不聽樂）西姥折勝，黃神嘯吟，（西王母折其頭上戴勝，黃帝之神傷道之衰，故長嘆）飛鳥鎩翼，走獸廢腳，山無峻幹，澤無注水，（峻幹，美材。注水，渟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薠，（莎，草名；薠，音蹯）金積折廉，璧襲無理，（金積折其鋒廉，璧文襲重，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磬龜無腹，（磬，空也。象磬數鑽，以卜，故空盡無腹）蓍策日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南北為縱，西東為橫）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

袁石公曰：觀袁氏仍不窮窮廝語

茅鹿門曰：折勝嘯吟，轉凶神祇，怪異其真，處所未可知

茅鹿門曰：夏桀之世但亂，戰桀有亂，後無亂形至

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衝車，大鐵著其轅端，所以衝城。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收其骸尸，聚土而蓋之，以為京觀）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百人皆死，一人得反）是故質壯輕足者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圉，輴車奉饟，（廝，役；徒，眾也。牛曰牧，馬曰圉。輴音桁，推也。饟，資糧也）道馬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衣不完，民窮也）人羸車獘，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攜，引也。奮首，民疲仆路，僅能搖頭言疲困也）身枕格而死，（格，榜楚也。役賦不畢者榜之於格，上不得下，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

七國開目舉甲卒扶傷載道以其時各制法任力之極而不可止也

袁石公曰：都是尋常口吻

茅鹿門曰歷代敘下總見武帝此孔子定哀之春秋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耳

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葅人肝飲人血甘之勿豢。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爲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漢孝武皇帝）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

淮南鴻烈解 卷六 覽冥 十

茅鹿門曰鉗且大丙虙戲女媧總歸前意其言只在無爲故下遂言申韓商鞅之治不得其本

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巧之能）修太常。隳肢體。絀聰明。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修伏犧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嘤（雜）喋（虖）苛事也。（嘤喋猶深算也言不采取煩苛之事）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掩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風言猶當以道德爲本）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捽（卒）拔其根。蕪棄其本。而

茅鹿門曰擧人鑄刑書殺

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

向遼子產書曰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孫子之世鄭其敗乎申韓商鞅之爲治其弊正坐此

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半。（殫盡也）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潦水不泄。瀇（曠）瀁（養）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敕）而無源者。（瀷雨潰疾流者）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恒娥羿妻羿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恒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悵然有喪。無以續之。（羿悵然若有所喪亡不能復得不死藥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之

茅鹿門曰申韓商鞅不知治之本并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其於長亡等也

淮南鴻烈解 卷六 覽冥 十一

袁石公曰若語讀遠令人深思

張賓王曰健

藥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覽冥語多無次特摭拾異典聯綴其間而古今事類之神怪者如觀牛渚之燃犀足當遊神玄覽之一助 鹿門

其大意本在天人相應而謂利害禍福不可求此善於立言者也 石公

此篇論天人之應而終之以道德爲本蓋道德刑罰乖和有應也第不屑屑相照耳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六 終

袁石公曰想怪之諸所以愚世人
茅鹿門曰精神骨骸從二神熬營天地來
袁石公曰觀費云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此意
茅鹿門曰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故老者以性命爲宗旨而以有欲無欲觀其徼妙卒歸之致虛守靜以觀其復佛者以虛寂爲宗旨總情去念不落言詮而要歸之不動不擾以爲究

淮南鴻烈解卷七

精神訓 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窈窈冥冥芒芠芒芠
漠閔澒項濛鴻贛洞洞莫知其門皆未成形之氣有二神
混生經天營地混生俱生也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
知其所止息孔深滔大貌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
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爲蟲煩亂也精氣爲人是故精
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
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無形故入天門骨骸有形反根歸土是故聖人

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
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淸地定以寧萬物失之
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
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
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
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
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
沖氣以爲和故曰一月而膏始育如膏二月而肤肤三月
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

是法此二氏之所以玩忽世事吐棄物理而全其精神者
袁石公曰五藏五官分配妙甚

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
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外爲表而內爲裏開
閉張歙脅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
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九解謂九十爲一解一說九解六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
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
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
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
日中有踆烏踆猶蹲也謂三足烏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

行薄蝕無光薄迫也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
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
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
能久馳騁而不旣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
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
充而嗜慾省矣胸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淸聽視達
矣耳目淸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
敎志勝而行不僻矣僻邪也勝或作遂敎志勝而行之不僻
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

袁石公曰養命之道
茅鹿門曰此言保其精神之益業書人云會之則

孫元精曰之嗣為萬靈可為印證

茅鹿門曰此精神外淫之害

袁石公曰命宗下手處只此二字

張賓王曰精鍊

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為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情欲故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

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飛揚不從軌度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越失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

袁石公曰文氣亦宕

茅鹿門曰以我為坯猶鼠肝蟲臂之喻

茅鹿門曰數紙為鬼為蜮作忽讀之慨然人世之感

張賓王曰達者之言

茅鹿門曰埏埴汲水三喻

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脩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萬物合同統於一道）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又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為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坯（坏）矣。將無所違之矣。（言既以我為人無所離之）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

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已止也言不惡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畏死）欲生而不事。（事治也）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人賤己己不憎人尊己己不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眾。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攫援引也）譬猶陶

蕭見生死之不足喜惜刺害處前生何益死何損其文勢颯爽雋妙

袁石公曰亦說得趣

張賓王曰說及此使人憂生惜死之情渙然都解

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矣。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猶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 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 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雜亂貌。自服，服於德也 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 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煬，養 以順于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

茅鹿門曰真人之養神如此

無變於己，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 明白太素，無為復樸，樸，體本 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樊，崖也。音飯 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抮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瑕猶釁也 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心志意無所繫 渾然而往，渾音 逸然而來。渾，轉行貌；逸，謂無所為，忽然往來也 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喻無為也 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迫不得不動 不得已而往，然後乃動也 如光之燿，如景之放，以道為紃，紃者，法也 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 而物無能營。營，惑也 廓惝而虛，廓 清靖而無思慮。於情欲也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䫛醜

茅鹿門曰大澤焚數句是所以論真人者當知其意真能作實話看

張賓王曰意逸文附

袁石公曰昇手釋語只是虛靜二字之註脚

茅鹿門曰此一段其言虛忽虛幻令人冒無入手處此佛氏之所以稱名高處借遊空虛而莊漢海者

欺醜也。（類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頭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類醜言極醜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方類也）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不濁其精不勞其神）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猶質也渾不散之貌）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其寢不夢神內守其智不萌無思念魄陰神魂陽神陰不沈抑陽不飛騰各守其宅也）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居無形容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

茅鹿門曰精神登假於道即近世方士所謂稱虛與來物火候而結胎入聖之論其春亭少君文成樂大諸人方以此說遍相進華故淮南所稱狂猶者亦多則其妙而擊之耳

茅鹿門曰老莊化爲列人

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嬗傳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假至也）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蝯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養形之人爲伸踈踉非真人之道不足以亂真人之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爲。（癩者狂者精神散越故曰神有所遠徙）故形有摩而神未嘗

利參化爲出緣附自無情而之有情賢女化爲負石由無化爲有合附自有情而之無情此千變萬化未始有極也

袁石公曰識得生生化化者便知生死落處

茅鹿門曰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自足養神上乘數句餘

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抮而未始有極。（摩滅猶死也神變歸於無形故曰未嘗化化猶死也不化者精神化者形骸）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也故曰非形）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

持有探何等議量

堯乃輕天下者

禹乃細萬物者

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樸采也桷椽也素題者不加采飾不枅者不施欂櫨枅音雞或作刑）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糲粗粢稷也）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蝘蜓音典蝘蜓蜥蜴也）顏色不變。龍乃弭耳

壺子乃能齊死生者

子求乃同變化者

茅鹿門曰：輕細齊同四字俱下得有深味，觀堯禹等事自明。從此悟入，亦不二法門矣。

茅鹿門曰：至人即上堯禹壺子子求，不拔不關不竭不死總之精神凝聚胸中，別有一段境界，知所處絕塵，實貫青天，而莫之天闕。印鳳凰不能與之儷，其避勢位爵祿又不啻鶚得腐鼠，仰而嚇之矣。

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徵，兆也。列子，鄭之隱士，壺子弟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䐃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子求，楚人也。燭營讀曰括撮。）匍匐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覩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

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紾。（紾，轉也。）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鷃乎。（儷，偕也。斥澤之鷃，飛不出頃畝。）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崔杼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亦如之。）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杞梁；華，華周，皆齊士，為君伐莒，莒人圍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

茅鹿門曰：晏子殖華俱為義者，且不為勢位爵祿所牽絡，益見至人超然潤俗之上。

不可迫戰而死。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亾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札，吳壽夢之少子，讓位不受，見國。）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子罕，宋司城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子以玉為寶，若與我，是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務光因抱石自投於深淵而死。）由此觀之，

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

雍實王曰：此段語致尤精妙，娟娟乘乘。

茅鹿門曰：讓天下讓國辭玉投淵皆為利害至極，因君子甘之若飴，其餘為長物可知，所以人觀大義。

大言此身便如舜鈞天帝官而世界始啟恐知野馬塵埃矣
茅鹿門曰窮鄙之社一段乃人人見小不知大者

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義，疾君之辯也。大言，體道之言。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始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仍仍，不得志之貌。或作聆聆，猶聽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圖，圖籍也。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蓋，覆。餘，饒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羨，過。和，適也。

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贛，賜也。敖，地名。倉，穀藏也。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為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為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饑，與守其篅顯笆頓有其井，一實也。篅笆，受穀器。井，家人之井水也。

茅鹿門曰破陰墜陽內崩生狂則神不守宅而青瞅從之

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眛，以生而若死。眛，暗厭也。楚人謂厭為眛，喻無知也。終

袁石公曰誠如此則知我之何存矣
茅鹿門曰巖穴之休脩夜之寧此疑精存神者遊遨自在景象後養生家沿其咳唾遂衍為踟趺入定之說以鍊氣而形骸且槁枯矣

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為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钁臿，負籠土，繇，役也。揭，舉也。钁斫也。臿，鍤也。籠，受土籠。鹽汗交流，喘息薄喉。汗酸知鹽也。薄，迫也，氣衝喉也。當此之時，得茠越下，則脫然而喜矣。茠，蔭也。脫，舒也。言繇人之得小休息，則氣得舒，故喜也。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架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踡權跼局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

茅鹿門曰墻之立不若偃水之凝不若釋此清淨無為而入至道之意
袁石公曰世所號為湊貫者亦以爰椽淨此三千餘匪不得此二字

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為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為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悲，哀也。達至道者則不然。

袁石公曰得大自在

茅鹿門曰顏淵季路子夏伯牛學雖各有差並不所

稱至人真人耶其天成而蓋而失明而屬天尼之也謂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

漢儒之駁而不袪之道如此

茅鹿門曰子夏瞿曾以肥又何以稱謂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

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
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
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
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
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
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掩也夫牧民者猶
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
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
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葅於衛子夏失

淮南鴻烈解 卷七 精神 十三

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
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
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
之道勝故肥推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
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
竭猶不得已自强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
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
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
也極盡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馮依玩弄也夫

茅鹿門曰見儒者以刑禁人欲難不若禁其欲樂之心恐前限心反本

袁石公曰窮諸玄怖花衣極機判頭貌歸無用不特世味爲然者

茅鹿門曰欲樂之心所以難禁祇爲不知其無所用故有貪大鍾利垂棘璧驪姬甘易牙淫女樂而自取國亡身死之禍

茅鹿門曰冬箑夏裘此喻爲外物無所用之喻人惟欲關不破此其趣身入世路也清淨爲恐人卻其無用則紛擾求空見空而不見現又何須憎要碍之有

茅鹿門曰火乃情欲撲勢

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
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
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蛇以爲上肴中
國得而棄之無用髯蛇大蛇其長數丈越俗以爲上肴故知其無所用
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
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
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
國仇由近晉之狄國晉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鍾仇由之君貪受鍾爲和親智伯因是以兵滅取其國
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

淮南鴻烈解 卷七 精神 十四

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豔其色而嬖之生奚齊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亂四世者奚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圉也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好味易牙
烝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桓公卒五公子爭立五月不葬胡王淫女樂之
娛而亡上地胡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遺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去戎來
適秦秦伐戎得其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己爲度不隨
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
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
之箑劄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箑
扇也楚人謂扇爲箑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

如促田食夫鹽農君利乘諫獻公驪姬姬祖公甘易牙胡王淫女樂此其如火消骨不亡滅不可止諷知去火胸戮者之禍何自而反前言原心反本者正此歎

火而巳矣。

通篇類養生家言其辭多襲老莊而於性命之秘尚未盡洩學者以悟真篇參之方有究竟處

門

見世間物種種有用何時能反本還元若知其無用便不難覷破未生時消息矣 石公

淮南鴻烈解卷七終

茅鹿門曰三皇之世則天地四時風雨日月五星無不順軌瑞物畢至機偽不萌所謂與造化者相雌雄也

茅鹿門曰以下極言衰世機械巧作而以貪欲草木民生分次其禍

淮南鴻烈解卷八

本經訓 本始也經常也治亂之由得失有常也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太清之始謂三皇之時和順不逆天暴物寂漠不擾民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在內者志出外發動者身所行也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文文章便利也其言畧而循理。其行侻而順情。畧約要侻簡易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愉和偽虛詐也素樸飾巧也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卦入卦兆契龜之兆所以占吉凶也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於陰陽。一和于四時。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雌雄猶和適也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軌道循順也當此之時。玄元至碭蕩而運照。碭大也盛德之君恩仁廣大偏照四海也鳳麟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機械詐偽莫藏於心。逮至衰世。鐫山石。鐫鑿也鍥金玉。鍥刻金玉以為器擿蚌蜃。擿猶開也開以求珠也消銅鐵而萬物不滋。滋長也刳胎殺夭。麒麟不游。胎獸胎也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鑽燧取火。構木為臺。焚林而田。竭澤而

茅鹿門曰此禽獸之見禍於衰世

茅鹿門曰此草木之見禍於衰世

茅鹿門曰此民生之見禍於衰世

漁人械不足，畜藏有餘。（械器用也，畜藏餘府庫實也）而萬物不繁
兆萌牙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
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築城而爲固，拘
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敘，雷霆毀折，雹霰降
虐，氛霧霜雪不霽（霽止也），而萬物燋夭（不繁茂也）。菑榛穢聚
埒畝（茂草曰菑，木叢曰榛，積之於壠畝），芟野菼（坦），長苗秀，草木之句
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
房植（夏屋，大屋也。縣聯，聯受雀頭箸柄者。植，戶植也），橑（老）檐（言）榱（衰）題（榱，椽；檐，屋垂也），
雕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芰荷，五采爭勝，流漫陸

離。（流漫，采色相參和也；陸離，美好貌）修掞（琰）曲挍，夭矯曾橈，芒繁紛
挐（皆屋飾也），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剞劂削鋸。（公輸
王爾，皆古之巧匠。剞劂，曲刀也。鋸尺削，兩刃句刀也）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
松柏菌（綸）露夏槁（松柏根茂，菌露竹箭，皆冬生難殺之木，當是時夏槁死也。君作事不
時，陰陽失序），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殷之將亡，見於
商郊牧野之地），飛蛩滿野（蛩，蝗也），天旱地坼（坼音冊，燥裂也），鳳凰不下。
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鷙矣。（句爪，鷹鷂之屬；居牙，熊虎之屬）
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專，持小室也；蓬廬，蘧篨覆也），凍餓饑寒，
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

茅鹿門曰天地宇宙四句結上太清之始及衰世二段

茅鹿門曰此乃論仁義禮樂俱起於衰世亦祖於生變詭詐敗亂淫僻之意

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爲備，飾
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經，書誹
譽惡善也），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夭隱，虐殺不辜，
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
物，皆乘一氣者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
和，五穀不爲。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
懷氣而未揚，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儲與，猶尚羊，無
所主之貌；浸潭，廣衍也），斟酌萬殊，旁薄眾宜，以相嘔咐（衍）醞釀，
而成育群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

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
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
物不能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
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
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
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眾財
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
齊，比周朋黨，設詐諝，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
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群居雜處

茅鹿門曰未可與言至處前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

淨泆不足行不足修豪本

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脅迫也）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武象不知

淮南鴻烈解　卷八　本經　四

樂也（掉羽舞也武象周武王樂）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沮敗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修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表影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歷術推求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猶放效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

茅鹿門曰老子齊物論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

可得而蔽也（蔽或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宮濁商清）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脩設遷移也）及偽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也）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持之者桀紂之民若治之者湯武之君）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造書契則詐偽萌生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書文所劾故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益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漉陂池恐見害故登雲）能愈多

淮南鴻烈解　卷八　本經　五

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倕堯之巧工鑄倕像於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不當為大巧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憺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忍不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

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者藏也瑤者玲也言和氣之見者深

茅鹿門曰以下堯舜湯武皆因世之災害而應其德者

通焉謂之天府。能通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入天之府藏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擿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一說瑤光和氣之見者也見「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名仁名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功武功也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容成黃帝時造曆術者鴈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畮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蹍履也而不知其所由然。虎豹無害人之心故可尾虺蛇不蠚毒故可蹍履也時人謂自當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

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軋貐窳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猰貐獸名狀若龍首或曰似貍善走而食人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九嬰水火之怪爲人害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封豨大豕脩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疇華南方澤名殺九嬰於凶水之上。北狄之地有凶水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以繳繫矢射殺之青丘東方澤名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洞庭南方澤名桑林桑山之林湯禱雨處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陜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振動滔蕩也壅防百川滔高堙卑以害天下薄迫也空桑地名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龍門河之隘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未發之時水道不通江淮合流四海溟涬無岸畔也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伊闕山名禹所闢以通伊水廛澗水名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爲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琁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惕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

茅鹿門曰有聖賢之名必遭亂世之患緒前堯舜湯武叙代事

茅鹿門曰惟至人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不言而死故其精不著竹帛鏤金石而傳於人而晚世學者遂不能知

之夏臺。革車兵車也南巢今廬江巢縣夏臺大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牧野地名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獄也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總凡要約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

太公曰引詩解得妙意句之儒更不須别爲蓋援

茅鹿門曰體太一法陰陽則四時用六律政道之所一體而總之所總要之處

茅鹿門曰此言者體太一

茅鹿門曰此王者法陰陽

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體法也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伸曳猶伸引和調之也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私普汜太衆也「蠉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埒形也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羸長縮短卷屈舒散淪入也終始虛滿轉於無原轉於無窮泣原

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叙喜怒剛柔不離其理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燿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于方外名聲傳於後世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竝精與鬼神總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圓天方地表正繩直也內能治身外能得人能得人之歡心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韇韇折也寬而不

茅鹿門曰此霸者則四時

茅鹿門曰此君者用六律

茅鹿門曰侵削廢辱見帝者王者霸者君者其職各不可亂休其旨亦迂且謬矣

四關五遁

茅鹿門曰無故博入真人一段此漢儒不及整頓處

袁石公曰衰世之主未有不犯此五病者

肆肆緩也肅而不悖亂急也優柔委從以養羣類物類也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退不肖扶撥以爲正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帝者體陰陽則侵王者法四時則削霸者節六律則辱君者失準繩則廢故小而行大則滔窕而不親滔窕不密不親不爲下所親附也大而行小則陿隘而不容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不失體大行大小行小也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

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四關耳目心口遁逸也「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而弗矜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精泄於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苑病也「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流放也大構駕興宮室構連也駕材木相乘駕也延樓棧道雞棲井幹延樓

茅鹿門曰下五遁鋪張甚麗即賦三都者尚不能爭步

高樓也枝道族閣複道相通連接升榦複屋棼井刻花置其中也榦音貫欄林構櫨構枅也櫨柱上柎即梁上短柱也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紆屈曲貌刻儼浮首虎頭之屬嬴鏤雕琢，詭文回波。詭文奇異之文回波若水波也淌游瀷欶減，郁菱杼紾珍抱。淌游瀷減皆文畫水勢之貌菱芰杼采貫紾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抱音㨉芒繁亂澤，巧為紛挐。挐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肆極也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與疊同旋石，以純脩碕。飾治也牒累純緣也以玉石致之水邊為脩以牒累流水邊為脩碕脩碕曲中水所棠處也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抑止減怒水也瀨急流也抑止之故激揚之波起也曲拂邅回，以

像渴愚浯。拂戾也邅迴轉流也渴浯二國多水故法而像之也浯音吾益樹蓮菱，以食鱉魚。鴻鵠鸕鷀，稻粱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龍舟刻為龍文鷁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頭吹籟與竹以為樂故曰浮吹以娛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設施樹立也為險阻令難攻易守也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有牆曰苑無牆曰囿所以畜禽獸也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增加，擬於崑崙。門闕高崇嵬嵬然故曰魏闕接也修為牆垣，甬道相連。甬道飛閣複道也殘高增下，積土為山。殘墮增益也接徑歷遠，直道夷險。道之阸者正直之夷平也終日馳騖而無蹪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鐘鼎，美重器，華

袁石公曰篇句奇辭

蟲流鏤，以相繆紾。繆紾相結也寢兕伏虎，蟠龍連組。連組相連文錯如織組焜混昱玉錯眩，照燿煇暉煌。錯雜眩照燿煇煌光澤色貌偃蹇寥蓼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段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簟籧篨。鍛理之美沒滅其瑕文鏡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簟竹席籧篨葦席取其邪文次叙鍛鏡美眩人目纏錦經冗，似數而疏。鍛文相句連纏如綺經冗如錦似數如疏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荊吳二國善酸鹹之和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鼓擊也橐冶鑪排橐也埵銅橐口鐵箟入火中吹火者靡流堅鍛，無猒足目。山無峻幹，林

無柘梓，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殄典地財。此遁於火也。殄盡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曆頒宜其令謂之明堂土事不文，木工不斲，不雕畫也金器不鏤。不錯鏤文飾也衣無隅差之削，隅角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為衣裳無有邪角削殺也冠無觚羸之理。觚羸之理謂若馬氂龍相連干也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堂明堂所以升降揖讓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五

茅鹿門曰天地之生財也又另生一意發下

茅鹿門曰飾喜飾怒飾哀

當兵俱所以飾五行治不荒者

茅鹿門曰末世不飾五行故奢治

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不過五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靜寧也）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人怒盛氣血充盈）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鍾鼓管簫干鏚羽旄（鏚音七）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苴麻之有實者）哭踴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為之文古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貺故聖人為之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人口數責其稅歛也）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愚夫惷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流連猶瀾漫失

茅鹿門曰思慕之心未能絕下所謂哀之本也

茅鹿門曰此見王者舉兵征諸侯大非得已即周禮所謂虐賊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

其職業也）乃使始為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胷思心盡亡（盡喪其忠孝思慕之心）被衰戴絰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為畿方百里為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卜擇其子孫之賢者立之不滅絕之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傒（雞）人之子女（傒囚繫也）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朝廷有容

茅鹿門曰處長用兵處前而事親有道朝廷有容前則未之見蓋古人文字有借賓形主之法

矣而敬爲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此篇立論多幻眇不相聯貫而其中亦自錦心繡腸囊括今古試采覽之以備經生言亦所稱鸞之千金也已 鹿門

與主術訓相爲表裏而議論稍局 石公

叙五道處宏博典麗間入韻語可與子虛二都馳騁千古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八 終

馮貞王曰猶挾出

茅鹿門曰人主之術至執正進諫只一無爲之事與不言之教

淮南鴻烈解卷九

主術訓 主君也術道也人君擧國統御臣下之道也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淸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過猶誤也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冠也前旒垂珠飾遂延也 黈纊塞耳。所以掩聰。不妄聞也 天下

茅鹿門曰所在者遍所守者少義指蔽明猶聽自擅言

三關

玄房

蔡石公曰往往挾微

茅鹿門曰此民只重守而勿失二句老氏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者下神農之治正是守

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愼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天道至大非人智慮所能得也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神安靜不躁動也 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

而勿失故能致治若斯其盛

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嘗穀，新穀薦之明堂也。）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遷延，猶偝佯也。）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愨，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狠而無

茅鹿門曰：末世之治只是

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與神農反。老氏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

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揮梲（梲）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噞，（噞，魚短氣出口於水喘息之貌也。噞音奄。）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不定，不知所從也。）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

茅鹿門曰：應斷務修其本

而事修其末，下正言聖人所修者本

茅鹿門曰：所修者本，即下所云神化。孫廣王曰：精論

譬猶揚堁（堁，塵也。）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弭，止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至精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

茅鹿門曰：叔敖為宰，擇其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反郢之職，莊王入晉軍，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有京觀之封，則所謂恬臥者非

茅鹿門曰：叔敖、宜遼二句，本莊子徐無鬼篇，亦辯，不足據。

茅鹿門曰：此所以御兵刃而解難，俱非神化，故屬且薄。

害其鋒。（郢，楚國都也。孫叔敖恬臥養德，敵國不敢犯也。）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宜遼，姓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為費無忌所逐，奔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為白公。請伐鄭，鄭報讎，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伐鄭，子西救之。勝怒，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為亂，亦不泄子之事。勝遂殺子西，無所關其辭，謂兩家難有難不患宜遼也。）鞅韐（合）鐵鎧，（慨）瞋目扼掔，（捥）其於以御兵刃縣矣。（上御……也。縣，遠。）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

茅鹿門曰蘧伯玉之以弗治治其本則瘖師聰明皆宰有神化故舉其關而標于法令見聞之外者

史黯往覩焉。簡子晉卿趙鞅。史黯史墨也 還報曰。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皐陶瘖因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雖瘖平獄理訟能得人之情故貴於多言者 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雖盲而治晉國無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 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崔杼齊大夫殺莊公 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頃襄楚王。昭奇楚大夫也 故至精之所動。若

茅鹿門曰崔杼之亂昭奇之難皆從一君之所行道如樞之應舞影之係形而神化感民之速益見

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騖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

茅鹿門曰以下正言感之不可不慎

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孔子遊于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尚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鄒忌一徽。緣 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徽鶩彈也威王齊宣王之父 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茅鹿門曰榮啓期之彈鄒忌之徽寧戚之歌其事至微淺不足道第其誠心所至即能使人爲之哀樂何況縣法設賞者

寧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寧戚飯牛車下叩角商歌齊桓公悟之用以爲相 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孔子學琴于師襄問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曲也 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竝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湊會也或作蒸 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

茅鹿門曰湯以誠禱遂致桑林之應所以施誠心而縣法設賞者必能移風易俗

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貫通壅塞也 横扃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蟁首。蟁首猶微細也 扶撥枉橈。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爲治者。不與焉

茅鹿門曰帝從起神化二字即所謂誠也

茅鹿門曰：折轊破舟不怨木石，見爲治者任術之不可。

張賓王曰：斷奇。

茅鹿門曰：權衡規矩之設，總以無爲爲之，此見無爲者道之宗，伏下智勇不足以治天下案。

茅鹿門曰：即湯武伊尹孔墨各有所不能，見智不足以治天下。

茅鹿門曰：即桀之力，見勇不足以持天下。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轊，（述）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詐故不怨也）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眩惑於物也）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爲爲之。故國有亾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舲（舲舟小船危險越人習水故能乘之）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元）馬而服騊駼；（黄馬白腹曰騵騊駼野馬也胡人所習駼音余）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榛薄山居者所習）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觡（格）伸鉤，索鐵歙金，（觡角索歙也）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焦或作巢）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

茅鹿門曰：人才不足任，應前任人之才難以至治句。

茅鹿門曰：舉鼎數句亦見秋水篇，見人之才智才能根器各有攸。

茅鹿門曰：零星之尸，如李斯所謂高拱禁中者耳。

袁石公曰：寫出無爲之象。

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埳（坎）井之無黿鼉，隘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絶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鴟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鴟鵂也夜則目明晝則無所見）夫螣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猨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騖。（騖疾也）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姦亂也）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慢）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權謀也）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猒。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尸祭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尸不言語故曰玄默）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一人被之而不褒，（褒大也）萬人蒙之而不褊。（蒙冒褊小也）是故重爲

茅鹿門曰若重爲暴若字乃助字也下文言惠與暴所當並重張右公曰古人利病一切歸罪於此意

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通猶順也 爲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因法而行故不怒 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故不與 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贛貢於君。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

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天也下智有之者下智上有天而不臣事質朴也如此說與下意稍貫

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令之人皆能有此制 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橋桔皐上衡也植柱也權衡者行之俛仰取制於 人主靜漠而不躁，躁動也 百官得脩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遺與也 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

張賓王曰精遺

茅鹿門曰灌輸斟酌言羣臣輻湊並進之謂故能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

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建立也 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幽深險猶遠也 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

茅鹿門曰自此至天下不足有節前段意特複言之耳

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厭。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殷也 夫乘衆人

茅鹿門曰禹決江疏河至此總言自然之性不可詭而聖人必隨才為用下則論用人之不可不慎

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為，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嗺（摧）筋（斤），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

茅鹿門曰處人以眷耳則

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鸇，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嘲）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玉石堅，抓之不入。）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飢也；（殺食者，食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為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

樊天寶現者是游者以辯顯所以天衍歸禮顯者是
茅鹿門曰治國亂國二段只是名實二字上著工夫不同而其關之理亂自別

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以名譽見尊也而游者以辯顯。游行之人以辯辭自顯達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羣臣公正。莫敢爲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

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是以勇者盡於軍。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往。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與黨與也以黨與非謗上令邪姦也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鬬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騄駬。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今

袁石公曰切中事情

茅鹿門曰豫讓之報智伯周民之死節紂此皆恩澤使然人主處權勢而持爵祿能籠絡一世如此

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荀寅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變音。擿

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狥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

茅鹿門曰此不處靜以脩身者

茅鹿門曰此不儉約以率下者

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蹏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君人之道，處靜以脩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金玉爲珍，詭異爲怪，非常爲奇）狡躁康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乏也）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葛精曰絺，麄曰綌，五采具曰繡）則賦斂無度，而萬民力竭

茅鹿門曰處靜儉唯堯得之衰世則否

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凌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大路不畫，（大路，土路，不畫，不文飾也）越席不緣，（結蒲爲席也）大羹不和，（不致五味）粢食不毇，（毇音毀，細也）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蹝也。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

張賓王曰人以此兩言重武侯不知乃淮南語也

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猒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顦顇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制，裁也）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楫楔，（楔音歇）修者以爲櫚榱，（櫚音閭，櫚，屋垂；榱，椽也）短者以爲

茅鹿門曰用人當如巧工良醫

茅鹿門曰朝廷所不舉鄉曲所不譽而有益于國故古者有舉囚舉虜舉盜之事

朱儒枅櫨，（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無小大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雞毒，烏頭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

茅鹿門曰明主之廉令不廢聰明不蔽法令不苛耳

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
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
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挐而乃責之以閨
閤之禮奧窔(要)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
之俗卑下眾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
之機是猶以斧劗(揃)毛以刃抵木也(劗翦也)皆失其宜
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
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
聞百官修同羣臣輻輳(羣臣歸君若輻之輳轂)喜不以賞賜怒

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法令
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
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
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
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
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作駕)乘舟檝者不能游
而絕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眾人
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
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

目不閉由其位以諫責之是非論不以位之貴賤爲夫卿相人君論耳

茅鹿門曰闇主惡若此故不能盡天下之才而爲我用而聰明日蔽

茅鹿門曰以下通用法字意見人主不可廢法

卿相人君揄(兆)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揄[illegible])是
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
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不羞其位卑而不用)其言可行而不
責其辯(不責其辯口美辭)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
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
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
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
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
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

茅鹿門曰又以法籍禮義反於無爲與前相映應

茅鹿門曰度與律其有爲

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
其刑(言平也)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
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
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端)有司使無專行
也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
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謂其
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夫寸生於秝([illegible])
秝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秝禾[illegible]秝字[illegible]
頭芒也十秝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樂生於音音生於律

倶本于無爲人君之治亦然

袁石公曰必反以自正然後可謂之法

茅鹿門曰自爲檢式儀表而令于天下則法之所謂無爲

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閒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立法禁亦自修之不廢)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於身不敢自犯也)

茅鹿門曰造父得御術之術故能取道致遠人主得御大臣之術故耳目不勞精神不竭

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胷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閒。(節策也)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爲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姦止矣。(盜蹠孔子時人蹻作蹻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爲盜也)

袁石公曰獨主術當用之耶

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睛目瞳子)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而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臧獲魯人古之不能御者)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

茅鹿門曰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淺儒蓋誣其意而

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逮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奇材佻長之人干超其次功勞之臣反不顯烈故爭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猨狖失木而擒於狐貍。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

文其詞者

以無為持位。（無所為以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隨君之欲取容媚）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為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隳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耆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

茅鹿門曰：反覆以御馬喻任人之逸，亦與無為相應。

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為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于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為羽翼也。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而無好也。有為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釣取也）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

茅鹿門曰：滅想去意四句，此無為而有守；循名責實五句，此有為而無好。袁石公曰：奈何二字奇，解之者鮮矣。

茅鹿門曰：以下歷引權勢化民之易。

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為之。精神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

（衛君出公輒）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儒墨矣。楚莊王

茅鹿門曰文無畏左傳作申舟

茅鹿門曰衣冠相連於道觸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

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莊王使無畏聘於齊不假道於宋宋殺之莊王聞之怒故投袂而起）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獬冠如今御史冠）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趙武靈王以大貝飾帶胡服鵕鸃讀曰私鈚二字三音曰郭洛帶係銚鏑也）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鵕鸃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北宮子北宮黝也司馬蒯蕢善擊劍）

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觚劍柎招舉也）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烏獲藉蕃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橈刺船棹也資用也）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堿決塘（堿水城塘隄也皆所以畜水）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斮（卓）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

茅鹿門曰提劍牽牛弱勝三喩俱見發號施令者當顧其勢則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是已桓公順之而霸紂逆之而爲獨夫勢可不審哉

茅鹿門曰人主之車輿衣食供嘗討歲之豐歉量民之積聚而爲之此在虞周之世則然

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爲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蒻席非不寧也（匡安蒻細也）然民有處邊

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惏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登成也年穀豐熟）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言皆樂也）故古之爲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絰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諭明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充實也）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度也）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

茅鹿門曰有充于內指我從豐言成像于外指鐘鼓干戚言

茅鹿門曰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唇沸肝有今無儲（有今用之食無明日之儲也）而乃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涔久而水潦也）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

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憫憂急病也）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

茅鹿門曰此皆王者田狩之禮順時序廣仁意也

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有核曰果無核曰蓏）秋畜疏食（菜蔬曰疏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曰薪小曰蒸）以為民資（資用也）「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棄也）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盡也）不取麛夭不涸澤而漁（涸盡也）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置罦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隼音筍）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鷇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盡物故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

茅鹿門曰先王所以應時修備諸具時則訓中

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立春後四海出雲）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修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實滿曠空也）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於欲利也故堯為善而眾善至矣桀為非而眾

張賓王曰：人以此稱孫思邈，不知為淮南語。茅鹿門曰：心欲小三句，斷盡君子養德養身之要，歷代瓌奇特之士所以能興建鴻業，啓迪後世，未有不由此而成之者。淮南書往往多仇淑不雅馴，此數言則有裨于世教非淺，讀者當沉思而自得之。茅鹿門曰：聖人虛聞納諫之論，其心之小可知。

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為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環連環，故曰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

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符，約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多所容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非正道不為）能多者，無不治也。（治猶作也）事鮮者，約所持也。（約，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擊鼓）舜立誹謗之木，（書其善否於表木）湯有司直之人，（司直，官名）武王立戒慎之鞀，（欲戒君令慎疑者播鞀鼓）過若毫氂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

茅鹿門曰：發粟散錢，周以為空聚業之備，言而若芥封墓表閭事，廉頗因興等，敢古今之賢創業為首事，下此非其有吞吐乾坤之氣者不能，所以稱其志為大。茅鹿門曰：能歷觀興亡之由，則其智環轉無端，所以為員也。茅鹿門曰：中成素而纖撒，尺步謂行方。茅鹿門曰：語曰學不道方，君子所取，聖人所以不貴多能。

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鼛（羔）鼓而食，（鼛鼓，王者之樂）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言其率德循致，無求於神）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倉名。一說鉅鹿漕運之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

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著猶圖也）於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萇弘，周敬王臣，識知大道。孟賁，勇士。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蹠，能舉之）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

茅鹿門曰有能而不拔殊漸以事御

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犯猶遭也懾猶懼也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巳。夫聖人之智固巳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巳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

茅鹿門曰六反蓋指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員行欲方能欲多事欲鮮六者之反也

茅鹿門曰以下俱論仁智其詞多緘吝須觀者當求之體貫之外

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徧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徧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闇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巳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敎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敎之以正故有存責之以義故有寧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逆也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旦日何爲而

茅鹿門曰耕事勞織事擾然而終必利之所謂先忤而後合

襄石公曰先榮後義人肯爲也先義後榮人不肯爲也故曰難知

茅鹿門曰皆知爲義而鮮所之能言白黑者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即瞽師之不能知黑白者

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旦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爲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爲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

茅鹿門曰人必仁智爲表幹而後勇力果敢辯慧敏給可施善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士必慤而求智能之謂歟

茅鹿門曰野心而借便勢如爾朱榮[illegible]付之救以重兵[illegible]而與利器如西晉太子衷之昏庸而[illegible]其帝基爾未遭反噬而典午傾危有也

茅鹿門曰一推士上達之道[illegible]是仁義以爲表幹之注

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修。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爲螻蟻所食。有掌修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掌主也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

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釋己之所得爲。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說親有道。修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

此篇論人主之術大都重無爲二字後雖蔓衍千餘言要不出此根株蓋皆原於老氏道德之意 鹿門

澹泊寧靜心小志大等語皆千古至言足箴當宁 石公

淮南鴻烈解卷九終

茅鹿門曰開口以道爲主

茅鹿門曰治本于一人後面求諸己之意切此

茅鹿門曰此首後篇仁義行而道德遷之意

淮南鴻烈解卷十

繆稱訓 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夢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畧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遏

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能同人于野則可以濟大川大川大難也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即就

張賓王曰寬象廣

茅鹿門曰此正各得其宜者

茅鹿門曰知人必本之己

也鹿以諭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即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尊酒器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一人心得百人之心亦得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

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情誠也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歉如也歉不滿也滿如陷陷少也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遁欺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貍則必不知狐又不知貍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貍也狐貍非異同類也而謂狐貍則不知狐貍是故謂不

茅鹿門曰：聖人無棄人，在用之何如

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寢謂臥。關，上之不安。纊，繭也。曝繭蝙動，揺不休，炙乃止也），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諭乘馬班如難也，故有泣血之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慰可厭也，一曰慰極），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剟（拙）材，無所不用矣（剟，疏殺也）。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意，恚聲。戴，嗟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

淮南鴻烈解　卷十　繆稱　三

茅鹿門曰：心治而無所不宜

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誋。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心教之微眇，不可傳也）。中行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而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克，猶能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同心救火也）。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為，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為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登，猶入也）；圭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

茅鹿門曰：已治而百為皆順

淮南鴻烈解　卷十　繆稱　四

袁石公曰：可諭則不謂之混冥矣

茅鹿門曰：本旨常露

子。故終年為車，無三寸之鎋，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結，要終也）。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誋（誋，誠也。不可以教導戒人）。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

袁石公曰文不及而行而深折無窮

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身言子之言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鼈沉飛鳥揚必遠害也（鷹懷欲害之心故鳥魚遠之）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為蹠也（人之甘甘從樂樂而為之臣之死君子之死父非以求蹠蹠也）而蹠焉往君子之慘怛非正為偽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

者也義正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為苟簡易（君不能使臣為苟且簡易之行）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患尋求也父不能止子）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性自然也）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本穗丞而）

茅鹿門曰末語已盡漢無不流

茅鹿門曰聖人反己之治不期然而然

張賓王曰新妙

袁石公曰包盡人間禍福之意

向根君子（不忘本也）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其不能）身苟正懷遠易矣（懷來也）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閭（釐負羈曹臣晉重耳出過曹負羈遺以壺餐重耳反晉伐曹令兵不入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以束脯活靈輒後免其難）禮不隆（隆多也）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憯怛生（憯慘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鬭故曰兵莫憯於意志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

陽枹鼓為小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為蹠（蹠趣也）蹠焉往生也（言非為其幸往生利意也）故至人不容（不餘容）故若眯而撫（眯芥入目也撫之從中發非為觀容也）若跌而據（跌仆也）聖人之為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并東方開斯照矣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物剝落而復生）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

張賓王曰妙語

茅鹿門曰求諸己者非卑然有見者不能

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薶理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過失諜也忠悉心計謀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筦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猶文錦雖惡宜以升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爲衣温厚而非宗廟服虛而能滿淡而有

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男子樹之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假母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弘演衛懿公臣狄人攻衛食懿公其肝在弘演剖腹以盛之王子閭張掖而受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閭爲王不可劫之以兵子閭不受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己也

茅鹿門曰聖仁之寡以終己者不得其道也

張賓王曰滔精專之日益

張賓王曰新

袁石公曰眼目只在一字之中

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至道之人心定不可遏抑搖奪人之欲榮也以爲己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少必至長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遁隱也不能自隱身亦不能隱身於人故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競其容獨梁一木橋也行其上常競競恐陷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情先

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窘君發窘而後快無窘結發動也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偕情也快己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己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有喜憎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石小大脩短有叙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帛者進耕者日以卻耕者卻行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母母乞食於道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夫差與齊戰於艾陵夷謂吳陽告也句吳

孫鑛王曰句法别

茅鹿門曰心者身之主君者國之主

茅鹿門曰道以修己誠中形外治之矩鑒也

（夷語不正言吳加以句也庶幾也）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絃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習也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越醫）同材而各自取焉。（自從也矩鑿之中各取法度或以治民或以治馬或以治病）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上有意未言民皆載而行之志或發中之於大）

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悏（鶍）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悏急也）矜怛生於不足。（怛驕也不足知不足也）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悏。如鴞（囂）好聲。（忠信之人自樂為之）（非悏悏也如鴞自好為聲耳）熊之好經。（經動導引）夫有誰為矜。（各任自性非矜也）春女思。秋士悲。（春女感陽則思秋士見陰而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嘰（機）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伐（弋）倨狥。（笅）知情偽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有其世有

茅鹿門曰綱舉目張非求諸己而何

茅鹿門曰又進本旨

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東戶季子古之人君）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畮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小快害道。斯須害儀。（斯須臂也）子產騰辭。（騰傳也子產作刑書）獄繫而無邪。（獄雖益多而下無邪也）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成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

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先見微小以知大）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己也。釋己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懷其情必萌）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

茅鹿門曰天永者己也

袁石公曰古健

哭也(孔子也)曰子予柰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人或作鑿字或)(有慎也言用心異也)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快快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已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即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欲則貪貪損義)多憂害智(憂閉塞故害智)多懼害勇嫚生乎小人(嫚侮也)蠻夷皆能之(嫚蠻)

善生乎君子(夷之行)誘然與日月爭光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流刑入型範)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繫維也)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閨內修而境外亂)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閨內亂而朝廷治)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經營也)齊桓秦

茅鹿門曰君子修其在己可盡者結其不可必者

穆受而聽之(聽用二臣之謀)照惑者以東為西惑也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贏我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贏之必得贏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非我所能為)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

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以人與國使得其用)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為猶用也)無所用之碧瑜糞土也(瑜玉也不用則為糞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厚膊厚切肉也)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為表者未之

茅鹿門曰此節盡其在己聽其在天

聞也。表見也 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福之萌也緜緜，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與，楚吏怒，以趙所獻酒獻於楚王，易魯薄酒，楚王以爲趙酒薄而圍邯鄲 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其御，及戰，御馳馬入鄭軍，華元以獲 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也，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便於國者，不加

袁石公曰說盡至人

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共雍，楚臣，謝，遣也。不慚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泰山七十二君 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

茅鹿門曰各盡其在己者而人莫及

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鄰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爲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

袁賓王曰名言皆當揭座右

所懷也。孝己，殷高宗之子，放逐而不失禮。人不能與孝己爭名者，不得孝己之所懷也 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通智，達道之人 古人味而弗貪也，尋其味而已，不貪戀也 今人貪而弗味。歌之修其音也，長其音 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欲如草之從風。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召公，周太保 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文王獻寶於紂，紂賞以千里地，文王不受，願去炮烙之刑 故聖人之舉事也，進

茅鹿門曰聖人能不違時故能成功

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 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形可亡而影不可傷 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措，刺也 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以術輔周，周人殺之 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

茅鹿門曰至者能感人人亦莫能測

茅鹿門曰皆不得其至者

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人能
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
風則鵲作巢卑）獺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獺遊而為穴）暉目知晏（暉目
鴆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目先鳴）陰諧知雨（天將陰雨則鳴）為是謂人智
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
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
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眾人之所能為
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
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簡公齊君柔懦田成

淮南鴻烈解　卷十　繆稱　十五

子殺之）子陽以猛劫（子陽鄭相尚刑而劫殺）皆不得其道者也故
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不與律合者由其清濁偏于一）繩之
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嘰（嘰唏也）
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
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
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噞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
崝（長）者必陀（崝峭也陀音跎落也）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商鞅秦孝公
立治法百姓怨之以罪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吳起相楚設貴臣相坐之法卒車裂）
之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組（組音縋急也）則小絃絕矣故急

茅鹿門曰形體以心為至

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
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
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
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
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修正
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
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
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
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

淮南鴻烈解　卷十　繆稱　十六

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
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
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
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
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
廣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
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
二皇鳳皇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
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

茅鹿門曰知小而不知大知近而不知遠局于見也

亦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數謂律曆之數也欲知地道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所宜種欲知人道從其欲從其所欲而觀之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抱把程也尋常之溝無吞舟

袁石公曰要言妙道

茅鹿門曰又歸反己意

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欲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除去也聖人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竝也走而內行無繩繩準故聖人反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形埒兆朕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張大戟亭歷二藥名用之不節

茅鹿門曰廣天下之情而天下從之

茅鹿門曰以三等人結前治亂與亡禍福成敗之意盡矣

乃反爲病物多類之而非似之而實非也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遺忘也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

氣局視說山說林二訓稍寬寬乃所以不勝然

較之諸篇已爲鉅矣石公

篇中多言誠心不言之感驗目新詞刺心妙論疊疊而來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終

茅鹿門曰：不若太上之道，故曰衰世末造。

茅鹿門曰：正見禮義興于衰世。

張賓王曰：先言古之不待齊而自齊。

茅鹿門曰：古之道如此。

茅鹿門曰：禮義之後若此。

淮南鴻烈解卷十一

齊俗訓（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道也）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忮害也音寘），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

故構而多責（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爲銖），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

茅鹿門曰：有高則有下，有長則有短，二者相形，道德於禮義亦然。

袁石公曰：議論深刻。

茅鹿門曰：多譬擬，登上層。

羽蓋垂緌（大路天子車，交龍爲旂），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楗、抽箕踰備之姦（抽拔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緆（錫）羅紈（紈羽），必有菅屩跐（此）踦短褐不完者（緆細布羅縠紈素也）（菅茅也）。故高下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爲鶉（鶉鴽），水蠆爲蟌（予蒽青蛉也音務），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夫胡人見黂（黂麻子音蕢），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

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櫡（音箸），炮烙生乎熱升。子路撜（拯同）溺而受牛謝（撜舉也舉出溺人主謝以牛之）。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

袁石公曰物所不得問不論境之好惡

茅鹿門曰便於彼則不便於此物理皆然

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
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廈闊屋連闥通
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
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
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
（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
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
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
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告）使各便其性安其居

茅鹿門曰各取其所適宜而已治道亦然

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
可以摘（的）齒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簪也）馬不可以服重牛
不可以追速鉛（言）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
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
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
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
雨不若黑蜧（黑蜧神蛇潛於神淵能興雲雨蜧音戾）由此觀之物無貴
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
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觿（觿）不厭薄（角觿刀削羽□）

茅鹿門曰相反可以爲用

（之覆）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
（角也）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
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
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故老子曰不上賢者
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故堯之治天

茅鹿門曰上文說開此纔說治道

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
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
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

茅鹿門曰正各適其宜也

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

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
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
風之遇簫（簫籟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猨狖得
茂木不舍而穴狟（貉）得埵（朵）防弗去而緣（狟狟豕埵木埒）
（防隄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
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

袁石公曰守字下得善

茅鹿門曰亂之與治相反

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
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
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

爲尤

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之也（堁塵）羌氏僰翟嬰兒生皆同聲（羌東戎氏南夷僰西夷翟北胡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象狄騠譯也象傳狄騠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

茅鹿門曰此見是處道德率性之意

茅鹿門曰見人皆移於所習皆由於上化

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也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他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

茅鹿門曰故亡衣行而道德遷壞義飾而浮樸散者以也

茅鹿門曰惟聖人不失其性

茅鹿門曰性未嘗不在顧人之所見何如耳

隴西游

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璽印埴泥也）正與之正（印正而封亦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寧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

茅鹿門曰見性之不可失故聖人以性率人

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載疑作感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

茅鹿門曰亦失性也

茅鹿門曰此者即性也一者亦性也

茅鹿門曰亦各適其宜各致其治而已

遍膽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雖病不哀强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故胡人彈骨越人囓臂中國歃血也所出各異其於

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爲信）三苗髽（櫃）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劗鬋其於服一也（髽以枲束髮括結笄鬋斷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放也）今之國都男女切踦（踦足也）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拘罷罷也）

茅鹿門曰有[illegible]義者何異

袁石公曰禧大布得痛快

茅鹿門曰各因其俗不失其宜皆可以治

（拒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縱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裒也衣裾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牂羊之裘韋以帶劒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怲以見

容（怲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强人所不反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五縗謂三年朞年九月五月三月服）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强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蹀）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

茅鹿門曰古之禮樂簡易如是與今遠矣

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巳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巳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有扈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部舜兼用黃帝樂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翣翣棺衣飾也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六爲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其服尚青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

茅鹿門曰此不若古之禮樂處

茅鹿門曰此正後世之禮義

茅鹿門曰此列聖因時處

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王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背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之鞵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巳所謂聽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巳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巳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巳淫巳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巳雕巳琢還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

俗遞宜須體處

茅鹿門曰前所謂自見此復申之

茅鹿門曰禮義之不若道德此處明明說出

茅鹿門曰聖人因時勢而爲禮樂文言之

芻狗束芻爲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 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袨袀純服袨墨齋衣也大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巳用之後則壤土草薊而巳薊音出 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尸文王之木主也 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

東石公曰舉與聖人相背

戚而笑钁插钁斫臿 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

茅鹿門曰禮義不必循帝王之法籍頹廢豈可擬哉反覆辯論不出此意

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名一絃會之不可成也 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顏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 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巳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

茅鹿門曰不求其德而襲其類貫制度何以異

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眞以游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蜀武陽人爲柏人令得道而僊赤松子上谷人病癘入山道引輕舉假上也 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

東石公曰大關眼目既云在其間又云莫知其所在好看眼

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 鉗且得道以處

茅鹿門曰彼皆有道者況治天下乎

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巧工倕堯時巧工 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

茅鹿門曰帝王之治不同而得于道則一因革不計也

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剖判也，梨分也）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擬㮣，（披解也，擬析理也，㮣順也，音遂）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亾，而

袁石公曰游虛之間非知道者不能識

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剞（几）劂（厥）銷（削）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鑪橐埵皆冶具，坊土形也）設非巧冶不能以冶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屠牛吐，齊之大屠）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庖丁，齊屠伯。新剖，始製也。硎，磨刀石）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鐖運開，陰閉眩錯，（連鐖，鐖發也；運開，開樞通也；陰閉，獨閉也；技因而相錯也）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

茅鹿門曰道絕非粗迹亦猶此類

袁石公曰蕭條寂漠切莫錯認

間，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而寂漠者音之主也。（微音生於寂漠）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

茅鹿門曰天下或有是謬義而非道德者

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眞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裕，饒也）爲刻削者曰致其醎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

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宓子子賤）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牽）也；（攓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

茅鹿門曰人見與自見不同

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扢，蓋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闚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闚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為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

袁石公曰古德有云纔擬便不恁麼此言雖小可

以諭大

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辟邪僻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隷於人，辟若俔（諱）之見風也，（俔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凡候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丈旗）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為以待有為，免世難也）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

茅鹿門曰不能自見而徇見聞亦此類也

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鑁，（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鑁音钁）強脊者使之負土，（脊強者任負重）眇者使之准，（目不止，因令睎）傴者使之塗，（傴人塗地，因其俛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

茅鹿門曰又是言各適其宜之意

伉行

茅鹿門曰：過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常，聖人不務。

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非舜非其德衰）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騕褭（騕褭，良馬；飛兔，其子，皆一日萬里）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皆古好女）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

茅鹿門曰：道術之可公行，與度量之可傳，一也。

茅鹿門曰：道德與禮義之實，若日月室宅之居。

茅鹿門曰：聖人盡道於已，而聽之於時。

曰：鳥窮則噣，（喙）獸窮則觕，（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牆也）爲天下顯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

茅鹿門曰：此節上文論得聖之意。

茅鹿門曰此皆脩聲士之表

及三族。又况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駃騠。駃騠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窽木便者。窽空也。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戇。壯 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

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辭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爲梁相。視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棄其餘魚。莊子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棄餘魚。

茅鹿門曰聖人治天下不居是非之途得中而已

張賓王曰收處得力

茅鹿門曰以下皆論上之爲治下之民俗反復言之

茅鹿門曰此節以道爲治

歸。提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鵜胡汙澤鳥。鱓善鮪委入口若露而死。鱓鮪魚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三晉智伯兼范中行地。贍足也。林類榮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林類榮啟期皆隱士。慊恨也。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

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蹠至也。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揭舉。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佹辯。久積而不決。無益于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

者

袁石公曰治世之物力只是適用亂世之物力只是不適用

茅鹿門曰亂世者如此

貨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淳厚也）析天下之樸牿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荊吳芬馨以嚂

其口（荊吳國芬珍味嚂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挐澆淺（淺薄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之也）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唅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解也）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

茅鹿門曰不務本而務末者無益于治

鹿門曰此自然之性宜順而治之

茅鹿門曰又以治亂結出本旨

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

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漢）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民俗不齊民性自一齊之以道則不求其齊而

自齊齊之以法則齊之而愈紛矣究竟不齊之中齊者自在齊之中亦未嘗無不齊者存焉石公

此篇最爲杳複細尋之亦自有條緒齊材長短齊論是非齊世汚隆然要歸虛一以不齊齊之而總於道文特博贍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一

[illegible]賓王曰以無知走以無名故

隶石公曰知者無窮之事也無窮弗知而無爲則知此意正須妙會

淮南鴻烈解卷十二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爲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

茅鹿門曰以謂是一篇提要以老言至終處草共事述猶言不出辭柔氣肅聽明學意

張賓王曰妙論心

袁石公曰說不以言言以何爲言

茅鹿門曰此是一篇全要處修深藏之意

張賓王曰巧喻

張賓王曰名言

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太子建
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慾報父讎故問微言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也白公曰
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没者能取之矣曰
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
而知之菑澠齊二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
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
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
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

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
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
國法惠子惠施惠王梁惠王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
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
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
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
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
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
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應之

茅鹿門曰此見法術不必用

梟之愛子

茅鹿門曰節和光忍辱之意故能勝人

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
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
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
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
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
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
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
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
日石乙入曰石乙白公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

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
日葉公入葉公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
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
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
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
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
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閼于曰
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董閼于趙氏臣無卹襄子名簡子之庶子簡子曰
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

茅鹿門曰道不可以外求

讐夷

茅鹿門曰能持盈故能戒勝

暴雨下當有不終朝三字

袁石公曰持勝實難存乎憂患

持勝

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飲器椑榼也 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 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惷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讐夷。讐夷熟視不言貌 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

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二邑 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

蹀足謦欬

袁石公曰被斜導我

茅鹿門曰剛強所不用

張賓王曰妙

四累之上四累猶四等

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古者縣門下從上 杓引之者難也 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森欬，咳 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

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無地爲君以道富也 無官爲長以德尊也 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

張賓王曰句異

茅鹿門曰巴譬喻而無平不爲道也

晉蛩蛩駏擎

袁石公曰託于不能何必能自也

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皐陶稷契伯夷倕益夔龍舜之佐七人。與堯同臣共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北方有獸。其名曰蹷。鼠前而兔後。鼠前足短兔後足長故謂之蹷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蛩蛩駏巨驉。虛取甘草以與之。蛩蛩駏驉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蹷有患害。蛩蛩駏驉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

淮南鴻烈解　卷十二　道應　六

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君衰分爲西東各自立其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

袁石公曰世固有當能大之不能小者不獨爲君爲然也

袁石公曰好尚不可爲況患耶

茅鹿門曰纔是一篇道當爲可類之意

茅鹿門曰勝人非自保之道

袁石公曰好見識

張賓王曰派故王者之度

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相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故

淮南鴻烈解　卷十二　道應　七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爝炬火也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

茅鹿門曰此用人之道有國家者所當知
張賓王曰捷

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
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
也（合巳聽知之意所以用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巳
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
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
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

袁石公曰敘置秀健勝孟子

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
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
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

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
國於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

袁石公曰別出一手眼妙解

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
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
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
下乃可托於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
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柰何詹子曰重
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
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

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
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
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
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
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

茅鹿門曰自太王至此皆言道於身意

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
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
也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
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

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巳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
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
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
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苦急意也）大徐則甘而
不固（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

茅鹿門曰道在于精不在于粗

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
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
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

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
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

茅鹿門曰宋君不知道

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
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
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
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
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徐馮曰

茅鹿門曰書糟粕也

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
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

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
飲莊王子佩楚莊王相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
疏徒跣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
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
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一曰山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

茅鹿門曰釐妻知自保之道

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
曹共公聞重耳骿脅使袒而捕魚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
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狐偃趙衰之屬若以

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
之壺餕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餕而反其璧及其反國
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
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
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
然而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果擒

茅鹿門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明所發出

之於干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
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已葬五月襄子

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
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
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

袁石公曰以此解不爭莫與之爭亦奇勝

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
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

茅鹿門曰此段議論大都新論者相似

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
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
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亡髣髴不及也其一
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及也弭轍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材

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纏采薪者九方堙（纏索也九方堙人姓名）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

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

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起為魯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起為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少待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形謂形了已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

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

茅鹿門曰吳起之禍宋景之禍道可知矣鹿可知矣袁石公曰讀錯還習

茅鹿門曰即此取人不責備意

鑿明

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

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將踰越勝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

茅鹿門曰節前能處險持盈意

茅鹿門曰倉遂倉深

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將溫亦叛）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

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魯博士）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又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

茅鹿門曰暎其餘下故能自然

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捶鍛擊也鉤鉤也）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

茅鹿門曰是以久而益得

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

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羑里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玄玉百工。（二玉爲一工）大貝百朋。（五貝爲一朋）玄豹黃羆青犴。（犴音岸胡地野犬）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佞臣）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

茅鹿門曰文王能保身于無道之時在聖人自無叹也非老氏之說也

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相視一曰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尹佚史佚也）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

茅鹿門曰盜道之無往不在

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齎備卒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

袁石公曰紅線取金合事蓋倣此而附會之者也

茅鹿門曰此見其深于道然非所以論回也

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

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也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

袁石公曰散緩無力不及左傳遠甚

茅鹿門曰秦穆始不知道終而能悔悟故見稱于書

茅鹿門曰道不可使人窺

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絶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絶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師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襄公文公子昔吾先君與

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解也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

齤然

袁石公曰讀得奮勵

張賓王曰荒唐之言

汱沃之氾

袁石公曰世人多如此

汗漫游

柸治

不動。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爲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也玄闕北方之山）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淚水）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匿於碑陰）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謂倨爲倦）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齤然（拳）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

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尚見日月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窔奧也。若我南游乎岡㝗之野。（㝗浪）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矚屬）此其外猶有汱沃之氾。（汱太。汱沃四海之際水流聲。氾涯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汱氾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駕之車）柸（坯）

見不同而道因之得失

張賓王曰莊周老氏之徒也故偶一揷入

觀化

眘鹿門曰所見不同而道因之得失

張賓王曰莊周老氏之徒也故偶一揷入

眘鹿門曰所尙亦有不同

眘鹿門曰罔兩光耀之說本莊子寓言劉淮南又引以證莊老之言正如夢中說夢

治。（楚人謂恨不得爲柸治）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爲咫十寸爲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蟬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也）而巫馬期絻（問）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

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曰。子

茅鹿門曰道不在形影之未啟知之貴忘其外而入其內

袁賓王曰知此而尚欲竊言乎而欲禁人無我知乎

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
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
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
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又何
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
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將爲父復讐起兵引思慮之罷朝而立。
倒杖策錣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倒杖策故錣貫頤也血流
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
之父殺鄭人頃之故懼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

漏理漏猶空也

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
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
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
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
劉氏奪之若轉閉錘。閉錘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
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
門。舊居空故柴護之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
破鼓折枹。浮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
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謡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

茅鹿門曰周秦之修短其知有遠近大小歟

秋駕

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
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
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臥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
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
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敎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
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
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
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
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

佽飛

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
孰能惑之。荊有佽非。次得寶劍於干寒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
劍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佽
非謂枻船者曰。枻櫂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
嘗見也。於是佽非瞋目勃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
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
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
盡活。風波畢除。荊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
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

茅鹿門曰此亦寓言也未道者亦若此頗有不得者乎

袁石公曰見得透

又補入愼子

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
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荊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
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
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
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
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愼子曰匠
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
愼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知門之要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
王約車申轅也申東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

張賓王曰句法
茅鹿門曰執一而不遠者不能知道
梟飛維繩
張賓王曰破拘士之顧月
袁石公曰好模寫
張賓王曰廉苛士之肺腸

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
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
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
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
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illegible]
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翺翔則不可也澧水之深千仞
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
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
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

廓革
茅鹿門曰明察炫于外道所不貴晏子得之
袁石公曰許多曲折都從平平鋪叙中見出

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
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
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
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震也晏子
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
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
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駟房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太卜
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

茅鹿門曰忠孝之名亦不得已而有之道則無事乎此兩相忘其忠孝耳

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
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
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觴諸
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
爲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浮罰
也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
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
而飲釂不獻釂盡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
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

宥巵

道應篇章持盈

茅鹿門曰此其本旨

茅鹿門曰帝王之道恐不如此

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巵。宥在坐右 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巵也 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

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鬬爭不已。爲之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瞀皮而載之木。瞀被髮也木鷩鳥冠也知文者冠鷸 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丹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張賓王曰舉乎無者

此篇大段以弱爲強。以柔爲剛。以晦爲明。不飾于外而求之內。不必勝人而能反己。以淵嘿爲道而天下服之。爲應 鹿門

雜引百氏證以道德。雖不出自劉安手裁。而入選盡屬妙麗精深。且多格言標品。如一○段段解老法。自韓非中插管莊二段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二終

張賓王曰起得雄宕

張賓王曰文氣淵大雄駿

茅鹿門曰此後世之尚

淮南鴻烈解卷十三

氾論訓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大歸於一也

古者有鍪 謀 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 古者蓋三皇以前鍪頭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綣領皮衣屈而紩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爲領 其德生而不辱 [illegible]不用也 予而不奪 無所徵求於民 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 褒衣吏人之左衣博帶大帶句襟曲領衣也委委貌章甫冠名 古者民澤處復穴 復穴重窟也 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

熱蚉虻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 棟屋穩也宇屋之垂 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 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黃帝 緂麻索縷 緂 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 緂銳索功也 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 剡利也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苗也 木鉤而樵抱甀而汲 鉤鎌也樵薪 甀武今兗州曰小武爲甀幽州曰甀 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耰鉏斧柯而樵桔皐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 窬空也方並也舟相連爲航 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 運所有輸所無 乃爲靻 靻 蹻而超千里肩荷負儋 儋 之勤也 靻蹻數也勤勞也 而作爲之楺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爲鷙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 循隨也 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 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稱父兄 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

茅鹿門曰聖人因時立制而民宜之何必泥上古之法以後皆極論此意

武王非制也 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也 禮三十而娶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 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故不從制 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 阼階主位未忍以賓道遠之 殷人殯於兩楹之間 楹柱也兩柱之間賓主共之 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以賓道遺之 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 瓦棺陶瓦 夏后氏堲周 即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堲周 殷人用槨周人牆置

茅鹿門曰此節三代不同禮五帝不沿樂之意

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故牆設翣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爲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夏后氏祭於闇（中夜祭於室中）殷人祭於陽（平旦祭於堂上）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朝庭也日出時祭於庭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彠之所周者也（榘方也彠度法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養己者禮爲慈母緦麻昭公獨練）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蓼侯偃姓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艷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

袁石公曰通變非聖人不能然聖人非好爲變革不變革不成世道

茅鹿門曰此其立論之大指

茅鹿門曰不襲所常而從之王所謂道也

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籍或作阼）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面委玉帛之質執臣之禮也）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

茅鹿門曰聖人一身而三變況治天下時移勢改其可執乎

茅鹿門曰事即道之所行道有定理事無定用

袁石公曰聖人不滯于物而能與化推移推移之妙呼吸不停豈但日變而已

茅鹿門曰不必其常但求其當與事無不合道矣

茅鹿門曰此論古今民風厚薄不相同故法不可不變

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聲故不更琴瑟絃有數急柱有前却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龐器堅緻也商樸不為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

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𢷎策錣而御馯馬也。鏑銜口中央鐵錣揣頭箴馯馬突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治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語要誓亦不違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為信逮至當今之世，忍詢后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無刺。

茅鹿門曰古今之不同如此

袁石公曰事實如此非憤激之言也

茅鹿門曰在古聖人尚不執一

茅鹿門曰因時變而推移非識道不能

袁石公曰識得奇特

木矛無擊無鐓刃也刺鋒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幨也一曰甲名幨幰所以禦矢連弩以射，銷車以鬭。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為機關發之曰銷車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

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遵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

茅鹿門曰：此一之不能適治。

秦有王曰：與衆成至和相應。

茅鹿門曰：天道與時變化，聖人亦然，乃所謂道。

茅鹿門曰：陰陽刑嚴刑害，皆不可執一。

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

淮南鴻烈解　卷十三　汜論　七

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睎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大臣陳成子）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

茅鹿門曰：此執於柔者。

茅鹿門曰：此執於剛者，皆致禍而不能治。

茅鹿門曰：剛柔兼用，尚有主于中而得其道，并徒[illegible]爲之也。

茅鹿門曰：中無主者亦然。

茅鹿門曰：此中有主者。

得成其難。（簡公殺）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姓呂絕祀陳氏代之也）此柔懦之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制）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猘狗亂擾舍人因之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爲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燋而不謳。（燋悴謳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

淮南鴻烈解　卷十三　汜論　八

（二人善歌一日曼長）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湣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湣音汶湣王齊王淖齒楚將奔齊爲臣湣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

袁石公曰曉心即本主也一有曉心則萬事一畢矣
茅鹿門曰五相非異執能通得其[illegible]矣耳

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諸華也彼入寅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道和陰陽鼓一聲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斷割故擊之語寡人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之有獄訟者搖鞀。獄亦訟一辯於事故取小鞀搖也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食也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發適戍。入芻稾。戍守長城也入芻稾之稅以供國用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戶數責其稅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之司農丁壯丈夫。西至

茅鹿門曰此又非禹之時矣
茅鹿門曰又一變矣

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縣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會浮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北至飛狐陽原。飛狐在代郡南陽原在太原或曰伏郡廣昌東五阮門是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儁豪英。暴露于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紿代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

茅鹿門曰又一變矣此于本朝之事為斷許
茅鹿門曰唯見之不廣大故文武各執于一

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不肖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楯戚斧也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八極八方之極故東面而望

茅鹿門曰若無所嚮孤裡是實身立命處

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也）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也）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兆也）

茅鹿門曰雖見在得道不在大小

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

茅鹿門曰聖人之先見知此非常人之見也

茅鹿門曰若據常人之見興亡何自知之

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期年而紂乃亡（終古向藝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會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朝之）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即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故田單以市吏率即墨市民擊燕師破之）

茅鹿門曰至此盡露倘意存亡亦不可以大小論

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岐周在西）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因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君處彊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

茅鹿門曰反覆所論發上意耳

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

袁石公曰足判英雄者當書之座右

茅鹿門曰存亡在道之得失發越盡矣

袁石公曰周公蓋言其伐之易

茅鹿門曰周

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今太行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

必唯兼之乎蓋不特其險

（滿而不溢也）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用可否相濟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何謂失禮

茅鹿門曰信為過而誕為功道何可泥也唯尚乎事而已下亦此法

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擒之）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簒之（四子楚大夫）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蹵（促）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蹵其體天下

袁石公曰每一事可以善權

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迴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出溺曰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

茅鹿門曰聖人知道之權故能通治

袁石公曰無權則非唯無以應世抑且無以剔身

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東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獸名知人姓字嗜酒人以酒搏之飲不息醉而被擒）乾（干）鵠知來而不知往（乾鵠鵲也人將有喜徵則鳴）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數曆術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晉人讓周周爲殺萇弘以釋之）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贏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

茅鹿門曰諸人有所不知故有禍亂聖人無所不知故有成治而無禍亂

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修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爲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種佐句踐報吳越王終疑之賜屬鏤以死屬鏤利劍也）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知爲身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窕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

茅鹿門曰又反言執滯之不可

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彊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虱（乘加也攘平除生蟣虱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猶巢也）而乃始服屬臾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

茅鹿門曰又歸結聖人之通如此

袁石公曰此以下總言達權者不拘小節用人者不當以小棄大

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誳（同屈）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七年歸政北面爲臣）桓公以功滅醜（九合一匡之功）而皆爲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燃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河上之丘冢

茅鹿門曰見取其大不當拘其小

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雖有激波猶以爲平平者多也）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田）管仲輔公子糾（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累紲之

茅鹿門曰曹子管仲正不拘其小而能立大功者

茅鹿門曰總論前意

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

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鱣鮪，（鱣鮪皆大魚）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也）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駔詐也）而為文

侯師。（駔驕怛一曰市儈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為魏臣戰國策曰芒卯也）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

茅鹿門曰亦即前意

名不滅者，其略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陳仲子齊人）不能

茅鹿門曰見小節之不足取

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眾。（訾毀也行有毀缺者不為眾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疏長蹠足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

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天下不予子）舜有卑父之謗，（瞽瞍降在庶人）湯武有放弒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德未能純皆有）

茅鹿門曰反覆不遺上意

（爭奪）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責備於人也）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修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考瑕釁也）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然

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眾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眾也。夫發于鼎俎之間，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解于累紲之中，興于牛頷（合）之下，洗之以湯沐，祓（弗）之以爟（灌）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爟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所以祓除不祥也）內

茅鹿門曰此段下又見人之難知雖聖人能知之若前所謂不拘小節者又不可執也

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真仁也）戇者類勇而非勇（戇者不知長危難有似於勇非真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

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碔砆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薛燭庸子齊邑氏子通利劍）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惡）水而甘苦知矣（臾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哈口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

茅鹿門曰聖人之知人如是

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

觀人之法

袁石公曰又言賞罰取予之道

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

茅鹿門曰亦可謂有知人之道

茅鹿門曰上敘殘人又紬由聖人之居人正如此亦以小而制大也

茅鹿門曰此又軒論人之

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晉惠公夷吾。背秦納己之賂。秦興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兵堅也。戟。車戟也。長一丈六尺。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也。訟

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箭十二爲束。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鑄金而爲刃。刃。五刃也。刀劍矛戟矢。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諂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也。爲善。順其天性。故易。爲不

善否在感於利害廣論之轉輪末復歸之聖人以爲治天下然使天下爲善而不爲惡有道存焉

袁石公曰人情感乎財利則輕犯法而治難成

善。戾其天性。故難。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眞。無變於己。故曰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主問吏也。無愚夫惷婦。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

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

茅鹿門曰喻聖人不惑于嗜慾

茅鹿門曰人當以度量儉約自處則無害

茅鹿門曰利欲之奪人性亦若此

袁石公曰知世間物總是怪則總不足怪矣

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霤（溜）水足以溢壺榼（渴）而江河不能實漏巵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

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荊佽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掩其氣也（掩奪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鷇（扣）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

茅鹿門曰常人之見與聖人異

茅鹿門曰聖人之見不能喻人故假此以立威於天下

袁石公曰此即懸首之意

水生蠬（龍）蜄（甚）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久則爲燐遙望炯炯若燃火）山出嘄（交）陽（嘄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水生罔象木生畢方（狀如鳥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井生墳羊（魯季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羊是也）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爲之立禁（機祥吉凶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

爲上牲（大高祖也一曰上帝）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軵（葺）其肘（軵擠也）枕戶橉（閫）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綈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讋之（資用讋忌也）相戲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

茅鹿門曰此聖人教人之意

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
忿鬬。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
太祖以累其心。累恐也 枕戶㰌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
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
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
陽相捔捔角者也。離者必病。離遭也 故託鬼神以伸誡之
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
者也。故以禨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
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為禨祥。而

狠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
戶箕箒臼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
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旦至食時為終朝
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
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
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
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 故炎
帝於火。而死為竈。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后稷作稼穡

袁石公曰今人以失便宜為得便宜往往如此

茅鹿門曰常人不明利害之反復亦若此矣

有作又

茅鹿門曰前反復屢嘗又總歸持治與道不聖人得之

而死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
以立。羿堯時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窫窳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祀宗布祭田為宗布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謂司命傍布也 北楚有
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
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
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
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
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
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

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
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
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勃哉。今
夫僦賃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
有加轅軸其上以為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
之佩玦而逐菟。菟音兔 為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
為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
鴟目大而眎不若鼠。蚈足眾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
不若小。眾不若少者。及至夫強之弱。弱之強。危之安

茅鹿門曰前事極透說出

茅鹿門曰又以天道至和而萬物仰帝王得之則與同矣亦結前意

存之亾也。非聖人孰能覩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雖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蟄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上古如此若民風不改聖人何声於許多制度

鹿門

制法者貴因時不貴泥古信非達權之聖人不能篇中皆以此意反覆演說第於權字面目猶未甚豁然耳 石公

叙古今之變別同異之分而歸於得道之和文特昌揚錯落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三終

袁石公曰議有卦兆儼成文彩

淮南鴻烈解卷十四

詮言訓 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徵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 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不物之物恍惚虛無 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眞人。眞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爲名尸。尸主也 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朕兆也 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掩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劍。王子慶忌者吳王僚之子闔閭弑僚慶忌勇健亾在鄭闔閭畏之使要離刺慶忌 羿死於桃棓。

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棓音棒子路菹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蝯元狖鶴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

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

茅鹿門曰數句論爲治之道最關大體最切日用有志于天下國家者得是說而存之可撥而理矣

茅鹿門曰二句亦是見道之見

茅鹿門曰柔弱自得之說總來不出老氏窠臼

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古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

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同也己以強加之則戰格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之勁筋者

茅鹿門曰正以無勝者也

茅鹿門曰此段議論亦本聖人恭己無爲執簡御煩之說未免說得玄虛了所

以不可見之實用

袁石公曰今人于虛之字只是信不及所以不能受用都要求箇實地不知正落在空裡

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泰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發）法（厭持搔勞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皐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得其道伎藝

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歙之。（近岸爲歙遠岸爲張）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

袁石公曰禍福雖人與此治埒不相背莫錯會好

茅鹿門曰有爲者不若無爲之慮

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攘卻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閒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

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秦穆公勝西戎爲晉所敗於殽）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栢莒。（楚昭王服諸夏而吳敗之栢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

茅鹿門曰：劉淮南論禍福之理最詳，而此又歸之天理，可謂不執于道，然卒以反見族，安在其能言哉。

袁石公曰：今之爲道者，皆爲名利，讀此可發一深省。

茅鹿門曰：聖人能盡道而天下莫知，是之謂神。

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也。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衆人之所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責，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己

無所與慮。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僞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息，止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

茅鹿門曰：不能盡道者，與聖人相反。

袁石公曰：說盡名之害。

袁石公曰：到此亦當自悔。

茅鹿門曰：善于有爲者，皆有心有言者也，故不能盡渾。

茅鹿門曰：用而不害自然。

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更，償也。事之敗也，不足以敝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

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爲論。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回，子產誅之。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鬭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始於陽明，終於陰晦。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

茅鹿門曰湯武之王亦自然之遇也
黄石公曰足杜人覬覦之心

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

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叛也）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愼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斆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

茅鹿門曰盡其在我而聽其在人即道所當然也
茅鹿門曰一者虛而無爲

[illegible]而聖人所能者

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强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况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

茅鹿門曰智勇即非一也

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偩（偩自恃也）而辭助（辭助不受傍人之助）一人之力以禦强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爲讎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

茅鹿門曰任者自任非不任人也
茅鹿門曰勝心則不害性斯能執一

茅鹿門曰聖人雖勝心不勝欲然以任其自然不求其功而功自成謂之無爲亦可也

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三官謂食視聽）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飧非不贍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

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牛之鼎也）崑山之玉瑱而塵垢弗能汚也（崑山崑崙也瑱式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所求至也）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寔）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

茅鹿門曰不用智勇而賢乎智勇遠矣

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不能使人無智力但能使人不以智力加於己）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

茅鹿門曰不役于形而獨存其神此正所謂一也

袁石公曰世人好作聰明不知皆是不叩之鳴不吹之聲豈非想怪

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爲質不修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鷙鷹一舉千里則形如塵芳以其翮美也）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

茅鹿門曰聖人執其一而天下自取足於聖人猶天地日月然

袁石公曰行盡如馳良可怪嘆不知何苦乃爾

茅鹿門曰狂生不知道之無爲而勉強爲之者

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直已而足物（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爲人贛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

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可以託天下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己）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

茅鹿門曰非哀樂之旨故也

牟來名

袁石公曰妄想不著低頭

茅鹿門曰不一之獘若此是故聖人貴一

袁石公曰學道者不可不知

張賓王曰趣

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無瑰異之行服不視（其所服衆不觀視也）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爲哉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

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適也）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馳（兕）者不貪最先（馳競驅也）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無術不能達）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

膴音如

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殽臑不收於前，臑前肩之美也 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爲也，弗能無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爲祝，無害於爲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

袁石公曰處後之利事理燦鑒

茅鹿門曰其言不知已也仰

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爲，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强，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兩人相鬬，一羸在側，羸劣人也 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鬬者雖强，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鬬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羸，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文謂威儀文采 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甂甌有堤，蓼菜小皆行列。堤，甂甌下安也 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

茅鹿門曰易簡者一也天地之道也

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菰飯犓牛，弗能甘也；菰，蔣胡也 琴瑟鳴竽，弗能

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遊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也 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廋而無溉於志，廋，隱也。溉，灌也。已自隱藏，不以他欲灌其志也 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

茅鹿門曰多則不一
茅鹿門曰雖一能大餘皆兼小者
茅鹿門曰一本洞同淨瀓之理
茅鹿門曰此節不物而能物物者也一也

鄉方矣方道也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
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
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
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鬬爭盈爵不讓之間
鬬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
失僻樂之失刺禮之失責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
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
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
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

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
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
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
矣席之先雚蕈樽之上玄樽俎之先生魚祭俎上有以生魚
豆之先泰羹泰羹大羹不調五味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
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
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
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
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

袁石公曰不知道者憂固不得不憂亦不得知道者憂亦得不憂亦料

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
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
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
人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
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遠
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
故名不動志不以名移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
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
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荒芒上古時名

自死而天地無窮亦滑矣滑憂長亂以數雜之壽雜會也從子至亥為一匝
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
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渠略也生三日死以浮游而為龜憂
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
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為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為
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
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
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
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

茅鹿門曰神妙致一之理到此方論出本旨

之主葬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神貴於形也貴之故在堂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情欲不作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太沖

天下事物同歸一理聖人得其所御餘非所尚也一者虛而無爲也中間反覆博喻咸不出此 鹿門

無爲有爲非有定法存乎其人耳聖人千變萬化總是無爲若庸人塞聰掩明亦有爲也 石公

虛巳以游於世故萬變不括還返其宗通篇只是一意 寅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四終

茅鹿門曰此見兵之所由動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

兵畧訓 兵在畧謀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畧畧奪也將以存亡繼絶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强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爲甲爍鐵而爲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强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絶中絶謂中絶滅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堯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啓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以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

茅鹿門曰論兵以不得已而動

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攘奪也)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内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食魚者也)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

茅鹿門曰兵之不得已如此

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爇(爇燒也)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剋國

淮南鴻烈[illegible]十五　兵畧　二

茅鹿門曰行師之正

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儲之。(淅漬也)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爲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

茅鹿門曰上世之兵如此

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壍(塹)傅堞而守。(傅守也堞城上土墻)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强。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

淮南鴻烈[illegible]十五　兵畧　三

言萬物可朕而道不可朕 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

茅鹿門曰兵之道如此

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慴（相）悽（零）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

淮南鴻烈解　五　兵畧　四

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獲誤五度五行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偪（迫也）處大而不窕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毫之末（宇中四宇也）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滒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格射之椹質的射准也）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謂陳兵擊鼓之日）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束也）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爲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爲嚮因民而慮天下爲鬭獵者逐禽車馳人趍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爲斥闉（因）要遮者（斥候闉塞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捽（族）招杼船（捷疾取也）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爲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爲用猶子之爲父弟之爲

淮南鴻烈解　五　兵畧　五

茅鹿門曰此見兵之有用至此

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也用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爲己用所得者鮮矣兵

茅鹿門曰以下指其實

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錞（淳）相望（錞錞汙也形如鐘以和鼓）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

袁石公曰有注勝之具有勝敗之本

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枹（浮）綰而鼓之。（綰貫也枹鼓係於背以擊鼓進）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殷衆軫乘輪多盛貌）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該）之數。（奇賌陰陽奇秘之要）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

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論除論賢除吏）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度候視也）此候之官也。（軍候候望者）隧路亟。（隧道亟言治軍隧道疾也）行輜治。（行輜道路輜重也）賦丈均。（賦治也軍壘尺丈均平也）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司空補空修繕者）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衆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

茅鹿門曰五官皆得之佐非勝之本

茅鹿門曰兵之必勝在是

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沅湘二水名）北繞頴泗。（頴泗二水名）西包巴蜀。東裹郯（談）淮。（巴蜀郯淮地名）頴汝以爲洫。

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沔水上險）緜之以方城。（緜絡也方城楚北塞也）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尋極極溪之深不見景也）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修鍛短鏦。（鏦小矛音忩）齊爲前行。積弩陪後。（積弩連弩）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金鏃箭羽之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垂沙地名）衆破於柏舉。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檝所通。

茅鹿門曰楚與秦失道故兵雖強而亡

茅鹿門曰聖王得之故有天下

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
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
之戍收太半之賦貴民之三而稅二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
首路死者隨逮應召肆刑極刑輅輓輦橫木也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
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
憀憀賴也憀音遼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袒右脫右臂衣也
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
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爲矜棘棗酸棗也矜矛柄周錐鑿而爲刃
周內攕矜以內鑽鑿也剡摲攕筡屠奮儋詹钁剡銳钁所也钁音矍以當

淮南鴻烈解　卷十五　兵略　八

脩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靡沸螘脩
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
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
面而迎歲大歲至汜而水汜地名水大雨至共頭而墜共頭山名在河
內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彗星柄在東方可以掃西人當戰之時
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
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
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鬬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
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

茅鹿門曰此指出勝與不勝者以見本末

茅鹿門曰此勝之本

茅鹿門曰此又轉言勝在於道

袁石公曰我無形則人不可見只從無形二字衍出許多玄妙之語

茅鹿門曰以下論將

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
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
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
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
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
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
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侔則有數者
禽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
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

淮南鴻烈解　卷十五　兵略　九

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
者天下訟公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
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
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
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
爲之伏器見者人爲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
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
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垠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

茅鹿門曰此段即前所謂道之無形也

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倏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圉，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用疾雷之聲，不暇復塞耳也）疾霆不

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鏜之與鞈，（鞈，鼓鞞聲）眯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凌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為，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阤，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為人杓者死，（杓，所繫也）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

茅鹿門曰論將與兵卒當一心亦兵之道也

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蚈之足，（蚈，馬蠸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眾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

茅鹿門曰以下又[illegible]

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眾為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眾，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蟠，屈也）卻笠居，羊腸道，發笱門，（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暍，推其搶搶（安），擠其揭揭，（擠，排；搶搶，欲臥）

茅鹿門曰得權勢者必勝

（揭揭欲拔也）此謂因勢善用間諜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
蓄盛曰蔚）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
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摶前後不相撚（撚蹂
蹍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
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
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
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中）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
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
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鈐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

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
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來相交
復也）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
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
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
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爲因
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
彼若有間急塡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
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之盡調以待敵

也）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彼謂敵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己）與
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
西也）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
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遬（速）人
不及步銷（喧）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
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
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
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
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黃盧之下唯

茅鹿門曰應前無形又言之

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
堂之寇不擊塡塡之旗（塡塡旗立牢端貌）容未可見以數相
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
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
罘飛鳥不動不絓網羅魚鼈不動不擐脣喙物未有
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
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
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
丘山發如風雨所淩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

茅鹿門曰以動制靜即以逸待勞之意

茅鹿門曰：兵不在衆寡，只在一心力。

茅鹿門曰：總歸于道，方可制勝。

袁石公曰：言人所未言。

應圍。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挃（擣也）；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楚之高臺），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不同力也）。將

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為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為麋

茅鹿門曰：兵家歸無形之甚矣，後而極論之。

茅鹿門曰：總與動亦無形。

鹿者，則可以罝罘設也（麋鹿，有兵而不能鬭，無術之軍）；為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為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鴻鵠之兵，高而無救）。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為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為之象。深哉睭（帚）睭，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

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

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括淇衛箘簵，（括箘括淇衛箘簵箭之所出）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箭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幨，（縞細繒）腐荷之矰，（荷蓮華）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丘，（虛舉不駕也風疾飛之人之下大遲復上高丘也）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况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誂（弔）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誂卒也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角亢爲青龍參井爲白虎星張爲朱雀斗牛爲玄武）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爲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

袁石公曰兵事耳逐直以是應之

茅鹿門曰如此然後可將兵

袁石公曰總之以騎敵爲本

茅鹿門曰點出剛柔翕張彼此使人不可測度亦有象形之意耳

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曠（壙）曠如夏，湫（湫）漻（澄）如秋，典凝如冬。（典常凝正常正於冬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其節制斷割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爲之以歙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

茅鹿門曰此又言將之所當盡者見進乎本此爲精本末兼之兵可勝

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爲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鬬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是故內

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饑，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饑

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敦致也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此三事人所從蹊隧者也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負程也爲主不顧

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嚂罕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詮，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揍。揍理也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彍廓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

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兩爵相與鬬未有死者也鷙鳥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有出於人)治為亂奇飽為饑奇佚為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殺五行)故能全其勝

拙者處五死以貪敗動而為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捲巨旗(捲卷收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凌翼

輕邊利(翼軍之翼之邊而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此善為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堨(梢小柴堨埃)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為詐佯者也錞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為充榦者也(充盈榦彊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因其饑渴凍暍勞倦

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地也)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弩故以弓便)隘則用弩(隘可以手弩以為距)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

茅鹿門曰前所指者皆不可無但非兵之貴貴於送之無形耳

茅鹿門曰應前是謂至神

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鬭，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晉公謂晉平侯，此擒之謂服晉也），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憢悍遂過（憢，勇急也），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

茅鹿門曰：所謂不求人而求諸己也

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

茅鹿門曰：見君命將受命之道

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鬋（送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明衣，喪衣，在於闇冥，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將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

袁石公曰：然則論功行賞，亦決之于將，不獨進退取舍之制爲然也

茅鹿門曰：又見兵之當矯，不可妄加

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鬭，氣厲青雲，疾如馳騖，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軍中（有罪罪而誅），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年乃反故舍也），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錯綜諸兵家之說而持論近正　鹿門

兵之本指以除暴救民然勝制之本在于行政決勝之機在于任將因民撫卒隱形其語雖錯出不倫然戰勝攻取之策大畧備矣　石公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終

茅鹿門曰魄可見魂不可見人知魄之運動而不知魂之能爲要之總歸于無耳其于道也亦然

袁石公曰道無形魄有形也魂亦未嘗無也故終之以

忽然不見淪于無形

茅鹿門曰唯見小故不知大道

茅鹿門曰專一者感無不通未有專一于無爲而不餘有爲者喻引多端要不外此

淮南鴻烈解卷十六

說山訓（說道之旨委積若山）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魄人陰神魂人陽神）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適然遇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爲者。（魄詰魂曰言者獨何爲者耶）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反謂無形）

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亦魄入於無形之中形或作有）人不小學。不大迷。（學不博不通道故大迷）不小慧。不大愚。（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何也）曾子攀柩車。引輴（春）者爲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援柩車而挽者感之爲之止輴棺下輪）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申喜楚人也少亡母聞乞人行歌感而出視則其母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瓠巴楚人善鼓瑟淫魚喜音出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似鬲獄魚而身無鱗出江中）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仰秣仰頭吹吐謂馬笑也）介子歌龍蛇。

袁石公曰能載無爲者不能使之有若不能無爲剛亦不能有爲矣

而文君垂泣介子介推也從晉文公重耳出奔翟遺難絶糧介子推割肌啗之公子復國賞從亡者子推獨不及故歌曰有龍矯矯而失其所有蛇從之而喚其戶龍既升雲蛇獨泥處文公悟求子推不得而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蟥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晞乾也堁土塵也一情專也清之爲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爲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無爲而治者載無也也載有爲者不能有也爲者有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鼻之所

袁石公曰用其無無字妙茅以空虛爲無也詳覈

茅鹿門曰兩者俱忘即無爲之至德也非聖人不能故以聖人承之

茅鹿門曰能守此而不能

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其所無用爲用也以爲不信視籟與竽念慮者不得臥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止猶去也去念慮非眞無念慮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不念慮忘二者則神內守故至德純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不善其詩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跡迹不能自爲新迹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

于教皆非至德人之入道所得不同亦翻是也

袁石公曰失其所從不可以闖道

茅鹿門曰道化亦專一不能兩用

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漁者豫且捕魚得龜以獻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闚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越人不知射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適在五步之內儀射法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

茅鹿門曰物理亦然

袁石公曰同類而相妨異類而相俟

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天下莫相憎於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則敗漆入膠亦敗而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本復其性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宗本也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埵堁遠之故也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爲內者大不可以爲外矣蘭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舒緩揚和也渙乎其有似也

茅鹿門曰此爲至德人當實之

茅鹿門曰無爲者天性也

袁石公曰在字妙不平指此

茅鹿門曰中不平與心無累者相去何只可以觀道

似君子無內無外。不匿瑕穢。表裏通也匿藏也近之而濡。望之
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
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順善以安其身
侯王寶之。爲天下正。陳成子恒
之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弒齊簡公脅其大夫子淵捷子罕之辭其所
不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見黏粘蟬者。白公勝之倒
杖策也。衛姬之論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公殺贖衛之罪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
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兒說之爲宋王解閉結也。此皆

微眇可以觀論者。微眇未章顯也觀論觀察而議論人有嫁其子而
教之曰。爾行矣。愼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
之曰。善且由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天器[illegible]言天[illegible]
拘囹圄者。以日爲脩。當死市者。以日爲短。日之脩短
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心也
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
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爲妬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處也故沮舍之下
不可以坐。沮舍壞也倚牆之傍不可以立。爲壓也執獄牢者
無病。執主也厲鬼畏之故不病罪當死者肥澤。計決心無外思刑者多壽

茅鹿門曰無患者出無爲而有治也

茅鹿門曰專一之意順然道出

袁石公曰有材技者必有所傷

茅鹿門曰物之不能相遠者如此

茅鹿門曰不尊一于道而能有爲者無之

心無累也。刑者宮人也無情欲之累精神不耗故多壽良醫者常治無病
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
巧不用劍。巧在心手故不用劍善閉者不用關楗。善閉其心故不關楗淳
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淳于髡告其鄰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爲功焦頭爛額爲上客喻凡人不知豫閉其情欲而思得人救其禍以清入濁必困
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
芥掇之。見青蔥則拔之。言無所舍也君子行善亦如之天二氣則成
虹。地二氣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
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

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
所釣。所釣者魚也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
則鐘音充。大也遠之則磬音章。章著也物固有近不若遠。遠
不如近者。今日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紫
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慈石能引鐵。及其
於銅則不行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
薄其德。譬猶陶人爲器也。揲挻其土而不益厚。破乃
愈疾。愈益也疾速也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
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蠃蠬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

袁石公曰同則遠者乎勝則欲致而反失
茅鹿門曰勝于儀不若勝于此
茅鹿門曰明于利害而不明于遠不能就利而避害
茅鹿門曰如此可以全大務

以爲遠。（類能相感故日不遠）「執彈而招鳥。揮棁而呼狗。欲致之
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
剝牛皮鞟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
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爲狐計者。
不若走於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
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
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爲見者所識一說白
因服故不敢騎也）亡者不敢夜揭炬。（亡逃）保者不敢畜噬狗。
（保保家也噬狗噬人之狗）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山

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言人
畏）「爲儒而踞里閭。（儒尚禮義踞里閭非也）爲墨而朝吹竽。（墨道尚儉
也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
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闇飲者。非嘗不遺飲
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於和而可
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
則美矣。（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自損則有美名）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
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
同。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申徒狄殷

茅鹿門曰又反言有爲者之不可
袁石公曰多少皆不適于用
詳詳同
茅鹿門曰辨其同異則知無爲之實于有爲矣
袁石公曰辭奇

末人不忍見紂亂故自沉於淵抗禍也）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
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
（輪人雖多言無益於事）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不脂之戶難開閉也）
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讖書著之。（詳善也多耳目人以爲妖災也）百
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抗舉浮瓠也百人共舉不如一人持之便）物固
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二六十二人也）事固
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
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千年之松。下有茯
苓。上有兎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兎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上有叢蓍。下

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喜輕
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
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一槩一端也善之而
未能故無所適名）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
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
爲道里。（言相遠也）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爲之殘。（猨捷躁依木而處故
殘林以求之）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
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
上言若絲。下言若綸。（綸大緻也）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

袁石公曰當事者不可不深思

三衰下有九殺（上之所好下尤甚焉）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
知所以存身萇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知
遠而不知近（遠謂越周近謂身也）畏馬之辟也不敢騎懼車之
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不孝弟者或詈父
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任保也）
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敗者趙簡子伐之）鎗然
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
悖矣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

茅鹿門曰彼以道德爲大

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

仁義爲小分而二之故有是喻

在道德之包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
可以成衣針成幕蔂（羅）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
有漸也（幕帷也上曰幕旁曰帷縷非針無以通蔂土籠也始一匱以上於城）染者
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

茅鹿門曰求道者亦然入之有漸又有先後上下之序

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先後上
下不可不審水濁而魚噞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
折衝萬里（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於遠敵不敢至也）因媒而嫁而不因媒
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行
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海水雖大不受胔（慈）芥日月

不應非其氣（陽燧取火方諸取水非此不得故曰不應非其氣）君子不容非
其類也人不愛倕之手而愛己之指（倕堯之巧工也倕手無益於己故自愛其指也）
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江漢雖有美珠不爲己用故不愛也鉤可以得魚故愛之）
以束薪爲鬼以火煙爲氣以束薪爲鬼
朅而走（見束薪以爲鬼故去而走也）以火煙爲氣殺豚烹狗（以火[illegible]爲害[illegible]之氣殺牲以禳之）
先事如此不如其後巧者善度知者善豫（豫備也）

茅鹿門曰不豫者殷人莫能救之

羿死挑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illegible]逢蒙所殺不及攝巳而射傳捷也慶忌吳王[illegible]之子要離爲闔閭刺之故死不及設其捷疾之力）滅
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止言以

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揚堁塵塵愈[illegible]起抱薪救火火愈熾也）
流言雪汙譬猶以涅拭素也（[illegible]）
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illegible]）
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僵仆也方竭勢盡也）大家攻小

茅鹿門曰大道在無爲而無乎不爲

家則爲暴大國并小國則爲賢小馬非大馬之類也
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
負籠甚可怪也（籠土籠）以潔白爲汙辱譬猶沐浴而抒
溷薰燧而負彘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
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

茅鹿門曰因其小而害其大

求狸。掘室而求鼠，割脣而治齲，（區）桀跖之徒，君子不與。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鏌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寧百刺以鍼，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饑，食不足；餓，困乏也）萬人之蹪，愈於一人之隧。（蹪，陷也）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中員呈，猶譴之；察之，乃其母也。（譴，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員而責怒也。君子觀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爲力快，以此譽人。孰如毀之。故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爲損。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

茅鹿門曰知覺何能至道

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爲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有事務不暇學，如此之人，雖閒暇亦不能學）見窾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倮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鏌邪不斷肉；

袁石公曰只十餘字耳却有多少議論

執而不釋，馬氂截玉。（氂，馬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猶勝也，歲賢今歲勝於昔歲所謂止也。愈昨今日勝於昨日，無止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礛（藍）諸而成器，（礛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賤而貴者也）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言其賤也）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

茅鹿門曰人不可安於小忽於大

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

袁石公曰說盡學人利病

所歸者一。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已，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

茅鹿門曰又道本旨

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

茅鹿門曰人必至于止而後能有爲

矣。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也）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眾止。（矢止乃能穿物）

袁石公曰只不下註腳便好

因高而爲臺，就下而爲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爲。聖人用物，

茅鹿門曰聖人用之無不得

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求猶得也。待芻狗之靈而得福也。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得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屨，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

茅鹿門曰所求非所用者繇所用之
袁石公曰大註脚了
茅鹿門曰此必不可行
袁石公曰此處事之大機
茅鹿門曰以善託醜有甚尚可為之

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欲無窮不可也。楚王有白蝯，（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也。（尚）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多不可計）而衆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闚，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

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之數，（法禁殺牛，犯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為邪者，必相明正，欲為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衆議成林，無翼而飛，三人成市虎，（三人從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人信以為有，故曰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椎。（撓椎）

茅鹿門曰毋拘子自信當知自反
茅鹿門曰志定于一也
茅鹿門曰察微知著即始見終故豫于道
茅鹿門曰不以時至而為道
茅鹿門曰反而入道無有不可

一人之人皆有能屈，（推者人則信之也）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患也）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故聖人見霜而知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

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稟受，故聖人畜養以待時至而應）髡（坤）屯犁牛，既科（科）以㹇，（髡屯，醜牛貌。犁牛，不純色。科，無角。㹇，無尾）決鼻而羈，（決鼻，羈頭而牽）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沉諸河，（犧者牲也。尸，祭神之主。祝，祈福辭之辭。祀河曰沉）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當。（當謂明天時地利，知人之言可以不戰屈人之兵也）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適，用也。宜，適也）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

茅鹿門曰常求遠其應而已

兒尾。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鴞炙。(彈可以彈鴞，鳥因求其炙)見卵而求晨夜，(雞知將旦，鶴知夜午，見其卵因望其夜鳴)見黂(棼)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黂麻之有實者可以爲布，因求其成)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棄其招簣，(簣積)不怨人取之。(招簣死者浴牀上之幅也)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

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

袁石公曰所謂參寥寥蕩相殊論者
茅鹿門曰又

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故寒顫，(戰)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同名於顫，異者於寒與懼)明月之珠，出於蛖蜄。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於蛖中。簡圭大圭，美玉出於石中，故曰生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臧文仲所居蔡是也)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履百金之車。牛皮爲賤，正三軍之衆。(鼓聲氣故可以齊三軍之衆)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曲)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

見聖人能辨同異故不同于人
茅鹿門曰名實者正同異之辨
袁石公曰貴以賤爲賓
袁石公曰燦骨徵徵之甚

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燿明，芳香也。明火香餌則蟬魚至)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好魚者先具罟與罛。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軄。(軄所以縳衡也，軄音倚)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烹美不與鹽不成美)桀有得事，堯有遺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醜。(嫫母古之醜女)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玉，釋舍也)弊

箄(避)甑瓾，(瓾)在袇(然)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箄甑帶美，搏取也)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不能賤，喻賢者在下位；不能貴，喻小人在上位)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於無常行。有相馬而失馬者，然良馬猶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

茅鹿門曰以上至此皆見其不可不辨
袁石公曰核館導蒙

> 茅鹿門曰用之糈於無用無爲之可以有爲亦若推與不推之熟者

踰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巨大也）蘧伯玉以德化。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胥）精。所救鈞也。」狸頭愈鼠。雞頭已瘻。（鼠齧人瘡狸愈之瘻頸腫疾雞頭水中芡）虻散積血。斲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鼈。鵲矢中蝟。（中亦殺也）爛灰生蠅。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踵也喻學取道衆多然後優）

> 茅鹿門曰未見大道小者亦足以名矣見大道小者不足取矣

」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物固有以

尅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孕婦見兎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所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決傷也）或斷臂而顧活。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轂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氂截玉。（言柔勝剛也）」媒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但猶詐也）立懂（勤）者非學鬭爭也。懂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

> 茅鹿門曰又見弱之能制强

> 侳廉

> 茅鹿門曰本旨

市爲其侳廉也。（侳辱也）積不可不愼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所以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有足曰鼎無足曰鑊）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也溼故炭重也）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氷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

> 茅鹿門曰以小見大以近知遠易而無難皆此于道者能之

「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竝也）足蹷地而爲迹。暴行而爲影。此易而難。（蹷履也履地迹自成行日中影自生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

（里史佞臣惡人叔敖自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後黴（梅）黑。咎犯辭歸。（晉文棄其臥席之下黴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故辭歸）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桑葉落長年懼命盡故感而悲）鼎錯日用而不足貴。（錯小鼎雖日見用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周家大鼎不日炊而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者。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物之尤必有所感。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先倮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渡江河而言

> 茅鹿門曰又是本旨

陽侯之波。（陽陵侯能爲大波爲人作害舟人所不欲言也）或曰。知其且赦也
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
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
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文
王汚膺。鮑申傴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王之子汚膺陋胷也鮑申楚相）
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裨諶鄭大夫謀於野則獲鄭國有難子產載如野與議四國之事故曰成子產之事也）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脩
人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
者。（脩人長人也）寇難至。躄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

茅鹿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爲于難也不能者用其能得其宜也

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躄者走。失其所也。郢
人有鬻其母。爲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
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貞
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無牝牡之合而有毒故能螫）熊羆之動以攫搏。（攫搏也熊羆多力故能攫攫有所搏也）
兕牛之動以觝觸。物莫措其所
修而用其短也。（措置也）治國者若鎒田。去害苗者而已。
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
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金刀劍之屬）檠不正。而可以正
弓。（檠弓之檃栝也）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不正者檠不利者砥）

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遬爲上。（齊捷皆疾也）勝
之同遲爲下。所以貴鏌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剸
靡勿釋。牛車絕轔。（剸切楚人謂門切之轔車行其上則斷之也）爲孔子
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
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茅鹿門曰不幾可因噎而廢食

山止有常物亦生焉。人止于道而無爲。如山之
有常。亦無乎不爲矣。中間轉折變化。博喩無方
無非要人專一于道耳 鹿門

山林二訓皆撮取古來名理名言偶然成文原

無先後連綴之意。正以其無意爲文。文特璀燦
絢爛如入寶山探珠海。觸目皆是珍怪 石公

說山說林二訓殊形並採。不必相貫。要以泛覽
寓內足橫肆其胸度耳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六 終

張賓王曰起就勁

鹿石公曰說林雖標諸家之言而撫拾甚富且時有敷換之妙又往往于事物上指出昔然而無說理之病

淮南鴻烈解卷十七

說林訓（木叢生曰林說萬物若林之聚）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契刻也桅船弦板也墮劍於中流剡下船弦言識其於此下失劍也桅音詭）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求劍於其所剡桅下故曰不知物類）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為帝者也。（土龍求雨芻狗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蛷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命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繞以傳蛷蛷瘧則愈故蛷者貴之璜以發衆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足以蹍（蹍）者淺矣，然待所不蹍而後行。（蹍履也待所履而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知所知所不知以成明矣）游者以足蹶，以手抴，（泳）不得其數，愈蹶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哀猶愛也）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越人斷髮無用冠為）椎固有柄，不能自椓。（泳）目見百步之外，不能

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為而不能自為也）狗彘不擇甂（甂）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偷取顛反也肥則烹之故近死也）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非聖德君不致也）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郎）蛆。（詹諸月中蝦蟇蝍蛆蟋蟀上蛇蛇不敢動蛆音苴）烏力勝日，而服於鵻（追）禮，能有修短也。（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鵻禮鵻鵯苴秦人謂之祀祀間鵻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生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卜故以為壽彭祖壽八百歲不早歸故以為夭）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鬬。（慊快叫謙呼也）得道而德從之矣。（不斲不自斲大勇人鬬自畏之不復鬬也）譬若黃鍾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也）以尾鈕（柱）者全，以金鈕者跋，以玉鈕者發。（鈕者提馬維家謂之投蹹合者全發除跋者剌跋走發者疾迅也）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掘氣不安祥也）逐獸者目不見太山，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不見其宮）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舞者舉節，坐

袁石公曰：儁逸

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戾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似似其愚）水火相憎。鏏（慧）在其間。五味以和。（鏏小鼎又曰鼎無耳爲鏏。鏏受水而火炊之）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晉獻之類）「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讒賊害所養骨肉殺頭頭大冠小不相宜削殺其頭以便冠也）昌羊去蚤虱。而來蛉窮。（昌羊昌蒲蛉窮蟲與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

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牆之壞更爲土歸於本故日逾屋之覆也）璧瑗成器。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礛一讀曰廉）鏌邪斷割。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喻不復用也）虻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爲正。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夷平塞滿也）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

袁石公曰員秀

袁石公曰[illegible]得妙

以爲綝。冠則戴致之。綝則履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劫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況疏遠乎。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池溶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躄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

易軵（冗）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任者輦名）詩云我任我輦　蚈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蛇牀臭麋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illegible][illegible]也一曰愧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也）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終日之言必

袁石公曰解得無味

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眞也牛蹏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謂梟一曰蝦蟇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蟇羹舌之與齒孰先礱也錞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鱓與蠶畏蛇與蠋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亡猶亂也聾者不謌無以自樂

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藝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

袁石公曰移易不得

車至今無蟬匷蟬匷車類匷音覆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無其君形者也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爲謀爲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情泄者中易測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瓞瓜令人病瘧之類故不食踰人多言不時適不可聽用也蹠越者或

袁石公曰說絶

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蹠至也極亦至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蔏荻苗類絮而不可爲絮蔏荻也即所謂蘆花絮也廣焚不類布而可以爲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

袁石公曰至言

得履繩繩亦直也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羊肉不慕蟻蟻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

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蓄水曰陂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也衰差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

張賓王曰喻在乎鏡見而聲言矣

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報而發痤疽皰面氣也痤疽癰也若珠之有纇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虧其纇瑕也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埵防便也埵坊高處防隄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

袁石公曰妙理不煩遠尋

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所以爲之則同其所以爲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爲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奮勵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爲之作師小兒聞之咸自矜大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來使人射取之蝯狖之捷來乍蝯狖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疾擊而取之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筩測江筩終而以水爲測惑

淮南鴻烈解　卷十七　說林　七

矣筩樀船以筩度江筩沒因以江水爲盡故曰惑也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釁污不得爲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故憎畏盜賊之輩醜惡也吠狗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之稷易爲求福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于明也不可瞥瞥之則見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聽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知父貌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不見父像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螫人

袁石公曰無語中有語有語中無語可謂談而不談矣

張賓王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不爲足爲足盜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馬不竊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大梁聞秦通治崤關知欲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饑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弓也發遣也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寒不可再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條可以爲繶亦不必以紃紃亦繶也嫌轉數也紃音巡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秤也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

淮南鴻烈解　卷十七　說林　八

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也蠹衆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隧隧墮也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爲失適又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亡亦失也未嘗適亡其適亡無也言不凍亦暍何適之有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廈屋也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牡門戶籥牡也蝅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

聚寶王曰紂之病也而鳥喜鈍朽人叔實之勝矣

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礜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礜石
出陰山一日能殺鼠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菽豆總名類不可
必推尾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
揚堁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翼豈若適衣而已哉槁
竹有火弗鑽不爇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蠬象之病人
之寶也蠬大蛤中有珠象有牙故人以爲寶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
爲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儆則不
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儆而先自竭先不達猶以火
投人先自熱爛也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

然也嫌於情色故日有所劫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爲一也
一膊炭熯一膊挺也一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
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
之廣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
異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踰衆
能清少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飫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
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釣者靜之罧罧者扣舟
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罧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
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

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小國不鬭於大
國之間兩鹿不鬭於伏兕之旁畏見食也佐祭者得嘗救
鬭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或謂冢或謂隴
或謂笠或謂簦簦頭蝨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頭中
蝨空木瑟其音同其實則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修而
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爲墮武也墮
武也威之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龜紐之璽衣印上模也紐係佩服也
布在用能者以爲富能動者播植嘉穀以爲饒富也予拯溺者金玉
不若尋常之纆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纆索視書上有

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
塵而眯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也爲不出戶而塵堁眯
之非其道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
廬爲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爲爲者不得用以利動也用者不肯爲以富寵也
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
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
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萑
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田中
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

聞於千里千里知之「蘇秦步。曰何故。趍。曰何趍。馳。有爲則議。多
事固苛。蘇秦爲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 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
畏尾。身凡有幾。有幾言常畏也 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
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曰難 的
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也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爲人所射 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之貌
「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
之必橫。海不受流胔。胔 太山不上小人。胔有肉曰胔太山王者所封禪處不令小人得上 旁光不升俎。旁光胞也俎豆之實唯肩髀臑肪不得升也 騁

騁駁不入牲。犧牲以純色也 中夏用箑。箑扇 快之至冬而不知
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
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喻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 「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滿堂坐人視其鉤各異形 於環帶一也。類雖異所用者同 獻公之賢。欺於驪姬。殺申生也 叔孫之智。欺於豎牛。三日不食而餓殺也 故鄭詹入魯。春
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哀公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人 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
不見醜。」醜惡 「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

所不便。以得所便。」便利也 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
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 嘗被甲而免射
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
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履薄冰。蛟
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也化不治恐民不附 善用人
者。若蚈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
不相敗。摩近敗毁也 清醠之美。始於耒耜。醠清酒也 黼黻之
美。在於杼軸。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皆文衣也 布之新。不如紵。紵之
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善猶宜也 靨業 酺在頰

則好。在顙則醜。靨酺者頰上窐也窐者在顙以槃故醜 繡以爲裳則宜。
以爲冠則譏。譏人非之也 「馬齒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
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 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
質。長而愈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
已也。相去千里。汙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爲壇
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爲
工。善或作巧 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 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爲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汙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也 「使人無度河可。中

張有王日逸

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一文一見𩧢一
毛不知善走 班也 水蠆爲蟌 蟌子 慊子爲蚉兔齧爲螚 兔齧
蟲名 螚音那 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
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黂燭捔膏燭澤也以微知明以
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
景之說不形於心 皆所不嘗見之 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
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
而殫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
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爲惡 惡猶害也 雖欲謹亡馬不

發戶轔 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轔 戶限也楚人謂之轔轔音鄰 雖欲豫就酒不
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 孟賁
勇士探鼠於穴故爲失勢 山雲蒸柱礎潤 礎柱下石礩也 伏苓掘兔絲
死 所生者亡故死 一家失熛 熛 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
骸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
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
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 已止也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
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
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

袁石公曰然 庐下柳玄

然之者也 然如是也 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
死而盡其樂 修短各得其志 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 構謀
也 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狂馬不觸木猘 制 狗不自
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愛熊而食之鹽
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 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
道 心所說毀舟爲杕 第 杕舟尾 心所欲毀鍾爲鐸 鐸大鈴也
管子以小辱成大榮 爲魯囚是其小辱相桓至霸是其大榮 蘇秦以百
誕成一誠 誕 誠信 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
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

利溺人矣 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 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
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沉也 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
不以取道里 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
市 刺非訾毀也 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 以其失和
故不可聽 剌專用也 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
女擯於宮 擯棄也 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
於巷適子懷於荊 精相往來也 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
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
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

袁石公曰：非真知道者不能爲是言。

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蠬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澤與休之。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捨茂林而集于枯，不弋

袁石公曰：深明倚伏之理。

張賓王曰：陽公之稱，山止

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丘無壑，泉源不溥。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言有源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繼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兩人傷。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大鵬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

其類

袁石公曰：須知直中有曲。

張賓王曰：任法。

袁石公曰：所謂勁無明，應時俱斷。

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匹夫志意出於必死，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則愈。和堇，野葛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旅。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忍。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

袁石公曰：三致聖人出世，因緣盡此矣。

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兎，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鍜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也。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巧治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積

袁石公曰摸生

不輟可成丘阜。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繇
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火乃生從朝視夕者
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
其情。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逵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趍
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雖久不變故千歲一音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其當道。雖遠弗
釋。當道作防害者故曰不釋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

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
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
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
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涔則
具擢對。旱則修土龍。擢對斷木器土龍致雨物也臨淄之女織紈
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淄齊都悖戾惡也室有美容。縟為之纂
繹。不密緻志有感故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軫和切適。舉
坐而善。軫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激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過府而負手
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主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

袁石公曰千萬言不能悉者以數言悉之

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
格。在於批伉。批擊也伉推擊其要也伉音沉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
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
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亡。賊害也亡音忘尾生之信。不如隨
牛之誕。尾生効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為誕以存國故不如牛而又況一
不信者乎。一猶常也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
治祭者庖。庖宰也

淮南說林並勦諸家之言頗漫然予故不為評

騰 鹿門

言有盡而意無窮是二十一篇中之最妙者 石公

淮南鴻烈解卷十七 終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

袁石公曰：文勢極實。

人間訓（人間之事得失之端存亡之幾也）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輊，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

茅鹿門曰：禍福損益等類，莫不起于微小。

張賓王曰：引入。

張賓王曰：以上總。

張賓王曰：下分。

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螘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蹪，躓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惓，劇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黄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

茅鹿門曰：能明此三者，則能識損益利害禍福之樞矣。

張賓王曰：極言世態之變。

孫叔敖請寢丘。

晉厲公合諸侯于[illegible]。

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埆，[illegible]）石而名醜。（寢丘，今汝南固始也。前有垢谷，後有莊丘，名醜）荊人鬼，（好鬼）越人機，（機，祥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綣，（綣，音卷，屈也）威服四方

陽虎戈推門者

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欒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眾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

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為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伯迫也）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

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袪袂也）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陽穀名也）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

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人君自謙所稱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卹吾眾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為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

莽虞門曰聖人與人不同唯其神明也

樂羊食子

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

秦西巴縱麑

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麑。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啼。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商君有罪走魏魏人不入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

韓魏以地與智伯

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柰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以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

晉獻公以璧馬賂虞公

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山川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

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
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
品不愼契敎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
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敎之辟地墾草糞
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
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敎導於世
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
下而亡（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
斯車裂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

黑牛產白犢

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
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
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牲）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
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
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
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
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
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
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

塞翁得馬失馬

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
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
圍解則父子俱視（視復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
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
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
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
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
不遽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
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

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
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

高陽魋成室

陽魋（宋大夫）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
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
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
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
室其始成竘（竘高壯貌）然善也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
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
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

張肩王曰奇論

海大魚

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螘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齡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

張肩王曰即上一事作此謀亦奇

無害子不出奇者

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三子皆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

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

晉文公賞雍季

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

趙襄子賞高赫

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柰何張孟談曰亾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亾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亾矣趙亾則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

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亾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

西門豹治鄴

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亾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 括箭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輦擔也文侯曰

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

解扁爲東封

解扁爲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賢

穆伯不用閒倫

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鼓，北翟）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餽聞倫，晉人）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黨）相與謀曰：師行

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白乙、孟明、西乙）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

弦高不受鄭賞

申叔時勸復陳

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叕。（叕，音哲，短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弒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欲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群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

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

張武勸求地

鄒浩

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
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
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
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
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
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
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
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
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

智伯不知止

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
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
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
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
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荊平王曰。（費無忌楚臣）晉之所
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荊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
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
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
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

伍子奢奉太子

奢遊人於王側。（遊說於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
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
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
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
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
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威王
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
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梁五味之膳。日三至。冬
日被裘罽。（計）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

唐子短陳駢

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
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
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
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
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
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
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
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讎於齊者。刳
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

曾人爲父報讐

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讎。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

岩廣門曰諸義民皆此意

也後又是一意見得惟聖人能知此道

淮南鴻烈解 卷十八 人間 十七

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剟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離朱明目捷剟疾利忽怳善忘之人皆黃帝臣也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汙也諸御鞅復

簡公不殺陳常

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弒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鬬雞。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季氏爲之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譖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六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

昭公去季氏

淮南鴻烈解 卷十八 人間 十八

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强。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鬬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荊也大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

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蟁䖟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

某鹿門曰：首所謂術者至此方露

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骿脅，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

曹君觀骿脅

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箑也。且牆有萬穴，牆，堤也。言堤之有萬穴也。塞其一，魚遂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遂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令尹，皆楚大夫。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

子朱辭太宰

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䎗，䎗音慧，六翮之末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飛雲也。翱翔乎忽荒之上，析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攓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騖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

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

孔子不如三賢

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

牛缺遇盜

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拖，奪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

茅鹿門曰此番見識非聖人不能

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掩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蒙恬楊翁子亦秦將）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

始皇備胡利越

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翡赤雀翠青雀圓者為珠瀩者為璣）乃使尉屠睢（尉屠睢秦將）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嶷之塞。（九嶷在零陵）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馳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鑿通湘水離水之渠）以與越人戰

殺西嘔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成也）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於衢箕於衢會斂）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也）大人過之則探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

魯哀公西益宅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為田宅）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姓名）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

馬圉說野人

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彊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 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畢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

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 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 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也 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

徐偃王行仁義

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 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茝。椒 茝音采 皆香草 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滫音脩 臭汁也 則不能保其芳矣。

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

單豹　張毅　龍變

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宦者侍也 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 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

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 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

趙宣孟活饑人　荆佽非犯河中　田子方隱老馬　齊莊公避螳螂

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 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

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廻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暍人於樾越下。武王哀暍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 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廬江）莊王知
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第之擊劇次第之）
（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
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
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
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
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
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
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

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
子貢反衛君
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
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
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
吾欲免之而不能爲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
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
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
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
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

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
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
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
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
爲著龜兆（以卜朝吳之吉凶）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
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
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
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
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

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
公宣子諫爲室
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
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
（昭穆先君之宗廟）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
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
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
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儵魚者非江河魚不食
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擐脣
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柰何有人

石乞不殺白公

爲隨腐鼠

無奈何（物皆可衛而治也有人材所不及無奈之何）鉛之與丹異類殊色
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
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
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
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
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
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
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
（兩也）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

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
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
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
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大夫石乞白公之黨）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
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
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
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
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

刑者活子發

越王下夫差

植睹

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
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
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辟也發得罪於威王）刑
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蹫（短）足
而怒（蹫足蹀足也）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
骨髓（憯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
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
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
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

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
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
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
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
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
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
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
目植睹（植睹柱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
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

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損益利害禍福之類相爲倚伏是非功罪毀譽之相反亦天下至理唯心之至明者能識之通篇不外此意 鹿門

篇中言倚伏反復之機畧盡矣獨其援拾牙慧畧無鑪錘徒令讀者精神忽忽 石公

以性道事變總起中歷歷數利害損益功罪毀予遠近親疎微著等相反相合之微幾而總收之蓋鴻烈之極有局者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 終

袁石公曰又是一體

張賓王曰突然而起甚有緒頭

張賓王曰前段皆所謂無爲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

脩務訓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𢃇弗顧履遺不取以濟萬民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 或人以爲如此乃爲得道故以下曉之 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

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阯 四者遠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 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 讙兜堯佞臣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一曰三苗國名 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禹沐浴霪 淫 雨櫛 節 扶風 禹勞天下不避風雨扶風疾風 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 龍門水門魚遊其中得過者便爲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禹闢截山體令伊水得過 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

山栞 刊 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修治防隄也四載山行用蔂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蕝隨循也栞石刊識之 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情故曰以致聰明寬猶富也野民曰氓 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譙責也讓夏桀之過也 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惰也 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 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 又況贏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 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眄之河。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陽眄河在秦地 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齊等也 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翼佐也 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 [illegible] 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隱病失職之事遺亡也 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汲汲於行道也 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不以山為高不以河為廣必踰渡之 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肢 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東流猶必藉人通之 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用之非其道故謂之有為 若

事猶務也

茅鹿門曰此其本旨

茅鹿門曰古聖人之有為者亦得此道非與一無所為若有之所謂也

張賓王曰議論精暢

茅鹿門曰有爲與無爲同道

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爲 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悼傷也 自魯趍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郢楚都 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

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軾伏軾也 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趍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施行也 寡人敢勿軾

茅鹿門曰諭明上意

乎？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爲。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也 吾日悠悠慙于影，影形影也 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 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蹀蹏而趍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蹏趍走也 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今夫救火

者，汲水而趍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妥 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謌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 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夷八類 夫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 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劾亦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 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駮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

茅鹿門曰世俗不知學故不知古之聖不知今之時故以后退諭學士之當務又不可貴古而賤今
張賓王曰文換處

張府君曰使良言學不可廢

袁石公曰世儒非詆學問謂受于天者不可變易故以下駁之

駮通

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爲草駒之
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
駒翹學包齕劾咋翟足以噆雖肌碎骨。蹶蹏足以破
盧陷匈。咋齧噆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之
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壍弗敢辭。故其形
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
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
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爲義。帽憑盈滿積思之貌性命可
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

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
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誇骨佳。不待脂粉芳澤。
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好也性猶姿也啳權睽
癸哆夸噅。蘧籧瞿蒢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
者。嫫模母仳庳倠虺也。籧蒢偃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夫上不及堯
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
所諭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
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
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

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蹪之難。輟足
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錣而行。駑馬雖策錣之
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錣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劍。
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
浙脇傷幹。摺折也爲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
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
黃泉之底。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
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
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

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
以大氐爲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駤。駤忿戾不通達音至
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訬輕利善趍者謂之訬音抄以多者
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
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
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
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皐陶馬喙。是謂
至信。喙若馬口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禹母脩巳感石而生
禹折胸而出契生於卵。契母有娀氏之女吞燕卵而生契愊背而出史皇産而

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千人爲俊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蹍水也蹍履也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鈞利劒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劒也型或作盧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剽則水斷龍舟龍舟大舟陸剸團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

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冶刻鏤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稚質少女梱闘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梱叩核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短没黑耳亦言其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蚑行蟯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鬬攫持也肆極也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

有[illegible]也

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故力竭功沮竭盡沮敗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螘知爲垤貛歡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仇莦梢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辟遠陋鄙小也長於窮櫚檐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

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爲衣胡曹黃帝臣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爲車奚仲夏車正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爲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通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

知能流通。施設續傳也 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句援摽摽拂，手若蔑滅蒙，不失一弦。參彈撫弦復徽上下手也攫援摽拂數也蔑蒙言其疾也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攫掇黃帝時捷疾者也 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檠檠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礛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檃栝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 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

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索也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

惰，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之心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衆也 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犁霜露，敕蹻跌决跋涉山川，冒蒙荊棘，淬浴燒猶著也蹻履趹趣也不從蹊遂山跋涉故稱涉也蘇南姓榮疇字魯人百舍重跰，跰不敢休息，百里一舍跰足胝生南見老

聃，受教一言，精神曉泠，鈍聞條達。曉明泠猶了也鈍聞猶鈍惛也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跣走，跋涉谷行，贏裹也跣足不及著履也上峭山，赴深

茅鹿門曰學不可畫乎

御止也

谿游川水犯津關躐蒙籠蹷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
七日七夜至於秦庭蹷儷蹠足達穿也鶴跱致而不食晝吟
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黴黑鶴跱峙立不動涕液交集以見
秦王曰吳為封豨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豨脩蛇皆大豕長蛇
蛇喻貪也上國中國害始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
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啓跪處安也使下臣告急
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虎車鐵虎踰
塞而東塞函谷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
蓋江水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夫七

尺之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聖
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心勞形焦心怖肝不焦怖
避煩難不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將進如激矢合
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
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
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
是故田者不強囷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
不強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
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謀以言人之有所務也

茅鹿門曰學貴通其得其略而不得其微鮮不以古今為是非矣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察於
辭者不可燿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名虛實之名狀貌
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
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入說人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
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
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
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
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
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覩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絕絃破其琴也惠施死

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為
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
救敵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里也敵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說事老人
敵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
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
主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惠王因藏怒而待
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
易昔也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為苦非味之
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

茅鹿門曰學而不知道者何以異此
袁石公曰尖驗
袁石公曰世人惜見如此

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李奇，古之名倡。）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也。古今一也，故曰同。）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荊山之下。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銋，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無側羸

無文齧齒卷銋鈍弊無刃，託之爲楚頃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刺，不正也。枉橈，曲弱也。闊解，壞漏也。越，音聲散也。託之爲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苗山之鋋，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佩託，故無人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伐山桐以爲琴，溪澗之梓以爲腹，鳴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聲和調。）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恬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墨陽莫邪，美劍名。）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濫脇

袁石公曰愈加尖陵
舜散圖作論
袁石公曰安作書傍附莊老誣斥孔孟恐其說之不尊故其言如見然于狂儒俗學說古驗今之病亦稍
稍摘破不可以人廢言也
茅鹿門曰樂意要如此耳以古帝王之迹不可行耶

音不和，號鐘高聲。）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辨，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父之顏，心不哀也。）故夫孿（杳）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微，妙；論，敘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諭意，以爲知者也。（諭，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

之事，以爲知者施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攄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昔晉平公令官爲鐘，鐘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而汝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誕謾，倨傲也。悠悠忽忽，遊蕩輕物也。）今夫毛嬙西

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
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
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
人首飾珥瑱也阿細穀 錫細布紈素齊所出 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
若，籠蒙目視，雜佩芝若香草 籠蒙猶眇也 冶由笑，目流眺。冶由笑 巧笑流
睛眄 也 口曾撓奇牙。出䤈業酺付搖。曾則也撓弱也戶 則弱撓月若將笑
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
也䤈酺頰邊文婦人之媚也。。則雖王公大人，有志嚴
頊頏之行者，無不憚探悇豫癢心而悅其色矣。憚悇 貪欲
也癢心 煩悶也 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
淮南鴻烈解 卷十九 脩務 十六
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
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袖楚 懷王幸姬善謌攻舞 繞身若環，曾撓摩地，
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擬象 也 身若秋藥被風，
藥白芷香草也 被風言其弱也 髮若結旌。屈而復 舒也 騁馳若騖。言其 疾也 木
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梧桐檟梓 皆大木句枉曲枝見枉 蝯自
縱好茂葉，舞者若蝯不復蹈地 好上茂木之枝葉 龍夭矯，燕枝拘，言矯 蹇若
蟠龍燕枝拘言其 著樹如燕附枝也 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 木舞扶疏槃跚貌
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騰雲 如鳥集山持援六蜼
其巧蔑蒙踊 躍言其疾也 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觀者見 其敍妙

危險皆爲之損動 中心酸酢其足也 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後□ 者更
復徐行小笑被倡衣 脩擢舞爲後曲也 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生而柔 弱屈句委縱
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非自 有絕眇之強力 淹浸漬漸靡使然
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砥礪䃺監，莫
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漸言 非一日然也 藜藿之生，蠉蠉然日
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
知，故可以爲棺舟。知覺 其大 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
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 也 故詩云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淮南鴻烈解 卷十九 脩務 十七
無爲不在廢事，在無私；學不在泥古，在明道。是
不詭于聖賢者，文亦整暢有局。石公
典治力學，皆世務當修者，截然兩段，另是一格。
賔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 終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

袁石公曰汪而有致

袁石公曰所以爲聖人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大溼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

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烽未轉，縣烽邊候見虜舉烽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溼，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呿佉唫吟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住無物而不生。故聖

茅鹿門曰聖人能神而化之有本在焉即后之仁義

袁石公曰何必專以此爲訓

茅鹿門曰智巧即後之法術

茅鹿門曰聖人神化與天

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浸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侵入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

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

茅鹿門曰又說天地之神化

袁石公曰二句意味無窮

茅鹿門曰誠則能化

月令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
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
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
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
祠而求福雩兊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
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物自
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
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

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
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
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
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
之氣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
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剖於陵蛟龍生於
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孚螣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
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
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

袁石公曰誠字何不下一轉語

茅鹿門曰此正聖王之神化

茅鹿門曰唯其誠也

中」訟容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
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
豈節拊夫而毛修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
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民無勞
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
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
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
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
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

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
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
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
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
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
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
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
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
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

茅鹿門曰又見聖人之神化因其自然
袁石公曰剃骨之諭

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大化而欲作則小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窬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

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出曰

茅鹿門曰正見因民之化

匠成

茅鹿門曰反說

治兵入曰振旅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

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

袁石公曰五行以相生為主故父子之親像之

茅鹿門曰五帝三王之治如此又能廸爭故求人以任而不使其衰

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

袁石公曰末世之敝皆失聖人之本意

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生肉為鮮乾肉為犒）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

茅鹿門曰亦聖人之順其自然者

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

袁石公曰正自不得不然

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失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怒怨近愚）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忮。（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敢忮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訾也）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

其失任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騑服車中央馬也）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雎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不下堂而燒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

〔眉批〕袁石公曰議論奇

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群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蹀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

〔眉批〕袁石公曰進以兵事

〔眉批〕茅鹿門曰聖人不拘于一取其道治而已故能善化

干異趣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鬭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塡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

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略大法如簡閱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

張賓王曰名言

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蚍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甂甌有是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爲簠圓中者爲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

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臑（猍）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

袁石公曰治貴識體

茅鹿門曰正見治在人而不在法任法者有爲而不能化

亾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伐臣逆天之行則時必有大禍）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雞夜鳴而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

袁石公曰精到誠上

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填滿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

袁石公曰只貴止亂于未形

腐髊自流，漸弗能汙也。[腐髊骨也 漸水也] 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擪[葉]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脈之病可知] 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

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壍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

袁石公曰數舜一世全在于此

茅鹿門曰任法不如任人論至此極矣

也。蘧伯玉以其仁寧衞，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閴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

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 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

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

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家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

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晉文公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趣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蹐（卽）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

袁石公曰眞可恨可笑宜乎李龍湖之殺[illegible]也

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横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

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蹐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

袁石公曰說得精妙

茅鹿門曰名言

袁石公曰探本之言不詭于聖人之道

茅鹿門曰此又歸在養身上來即前養神養形與治天下並論之意

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

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

茅鹿門曰此殺己之欲而不能得民者不知養身者也

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爲之鬬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内搔動百姓罷敝弃

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弃疾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

茅鹿門曰又以養身論到學上去惟學能知道故能治人

申前詞

袁石公曰學問有益言之

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

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

觀

會

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

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

茅鹿門曰名言

茅鹿門曰學貴知此然後能游於治本後之所言可

見

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必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

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申子之三符

茅鹿門曰應前所論一篇之於仁義

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子囊楚大夫北走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

袁石公曰淫于音樂之感

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山水之嘔謳曲）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

高漸離宋意爲擊筑（竹）而謌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

茅鹿門曰商鞅韓申之說並所爲治哉以其非仁義也

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絃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三歎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故

五子之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

茅鹿門曰極論法制之不如仁義故聖人不務致而從此

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黄金於嶄（讒）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絶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延爲平公鼓朝謌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延所爲紂作朝謌北鄙之音也）師

曠曰此亾國之樂也（靈公進新聲平公平公以爲師曠師曠曰紂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亾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于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

茅鹿門曰博喻法律之不可用

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爲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

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謂伐狄勝二邑畏禍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公不背信諸侯朝之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螈原蠶一歲再收螈再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離與稻相似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

袁石公曰小數易窮而大道可以取勝

茅鹿門曰仁義可不務哉

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絻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擧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濊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貍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

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棊謂大博也或予踦而取勝予踦予對家奇一棊也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不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讙兜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

茅鹿門曰又以仁義用人並歸本旨

身疾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强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髡之言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爲治之道在于法天法天不過因民而已然必精誠以動之變化以通之學問以識之大旨皆不詭于聖賢但以輔欽爲主稍欠銛利耳○鋪張有餘倘蕩無節然肌豐而力沉矣 石公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終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要畧 鴻烈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也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

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瀸箋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

以自樂也。假真者窮逐終始之化，嬴垺（呼）有無之精，
（嬴繞匝垺靡煩也）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
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
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以
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
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
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
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
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

使人通迴（同）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
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
刑十二節（一月為一節），以為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
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日忌北胡
南越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
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
類，覽取撟掇（撟取掇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宵物似也類象也），物之可
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

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
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
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
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
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
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
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
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
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

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放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
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
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
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
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
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
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
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
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

縩繺兒齵

嚴正視覡邪覡

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氾論者，所以箴縷縩（菜）繺之間，（縩繺，煞也）攕（先）揳（恰）唲（哇）齵（隅）之郄（隙）也。（攕，蔏）（揳塞唲齵，錯梧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曮晲，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

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不敢爲上而爲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摶囷，（摶，圜；囷，芼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兆朕也）人間者，所以

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脩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

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嬰薄，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

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己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

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氾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

張賓王曰妙

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攈（窘）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

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眾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

宰匠

袁石公曰安欲爲文王之事故自寫謀畧

地肆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姚，挾，至也。姚，音姚，光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沉湎，淫酒也。作爲炮烙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陰符兵謀。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

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賦兵也。躬擐甲冑，擐，貫著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

袁石公曰歷敘孔墨以來作者以見其一時救弊之書皆不如鴻烈之無所不有也

袁石公曰看斜背

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虆，音雷。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剔，滯去也。九岐，河水岐爲九以入海。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撌，音喟，排去也。濡不給扢，扢，音亥，拭也。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

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線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漳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辯，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族，聚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呴，鳴也。一朝用三千鍾贛，鍾十斛。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

眕挈

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敲）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illegible]）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儲與猶攝業，扈治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爲精搖，靡小皆覽之），棄其畛挈（楚人謂澤濁爲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窕，緩也）。

此淮南自序也，而文多牽合，較班馬自序不類甚矣。鹿門

布局極整，主意却要占盡地步。○其志汰者其言必侈，其氣盈者其論必放，安書誠不爲纖嗇單瑣，要之終是漢人中之宏博者，何得前無古人。石公

詞華多新異可喜，又閱要略，則全書之梗概可視，故少所芟去。寶玉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終

跋

不佞誦文自先秦以下竊心好淮南淮南之去古遠矣然人不嗜玄酒而嗜醴齊則於人稍近之也余師昭仲氏嘗進退千古於淮南可否略半鬪言者謂淮南駢膾旨人殘膏餘瀝沾溉百代而昭仲師畢置古人不禁虢虢然驚河漢而無極也然昭仲師志存經世所遊神在范大夫黃石公之間而繁文綺語雅非所好其於淮南固不啻遥庭之矣古之稱是書者謂一出一入字挾風霜昭仲師之腹不幾爲風穴之口而玄霜之島乎哉跡其聲稱震耀江南而賦詩頁憤唾壺擊裂其所遇亦可悲矣故志此爲淮南一解嘲云

武林張煒如大赤父跋

〔明〕龔安卿撰

蜂鬚集三十卷

明萬曆三十七年戴士衡刻本

新刊還瑛子萬書扱秘蜂鬚集

莆梅峰王照堂

蜂鬚集叙

莆中龔長安氏胸貯五車筆傾八斗技殫郢斲光照驪珠爰彙古今之瑰詞貫以神明之朗見文叢麟角

乙

標表蜂鬚貯獺囊以南遊欵華門而相視讀之恐其易盡探之服其難窮乃舉卮言用相戲謔曰蜂勞擷羣蕊巧釀蜜脾貽甘勞

而世不見德營壁壘而人
且侮予子之集此鋒鬚人
需予乎抑自需乎亦且有
所需於世而不可相無乎
長安氏起折簷花拈以笑

二

示曰子安知我之為鋒乎
不也亦安知此之為蜜乎
不也見蜜者忘花又何鋒
之不忘況其鬚乎抑見心
者忘道見道者忘言果

忘矣且忘古人況吾所輯
古人言與吾自為言不啻
萬物之有鋒第鋒中之
有一鬚也吾不知此集之
為我有為人有但知花

三

可為蜜蜜可適口鋒與人
口有同嗜吾以供吾嗜不
後愛吾鬚吾不靳人嗜
不能靳人嗜何必人之愛
吾鬚子其謂此書蜜也可

花也可鬚也可言未既有
降飛々將採所拈花因著
籬間與長安相向而笑因
書以弁集端讀長安之書
想長安之風者尚求之忘
不忘之間
萬曆壬子歲季夏望前
二日金陵友人朱之蕃書

四

蜂鬚集序

龔君長安抱質遊世蘊籍群書日研
蠹中言陶洗性天葢不囿陳詞而超
上乘者也余進芬湖上庄晋接異流
未數々也日与龔君談不厭則以清
足諧俗博足致古沉足養德殺足自

一

攄達生了性之足以範人堤址也未
暇與論天祿石渠之勳而即其所著
說畫玄圃玉屑麗水金芒則木天論
序葢壓蔑茶視之矣一日請所下惟
處而閱所撰述者見其中有蜂鬚集
異之曰何哉所謂蜂鬚也毋亦總百

氏而成一家者乎天下羣妙林集海
藏奇觀非自獻寶皆曰彙集之而後
萃一萃而呈彩錯異令人應接不暇
則集之功大也君之蜂鬚其類是乎
一歷目而果然夫天下秘異之物非
其人不識之之又未能集一集而莫

不知異矣是集行天下其知異矣别
集即末公於世請以此先示異焉曰
付殺青序其簡首

九華山人友人戴士衡謹題

題蜂鬚集序

結繩之後文字起充棟之後彙博成
約博相尋蓋天地闔闢哉義畫既陳
三皇五帝而下代有全書爛燦已極
而孔夫子立萬世之衷而世賴砥柱
先聖王一脉以之維持不墜談者曰
述而聖其寓言也作而聖其實際也

不知宇宙大會生一人以開博約之
傳夫子而已嗣是而先秦兩漢文章
彪炳晉世風流宋脉恬貫要之皆各
擅一處以雄鳴當世雖未採孔孟神
情其間浩漫者警醒者散若萬花一
若貫柳者錯綜提挈所以賡續博約
之梳蓋未嘗息也是故司馬提兵孟

堅擁庫楊之捷杜之苦韓之健蘇之
逸其餘矯異才而和善養夫誰不博
而能約可蜚聲萬世哉然載籍極博
醇駁參焉後世著作之林魚目碔砆
駢精久矣汗牛積幔遺藏多矣所謂
博者不備約者不精欲以建幟詞壇
比方古昔不亦難哉吾門龔生長安

具奇秉家多秘集運妙識於蠹餘拔
精英於武庫極累年之勤類萬書之
秘以為蜂鬚集集成而披編一覽萬
有俱羅若五都之市珠玉之肆若萬
花之谷芝蕙之叢何第萬貨蓋異珍
地何第萬品蓋異植也以此乎步詞
林繼未逐蹤孔顏寧不追踪班馬乎

吾願更進而潛心性命沉志仁禮以
主博約大機寧止一文章已哉若夫
天祿石渠之勳則此其先資矣吾將
需其後効
旨
萬曆己酉季春蒲中主敬許穆書于
滋陽公署

蜂鬚集自叙

梅之欐麗多名花春夏閒不擮洛陽奇苑余皆數君日涉其處無不洞心駭目醉適忘歸一日自微步蹊哇見飛蜂上枝頭摘芳拾潤翼運趾輸未嘗息焉因誦杜工部遺言見花蕊上蜂鬚之有味也迺嘆曰異哉擷芳拾彩蟲蠹驚人曾坦步詞林落落無所掇摭其於措辭集句之際誰能令天下寶若珥碧之奇哉因作蜂鬚集見百卉異芬蜂善用之而蜜成亦若百狐異体工善用之而綻成覽百家而雜畫退而觀截章

之簡者當亦知夫苦心之或有益而就正之不誣云至於樵書自著非敢比於作林盖亦俾名人碩士覩簡章而知其寓言之意以並識蜂鬚之亦偶然成也噫俚婦當先以傑唐突敝衣襲外以尚錦鮮樵書不足觀後尚有萬家之貝在斯亦其惓惓焉友人感余言而付之梓庶以相示姑自敘其首末以質於君子之前

萬曆己酉歲仲春莆陽龔安卿長安父題于梅峰精舍

蜂鬚集目録

原宇卷第一
叙學卷第二
撰德卷第三
箴言卷第四
明心卷第五
表性卷第六
尊經卷第七
慎微卷第八

御情卷第九
因應卷第十
翊文卷第十一
共武卷第十二
隨遇卷第十三
敦節卷第十四
熈主卷第十五
靖臣卷第十六
圖治卷第十七

廣任卷第十八
用炤卷第十九
稽寔卷第二十
防邪卷第二十一
排陋卷第二十二
惜時卷第二十三
務生卷第二十四
招隱卷第二十五
述玄卷第二十六
評藝卷第二十七
一異卷第二十八
類物卷第二十九
摭餘卷第三十

蜂鬚集卷之一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原宇

龔安卿曰自極折而兩以至於萬至于塵其破碎亦云極矣然而渾淪之氣固全也智者遡末追初若禹之行水也由懷襄滔浩而導之必迈其所自庶幾乎成可績而靈宇之象賢不在茲乎故纂原宇

還璞子樵書曰自開闢至于今凡三百二十七萬八千有餘歲號曰十紀六合之內東西南北各相距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有餘步謂之四極以一世代一封疆而當於十紀之中四極之內蓋亦邈哉其無有乎何論無始以前無極之外雖有環丘宛渠之民拾塵檢霧積若丘阜而有所不能盡其數雖有大章豎亥之足鞭風驅電而有所不能際其窮又況其洶洶泯泯之後雖有鄒衍甘均淳風洛下之徒玄籌嘿探而又安知其所終哉吾且置一身於寸尺呼吸間搔馳展競於一鞠之氣其有乎其無有乎其足爲用乎其無足爲用乎蓋有大翼而不知養有勝托而

不知躋妙輪而不知附以極無極始無始而終無終
也則雖有掠地芬芳搖天鬱奕而在於紀極之間片
紙未添一間事尺壚又長一陳人矣而况其細私小
局竭慮於微埃哉
又曰鯤鵬雖巨大塊之焦螟也河嶽雖廣六合之拳
泥也日月雖高人間之輪轂也乾坤雖大大氣之浮
萍也故氣得其大而乾坤舉得其運而時序流得其
秀而景光流俊哲生得其曉而神明會得其機而混
沌凝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

又曰昔者寃婦含號炎天下雪忠臣叩憤五月飛霜
何天動之速邪甘露降孝子之樹霖雨隨仁吏之車
何天感之易邪勇士援戈而紅日不西謀臣畫灰而
怪雲上滅何天勝之定邪宋君出吉言而法星徙三
舍鄒生吹煖律而凍谷生春何天回之捷邪乃若帝
俊之妻是生十日雄鳴每出能爲雲霧則天可造矣
漢人躬詣織女唐帝親遊廣寒則天可升矣列子御
風而合離方朔乘雲而不見則天可人用傳說以東
騎箕尾王良以上御天駟則人可天列矣以至思文
之配放勳之則庖羲之合女媧之補五帝之司盤古
氏之立則又何天之不卽人人之不卽天也邪
又曰萬類芸芸天無不垂之象庶生擾擾水無不備
之形鴻化融融地無不效之法羣動孳孳神無不應
之響九野之蒼蒼也人無不察之故六合之茫茫也
聖無不窮之理
董子繁露曰惟人獨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
之數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
也體有空竅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

之類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
月數也內有五藏副行數也外有四支副時數也乍
視乍瞑副晝夜也乍柔乍剛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
陰陽也
玄虛子曰無極一而太極衆無極無窮而太極有窮
也譬之種植無極猶元氣乎太極爲根陰陽爲枝葉
天地爲華萬物爲實
又曰無極之極而太極生太極極而生陰陽陰陽極
而生天地天地極而生萬物蔚乎盛哉本無極也寂

乎無哉源萬物也萬物極極而迈天地天地極極而迈陰陽陰陽極極而迈太極太極極極而迈無極無極至矣有往而無迈

文子曰朴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

又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

又曰天明日明然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然後能正萬物域中四明故能久

呂覽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所以立天下天圓謂精氣圓通周復無雜故曰圓地方謂萬物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方主執圓臣執方方圓不易國乃昌

紺珠經曰兩儀立矣二曜行矣於是玄氣浮空水始生也赤氣炫空火始生也蒼氣横空木始生也白氣凝空金始生也黅氣際空土始生也

天三明日月星地三明文章華人三明耳鼻口

素問曰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又曰太虛者空玄之境眞氣之所充神明之官府也眞氣精微無遠不至故能爲生化之本始運氣之眞元矣

又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

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眞靈總統坤元九星（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懸朗（此上古之時）七曜周旋（中古道德稍衰標星戢曜星之曜者七焉）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旣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

陳顯微曰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往來爲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爲寒暑又曰合天地萬物之水火金木皆爲吾之精神魂魄

太玄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思慮爲玄天奥西北鬱化精也地奥黃泉隱營魄也人奥思慮含至精也

汲冢書曰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无盡地爲軫
天爲蓋善用道者終无害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
者終不竭
張平子曰太素之前幽清寂寞不可爲象惟虛惟無
蓋道之根也道根既建由无生有太素始萌萌而示
兆斯謂龎洪蓋道之幹也道幹既育萬物成體於是
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而體陽故圓以動斯
謂天元道之實也
淮南子曰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

漢垠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
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結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
之襲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
萬物
管公明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也故運星精于
上振神明于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
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
是類謀曰斗機絶綱天失其平也玉衡機撥攝提斗前之星凶
五星合狼孤張晝視無日虹蜺煌煌夜視無月彗孛
蔣蔣當藏者出解虹蜺孛二句彗出者消解無月二句無太山失
金雞凶箕星西嶽凶玉羊凶狼星天甲地高雷讙譁公行
星晝奔蜺夜光上無乾下無常天昧昧履踐冰法峻急也
民衣霧被毒政主吸霜被陰毒間可倚杵於何藏解天甲地高
不知夏不知冬不見父不見兄尊者反早望之漠漠視之
范范羣黨假威出坐王牀小人乘權也
內經註曰五運更統於太虛四時隨部而遷復六氣
分居而異主萬物因之以化生非曰自然其誰能始
又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陰陽者血氣之男女左右

者陰陽之道路水火者陰陽之徵兆金木者生成之
終始
王朴曰包萬象以爲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
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日遲以推星考
黃道之邪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
馬顯曰案九章五紀之旨三統四分之說咸以節宣
發斂考詳晷緯布政授時以爲皇極者也而乾維難
測斗憲易差盈縮之期致舛咎徵之道斯應寧止蛇
或乘龍水能沴火因以玉兎掩曜金雞喪精王化闕

以盛衰有國由其隆替曆之時以斯爲重

五代司天考曰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人參天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人參天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知其虧盈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見其流變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見其人之禍福者矣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

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有司之事也

黎久曰天地之化莫齊也天地之量莫測也其生不能皆善則於物無所不容其動未始有心故妙用自不容議

晉志曰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纏歷敬農時興物利皆以係順兩儀紀綱萬物者也

徐陵曰分鼇（女媧斷鼇足以立極）命鳫（音戶少昊以鳥紀官鳫爲九農正）之世觀河拜洛（即羲禹事）之年則有日烏流灾風禽騁暴（堯時十日並出大風爲害）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圻三川（湯時）長波含五嶽（禹時）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窮通之恒理也

靈寶經曰三千三百年爲小陽九小百六九千九百年爲大陽九大百六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

丹崖子曰天道忌彰神道忌明人道忌露物道忌華

乘而除之其道彌光故實者或侈其衷矣浮者或恡其慧矣仡者或邅其履矣劣者或淫其祉矣暗者或相其行矣覺者或遠其覩矣故天道貴微神道貴妙人道貴襲物道貴質存也闔其門發也譎其端運也藏其輪竟也化其積

通玄經曰弧弓爲射非弦而不能發天之爲射無弓必中

顏延之曰渾四游而斡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人紀而總條貫人靈茂也

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三五者天道之樞蔕六合之要
會九宮之爲節
後魏志曰大聖通天地之至理極生民之能事體妙係於神機作範留於氣象制物成法故冥賾可尋推變有因而化生以驗
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可以數知之數之爲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

體其元布政考績必由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代必順其氣庶務有爲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於天下也
沈約曰夫陰陽二氣陶育羣品精象所寄是爲日月羣生之性章爲三才五才之靈五星是也
元統曰大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惟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

釋誨曰日南至則黃鐘應融風動則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影而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朓（晦而月見西方曰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朔而月見東方曰側匿）
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卜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橈造甲子隸首造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
若梁武帝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盤遊市里陳則蔣

山之鳥呼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而鬬隋則鵲巢黼帳火炎門闕豈惟天道抑亦人妖
一行曰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
又曰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於政事微而象微事著而象著已示吉凶之象則又變行襲其常度不然何以陰隲下民警悟人主哉

日蝕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曆數之疏密若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

遼志曰日有晷景月有明魄斗有建除星有昏旦觀天之變而制器以候之八尺之表六尺之筒有刻之漏日月星辰示諸掌上運行既察度分既審尋尺之中可以俯窺陶唐之象是以設三儀以明度分管一衡以正辰極渾儀是作天文之變六合之表可以仰覩有虞之璣是矣

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故日月之失行也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著而多

纂要曰日光曰景日景曰晷其氣曰䁪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晞日溫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將薄暮曰西落光返照於東謂之返景在下曰倒景

四時天之吏日月天之使星辰天之期虹蜺彗星天之惡

日出於陽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將明也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臨于曾泉是謂蚤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南方之丘是謂正中靡于鳥次西南之山是謂小遷至于悲谷西南大壑是謂晡時迴于女紀陰地是謂大遷經于隅泉一作虞淵是謂高舂頓于連音爛石是謂下舂至于悲泉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嵫經細柳入于虞淵之地曙於蒙谷之浦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虞

白虎通曰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

釋名曰朔月生之名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晦月盡之名也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日月遙相望也

推度災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決鼻始萌決鼻兎也

月之精生水是以月盛而潮水大

任子曰日月爲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爲天下衣食人不知謝

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

感精符曰羣臣恣則日黄無光羣臣爭則日裂人主排斥則日夜出

斗威儀曰政太平則日五色月多耀政頌平則日黄中而赤暈月赤明政和平則日黄中而黒暈月黒明

政象平則日黄中而白暈月白明政升平則日黄中而青暈月青明

考異郵曰諸侯謀叛則月生爪牙后族專政則日月並出

洪範傳曰日者照明之大表光景之大紀羣陽之精衆貴之象也故日出而天下光明日入而天下冥晦此其效也故日者天之象君父夫兄之類中國之應也明王之踐祚羣賢履職天下和平黎民康寧則日麗其光明揚其景耀抱珥重光以見吉祥

天陽宗也日爲陽之盛故日常明而月則有時而虧地陰宗也水爲陰之盛故水常滿而火則有時而伏

草木子曰日於出落時見大宜熱而復多寒涼者陰凝而陽未勝也中天時見小宜寒涼而反漸煖漸熱者陽積盛而陰已消也申未時而熱尤甚者陽積盛而至於極也

日爲至陽之精熱生於所爍也廣海冬煖者冬時日行南陸廣海正當日爍之下故熱朔北夏寒者夏時雖日行北陸朔北乃當陰山之背日光特斜及之耳

故寒

陰陽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團攢聚合其體稍重乘虛而墮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

陰陽相脅而爲雹霰盛陰而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盛陽而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摶而爲雹霰者陽脅陰也雹者陰脅陽也

康節曰水雨霖火雨滴土雨濛石雨雹水風溫火風

熱土風和石風洌水霧黑火霧赤土霧黃石霧白水
雷靈火雷虢土雷連石雷霳
雪寒在上故高山多雪霜寒在下故平地多霜
計然子曰風爲天氣雨爲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
物理論曰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也猶人之內氣因怒喜哀樂激越而發者也故春氣溫其風溫以和喜風也夏氣盛其風熛以怒怒風也秋氣勁其風凄以清清風也冬氣石其風慄以洌固風也此四正

之風也又有四維之風東北明庶庶物出幽入明也東南融風其道以長也西南清明百物備成也西方不周方潛藏也此八方者方土異氣徐疾不同和平則慎遠逆則凶非有使之者也氣積自然怒則飛沙揚礫發屋拔樹喜則不搖枝動草順物布氣天地之性自然之體也
風陽也故其氣清通而無形雲陰也故其氣重濁而可見
雲黮霸以詩興雪聯翩而驟密枯林皦若瓊翰空岫朗若玉室
王仲任曰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見出應其氣氣應其類參伐伐三星在參下以冬見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星則龍象星出而物見氣至而數動天地之性也
列星之爲象也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野象物各因其變占焉
考靈曜曰歲星木得度五穀孳熒惑火順行甘雨時鎮星土得度地無災太白金出入當五穀成熟人民

昌
星自天橫飛而過則爲流自下復上則爲奔自上而下則爲隕
星隕精氣絕也川竭水脈絕也山崩地脈絕也是皆失其常道爲妖爲變也
說題辭曰地之爲言媲也承天行其義也居以下山爲位道之經也山陵之大非地不制含功以牧生
地者底也底之爲言著也陰體下著也神曰祇祇成也育生萬物備成也卦爲坤德曰母地形有高下氣

有剛柔物有巨細味有甘苦鎭之以五嶽積之以丘陵播之以四瀆流之以四川蓋氣自然之體也地發黃泉周伏迴轉以生萬物地天之根本也形西北高而東南下東西長而南北短其盡四海者也

元命苞曰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加於一者爲地

路史曰溟渤漲洋天地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天地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海沙子之設乎北天地所以遮西而制北也激瘴霧於東維界

黑水於南極泄流沙於西陲決弱水於北減天地所以界四維也

地者元氣生萬物之祖也地之言施也諦也應施變化審諦不誤敬始重終故謂之地也

考靈異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復三萬里春秋分則其中矣地恒動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不覺也

博物志曰地以名山爲之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脉草木爲毛土爲其肉三尺以上爲糞三尺以下爲地重陰之性也

宋景文筆記曰東南天地之奧藏寬柔而卑西北天地之勁方雄尊而嚴東南其土薄而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士懦脆而少剛笮之則服西北其土高而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确其人毅而近愚食淡而輕生士沉厚而少慧撓之不屈

地理志曰秦地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周地柳星張之分野鄭地角亢氐之分野趙地昴畢之分野燕地尾箕之分野齊地虛危之分野魯地奎婁之分野宋地房心之分野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楚地軫翼之

分野吳越地斗牛之分野

輕水多禿與癭重水多尰與躄甘水多好與美辛水多疽與痤苦水多尫與傴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耗土人醜息土人美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瘖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下氣多尰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妖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廣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疾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

人重中土多聖人土地生人各應其類也
河漢之間豫州周也兩河之間冀州晉也河濟之間兖州衛也東方青州齊也泗水徐州魯也東南楊州越也南方荆州楚也西方雍州秦也北方幽州燕也
洞庭賦曰天道以順不以逆地道以謙不以盈治理之世建仁爲旌聚心爲城而弧不假弦矛不假鋒四海以之大同何必恃險阻何必擴要荒秦得百二齊得十二其山爲金其水爲湯守之不義歘然而亾
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爲紀五四（五嶽四瀆）作鎮此之

謂諸夏眛谷嵎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
無山子曰崑崙之五色石在地之深處與黃河中之五色石一直相連黃河者崑崙之髓也崑崙五色石燥則黃河竭而天地壞矣
五嶽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江淮河濟）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能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賞封內名山者通靈助化位相亞也故地動臣叛名山崩王道訖川竭神去國隨以亾海投九仞之魚流水涸國之大誡也澤浮舟川水溢臣盛君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白黑不別大亂之徵也
管子曰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無近旱而水用足下無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山者萬人之所觀仰材用出焉禽獸蓄焉四方皆無私與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合和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有似夫仁此仁者所以樂山也
丹鉛曰水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載形而浮氣也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乎東風解凍終乎水澤腹堅天之終始亦若是而已矣
海之水天地之精也水之淡者餘氣耳

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水之爲道也廣不可極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過尾閭入無底）

夫子曰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倨（方）拘（曲）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不淈（竭）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逸）若聲響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平斗斛之木）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水之爲物擊之無創射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

利穿金石功濟天下

尸子曰水有四德沐浴羣生通流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勝弱而難犯勇也道江疏河惡盈流謙智也又曰凡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

爾雅曰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鉛北至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岠齊（中）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新入爲太蒙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峒之人武

韓詩外傳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似有禮者重而之下似有智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似有德者天地以生萬物以成國家以寧萬事所平智者所以樂水也

大傳曰非水無以准萬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之重任

赤霆經曰崑崙柱天萬脉由起西北綿亘幽寒莫詰

爲背爲項爲脊爲毳下爲鬌膂上爲髮際面居秦雍耳目口鼻幽冀川蜀分左右背懸心關胸腹垂洛内胃脘出納爲汧爲渭大河大江經絡營衛大腸膀胱震澤曓濟青徐以降是爲髖髀瀉爲尾閭茫汪無際海洲萬國冀滓塵穢

又曰中原爲雄魁傑奇偉江南爲雌清楚嬌麗

雜記曰玲瓏剔透桂林之山也嶢嵯㕎窔巴蜀之山也緜延廲皀河北之山也俊峭巧麗江南之山也晉州之山灰堆糞壤不入詩畫

王涯仙掌辯曰銳而出者爲虎牙尖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巘者爲牛首冠而峭者爲鷄頭

肇氏耳目志曰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漢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頹而堆阜

海錄碎事曰方丈之西北有陰成大山滄浪之西有陽長大山此陽九百六之標揭也百六之運將至則陽長水竭陰成水架陽九之運將至則陰成水竭陽長水架

援神契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

南山素言曰天無乎不在有天之天有吾心之天有物各太極之天不假象而後有不離形而自存

荊浩曰尖峭者峰平夷者嶺峭壁者崖有穴者岫懸石者巖形圓者巒路通者川兩山夾路者壑兩山夾水者澗注水者溪泉通者谷路下小土山者坡極目而平者坂

靈寶經曰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人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結形然後生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根本是氣無別神道

蜂鬚集卷之二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敘學

龔安卿曰學所以照也照無所照照斯全矣故始于學終于無學風雨如晦人知其愛不學不知其愛也故十步有香草而千載無好學非無好學也溪芹自飫而不知九變之和也九咼窮腴又未解太玄之淡也人知廢寢食周咨諏爲夫子之好學而不知欲無言爲眞好學故纂敘學

還璞子樵書曰盲以目拒聾以耳拒兀以足拒愚以心拒一也是以括開眼界有遐收摘開耳界有遐聞踏寬步界有遐涉洞披胸界有遐茹於是四界不擴溪線域流慧滋蓬撓濬照萍埋縱有脩明坐茲百廢矣是以仲尼好學不遺墜女之諏黃帝尋眞遂下山童之拜詩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又曰合衆蠶之巧而堆錦繡之圃聚羣鴻之積而成蘆荻之林又何疑於合智聚賢哉故邁邁之目邈邈之耳訑訑之口蹻蹻之容皆折枝之智飲鼠之衷也

又曰水北方之上善也溥物而不爭清脩而受垢是以君子平情法夫水火南方之明哲也借燥而生光匿迹而保耀是以君子含識法夫火木東方之生數也積小以高大成材以致用是以君子進德法夫木金西方之正行也百革而不折久埋而不衣是以君子貞志法夫金土中央之厚功也掘之而得甘泉植之而得美利焉是以君子廣業法夫土其在吾身水爲至精非平情無以養源火爲至神非含識無以養化木爲至氣非進德無以養機金爲至質非貞志無以養體土爲至性非廣業無以養用

又曰每思禀受不足以省欲補之思福分不足以壘德補之思聰明不足以勉學補之思勇武不足以强志補之庶幾泥塗火爲佳器鉛鐵冶成純鈎水泡結爲異石海穢攬爲怪琛物無定趣事在積補倘或以胎賦特厚而耗用其精以福德有餘而雕剥其根以天分已至而嬉縱爲循賢以膂力過人而憚緩爲可及則蕙荃變茅瑭碧成堅豫章爲炭珊瑚屑灰亦何貴於可恃獨惜哉其負天乎

又曰嘗學懶於稽康而懼其還物嘗學恣於公蓺而懼其失則也大率則疑於無情大戢則疑於無耻無耻無情物則外矣民彝憝矣而何以同世鄙觀夫蛾子無知菀業之心立蝤蛑小物奮矜之氣存豈以人之有心廢弛置之人之有氣消沉而滅之則非所以鼓翼其精靈而端明其敎業也是以蹇運之微勤椎擊之小勇猶有稱而壯之者亦藉以警荒墜而發懦頑非乎記曰無綿綿之事者無赫赫之功無憤憤之志者無昭昭之明豈以稽張之輩而可遂已哉

又曰無以尺璧分陰供吾之燕爾無以碩果微陽恣彼之貪吞百年塵艸留芻大之精光一世輕花保常春之茅蘂世念弱則天念强執心解而直心在寶太上之三持學文宣之一字氣凌峒顛之宮湛八川梁之興

又曰人之素志媿無所立雖寤如夢勇於精進者則天地覺其卑弱於素守者則坎科任其大智布心於洞廣愚足意於宾凡遊者自越之楚之秦未足也且復遵䑸竹度流沙未已也而波毋而蒼門八表有極

而遊之意無極也嚴家處女暫而窺牖再而闚墻以爲遡止矣無復之矣人之相越何遠哉立志者如蜂之長殼如蠔之積房如竹之凌高鶴之變毛則無止矣無止而後得其止彼甘於掩耳而不復足闚也膠目而不敢盈矚也束腹而不敢飽其亦奈之何哉

又曰石惟靜也而雲霞根性惟虛也而彪蔚集聖哲惟此靈惺學問何曾枯槁乃若微風過而碗水搖飛沙入而睞珠眩尺霧起而迷方小星度而蝕月奈何以清虛晶徹之府而橫加汨薉以藻皓芬潔之珪而

數辱溷埃哉詩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王節信曰人之性情未能相百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眞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夫道之於心猶火之於目也深室幽黑無見乃設燎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耀也非目之光而目假之則爲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覩矣此非心之明而人假之則爲已知

又曰天地之貴者聖人聖人之尚者德義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知雖有至智不生而能故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生舜師紀后禹師墨始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季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而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

廣學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沉淪於逸樂勸學篇曰瞻彼頑薄執性不固心遊目蕩意與手互是以瑕覽淵博者

曠代而時有面墻之徒比肩而接武也

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撮囊（視肉獸名）

淮南子曰夫明鏡之始不形也曚然未見形容也及其抏以玄錫摩以砥旃鬢眉微毛可得而察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

韓子曰加脂粉則嫫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爲脂粉亦厚矣栢範世要曰學者人之脂粉也

尸子曰鐵使吳越之工鑄之以爲劍而勿加砥礪則以利不入以擊不斷磨之以礱礪加之以黃砥則剌

也無前擊也無下今人皆知礪其劍而弗知礪其身夫學身之砥礪也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

徐偉長曰學者疏神達思治情理性也民之初載其矇如竇在玄室有求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學者心之白日也

又曰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故倚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矯首而徇飛不如循翼之必獲孤居而願智不如積學之必達

思學廢于箋解省學廢于譏論悟學廢于揣度通學廢于偏黨默學廢于領畧敏學廢于疑惑六學廢而道衰矣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

顏氏家訓曰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取其實講說文章春之華也脩身利行秋之實也又曰學者之心發於憤憤其見必卓開其冥冥其詣必深

趙子聲曰夫學之於人猶土地之有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猶樹木之有枝葉也根本於是乎庇也

葛稚川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蕩埃穢啓導聰明飭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戒仰觀俯察於是乎在雖云色白匪染不麗雖云味甘非和弗美故瑶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青萍不治則純鈎之勁不就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發閬風捫辰極然後知井谷之閉隘披七經玩百氏然後知面墻之至困

又曰速悟時習者驥騄之足也遲解晚覺者鶉鵲之翼也彼雖尋飛絕影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此雖咫

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

又曰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代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藏其情

又曰求師必須深博猶涉滄海造長洲獨以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飫陶朱之所棄乃原憲之所無

又曰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覺矣檃括脩則枉刺之疾消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

劉獻之曰大訓炳乎東序六藝光乎麟閣斯實太平之樞機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敦風美俗於是乎在

邢邵請置學奏曰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元凱可得之於上庠游夏可致之於下國

蒙泉雜言曰天雖生才才者未必成君子則力學以成之未嘗以已而負天世實需才才者亦必用君子則委時以待之未嘗以天而選已

子思子曰夫剖石者乘其釁開鑰者透其簧義有會理有解目覘耳剽凡凡方寸不暫開焉性何由發哉

賈誼曰夫學聖王之道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捨學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不可以大知

先王之迹先王之芻狗也芻狗可廢也亦不可廢聖人而廢陳迹以為學則堯舜何必祖述文武何必憲章古人之言古人之糟粕也糟粕可棄也亦不可棄聖人而棄緒言則詩書何必刪定選編何必三絕惟學以迹達不以迹學於迹之所傳達於迹之所不傳學以言達不以言學於言之所載達於言之所不載

王仲任曰人懷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別於物今飽食快飲腹為飯坑腸為酒囊是則物也與三百倮蟲何以異乎又曰手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夫胷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

傳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又曰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鴻烈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

乘衆人之智則無不聖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又曰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學問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是觀之名可務立功可强成故君子積思委正以趨明師厲節亢高以絕世俗

又曰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盈滿意）而為義性命可悅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耽荒

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
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
而性可悅者西子陽文也啳睽哆嗚籧除戚施粉白
黛黑不能爲美者嫫母仳倠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
及朱均美不及陽文惡不及仳倠此教訓之所喻而
芳澤之所施
羿善射或使射雀左目羿引弓誤中右目俯首而媿
終身羿之媿在他人將謂奇矣顏息射敵中其眉退
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息之謂無勇在他人已足矣

故觀於二子學者自處其可以稍恕乎
劉孔昭曰璽之不繅則素絲壞於筐籠人之不學則
才慧朽於心胷海蚌未剖則明月不耀崐竹未斷則
清音不流性情未鍊則神明不發譬如金木金性苞
水木性懷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則火生
孔曰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慕學者情繼
與素不可以一讀能故仲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
卒口不輟誦有子惡臥自焠其掌蘇生患睡親錐其
股

丹鉛錄曰垂橐而往稛載而歸師學之益乎被褐而
入衣錦而出友問之力乎故曰孚化之翼飛之
又曰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朽蠹而不能
自遣一詞使記誦者咲其陋詞華者哂其拙實耳賤
目徒借聽於前人承誤踵訛竟伏聲於末學
枝必類本響必報聲此善學者也傳言失旨圖影失
形此不善學者也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學者
使人繼其志荀卿曰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
也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

鄒子曰博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鮮矣未
有不求而得之者也夫觀書者譬猶登東嶽而知丘
陵之卑壘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不廣也見日月而
知衆星之微照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少觀也
袁子正書曰學莫大於博行莫過於約聖人者天下
之至智也博學以聚之兼聽以辨之
戴遜曰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樂於洙泗之
間四方豪俊斐然向風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自茲
以來千載寂莫豈天下小於魯國賢哲乏於曩時屬

與不厲故也
隋書曰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
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代者其惟學乎若夫
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
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也
隋詔曰漢採焚坑之餘不絕如線晉乘板蕩之運掃
地將盡自時厥後君國多虞雖復黌宇時建示同愛
禮函丈或陳殆爲虛器遂使紆青拖紫非以學優裂
錦操刀類多墻面

崔光曰披雲臺而問禮拂麟閣而招賢燾開闕里清
波孔堂
李訢曰至治之隆非文德無以經綸王道太平之美
非良才無以光贊皇風
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壁水業盛乎兩京
尸子曰學不倦所以治已也教不倦所以治人也夫
繭舍而不治則朽蠹使工女繅之爲美錦大君朝而
服之身者璽也舍而不治則智行朽蠹使賢者教之
以爲世士則天下諸侯莫敢不敬又曰誦詩讀書與
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
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
穉川曰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猶復不能端坐而
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列卬湖而飛流珠登崆峒
而問廣成上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黄入金
谷而咨子心論導養而質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力
牧山稽講占候則詢風后著內經則受雷岐審攻戰
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
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記秘要窮

盡道眞
閭商羊而戒浩瀁訪鳥砮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
味訊土狗而識墳羊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
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螽而覺閏餘之錯
何神之有學而已矣
荀卿曰堯学於君疇舜学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又曰干將莫邪鉅闕辟閭皆古之良釰然不加砥礪
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華騮騏驥纖離綠耳
皆古之良馬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

造父之御然後一日而致千里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

又曰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惟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者聖人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辯混然曾不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廻天下於掌上而辯黑白豈不愚而智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今有人於

此屑然藏千鎰之寶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大富之器誠在此也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静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又曰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耆艾而信誦説而不陵不犯知微而論

太上經曰親近賢者博問善道賢者論議不可專執

内典曰飽腹資欲心人形畜無別少學或心高易溺如牛跡如鼠手持物自謂已能多智海廣難量不識反增謗牛飲水成乳蛇飲水成毒智學成菩提愚學成生死如是不了知斯由少學過

膠庠之典彝倫攸敘所以招振材端啓發性緒弘宇黎氓納之軌義是故五禮之迹可尋六樂之容不泯

臧焘曰人厲從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藝重當時所居一旦成市黌舍暫啓著錄或至萬人

呂藍田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于問其次則有問有答然猶不憤悱則不啓

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敢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又其次則有講而未聽學至於有講而未聽則無講可矣

劉光祖曰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世方以文爲病

韓子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可得而富之也戰之爲事也危而民爲之者可得而貴之也今脩文學習譚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

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

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學及時而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年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

墨子曰古之學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得一善言務以悅人也

虞溥曰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也未見久而渝於學也

莊子註曰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其弊也遂至于爲人之所爲矣夫師人

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已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爲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必非爲華薄也而華薄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無奈何故以爲已之桎梏

白虎通曰學以治性慮以變情諸葛子曰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林和靖曰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陳眉公曰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嘿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多寡交然後知平日之情泛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新譚曰飲羽之鏃非勇力所能習必自得于弓矢之外聖賢之學非口舌所能罄必自得于提撕之中

段柯古曰昔曹丕著論於火布滕循獻疑於鰕鬚蔡謨不識彭蜞劉縚誤呼荔挺至今可咲學者豈容畧乎

丹鉛曰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病乎其不博也誤解柤梨於禮經不識蟛蜞於爾雅病乎其不精

也（鄭玄註禮不識樝之非梨爲張玄遠所誚蟛蜞似蠏而小食之誤人蔡謨食之委頓謝尚曰卿讀爾雅不熟）

泥塗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六畜可習之以進退沉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況含五常而稟最靈者乎

賢者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思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

末務息博奕之遊戲矯坐馳之狂念知徒思之無益遂掁策於聖途

洞神經曰上學通眞中學積行下学著功

王融頌曰像北二山尚有移河中一洲亦可爲精誠必至霜壓下意氣所感金石雖有子剌掌修名立王生擢髮美譽垂自來勤心少褰墜何不努力出憂危

陳希夷曰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脚足下盤旋李潛曰學者須於周孔脚足尋求然後羲皇心地上可得而識

鄭夾漈曰後人學術不及古人大槩有二一義理之學二詞章之學義理之學尚攻擊詞章之學尚雕搜耽義理者以辭章之士爲不達淵源玩辭章者以義理之士爲無文采要之辭章雖富如朝霞晩照徒焜耀人耳目義理雖深如空谷尋聲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歸是皆從事於語言之末而非爲實學也

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也擢德攓性内愁五藏暴行越智以誂聲名於世此至人所不爲也擢德自見也攓性絶生也

蜂鬚集卷之三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撰德

龔安卿曰德者得也得寶者富得位者顯得天者樂得至於樂則金玉實其腹矣藻火繡其中矣湛神休抱獨往無借其視汲汲之求不勝戚戚之感者所得爲孰多故纂撰德

還璞子樵書曰迅便剌譏寄吻以自挫也輕易淩慢借顏以自侮也憤恣折擊爲質身以自隕怨毒傾擠

特假手自淪耳凡人我之託也世我之居也交與接處我之衞也積愷猶若無以隆其託况積刻而推之積平猶若無以妥其居况積亢而危之積厚猶若無閑其衞况積薄而潰之管子曰善氣迎人親過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戈兵鶡冠子曰文禮之野與禽獸同言語之暴與夷狄同故口不道非謂之口祥司馬徽之所以無怨也容不習怳謂之色吉張子孝之所以無惡也摧斥不以加于人謂之身福正考父所以循墻而莫侮也報復不以畜于中謂之心祿婁師德所

以乾舐而釋怒也
又曰凡親親友友故故之道慳勿望施率勿望儀氣高勿望屈識下勿望知淺無深就薄莫厚求絕炤以混磨稜以游瀉衷以無介養嬰以曲娩全情所以體性忘情所以盡理全故可久忘故可大久大相成人極之眞吾久驚夫決嚙之道至行於羣連比屬之間則當滑心竅於無靈置形顏於不類而後可詩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則胡爲其然哉
又曰火雲數里眄濃陰爲玉屋臥病盈旬想䬉邁如

飛僊當其時也豈復知世有華鬘翠輿哉陶子曰稱心而言人亦易足非知道不能爲是言也彼溪情不止虎視難厭倘亦知稱心而求之乎如農人之願不過歲舟子之願惟風既而歲登風便滿志躊躇其爲足也不亦易何至有逐鹿之吝龍亢之悔哉美哉四知夫子乎雖然猶有畏也其三苟公子乎猶有積也其三樂先生乎世險不以挫其平狂衢不以亂其轍彼其於世若鄧林之鳥有餘棲雰津之魚不借潤焉彼其視身外不切之求掻掻而不自釋者又奚啻[illegible]涼哉
又曰養厚者不以薄淩中封不以外剝舜之大麓禹之黃龍顏之坐忘柳之不亂曾之絃歌澹臺之渡河夏仲御之木腸石心劉忠定之手足不移程伯子之終日如泥塑邵堯夫之終身無皺眉斯豈旦夕斷續之積而皮色之襲哉皆兼艮之極功敦誠之至槩也故雨雲觸石山秀爲之重蒼冰炭多端定根爲之再熟未至若斯而欲攝意以內逃矯情以外鎮未有不敗色庭露而澌然潰解者也奚益哉

又曰嘗讀史至石奢趙苞申鳴溫嶠之徒怪獨無首禾之仁至石碏鄧攸金日磾鉅子腹䵋之輩又獨無舐犢之愛乎世猶有名而義之者甚矣人心之無良也以爲功乎其功不足贖也以爲節乎其節不足宥也夫虎狼相親狗彘不忘鷙鳥相戀一蟲之微而相保聚一草一木而知向抱也父母之於子子之於父母也氣相噓血相濡心相人情相天謂夫天情之可絕人心之可折隱忍之足試毒烈之可甘是梟獍之人倫獮狸之世教矣卽復何名何義何功何節酒顏

面之沾而汚齒牙之血哉
又曰勿以行高而慣俗勿以才高而慢世勿以智高而厭有勿以道高而樂無高行有以和光高才甘於執拙高智思以憫情高道在於廣化
顏之推曰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塗必顛蹶於崖岸拱抱之梁必沉犯於川淵者何也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人或見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門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

之盟趙喜之降誠賢於折衝之將矣
文子曰河以委蛇故能廣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爲善不直必終其惡爲醜不擇必終其害
通玄經曰見不足故能成其賢奢者不長又曰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
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公而醜者忘怒水鏡所以能窮物而不怨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哉
林和靖曰不自重者致辱不自盈者招益不自畏者取禍不自是者博聞
又曰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幾千百人處渺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以一廛之地乎
愼子曰天有明而不憂人之闇地有財而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
尸子曰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圜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者遠矣聖人正已而四方治故曰天

地之大府
援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天孽消滅景雲出游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徑草秀水出神魚
蘭公傳曰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
隋書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惟孝乎
蔡雖疏曰魯侯能孝命在東官張仲孝友侯在左右

周宣之興實由於此且烏以反哺託體太陽羔以跪乳爲贄國卿禽鳥之微猶以孝寵况稟純粹之精奕立百行之根源

顔延之曰欲求子孝必先爲慈將責弟悌務念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能植孝悌非期友而友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信之不足必應以不信恩義相生情理相出

廣訓曰兄弟者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

顔之推曰兄弟者分形連氣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

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愛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必不合矣

管子曰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主惠而不懈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懈則子婦順臣忠而不懈則福祿至子婦孝而不懈則美名附

許旌陽八寶訓曰忠孝廉謹寬裕容忍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而罔貪謹而勿失脩身如此可謂成德寬則得衆裕能有餘容而翕受忍則安舒接人以此咎怨滌除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武侯曰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能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隱書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友居未安而罪

國家不偷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詘也自尊其已孩孺不得而娱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

又曰愛雖至而不媟讐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

梅子曰君子之交也以道契親淡而長存小人之交也以狎慢投甘而易變

荀卿曰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爲可信

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故君耻不脩不耻見汙耻不信不耻不見信耻不能不耻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已不爲物傾側夫是謂之誠君子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又曰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

又曰君子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強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應變知當曲直故也

又曰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刦之以師友怠慢剽棄則照之以禍灾愚欵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

拘虛寤言曰豐體者多痺脩軀者易蹟氣之難周力之不逮也故君子懷自盈之憂耻過人之譽

冊府元龜曰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形於外又曰君子厲不期之節哲人懷可復之言

譙譚曰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缺不補對天豈無媿心又曰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電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

又曰堯行舜趨周冠孔裳者恐未可以貌定也使其見遺金於曠寂之逵遇色婦於空閑之室而一不動心是堯舜返魂周孔復肉不然是仁義之賊也

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贍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人富私

一家也

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閉門

王僧虔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蹟引之不已則截是故去之宜疾

嚴君平曰舌耳無患角齒傷折柔者斃堅虛者馳實

又曰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保其眞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被褐而不殊懷玉而不渝

王叔師曰才德仁義自已出也愚欲強智不能及也

誰不自施德而蒙福空穗滿田無所益也

又曰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
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與其强求聞道不若勇於改過與其力務速成不若
安於循序少過則心純道在是矣有序則行邁成可
冀矣故治鍊鉛錫而得金泉進科坎而達海詩曰柞
棫拔矣又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珠林曰前心作惡如雲浮日後心起善如炬消闇
王坦之謙論曰菓枝不競仸潤空慚壐大信於南服
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坻極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

居幅巾窮巷落落焉不係風飈者也（吳楚之界桑婦不爭採桑梁氏
肥楚氏小楚人勦之梁令倪民夜澆楚氏楚人自愧）
韓伯辯謙論曰未能一覩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
忘懷於彼我則私己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
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己者當有其貴言
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徵矜貴之傷德者
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乎不言情
存乎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
晉史曰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宮羽釆照山華

布武育章立言成訓王澄之箕倨不已甚乎乃解祖
登棧裸形捫雀（澄為荊州刺史送者傾朝澄乃脫衣上樹探雀鷇）以此為灑
謂之高致道揆將聖事乖跡指樑清獨往自天其生
者焉
魯恭士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
稽叔夜曰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度而後行也任心
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
為也是故儌（音徼行險順貌）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無心
而心與善遇倘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

又曰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
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
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
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挫廉也蹟不
可不慎
莊註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花與濕
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
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也

劉放傳曰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
珠林曰縱彼飛沉隨其飲啄當使紫鮮頳尾並相忘於江湖錦臆翠毛等消搖於雲漢
子玄曰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忘之但忘功迹猶未玄達
孫思邈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

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
陸羽曰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標推能歸美爲德標居閒趨寂爲道標
潘恭定曰玄豹隱霧以文身潛龍在淵以成德故君子學也默識不以侈名行也順時不以願外仕也供職不以嗟卑
陳眉公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

又曰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且多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乖戾之氣至於此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
鄧子曰淵淵之水寒冽不能凍其流坦坦之士窮厄不能喪其身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已於富貴
季元衡曰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譚子曰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畢生無璺破有掛一裘十年不弊好飲酒家必貧好臂鷹財必困病在於增不在於損
子華子曰心居中虛以治百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滴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以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
張司空曰甚矣世之衰也家有市而國都不與焉莫親於父子而以失業相怨莫懿於兄弟而以氣勢交

陵莫肥於妻妾而以豐約爲悲懽莫狎於奴僕而以盛衰爲向背又何駔儈之足云乎

管子曰形不正者德不飭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飭德萬物畢得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

林疑獨曰臨人以德則未能冥乎道畫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迹

柳玭曰夫士生於世已無能而望他人用已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勿餒得乎

王文成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嘿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沸騰時便廓然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

方孝孺曰知有其身而不知吾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痿痺之民

顏回如愚王湛爲癡士有隱德人何由知權要之門喧煩會合道義之宅閒寂荒涼

葛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富矣何必玉帛之崇高尚其志不降不辱貴矣何必青紫之兼凡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高矣何必凌雲而蹈霓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四者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煑海矣身處鳥獸之羣可以不謌乎朱輪而華轂矣

又曰立德不絕俗不能收美聲而著厚實執志不絕羣不能臻成功而銘弘蹟凡夫朝爲蜩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

倚富者貧倚貴者賤倚強者弱倚巧者拙倚仁義道德者不貧不賤不弱不拙

造道者謂之富失學者謂之貧聽天者謂之達無恥者謂之窮

魏詔曰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尤者而脩之則行全矣

新書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爲嚚子愛利親謂之

孝友孝爲孳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爲倍心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爲雠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爲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傲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爲媟接遇肅至謂之敬反敬爲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爲趵（音訪出脛馬也）擿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爲險行善決宄謂之清反清爲濁辭利刻謀謂之廉反廉爲貪兼覆無偏謂之公反公爲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

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咈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而發是無涵養薄福之人也是故大

蜂鬚集　卷三　十六

丈夫當容人不可爲人容當制欲不可爲欲制

王坦之曰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摩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况下斯者乎

好辯以招尤不若忍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盛名必有重責大巧必有奇窮

文子曰舟行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

夫子曰天之道成而必變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昔堯履天子之位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而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虧敗迄今而逾惡非損益之徵與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

禍莫大於縱己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人非賢莫交物非義莫取念非善莫行事非善莫說

延命錄曰無謂幽冥天知人情無謂闇昧神見人形

蜂鬚集　卷三　十七

心言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千地收人形人爲陽善正人報之人爲陰善鬼神報之人爲陽惡正人治之人爲陰惡鬼神治之故天不欺人依以影地不欺人依以響

黄文江曰芝蘭草也松桂木也喻於君子而榮之桀紂君也李斯大臣也盜跖華胄也喻於小人而恥之則知蛇克銜珠而奚蛇龍苟臨身而奚龍

孝思賦曰靈蛇銜珠以酬德慈烏返哺以報親在蟲鳥其尚爾况三才之令人治本歸於三大生民窮於

五孝置天地而德盈横四海而不撓履斯道而不行
吁孔門其何教
王融頌曰渾風緬没旅俗膠加競文内疾誰覥心瑕
再惟情反三省心華貴危窮濫貧僑豪奢邅迴六蔽
紛綸七邪不圖厥始逸馬難置
又曰傾都麗任繞梁之曲肥馬輕裘蕙肴芳醁晦黒
滋生昬嚚競欲貌蕩魂浮身甘意觸靈龜掘根（昔有見龜緇入諸根以避害而悟道者）睛葵衛足蠱草或虞人如不勗
又曰開善若已燭良書見賢思齊美通詰感幽動地

孝有誠殞首流腸忠爲操振禮摛文弘憲則機謀飈
勇靜奸暴明白入素志冲閑高論窮微契神奥指軀
濟物不邀名輕財貴義豈期報百行萬善紛塗轍求
誠髣髴思畢懽蹈
劉延明曰避忿肆之險途獨逍遥於上等（歸善於物曰上等）
遠燕雀於啁啾疋鳳鳴於玄曠然後德輝耀於來今
清光侔於代往
人物志註曰君子之求勝也以推讓爲利鋭以自修
爲棚櫓靜則閉嘿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是
以戰勝而争不形敵服而怨不構若然者悔悋不存
于聲色夫何顯争之有哉
日燭曰五福起於履是六極構於蹈非理感自然寘
對玄凝福兮誰造禍兮孰興水運鍾卑人道惡矜疊
困豐積祉緣謙升童孺正而鬼退丈夫邪而魅陵覽
形聲之兩偶考休咎之雙徵理投思而合契迹望日
而相應若圓輪之抱規猶直桷之附繩蒼犬出於帝
父黄能資於聖子聿微化之弗叔奚天屬之云恃諒
求福之在躬信爲仁之由巳

李師政曰夫造業之君子無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
德敦金玉之高行無悶于陋巷之居忘懷于名利之
競所以畢既往之餘業啓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
嗤毀豈求鄉曲之稱詠哉
周道祖曰循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和之士自守
足於仁義又曰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illegible]
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没蔡靈以善[illegible]
禍郄宛以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故洗心以懷
宗練刑以聞道拔無明之沉根撤貪愛之滞網

蜂鬚集卷之四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識言

龔安卿曰昔人云心有骨籥待言而發然舌以出之齒以節之也知齒舌剛柔之用則雖終日揮蘭而未嘗有聲守兌法著而未嘗不話是之謂知言之宗解嘿之趣故纂箴言

還璞子樵書曰世人摩熟於世機淺言則忽深言則怵何言之難哉其言之難抑聽之難哉則機之相拒

久矣牙之聲可以投馬曠之响可以合牛巴之弄可以契魚而晤鳥彼蟲其賾者也而猶假之器竟投之易其妙者愈入人之靈同竅也聲同氣也妙同理也吐角流商而和益寡飛花點石而聽彌鮮其獨無別性哉則世機之塞先之也衆竅之虛先塞易入先入攄其一則一者不進攄其二則再者不收至於蔓仍攄盡則受響無谷容明無隙肉路無門真精竟隔易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盖謂是哉有能悟是者疏前以待後决此以通彼開咸虛之牖鼓巽入之輪至於閑轉機流風傳化應惟不攄其先入斯得矣

又曰昔者老龍塞兑多年偶因西邁爲叩者强出數千言言豈不玉瑣珠纚哉後之學者且因其言而詬之是又未若周廟之金人乎雖然金人之銘至矣且復有因其銘而反之者不滋多事哉是又未若堅五石之匏而載之秋菰之滋春雀之涯物無忤世無爭何者維聲送響形逓影響生而迢空罔象且得因其響而崇之影出而噴沙蠼螋且得因其影而困之不滋畏乎哉故絕響所以全聲避影所以寶形影響不

漏聲形乃真此龍叟欲以守中悟人而麟父欲以無言還天而未能者也況其下者乎

說文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釋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情語叙也叙己所欲說本紀曰黃帝生而能言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語

養生要訣曰人語笑欲令至少不欲令聲高若過語笑損肺腸精神不足千金要方曰凡言語誦讀常想聲在氣海中又曰食語常患胷背痛行語令人失氣寢卧不得多言笑五藏如鐘磬不懸則不可發聲

郭子玄曰非所明而明之對牛鼓簧耳劉子政曰非其地而種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不聽也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徐偉長曰俗士之牽達人猶鶉鳥之欺孺子鶉之性善近飛不迅行不速似將可獲故孺子逐之不已俗士似將可悟終難可移達人所以緩唇鳴聲而不已也

孫楚反金人銘曰少言少事後生何述夫惟立言名乃長久胡為塊然坐緘其口自拘廣庭終身乂手

心賦註曰訓格之言不可暫捨可以鏤於骨書於紳

染於神薰於識所以楚莊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賤萬畝之田而貴舟人芘說又曰金丹九轉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

傅子擬金人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生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杜恕曰束修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若寡知故曰守口如鼻至老不失

姚崇口箴曰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嘿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訥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謹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緘其口

皮日休口箴曰謗訕之言出如淵淪一息之波流于

無垠猜毀之言出如鈞天鈞天之樂聞于無間佞媚之言出如絲棼一入于人治亂不分間諜之言出如鷹鸇鷹鸇之迅一舉凌天

樞機論曰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可以覆身否泰榮辱一係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

劉屏山曰良心之放必有端也慮端不弭必形於言言端不弭必形於過過深于言言深于慮

韓昌黎言箴曰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嘿
馬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
人反以汝爲傾汝不徵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高僧傳曰名者不祥之器不獲已而用之言者不真
之物不獲已而陳之
程去華曰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
至呂刑之騰口
闕子曰魯人釣者以桂爲餌黄金爲鉤錯以金碧翡
翠之綸其持竿處位則是然其得魚不幾矣故曰釣

之務不在芳飾事之急不在辯言
郭子曰是非者生乎好辯而佇乎天鈞付之兩行而
息乎自正傅子曰巳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
已非不當與是平也
蔦子曰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爲善立
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爲高
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故傳
施者未若防其微勤求者不如寡其辭又曰靈蔡嘿
然而吉凶昭晳於無形春蛙長譁而醜音見患於聒

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
鄧析子曰一聲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
能及故惡言不出口苟聲不入耳此謂君子也
玩憑河者數溺於水好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
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者敬其詞令故終無樞機
之辱
荀卿曰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
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貌妄辯而幾利不
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

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傳曰析辭而爲察言物
以爲辯君子賤之博聞強記不合王制君子賤之
又曰言而當知也嘿而當亦知也故知嘿猶知言也
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沉
湎雖辯小人也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
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辯說譬喻齊疾給便利而不
順禮義謂之姦說
有小人之辯有士君子之辯有聖人之辯不先慮不
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居錯遷徙應變不窮是聖

人之辯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文辯而致實博而黨讜正是士君子之辯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則節足以爲奇偉偃却之屬夫是之謂姦人之雄

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傷人以言利於及戟戈矛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鐘鼓琴瑟

申子曰明君治國三寸之機運而天下足方寸之謀正而天下治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智惠經曰與人君言則惠於國與人父言則慈於子人師言則愛於衆人兄言則悌於行人臣言則忠於上人子言則孝於親人友言則信於交人婦言則忠於夫人夫言則和於室人弟言則恭於禮野人言則勸於農道人言則止於道異國人言則守其城於娼娼言則慎於事

言有四術言敬以莊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闡微訓曰聖賢之言有六似學者不可不察也明易者似膚淺發微者似迂濶循誘者似秘吝廣譬者似支離直指者似凌施樂告者似強括

內經曰善言天者必應於人善言古者必驗於今善言氣者必彰於物善言應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變者通神明之理

中論曰言以求道之中苟非中雖美說何異乎鵙鴂之好鳴鐸之喧譁哉

物理論曰論事比類不得其體雖飾以華辭文以美說無異錦衣褐袾管絃樂土梗非其趣也

王仲任曰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猶以夏進爐以冬奏扇亦徒耳

辯正論曰夫言尚浮華語非實錄猶瓦雞無司晨之用陶犬乏守夜之功又曰刀劍起咽喉之間繩索居脣齒之際語寒風足使翠柯零葉談芳節能使槁木舒華

指歸曰言多端者事衆而信不可然也心多易者難積而變不推也

西昇經曰是以知世薄華飾以相附言處飛龍前行

在彼籠後
郭子玄曰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檮杌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

墨子曰蝦蟇蛙黽日夜恒鳴舌乾口擗然而不聽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惟其言之時也

迂叟曰言不可不重不見鐘鼓乎鐘鼓叩然後鳴鏗訇鏜鎝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誰不謂之妖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不鳴亦爲廢鐘鼓矣

楊子雲曰大哉聖人言之志也開之廓然見四海之內閉之寂然不覩垣墻之裏良玉不彫至言不文

又曰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謂之妄君子不妄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達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面目之辭相適捈蚓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昬昬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

尸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者響也行者影也是故君子慎而言將有和之慎而行將有隨之也

荀粲曰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

丹青之巧摹寫物之形聖言之妙貫穿物之理因丹青之形而求其本眞因聖言之妙而求其所以是謂象內求心非聖人安能至此

劉子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威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喻以論之分別以明之懽忻憤懣以送之夫是以謂之講說

嚴猶匈奴之策奇策也然君子不謂之奇以其所告者王莽耳陳子昂如堂之議正議也然君子不謂之正以其所告者武后耳臧衰伯郜鼎之諫忠諫也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威公耳故觀人之言當先觀其所處之地然後聽其所發之謨如矢舌於變遷之世不免爲助亂也

人之不善而能勸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其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持之固之辯之明之文中其人所善能入于人之心則說無不行矣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遇至亂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贏絀府(府弓)然若渠堰(所以制水)檃括(所以制木)之於己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故君子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枻(正弓弩器也)

韓子曰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劌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誦說舊事)

嚴遵座右銘曰夫疾行不能逋影大音不能掩響嘿然託蔭則影響無因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口舌者患害之門滅身之斧言語者天命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身亡是以聖人當言而懷發言而憂如赴水火履危臨深有不得已當而後言

廷誥曰言高一世處之逾嘿器重一時體之滋冲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水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七喻曰戰國之際秦儀之徒智略兼人辯利軼軌倜儻挾義觀釁相時圖爵位則佩六紱謀貨財則輸海內人主見弄於掌股而莫之知惡也

劉卲曰辯論之士則智凌徂丘材過東里分摘滯義剖擗纖理論折堅白辯藏三耳

家挾殊義人懷異計從衡者欻(音翕連也)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

繹鬚集卷之五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明心

龔安卿曰無物之謂心神變出焉人以有物滓之膠其變矣聖人神其用者還其初而已還其初則盡其變矣故心者天地之大公也物盡則同還矣同還之謂道故篡明心

還璞子樵書曰世積靈而爲人人藏靈而爲心心效靈而爲思思擾靈而爲病人有其耽思時是蟄溺身

世也其有結思時是坑穽身世也有鶩思時是奔馬身世有瀎思時爲燎原身世愁思時曰頹壓身世亂思時謂戰伐身世邪思時其盜賊身世乎誕思時其魍魎身世乎人心本瑩淨入思病之身世本平寧入病猾之思是爲病病是爲猾身心相苦無已時也有能反是而爲灑落之思由灑落而爲恬澄之思恬澄矣轉而爲幽邃之思幽邃矣入而爲寥泬之思由寥泬而爲渾沌渾沌而自拴動拴動而待脫離脫離謂之明了明了而積玅實玅實而融化融化而通虛虛通其神矣心本自神而人自俗之俗必有以神之神不可以驟而至其必由思乎思不可以徑而合其必有道乎思以道神心以思神人以心神故曰神心者神人也俗心者俗人也

又曰人知除官舍以處貴人媷茶蓡以殖嘉穀至於尺宅寸田塵冥冥而不知勑莠驕驕而不知薜非有狂恚之疾欲自促其生者而勞攘於百途饕遨於盈壑命曰性命之養是辱金綬於溷隈播洪苗於藟圃以爲之尊愛必無有矣是以叢弧向鵠悲衆欲之攻

生岐逕亾羊悟多方之喪我

又曰至精之所會曰文非大讀書者不可以衡文至賾之所播曰物非精研理者不可以别物積美之所通曰藝非博涉能者不堪以辨藝積奧之所匿爲人非深省已者不足以徵人世故之謂事非老達世者不任以曉事神變不測之謂心非久浴神者不能以識心

識心

劉子曰夫心者五藏之主所以制使四支流行氣血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

定眞玉籙曰治心之最在不妄作心神乃定定則入道愼其言語懼觸物也節其飲食慮貪生也衣麤而淨在素淡也居陋而隱守靜篤也恭謹一切避凌辱也不敢爲先免嫉謗也始終淳信潛化導也進止和光密行教也挫銳解紛明道有時也出處變化見神應之速也

高廟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絶忠愨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

莊註曰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釋喜怒通四時

又曰夫寘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偏矣有其巳而臨物與物不宜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德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內外同福也

又曰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雖搖而非爲也因其自蕩而蕩之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無迹履性自爲而不知其所由皆云我自然矣

人居塵世難免營求雖有營求之事而無得失之心卽有得無得心常安泰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卽少憂不積則無失迹雖同人心常異俗

弘明集曰視聽香味各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如人之有宅東閣延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櫺映月主人端居中霤以收四事之用

姬眞人曰隨宜變態逐境生緣其靜也凝而地其動也態而天應於足則移步盤膝應於手則握掌成拳作止擡拈攄獨化無爲之主見聞知覺占當機用事之先

登眞隱訣曰齋定其心潔靜其體在乎澄神遣務檢隔內外謂之心齋

子華子曰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返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

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
歆然之欲慽然之忿隱然之憂皆逆道心於身心有
損倏然自得怡然自適恬然自息皆順道心於身心
爲益去彼取此服之無斁
黃庭註曰心如雞子危而難安國有賢致太平心處
清身安寧
張續曰人之寓於宇宙也何異棲蝸之爭戰附蟎之
遊禽而盈虛倚伏俯仰浮沉矜榮華於尺影搃萬慮
於寸陰彼忘機於粹日乃聖達之明箴妙品物於貞

觀會何足以係心
譚子曰虎踞於林蛇游於澤非鳶鴟之仇鳶鴟號之
者畜異心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鳥鵲之馭鳥鵲
乘之者無異心也
顧愷之曰聖人懷虛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虛也故
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
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
事傾

天下非無信士然分貨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爲有心
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然守重寶必
閉戶而全封以爲有心之於廉不若無心者也
子玄曰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
苦不以害爲害故莫之能害
坐忘樞要曰心由內照塵事屏了此時覺一念起即
須除滅務令安靜止滅動心不滅照心止宜虛心不
宜有心
其神凝其心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黙其胷懷澹爾

無寄塵垢何能攪其方寸
郗超奉法要曰兆動於始事應於末念起而有慮息
則無意之所安則觸遇而夷情之所閡則無往不滯
由此而言通滯之所由在我而不在物也
又曰若乃懼生於心則疊乘於外外疊既乘內懼愈
結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是以經稱丈夫畏時非人
得其便誠能住心以理天關內固則人鬼罔間緣對
自息萬有無以攖衆邪不能襲
日用經曰一念不起謂之清靈臺無物謂之淨

無窮之形自古生化而不停無窮之情自古差別而不平無窮之事自古煩惱而不定無數之有自古成壞而不久往者無跡來者無極若悟一一皆空卽當心如太虛洞然無礙有何介懷更生色相

耄智餘書曰遣妄情如刀之伐樹非一斧可倒求眞理如食之充腸非一口可飽

蔡雝女誡曰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面一朝不脩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咸知飾其面不知脩其心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

脩賢者謂之惡愚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覽照拭面則思其心之潔也傅脂則思其心之軟也加粉則思其心之鮮也澤髮則思其心之順也用櫛則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則思其心之正也攝鬢則思其心之整也

葛長庚曰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超出萬幻確然一靈三毒無根六欲無種頓悟此理歸於虛空

六如論曰對眼根之塵如見夢時物如觀幻化像對耳根之塵如聞空中風如聽禽鳥語對意根之塵如湯釋冰雪如冶銷金鐵

禁六情如縶狗鹿魚蛇猿鳥狗樂聚落鹿樂山澤魚樂池沼蛇樂居穴猿樂深林鳥樂依空六根樂六塵眼貪色如狗也耳貪聲如鹿也鼻貪香如魚也舌貪味如蛇也身貪觸如猿也心緣法如鳥也

丹崖子曰百樂我德亦我讎焉百憂我讎亦我德焉百欲我恩亦我害焉百惡我害亦我恩焉百骸我生亦我賊焉百毒我賊亦我生焉

關尹子曰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

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

疑是心之栽枿猶如荒田多栽枿故異草尚不得生況穀稻等心亦如是爲疑根所壞於邪尚不能定況是正定

新論曰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物觸應而成礙由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

心論曰心先天地而獨存歷事變而不朽廓徹圓通靈明虛湛所謂體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用也造物無方靈變不測所謂神也五常百行之所由始

萬事萬物之所由終所謂道也夫人未生之初體用混融萬殊一致雖不可得名狀心非無也既生之後如月當空隨水現形各各禀受無欠無餘聖智非增凡愚非損心非始有心之靜性也動情也動而不止欲也性情欲三者同出而異名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苗利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抑欲止淫

人心無不仁一念之差不量輕重惟欲適己故白起

發一疑心坑虎士如蟣蝨王愷發一快心截蛾眉如芻俑李斯發一叨心横尸四海楊國忠發一疾心激禍百年

路史曰古之聖人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開人之賓而不開天之賓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陽明勝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盛陰濁盛故物欲行識性用則歸于神物欲行則歸于鬼歸于神者與天為徒歸于鬼者與物為徒

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回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脉乃强

張湛曰身與萬物同有其有不有心與太虚同無其無不無

情牽萬境意起百思塵網千重密密常籠意地愛繩萬結條條盡繫情田聳高阜於慢山横遮法界湧長波於貪海吞盡欲流

葛洪曰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灾之根源似熱渴之盜冷雖適己而身危

諦思身之未生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身之既化有

象乎有名乎有我乎身前身後兩不可知安得於中偏執為我愛戀憂怖終日戚戚

陸魚不忘濡沫籠鳥不忘理翰以其失常思返也人而失常不思返是不如魚鳥也悲夫

樵譚曰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慮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覺豐年

黄檗心要曰但契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凡人多為境礙心事礙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第令心空境自空第令理寂

尋自寂勿倒用心也

又曰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聖賢心如虛空一切俱捨然捨有三內外身心一切俱捨猶如太虛無所取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爲大捨若一邊行道布德一邊旋捨無希望心是爲中捨若廣脩衆善有所希望聞法知空遂乃不著是爲小捨大捨如火燭在前更無迷悟中捨如火燭在傍或明或暗小捨如火燭在後不見坑穽

了明曰身爲死物其內活潑潑地者爲活物莫於死

物上作活計宜於活物上作活計

天下之物皆吾心也心之本體明而空洞實無一毫可得而有惟其覺眞蔽于塵和由是清激而升者爲想濁汙而墜者爲情夫情想之于心猶珠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漚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無窮如虛空有物如天地爰逮如日月斗星金石草木之屬凡悅可於吾心意者皆善想之所變凡憎惡於吾耳目者皆惡情之所生也

如尺蠖尋條安前足而進後足似癡猿得樹放低枝而捉高枝如春蠶作繭以妄想之絲纏苦趣之業質似秋蛾赴燈用貪愛之翼撲生死之火輪

管子曰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質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驥馳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虛其欲神將入舍歸除不潔神乃留處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

天隱子曰存我之神想我之身閉目即見自己之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心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奈何不病

心地觀經曰心如幻法由徧計生種種心想受苦樂故心如水流念念生滅於前後世不暫住故心如大風一剎那間歷方所故心如燈焰衆緣和合而得生故心如電光須臾之頃不久住故心如虛空客塵煩惱所覆障故心如猿猴遊五欲樹不暫住故心如畫師能畫世間種種色故心如僮僕爲諸煩惱所策役

故心如獨行無第二故心如國王起種種事得自在故心如怨家能令自身受大苦故心如埃塵坌汙自身生褋穢故心如影像於無常法執爲常故心如幻夢於我法相執爲我故心如夜乂能噉種種功德法故心如青蠅好穢惡故心如殺者能害身故心如敵對能伺過故心如盜賊竊功德故心如大鼓起鬬戰故心如飛蛾愛燈色故心如野鹿逐假聲故心如羣豬樂雜穢故心如衆蜂集蜜味故心如醉象舭牝觸故

心賦曰吞虵得病皆是疑生懸砂止飢悉從思起（昔飢歲有兒求食母懸砂囊誑之爲飯兒七日諦視忘其飢後解下示之知是砂遂絶望而殁）笋抜寒林魚跳冰沚酒變河中箭穿石裹非麴蘖之所成豈功力之能恃無纖塵而不因識變道理昭然非一種而罔賴心成言思絶矣動靜之境皆我緣持如雲駛而月運似舟行而岸移魚母憶而魚子長（魚散子因母憶持乃生不然則爛）蜂王起而蜂衆隨

又曰繩上生虵而驚悸杌中見鬼而沉吟（夜看繩是虵見杌爲鬼）癡猿捉月而費力渴鹿逐燄而虛尋飲狂藥而情隨轉日（醉時見有轉日）食浪蕩而眼見華針皆自想生萬品而始終常寂靈因念起一眞而境界恒深妄情牽引何年了辜負靈臺一點光

洗惑塵消滯慮湛幽抱豁神襟

肇論曰至人虛心冥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胷中而靈鑑有餘鏡萬有於方寸而其神常寂

本心湛寂隨緣染淨譬如一水若珠入則清塵雜則濁又如一空若雲遮則昏月現則淨

想所現相是分別變分別變相但可爲境而無實用

如日發燄帶微塵而共紅非實紅也似水澄清含輕雲而俱綠非實綠也

權德輿曰心本清淨而無境非遣境以會心非去垢以取淨神妙獨立不與物化

反聽致聰如警露鶴冥心致淨如辟塵犀登徹重淵如清水珠發現光明如輝山玉

胡敬齋曰心纔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騖然後爲放心一放便是私不必恣情縱欲然後爲私古人所以無時不兢兢

謝康樂曰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又曰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日昏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伏之後也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一觀伏累之狀他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入於滯矣一無有同物我者出於照也

解悟眞經曰我心本來在內虛明照徹萬應無邊既經色相種種戀念遂於本來壞了乃見心中並是外

來色相此心色相都是塵惱非自己虛靈本物譬之明鏡本性貞明應物皆似年久塵積不克遂於本明害了世間人皆以鏡爲塵汙未有以塵爲鏡汝等執心爲外入則是以塵爲心其義不是

又曰心地純雜不平六欲七情互動遂生諸惱等障皆是天君不在鬼魔乘虛作崇我心出去已久色相當權本來靈用遂皆邪入譬之鏡照人爲人照物爲物本來豈有人物

又曰心地不定何處尋心定後邪心不入正心自在譬之盆水尋針亂捉亂動針自不見停手靜水針自見其面目許時輕輕捉住自然走迯不得若於見時復亂手急捉亦復走失

這等心象就如蓮花下映居肺下肝上色如紫珠神如朱雀名曰英聰號曰奕靈位曰離宮用曰盛火情爲喜德爲仁

青華秘文曰心之所以不能靜者不可純謂之心盖神亦役心心亦役神二者交相役而欲念生焉心求靜必先制眼眼者神遊之宅也神遊於眼而役於心

故抑之於眼而使之歸於心則心靜而神亦靜矣

李元卓曰動而開天所以生智慧靜而藏天所以全淵嘿德有心則作德於物物之知心有眼則役心於物物之見知見立則方寸擾矣

又曰心與物對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迹是謂天遊動而無畛故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美之者天和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所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

定觀經曰處喧無惡涉事無惱此是眞定不以涉事無惱強求生事不以處喧無惡強求就喧以無事爲眞宅以有爲爲應跡

水丘子曰人四大假合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以心爲君心者神之所舍也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之至精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

聚沫之身非有如幻之心本空豈有欲情而成實事

無如子曰易牛堂下止有不忍再着一念則大小之見生矣乍見入井止有怵惕再着一念則納交要譽起矣故當機轉念與摹古設施總屬人爲人爲者僞也惟有生者純任天機

祝石林曰學人恒言用心用心寔難祗用耳目爾日自日光萬古長圓月受日光三五缺焉心與耳目之用似之

世界原自缺陷人心原自圓滿吾人當以圓滿之人心圓滿乎缺陷之世界不當以缺陷之世界缺陷乎圓滿之人心

鋒鬚集卷之六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表性

龔安卿曰性生心也從無始來惺惺活活未嘗暫熄於人而人自熄焉生理孰由露哉今欲返其生初必廓虛澄一藻鏡其神明而後眞陽始見見而圖之天命實在是矣故篹表性

還璞子樵書曰見命之定則遇迹不黏其平留見情之定則物逆不留於曉意見性之定則宇堨不阻其通胞入三定以遐觀憑一涉而滑碍寤逝來之不任瞬今昔於無遷滌襟舜海濯腑尼川鴞懷於沂舞之林灑想於濠濮之上豈有世變驚神煙心作色哉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又曰剛人性升其偏至之情多怒柔人性沉其偏至多慾怒火生於陰而發於陽慾水生於陽而感於陰損生破性斯二爲甚禁之之術先於所見彼自爲忤勿見其可惡彼自爲媚勿見其可愉見涉人不至已

見涉目不至意見涉意不至心見涉心不至氣見涉
氣不至神見動神覺反氣見動氣覺反心見動心覺
反意見動意覺反目見動目覺反人每見必覺還於
無觸可惡如塵不碍風可欲如樹不遣雲
又曰付偏而學徹之世薄而厚居之事多沴汰之物
賾忘齊之才劣志拓之心侈意伏之聖遠而親之者
神也道廣而凝之者性也六合之內無不可爲六合
其外不可爲而可思也天地能美人以衆形不能了
人以寂然之一心聖人能牖人以至訓不能豁人以

惺然之一覺寂然心了天地所以美我形者可無用
矣惺然覺者豁聖人所以諄諄牖我者可無言矣
又曰苦樂相乘皆起於見見入侵情情入侵心心入
侵性人能甘其所苦而淡其所樂卽見以鍊情卽情
以鍊心卽心以鍊性性平而心如水情如風見如光
皆涉無所紐而過無留矣沙堤清路不能爲之夷棘
逕飇隈不能爲之阨苦蘗肉蓮不能爲之螫甘漿美
液不能爲之飴爲其所起也息其所止也同異其所
得徙也得失榮枯悲懽寵辱草草過而已誠無以見

緣情無設心無係性無爲晴曉無以試其暄烟陰無
以候其暖春山不能加其秀秋漠靡以激其愴幽黯
齊顏新朽一狀又何軒輊白黑於其間哉
蕭廷之曰形中之精寂然不動蓋剛健中正純粹精
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爲命之根矣心中之神感而遂
通蓋喜怒哀懼愛惡欲者存乃命之所寄也爲性之
樞矣
董子曰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
爲雛繭待繰以涫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

後能爲善善教訓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至能也故
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
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爲然在
性者以爲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
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爲縷也粟之性未
能爲米也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
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
李翺曰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
水火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烟不鬱光斯明矣情不

作性斯統矣
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卽詩蒸民之旨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于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趙臺卿曰性情相表裏啖助曰情本性中物韓嬰曰卵之性爲雛不粥不孚則不成爲鷄繭之性爲絲不淪不練則不成爲絲陳圖

南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于伊洛其理無異
亢桑子曰夫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又曰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
性本至凝物感而動習動既久胡能遽寧既習動而播遷可習靜而恬寞故善習者寂而有裕不善習者煩而無功是以將躁而制之以寧將邪而閑之以正將求而抑之以捨將濁而澄之以淸於此習久則怡寞于外神鑒于內不思靜而心自靜矣
仲長統曰人之性各有所患疏瀹胸臆澡雪腹心使之芬香皓潔而不可汚果何道以致之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鍊之以致其精瑩之以發其光
張充曰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
廷誥曰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

愉爲器美矣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損性稍忍卽歇故動無愆容止無失度
又曰古人耻以身爲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故性明者欲簡嗜煩者氣惛去明卽惛難以主一
葛子曰智者嚴隱括於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劇於堤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朽轡之乘奔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棄矣
援神契曰情者魂之使性者魄之使情生於陰以計

念性生於陽以理契
林和靖曰人性如水水傾則不可復性縱則不可反
制水必以堤防制性必以禮法
諸葛子曰惱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
淮南子曰君子行正氣不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
義循理不動不繫於物而動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
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
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植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
事於性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

而邪氣自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
之哉
博覽智可以資見性內見自然之理靜居力可以資
聞性反聞自然之音
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慾羽翼美者傷其骸骨
枝葉茂者害其根荄故聖人損慾以從性
郭子玄曰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
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凰擬
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
而偏尚之累去矣
又曰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
之極則勞矣
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
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
自爲恣其性內而無纖介於分外此無爲之至易也
無爲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
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
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

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智以無涯傷
性心以欲惡蕩眞故乃釋無爲之至易而知彼有爲
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
之常患也
物各自守其分則靜嘿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
尚勝自顯者耶尚勝自顯其非逐智過分以殆其生
耶故古人不隨無涯之智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
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
也

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全矣

新論曰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烟出於火而烟鬱火冰出於水而冰遏水故烟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

身之有欲猶樹之有蝎樹抱蝎則還自齧身抱欲而還自害故蝎盛則木折欲熾則身亡明者剸情以遣累約欲以守身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

之泉立於無害之岍

延壽集曰寒月結水為冰煖時釋冰成水遂時結性成心悟時釋心成性

還源篇曰心田無草穢性地絕塵飛夜靜月明處一聲春鳥啼

性猶山也自聖至於凡登山者也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而其强力者出入上下無不至故無不至者聖人也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者賢否之别也均性也因所見而為聖賢之分均山也因所止而知强弱之量故人之繕性也有不求而性之於人也無不足人之於山也有不盡而山之於人也無不與

人之性猶水水之源本甚潔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反於本初則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砰訇淙射湛於所閱而響易矣泂洑瀲溶湛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臭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為性則然矣是故君子慎所以湛之者

永明曰樂蘊奇音指妙而宫商應節心懷覺性智巧而動用冥真

張平叔曰元神乃元性也元性非他物亦炁凝而靈耳又曰元神見則元氣生又曰元性復則元炁生大道歌曰神是性氣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仙樂集曰氣神相見性住命定

葆眞子曰心天之心必復其性之初不復其性之初則汩於情之末復性所以之天汩情所以之人

清淨經註曰聰明上士猛然省悟全身放下如父母

未生前相似一無所着心源自然清淨眞性自然顯
煥
子玄曰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爲則
易欲爲而不傷性不可得也又曰性之所能不得不
爲性所不能不得强爲
李元卓曰性本無知去知而迷者靈性本無見去見
而礙者徹性本無言去言而縛者解
又曰執跡則躋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玅湛之體
在動而非搖虛明之用入塵而非垢

又曰內觀無心外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
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
而不爲奚往而非天哉
大通經曰靜爲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爲之心性在其
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空無象湛然圓滿
青華秘文曰放下六情了無一念性地廓然真源自
見一見之頃往來自在蓋靜至於極之極如大死一
場卄生然後可以造化真機而爲超出生死之根本
指玄篇曰形中以神爲君神乃形之命也神中以性
爲極性乃神之命也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
謂之歸根復命
梁武帝曰觀人生之天性抱玅氣而清靜感外物以
動欲心攀緣而成青過恒發於外塵累必由於前境
若空谷之應聲似遊形之有影
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
眞夫須臾無忘其爲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
其爲容者必累其形
三教林子曰性字從生從心心由性生也石有性故

兩石相搏而火生木有性故兩木相摩而火生
又曰石擊而火生也火炎則反焚其石矣性萌而心
生也心熾則反滅其性矣然而性也者豈其因心而
滅蓋逐其心於外自忘其性而不知也
又曰神本於性而性則未始神而神所由以靈也氣
本於命而命則未始氣而氣所由以生也
性而心也而一神之中炯命而身也而一氣之周流
故聖人之學盡性而至命也賢人之學存心以養
修身以立命也

蜂鬚集卷之七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尊經

龔安卿曰七曜經天物以不失其照聖人則之寫心以成象織性以爲章戒勑焉以盡事唫諷焉以盡情推遷以盡變調節以盡文是是非非焉以盡斷而後人理總備天教同昭聖人之能事畢矣故篡尊經

還璞子樵䇿曰先儒有以六經爲吾性註脚又有以太虛爲六經者豈滅裂哉易之太極禮之太乙春秋

之元書之中詩之天載大學之至善中庸之誠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浩然果何物哉蓋經徑也直也直指夫人心而言至簡至易無缺無餙明乎此則千條萬緒不出一絲是爲一字之本經雖山夫野人皆可讀可解可脩可得而無勞鄭許之紛紛矣故至象以前文字之經在人心鬼哭以後人心之經在簡策經在人心何思何慮而其天全經在簡策於是註疏論議日煩而心日晦如强食寒病之夫食愈塞而病愈不悜矣陳圖南曰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呂東萊則又曰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故曰心之精神謂之聖商賜始可與言詩顏氏之子始可與語易者其在茲乎

又曰流水一經非羲非旦芳花千首何雅何風理圓無析剖獨還混沌乾坤情率爲推敲更適聚分方物咲彼桉圖添筭白首玄經何其贅剔肺搜枯從前作苦蓋其勞

劉知幾曰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瑯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

泰山者但嗟其峻極

劉彥和曰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洪荒道喪帝昊興其爻畫結繩羲農皇世肇其敎歲歷綿曖條流紛糅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于時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乎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聖謀卓絕墻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矣

申鑒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

眞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别說不同而皆自謂眞本說仲尼邈而靡質先師沒而無聞將誰使知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于屋壁義絶于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措定後世相倣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勢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隋志曰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緯地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

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夫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匠夫見念則有王公之貴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也

路史曰三代之上文字之所用墳典彝鼎之外無施三代而下有詔命有政典然後文字無所不用旣者文字而六經託六經之託聖人之不得已也降至後世句連苦窳牢茹苫葦而後淫詞始蔓衍胥塊矣奇它之目如秋荼而民亾所措手足章句之學如凝脂而士不知所秘篤文者侮俗而姦者舞文至於讀易卜姦誦詩扣冢亾所不至人皆鄙之而不知所鄙者彼市祆夜哭謂鬼無知吾得信諸

陶隱居曰經者常也通也謂常通而無滞亦猶布帛之有經必須銓綜綿緒僅乃成功若機關疏越杼軸乖謬安能斐然成文

葛稚川曰正經爲道德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

又曰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筝講肄爲鐘鼓百家爲笙簧

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鹵鈍者惺悟又曰披九典乃覺面墻之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物理論曰夫五經則海也他傳記則四瀆諸子則涇渭也至於百川溝洫畎澮苟能通陰陽之氣達水泉之流以四海爲歸者皆益也

王潛夫曰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燭索道於當世

者莫良於典籍
孫綽子曰銜轡衡軛無心於馬而所以馭馬典籍禮度無心於治而所以爲治又曰典籍文章之言治出於天詞於人
顔延之曰觀書貴要觀要貫愽愽而知要萬流可一咏歌之書取其連類合章比物集句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衷王易首體備能事之淵數象窮則太極著人心正則神功彰
淮南子曰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温惠

淳良者詩之風也純元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淨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揖讓者禮之爲也寬和簡易者樂之化也刺譏辨義者春秋之靡也易之失也鬼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愚書之失也刼禮之失也亂聖人因而裁制之
又曰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世衰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二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道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言弗能言也
桓譚曰六經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
王仲淹曰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
蘇子曰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

王道傷時政莫過乎詩通陰陽示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廢興吐辭令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尚書和人情動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術莫過乎商韓載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漢
傅子曰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足以相副翫之若近尋之若遠浩浩焉文章之淵府也
秦有誓而書亾魯有頌而詩絕
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
劉靜脩曰六經自火于秦傳註于漢疏釋于唐議論

于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

春六籍之垂文實百王之取法著於緗素皎若丹青乃有前脩詮其奧義爲之疏釋播厥方來頗索隱於微言用擊蒙於後學

劉綽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飈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

阮嗣宗曰夫子養徒三千升堂七十僭神演思因史作書考混元於無形本造化於太初

卜子夏曰書之論事皎皎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儀訓曰三墳五典粲粲如列宿落落如連珠

孔穎達曰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脩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剛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鑿荊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

又曰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燼漢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

大傳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

穎達曰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

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懽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咏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於情性諧於律呂

乃若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

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政燎其書簡牒與煙塵共盡

說題辭曰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又曰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淡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

范甯曰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

含神霧曰詩者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

徐禎卿曰鹿鳴頍弁之宴好黍離有蓷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嘆蟋蟀山樞之感慨栢舟終風之憤懣杕杜葛藟之憫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雞鳴之戒惕大東何草不

黃之困疵巷伯鶉奔之惡惡綢繆車舝之勸慶木瓜采葛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檀七月之勤敏常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婉孌詞氣哲匠縱橫畢由斯閾也

鄭夾漈曰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

邵康節曰懷時謂志感物謂情發志謂言揚情謂聲言成章謂詩聲成文謂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有二謂身也時也身則一時之休慼也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休戚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

馬端臨曰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辭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桓叔段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

錄也

梁簡文曰樂由暢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敦序故東魯夢周窮茲刪採西河邵魏著彼纘述叶星辰而建詩覩斗儀而命禮

緯書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發

夾漈曰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成文圖植物也書動物也一動一植相須成變化圖約而書博卽

圖而求易卽書而求難故古者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索理於書兩者皆不可偏廢也蕭何入洛陽先取秦圖書自是而下則學者離圖卽書尚辭而務說矣

又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河圖四十有五虛十而不用何也蓋十數雖不用然一與九爲十二與八爲十三與七爲十合居中之五數縱橫皆十五是知十數不用之中有至用存焉河圖之數四十五而八卦之數三十有六虛九而不用何也蓋九數雖不用然

乾之與坤其數則九震之與巽其數則九坎與離數九艮與兌數九是知九數不用之中有至用存焉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虛五而不用何也蓋五數雖不用然天一生水加五爲六故曰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加五爲七故曰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加五爲八故曰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加五爲九故曰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加五爲十故曰地十成之是知五數不用之中有至用存焉

簡文曰易之教譬彼影圭居四方之中極猶彼黃鐘總六律之殊氣疑關永闢踰弘農之洞啓辭河旣吐邁龍門於已鑿

說題辭曰易者氣之節含精宣律上經象天下經計曆文言立符(符信)象出期節彖言變化繫設類迹

乾鑿度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異)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爲道苞籥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

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

穎達曰以無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以變化言之存乎其神以生成言之存乎其易以眞言之存乎其性以邪言之存乎其情以氣言之存乎陰陽以質言之存乎文象以敎言之存乎精義以人言之存乎景行

又曰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

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沴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玄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九聖時歷三古

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

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亭毒羣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

王弼畧例曰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於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於亂者得所附也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爲之先者應其始也物競而獨安靜者要其終也

葉子奇曰聖人作八卦以之配五行水火純乎氣若也而無所雜故各以坎離一卦配金木土有陰陽剛柔之質故各以二卦配之乾剛金兊柔金震陽木巽柔木艮高土坤卑土

阮晶山曰圖書者天地之易範卦疇者聖人之圖書天人無二理也圖書數異而歸同卦疇用殊而致一古今無二道也

又曰圖之生成同方者主二氣之交而言則貞精妙凝其勢不容不合書之奇偶異位者主一氣之運而言則推行有漸其序不得不分造化生成非偏陰偏陽所能任此圖之位所以偶而數全乎十也氣機迭

運非拘偶滯對所能行此書之位所以奇而數終乎九也

又曰圖之體圓書之體方若異矣然體之圓者用則方初非毀方以爲圓體之方者用則圓亦非剖圓以爲方

圖數本全而卦則之不得不虛其中書數本缺而疇則之不得不總其實卦之數八疇之數九固殊矣然八卦之中有太極未嘗限於八而有所遺九疇之中有皇極未嘗混於九而無所別

河圖錫義實天所以開五帝之治洛書畀禹實天所以啓三王之功

頡達曰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嘆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莫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

范甯曰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剛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

桯成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作法五經連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

趙汸曰筆削有五或畧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畧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畧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畧是以著非諸殺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

鄭樵曰經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聖人愛禮之意也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子貢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此聖人正名之意也如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是子路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

又曰黨左氏者以左氏爲大官以公羊爲賈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爲墨守以左氏穀梁爲膏肓廢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義背經屬綴不倫右穀梁者以爲文清義約多所發明二子不及或均取其善者則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均取其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或欲盡廢三傳者春秋三傳束高閣盧仝三傳作而春秋散文中子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異而通之作爲春秋調人以平其得失大抵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學者不可不兼使聖人傳之至今三子之力也

呂大圭曰鄭段陳陀衛州吁始也皆名之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於以見大夫之浸强矣始也曹呂無大夫後則曹呂皆有大夫於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爲政矣始也吴楚君大夫皆書人後則吴楚之臣亦書名於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

又曰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以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

劉知幾曰左氏聖人之羽翮述者之冠冕也又曰左氏之義有五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呂大圭曰左氏熟

於事公穀熟於理鄭夾漈曰公穀解經左氏記事又曰左氏得之親見公穀得之傳聞

皇氏曰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乙禮事起遂皇禮名起於黄帝

頡達曰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欲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

又曰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

孫奭曰夫總羣生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仲尼既没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道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闡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

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

趙邠卿曰孟子閔正途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遭蒼姬之迄錄值炎漢之末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没世而無聞垂憲言以貽後著書七篇包羅天地揆序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

則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
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又曰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
則而象之
郭景純曰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
咏總絶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
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譚奥摛翰者之華苑也
邢昺曰夫爾雅者先儒授受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
傳註之濫觴爲經籍之樞要者也

爾雅者孔徒之所慕而詩書之襟帶也蒼頡者李斯
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訓詁頡以宛冏
奇文

蜂鬚集卷之八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愼微

龔安卿曰衆目視於顯而汶於微至明察焉衆心介
於巨而畧於細至智規焉夫明智非好察人之不及
而規人之不必其不及必者而要急與焉是明智之
先物覩而無漏汝者也其寧與衆情同蹤失哉故篡
愼微

還璞子燕書曰四序成歲而有寸之刻萬里爲程而

有跬之步非其微者乎然使歲少一刻則無以成歲
程而廢一步馬亦終無以至其程夫寸刻跬步於歲
程中萬未一分而竟不可缺者謂經遠之所託積也
則夫陽蟲動而知暑井葉落而驚寒猶晚矣慮有所
不及至者君子有若厲之惕事有所不期然者聖人
有意外之防
又曰日之影未踰寸尺而其過扶桑度蒼門不知其
幾千萬里矣潮之痕未長尋丈而其經綠水泛桃花
不知其幾千萬斛矣夫不必有加於寸尺尋丈也而

卽此寸尺尋丈之遠巨如是衆人有未之覺思者則
夫聖人之所圖者正於微細爲得力
又曰孔愼思於無邪顔脩復於不遠曾氏端嚴於手
目孟子充類於穿窬微乎微乎茲聖賢之密旨也學
者冥搜隱索豈有秘于是哉亦惟帖我心氣伺其萌
隱謹啓閉于危局敦往來于奥窔鷹狡密其絛籠蜎
賊保其根節久而化之與慮宜之然後隨我爲魚縱
其翔逝詩曰有鳥高飛亦傅于天
常景曰悔未結誰肎出躬禍未加誰肎累足機發而

後思圖車覆而思改轍改之無及故狡兎失穴思之
在後故逆鱗易觸
出曜經曰猶如鑛鐵數入百鍊之爐柔可爲剛僞可
爲眞猶如大海日夜沸動濁滓下沉變成珍寶
丁鴻疏曰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樹
起於青葱禁微則易捄末者難人莫不忽於細微以
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鏡也
劉子政曰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愼嗜欲使行虧謗訕
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不
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
者逐禍之馬也謾訑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
禍之路也
劉蕡策曰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
不敢盡言忽而不用必洩其言言而不行必嬰其禍
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禍欲盡其意則有害成
之變
千尺之堤以螻穿之孔潰百家之室以泄突之烟灰
故曰圭之作堤也窒其孔丈人之愼火也塗其泄愼
易以避難敬細以防大也

胡氏曰甘言卑辭啓僥倖之路附耳屏語開讒賊之
門名器不惜導僭竊之原假借威福梭凌辱之柄
晉詔曰志欲就於昇平行先迎夫禍亂是猶將適越
者指沙漠以遵塗欲登山者涉沿航而覓路所趨愈
遠所尚轉難南北倍俗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
乎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開其端
晉紀論曰覩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
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

訐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衡玄劉
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枝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
寵賂之章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
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樂聲范燮
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况以放蕩之德臨
之哉辛有適伊川見被髮野祭者曰不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已亡矣范燮反自鄢陵使宗祝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愛我者祝我以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蝍蛆不知臭
冊府曰克謹於事是謂周防能慎於言終亦寡悔若

乃多知而守約居安而慮危素履是敦庸行斯執引
古爲鑑非禮勿動恭事上之節戒不密之失脩身絜
矩開邪杜漸罔欺暗室靡雜塵游跬步之間顛沛於
是在少有立雖老彌篤茲乃終君子之道焉
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盛還衰樂極返戚此人之恒
也昔仲尼觀攲器而革容鑒損益而嘆息此察象而
識類覩霜而知冰也
龔氏曰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
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間矣是以智者

慮於未萌機重其先見
韓昭侯欲發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其夢言而洩之陳
平六出奇計以解平城之圍謀已用事已成而猶不
使天下聞之也
新書曰非以小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
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而令至於大
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
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勢有召禍
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

形上也語曰爝爝弗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
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
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
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
蔡中郎曰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
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
攝大乘論曰乃欲泛芥舟於巨壑策駘足於長途庶
累毫成兩聚爝爲明
邵銑曰國亡失世者未始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

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聖人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

世間陷穽在在有之要人醒醒耳眼一少昧足一少偏心一少惑則墮落穽中安能出哉身在穽中心悔前日之非晚矣此君子貴乎知微

化於未明之謂神止於未爲之謂明禁於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

越人之大戰由於蚺蛇之不均吳楚之反兵起乎一

株之桑葉

貞元箴曰天鑒孔明無臭無聲罔載爾僞必先爾誠蟻壞不防泰山可傾患生所急禍起所輕故作事謀始而戒於未形

顏延之曰火含烟而烟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烟勝則火滅蠹壯則桂折

新論曰木之將糵火之始熒熒手可掣而折露可滴而滅及其盛也結條凌雲熛章華雖竭力運斤竭池灌火而不能禁其勢巨也嗜欲之始萌也耳目可關而心意可鑰至於熾也雖襞情卷慾而不能收其性敗也如能塞兊於未形禁欲於脆微雖求悔恡其可得乎

又曰靈珠如豆不見其長疊歲而大鐃舌如指不覺其損累時而折懸巖滴溜終能穴石規車牽索卒至斷軸

梅福曰戴鵀（孝鳥）也遭害而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

戴逵曰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

赴曲之和作

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春秋非之以君漏言也夫上漏其情則下莫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莫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

崔浩曰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

劉頌曰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

曹冏曰聖主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亾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枝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

傅奕曰徵沸羹者吹冷虀傷弓之鳥驚曲木

孔叢子曰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

山溜至柔石爲之穿蝎蠧至弱木爲之弊夫溜非石之鑽蝎非木之鑿然皆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所致乎

登峻坂而不失墮者慎於大也跨阜垤而顛頓者輕

於小也苟兢於步雖履險能安輕易其足雖夷路亦躓是以深讎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

葛子曰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棊之際議治表不於羣孤之中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爲秋瘁之端

又曰料微景於形外覩堅冰於未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纜舟弭檝於衝風之前瞻九棓而深沉望窋蔚而曾逝不託巢於葦苕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

又曰聰者察興亡於遺音之響絕明者覿機理於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先

明醫論曰太上畏道其次畏物其次畏身故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

武侯曰綿綿不絕必有亂結纖纖不伐必有妖孽

圖澄曰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

松窓寤言曰慎獨其學之樞耶口然而心違貌勉而

志反事改於發念義就於襲取皆慎之蠹也

荃蓀孤植不以巖隱歇芳石泉潛流不以幽澗不清人在暗室豈以隱翳廻操是以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悴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不見而移其心聽不聞而變其情也

淮南子曰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
象而木已搖矣又曰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
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
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羮偏而宋師敗郈孫以鬭鷄亡
身齊侯以笑嬪破國宋敏碎首於棋局陳靈被禍於
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黿
沈約連珠曰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
覆崇山之峭是以一夫不經威於赫怒千乘或致亡
於巧笑

日益不止勾萌而豫章日損不止蟻穴而尾閭拂雲
之松生於一豆之實聳壑之石穿於一綆之溜宋井
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黄蘆之萌以兆中正之暑
辯正論曰羣情不能頓至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能
備修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三化乃合於自然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齊魯再變始臻於至道容雲道導於
時雨堅氷創於履霜
蠹積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涓涓滔滔於潤土熾赫赫於
焦薪

有心於理者審影響之難誣廢事証而冥寄達天網
之宏踈故期之於靡漏悟運往之無間混萬刼於一
朝括三世而玄同要終歸於必至豈以顯昧歧心淹
遠華慮哉
無如子曰懷重壁者不爲無援不謹其動行獨梁者
不爲無人不兢其容戒慎恐懼在在而是顧緣境攝
持易因心而忘境難使人信巳易蒙衣而自信難
狂沙成丘而風散則早聚潦成合而雨止則涸此赫
赫之勢小人所幸卒然之遇鄙夫所喜而君子戒一

貴務成章之漸有以哉
宋潛溪連珠曰事貴審機行當寡尤大易愼辨早之
戒春秋嚴謹始之謀微必訓於顯極鴻每事於纖求
是以腥蟪一出潛魚盡怖霜鐘初動巢鳥咸憂

蜂鬚集卷之九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御情

龔安卿曰禮樂之元以返其性而末僞以奉其情夫至爲奉情之具宜莊墨之非之也非之有餘慨矣然不得其返性之原而得其節情遺意猶可以善治移風是不可不斯須御者故慕御情

還璞子樵書曰君子觀於履而習禮觀於豫而思樂觀鴈行蟻序而知有自然之禮觀山溜禽鳴而識有自然之樂觀俳優之拍弄無主而耻禮樂之僞觀山村於歲時從事而悟禮樂之初

又曰江左諸名達大抵樂勝則流所以禮法之士疾之若讎此不以禮節之也元祐諸君子又是禮勝則離所以曠達之士敢肆其侮此猶未成於樂也伯夷過於禮柳下惠過於樂所以爲隘不恭君子覩晉宋夷惠之偏則思中和之極盡性之能事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蕭綺曰夫子生鍾周季王政寢鈌愍大道之將崩惜文雅之垂墜乃捜舊章而定五禮採遺音而正六樂故以棟宇生民舟舫萬代者也所謂崇德廣業其謂是乎

崔瑗文學頌曰理人制禮樂將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可利而利之俾不失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返其性而正其身也

葛稚川曰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成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覲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摛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凶嚚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也

袁懷曰先王之教崇典訓明禮學以示後生道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故延陵入聘聞雅音而嗟咨韓起適魯觀易象而嘆息

莊子註曰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晉書曰若乃太乙初分（記禮必本於太乙）燧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中焚封

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逮於隆周其制大備或埀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淑世洗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從家趙簡子問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所謂儀而非禮也

輿服志曰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爲服見鳥獸有冠角鬍胡之制作冠冕纓蕤以爲飾

遼史曰林豺梁櫴是生郊禘窐尊燔黍是生燕享藁

禮瓦棺是生喪葬儷皮緇布是生昏冠皇造帝秩是生彌文一文一質蓋本於忠唯聖人爲能通其意執理若膠瑟聚訟不識人情徇情者稊稗綿蕝不中天理秦漢而降君子無取焉

隋書曰禮之爲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三本體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黿文鳥跡以後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戛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禮三宗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神人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璽印泥猶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均茲粉澤而已哉六韜曰禮者理之粉澤

路史曰禮也者所以嚴分而防佚若也苟嚴矣何慢之足憂苟防矣何亂之足病彼箕踞裸裎託音爲達其禍已不可勝言矣詩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死惡其淫於地也此禮之所以不可以已而流遁者之所以獲罪於聖人也

樂者溷淵之竟而禮者人之城也禮勝則愚故樂以生之樂勝則流故禮以守之

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而世之人淫硪以爲行暱怨以爲譬托音乎聚僂之傍而羅嗊乎父師之側曰吾爲達也吾聞無懷葛天不如是之蕩無度也

淮南子曰禮爲情貌文爲質飾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若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氏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門其禮不

明故曰禮薄也
又曰夫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食肉之獸禮飾則生僞慝之儒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人之情委於倨而禮勞之以恭人之情速於得而禮緩之以遜渴而百拜乃得飲饑而百拜乃得食
刁雍曰顯皇軌於雲岱揚鴻化於介丘令木石懷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天動地莫近於禮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

故百物阜生節故報天祭地
呂覽曰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
賈子曰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理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性情節萬事者也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
慎子曰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怯之禮有親疏之禮無愛惡之禮

董生曰理者天所爲也文者人所爲謂之禮禮者人情以爲節文以救其亂也夫隄者水之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也
蕭子範冠子箴曰是月維令敬擇良辰式遵士典諮筮於賓嘉字爰錫醮酒方陳禮莊爾質德成爾身
沈約冠子文曰翩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學董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賒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荀諶論曰夫無聲者五音之祖無形者萬物之君本

其祖然後精商徵之妙理其君然後正妍朴之容推精朴以撿得失稽清濁以接存亡夫宿瘤嫫母經目而人不視者何也一尺之面醜也西施毛嬙靡服而人左顧者何也一尺之面好也夏姬以容貌而陳亡漢水以聲好而國滅夫何淫哇之有乎是以聖王知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無窮則人不能防其行無節則中才不能制其欲是以爲制可行之禮立中庸之法
譙子法訓曰人所以貴者以其禮節也人而無禮者

獮猴乎雖人象而蟲質也
路史曰樂也者天地之合也其形變者心亦隨其志變着聲亦絶發於勦劳應於遐逖雖聖人不能抑也亾國戮民非無樂也而不樂其樂蓋出之中者不得其寓而道之外不得其所也
又曰祝誦氏之屬續朱襄氏之來陰陰康氏之來和伏羲氏之立基神農氏之扶犁黄帝氏之雲門少昊氏之九淵高陽氏之承雲高辛氏之六罵堯之章舜之招禹之夏是皆得天地之中以發人之抑道之人伏

達人之慧而爲政之平
又曰樂者人之節而性之所自有者也其感人也深其化人也著金石絲竹無自鳴之聲也羽毛干戚無自動之容也藏之於無出之於虛必有所緣者矣嗟嗟氣嘆此天籟之自鳴者也手舞足蹈此天機之自動者也具之於心作之於氣必有所寓者矣是故聖人作樂人爲之主而情爲之本律爲之用而器爲之居
體用相權彌綸布捲乎以退乎不正之氣而召乎不反之氣是故春宮秋律而百卉凋冬宮夏律而雷發聲宮動録而寒谷春生徵動羽而霜雹夏零
宮肩信而存意徵肩禮而存神録肩仁而存魂商肩義而存魄羽肩智而存志宮弘以舒徵貶以疾角防而約商散而明羽展而虛
有丘方之樂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饗有宗廟之樂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有社稷之樂所謂琴瑟擊鼓以迓田祖有辟雍之樂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有黄門之樂所謂宴樂群臣蹲蹲舞我有短簫

之樂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也
師涓造新曲以代古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之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
按圖索器永言和聲較鐘律於積黍之中續琴調於絶絃之後金而模石而琢虡斯竪筍斯横
丹鉛録曰律吕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宜損虎寄伯仲之睦琴瑟懷志義之恩舞綴以勸勞逸宮縣以等貴賤故曰成於樂

賈人之鐸諧黃鐘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音至于牧童之吹葉閨娥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也哉

又曰慆淫之音出則慆蕩之心感矣感則百邪衆僻生矣狂𩲡者形性相離也落𩲡者身世不羈也

魏徵曰音本乎太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協於律呂宮商克諧名之曰樂㝎升平之冠冕王化之源本

太宗曰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於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關於手足以絃援律乃播其聲農瑟羲琴倕

鐘和磬達靈成性象物昭功

又曰人受天地之靈蘊菁華之氣剛柔迭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凋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於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返是以楚王升輕軒於彭蠡漢順聽鳴鳥於樊衢

新論曰黃帝樂曰雲門（一曰咸池）顓頊曰五莖帝嚳曰六英堯曰咸池（一曰大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先王閈五聲播八音非苟愉心滿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分奏之圜丘則神明降用之雲澤則幽祇昇擊拊球石則百獸率舞終九成則瑞禽翔上則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德順之音雅樂之情盛世之聲也明王既泯風俗陵遲雅樂殘廢溺音競興故太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爲北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延年造傾城之謌漢武思靡曼之色雍門作松栢之

聲齊湣頭未寒之脤荆軻入秦宋意擊筑歌於易水之上聞者瞋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聽者嗚咽涕泣流漣此皆淫佚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

夫神道廣大妙本於陰陽形氣精微義先於律呂聖人觀四時之變刻玉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鑄金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然金質從革侈弇無方竹體虛員修短利制是以神瞽作律用寫鍾聲乃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之以十天

之道也
劉彦和曰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于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謡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釐思于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槩矣
艷歌婉孌怨志訣絶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咏温恭必欠伸而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

訹術精微非因教習工人代掌止傳糟粕不足達神明之德論天地之和四域之間奇材異議天知神授何代無哉蓋晦迹於非時俟昌言於所好也
沈休文曰五機啓則律吕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
王孚曰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絶平濁者在義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
白虎通曰聞角聲莫不惻隠而慈者聞徴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宫聲莫不温潤而寛和者也
紹遠曰夫黄鍾者天子之宫大吕者皇后之位廢黄鍾之位是禄去公室用林鍾爲首是政出私門
古者黄帝合鬼神於泰山之山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竝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
魏志曰聖者因自然之有爲入用之物緣喜怒之心設哀樂之器蕢桴葦籥其來自久伏羲絃琴農皇制瑟垂鍾和磬女媧之簧隨感而作其用稍廣軒轅浮

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
隋書曰斟酌前遠裁成一代依一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揮文昔仲尼返魯風雅斯正所謂有其藝而無其時者也
李嗣真傳曰宫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徴戾父子疑也
張薦明曰皷者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皷無焉然和之者皷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

琴瑟者樂之本和者也琴統陽瑟統陰惟陰也故朱襄氏鼓五絃之瑟而群陰來樂曰來卦琴惟陽也故虞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仰秣匏巴鼓瑟而魚出聽故樂惟不可苟作也先王以術調鼎以鼎調樂樂和而王燭和矣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全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雅意也自後衰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於近物同於人間俗咏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

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咏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貧賤君臣之植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

說苑曰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金石而況人乎

動聲儀曰神守於心遊於目窮於耳往乎萬里而至疾故不得而不速從胸臆之中而徹太極援引無題人神皆感神明之應音聲相和

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君子所以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鐘鼓陳於宗廟列於懸虡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諠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也

路史發揮曰聞易水之歌者至於怒髮衝冠聆房陵之謳者至於流泣沾水則遜羣后諸庶尹非泛辭矣劉琨清嘯而羣胡爲之長嘆罷圍劉疇吹笳而羣胡爲之倚泣却去則格有苗馴虞賓非溢語矣棠棃之花鶗鼓而綻美人之草度曲而舞而況有情之鳥獸乎唐之園陵王衣晨舉漢之祠室房戶夜開而況流

光之祖考乎宮樂一奏而黃鵠下蕤中呂一叶而黃鶯繞林然則鳳之差差又何足異耶

蠡樂自內作苟一氣之英合乎其內而中聲之和駿發其外則空穴爲之來風丘岑爲之出雨草木魚鱉翹搖咸若亦自然之理也

拾遺記曰勉身以上八方均四時序不以感悅攪乎精運自鑽火變腥以來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自軒黃以來屑屑焉以相誅滅浮靡囂動淫於禮亂於樂世德淳風墜矣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因應

龔安卿曰大易貴變所從來矣是以帝不規皇戰不襲讓結繩莫以決亂秦之罕素椽非以治未央之宮彼拘循於咫尺之步而循一隅之局者以之膠常守苑囿未害也改轍則憂出林則驚所以阮生有途窮之哭孟氏有廢百之嘆隨時之義不其大哉故篡因應

還璞子樵書曰變有宜權有趨譬五色之用白黑謂之明朱青謂之采此自然之適也如爲采而白黑施之爲明朱青布之謂之謬設謬設者無觀故鼯鼠五技而窮不知變也雀鼠五技則不窮矣知變也誠在於所用何如耳用拂其宜則淳醪反以麓獺適其當則灰燼有以活蠅也

又曰舞戚可以服有苗垂裳不能化蚩尤瑚璉竟以存魯衛而黃鍾不能回柳跖者非轅黃劣於有虞而子貢賢仲尼也亦繫於時之順逆耳故逆順之勢雖聖智有不能違而況於常偎乎

朱弁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

陸澄曰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馬以致遠牛以負重雞以司夜狗以守門因其性也埏埴以爲器剡木以爲舟鑄金以爲鐘鑠鐵以爲刃因其質也陸處而耕水處而漁山處而樵谷處而牧因其地也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虆

因其勢也

春源之草拔盡復生夏廚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至不可以彊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戢是以善搏火者不迎其烟善防水者不當其急

指歸曰胸中有瘕不可鑿也喉中有疾不可剃也蚤虱着面不可射也蟣虱着身不可砍也何則欲除小患而生大賊也

堅榦不伐決漲不遏鑠焰不撲族骨不解奔飆不障虞反傷也

參同契曰和膠補釜以硇塗瘡去冷加冰除熱用湯飛龜舞蛇終不可得

莊子註曰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沈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之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思之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未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之而自至也

又曰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羣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羣智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

之極者奚為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

又曰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

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

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肢百體五臟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智遺益生之精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

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忤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於營生）為生則亂矣

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也言所用也

又曰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而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

弘明集曰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又曰南路求燕北轅首楚以斯適路千里而遙

汲冢書曰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趨時石有

王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時之行也勤以從不知道者福爲禍時之從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各用之於其所適

必得自直之箭則百世無矢矣必待自圓之木則千

歲無輪矣待騕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毛嬙西施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

懷腐而欲香入水而惡濡樹米而望穫駕羊而策馳搖櫓釘椿膠權縛物揚塊而欲彈塵披裘而以翣翼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養魚於叢棘之中栖鳥於烈火之上

御龍之智不能訓猿以禮炎皇雖聖不能服豕而耕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

君尊臣卑不易之理也然而紀信爲臣而乘漢王之車君子不以爲僭父坐子立亦不易之理也然孫爲祖尸則坐於上而受之拜君子不以爲悖

規所以推圓裁局則乖矩所以設方製鏡必悖輪以輾地也乘川則溺舟以行水也施陸必躓

有以殪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敗者而禁天下之乘不亦悖哉申生雉經晉不絕繩子胥自沉吳不斷水

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

所致也赤肉懸則烏鵲集鷹準鷙則衆鳥散物之聚散交感以然也

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紬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惓惓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此察于小好而塞于大道也

布之新不如紵紵敝而不如布或善爲新或善爲故

靨酺在頰則好在顙則醜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

譏

被蓑而救火毁瀆而止水乃愈益多捨茂木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

金勝木者非以刃殘林也土盛水者非以墣塞江也屍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

未嘗灼也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也而不敢攫兵者見其有所害也

夫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為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氈故不通於物者不可以言俗

魯連子曰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為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薦也

鄧折子曰責瘵者以舉千鈞督跛者以及走兎驅騏驥逐於庭命猨猴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求領也

萬機論曰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

晏子曰夫愚人多悔不肖者自賢猶臨難而遽鑄兵臨噎而遽掘井雖速無及

策蹇驢而欲追遺風櫂籃舟而欲濟大川

鮮門以為新塞井以為臼中夏用箑至冬而不知去褰裳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汗準而粉其額腐鼠在壇薰燒於宮發屋求狸壞塘取魚割唇治齲剖腹藏珠斷足以便屨削頭以便冠瀆小蚫而發痤疽治鼠穴而壞里閭

不提生於弗器器之也故提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壺瓠也佩以濟河謂之腰金貴賤無常時使物然

勢有所梏則小柔可以服大力形有所格則大猛不能破小堅是故食人之虎不能吞一蝟牟羊之綆可

以御九犍

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

新言曰猛虎浮水不如鳧鴨麒麟登木不若猿猴

新論曰風霜憭烈周棄不蓺禾炎氣赫曦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貨章甫者不造甌粵衒赤舄者不入跣夷知俗不宜也故抹饑者以方寸之玉不如與之橡菽貽溺者以方寸之珠不如與之短綆

又曰明鏡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蓋卮玉笄所以飾首而禿嫗以之挂杖故老聃至西戎而效俠言買爲

入躶國忻然而解裳墨子儉而非樂往見荆王衣錦吹笙

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

身無恒守勢窮則屈心無定主情急則親是以失時之言每多謙已墮井之呼不暇擇人

孫盛曰屈伸有會情勢相代越王所以敗閭闔田單所以摧騎刼也

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脉

金樓子曰黃金滿笥不以投龜明珠徑寸不以彈雀

韓子曰以火去蛾蛾愈多以魚驅蠅蠅愈盛以骨逐蟻蟻愈至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爲奇役御者以合時爲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熾則裘鑪退干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彈鳥則千金不及一丸之泥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鍼治珠翳而剜眼療濕痺而刖足患蕪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

妙明子曰狐裘之敝不可續以羔緇衣之敝不可續以縞

日月不能摛光曲穴衝風不能揚波井底擿齒挑耳松櫝不及一寸之莛棟梁不及鷦鷯之羽何必伏巨象以捕鼠制大鵬而司晨

炎歊沕夫金石則貧賤者不思輕煖之裘寒冰結于江湖則富貴者不用生涼之席

不策馬而策車曲表而求直影却步而追前倒裳而索領樹荷山上蓄火井中載飈以車馬樂鶢以鐘鼓使狼牧羊懐鷹養雛貫甲冑而入宗廟披羅綺而從軍旅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裏寄珠於盜賊之門畜水於尾閭之壑拯溺而錘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植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祼壤奏韶武於聾俗

提綱意在舉綱不可去綱存綱舉領意在著衣不可棄衣取領

文始曰天不能冬蓮夏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淮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物所長

猶盲不任杖聾者聽宮商沒水捕雉兔登山索魚龍植麥欲穫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不覢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令穌秦通言張儀結媒發辯利舌奮舒美詞推心調諧合爲夫妻斂髮朽齒終不相知

山谷曰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事有積於一則盡善偏用智反無功截長續短鳧鶴皆憂持勤補拙與巧同儔

王氏連珠曰調弓者必弛張其絃鼓瑟者必推移其柱是以因時制可將以通於俗觀變立法不徒泥於古

蜂鬚集卷之十一

黃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翔文

龔安卿曰文行遠之輪軸也發志之弧矢也實以足理而虛以足氣譬如蠶之繭始飽之以葉葉足之後眎其中空洞如無物而後絲綸成焉黃素出焉文之妙吹其不外此者乎故簒翔文

還璞子樵書曰文之貴者以自然爲宗以經道德綰人倫爲本以飾治辯事明物爲用有性藻之自流而非剪剔爲工者此神於文者也有氣華之自佈而非點染爲麗者此善於文者也有情繭之自絲心鈎之獨匠而非矯剃擦拾以爲漫者此又其脩於文者也惟夫偏懷所會浮播末響闡導於左見佻巧括揉畧無佐性情之役補心氣之駁習能交毫烟悰満紙自以爲奇鳴勝搆則奚貴於文哉故文也者必冥會嘿喻於天眞之注溢徐而吟嘯俄而雲蒸俄而風行此文之致也斷霞秀樹以爲色孤泉空谷以爲響此文之機也揚搉則惟其明進退惟其公詳約惟其時延

聯決絶惟其趣則文之制也河腑海胃淵心嶽志度筆生瀾回嘘應籟和順於道德協其人倫用有以輝於政條決其事緒原物之故則文之所以會乎神明而綏其福履者也詩曰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又曰其情遠者其味長其守絜者其韻芳道明則其趣賖懷邃而其義敞學博則其脩裕苞茹闊者其揮斥自舒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信乎非至精無以足理非至漠不足以研幾文之爲用大矣彼其無源而易涸傾而易槁頑蒙而索若者亦豈不瞋人於白日

哉則何以命之文而鼓不倦之志

又曰三百以前猶古心也故不工而得之三百以後其心外矣亦必鑽肌鏤骨久而浸入故子美之徒以工近之漸內也今欲迓其心初脩其性趣必平居游泳養之太素沐之以冲遠伐溽其腸陋觴以雅博持之以正氣出其淳中然後乃登高而命賦遇器而銘朝能頌美其君國廟能歌以娱其明神觸緒興端琳琅生韻勝迎襟而得解志寫物而成音流響不介於塵振嘯獨窮其態與觀怨羣於是乎在君子尚之則不以工而得之而工者顧遠焉此足以觀人矣

又曰古之君子有登高而峻志臨流而洑心睨翔雲而淡況嗅衆芳而懷英清風穆其夷府美景湊其妍襟於是乎愉溢之感形有驚毀折而傷時眄爪冰而愳潰履剃棘而閑邪被蔓藟而剪冡雨潦惕其泥淖鮀市省厥湫穢於是乎慘激之感生感形於愉溢則以舒嘯唱咏佐其陽生於慘激也則以吟嘆歙引殺其陰抑揚縱按無非以絢其情素弋我天機此詩之益也是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彼其躁氣膠胞未能

獨會時復借吹秦甲調竽楚丁抑竅景情不相得時物不相肖牽綿補錦殊無條貫豈起予之商助我之回也哉

王仲任曰能說一經者儒生博覽古今者通人棌掇書傳能奏記者文人能精思屬辭連篇章者鴻儒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德也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文章載人之事傳人之美豈徒美筆墨競英麗哉

又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絲帛何以異哉及其加五

采之功施針鏤之飾則文章煥焰學士有文章其仕
絲帛布色之功
經籍志曰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
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言
其因物騁辭情靈無壅者也
齊書曰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禀五常之性
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擒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
覺譬彩雲之自裁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
劉彦和曰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

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又曰不截
盤根無以別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
必資曉術自非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清源
制勝文苑哉
又曰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
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後
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
斤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
将與風雲而並驅矣

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奥者馥采典文
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折毫釐者也顯
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
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彩者也新奇
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
雉翟備色翱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無采而翰
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
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惟藻耀而
高翔固文筆之鳴鳳矣

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
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記則軌範於覈要
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乎工艷
此修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復契會相參節文互
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矣
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
勿使壅滯興至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
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美閒於才鋒賈餘於文
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萬術斯亦衛

氣之一方也
摯仲洽曰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勳德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
又曰假象太過則與類相遠展辭過壯則與事相遠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
范蔚宗曰少懶學問年三十始有尚自爾以來轉為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胷懷常為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典語曰所謂文者非徒執卷於儒生之門攄筆於翰墨之釆乃貴其造化之淵禮樂之盛也
江文通曰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錯雜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之態不極
文章者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運天成莫不禀以性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
劉知幾曰宣僖善政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何者不虛美不隱惡也
又曰天長地久風俗無常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時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哉
又曰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就章積而篇成

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況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厲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
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煩辭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
文之英㽔有隱有秀隱也者文外之重旨秀也者篇中之獨拔
夫能略大存小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而洪纖靡漏斯用晦之道也稽古文義務却浮詞言近

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辯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事外晦之時義不其大哉

漫齋語錄曰凡爲文章須是文字外別有一物主之方爲高勝韓愈之文濟以經術杜甫之詩本於忠義太白妙處有輕天下之氣此衆人所不及也

葛稚川曰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詞也不贍故覩有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有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榦

又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繁言冗申誡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鯁迴弱也

文章精義曰文章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不難於曲而難於直不難於細而難於麤不難於華而難於質

韓昌黎曰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愼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足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

又曰文章言語變化若雷霆浩瀚若江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

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又曰和平之聲淡薄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詞難工窮苦之言易好

柳子厚曰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作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作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辭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策者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咏

歌商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者也

崔融曰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皮日休曰有文不擇難易皆出於毫端者乃大作者也

張表臣曰有道之士胷中過人落筆便造妙處彼淺陋之人雕琢肝肺不過竟能嘲風弄月而已

又曰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文謂之制經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道其常而作彜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

訓釋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卽衆師而誓之者謂之
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
下者謂之令待而戒之者敕也言而諭之者宣也諮
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析之者
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辯也
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
也書者續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
而信者也序者緒而陳者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
金石也碣者揭其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

履而質諸鬼神也誌者識其名系而埋之壙穴也檄
者激發人心而諭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
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備儲后之
闡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畧也啓者文言之
而詳也狀者言之公上也牒者用之官府也捷書不
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
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承者總謂文也
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
淡而無味琢刻藻繢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
吞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斯棄
四序紛廻而入與貴閑物色雖煩而析詞尚簡使味
飄颻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
蔡景歷曰通儒博識英才偉器雕麗暉煥摛掞絢藻
子雲不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
下清譚奮而嬴軍卻
負宏衍之思挺棟幹于鄧林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
鳳穴
締文瑣語曰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

中不可有冗字又曰要轉常爲奇回俗入雅縱橫出
沒圓融無滯乃可與言遠
梅聖俞曰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
之意見於言外
文學傳敘曰江左宮商發越貴乎清綺河朔詞義貞
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
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南北詞人得失
之大較也若能擷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
兩長則彬彬盡善矣

歐陽公曰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撙節使簡重嚴
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爲一體則善矣坡老曰文字
少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進漸熟乃造平淡
非平淡也乃絢爛之極也

捫蝨新話曰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
事難於立意使事多難於遣辭立意者未必能造語
遣詞者未必能免俗

陳后山曰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
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摶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若有

意於奇不能奇也

麗澤文說曰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
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
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

黄山谷曰推之使高如太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
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
守繩墨令儉陋也

王元美曰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
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綴關鍵金石
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
弩字有百鍊之金

又曰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
境格即調之界

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富學貧
者迍邅於事義飽學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有學無才
如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如巧匠無楩楠斤
斧不能成室

裴子野曰悱惻芬芳靡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楊雄

悔爲童子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
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斯其近之矣劉勰曰儷采百字
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詞必窮力而
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劉知幾曰爰洎中葉文體大
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詞者務以淫麗爲宗譬
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祝堯翁曰賦至齊梁
淫靡已極其曲家小石調畫家沒骨圖與

文訓曰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
離詞斷辭嫩競豔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

濁和間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繢迷眄風月流連鶯花凌亂振玅韻於沉冥託葩辭於清婉又曰藻秀春櫕花艷晴掇校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

姬文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波震於下

詩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耳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鍾記室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咏欲以炤燭三才暉麗萬有莫近於詩

又曰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專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詞散

嘉會寄以親離羣托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街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動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

夫屬辭比事乃為通譚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於吟咏性情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

皇甫子循曰尼父刪詩悉剪蕪累昭明選秇特采菁英如崔浩鶴樓之咏太白覩之輟翰王灣北固之作燕公揭以表署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纔開兩語

已嘆咏於羣公不見祇今汾上水惟有年年秋鴈飛曾不終篇遽增悲於時主美豈在多哉

釋皎然曰詩有四深二廢四離四深謂氣象氤氳深於體勢意度盤礴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於聲對用事不直深於義類二廢謂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間遠欲飛動而離輕浮

賀鑄曰平淡不流於淺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咏[illegible]

寓於物象敘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鐫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守而勿失

虞子慎曰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唫咏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有異巧心終媿妍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

嚴儀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

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致又曰如空中之聲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陳繹曾曰情真境真意真事真澄至清發至情

珊瑚詩話曰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正言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光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傷事物托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吁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隲先後序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長短謂之曲吁嗟慨歌悲憂深思謂之吟吟咏性情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淡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

李于鱗曰一有嗟歎即有咏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而蟬蛻汙濁之外者詩也

徐禎卿曰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辭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實眑渺必因思以窮其

奧氣有麤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貼必因才以極其致才易飄揚必因質以定其侈此詩之流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鈞旨以植義或宏文以盡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栝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

蘇子之戒愛景光少卿之厲崇明德規善之詞也魏武之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鸛子恤之詞也甄后致頌於延年劉妻取譬於唼井繾綣之詞也子建言恩何

必余枕文君勸稼頗得白頭勸諷之詞也

李青蓮曰凡詩之作兆基遂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然後研志緣情二京彌甚含毫瀝思魏晉彌繁李都尉鴛鴦之詞纏綿巧妙班倢伃雪霜之句發越清迥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人物王劉爲首稱洛陽才子潘左爲先覺乃若子建之牢籠羣彥士衡之籍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士林之龜鑑

詩品曰曹植骨氣高奇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備文

質粲然逸古卓爾不羣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鸞音樂之有笙竽女工之有黼黻劉楨仗氣愛奇動多震絕貞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調潤恨少張協文華淨實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風流調遠實曠代之高才其詞采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阮籍雖無彫斵之巧而咏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致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矣陶潛風力之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眞古辭興婉愜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之宗也靈運名章秀句處處間起妙曲所聲駱驛奔發類青松拔木白玉映竹未足以眾高才也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迴雪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

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

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而推表裏必符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共武

龔安卿曰仁故惡殺儒不言兵然古者左琴右劍示文武之全用也是以荀卿儒者議兵於趙廷允文書生鳴功於釆石果若執俎豆而苴援枹守烟墨而懵把算則壯猷為憲何以稱焉故纂共武

還璞子樵書曰武者怒之役也將者危之任也其為用也逆逆而順應之其為象也凶凶而吉履之是必

胷中有全勝之謀目中有全虜之勢不殺以為勇不詭以為奇不伐以為高不迫以為疾緩帶輕裘羊叔高風可挹綸巾羽扇臥龍雅範猶存載籍冊中曹武之曉人器遠屯田域外翁孫之元老謀寬

又曰兵之尚者將也將之先者度也智可謀勇可決度之未閑任不勝矣故敵可邀之喜者度不足也敵可激之忿者度不足也敵可間之疑誘之動者度不足也宰制如神明而非儇巧之所窺苞茹若淵海而非瑣智之所謀坐虎帳如處無人之孤室行敵境如躡無人之福途揮三軍如役一臂驅萬騎如彈一指養之於寂然不動之中用之於九天九地之外靜握其形動握其命斯真大將之度易曰丈人吉無咎此之謂也

羅泌曰自剝林木而來（有巢氏剝林木而戰）何日而無戰太昊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後濟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牧野之師血流漂杵齊宋之戰龍門溺驂而儒者必曰去兵是造兵之始也

又曰岐雷俞扁不惟蔘苓（人參茯苓）之養性也而劫痼攻積巴菽野葛猶不得而後之以毒攻毒有至仁焉是故善兵者不去兵

西夏非兵而廢祀於陶唐徐偃非兵而殄世於曼楚晉諱戰而國棄於劉聰梁諱戰而國亡於侯景今而曰俎豆干戚可以為矣何事魚麗夫如是則消鏑鑄金人足以為治而司馬炎不生事於晉蕭俛段文昌之徒不生事於唐矣

聖人用兵若櫛髮耨田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畜池

魚者必去偏僻貪饕獸若必去豺狼
兵凶器也戰逆德也將死官也不得已而用之無天
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虎
如狼如雨如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
梓碧山人曰圍棋制泥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
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
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
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財容不動于庾公蓋鯨
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鋒午制節誰從正所以試天

下之英雄意可不忍與
唐子曰猛將之發觀于虎而鷙于鷹故攻如擊電避
如收霧閉之如在鈃開之如散星
抱朴子曰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
可觀而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得留如山嶽
可瞻而不可量
郝經曰聚如山丘散如風雲迅如雷霆捷如鷹鶻
倪岳曰餽餉屯種豫其富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城
郛溝塹豫其固也作止圍援豫其習也下候間諜豫
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
陸宣公曰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
鋒鏑
四夷考叙曰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是
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内防也池魚故淵
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
已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
衛我干城惡可得哉
張睢陽陣法曰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

人自為戰
劉賁曰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脩武備提
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制而文
武同方以保乂王家式遏亂略今則不然下官不知
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習武事止於養階勳首一
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
謀不足以剪除姦宄而詐適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
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張武夫之威上以制
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志無

仗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哉
驅農夫於壟畝抗勁敵于三方避干戈于首尾當鋒鏑于心腹苑五嶽而池四海掃氛穢而振黎元
吳子曰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
又曰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旄旗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

必至將之所期莫不必死
馬季長曰明德耀於中夏威靈暢於四荒東隣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斯帝王之所以耀神武而折遐衝也
尉繚子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
又曰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耳臨敵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五代史曰張弮音倦弓弩也效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由恩厚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力
又曰馳驅戎馬之際攝足行伍之間時屬與能運膺啓聖內詢帷幄外挾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勳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伯以弱爲强脩六官之廢典成一

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勳賢兼敘遠安邇悅俗阜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非夫雄略冠時英資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斯哉
孫盛曰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耀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衽於一朝梟哮可屈膝於象魏矣
淮南子曰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慴㥘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

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

又曰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㙻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迅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圉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

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陜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蟠屈居也郄笠居郄覆偃笠登也羊腸道羊腸一屈一伸發笱門發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可出一人守隘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饑渴凍暍推其撍撍欲臥也擠其揭揭欲拔也此謂因勢善用間諜審錯規慮設蔚草木蓊盛曰蔚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撚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

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措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

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翼若蚿之足

飛鳥之蟄也絕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見其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爲之以歙而應之以張也

古之善將者夏不操扇冬不服裘所以均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石之所及所以同安危也故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

兵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五行者柔而不可卷剛而不可折仁而不可犯信而不可欺勇而不可凌也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謀遠而不可慕操固而不可遷知明

而不可蔽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嗌於辯不推於方
不可喜也不可怒也
索虜傳曰地勢有便習用兵有長短胡負駿足平原
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鬭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騎
出自冀北梗楠豫章植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
也
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鄉與項羽爭衡光武先保
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曹操先守官渡故能焚
輜重而破袁紹肅宗先保靈武故能剪安史而復兩

京
司馬法曰古者追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
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痛是以明其仁也成
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
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終所以明其智也
又曰凡戰寬而觀其慮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
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智
又曰兵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
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去聲人是故殺人以安人殺之
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
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
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
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下雖安忘戰必危
蘇明允曰夫兵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
凡戰之道未戰養其才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
勝養其心故士當蓄其怒懷其欲怒不盡則有餘勇

欲不盡則有餘貪
攻堅易於析枯摧敵甚於湯雪指麾可以振風雲叱
咤可以興雷電崇恩以綏前附耀武以臨後服蹈跡
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網以網羅京都如此則攻守無
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
可使其褰裳以用命況勵知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
入功不足合六合不足同也
薛虎子曰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
故自用兵以來未有不先積聚而圖兼并者也

齊史論曰金城布險峻壘綿疆飛芻輓粒事難支繼一夫不耕或鍾饑餒緣邊戍卒坐甲千群回宜盡收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耕急則從戰

投醪飲河吉不及吻而士卒戰氣自伍也分囊饗犒丼不踰嗌而士卒戰氣自十也

齊王憲曰雷駭唐郊則野無横陣雲騰晋水則地靡嚴城襲僞之酋既奔竄於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

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堤若轉員石於萬

丈之谿二語本孫子淮南合用之更奇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

丹鉛録曰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户後如脫兎敵不及拒范蠡曰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故曰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又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武侯心法曰將材有八道以德齊以禮而知其饑寒悉其勞苦仁將也臨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而榮無生以辱義將也貴而不驕勝而不恃賢而能下剛而能忍禮將也奇變不息動應有端轉禍爲福因危而勝智將也進有良謀退有嚴刑賞不踰時刑不擇貴信將也足輕戎馬氣蓋千夫善用短兵長於劍戟步將也登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後殿騎將也氣高三軍志輕强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猛將也見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寛而能剛簡而能詳此之謂大將

又曰有好鬭而樂戰取强敵者曰昌陣之士有氣蓋三軍材力敢鬭者曰突陣之士有足輕善走如奔馬

者曰搴旗之士有善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曰飛狐之士有善發强弩遠而必中者曰摧鋒之士此推軍六善各因其能而用之也

又曰爲將者必有腹心必有耳目必有爪牙無腹心如人夜行無耳目如冥然而居無爪牙如饑人食毒物故善將者必有博聞智者爲腹心沉審謹密者爲耳目勇敢善敵者爲爪牙

三軍之行必有賓客共議得失以資將用有思若懸

泉奇謀不測愽聞廣見多藝碩才者此萬人之望可
以爲上賓有猛如餓虎捷若騰猿剛如鐵石利若龍
泉此一時之雄也可以爲次賓有多言或中薄能小
技此可以爲下賓
草木叢穢利以遊逃重塞山林利以不意晴明無隱
利以勇力隘途深草利以潛伏以少擊衆利以日暮
以衆擊寡利以揚震强弩長兵利以捷次踰淵隔水
大風晦昧利以摶前擒後也
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喜智者先勝而後求戰闇者

先戰而後求勝勝者隨行而得途敗者邪行而失路
善攻者敵不可守善守者敵不可攻善攻者不可以
兵革善守者不可以城郭
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張火鼓利用短兵巧在設伏
或攻於前或發於後叢戰之道利用劔楯將欲圖之
先廣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堠偃戢旌旗持嚴金鼓
令敵人無所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在勇鬪
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强弩以衝之
持短兵以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
舟楫簡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發强弩以
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以擊之
夜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銜枚出其不意或多以
火鼓以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勝矣
突厥論曰聖哲應期掃除氛祲遂使百世不羈之虜
一朝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盡爲九州幽州窮髮之鄉
隸於編戶
孔稚圭曰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知勇兩漢權
奇算畧之要二途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

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榷而言之優劣可覩今之議
者咸以丈夫之氣耻居物下况我天威寧可先屈吳
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
國計也戎狄戰性本非人倫鴟鳴狼居不足喜怒蜂
目蠆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筭
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蟊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
之命發雷霆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
橫尸千里無益上國
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

有奇詭不卹常制不狥衆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
討之兵也利馬則勸習馬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
家而後怠死可以治術馭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
也
梁書曰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
史論曰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騖琱弓躍景捐金丘
以一息蕞爾夷陬乘風霧捲
蠕蠕傳曰勳高者賞重德厚者名隆今鎮衛北藩禦
侮朔表遂使陰山釋警弱水無塵刊跡狼山銘功瀚

海至誠既篤勳緒莫酬
新論曰萬弩上彀孫臏之奇千牛俱奔田單之策囊
土背權韓信之權拽柴揚塵欒枝之譎舒車豕突尹
子之術雲梯烟浮魯生之巧用奇出於不意少可以
挫多弱可以折强
梁敬帝曰坐揮三畧遥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騁力
雷奔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聲叢祠罷狐鳴
之盜
隋詔曰解倒懸於遐裔問疾苦于遺黎高颿電迅巨

艦雲飛島嶼之望斯絶坎井之路已窮殪長蛇於玄
兎戮封豕於襄平順天誅於海外振窮民於倒懸
又曰嚳熊女師黄帝時無取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後魏詔曰揮金境以照耀擊玉鼓以鏗鏘神武之所
牢籠威風之所轢轥莫不雲徹霧捲冦解冰消
九邊論曰夏典要荒周官藩鎮大抵因民順俗横海
伏波逾湟絶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
王道有量闢國陋於綏人幽防窘於曠度苟醜類自
獲飽煖中華不苦荼毒吾又何求

李諧曰王畧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
氣張天畢之層綱裁一鼓而冰消俄氣祲之掃蕩
路思令曰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
數戰之虜欲其不敗得哉
魏詔曰熊羆競逐虎豹爭先軒翥南溟搏翔北極戮
多于長平積多于熊耳秦楚聞聲而喪胆齊莒側聽
而讋息
李衛公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
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不

則變不亂
又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惟發必中節所以為宜
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以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明衣鑿凶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鼓之時則忘其身
員半千曰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編位彌縫人陣也愚謂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

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輿三軍士如子弟之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
黃石三畧曰任德者縱任義者橫縱成者王橫成者伯王兵法天霸兵法地天者德不可量地者義不可圖不量不圖者萬物之父母也
又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
一峰兵說曰三代以上兵法之最善者莫若軒轅之五陣三代以下兵法之最善者莫若孔明之八陣五陣本于五行言陣之形勢直陣屬木銳陣屬火方陣屬土圓陣屬金曲陣屬水如敵陣為金形我則為火陣之形以克之敵陣為火形我則為水陣之形以克之此軒轅之所以為善也八陣本于八卦言陣之方位天地風雲四陣即乾坤巽艮四隅卦之寓名也龍虎鳥蛇四陣即震兌離坎四方卦之寓名也正兵出何方則兩隅奇兵張翼以夾之正兵出何隅則兩方奇兵犄角以應之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

旁至擊旁則中起此孔明之所以為善也
兵之情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衆樹動者車來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行者饑困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兵亂也吏怒者倦也數賞者窘也屢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靜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餌我也
靜若潛魚動若奔獺散其所連折其所強耀以旌旗

成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如崩崖合戰如虎
孫子曰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
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
水無常形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又曰兵疾如風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
陰動如雷霆
庾信連珠曰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竈或臥燕
墻是以井陘之兵如鳴毛之遇火長平之卒若秋草
之中霜

劉子神書曰天下無常勝有必勝簡兵練卒號雄天
下者能勝天下亦能勝於天下天下人識吾勢俄露
吾勢俄掩吾勢制敵之長技也搖吾勢者（知我勢設謀以沮之）
吾亦搖吾勢（沮吾勢者吾故踏之以疑其衆）強吾兵者吾亦強吾兵
佯而反者敵不我測也趍而避者敵不我知也人有
識吾才者吾輕用之見爲借皆弱吾勢者吾強用之
見爲賣巳強吾素者吾爲憚之弱吾素者吾爲緩之
制敵之長技也明欲東而示之西反之信而示之疑
定戰而旗幟爲南首者步伍從北應會戰語言約而

概言者勢持戈相接青茅在傍兵家所忌也言通如
於將戰之日緩我兵也未兵而除道者恐我衆之無
戰心而言戰者意在歸也無戰意而上書求戰者示
我武也開闔餝（即步伍也）而忽北者陷我也旗鼓亂而強
合者懼我也當合而衆心回顧者將肯未定也已合
而倉皇不卒者將有疑也持兵而立語不一者衆心
離也兵家之所忌也有與同功而異事者則取其事
有與同力而異功者則取其功吾有志而士與知者
身危吾有謀而卒與知者身危敵有志而我與知者

則明息之（舍之以待其斃）無傷也敵有謀而我與知者則明
捲之無傷也使者及門而示弱者方張之勢也使者
及門而示意者謀未定也有勞無盡用有功莫向前
古之道也敵有欲者吾予之敵有患者吾舍之示無
疑也取其所不欲者浪敵也待其所難得者驕敵也
有謀者藏之謀府非有機將不與也士卒與聞者斬
無赦使者與聞者匿無出柱間之長技也九流之地
可以水涸九燥之方可以火蕩也水之行上及下也
火之行東之南也有行不應若虛之有鼓不列皆實

之實其左者吾虛之右虛其右者吾實之左長者經
者吾續之道在是吾折之矣

蜂鬚集卷之十三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隨遇

龔安卿曰抱先覺之任者懷獨醒之耻然林壑而帝畝無意必商梅之夢茱桑以苟活隨歡應漢水之求則亦何心之有哉夫無心而堅命兩忘而自得者其可與語行藏之際乎故纂隨遇

還璞子樵書曰觀范蠡取富貴如掇覺窮踊拙叩之無術觀焦先臥霜雪而無求也又覺夫巧進羡藏之

爲累矣是知故形宇內者以功利爲戲縱神合外者以身世爲寄彼其扁舟孰意野火何心任世態之多移信虛情之罔碍均誰有得其意之存哉有得其意之所存則知焦不問術乎范而富貴有餘於黙弄范亦不假逸乎焦而雪霜莫戾其玄遊俗憑衡而槩之未有不兩視而岐追之者也曷當哉

又曰道一也行則爲世功止則爲世言世功非一也或無爲以熙皇或制作以炳帝或抗雲烟而勒蹟或循良以保民或直樹弼王遠或揆藻颺明化雖其才

亦不能違時而強揞也世言亦非一也或明本始戈
謹倫敎或託寓以津世或文采以見意或揚憤鳴忠
或述素而感志雖其德亦不能拂時而強抒也易曰
或出或處或嘿或語此未易以見而齊也
又曰好醜者一定者也倚伏者不必定者也一定者
勇不能移不必定者智不能籌君子以一定定其不
必定以不必定不必定其一定是以定觀天下無寵
辱之足驚也不定觀天下無吊賀之足攖也乃若以
不定期定以定執不定此衆人之所狥也吾亦狥衆

人之狥於是揣天之嘿以爲可竊而代摩人巧以爲
可幸而鬬其得也則果信天之無權其失也猶悔人
之不力如盲於舟者不知察於推斡之前津而閡於
綦者不復能按其縱衡之後局則相與爲謬汶顛撥
而又安知其所之哉吁嘻安得無勞蓍龜如顏弘都
其人者與敦我艮以共貞於一定之府又安得有大
算數如王直卿其人者與之觀我生以共循於不必
定之涯乎詩曰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
晤語非若人其誰與語哉

劉孝標曰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王嵒而要御相行
藏紛糾顯晦踳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
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
繁欽曰處則抗區外之志出則規非常之功寔哲士
之高趣雅人之遠圖故呂尚垂翼北海以待鷹楊之
任黃綺削迹南山以集神器之賛
韓嬰曰夫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
名故往而不迈入亦能出往亦能迈通移有常非聖
不可也

莊註曰鯢桓處也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
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
一焉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
泊然忘爲也
房千里曰西子不華嫫女錦縠是不能易其美惡後
之君子窮於時者當思負其內而自篤無以其外而
誚人達於時者當思勉其內以自飾無以其外而驕人
洞靈經曰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謳謠出則冀默隱
思勤辨居室儉閒謂防閒也其未見用也藏身於衆[illegible]

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
又曰親之則彌莊踈之則退去而不然窮阨則以命
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止
無能子曰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
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
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為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
辭為天子其無心一也
劉彥和曰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
以剛中散悉以彪外梗柟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
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

可以騁績
習彥威曰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
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
之遺事
摯仲洽悶騷曰蓋明哲之處身固度時以進退泰則
攄志於宇宙否則澄神於幽昧摛之莫究其外函之
罔識其內順陰陽以潛躍豈凝滯乎一槩
班彪悼騷曰夫華植之有榮茂故陰陽之度也聖哲
之有窮通亦命之故也惟達人進止得時行以遂伸
不則紬而折蠖體龍蛇以幽潛
葛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夫
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一指
者愛惡未始有所係窮通不足以滑和
又曰明暗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也有
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哲桭素而僅遇韓
信非初怯而末勇危困而後達
又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跧形而
不威故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

重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買臣忍饑而行歌王章苦寒而
坐泣蘇秦握錐而憤懣班超執筆而慷慨當彼四子
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精神沮忸言為瓦礫行成狂狷
鬢露心憂形悴貌瘁引嘆則雷轟噴氣則雲湧及其
勢伸志得或佩飾而還鄉或聲玉於廊廟或合縱於
六國之內或懸征於昆崙之外當此之時容彩光液
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為世則快若輕鴻之泛長風

沛若巨魚之縱大壑非昔愚而今賢也通與塞異也
又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應侯韜
奇於溺簀不妨其鸞翔而鳳起故一抑一揚者輕鴻
所以凌虛也乍抑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三略曰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
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
邦之粟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
於己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世
胡廣論曰懷祿以圖存者士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

者出身之常體夫紆於物則非己直於志則化俗辭
其艱則乖義狥其節則失身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
御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回於岐路之間也
周恭遠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
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
郤令先曰動若重規靜若疊矩不樂前以顧軒不就
後以慮輕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
七賢論曰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
履順以保天真棄彼榮尊則輕其爵位懷其道術則
顧陵王公
荀卿曰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也樂富
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
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
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
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脩正者也
知命者也箸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
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僞
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爲俗離蹤而跂訾

者也
于氏曰宦途遭際若春水行舟有時息借便風而致
千里者有闇淺近沙雖懷度世之心竟悵焉以阻者
有湍江濁浪檣傾楫頹長年不及施巧求濟彼岸者
然不若寧沙之爲便安也尋狀種種何能曲齊要之
無忝性根故吾猶在身甘農圃尚友羲皇則失亦勿
恤退亦何妨
柳下惠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
草零落吾不知其枯茂枯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吾

心之憂喜

巢由之隱園綺之遯專其根而獨善也堯舜禹稷受商周放伐張其機而並濟也明之者可藏則藏可行則行應物立事曠乎無情眛之者嗜欲是馳耳目是隨終日妄用不識不知孰能照以無滯之光委以自然之和則無名之元見乎無見之中矣

脩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而斥退或竭忠勤而不見知或俟河清而齒已沒遠用不騁於一世勳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鬱於

泥滓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不值武丁杷竿不遇西伯自曩迄今蓋何限哉而齊通塞於一途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於知希興求嘆於逝川乎

新論曰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塞之至也豈其智所迴勢苟就塞則口目雙掩遇苟屬通則聲眺俱明故處穴大呼聲鬱數仞順風長叫響聞百里入井觀天不過圓蓋登峰眺日極於煙際向在井穴之時聲非卒嗄目非暴眛而聞見局者其勢塞也及其乘風蹈峯聲非孟賁目非離婁而響徹眺遠者其勢通也

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

說石林曰古之君子出則爲天下澤入則爲天下風風之被人也微而遠夫卷其道足以爲風何必榮通何必醜窮

摯峻曰有朝廷之士必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王大止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污退讓足以息鄙事在朝之臣聞其風而悅

之將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王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

費無學曰夫自宇宙以來有夔龍周召高議文陛之上必有巢許皓光冥栖幽谷之中若使聖明之世不覩逸民則巖壑爲尸塚而芝木雲霞爲糠粃矣

王仲任曰人審知有富貴之命則幽居俟之不須勞形求索也猶珠在山不求貴價於人人自貴之命富之人筋力自輕命貴之人才智自高

劉氏王璣曰綏可懷也而咼不可、于版可築也而神不可夢先資後合天作之立身行道人符之盡其在人而置其在天君子之於世未嘗有逢心矣尹之樂所任大非是縱厚膏渥潤波流千古而出不臧則澤贅縱闢土擴疆功施萬世而心不純則業僞故曰道履於素藉意氣展布一時其於三代之英也奚有

子谷子曰達不在廟廊達而爲一身一家謀者是亦廟廊之窮也窮不在山林窮而爲天下萬世慮者是亦山林之達也

又曰天下萬世之山人若舜禹仲尼是也而舜禹仲尼之學有體有用之學也設或有其心而無其業即非天下萬世山人有用之學也設或有其業而無其心即非天下萬世山人有體之學也惟體惟用乃同一原而心而業更無二致窮而窮之而亦不可得而窮之者達而達之而亦不可得而達之者可以繼往可以開來窮之而爲天下萬世之山人者此也可以地平可以天成達之而爲天下萬世之山人者此也孰謂山人也者無所利賴於萬世而可以有方有所

而名言之耶

夏仲御曰屬太平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于州郡之間乎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敦節

龔安卿曰夫人有所以用其生故生重不知所以用生而苟且矜生謂之辱生故太上葆性其次葆義其次葆志至於志不知用而逡巡與螻螘爭活詩人所以刺有靦也故纂敦節

還璞子樵書曰箕山綠竹猶增商義之高苦嶺寒松實抱秦封之恨品木無知辱榮千古靈芽有辨淨染

岐途所以史敫家風椒壁無以續柔桥之污狄姊懿訓藥籠莫以解北朝之羞片心比潔於蘭雲隻語垂馨於芝露彼滔滔牛溷同泥而飽纏共茵其胝此爲何哉記曰無失足於人無失色於人無失口於人非烈丈夫女子其誰能遵獨至之途而剖塵溷之介有若斯哉

又曰木有君子花名貞女古猶有慕之者草曰倖蒿曰邪猶有惡之者况實甘不類之倫而外名賢之轍哉故有不仁者自見仁也有不智者自覺智也人非者設是以自堅中謬者强正以自解遂流而不返也豈其有悟羣芳之所棄多惡之必歸彝情之所莫逾清論之所三褫而故冒之必不然矣至於偷嚮而掩其耳攫市而蔽其目非廢疾性風其胡然至於此

房彥謙曰夫賢才非尚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梗之材也

冊府元龜曰滅私之謂公正曲之謂直君子之懿德也自上古之世移至公之道廢則情勝於理恩克於

義心以利易政以勢遷自非時厥中膺好是正直執不回之道守無頗之性則焉能虧替可否臨事盡節靡顧於妻孥當官而行罔避於權右剛奏列而無隱斥問遺而不通故能成剛毅之風全忠信之行

呂氏曰秉操殊特挺志英果捐己以濟物捨生而殉名歷險夷而無改來急難而必赴蹈危機以明節冒白刃而紓患觸內而長其流實繁皆本乎剛毅之存誠忠厚之成性蘊至德於深衷彰盛烈乎所履用能孤風激乎頹俗英名傳乎遐世

晉書曰懸魚由於耳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荊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恩匕首振於秦廷吳刀燿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然者乎

又曰琅琅其璞巖巖其峰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爲公方駕遠步不以回路期通

周生烈曰夫忠謇朝之杞杌（八杞無尚 杌爲杌）正人國之篤鑑也秉杞執鑑除凶掃穢國之福主之利也

皮子文藪曰愼握吾操俾直於矢愼杖吾心俾平如砥剪惡如草颺姦如粃爲而不矜作而不恃

交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喈響或不变其音貞柯早能全其性揚芳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

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影而患影之不直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惡而恨情之不巧其不哀哉未有抱僞而身立清世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旣有其質又覩其鑒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惡夫矜恡棄而遠之言無苟諱而行不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悲心無所矜而情無所係體情神立而是非允常忠感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胷懷於人荒垂坦蕩於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者乎

隋史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則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泰山生以全理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不可再故處不失節所以爲難

朱弁曰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隣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毛落盡口中之舌徒存嘆馬角之未生魂生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

崔亭伯曰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待舉非不欲室也惡登墻而樓處張平子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眉

劉子政曰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後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乎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

又曰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

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

范蔚宗曰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尅悍於强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

武侯曰邦之有輔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細輔不可弱

柱細則害屋梁輔弱則害君王夫柱以直木爲輔君以直士爲資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衆下

成公趙曰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又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

王義方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貽神羞形如死灰心如鐵石

玄冥子曰佞色不能悅堯目淫聲不能入舜耳人各有所志也莫仁於雨露而靡草夏枯莫厲於霜雪而松栢冬青物各有所植也　是故冰可溶而不可奪寒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流而不可奪重

唐文若曰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都多廉耻之人光武禮賢嚴光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

唐史曰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者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始終一操雖頹嵩嶽不吾壓也忠義者眞天下之大閑也

又曰身者命之所重名者後之所貴身乃常有而愚夫懷焉功則難立惟烈士成焉去一生之短期收千載之令譽此聖賢之操也

昌言正議屢犯於逆鱗霜簡直繩志袪於時蠹

荀卿曰果敢而振猛貪而利悻悻然（貪貌）惟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擧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

又曰君子潔其辯而同焉者合善其言而類焉者應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掝掝者乎（僬僬明察貌掝掝卽惑惛也）

檡川子曰以爲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颺之蘭

無黨之士亦損於夜光之質垂天之大含芳之卉不
朽之薰乎
又曰浮震不能細其響以協金石之和疊壁不能私
其耀以就曲炤之惠巨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
涉高嶽不能削其峻以副平陂之步故廣車不能脅
其轍以苟通於狹路清士不能樽其節以同塵於濁
俗
非分之達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竹栢之履霜也
故知微而獨見者不改塗於鋒鋭安肯諂笑以偶俗

體方以居直者不遠情於封國安能獵徑以求容
體道合眞嶷然特立才遠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
器象元凱執已衡門淵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
肩以苟合樂饑陋巷以厲高尚之節藏器全眞以待
天年之盡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悢
悢切　尚　也安肯蹙泰山之峻以適鑿枘之中斂垂天
之羽以爲戒旦之役
大賢之狀也至拙爲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
知之者稀而不蹙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藿
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緼袍無卒歲之服不
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以絕
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
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邈世之操聃馬冠秋雲之
表遺俗之神緬馬栖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
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
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故忠
士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升水不
能抹八藪之燔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寸刃不能[illegible]

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南金不爲處幽而自輕瑾瑤不以居深而止潔忠道
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鸞駿危苦於險峻之端不樂怫呼之役吉光渴饑於
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易鹿臺之
富子廉不以困匱貿銅山之封
新論曰駁雪多積荒城之隈急風好起沙河之上亮
已類出霍膺之氓決命必在吞氣之士何者寒荒之
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懷忠義之所聚

又曰袒裼暴虎而後勇氣發焉超騰絕坂而後迅便
露焉手提萬鈞而後多力見焉處難踐患而後貞勇
出焉
子玄曰夫清者患於太潔清而容物與天同也
譬如厚石風不能移智者意重毀譽不傾譬如燒香
其質雖壞其氣薰馥薰他令香
淮南子曰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
可以死亡恐也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
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義金縢豹韜廢

矣延陵季氏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慚矣子罕不利
寶玉而爭契券者愧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
者悶矣
又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生
之終也
宋詔曰正情與皦日同亮直氣與秋雲並爽
齊民要術曰白楊性勁直堪為屋材寧折終不屈撓
榆性懦弱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
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為其
貞澹然氷玉不足為其潔非自上古聖人不以動其
心況當世富貴之士哉斯自信乎道天地不可得而
應者也
以玷污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
妬高奇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
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致
釋誨曰鍊予心兮浸太清滌滓穢兮存正靈和液暢
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
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孟賁之尸人不叉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
滅也動身振意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俗
固常人所譏嫉也
忠臣殉國不惜其軀命烈士愛君竟忘其首領是以
左轂之鳴革右伏劍越甲之至雍門刎頸
木舌雖強傑鳴施於羣吠蒂性誠靡烟態媚於狂朝
奸削跡有指佞之草而正氣發舒陛有梃直之獸而
回
鼎而飾以饕餮貪之戒也簠簋而龜飾之廉之勸也

人莫不飲食也可無省於是乎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古有坐不廉而退放者則曰簠簋不飾

元臣曰事主不以幽貞隔心奉上不以取舍虧節是以倚秦宮而痛哭復楚之功已多陟盧龍而樹勤廣魏之勳不淺故申包避賞君子義之田儔拒命良史稱焉

跭鬚集卷之十五

甫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熙主

龔安卿曰難哉君而有易術者知難之心是也百金之子視衣食本有即侈然其易之况出震御天者乎此一言興邦術約而易秉而古今龍德化神而不過者也故纂熙主

還璞子樵書曰王人者求無不得若可以止矣乃尚有求外之求欲無不遂可以足矣尚有欲外之欲故

人君者不必有現世絶古之行稍知止足便當令主知止足則苛削之意必不行於人苛削不行必有節恤之長利節恤極而無爲成故止足之心於人君爲最易而止足之道於人君爲最奇

又曰里有人者獨富衆必環睨而利其藏其人不謹恪而好施與則弱怨而强怒歲無賴則攘袂而侵之危哉富矣况以一人而合萬邦富四海乎其爲危何止利其藏而侵之其所以塞其望而杜其窺者又何啻謹恪而好施與已哉

王飾信曰太古之時兆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未設焉未後矯處或相凌虐爲民巨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勿令失性四海蒙利草木被德

運斗樞曰伏羲女媧神農是爲三皇也皇者包元履中開陰布綱指天畫地神化潛通

蔣道衡曰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遠言譚所不及耳目所不逮

白虎通曰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煌煌然莫能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爲皇也故

黄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

逸鶡子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餓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夭閼之誅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癘疾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

斗威儀曰帝者得其根荄王者得其英華霸得其枝附故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霸霸道不行不能守其身

尸子曰火在井中不能以燭遠目在足下不可以視近君之於國也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又曰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羹騏驎青龍而堯素車玄駒

風俗通曰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三皇結

繩五帝畫象三王肉刑霸世黠巧此言步驟稍有優劣也

嚴君平曰道德不生萬物而萬物自生焉天地不含萬類而群類自託焉自然之物不求爲王而物自王焉故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陽赫赫而天王之陰氣漻漻而地王之倮有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癖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

申屠剛曰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祿不敢以天官私

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
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靡亡也故能體唐成
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瓻克御瓊
簪玉筯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
代民偃下世矣
帝王世紀曰孔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
化合神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
管子曰明一者王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
霸

季彪曰立圜丘以昭孝則百神不乏享矣舉賢才以
崇酬則多士盈朝矣開志誠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
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
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神人交應矣深慎
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則儉德光
昭矣傾府藏以賑錫則大賚周浹矣省賦役以育人
則編户巷歌矣宣德以懷遠邇則華荒忭舞矣
文子曰古之善爲君者法海以成其大注下以成其
廣

韓嬰曰君者群也群天下萬民而除其害者謂之君
王者往也天下往之善養生人者也故人尊之善辯
治人者也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也故人親之善粉
飾人者也故人悅之四德具而天下往之謂王
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審視而審
聽神其形而散其精若天高而不可抵淵深而不可
測
蔡中郎廣連珠曰目瞤耳鳴近失小戒也狐鳴犬嘷
家人小妖也猶忌順動作封鎮書符以防其禍是故

天地示異災變橫起則人主恐懼而修政
唐書曰承天子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祗畏馭
朽爲戒納隍在志神將害盈天匪假易四海爲家夫
豈不富伊昔哲王勤儉固陋土階罔飾露臺罷構遠
奇技淫巧放珍禽怪獸敬之慎之天命必佑欲令必
行順人之情欲誠必著清己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
恕凡將有爲靡不三思喜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
差禍害亦隨慢易於初悔其曷追
王僧辯曰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嶽立川流

噓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
而以義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
陳書曰遐觀列辟纂武嗣興其始也皆欲齊明日月
合德天地高視五帝俯睨三王然而靡有不初克終
蓋寡其故何哉並以中庸之才懷可移之性口存於
仁義心怵於嗜欲仁義利物而道遠嗜欲遂性而便
身便身不可久適道遠難以固志佞諂之倫承顔候
色因其所好而悅導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順流而決
壅非夫感靈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遺其所樂而以百

姓爲心哉
陸宣公曰人情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
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
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
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
失天下之心矣
又曰人君好勝而耻過必折人以言雖能窮其辭未
必窮其理雖能服其口而未必服其心夫欲治天下
而不務得人心則天下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
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
固不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
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顔冐禍人
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
告之不盡况隔踈而猜忌者乎
秦皇嚴衛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光武岸幘以待而
馬援輸其欵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
物物終不親
辛洴曰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醇德復生天下安

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亾堯舜以是昌桀
紂以是亾
蘇文忠曰欲言任賢則君已先言舉元凱矣欲言去
邪則君已先言流共鯀矣欲言勤勞則君已先言日
昃不食矣欲言厚朴則君已先言茅茨不翦矣欲取
諫爭之辭而出自言之閑其口而奪其氣覆藏潤飾
使無過之可譏無失之可指無偏之可矯無闕之可
修偃然自以爲得計必至於魚爛瓦解然後不能文
焉

王志愔曰刑賞二柄唯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
百姓也以生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故
含銜策以奔踶則王良不能御騁停藥石於膚腠則
俞跗不能攻疾
鮑明遠曰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
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鹽命潤色勝策
盛德形容藻被歌頌
淮南子曰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
之物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

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君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
而辭助一人之力以圉强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
此必不堪者也故好勇危術也
又曰君人者其憯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
有寒者冬不披裘歲登民豐乃始懸鐘鼓陳干戚
又曰王德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
行容也視西施毛嬙猶頬醜也今逐疫有頬頭言醜也心知規
而師傳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
導耳能聽而執政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
爲文章行爲儀表
梁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上所鍾過不能自覺
張紘曰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
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
又曰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
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
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並易同之歡無假取於
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
宜乎故明悟之主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

欲以義割恩
鹽鐵論曰多見者博多聞者智距諫者塞專己者孤
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黄判而下流尊卑上下
於是乎著曩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
而雍熙之化隆君之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
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樹至公昭德塞違庸親暱賢使
規盡其圓矩盡其方
又曰延誹謗以攻過責暱屬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

鑿履尾而夕愓颸清風以掃穢厲秋威以肅物
又曰象渾穹以遐覆式坤厚以廣載資春景以嫗媮
範秋霜以肅物路無擊壤蓋聞長夜之聲民或向隅
娩臨方丈之陳虎眄以警客麟峙以接蹏遵放勳之
麤裒準衛文之大帛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
兵戢時動不令百里有號呼之悲法汰無繁不令鴟
夷有抱枉之恨廢嫡戒晉獻之迷奸立庶念劉表之
殄祀偏愛則慮袖蜂之巧謗飛燕之專寵獨任則悟
恭顯之惡直鹿馬之作威式怒鼃以勵兵避螳蜋以

勸武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防人彘之變於六宮
之中烹如簧以謐司原之箴折宛落以廸梁柏之美
放舟姬以弭婉孌之迷退子瑕以杜餘桃之惑而且
乞言於誹謗屈體於芳菲使曹劌孟明有修來之效
魏尚張敞立雪恥之猷射鉤之管子著匡合之弘勳
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奇策
又曰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
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後可以為父
隋書曰握綠圖而御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

劉垍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絕勢
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甲抗尊雖思自強不可得也
況以神機天辨飾辭援古而宏其議哉夫天以無言
為尊聖以不言為德
又曰太子宗祧是係善惡之習興亾在焉弗勤于始
將悔于末故鼂錯上書令通政府賈誼奏記務知禮
教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授以良
書娛以嘉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群生
之福也

管子曰君之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
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
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
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
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
又曰明主上不逆天下不曠地故天與之時地與之
財
治天下者東至開梧南撫多鷃西服壽靡北懷儋耳
而欲以一人耳目心智周之不亦難乎故昔者聖王

之治天下大撓黃帝之師探五行之情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
成作曆若黃帝臣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
胡曹黃帝臣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允
黃帝臣作室虞姁音詡作舟伯益作井赤冀即赤冀作臼乘
雅春秋作乘杜作駕寒哀作御王永作服牛一曰王亥作服牛相土作
駕史皇作圖即蒼頡作畫圖巫彭巫彭作醫巫咸商臣作筮
爰延曰夫人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
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
必甄其德

□□集　卷十五　二

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萋菲之角牙頓奸險之
芒刃塞羅織之冤源掃朋黨之險迹
後魏詔曰大道凝虛至德冲抑故君王法玄猷以御
世聖人崇謙光而降美
魏鄭公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守節主
恕之以介
薛拯曰勿以帝德罔愆而忘於進脩勿以天災代有
而應不以實政網舉其所未至德澤布其所未周暨
以今日恐懼之心永為異時暇逸之戒

司馬子如曰當壁屛符楚共王公子未知所立當曰當壁者立平王方幼抱
而入再拜壓紐天橫協兆天橫龜兆也乘機虎變撫運龍飛包括
九隅平籠萬寓四海來王百靈受職
縱盜飲酒非翦惡之根絕纓加賜非防邪之具金錢
之媿漢文帝唐太宗布絹之給非刑賞之正
路史曰四靈三瑞五害十煇靡不萌於念慮之初天
道若遠而念慮之至則象之見有不可而遮君高其
臺天火為災多其下陣淫水殺人賤人貴物豺虎橫
出孽嬖專政穀果不實膻致蠱臭引蝶亘古猶是故

□□集　卷十五　十三

治世不能必天之無災而能使災之不至於害聖人
不能使天之無異而能使異之不至於災
勝衮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
以食之奉觴以酳音任酳也之斯固一時之盛事也
河圖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蟲出息不急
之作省役賦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謂分人以惠損己之欲
求安屈省謂屈己而省費也別藏則其救也
顏延之曰服温厚而知穿敝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
而識寡嘸之急仁恕之功嘸口欲食也

韓子曰人主獨立臣下雙身養主之意伺主之心塞主之聽蔽主之明

又曰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强群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群臣悚懼於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勑其才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

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亾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

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君不同於群臣

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為狗（匿虎威示狗貌）主不早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成成則篡也）為主而無臣（臣皆變虎也）奚國之有

毋弛而弓一棲两雄一棲两雄其鬭㘖㘖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

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踈（黜其威福之漸）木枝扶踈將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數披其木毋使木枝外距木枝外距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公子既衆宗室憂唫止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

夫两堯不能相王两桀不能相亾亾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强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蠧牆之壞也

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亾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

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

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王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獨待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持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能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

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樸以道爲合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鈎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

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

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也）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遍知人也故因人以治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

朝廷之上貴者不贒可知其政之亂也帷幙之間信者不懿可知其君之僻也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示有所尊也秋分夕月於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

晉書曰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

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甞暫静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捍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魚龍之趨藪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治

吕覽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

君也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

又曰水之深則魚鱉歸之樹之盛則飛鳥歸之庶草美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

人固不能自知人主獨甚存亾安危勿求於外務在自知故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有戒慎之鞀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而有揜蔽之道奚由自知哉

李彪曰體明睿之資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静泰以和邦

夏𠉀曰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擧有譴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惟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矣

太子既冠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

聖不獨明而治鼎不單足而立是以螢火之光猶增日月之明

鄧析子曰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其振目扼腕手操鞭朴而後爲治與

蘇子曰天子坐九重之內樹塞其門旒以翳明紸以隱聽鑾以抑馳

莊子註曰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用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

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
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
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
唐本紀曰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
難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雖忠而不
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
齊史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
王子弟生長尊手新裔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齠
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趍拜之儀受文句之學坐躡縉

紳傍絕交友情僞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胷
襟雖卑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

鋒鬚集卷之十六

莆龔安卿選子輯著

靖臣

龔安卿曰臣人者太上信心次盡心信心不愧理盡
心不愧事人人如是也詩人無伐檀之刺坤道皆含
章之貞矣嗟夫人以不愧求我以愧應且不知而知
有不顧者其若兮旌之意何若此心何故纂靖臣
還璞子樵書曰臣之事明主也利用機愚主也利用
拙懦主振之悍主巽之其要格心以若於善而已是
故敢諫之臣言愈切而方枘圓鑿兩不投入者機失

也輔弼之士技愈工而露釆揚奇動必見疑者太巧
也三於敦言嘖聽月抗悍威振巽兩失何可言也則
有振不如巽機不如拙爲後世人臣藉口而已易曰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又曰爲人臣者不愧所學謂眞得學不則經葩墨莊
爲陋而已不愧所志謂眞得志不則錦衣玉勒爲[illegible]
而已舉不負人曰得人不然雖標龍壓虎如愧[illegible]
不負君曰得君不然雖九頒三接如偷何

鬻子曰治國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

又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既入其職則其於民暵暵然如日之正中也既去其職其於民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暵暵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

古今通語曰異官同爵共位別職興仁隆化幽贊神明者謂之太尉和五教理人倫使風行俗平萬國咸寧者謂之司徒使國枉理法錯刑清事均民聚者謂之司空若仁義之路開和平之氣通則五星順行庶績咸熙

張平崖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

漢含孳曰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三公象五嶽九卿象河海

荀卿子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有國賊若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

陸宣公曰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

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厚薄以稽廉冒視按籍繁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

高季輔曰諫猷之臣臺閣之史不崇簡易而昧經遠執憲則以深刻爲奉公當官則以侵下爲益國非體也

潛夫論曰耳聞號啼之聲無不爲惨悽悲懷而傷心者目見危殆之事無不驚怛而赴救之者君臣義重行路禮輕過耳悟目之交未恩未德非富非貴而猶若此則又況於北面稱臣被寵者乎

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

臣多殺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城郭不繕
溝池不修水泉不隆責在地公
劉子政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
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
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虛心白意進善通道
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
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卑身
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
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

也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
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無憂如此者智臣也守文奉
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
儉如此者貞臣也國家昏亂所爲不然諫而輒犯主
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
如此者真臣也
行危而色不可竦言孫而理不可拔凡謂贊者不自
稱贊效在官功在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
其耐音能小人輸其力

宋休文曰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
權利悅愚謟闇苟得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途
動衣冠之眄藉此而登高未或有也
馬融曰君子之事上也入則上其謀出則行其政居
則思其道動則畢其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惮苟利社
稷則不顧乎身
懷異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
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紀天下勞神八極者
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

不馳於外擄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
業則教化不行而以令不從矣
楊雲翼曰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齒
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
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
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
一一陳之則向之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
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有不從雖引
裾折檻斷鞅刃輪有不恤焉者使姑徇事君之虛禮

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

曹植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若夫蹻蹤近步遵常守故安足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內侵没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隆

五代史曰或履道廣流秉德沖邈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難知正才略開邁咸文德以熙帝載武功

以隆景業固以侔蹤姬旦方軌伊吕者矣

家語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均仁以爲柄故曰御四馬者正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孫何曰六卿分職國家之大柄也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令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紀綱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音杭二十四司燦爲星拱四海九州之大若網之在綱矣

文獻通考曰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二千石一千石之有文行者然後爲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爲御史大夫

李雲曰禮有五諫諷爲上若夫托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於正曷其絞訐摩上以衒沽成名哉

劉蕡曰臣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

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

又曰守令之任治亂之根本係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禦豪强恩可以惠孤寡强可以禦奸寇政可以移風俗

旣策名而臣人者心莫若公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露和不欲雜正不欲犯古之清勤爲國修政今之清勤爲身修名夫爲國修政者區處條别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爲身修名者致遠不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爲主抵柄也事得其所心以事爲主抵物失其

所

邢子才曰六卿揚職萬機總任百揆權衡庶物準的群僚可以助日月之光華增天地之高厚

江統曰魯僖以恭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篳路柴車藍縷用張楚國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

夫功成事畢不殉封譽（封爵名譽也）恭退朴儉之謂贊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滿志之謂材贊可以鎮國材可以理國所謂鎮者和寧無為人不知其功所謂理

者勤率其事人知所謂德一贊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贊猶不足

周朗曰昔婁敬戎卒委輅（挽輅）而遷帝都馮唐賤老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巠草萊之人布衣常帯之士莫不踵闕獻書飛烟霧集

倪岳曰夫言之於無事之日不足信言之於有事之日不及行是故進言之道自古難之

抱朴子曰進則正詞切論攺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

知無不為

又曰伯柳達讎人解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推賢

李德裕曰人臣忠諫之道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

大人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繫守善於已成懼惡於未敗

通典曰尚書省以統會衆務舉持綱目門下省以侍從獻替規駁非宜中書省獻納制冊敷揚宣勞秘書省以監錄圖書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内使省以承旨奉引御史臺以肅清僚庶九等（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五監（少府將作國子軍器都水）以分理群司六軍（羽林龍武神武各有左右）十六衛（衛號武威領軍金吾監門千牛各有左右）以嚴禁其禦詹事春坊三寺（守令率更太僕）十率（衛司禦清道監門内各有左右為十率府）以俾乂備宮牧守督護分臨畿服

物理論曰吏者理也所以理萬機平百揆也武士宰

民物猶使狼牧羊鷹養鶵也
韓子曰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上之法虛心待令無有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鏌鋣傅體不敢不搏
又曰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
高廟曰歷代名臣其流芳至今而不泯者由其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生不苟且以營利死不屈節以

丧名
文廟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強于已敢言者強于君
常執誼曰侍臣備侍顧問辯駁是非典持纖牘受遺群務凡一世得失動爲臧否職之重也
鑾坡遺事曰玉署之設容邇紫闥每夜漏旣上宮鑰竝入有大號令急奏唯天子與學士知之雖戴鶡之士克滿千廬典司翰墨一人而已

朝鳳之鳴愈於立仗之馬也龍鱗之嬰勝於轅下之駒也鶴鳴之和其視木鴈瘖默又何如也
谷永曰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宏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
呂東萊曰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學難勝當思正學未明
又曰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

李渤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過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若或依肆言高而難從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又言事常弊也
隋書曰尚書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斯乃文昌天府
又曰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然則五帝

三王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爲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爲況於上賞其奸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執心平允終行仁恕絲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

若如臣若猶獸鹿也惟薦草而就

司馬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

齊記曰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回天日

張寧曰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於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於去逸慾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未聞有以禱祀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

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鬬大兵不寇

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以御物

負日月於中衢擊雷霆於上路德表生民作舟梁於夷夏器含萬物制天淵於廟堂

册府元龜曰夫輔相之職所以佐右天子總領庶尹彌綸機輔宣翼統紀燮調元化甄叙流品親附百姓鎮撫四夷裁決庶政班布王度乃其任也是故公台之任無所不總與元首而同體乃謂之股肱秉邦國之會要乃譬之鈞軸百官承式治本之是係萬邦爲憲民瞻之所在自黃帝得六相而治舜臣於堯舉八元八凱謂之十六相又逸書所紀虞夏商周世皆有四輔三公之職非其人而不處而六籍之載成湯居

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

吳臨川曰張文成侯諸葛忠武侯狄文惠公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爲百代殊絕人物則一也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亦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焉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武侯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於盛世器局光明廣大設施詳審精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遘時雖與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者也

書云尸位詩云素餐商君謂之荒飽吳起謂之枝官史云冗食又曰遊手蝝蝗蠡賊下不在田矣(蝝蚍蜉之有翼者食穀爲災螟食葉蟊食根賊食節易云素飽左云偷食皆其類也)

梁書曰昔漢宣帝以爲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爲親民是以道德齊禮移風易俗咸必由之

張曲江曰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天子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也

使餓狼守庖厨饑虎牧牢豚遂至殘天下之脂膏斲

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竝起

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潤也)無不囊懷溥汜無私正靜以和稃鬻(乳哺之謂)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

嬰兒有常病傷於飽也貴臣有常禍傷於寵也乳哺多則生痼病富貴盛而致驕疾

燕雀離巢宇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龜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況翱翔千仞而遊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所以折翼而趙高淵沒也

立國之本所係于元良弘教之方必由于端士非精識前典德冠當時恭敬溫文其將安倣是以輟台階之老選宗室之賢輔翼春闈是資教諭

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之主於純(一作屯)厚引而化之天下好之其道日從故卒必昌小人之事其君務壅其聰蔽其明乘其威以灼熱人天下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敗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開梁國家之閫(猶閾也)也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

易曰王臣蹇蹇傳曰諤諤者昌變人之情拂人之欲咈人之耳逆人之心謂之諫班固曰諫者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

臣道曲曰孝義相化禮讓爲風當官無媢嗣民必公謙謙君子蹇蹇匪躬諒而不許和而不同誠之誠之去驕思冲弘茲大雅是曰至忠

蜂鬚集卷之十七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圖治

龔安卿曰烹魚驅鷄之智婦人孺子有焉至烹御天下誼辟猶或難之此唯不得其推爾推而爲天下裕於鷄魚矣故牧童可以理軒圖釣翁可以授周政非誕也理無二局而心不外取故纂圖治

還璞子棊書曰恤一身之痛癢誰非人情四海一人之身也或不恤其痛癢且縱其沉毒此唯不身視之

也至於决潰勢成而後知其果係吾一身唯不知恤以至不可能恤然則任治者雖欲不一身恤民不可得矣

又曰行不邀高在有心爲善政亦不獵奇在有心愛民耳有心爲善者覺垢漸荒不磨情於鏡淨不止也有心愛民必且皺眉慘目不全隱於孺墜不休也如無心何彼無心而爲之雖顏坐而澹行高之竊宓琴而劉鞭爲奇攘而已夫既不得其保已保人之意苟以逃耳目買唇頰於其不能獨已之真心了然蒙矣卽欲誣心而出之不兩診哉

又曰今夫平居受蠹一人必報之憤見一人蠹人必傍憤及其任職居治且横意而圖之不復顧前之以是憤人而亦不恤人之憤此獨何哉意反於知有已與家子孫耳乃人亦有已家子孫而邈不相准謂之私愚私怨府也天神明還以撫民之寄而我故苦之謂之逆愚逆天神明必咎之而特有遲速耳不念君之所以榮厚我而欺之謂之負愚負人者不祥而況君乎其不令之名謂之汙愚汙賤者不居侈然冠綬

而耳之哉此四愚若起于失算計其一時而溺于濁俗之慮見于是其才與智悉用之于愚而曾不覺返者也哀哉

通老論曰聖人明於天人之理達於自然之分通於治化之體審於大愼之訓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樸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

漁人張網於淵以致吞舟之魚明主張法於天以制强梁之徒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隄水江河不能犯

路史曰泰皇倉帝大庭無懷之時清明之感上行而隮浮下行而極幽故天不愛道地藏發洩而人化神伏羲神農之世其民侗傣瞋瞋蹎蹎不知所以然是以永年黄帝唐虞之代其璞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末世則不然繁稱文辭而實不效智譎相誕而情不應一惛于上而群有忮心音旋攻之于外是以長短頡頏百疾俱起盲禿狂傴萬怪皆來變不虚生縁應而起

又曰昔在無懷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形過而不悔當而不愉當世毋其食而重其生意恙不見於色堅白不形於心而漸毒不萌於動

又曰木處顛風生燥顛傷燥夭於是有聖人焉教之編椲而廬緝藋而扉埴塗茨翳以遠其高卑之患

天下莫難於無事莫險於有爲爲治者多幸有爲之成而不知無事之爲貴夫以一體衆之藥石具而無所用之曰安至於天下雖有聖知無所作之謂平及夫憂萬金之方者千人之能亦已幾矣故善攝生者無已急之功而善治世者無致平之效彼几蘧氏之治蓋以無事治者也是以後世罕儷焉

天王太子辟羅經曰國之不安猶身有病吾救之以藥餌飼之以糜粥

嚴君平曰天下惘惘味味喁喁不知若轂無爲若鷇主如天地民如嬰兒滅其文章平其險阻折開破鍵使姦自止壞城散獄使民自守

又曰食民所吐服民所醜樂民所苦居民所使務在順民不違適己又曰趨舍廢置王道之形聲也吉凶存亾趨舍之影響也

王澄曰三季之敝由於繁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豈宜憂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

亢桑子曰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慝竝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

又曰政繁苛則人姦僞政省一則人醇朴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黄則身黄食蒼則身蒼

又曰至理之代山無僞隱市無邪利朝無倖祿
金志曰昔者先王因人之知畏而作刑因人之知恥而作法畏也恥也五性之良知也情之大閑也是故刑以治已然法以禁未然畏以處小人恥以遇君子君子知恥小人知畏天下平矣是故養其威而用之畏可以教愛慎其法而行之恥可以立廉愛以興仁廉以興義仁義興刑法不幾於措乎以深文傅轄致爲能吏以慘酷辦事爲長才欲以同踈戚一小大使之咸就繩約於律令之中莫不齊手竝足以聽公上

之所爲蓋秦人强主威之意也
陸宣公曰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爲靡不效驗以知則詐示以疑則偷援以不禮則其徇義輕撫以不情則其效忠薄
又曰立國唯義與權誘人唯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爲重利近實於德爲輕凡所以載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不起矣夫錫貨財列廩秩以彰賞也差品列異章服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
又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重民事而後借其餘力先家給而後斂其餘財
韓子曰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防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養畜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

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小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天事人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
又曰若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明法度必賞罰則國之脂澤粉黛

譙周法訓曰以道爲天下者猶乗安舟而由廣路也
舟難成可久處也廣路難至可常行也
申鑒曰觀孺子之驅鷄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鷄
急則驚緩則滞馴而安之然後入門
又曰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
也故禮樂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
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
中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
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朴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

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
純純斯清矣惟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
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
莊子註曰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
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
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
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爲之制故百姓寄情於
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而反
之人恣其近好家用與法故國異政家殊俗

又曰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訬也
夫無爲者非拱默之謂直各任其自爲則性命安矣
不得已者非迫於刑威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
極而天下自賓也
袁准正書曰聖人之治也若平地焉聾昏跛蹇皆能
履之法若丘陵也非有逸足不能超也
三略曰含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
之招順者治之要
劉蕡曰上人之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上

人之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
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進人以行則
枝葉易辨防下以禮則耻格自行
又曰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
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
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
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
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
底寧萬物咸遂

苹弊如接戰無援者不勝建利如務農不力者無穫
革弊而上不援若身危建利而下不與若謗作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
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所
欲故謂之俗
陸農師曰吏冥冥犯法即生螟乞貸則生蟘即蝗也抵
冐取民財則生蟊然則靈芝朱草秠秬之鍾其美與
螟蟘之鍾其惡雖不同其繫王者之政一也
干木隱而西河羨李陵降而隴西慚冀歆升而晋人

知禮文翁以經術敎而蜀士多儒名勝於利則偷競
日洸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熾
漢疏曰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
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
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
又曰周南召南被理人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
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好仁邠
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尚也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
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
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
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
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
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養末此太平之
所以不起也
丹崖子曰授之民命而令嘗其術譬驅利獸而內之
圄俾搏且噬焉其毋乃非仁人意也乎夫矜譄若不

度矜其譄練若更不度理之精詳恃明者不疑不度不疑其何以獲
彼耻不獲而務逞焉民且斃矣故慘刻之敎哲人惡
之鷙悍之吏聖王必戮狼戾之長庶氓慼焉且滯法
者情遺情遺法亦弊任文者實病實病文爲虛
又曰崇賓抑華滋其蔭也脩軌辯物閑其恣也樹惠
伐頑昭其向也明德揭典衛其侵也
甄琛曰大道旣隱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恒
恐財不賙國澤不厚人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
其志至乃取貨山澤輕任人之貢立稅關市裨什一

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回彼就此非為身也所謂盡
天地之產惠天地之人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
善平糴者必謹觀歲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
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故雖饑饉水
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元百官志曰彌文之習勝而質簡意微僥倖之門多
而方正路塞
新書曰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
自古及於今與民相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
之而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
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
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
民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
太寶敕曰教行苑囿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林作材
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飾成器用教行商賈
阜通財賄
隋書曰古語云善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

使其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
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
蛆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藉令貪墨
當途侵漁噬害其為蛆螣蚼蠋亦大矣
譚子曰水易動而自清民易變而自平其道在不逆
萬物之情
商子曰聖人之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也
任子曰道德之懷民猶陽春之柔物也嚴深冰而不
寒結木脩而不折

管子曰法者所以興功懼暴律者所以定分止事
又曰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逆於令毋上拂之
事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毋踰等之服謹於鄉里
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
樊遜曰唯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
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
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
周官三典棄之如吹毛漢法九章遺之如覆手遂使
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

掛壁有善而莫遵奸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

民生所貴曰食與貨昔醇民未離情嗜踈寡奉生贍已事有易周一夫躬耕則餘食委室匹婦務蠶則兼衣被體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譌變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末業廣

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兼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稌之資餞匹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旣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

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

晉史曰禮樂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啓蒙訓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故君子不急斷不急使以爲亂源

欲建國强威辟地服遠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攄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懐豊也道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

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厚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

萬蘭曰賞以當功上不爲德罰以當罪下不爲怨

鄭析曰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

愼子曰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鉤策爲均也使得榮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所以塞怨望也

抱朴子曰膏壤在茲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革

華搆而豐屋之過成露臺甃而玄默之風行

又曰混沌以無名爲貴群生以得意爲歡故剥柱刻漆非木之性拨鶡裂翠非鳥所欲促轡銜鑣非馬之性荷軛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物竝生之意

蜂鬚集卷之十八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廣任

龔安卿曰嘉漢才之盛者非才獨産於漢其收之途廣而任之道公也今之取士非惟無以盡士且使英賢屈智於經生志士畢趨於朽業其爲前輩超乘亦難矣故一目之羅無如陵之獲一經之任非以愜若濟之能也故篹廣任

還璞子樵書曰文期於應質才珎於中度文不保行材不御善是飾紅纓於跛驢綴錦章於敝褌也美不爲附重而人爲其美惜矣

又曰春雷秋露共亮天功冬旭夏飈同忻物性是以人才一十二流皆攙世之叅香林三百六品總攻形之珍而欲執塗以綑賢守方以待病是賢與世相遭而不知用病與藥相對而不覺取至其用不當賢取不當藥乃復咎世士之無術病草根之不靈其用之無術其所用之無術乎其取之不靈其所取之不靈乎噫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九里之内必有長松樵

之際有眞苗菰蘆之中有快士則惟明眼者拮其腴
明心者收其潤信哉
劉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
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
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移者小人之尤
也終不可任也
日往月來惟天所以運序山鎭川流唯地所以宣氣
運序則寒暑無差宣氣則雲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
大德育萬物而爲功況一人君于四海睹物欲運獨

見致治不藉羣材未之有也
李固曰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理身以練神
爲寶理國以積賢爲道
高季輔曰君臣之道期於相體不恤其匱而須其廉
正恐饑寒之切東惠不能全稍加廩賜使得事父母
養妻子然後督責其效則官人畢力矣
孔明曰爲人擇官者亂爲官擇人者理是以訪求賢
士猶嫁娶之道未聞出嫁之女出財爲締故貞女慕
財聘而歸其夫正士慕黃纁而達其名以禮則事其

邦乃寧
唐書曰天生烝民性本元淳嗜欲交馳利害糾紛無
主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情紜紜目不備覩耳
難徧聞覩之聞之矧又非眞事失其源道遠莫親理
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惟何不正其身得要惟何在
能任人
又曰天列台星垂象於人聖人則天亦立輔臣以翼
以佐爲衡爲鈞如耳目應心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
孰云非親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

感同風雲應若符契以道臣救盡規獻替木必從繩
金其用礪
又曰道之廢興係於時王主之得失資乎台輔經之
以文緯之以武出爲方邵入作申甫絕維載張闕袞
斯補惟德是倚惟才是求才不易知德亦難周傅說
板築夷吾射鈎任之不疑千載垂休體於至公何鄙
何讎
總萬機以成務齊六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獨鑑一目
不能周視數求哲人式序在位於戲君之任臣必求

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啓沃之所宜直古今而
未得良以讜言者逆耳諂諛者伺側故下情未通而
上聽已惑
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今與驥俱走則人不勝
驥矣居于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
饑馬盈廐嘆然未見芻也饑狗盈宫嘆然未見骨也
見骨與芻動不可禁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
賢人則往不可止
新語曰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

以聖賢爲杖
說苑曰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是故絶江海者
托於船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於賢
新書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
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智足以爲源泉行足
以爲儀表問焉則應求焉則得者謂之師智足以爲
礲礪行足以爲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佞内相匡正
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
足以合上下之忻國有難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能

死之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怨於鄉曲言語談說不
怍於朝廷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
之忻執戟居陛能舉君之過失不難以死持之者左
右之臣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
則不敢泄君之謀君有過失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
之而愁悴有憂色者侍御之臣也唯諛之行唯言之
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厮役也
陸佃曰古之明上無爲而用天下也豈獨使仁使辯
使勇使智使謙使禮使瞽使信使聖哉雖天刑人僇

之餘尚無棄者也故戚施直鎛蘧除蒙璆侏儒扶盧
矇瞍修聲聾聵者司火耴者督緄剕者抱關刖者守囿
嚚瘖跛躃以實商土夫如是故上無棄材三代之所
以安且久者用此道也
陸抗曰夫儁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
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
步騭曰漢高擘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儁以喪成
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
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

王潛夫曰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其實其有小疵勿強衣飾出處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

黜隲課曰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迨至淳朴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班爵祿宏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喆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訪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

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其名不全故君子急於進賢而美名彰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又曰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遷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重輕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鄭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夫

楊輿曰以賢難得之故而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

亢桑子曰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貴耳聞之聰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明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言則天下之人唱舌調吻而飾辭矣

周翰曰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騖古今同流披其顛末鮮克具美周公大聖佐武輔成盛德大勳播天極地管蔡流言疐尾跋胡偃木仆禾僅得辨明孔子大聖刪述六經憲章祖述三年有成伐木於宋削跡於陳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區區後賢瑣

瑣立事而欲其磨涅不渝終始如一竊以爲難其人矣以羔裘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苟欲指瑕安得無累或從澄漆盡可棄捐

謝深甫曰椙中侈外者多妄誕激訐沽譽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僻於婞夸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僻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而或僻於立異信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趨時狥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爲軟熟因循積歲亦致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任

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而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而貴其能與衆共巧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群勇欲絶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辯不可爲戸說絶衆之勇不可與征陣

晉書曰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㡿之宜漢高八王以罷過夷戚光武諸將由損益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予奪使之然耳

養騏驥者豐其芻粒絜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至於養鷹獲一雉飼一雀獲一兎飼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搏擊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

孔璋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行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隕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奚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荀林父敗績于邲晉命之復其位于是爲之弃赤狄）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強齊不霸

矣

楊誠齋曰天下之奇才不常有天下之明君不世出天之降才也千夫而一人才之遇主千載而二君自古迄今遺逸之賢常多而知賢之君常寡則奇才之難又不若賢君之難也

魏詔曰功格天地錫命之佐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必極是以有莘贊亳不次之號爰歸渭叟翼周殊世之班載集況導源積石襲搆崐山門踵英猷光弼鴻業抗高天之摧柱振厚地之絶維德冠五侯功高

五覇者哉

葛穉川曰群力弁則萬鈞不足舉群知用則庶績不足康故緐足之蟲死而不獘多士之國亂而不亾然劒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鷄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

又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疾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黄河合泥滓之濁不害凌山之流奢僭不足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

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豈遂以斥陳平

又曰銳鋒産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以祖禰量衛霍也

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儁以治

鼓群賢以爲六翮託豪傑以爲舟檝

捐金璧於塗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地則見者鶩咄

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圄置經國之器於困滯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振其窮或貴其文而息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爲病由來久矣

腰裹能奮蘭筋以絶影而不能履水以乘深猛虎能奮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躡霧以凌虛鳴鶴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鵠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誠如此人亦有然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簡書也能數五邁九者未必能全小絜經百碎也

劉孔昭曰萬石之鼎不可滿以盂水一鈞之鍾不可容乎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樹不可負於廣厦夫龍蛇有飜騰之質故能乘雲依霧賢才

有致理之德故能踐勢處位雲霧雖密蟻蚓不能昇者無其質也勢位雖高庸散不能治者乏其德也故智小不可謀大德狹不可處廣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負山之累折足之憂也

梠肥遁於山林搜陸沉於屠肆

騏驥雖駿不乘無以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

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給詞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禮也賓奏言擯也贊見言

詔也記曰禮有擯詔用民獲衆使贒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
岑文本曰使智使勇使愚使貪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生是以前聖必收所長而棄所短
許魯公曰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則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
劉夢吉曰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

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固必有用於是氣也
劉頌曰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均執國統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倍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分
力不任疆引則有變惡析脊之禍知不能用贒則有傷德毀名之敗
是以先王置士舉贒用能無何於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前義士居右聖人居後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春以生之象仁秋以成之象義南方著見象忠北方密藏象聖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亾此萬物之本剸天地之門户
華譚曰有求贒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爲誣策雖奇彼以爲妄誣則毀已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資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故

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白起有言非得贒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
晏子曰地不同宜任之以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任之以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巳智者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不能贍也
王陽明曰人之才能自非聖贒有所長必有所短而人之常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駕馭而鼓

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

始皇之築長城秦之所以致亡也至今籍之以備虜叔孫之草綿蕞漢之所以爲陋也至今襲之以䵚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覇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

淮南子曰剞劂削鋸非良匠不能以制木鑪治埵坊非巧治不能以治金

長沙耆舊傳曰夫採名珠求之於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割百蚌不得一珠不可捨蚌求之於魚或百文學不得奇士不可捨文學求之於斗筲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藏文學亦士之場矣

陳詔曰或締構艱難經綸夷險或摧鋒冒刃殉義遺生或宣哲協規綢繆帷幄或披荊汗馬終始勤勞莫

不罄誠悉力也泰以之

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請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憑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反媚怪術之才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沓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內忠外僻情毒言和之材至

鋒鬚集卷之十九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用炤

龔安卿曰漢清則月亮岍靜而江澄人心無物則變不能窮形而深不能匿迹賢者無腐智之恨夷路無側出之姦國家平明之福不端係于茲哉則炤之爲用大矣故篹用炤

還璞子樵書曰仲尼寫意於天知孟氏埋心於衆目豈待劒折於獨知之感而聽絶破琴哉玉藏石誰不

睹而棄至於卞和琢搓之餘智昏二葦倒屣懸足洗目而異之晩矣偃蹇未吐色而洞燭夷吾者鮑氏一人爾聞詩奇李白讀賦而覩張華循其後者也況高行黙成之賢甘心孤漠而嚼意玄殷彼且求無慚魂於夢寐何暇激歌鼓聽拭面媒人哉故有發至寶於重阿邃淵而擢瑞芳於叢翳者世幾何其爲凍谷青苗雁門之白日宜又何怪哉

又曰有鏡心而後可以明已有珠眛而後可以明人鏡心明則情飈意魍無所逸其形珠眛明則深抱孤踪無所遺其照木心無鏡蓬脏無珠胡能得哉吁又安得人人心目盡磨拭其鏡珠一共際世候清明景天晴朗披誠對盻彼巳無隔忘懷絀形隨至偶笑如明水之臨曉花了然暎徹輕風之入踈竹豁爾唱隨則雖有都吁俞咈尚介一塵而況於匿懽忤視者哉

又曰厚槪無薄詞而薄人有厚色淺情無深議而深衷有淺容譬如鏞鼓無鼜釜之鳴而山鷄有鸞飾犛牛爲象身也阮箏無琴瑟之奏而伏虎如野狗潛龍似澤螈也故監薄于言而未可據厚于其色杷深於

議而未可以置淺乎其言也

王子安曰韓信之無津也昌亭之一餓夫馬卿之失路也臨邛之一食客長劍屈於無知洪筆淪於不用泊乎至尊納肯水之謀天子賞凌雲之作彼淮陰之俠少成都之遺老也又安能知遠近哉是以鑒物於肇不於成賞士於窮不於達

指歸曰夫陳大言舒至論表自然窮微妙則中士眩而下士笑浮言遊說生息百變起福興利成功遂爭則中士論而下士覺

使燕雀爲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死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瘅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

丹鉛錄曰淡所見而甘所聞貴其耳而賤其目榮古而陋今黨往而雠來日進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

又曰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眞玉火三日而見性豫章生七年而辨材知人實難人實難知也故曰翕息之精隂慶鮑叔之魂默與難矣哉漆園嘆當世不可莊語楊雄謂後世必有子雲遠矣哉

弘明集曰師曠雖巧不能彈無絃之琴狐狢雖溫不能煖無氣之人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蚉䖟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而聽

譚子曰高視者强低視者賊斜視者狡平視者仁張視者怒細視者佞遠視者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

凡觀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有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韓子曰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智愚分矣

又曰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濃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濃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

任子曰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强而躁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

孔叢子曰駑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糅和氏爲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眞僞相錯則智士結舌

人物志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爲質禀陰陽

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卽而求之凡
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
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
而後求其聰明
又曰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
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
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
類也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也
又曰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柔順安恕每在

寬容失在少決雄悍傑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精良
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彊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
專固論辯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普博周給弘在
覆裕失在溷濁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扃休動
磊落業在攀躋失在疏越沉靜機密精在玄微失在
遲緩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多智韜情權在
譎略失在依違
彊毅之人不戒其搪突而以順爲撓弱也厲其抗是故
可與立法難與入微柔順之人不戒其不攝而以抗
爲劌傷也安其舒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雄悍之人
不戒其毀跌而以順爲恇竭其勢可與涉難難與居
約懼慎之人不戒其懦義而以勇爲狎增其疑可與
保全難與立節凌楷之人不戒其固護而以辯爲僞
彊其專可以持正難與附衆辯博之人不戒其泛濫
而以楷爲繫遂其流可與汎序難與立約弘普之人
不戒其溷雜而以介爲狷廣其濁可以撫衆難與厲
俗狷介之人不戒其狹隘而以普爲穢益其拘可與
守節難以變通休動之人不戒其大猥而以靜爲滯

果其銳可以進趨難與持後沉靜之人不戒其遲後
而以動爲疏美其愞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樸露之人
不戒其野直而以譎爲誕露其誠可與立信難與消
息韜譎之人不戒其離正而以盡爲愚貴其虛可與
讚善難與矯違
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玄慮之人識靜之
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暎不
能外光
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蹌蹌德容之动

顒顒卬卬
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嬌付之而觀其無
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
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
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
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
葛稚川曰捐玄黎於汸濘非夜光之不眞也由莫識
馬投形盧之不彎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瓊
瑾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門而著陷堅之

功飛兎待子預而飈騰俊民値知巳而宣力
又曰兎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泛激流以効速雖光
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剸豐華俟發春而表[illegible]
栖鴻待衝飈而輕戾穰苴賴平仲以超踔淮陰因蕭
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譚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
起龍縈之孔明公瑾藉貢臥之興伯故能美名垂於
帝籍弘勳著於當世也
又曰尼珠不夜朗無分於石礫化鵾不凌霄靡異於
桃蟲綿駒吞聲則與瘖人為伍逸才沉抑則與凡儔

為羣故鰍鱔纍絆糺於淵汸鵞鸐濆騃[illegible]於垌野者
不識彼物靜與之同而動與之異也
孛星出則知鯨魚之方死日月蝕則識麒麟之共鬬
駮子有吞牛之容鶚鷇有凌鷙之貌卉茂者土必沃
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於狸身象牙不出於鼠穴
又曰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見英異而不知者
非無目也由千聽不經妙而明不逮奇也故緘連以
待價者雖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敝而易
盡結根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

楄株要遂者雖鉤曲戾細速朽而見用也故廟堂有
梏楊之瑚簋容谷多不伐之梓豫
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尫瘁者不必愚咆淳者
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或氣性
殊而所務合故有遠而易知或近而難料瞽眼能察
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螘
虱之音也
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鵠階勁風以凌虛素鱗須姬
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値西伯而投磻溪之

綸韓英遭漢高而騁撥亂之才
世俗貴古昔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靑所見雖有追風
絕焰之駿猶謂不及孫陽之所御雖有宵朗兼城之
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所泣雖有斷馬指䵼之劒猶謂
不及歐冶之所鑄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
鵲之所合雖冠羣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唐德宗曰以天下之目爲我鑒我鑒斯明以天下之
心爲我謀我謀則智求賢雖磨辯理惟精逆耳拂心
必嘉乃誠順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姦諛全固忠貞

先人立言爲我作程謇諤者呂唯唯者傾繫以與匹
馬云其輕
王節信曰夫理世不得眞賢猶治疾不得眞藥也治
病當得眞人參反得羅菔食當得麥門冬反得蒸穬
麥病以浸劇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無益於療病也
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掇穢藪之芳蕙
也
玉變爲石珠變爲礫毀謗使然也採玉者破石拔玉
選士者棄惡取善

荀卿子曰效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
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隋也接
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
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黑白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
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
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
者遠而貴之爾
新論曰越人腥蛇以饗秦客秦客甘之以爲鯉也既
而知其是蛇攫喉而嘔之此爲未知味也趙人有曲

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而
罷此爲未知音也郢人爲賦託以靈均舉世而誦之
後知其非乃緘口而捐之此爲未知文也故以蛇爲
鯉者惟易牙不失其味以蛙鳴爲雅聲者唯鍾期不
溷其音以郢賦爲麗藻者惟相如不濫其賞
劉祥曰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偫俗之器無聖則淪是
以明王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是以聰明秀出
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

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
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
行之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乃
能各濟其所長
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萬原不暢其本
胡可必信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敗
目
早智者淺惠而見速晩成者奇識而舒遲終暗者並
困於不足遂務者周達而有餘

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
劉彥和曰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
照之匠務先博觀閱喬嶽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
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愛憎
又曰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
則理無不達然而俗鑒之迷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
笑折楊（古曲名）宋玉所以傷白雪也
化書曰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
知

漢文帝近遺魏公而遠思頗牧唐文宗近遺裴度而
遠思蕭曹何也蓋燕人不貴燕薊之羊酪而貴南海
之海物蕃夷之人不貴蕃夷之氈罽而貴中國之綺
繒也此雖一飯九嘆息一日百下詔天下之忠賢奇
杰誰與羅而致哉
鄭樵曰物希則價難平人希則人罕識
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三辰之動可以圭表度雷霆
之聲可以鐘鼓傳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至於人心
則異於是故有心剛而色柔容毅而質弱意強而行

慢性悄而事緩假飾於外以蔽其情喜不必愛怒不
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他心尚不可測外境（能則知焉）
凜道者須世拘璞者行工道爲智者說爲御老良
賢爲聖者用辨爲達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
顧譚新書曰蓬蒿生於泰山之上豫章長於窮藪之
中長匠造舟與宮建廟必不取泰山之陋質而棄窮
藪之美材明矣
劉延明曰神者質之主故神平則質平神陂則質陂
精者實之本故精惠則實明精濁則實暗筋者勢之

用故筋勁則勢勇筋弱則勢怯骨者植之基故骨剛則植彊骨柔則植弱氣者決之地氣盛決於躁氣沖決於靜色者情之候故色悴由情慘色悅由情懌儀者形之表故儀衰由形殆儀正由形肅容者動之符故汞動則容態正動則容度言者心之狀故心恕則言緩心褊則言急

若不直見其事欲以意解情求如將兎角之弓駕龜毛之箭以無手之人擬射須彌之山

好聲而實不充則恢迂好辯而理不至則煩好法而

思不深則刻好術而計不足則僞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爲師比力而爭知者爲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

又曰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謙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麄則失神懿重所以弘德宇也躁則失身志大所以堪任物也小則不勝心小所以慎咎悔也大則驕陵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大志大者豪傑之俊也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志小者拘愞之人也

張華之賦鷦鷯因嗣宗而見重左思之作三都藉茂先以馳名

一顧之隆駘足逾於仙鹿片言之重魚目軼于靈蛇隻語之譽東陵侔於西山半面之榮鄭璞珍於周寶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樂之庭

牟融曰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作冀君子之將覩王石同匱猗頓爲之於悒朱紫相奪仲尼爲之太息

孫過庭曰夫蔡邕不妄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

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良樂未可尚也

蒙參坡曰當理之言人未必信修潔之行物或見猜是以至寶多疑荆山有淚

覩神龍之躍何惑角于修蛇聽鳴鳳之翔豈聆冠于征鳥

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察於詞者不可懼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

夫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繿益至而正雅素實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拢游飾益來而蹇諤諍直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脩明實益隱矣

蜂鬚集卷之二十

稽實

甫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龔安卿曰仲淹氏嘆心迹之判久矣然而夏丞庶子猶未足深辨至以正卯爲元凱莽操爲旦文當其匿神於無事之初晝迹於矯心之始雖有犀鏡猶懼烟紛而況其草草者其爲蠹謬可勝言哉故纂稽實

還璞子樵書曰凡名華也實其果虛譽者不結之空鮮遯世者無華之古度名先實後者梔李之芳名實齊副者芙蕖之秀名非所薄也實足而光應實非有待也名去而璞全人知愛其光不知愛其璞

又曰滿地苔榆何取萬錢隨日給半洲蘆楖那堪千絮補寒衣曾恭齊廉無裨世急晉譚宋講未抹王艱是以石龜入海安能聚骨千鑽畫虎驚人未易生風萬壑花樹盈林豈待參差之玉葉舟車致遠奚須夭矯之木鳶心迹久判名實難明貌寫影趍眞離神遠所以貴馬而賤鹿衛公之所以棄無用也養鶴而烹雞田子之所以嘆從來也

康節曰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殉利故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殉名故實喪焉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惟有德者能之

太名無名其次有爲而名從之其次名先而實後名先實後而名實離矣是故爲善無近名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爲也

徐偉長中論曰勤遠以自旌托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托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托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托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語粗誦詩書之文托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托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托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托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顔托之乎温恭然而時有距絶擊斷嚴戾托之乎獨立奬育童蒙訓之以己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托之乎説道

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内形勞乎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詞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静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非堯舜之律核其所

自出非仲尼之門

夫粱飰食肉有好於面目而不若糯粢黍之可食於口也圖西施毛嬙可悦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虚張高譽彊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於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也

韓非子曰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而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

又曰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强石非

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强者磐不生粟衆人
不可使距敵也
劉孔才曰夫名非實用之不效故曰名由口進而實
由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故名由衆退
而實從事章
又曰淺美揚露則以爲有異深明沉漠則以爲空虛
分别妙理則以爲離婁口傳甲乙則以爲義理好説
是非則以爲臧否講目成名則以爲人物强識賢愚似明人物
平道政事則以爲國體又曰或以貌少爲不足見駿茂貌

惡疑其淺或以瑰姿爲巨偉見江充貌麗謂其宏偉或以直露爲虛
華或以巧飾爲眞實
又曰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鋭似精
而去速訶者似察而事煩許施似惠而無成面從似
忠而退違此似是而非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權似
奸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
似訐而情忠
武侯曰亂生於迷疑生於惑物有異類形有同色白
石似玉魚目似珠狐狢似犬愚者畜之括蔞似爪愚
者食之
弘明集曰忌猶紫之妨薰朱棄雉珉之亂鳳玉叅同
契曰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檟
不爲跡而實以阜蕃不沽名而聲以適駿
陸農師曰櫃之堅厚𣙙之脆薄别之易也轂則惡木
也而疑於美散木也而疑於才其别之難矣
鍮石類金木蘭類桂奚醯類檀薺苨亂人參杜衡亂
細辛石流似雄黃百部似門冬檜類栢狼毒類房葵
鉤吻與荇華相似抜揳與萆薢相似狐狸類狗鸑鷟

類鳳野馬類麟
拾遺記曰玉之未理者爲璞死鼠未腊者亦爲璞月
之旦爲朔車之輞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辯也
狠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戇者類勇
而非勇使人相去也若鵠於烏葵與莧則論人易庆
夫亂人者若芎藭之於藁本蛇床之於蘼蕪是故大
姦若甘大詐若信大貪若潔大佞若忠
幽莠之幼似禾黧牛之黄似虎山雞之於長離杞柳
之於梗梓白骨疑象怪石類玉澤麋而蒙雎虎之韋

鳴鳩而傅鷃明之羽狂鳥冠而似鳳脩蛇角而似龍
太元經曰素纓之鴨翰音之雞望視之兎白蹄之豕
短啄之狗脩頸之馬君子之貌何獨異哉
雲門與濮上合奏碧盧與燕石交陳齊竽溷於韶夏
魚目厠乎隋侯弁茅絲以為索雜菎蕗於靡蒸
稗川子曰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
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若令士之易別
如鶡鴒之與鴻鵠狐兎之與龍驎則四凶不得官於
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

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矣所
患於其如碔砆之亂瑾瑜鶡鴠之似鳳凰凝冰之似
水精煙薰之疑雲氣故令不謬者鮮矣
又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
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橋
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攄望舒之景牀足不能有尋
常之逝
又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水必
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於冰

霜
雕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拔億萬不能抹無錢孺子
之馬不免於脚剝土柈盈案不免於腹虛也
畫廄倉以抹饑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
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
刻木鷄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鎋管青鑄騏驥於金
象不如駑馬之周用
竊華名者螻蜥騰於赤霄失實價者翠虬淪乎深泉
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

阿之寶犬羊貌虎狼之資矣
貴遠而卑近者常人之用情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
所患秦王嘆息於韓非之書而想見其人既見則殺
之武帝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既得則擯之
蓋葉公之好偽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行無遯俗之標而索高士之譽體無道藝之本而營
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蹇
裳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

斤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畧者非
翼亮之才
指冰室不能起暍死之熱望炎治不止噤凍之寒
鬻子註曰衆目視於僞不留視於眞衆心耀於名不
能察於實
劉延明曰言訥貌惡仲尼失之子羽疑非人情公孫
失之卜式
千金駿骨無當玉巵瓊檝非利涉金弧非命中
徐子曰夫名之繫於時猶物之繫於時也生物者春
也吐華者夏也布葉者秋也收成者冬也斯無爲而
自成者若强爲之則傷其性矣
鹽鐵論曰內無其實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
無功
鴻烈解曰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
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
劉孔昭曰指犬似人廻白爲黑不類矣轉以類推以
此象彼謂犬似玃玃似狙狙似人則犬似人矣謂白
似緗緗似黄黄似朱朱似紫紫似紺紺似黑則白似

黑矣
又曰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島而須舟者不造
島射鳧者不向舟知是望遠目亂而心惑也山底行
者望嶺樹如簪視岫虎如犬而求簪者不上樹求犬
者不往呼知是望高目亂而心惑也至於論人則以
大爲小以能爲鄙而不知其目亂心惑也
又曰昔魯哀公遙慕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
公高仰管仲之謀而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羨仲
舒之博近遺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
晏嬰之賢非有減於管仲揚子雲之才非爲劣於仲
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
而賤目崇名而毀實邪
椒漿桂酒出而太羹風絕錦帆鳳棹起而刳木之制
亡
猶春鳥轉哢或似於歌鳥無能歌之實秋蟲囓木或
近於字蟲闕解字之眞
譬如盲子採珠懷赤菽而反以爲獲寶聾者聽樂聞
蠅鳴而悅用爲知音

醜託善以自爲解邪蒙正以自爲避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汚曰伊尹之道也分别爭財親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仲之趍也行貨賂趍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

魏元忠曰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士衡識能辨亡無捄河陽之敗

戴逵曰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主則有色

取之行懷情喪實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僞

阮瑀曰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質麗物若僞醜器易窂華璧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蒙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

渴人逐飲水在何池病眼見花空曾無樹

王節信曰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爭著彫麗以求見異世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温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內孝悌於父兄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眞士之節

而衒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餙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眞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便佞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眞良之行開亂危之原者也凡此外有振才賢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實

黃葉爲金山雉成鳳南郭濫吹淄澠混流鹿馬殊形秦人一其貌麐麕異質魯俗迷其容

莆　龔安節還璞子輯著

防邪

龔安卿曰天不能無蓬星怪雲地不能無癃泉毒石人不能無姦讒凶佞彼豈并自敗其身名而殃其家國哉初亦隱忍爲之而卒與禍長如蜂蠆之若毒以自殘也則亦足爲小人誡矣而君子不可以不豫爲之防故纂防邪

還璞子棋書曰江南有花名曰麗春能爲百花之貌

而不爲牡丹知牡丹花之王也東北有鳥名曰反舌能百鳥之鳴而不爲鸑鷟知鸑鷟鳥之王也西山有獸是名能害能變百獸之形而不爲麒麟知麒麟爲獸之王也群類中必立之王王以統類類以從王若也是其爲義雖以鳥獸之蠢而王義不忘以草木之屯而王義不屯以麗春百舌能害之變也而王義不變乃人以首類非類之類王以首人則統之統也彼其纓笏立朝王人者則既已扶拔其所窮醜更慰滿其所桀頑至乃好聲幻態嗑口利機專以中王而移之而曾無諦恤是真蠢屯所愧斥而變怪之所噬毒者也胡不思其反哉

柳澤曰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言者非攝養之方逈諛佞者非治安之略

董仲舒曰其强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遇其辯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才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

劚大蠹者木必鑿去大奸者國必傷是故剖腹滌腸不如無病決踊解腕不若豫防

元陽妙經曰不與惡人同止臥起語笑談論猶如大海不宿死屍如青鸞赤鳳不棲雜木

容嚴經曰雪山有獸名爲能害變詐百千以取諸獸若見牝鹿之有子者便爲子聲悲鳴相呼若見牡鹿便見有角與其相似而往親附彼無驚懼殺而食之見牛馬諸獸悉同彼形而肆其惡

唐介疏曰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冐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此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

辯正論曰蒼蠅招白黒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

蘇明允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其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

擅不期蟻而蟻至腥不期蠅而蠅來權倖之門不期奸佞而奸佞集方其挾薰天之勢張震主之威歡欣則白骨生肉叱咤則陸地成淵奴顔獻諛騙儈可以乘軒狐媚售奸金玉可以丘壟是以僉壬之徒肩比踵接以求其所欲而權倖亦利之猶之蛩蛩詎虚相依以爲命而不可解者也

陸宣公曰小人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混嘉穀有蟊梁木之有蠹也有國家者不得不闢之耳

適一子曰世有尊官莫知其名手握雷電奔轟閃耀旭炅倏忽殊態敗視傴僂而趨償以最考唯唯將事是爲豐績罄折之賬壽其文組如醴之輔頤祿是永致勁項者辱剛膝若斥發面若紐符中若完既洩之孔忤臆者翕不薪之焰

弘明集曰小人趨利如召渴馬於滮泉不待鞭而至

劉子政論六邪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進容容與世浮沉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如此者諛臣也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慝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若如此者姦臣也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内離

骨肉之親外妒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專權擅勢持國事以爲輕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人主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黒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乘因而附會使主惡布於境内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

洗垢求痕吹毛覓瑕揮空爲有點素成緇提輕當重引寸至尺素絲之悲岐路之泣以其變成青黄迴翾左右也

筆記曰小人之情狀易見也其錚錚似辯其悻悻似直攻人之過似忠觸大臣撼大事多所建請似才數讓小官辭小祿似高陰引其朋似薦賢攻其朋之細過似不黨故君人者權以眞僞則錚錚者敗討其忠邪則悻悻者露語人之私隱而無驗則公者訐察大臣之可使而不宜退則强者譎聽而不可施行則才者非與以要官厚祿靦然而居之則高者猥所憎者去所同者進則非有薦賢不黨之實

君子不苟合小人巧逢迎不苟合者人之所嫌而巧

逢迎者人之所喜喜故易親嫌故易疎易疎則責之備易親則待之恕待之恕則一遂足以盖百非而百欺不足以爲戾責之備則扶天之德不能蔽纖芥之疎一日之遠可以沒千朝之績盖責之備者每不以爲君子而待之恕者常不疑其小人二者既渾則順己者必親而咈正者必遠理勢然也苟簡以媮其身暫快而忘後恤此人之常情也

僞賈亂廛惰農敗田讒夫撓邦害馬汙羣

論衡曰聖賢之君察知佞臣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文

淮南子曰夫狐之捕雉也卑體弭毛以待其來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見其必殺之勢雉亦知懼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詐僞以相欺非直禽獸然也

鬻子曰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

曹植曰膠漆至堅浸之則離皎皎素絲隨染色移君子我棄讒人所爲

林駉曰周以冢宰統閽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於是無近習之弊東漢用佞倖與政唐命中人典兵於是有內廷之變此本末源流之論君子不可不究也

又曰自東都至唐寵任宦者其禍始慘然寵任雖同所以任之則異東都專領監事是政權歸之矣唐以專典禁衛是兵權歸之矣政權歸之則賢否混淆而其亂在朝廷兵權歸之則變生肘腋而其亂在宮禁也

馬端臨曰漢中葉中書令管機密屬之貂璫是宦

得以竊相之權也唐中葉觀軍容監軍爲之貂璫是宦者得以竊將之權也桓靈以來有黃門北寺獄是宦者得以專刑也德代以來有兩軍中尉是宦者得以專兵也夫將相之任天下大權之所出兵刑之司人主威柄之所出彼得以據之而又地近情親根連株固故雖有英君察臣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亦由積漸之久故也

宋書曰任隔疎情殊途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軌故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眄

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塞之機害政傷人於斯爲切

葛洪曰佞者鼓珍賂爲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涉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之以先意承旨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

又曰慕惡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惡者猶輕埃之應飄風也

杜恕曰夫萍之浮與菱之浮相似也然菱植根萍隨波是以堯舜嘆巧言之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

黃石公丹書曰身之八殺貪殘姦讇狡佞訐慢命之四業背惠恃己狎不肖妬賢能

孔昭曰寒土有獸其名曰貌生角當心俯而磨之慣心而死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嫗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蜀侯之迎秦牛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貌磨其角角愈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據財財愈積而身愈滅何異梟之養子子愈長而身兢害乎

三略曰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

則主威傷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

眞西山曰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遺之於君父何有哉

又曰自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蓋人主好惡不同喜怒難必非潛觀密測得其指意則無以爲容媚之地故薛公事齊王有愛姬七未知

所立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請立以爲夫人王從之申子相韓昭侯謀之以事未知所欲則使同列二人先陳其計微視所悅而言之昭侯大悅奸臣事君多合少忤者以其能覘上意所在故也

又曰小人之害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則顯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排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又曰奸臣之專國必先布置私人使居權要之地任擊搏之權而去其異己者然後得以肆行而無忌

韓子論八姦曰一曰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此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

謂民萌六曰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辯說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懷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强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爲威强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强八曰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

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

李文靖粹言曰姦非一大欲傾人國小欲害吾民中其君百計焉故效職官徒忌有以形吾長者去之名曰妬姦妬姦者去賢以病國恃君之寵藉君之名以傾正類名曰官姦官姦者爲巳以代賢唯領君之利竊上之威賣弄人臣者名曰權奸權奸者驅正以成異鄉爲君之親及后妃之戚以禁錮良賢者名曰親姦親姦者擁主而害良唯位之利效名賢以兔賢良者名曰貪姦貪姦者妨賢而病國此數族者巧爲計中人民有一於此賢者盡矣漸不可長也

歐陽公曰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而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寂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之斷虵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也

陽固刺讒詩曰巧巧佞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矣以白爲黒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何工矣司間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嗒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余實無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洪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

又疾佞詩曰彼諂諛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圈顧跐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逕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蘧蒢戚施邪媚是欽既讒且妬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以其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知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充趙高其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奚其

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調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

李青蓮詩曰羣輕折軸下沉黃泉衆毛飛骨上凌青天萋菲暗成貝錦粲然泥沙聚埃珠玉不憐洪鑪爍山毀自鑠烟蒼波蕩日起于微涓交亂四國播于八埏拾塵掇蜂疑聖猜賢哀哉悲夫誰察予之貞堅彼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擢髮續罪罪乃孔多傾海

流惡惡無以過人生實難逢此織羅積毀銷金沉憂作歌

失度佐而有扈伐孫男專而驩兜放戚駒權而三苗竄侯侈佞而桀奔左強讒而紂折傒施用而晋禍寺貂任而齊危惠廧委而宋亂是數君者其好任小人則均而其身及於禍則又等也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歸有園雜述曰世以不要錢爲癡人故苞苴塞路世以不諛人爲遲貨故諂佞盈朝也

蜂鬚集卷之二十二

莆　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慚陋

龔安卿曰人所見之相遠也何啻九牛毛哉蟣蝨之務不離乎毛垢蟻蟶之智未出乎泉涅而皆自謂握希曠之遊經要絕之覺者何也度廣而神愈攝識局而氣益妄也然則守孔見而溺一隅者吾知其不免乎故纂慚陋

還璞子樵書曰愚不揣汶窺光以卜智庸不慚陋躡

跡而繩賢狂不忖病未怪也乃摸影以摘聖俗不悼流亦已矣復尋聲而罵古吾謀其意必且欲勝智匕賢者縮量既其蟣裁達聖通古貶褒而侚其鵠矩此無異河濱之磧未脫淖涅而先瑕玉山陽之鐵未一退其皮滓而議衣金也不大嘵哉

又曰夫神鵬化鵠孟已遊之乎霄落之外而猶索之於徑蓬之內抃蘩激鯤又已泛之乎不岈之淵而猶考之於牛跡之涓宜其竭揣剔而無及窮老白而不得也

山海經序曰翳薈之翔叵以論垂天之凌蹄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

列子註曰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及知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識也識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閡遠得物外之奇形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寫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

九州焉知大虛之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為一宅萬物為遊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

皇甫處士曰瓶甒瑣器不合瑚璉之求稊稗之賤不中粢盛之用

淮南子曰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申子之三符（不害有三符驗之術）韓非之孤憤儀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傳聞而世傳者也

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晏陰諧知雨為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詞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

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

埳井之無黿鼉隘也園中之無修材小也

殺駟馬而求狐狸援兩鱉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手折鏌耶而競鷄刀用智若此豈足高乎

牛蹄之涔無尺鯉頹府之山無文材皆其營守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

黃文江曰高為碧落詎側管以能窺深作滄溟固持蠡而莫測

又曰鸞鷄為鳳有識成驚投礫參瓊良知足鄙豈可高懸皎鏡迥植平衡而乃呈六極之陋容挂一絲之茂質得不臨風扇面對鏡冲心

又曰持朽草之造扶桑轡款段之觸騏驥

志眩於紛紛氣奪於震撼明踈於先事斷失於當機

附羸以升高而枯頓蹶以任重而蹭螢光向日而蓋蚉力負山而疲

以唾滅火以匏捍戟以一撐堙江河以一縷引千鈞

笑前哲之未工忘巳能之巳拙見秋毫而不能自見

其睫舉千鈞而不能自舉其體臧紇自以為聖白圭
自以為禹長卿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
梁武帝曰蔦時之蟲驚疑於往來滯甕之蠹河漢於
遠大淪蒙怠而爭一息抱孤陋而守井榦豈知天地
之長久溟海之壯濶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若人之
所不知信哉
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
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蠶
食樹吐絲所成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河北不信有

二萬石船無得以蓬艾之小心測扶搖之遠運也
張子羽曰牢檻之熊深穽之虎石閒餓蟹竈中之鼠
事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踡跼前㢊至老無所希也
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鳶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
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蟣蝝疱生
於甕盎而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
珠林曰尚疑驢為牢分裁麥雖知歡笑將鬻鬻而不
殊徒識語言與猩猩而不異
鸞飛輕于鳳凰兎走疾于麒麟鼉躍躁于靈龜蛇[illegible]

便于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智明于黃
髮皆沉淪難進之人也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
氣一朝成怪故夫河水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
非斯須之功干將之劍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煉
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割斷肉暴長者瘇泉暴
出者湧酒暴熱者易酸醢暴酸者易臭
文子曰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力害治
矜局鼃於井谷哀危蟪於寸陰
不登閬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觀恢廓

之表是以迷粗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矯
豈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擢陽草
不寐夜長疲倦道長愚生疱長制法之人拘教之士
也
葛稚川曰渾涸之源無皎潔之流毫釐之根無連抱
之枒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穴隙之中無炳蔚之群
鉤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下無整齊之上
又曰廟算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
投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羔犢之犯虓

虎也
寸鮒汎濫跡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芒蝸宛
轉果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堇蜻汝餓鳩酒
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夫儲甲胄蓄簑笠者蓋以為兵為雨也若幸無攻戰
時不沉雨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烟交
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天則覺路立
者之劇矣不可以薺菱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
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僬僥之脛不足以測滄

海說糟粕之滓則若覩駿馬之過隙也渉精神之淵
則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
猶黽力驚質以渉眴日一作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
困然而嘍嘍守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
踵以包三光鼓腹以奮電靈不亦蔽乎
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椽
栗縕褐必無太牢之膳狐裘之衣矣
探燕巢而求鵠卵捜井底而捕鮪魚雖加至勤非其
所有也

蟣蝨之育於甑酢芝檽之産於木石鮭蝹之滋於涔
涸翠蘿之老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造也
蟭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遊牛跡之
水不貴橫海之巨鱧也
撮壤不能塡決河升水不能殄原火於是鼗鼓戢雷
霆之音鞉徒刀切鞞妙切移恣喋馨之響芳蕙芝荑臭鮑
佩御玄罂傾棄而不羞醨酪專灌乎丘園汗血放驅
而垂耳跛蹇馳騁於鑾軒
尺水之下無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蛭

之巔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
竄巢穴之沉味不知八荒之無外守燈燭之宵耀不
識三光之熀朗遊潢洿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
丘阜之位卑不悟嵩嶽之峻極也
辯正論曰猶訪道於瘖聾麾方而莫窮遠邇問津於
兎馬知濟而不測淺深
又曰以欄鼇之辯議滄海之廣陿以榆枋之智測崐
閬之高卑
藩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之羮倘救餒於溝壑

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顧瞻非薄良足陋矣
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亦井坎之魚
寧知東海深廣鷃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
以遠大趣守文以害通途
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嘆
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事同涅井慚聞東海之談
一枝可以戢羽何煩乎鄧林潢洿足以沈鱗豈俟於
滄海
洪鑪非掬雪所投渤海豈膠舟能越

廣弘明集曰學謝懸鍾言慙散枌同斯曲木空厮直
蘭類此蒹葭謬參王樹乃知滄溟汪濊不待毫滴之
珠華嶽穹崇寧俟遊塵之壤譬茲秋鳳如彼春林墜
獨葉不預百枝落一毛何関六翮
杳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窺墻之士數仞之夫固其
宜也
范蒋才曰所謂管窺穹極寧辨西東蠡度滄溟安知
髣髴
嚴君平曰瓜瓠之辨不覩區蔓之有隣也蟣蝨藏於
裘褐不知都邑之多人也
急趨者無善跡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
擇食
遠公曰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懷
事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綱其神慮若以
之窮齡則此生豈遇以之希心則開悟靡期
管窺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埏之形埒萬事之
精練也
鶡旦夜鳴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之勢

無人非窺戶之閒無見非面墻之愚無真非魚目之
寶無實非鴈足之書
盧敖北遊若士自傷足跡之未廣河宗東窺溟海方
嘆秋水之不多
新論曰夫曲思於小者必忘其大銳精於邇者必略
於遠由心不並注則事不兼通小有所繫大有所忘
也故仰而貫鍼望不見天俯而拾蝨視不見地
尺澤之鯢難與鯤鯨料江海藩籬之鷃難與鳳凰料
天地

夯蜂之化無藿蠋之胎越鷄之棲無鴻鵠之卵鼅鼄
之技非九鼎之任鶤鷄之釜無函牛之烹蚊翼不足
負山蝗臂不足當轍牛蹏之涔不生鱣鮪培塿之土
不植松栢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
榆枋所以笑九萬赤縣所以駭大千
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與蛇珠並耀
蝸角蚊骨鷦巢蟻垤蜂房鼃塪
夏侯孝若曰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
之毛而欲令大鑪增熱

維摩經註曰囲龍象於兎徑注大海於牛跡
軒軒之志久必墜傲傲之習久必踈揭揭之用久必
變沾沾之樂久必渝
鼓蚊翼以助隨藍耀螢燭以裨顧兎
蟻垤之小比峻於嵩華牛涔之微爭長於江漢
內德論曰一水無以和羮一木無以搆室一衣不被
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絲無以爲文綉一聲無以諧
琴瑟一言無以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
蹄非以管窺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氂之分而刺
仲尼皆𦖋小而忽大也夫聞清徵而謂之角非彈絃
之過聽者之不聦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視
者之不明矣
丘阜不能生雲雨縈水不能生魚鱉蜂房不能容鵠
卵
王朗曰張大綱以漉鰌鰕厝九鼎以烹鼉鼂
年融理惑論曰若高不絕山阜跛羊淩其巔深不絕
涓流孺子浴其淵割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
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也

又曰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闚炬燭之餘未覩
天庭之日
以塵埃附嵩岱妝朝露投江河握瓢觚欲減江淮躡
耕耒欲槓崑崙側一掌以翳日舉土塊以壅河
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谿得流則轉
楓桐之木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
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殭勁車以爲軸商之桑
穀七日大拱長速太暴故爲變怪大戊時桑穀生于朝七日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穀惡木也或謂之穀桑蓋一物也

孫綽子曰鱗介之物不達塗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窞井者則怪游溟之量翻翥於數仞者則疑冲天之力

肘間之蝨笑指節爲夷狄膚間之蝨語以牙甲叱爲怪誕尚不信身外有人又況人外之天地耶由是推之情量之廣狹不足以盡世間之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見常聞闢天地之未曾見未曾聞者以定法縛已又以定法縛天下後世之人勒而爲書文而成理天下沉昧于五尺之中炎炎寒寒略無半鏬可出一丘之貉又烏足道

蜂鬚集卷之二十三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惜時

龔安卿曰君子愛日太上以了此生次以不負又次以不泯悠悠汶汶若此生何生又若此悠悠汶汶何至於撫景愁懷臨風悵抱思夜燭行遊徒寄之無可柰何之感此其爲智亦已踈矣故慕惜時

還璞子樵書曰逍搖罔象以無涯之智疑年壽爲致柔以不亡之壽貞化樹下以寂滅爲槃渫神以盡照川上以原始要終盡性以至命明此者可以與齊物之觀悟夕可之旨遊乎不壞之山而入無窮之門謂之如常而已矣知不經此而徒懷千歲之慮介脩名之悲守戔戔之志行瑣瑣之意曰愚與妄爾愚與妄相馳於呼吸之區復相是相非相將相送而無已也謂之難了

湛方生曰夫榮彫之感人猶色象之在鏡事隨化而遷迴心無主而虛映眄秋林而情悲遊春澤而心恧孰云知其所以秉天感而叩性

人生迅速若白駒之馳閒郤流電之過戶牖輕塵之棲弱草清露之宿危條

文心雕龍曰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

又曰睇秋月明而知孀婦思聞林風響而見舟人驚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殺物所慼也故春葩含

日似笑秋葉泫露如泣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

尸子曰春爲忠東方爲春春動也是故鳥獸孕寧草木華生萬物咸遂忠之至也夏爲樂南方爲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興蕃殖充盈樂之至也

續統訓曰天下之不可謝者時也萬物之不能逃者數也日之夕也暝月之晦也魄露之朝也晞冰之春也泮其時至其數窮固也

莊子註曰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知事之必變者豈爲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智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

又曰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夫聖人之在天下暖焉若陽春之自和故悅澤者不謝凄焉若秋霜之自降故雕落者不怨

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

負山岳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日以爲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不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

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已矣

列子註曰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嘆取美於

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爲一朝億代爲曠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爲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嫠妻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喚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哉

維摩經註曰新新生滅交臂已謝豈待白首然後爲變乎

誠意伯曰碎瓦頹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蕪斷梗昔日之瓊甤玉樹也露蠶風蟪昔日之鳳笙龍笛也

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花開者謝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

繁露曰四時天之四選春者少陽之選夏者太陽之選秋者少陰之選冬者太陰之選四時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至君臣之義也陰陽之理聖人之法也

論衡曰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向日而坐其夏欲得寒冬欲得温也或當風鼓箑向日燃爐然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者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

神農書曰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讓天爲尸濕地爲不凍君爲不朝百事爲不親士不可出遊必有憂悔

梁昭明曰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熈遊籍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遠托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辭冬雪千里覩紛飛而興咏

又曰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野淑氣浮空走野馬於桃源蜚小女於李徑花明麗日光浮竇氏之樓鳥弄芳園韻響王喬之管（喬於明月夜吹簫管中有春色黄鶯之韻人聽之如春鶯巧語也）景迫徂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得求友之音矣茲飛林競散佳人之靨（廣記桃花開如臉）魚旋碧沼疑呈遠道之書燕戲雕梁狀對幽閨之語鸛帶雲而成蓋逐籠隱士之松（戴安道修道功成與氣結成五色之雲浮於樹上故號隱士松）虹跨澗而成橋遠視美人之影

節屆朱明晷躔丹陸飄飄聳蓋俱臨帝女之桑鬱鬱丹誠(夏風名)並掛陶潜之柳蘋風拂户牖之內麥秀擁巖隴之前

麥隴收苗桑林漸老蓮花泛水豔如越女之腮蘋葉鼓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欣然扇户暑氣爍以當樓凍雨洒梅樹之中火雲繞桂林之下

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飛朽草光浮袋囊之書蟬噪繁枝影入機中之鬢(孟毋聞蟬噪嘆時光忽過停其機而嘆不覺鬢皤然變白也)濯枝遷而潦溢芳薰茂而發花山土燋而爍金海水

沸而漂爍

素席驚辰白藏屆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露夜凝直泣僊人之掌桂吐花於小山之下(古詩桂嶺小山烟樹裏月中仙桂吐奇花)梨翻葉於大谷之中(古詩大谷巖前樹梨翻白雪香)

重陽變序節景窮秋霜抱樹而摧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星彩而彫殘(斗柄轉戌其星破軍故使葉彫殘也)紫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

節屆玄英黃鍾應律愁雲拂袖帶枯葉而飄空朔氣浮川映危樓而疊逈胡風起截耳之凍趙日啓曝背之溫

冷風盛而結鼻寒氣切而凝唇紅入漢而藏形鵲臨橋而送語彤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

嚴風凍冷苦雪添寒冰堅漢帝之池雪積袁安之宅北斗周天送玄英之故節東風拂地啓青陽之芳辰梅花舒兩歲之粧栢葉泛正元之酒飄飄餘雪入簫管以成歌皎潔輕冰對蟾光而寫鏡

新論曰涼風唫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叫唫悲酸瑟於落日之際哀其時命迫於嚴霜而寄悲於

菀柳彼其鬱聲於窮岫之陰無聞於休明之世亦奚能不露衿於將來寄意於松烟哉

梁簡文曰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

又曰五翳消空韶光表節百華異色結綵成春

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朋下動嚴傷

悲夫冬之為氣亦何憯慄以蕭索天悠悠而彌高霧鬱鬱而四漠夜綿邈其難終日晼晚而易落敷曾雲之萋蕤墜零露之揮霍冰冽冽而漫興風謖謖(起也)而

屢作

天高地迥木落冰凝繁霜夜洒勁風晨興日晞瞬其已頽月亭亭而虚升

葛子曰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矜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花之暫榮未改旬而凋墜期頤猶奔星之騰焖黄髮如激箭之過激

於是景宇肅澄風高木歛凄氣夕衰零露晨湛澤收潤而草枯葉驟墜而庭掩鴈偕來以希陽燕遊逝而投陰豈微物之足懷傷頽齡之告漸

椒花頌曰遊穹周廻三朝肇建青陽散暉澄景載煥美哉靈葩爰采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

席芳草鏡清流覧卉木觀魚鳥具物全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決然兀然焉復覺鵰鶚之二物哉

風調日煖烟藹無陰松茂草滋泉石通氣鶯出幽而初囀花含愁而將歸外物獻美中懷有融

至炎雲峰起芳樹未移皐蘭生坂朱荷出池憶上國之綺樹想金陵之蕙枝

春茝雖茂假朝露而抽翠秋葉誠危因微風而飄凋

萬物居温則柔入寒則剛故春角可卷夏條可結秋露可凝冬氷可折

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

一息不追則萬刼永別剎那暫斷則千代長離相與共託關浮泡生幻處危脆之質有險蜉蝣風電之馳誠難可駐況復三相生老病併廢二鼠攢危毒箭惡蛇尤為可畏庶憑正法拔茲累染長享百福永斷六塵

高深甫曰時值春陽柔風和景芳樹鳴禽邀朋郊外踏青載酒湖頭泛棹問柳尋花聽鳥鳴於茂林看山玩水修禊事於蘭亭香堤艷賞紫陌醉眠杖錢沽酒陶然浴沂風舞咏草坐花酣矣行歌踏月喜鸂鶒之臙沙羨鷗鳧之浴浪夕陽在山飲興未足春風滿座不醉無歸此皆春朝樂事將謂閑學少年時乎夏月則披襟散髮白眼長歌坐快松楸綠陰舟泛芰荷清馥賓主兩忘形骸無我碧筒致爽雪藕生凉喧卑避浴水亭一枕來薰踈懶宜人山閣千峰迭雨白眼尚

徉幽欹絶俗放浪流暢此樂何多秋則凭高舒嘯臨水賦詩酒泛黃花饌供紫蟹停車楓樹林中醉臥白雲堆裏登樓咏月飄然元亮高閒落帽吟風不減孟嘉曠達觀潮江渚興奔雪浪雲濤聽鴈汀沙思入蘆花夜月蕭騷野趣爽朗襟期較之他時似更閑雅冬月則杖藜曝背觀禾刈於東疇策蹇冲寒探梅開於南陌雪則眼驚飛玉取醉村醪霽則足躡層氷騰吟僧閣泛舟載月興到剡溪醉榻眠雲夢寒玄圃何如湖上一簑可了人間萬事四時遊冶一歲韶華毋令

過眼成空當自偷閑尋樂已矣人生幾何胡爲乎毋懷不足

三相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擬駛河故以尺波寸景大力所不能駐日車月御雄才莫之能遏間飲苦餐壽抱痛含悲身口爲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

黽來舘清課曰初夏濃陰檻花郁烈淡月踈烟桃堤柳岸掉歌輕揚蟪蛄清吹湖挂漁罾橋斜鶴影而修竹紗窗之間依微讀書之聲若出林表故是幽絶之致政如身處圖畫人自不覺也

王僧孺曰刹那交謝瞬息不流東搏繞吐西崦已仄譬閱川之駛流若栖葉之輕露偶城易弛毒樹自攻觀生如石女之懷兒觀住如陽焰之翻浪觀異同浮雲之萬變觀死猶狂花之謝空

是身如夢爲虛妄見是身如幻從顛倒見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影從業緣見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是身如陽焰從渴愛生是身如空花從病瞖起是身如塵野馬難繫是身如響咄嗟易銷是身無主爲如地是身無人爲如水是身無

我爲如火是身無壽爲如風是身不實四大爲家

譬如燈炷惟賴膏油膏油既盡勢不久停人亦如是惟賴壯膈壯膈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停

雖年百歲猶若刹那如東逝之長波似西垂之殘炤擊石之星火馳隙之迅駒風裏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岍之朽樹爍目之電光

西王桃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雲九轉悲繩烏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終迶無大椿之壽蜉蝣罕龜鶴之年

有限色身詎免榮枯之嘆無形實相孰云遷徙之期
身限韶石之雲頭變楚山之雪隙駒難繫飛雀易飛
既夙燈炬焰以不留在水月空花其何適
逸韓詩曰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
水脉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
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毛歸於草呼
吸之氣復歸於人
傳道集曰歲月蹉跎年光迅速如春雪秋花止有時
間之景夕陽曉月應無久遠之光難得者身中之時

豔陽媚景百卉芬芳水榭危樓清風快意月夜閑談
雪天對飲縱恣無窮之樂消磨有限之光虛過若年
中之時鄰鷄未唱出戶嫌遲街鼓遄聞歸家恨早貪
癡爭肯暫休妄想惟憂不足曉夜不停世人莫悟可
惜者日中之時
宗居士曰夫人理飄紛存沒若幻寵以百年命之孩
若無不盡矣雖復黃髮鮐背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
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
皆一瞬一閱以及今耳今積瞬以至百年曾何難及

而又鮮克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遠
之實矣何且其臭腐於漏刻以枉長存之神而不自
踈於遐遠之風哉
又曰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害發於時事災沴舊於
冥昧雖復雅貴連雲擁徒百萬獨以形神生待無常
家人嘻嘻婦子嘻嘻俄復淪爲恍惚人理曾何足恃
釋法明曰夫群生長寢於三有衆識永惛於六塵潛
移爲呑噬之主相續爲迴轉之輪形充逆旅之館神
當過憩之賓往來三惡而苦楚經離八難而酸辛

梁元帝曰玄冥在節歲聿云遒日似青緹雲浮紅蓋
青埜炭重北宮井溢山間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
鳴琴非無薜蘿之致
梁武帝曰寒水已結寒條已折林飛黃落山積白雪
旅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颼颼目觸事而破碎心隨
感而斷絕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
梁宣帝曰凉秋九月百卉飄零氣悽悽而恒勁風颯
颯而常生秋蟬吟於南壠塞鳥吟於北庭蟋蟀哀嘶
而遠聞孤猿叫嘯以騰聲鳴鴈嗷嗷而夜響鵾鷄唱

晰而悲鳴增逸民之放曠動遊士之滯情感有志於
獨往俱栖心於濯纓
庾肩吾曰昔類紅蓮草自玩綠池邊今如白花樹還
悲明鏡前壯心欲何往餘日乃西遷清樽不復樂蓬
鬢豈還妍
可患身為患生將憂共生心神恒獨苦寵辱橫相驚
朝光非久照夜燭幾時明終成一聚土強覓千年名
陳文帝曰諸行無常悉為累法萬有顛倒皆成苦本
熱談鏡像知變易之不常漂草爨茅見生滅之奔迅

四非常一曰無常二曰苦三曰空四曰非身少長殊
形陵谷易處謂之無常盛衰相襲欣極必悲謂之為
苦一切萬有終歸於無謂之為空神無常宅遷化靡
停謂之非身經稱處感樂之地覺必苦之對蓋推代
謝於往復審樂往則衰來也
夫無常顯證日陳於前而萬代同歸終莫之悟無暫
息之安保永世之計懼不在交每事殆懈以之進德
則功無覆簣以之治心則墮其所習是以有道之士
指寸陰而惜逝恒自強於鞭後業與時競惟日不足

則亂念無因而生緣對靡由而起
夫欣得惡失樂存哀亡蓋弱喪之常滯有性感同寘
力潛謝非矜戀所留對至而應豈智用所制是以學
者必歸心化本領觀玄宗玩之珍之則衆念自廢
惟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
久而天長三塗極迮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
舟而利濟籍信翮以高翔宜轉咎而為福何罔念而
作狂
共惜東瞰同吝西峰悟蕉蘆之非實知鏡月之虛衒

信秉電之不留驗晝木之隨合惟宜照之智炬灌以
寶瀾增此層根成斯妙植
初夜文曰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死輪驚塵轢莫
之比明暗遞來薪火不能譬逝水非駛千月難保慈
蟲習苦桂蠹喜甘大睡劇於據梧長昏甚於枕廸勢
位相高爭驕華於一日車徒自盛競馳騖於當年莫
不恃其雄心壯齒縱顏緇髮口恣肥醲身安輕靡縈
紘促柱極滔湮而不厭玉卌象席窮靡曼而無已謂
悲泉若沐出沒曾不關人蹲鳥顧兔升落常自在彼

殊不知命均脆草身爲苦器何異犬羊之趨屠肆麋
鹿之入膳厨秋蛾拂燄而不疑春蠶縈絲而靡悟

黄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務生

龔安卿曰養樹者知溉其根養形者不知溉其神夫形根於神者也形以物養麤氣假足神以無物養眞氣內凝故試觀靈臺靜淨藏府皓潔則夜夢必清而明雖寐猶醒茍躁煩濃飫則夜魂必濁而昏雖生謂之小死夫此猶識神者也而況能煉識返元生其神初者乎以此思生生可務矣故纂務生

還璞子樵書曰調神靜極御意動初淬志明湔豁形暢途杜穀城之八殺保亢桒之三全愼抱朴之諸傷脩青溪之七術味芝翠壁樵玉蕙瀘叩雲石之琅琅歌結風之飄飄衣襲春薇腸芳流露以與世勿爭可我不咎是曰野人之日用

又曰羽觴沉日枰局忨晨浮譚溺聽煩椄戾神是以負志如瓠也寧心若鵠也不以光陰狥我不以精氣狥人飲嚴乎三爵棋僤乎再局塵清磬玉而興潇琴松優然得也不以外分大期不勝擾擾何堪寸晷之

騷騷眞分未了存存豈暇衆緣之乘栗易曰覿我生
志未平也
又曰聖賢義趣經士翻殘世界烟花詩流道盡物態
寫窮畫史人情勘破優工則宇宙內理誰更爲隱伏
哉則惟一片晴雲每難卒恰千年宿火無處長留措
手告懸當搴謬失行不著習不察依舊水流山在仁
謂仁智謂智何曾月霞冰融可惜春來蒼鳥弄盡天
機雪裏貞花獨還太素䆮然醉醒何處催歸
又曰靈寰間最難得者非我而誰而邈不知用焉富

貴以淫順凌生貧賤以窮拂褫志才博以研構疲精
志勇以功勳決性迂謹以㩳勸膠虛狂逸以頓纓謬
德介隱以溪刻忘脩禪夫以空況失路比而然也而
身光殘於驕影命火度於浮蓬不復知所以自善而
病我沉之爾紛也時與事但迹隨波滅回首盤天纏
如昨夜由今終始亦復來朝善我者須臾攝之不善
我者馳捽須臾中而復不能有其須臾也亦足悲矣
又曰生之愛卽蛁蟯情急而況於人乎顧貌生者非
生而貌養者不生易曰生生謂易非其貌者矣而行

不著察奚取于形遊竅運功名行業文章哲人比之
芻狗百年影過萬緒塵空牛山之悲亦後矣古聖闡
之標三一以示夫三一者何就吾身之神氣精而有
以致其一是也精氣二有妙精有食精有玅炁有食
氣神分之三萬六千合之惟一也其不欲窕漏消損
均而已善生者保節而閉護之靜虛裡目調其光耳
調其韻鼻調其息息伏而氣伏韻凝而精凝光滿而
神滿神滿以召氣氣伏以媾精精凝以胎神環相爲
用所謂造形於大本生身於太乙者也是之謂眞生

如蠶之繭蛣之丸象之雷齒犀之月角人知精之造
鵲之反蝟鵙之盤蛇蛇之於蛞蝓蛞蝓之於蝍蛆也
人知氣之制鶴之影接鶂之傳視鶡鶬之交足負蟲
之相應人知神之化則若足引伸喻矣然猶曰物類
之生成也熊渠李廣皆以臥石爲虎矢發而羽沒此
誠以精貫者也古有勇士怒而疱發於額怒過而愈
陳氏子恨而火出於口廟爲焚此直以氣作者也池
陽生夢歸見妻題詩寄之劉幽求夢中現身與其妻
親相覩接此又非眞以神行者乎夫一時一意之致

其效如此而况於三一同歸回還得竅又何疑於出化兆身哉世之信學者少疑執者多猛浪浮游孰與言切身急務哉以眞境爲冥邈以假途爲實致郎雨粟飛花無以動內堅者之一盻勞情于觸網者糜趨而不返畫識于摹經者蛙謹而難破而新日換故實漸歸空以爲名乎身且朽名將安附曰心之存則一息推移已莫記其所出而况於灰燼之餘然乎曰神而已神而無物則厲固無靈郎英亦就散矣勞生擾擾實亦何爲故有得于三一之說而嘿成之庶乎其不虧生矣

太清眞經曰一切含氣莫不貴生生爲天地之大德莫過於長生長生者必其外身也不以身害物非惟不害而已乃濟物忘其身忘其身而身不忘是爲善攝生者也眞道養神神能飛化

老君曰能攝生者先除六害一曰薄名利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嫉妬六者若存雖心希妙理口念眞經咀嚼英華呼吸景象不能補其促矣

寶笈七籤曰達人知富貴之驕傲故屈迹而下人知名利之敗身故割情而去欲知酒色之傷命故董事而樽節知喜怒之損性故豁情以寬心知思慮之銷神故損情而內守知語煩之侵氣故閉口而忘言知哀樂之損壽故抑之而不有知情欲之竊命故忍之而不爲

又曰五色重而天下爽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五音者塞耳之推五味者截舌之斧

又曰形者氣之聚也氣虛則形羸神者精之成也精虛則神瘁形者人也爲萬物之最靈神者生也是天地之大德最靈者爲萬物之首大德者爲天地之宗萬物以停育爲先天地以清淨是務故當養其形以愛其神敬其身以重其生

藥珠洞微曰息之出也天地盜我元陽之炁息之入也我盜天地之炁若能眞人潛淵心息相依以歸根則息息盜天地之炁矣

養生要訣曰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

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智氣潰溢多忿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伐人之生甚於斤斧蝕人之性猛於豺狼

人所以得全生命者以元氣屬陽陽爲榮以血脉屬陰陰爲衛榮衛常流所以常生

夫養生者臥起有四時之早晚飲食有至和之常制調利關節有偃仰之方流利榮衛有吐納之術忍喜

怒以養陰陽之氣節嗜欲以固眞元之精保形延命可謂備矣事有侵性不可不慎

保聖纂要曰人之情性爲利欲之所敗如冰雪之曝日草木之沾霜皆不移時而消壞矣冰雪以不消爲體而盛暑移其眞草木以不凋爲質而大寒奪其性人有久視之命而嗜欲滅其壽若能導引盡理則長罔極

素問曰榮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榮衛俱虛則不仁且用肉如故也人身與志不相有

又曰春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蚤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夏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臥蚤起無厭於日使氣無怒使華英成使氣得洩若所愛在外秋謂容平（容狀至此而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蚤臥蚤起與雞俱興以緩秋刑（不寧而躁是助秋刑故安以緩之也）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冬謂閉藏水冰地拆無擾乎陽蚤臥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匿當作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皆謂不妄出觸寒也）去寒就溫使氣亟奪

又曰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順也）其根（春食涼夏食寒以養於陽秋食溫冬食熱以養於陰）故與萬物浮沉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眞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道聖人行之愚者佩（服）之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爲逆是謂內格（內拒天性）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穿井鬬而鑄兵不亦晚乎

又曰上古聖人作湯液爲而不用中古之世道德稍
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
鑱石鍼艾治其外
妙眞經曰道人謀生不謀於名智中絶白意無所傾
志若流水居若定城積守無爲乃能長生
大有經曰形生愚智天也强弱壽夭人也天道自然
人道自已始而胎氣充實生而乳哺有方長而滋味
不偏壯而聲色有節者强而壽始而胎氣虛耗生而
乳哺不足長而滋味過多壯而聲色恣放者弱而夭

生長而合度加之以道養壽年未可量也
七部要語曰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
心蕩則形傷欲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以安
于内清虛棲心不誘于外也
眞誥曰喜怒損志哀戚損性榮華惑德陰陽竭精皆
學道之大忌僊法之所疾也雖還精胎息僅而補之
内虛已徹猶非本眞
又曰夫學生之人安心養神服食治病使腦宫塡滿
玄精不傾然後可以有形神服霞呼吸二景若數行

交接漏洩施者則氣穢神亡精靈枯竭雖復玄庭王
籙金書太極將何解於非生乎
又曰凝心虛形内觀洞房抱玄念神專守眞一者則
頭髮不白禿者更鬚未有以百思纏胷寒熱破神營
此官務當此風塵口言凶吉之會身排得失之門衆
憂若是萬慮若此雖有眞心爲不篤抱道不行握寳
不用而自然望頭不白者亦希聞也
三關調則五藏安根精固骨之道也（口爲天關足爲地關手爲人關）
又存五神爲體（謂兩手兩足頭也）頭想恒青兩手俱赤二足

俱白則去僊近矣（昔眞人語李道曰學道當踏雙白個二赤即此也）
三十六部經曰養命養其五藏五藏爲根根固榮自
茂矣養形養其五氣五氣爲源源深則流長矣
攝生要義曰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
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護氣久視傷
血久臥傷氣久立傷骨久行傷筋久坐傷肉
紫微元君曰疾之所生生乎多念邪之所兆兆乎心
散念多則事廣事廣則累繁浮泛莫檢紛竟不息内
煎百慮外勞百役形神弊矣衆病安得不與高墉並

閑徭恐寇至況闢扉去防自我致寇智以無涯傷性
心以欲惡蕩眞形來在眼聲發入聽其爲開意屬想
實有增羨魂者正神神貴明正魄者邪鬼鬼尚狂悖
飛僊之想觸見必念慈護之情遇物斯極以此爲心
心即道矣
心牽於事火動于中心火旣動眞精必搖故當死心
以養氣息機以死心
士能遺物乃可議生生本無邪爲物所嬰

大道無情非氣不足以長養萬物氣化則物生氣壯
則物盛氣變則物衰氣絕則物死此生長收藏之機
萬物因之而成變也人肖天地同此一氣七情六欲
交相震撓眞氣耗極形體消亾而神自去矣故喜樂
無極則傷心心傷則意不存而皮革焦枯怒忿炎爍
則傷肝肝傷則血不榮而筋萎破陰臨食更忌暴嗔
令人神驚夢逸
延命錄曰人不欲使樂樂人不壽但莫强爲力所不
任舉重引强掘地苦作倦而不息以致筋骨疲竭耳
然勞苦勝於逸樂也能從朝至暮常有所爲但覺極
當息息復爲之此與導引無異夫流水不腐戶樞不
朽以勞動數也飽食不用坐與臥欲得行步務作以
散之不爾使人得積聚不消之疾
擣物志補曰冬許脫絮春許徐褫蚕許飽晚許歡行
立坐偃皆不得久毋以吾胃熱生物煖冷物毋以吾
氣贊喜怒多憂傷神多思傷志樂過喪守喜極氣散
怒極氣慉而不下常使吾心如郵七情如過客不使
久宿於我則善矣
以精神徇智巧以憂畏徇得失以勞苦徇禮節以身

世徇財利四徇不置心爲之疾矣
葛穉川曰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强
擧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
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譚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
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臥傷也跳走
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
乖養性之方
又曰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養氣而氣太衰者難長服
食藥物者因血以養血而血垂竭者難益夫奔馳而

喘逆或欬或漏用力沒體汲汲短乏之者氣損之候也
面無光色皮膚枯腊唇焦脈白腠理萎瘁者血減之
證也二證既衰於外則靈根亦凋於中矣
又曰凡夫無杜遏之檢括愛嗜好之搖筴馳騁流遁
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逸誘於可欲
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乎奢玩
神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
思玄執一含影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
明德惟馨無憂者壽嗇寶不夭多慘用老自然之理

外物何爲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痾緣隙而結榮
衛竭而不悟
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以
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
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攘禍
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係於外道存乎此無俟
於彼也
文中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
德也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

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
韓嬰曰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
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起居
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謂之能自養者也
神農經曰食穀者智惠聰明食石者五色石也肥澤不老
食芝者延年不死食元氣者地不能埋天不能殺是
故食藥者與天地相配日月並列
玄示經曰夫形體者特生之具也非所以生生也生
生乃以素朴爲體以氣爲元以神爲形此乃生之宫

庭也以無育其神舒釋玄妙之門往來無形之間休
息於無隣此所謂得玄明之生源又曰外想宜絕內
注玄真然後長生可保
真人大計曰奢懶者壽慳勤者夭放散拘勞之異也
田夫壽膏梁夭嗜慾多少之驗也處士少疾游子多
患事務繁簡之殊也故俗人競利道士罕營
封君達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無過困少無過虛
省肥濃節醎酸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春夏
施瀉秋冬閉藏

王叔和曰食不欲雜雜則多有所犯當時或無所害積久爲人作疾多食令人膨脝短氣或致暴疾夏至秋分少食肥膩餅臛之屬此物與酒食瓜果相妨當時不必習病入秋節變陽消陰息寒氣惣至多諸暴卒良由涉夏取冷太過飲食不節故也而不達者皆以病至之日謂是受病之始而不知其所由來者漸矣

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元氣勝穀氣其人瘦而壽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

延命錄曰飲以養陽食以養陰食宜令少亦勿令虛不饑强食則脾勞不渴强飲則胃脹冬朝勿令虛夏夜勿令飽飽食勿仰臥食後勿就寢

本草曰酒者百藥之長眞誥曰酒之爲物能使人識慮昏迷性懷亂僻然則首藥者借以補氣之損首戒者正以防性之亂

呂氏曰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爲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燀熱燀熱則理塞理塞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鞔音懣也

多思則神殆多念則神散多慾則智亂多事則形勞多語則氣喪多笑則臟傷多愁則心懾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妄錯昏亂多怒則百脉不定多好則專迷不理多惡則憔悴無懽

氣銘曰一氣未分三才同源清濁既異元精各存昧用者夭善用者延性和者寂守一神閑靈芝在身不在於山返一守和理合玄玄精極乃明神極乃靈氣極乃精無氣乃冥因氣而衰因氣而榮喜怒亂氣性

情交爭擁搆成患神形豈寧鍊陽消陰其氣自行以正遠邪其患自平乾坤澄淨子後午前閉目平空握固冥然納息廬中鼻吐息天關口入息微微出息綿綿以意引氣臟腑回旋然後呵之榮衛通寧但有不和遣之踵前五呵六呵無疾不蠲凡欲胎息導引爲先經脉不擁關節不煩或如射鵰側身彎環或舉腰膝如蟠半圓交匝胷後左旋右旋勁展兩足氣出指端擺裂四肢捉搦三關熱摩尺澤氣海亦然叩齒集神合眸固關冥心忘形任意往還覺氣調勻擁[illegible]喉

閭擁氣則咽三五相連轉舌漱入咽下丹田以意送之令聲汨然一咽三咽再咽如前三十六咽胎息成焉

全元起曰樂色不節則精耗貪姤不止則精散聖人愛精全施則髓滿骨堅

子華子曰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眞深居靜處不爲物攖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魂魄守戒謹室其兊專一不分眞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

流源泏泏滿而不溢冲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道院集曰游心虛靜結志玄微委慮無欲歸計無爲凝神滅想氣和體舒達延生命壽與天齊

又曰止念令靜觀理令明念靜理明不死可能導氣令和引體令柔氣和體柔長生可求

新論曰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

又曰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遊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

晝想夜夢馳逐於無涯之慾百靈疲役而消散宅舍無主而傾頹人可保者命可惜者身最重者精肝精不固目眩無光肺精無交肌肉消瘦腎精不固神氣減少脾精不堅齒髮浮落耗散眞精病亡隨至

心內澄則眞人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當減筭殺害於人必傷年行一善則魂神懽搆一惡則魄神喜

太平經曰人之精神常居空閑之處不居汙濁之間

欲思還神皆當齋戒香室中百病自除不齋戒則精神不肯返人也

一陰一陽謂之道三元二合謂之丹泝流補腦謂之還精化爲氣謂之轉一轉一易一益每轉延一紀之壽九轉延一百八歲

化書曰爪髮者我之形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榮衛所不至也則知我本無害而觔骨爲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爲之痛所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爲形所昧形爲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

之外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
磨鏡決牖則能徹洞萬虛耿察絶響面者神之庭髮
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燋腦減則髮素所以精氣內喪
丹精損竭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
竟則明消所以老隨氣落耄已及之
貞一經曰耳爲帝君之牕牖目者太乙之日月鼻者
三元之丘山口者絳宮之朱淵眉者白元之華蓋髮
者明堂之林精舌者元英之龍轅齒者胃宮之威力

手者膽神之外援足者腎元之靈關陰極者洞房之
貞機也
草木子曰夫人形之所以生也必資於精氣血三者
精之榮以鬚氣之榮以眉血之榮以髮形之所以立
必資於筋骨肉三者耳骨之餘也齒筋之餘也爪肉
之餘也
常習不唾令人精氣常留面目光彩有則含以嚥之
故曰遠唾不如近唾近唾不如不唾彭祖將終猶曰
恨枕高而唾遠可見津液者身之寶寶聚則富散則
貧
唾者溢爲醴泉聚流爲華池府散爲津液降爲甘露
漑藏潤身宣通百脉化養萬神肢節毛髮華采堅固
九僊君論曰形神相托神形相成口受外味以亾識
身受內役以喪精神離形以散敗形離神以去生殊
不知皮肉相應筋骨乃成肝合精其外爪心合脉其
外色脾合肉其外脣肺合皮其外毛腎合骨其外髮
故外無五傷以敗五體
德以形爲車道以氣爲馬䰟以精爲根魄以氣爲戶

形勞則德散氣越則道叛精銷䰟散氣勤魄微是以
靜形愛氣全精寶視道德凝窒䰟魄固守
伏氣經曰道者氣也寶氣則道常存祕者精也寶精
則神長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去則骨
枯骨枯則死矣是以爲道者務寶其精從夜半至日
中爲生氣時正偃仆瞑目握固（如嬰兒捲手）閉氣不息於
心中數至二百乃口吐氣出之曰增息如此身神具
五藏安能閉氣至二百五十華蓋明（華蓋眉也）耳目從舉
無病邪不實氣一名行氣一名長息

郭子玄曰養生者非求過分也全理盡年而已矣喜懼戰於胸中結氷炭於五臟矣

王陽明曰絶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

三元經曰養生之道必愛氣存神不可劇語大呼使神勞氣損是以眞人道士常吐納以和六液

旦起東向坐以兩手相摩令熱摩額上至頂上滿二九名曰存泥丸又清旦初起以兩手入兩耳極上下之二七止令人不聾次縮鼻閉氣右手從頭引左耳

二七止次引兩髮鬢舉之令人血氣流通頭不白又摩手令熱以摩身體從上至下名曰乾浴令人勝風寒時氣寒熱頭痛百病皆除

上清列紀曰胎閉靜息內保百神吞景咽液飲食自然身必壽考可得陸仙

大洞玉經曰食玄根之氣者使人體中清朗神明八聰身有日映面有玉澤服餌朝液懸根絶粒道要於金醴事妙於冰玉所謂吐納自然之太和御九眞之靈氣者也

解悟眞經曰五氣須和五藏須位心勝肝則神不育心勝肺則氣不敷肝勝心則神不聰肝勝肺則氣不寧心肝勝脾則食不充心肝勝腎則水道不通肺勝心肝則用神不爽脾勝肝肺則谷道不揚腎勝心脾則精元暴泄

又註曰彭祖云心不勞神不極可壽千歲夫不勞則不損心亦長守絳宮不極則不損神亦長棲泥丸心在絳宮神棲泥丸則心運氣氣結精精凝神自是享壽

卮談曰夫息出入有聲謂之縱出入不盡謂之滯往來頻促謂之喘不縱不滯不喘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謂之息

息者失也無息則無失無非閉氣也心息自然息息故曰心息相依蕭了眞曰守眞一則息不往來胎息論曰呼而不得神宰則一息不全吸而不得神宰亦一息不全大成集曰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靈源曰專氣致柔神久留往來眞息自休休指玄篇曰但能息息常相顧換盡形骸玉液流

大同契註曰修生之功莫大乎塡腦腦者髓之海腦髓滿則純陽流溢諸髓皆滿然後骨實筋堅求無寒暑之憂也

肄䪥集卷之二十五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招隱

龔安卿曰盛世無遺巖之賢昧時急纓冠之捄龍德在躬雨雲是寄安在能自逸者然處士之星已懸於天上而獨貞之操將介於丘中時命謬也欲强如適得乎哉是以甘冥而不悔雖然冥於人者或以曜於天古之沉脩偃去往往於樵釣中求之也故慕招隱

還璞子樵書曰一編簡素雖未忘地上之心半枕清

涼覺已破邯鄲之夢行藏惟在我何須更向成都遊止獨隨流且復觀之濠上技謝屠龍無復神靈之藪經杪相鶴早充霄漢之賓

又曰神清氣逸者不假暢於林泉學破義慳兮豈軒情于花綬况九沒探珠險途難倖三田樹玖妙種易滋仰青雲覩白日少布陶徵士窺烟液臨滄洲頫從褚先生天門日闢放志無乖世路難媒關心何拙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又曰日夜牙籌耻竹林之俗物春風稼圃學聖門之

小人琴瓢流水安問懷金雞大村烟是亦爲政
又曰制物者懸二巨餌陽曰名陰曰利惱盡遊魚心事過而不顧者其龍乎甘其毒者不知幾許睥睨而畏與夫染唇而脫猶未能決絶而搖遂者又不知幾何許若是餌者其巧乎顧者其愚乎巧與愚遇而不免者其巧之罪乎其愚之罪乎智與巧遇其巧者勝乎其智者勝乎不知請問之蒼洲之畔芳瀅之涯空之懸有應之者曰巧者其無心乎有心者其不勝乎以無心之巧弄有心之智而智其益愚乎愚又烏乎

覺之有若覺而若無覺者有若不愚而愚者有無可柰何之愚有忽不能舍之愚有姑待之愚有試嘗之愚有若愚而大有不愚者盖皆有不自知者已制物其總受之是故魚相忘乎水而不愚人鳥之機者其神于魚乎人相忘乎氣而破陰陽之網者其神于人乎神于魚則有不爲水制而制乎水神于人則不爲氣制而有以制乎氣有以制乎水制乎氣而制物之巧無心之化冥弄之權其皆無所復受之者矣
又曰襲君實以明自銷悲彭城之老父端木賜有譏於此耻漢陰之丈人所以用明在乎得薪帝佩孫公之戒去機所以存我紳書施于之言
又曰鄙之少也遠嗜廣慕屬好多端今壹淘去絶若無好雖然乃若所好則有之當其密室温枕草帳香垂玄氈獨蒸在絪氳之介寂露封形恬風絀智乘不踶之輪策玄運之馬嘿遊九野臥歷八鴻則有樹雞頻喚竹烏亂敲言維姬氏之駒熟破子休之蝶囿兩問景而蟬蜕於獨化之域魂魄無以相應而各返其宗此時悠然嗒然有不知其趣之所遠者矣即以爲

仲尼想在且當寬朽糞其誅而移入沂雩之嘆乎詩曰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其難言哉
郭子玄曰許由伯夷高尚遠退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慨然中路而嘆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而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爲聖佐不高於蒙塵埃者乎雖難爲其風少弊故可貴也
易飛侯曰視四方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知賢人隱其下

魏靜曰心徑未通矚物成滯未可避喧求靜況乎鬱
鬱長林峩峩聳峭鳥獸鳴咽松竹森梢水石崢嶸風
枝縈絆雲霧絪氲節物衰榮晨昏眩晃此之種類豈
非喧雜耶是以先須識道後乃居山
眞誥曰富貴者破骨之斧鋸載罪之舟車適足誨慾
要辱爲伐命之兵是故古之高人覽罪咎之難豫知
富貴之不可享矣遂肥遁長林栖景名山欲遠此迹
自求多福保全至素者也
陸士龍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古之逸民乃欲專一

丘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而恬貴於
紛華哉故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心然後可以
玅有生之極享無疆之休也
相荒土以卜居度山阿而考室層幽翳奔窮谷重深
叢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嚶鳥來吟顧蔬圃於
滋薄卽蘭堂於芳林靡飛飄以赴節揮天籟而興音
挹迴流於別沼食秋華於高岑濛玉泉而濯髮浚金
谷以投簪遵渚龍見在林鳳戢遁綠野而宅心望空
巖而覬入

沈休文曰平生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時奪
澄懷淸曠結宇東郊頗寄夙心時得休偃
幽岫頌曰悠悠世事感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
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濡沫矚影湍雷累蹬聲華
茂醜章弁青條曲蔭白茅以薦依畦啜麻辟蝉飲溡
視色悟空玩物傷變捨紛絶有斷習除戀慧定計昭
玅眞日眷慈悲有增深想無倦
棲素雲根餌芝之淸壑逸麟離羣以獨往古先折耦而
多福

葛子曰撫筆閑居守靜蓽門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
不充虛名不出戶籬落頓決不能憂也荆棘叢於庭
宇蓬莠塞乎階霤披蓁出門排草入室
又曰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獨往邈爾蕭然計決
而猶豫不栖於心術分定而世累無係於胷臆
澄精神於玄一則形器可忘邈高節以外物則富貴
可遺故支離龕卷偉造化以怡顏北人箕叟棲嵩岫
而得意
無當之玉盌不如全用之埏埴寸裂之錦黻未若堅

完之常布夏姬之無禮不若孤逐之狡潔富貴之多
罪不若賤貧之履道焦熯之甲棲不慕銜鼠之戾天
玄蟬之潔饑不願轉丸之穢飽是以禦寇辭鄭陽之
惠曾參薄晉楚之榮
金鈎桂餌雖甘不能制九淵之沉鱗顯寵豐祿雖貴
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鵠立之夫河湄繁伐
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蒲輪虛反乎徐生之
門
宗敬微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

縱宕巖流尋山採藥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
胡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
棲月籠霞之儔乘黿控鯉之英室慾蟺姿茹丹茵於
祕洞休糧蛻影吸清露於神丘
口腹之累漸以石帆水松寒氷之資稍以荷衣蕙帶
三昧經曰心無所慕樂於山川如野鹿常自守而不
與人相從事
輔神泉石恊性松筠賞狎既弁纏痾用弭
皇甫士安曰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
之安者不假慮于羣賓故能棄外覯之華適内道之
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究轉萬情之形表
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
吳叔庠曰絕壁千仞孤峰入雲歸飛之鳥千翼競來
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逕信足蕩累
頤物娛衷散賞
顧雲曰曙景張昇挂清光于露壑飛流界練貫幽響
於風湍
麗德公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

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捨行止亦人之巢穴
也各得所栖宿而已
有天隱無往而不適如莊周列禦寇之類有地隱避
地而隱如伯夷太公之類人隱者詭迹混俗不異衆
人如東方朔之類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
類皇甫布之人稱充隱何點稱通隱唐暢爲江西從
事不親公牘稱仕隱龔舍見蜘蛛觸網嘆曰仕宦亦
人之網羅也遂挂冠去人謂之蜘蛛之隱
石門呀豁而洞幽綠樹逶迤而夾植或清淺而見底

或深沉而莫測星月沉浮烟雲洗拂夏潭行而覺秋朝林坐而疑夕

雲山詞曰山氤氳兮出雲又泠泠兮以雨倏日出兮雲飛山青青兮極浦横浮雲兮水粼粼搴杜若兮采白蘋葺荷宇兮桂爲棹臨江潭兮悵懷人

吳澂曰泗之濱兮結屋樹蒼蒼兮波綠挹其青兮可沐首雖俛兮心不覆日杲杲兮東旭晞余髮兮陽之谷就其深兮可浴澡余心兮濯余足如垢淨兮莫余敢瀆白皓皓兮人如王

董威輦曰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爲懽清流可飲至道可飡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古之至人藏器于靈緼袍不能令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流靜如淵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玩豈合物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鶢集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于有達人深務其度亦將闚我顰顣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圜堵爲大

謝玄暉曰籬插芳槿門拂長楊園桃春發窓竹夏涼晨露晞而草馥微風起而樹香、

曹毗曰終軍之穎賈生之才枝奇東山玉映漢臺譬播六合聲駭嬰孩而毀鋒灌之口離狠狽之灾由此言之名爲實賓福萌禍胎朝爲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於玄圃蔭瑶林於蓬萊絶世事而攜黃綺鼓滄川而弄龍鰓

宋隱逸傳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逢見信之主值時來之運豈其

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亦有不獲已而然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墉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彷彿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

昭明曰優游泉石放曠烟霞尋五柳之先生謁孤松之君子（稽康自號）琴樽雅興詩趣高談（齊鸞和風也）振翼紫鳳（輕雲也）騰身誠萬世之良規實百家之令範追涼竹徑托陰松下揮伯牙之素絃縱横流水酌稽康之綠醑酩酊頹山實君子之嘉猷乃王孫之雅事

莊叟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吸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飢不索食避世守道志絜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巇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四固可以久長

簡文曰縱賞山中遊心人外青松白霧處處可悅奇峰怪石極目忘歸

憑怪石而爲枕因滄浪而濯足屢徘徊於囹圃頻留連於名嶽

支道林曰雲岑竦太荒落落英岊布迴壑貯蘭泉秀

嶺攢嘉樹蔚薈微遊禽峥嶸絶蹊路中有冲希子端坐摹太素自强敏天行弱志慾無欲翫玉質凌風霜凄凄厲清趣指心契寒松綢繆諒歲暮懸想元氣地研幾革龐虛冥懷夷震驚怡然肆幽度

又曰五嶽盤神基四瀆涌蕩津動求目方智嘿守標靜仁苟不宴出處託好有常因尋元存終古洞往想逸民王䌌其巖下金聲瀨沂濵捲華藏紛霧振褐拂埃塵跡從尺蠖屈道與騰龍伸峻無單豹伐分非首陽眞長嘯歸林嶺蕭灑任陶鈞

梁史曰古之隱者或恥聞禪代高讓帝王以萬乘爲垢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輕生重道希世間出隱之上者也或託仕監門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處汙而不愧其色此所謂大隱隱於朝市又其次也或躶體佯狂盲瘖絶世棄禮樂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遠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語嘿之致有幽人貞吉矣與夫沒身亂世爭利干時者豈同年而語哉

唐書曰古之隱大抵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

故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於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祿也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材終不當世取舍故逃丘園而不返使人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嘗無隱者有之未嘗不旌賁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

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

隋書曰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
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
飲石泉而蔭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
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餐
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
從師深澗折挑無妨請益
羞朱火之遷傳憫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
辭榮九轉充虛四禪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真解
十纏而遣三患

淹滯一丘寓形蓬樕端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
風霜候三旬於朓魄至迺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
遊魚聊追二子華戶弊衿在原非病朱門結駟於我
如雲
沈休文曰早尚幽棲屏棄情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
遂愈遠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崖萬沓邃澗千迴
求棄人羣竄影窮麓結懇志於玄都望霄容於雲路
飡正陽於停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芝而延佇飛九
丹而宴息

張充曰長羣魚鳥畢景松阿蘭桂綺靡叢雜山出松
栢陰森相繚澗側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弄烟霞高
臥風月
陶隱居曰墻仞無以覩清濁不能測道風與星漢同
高勝氣與烟霞共遠又曰壠薪井汲樂有餘懽切术
煑松外此何務
又曰荆門晝掩蓬戶夜開室迷夏草逕惑春苔庭虛
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爭來時復歷近襲尋
遠巒坐盤石望平原日負暲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

風下松而成曲泉縈石而生文草霏霏以拂露鹿颯
颯而來羣捫虛蘿以入谷傍洪潭以比清照石壁以
端色攀桂枝而齊貞函邑蘭而佩蕙及春鴂之未鳴
且含懷以屏氣待惠風而舒情
藉纖草以爲茵援垂陰以爲蓋瞻高鳥之凌風臨倏
魚於清瀨眇萬物而遠觀脩自然之通會以退足於
一壑故處否而忘泰
無能子曰泊乎太虛咀乎太和動靜不作陰陽同波
方自忘其姓氏委其行止操竿杖縷泛然如寄又何

暇梏其肢體鎖其精神貪乎强名而充乎妄欲
康樂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館眞荒聰明以削
智遁支體以逃身推天地於一物橫四海於寸心超
埃塵以貞觀何落落此胷襟
孫公和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乎
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乎故用光在
乎得新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天
孫公賛曰靈巖霞蔚石室鱗搆青松㯳空蘭泉吐溜
龍奮可遊芳津可漱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

寂坐幽岍凝氷結樸煕陽靡焕潛眞内全飛榮外散
凌崕高嘯布風朗彈
幽人賦曰世有幽人漁釣于玄渚彈雲冕以辭世披
霄褐而延竚是以外物莫得窺其奥舉世莫足揚其
波勁秋不能凋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超塵冥以絕
緒豈世網之能加
褚先生碑曰泉石依情煙霞入抱祕影窮岫孤栖幽
草心圖上玄志通大造
翟徵君賛曰蹄涔不足以濯神鬒翮奮不足以翔雲
翮是故藐姑有綽約之廬箕阜有高嘯之宇唐勳表
於玄庭夏功忘於虛室
劉虯曰四節卧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
暮情於魚鳥
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
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
周玩情不給賞
高材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
郭煕曰君子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

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
猨鶴飛鳴所常玩也塵囂韁鎖此人情所常猒也烟
霞僊聖此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也直以太平盛日
君親之心兩隆苟潔一身出處節義斯係豈仁人高
蹈遠引爲離世絕俗之行而必與箕頴埒素黄綺同
芳哉白駒之詩紫芝之咏蓋不得已而長往者也然
則林泉之志烟霞之侶夢寐在焉
戴安道曰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
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庇其浩然者舍是焉歸故雖

後世之彥翼敎之傑放舞雩以發咏聞乘桴而懍厲況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揖長謝行歌逡巡盪八疵於玄流澄雲崕而頤神者哉

周雞斷尾獲免犧牲山狙見巧終必招害是以古之德者韜迹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內內定則神腑不亂外密則形骸不擾

藏夜光於嵩岫不受他山之攻沉鱗甲於玄淵以遠鑽灼之患泰然有餘懽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

東廣微曰以太虛爲輿玄鑪爲肆神遊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者之所棄雍聖藉之荒蕪總羣言於一致企履素於丘園背纓緌而長逸

庾易曰若道德內足布微雨怠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樂形神於天壤則名敎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雞黍之客次則蒙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激競違貪與世爲異道有不申行吟出澤咸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爲述不然與樵者之在山何殊別哉

玄覺曰泯迹人間潛形山谷親朋絕往鳥獸時遊竟夜綿綿終朝寂寂視聽都息心累悶然獨宿孤峰端居樹下息繁飡道誠合如之

杜之松曰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貧羞與諸侯爲友

喻汝礪曰當謂富貴之士不能放意於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怪奇烟雲竹石詩酒風月惟遺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

資賢人而舒其憂鬱之思

許叔玄辭妻曰欲聞懸溜之響山鳥之鳴以爲簫韶九成不能勝也寓景青葱之下棲息巖岫之室以爲殿堂廣廈不能過也

李文靖隱翁亭記曰子知隱翁樂乎月自東山而上風從尾角而來時邀琴而鼓恍然有去國思君意者隱翁樂也小童報客飲清波之魚食東家之酒寄興清流時聞輿論者隱翁樂也酒後長歌山童起舞閒著游山履極耳目之所見者隱翁樂也故人去主人

閑時覽古人詞者隱翁樂也又曰亦知隱翁悲乎處
晦於山水未嘗不托意於朝廷時鼓琴時飲酒安所
悲哉惟是驟雨與鶴聲並至風聲與迷浪俱來則悲
其君夜瀟條清江亂鳥高鳴綠山野猿爭逝則悲其
民酒熟與冷對面故人則憂其身高官前至百姓呼
吟則憂其道
陳眉公曰寤言空谷跫然客至方相與討松桂酒雲
烟而負才之士輒欲拈題闈韻豪唫苦咏幽人當此
眞如清流之著落葉深林之沸鳴蟬也

又曰不能卜居名山卽於岡阜廻複及林木幽翳處
闢地五畝築室數楹編槿爲籬結茅爲亭以一畝蔭
竹樹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空諸所有
畜山童灌園薙草置二三胡床着亭下挾書研以伴
孤寂攜琴奕以遲良友凌晨杖策抵暮言旋此亦可
以娱老
掩戶焚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
輔以讀書
曹學卿消課曰倚岫帶流枕阜築舍席豐草以爲裀
紡幽蘭而作佩俯睇飛鴻俯視鱗泳尋方外之交賞
丘中之彥揚扢古今劇譚稼穡貝葉編經桐陰得句
陶琴橅絃桓笛三弄岨峽伐松夜遊作燭齊萬物于
一朝等脩齡于寸晷
又曰竹林可以供箕踞石几可以供徙倚薄酒以澆
壘塊名香以了化機素琴無絃而有韻長笛無曲而
有聲清激之氣與鶴唳相發穆徐之風與林水逍遙
便可語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時矣
又曰山居雖遠兼味而頗饒清給吾於蓮屬取其房

之實藕之甘菱屬取其芡之温蘋藻之秀木屬取其筍
之韻菰之妍萊屬取其蓴之香葵之恬芋之滑又韮
可膏菊可茵梅可醬談農圃而話琴書偃蹇日夕以
樂盛世卽大官之奉何以踰此
遊道有三曰天曰神曰人天遊則形神俱化神則意
往形留人則抗志絕俗玩物采眞而已若士汗漫于
九垓軒轅隱几于華胥殆難擬議禽慶勅斷婚嫁幼
輿置身丘壑庶幾差近兼之者東方曼倩乎臨世濯
足希古振纓每讀其傳亟賞其言

鄭思閒夢餘錄曰堦鈌補之以苔蘚門破封之以篠蘿蓋用錢穀孰若用風雨之爲便役工匠孰與役造化之爲尊又曰數落花釣潭魚添寶篆和樵歌山家晝景也吹洞簫占星象看道書聽蟋蟀山家夜景也

高深甫曰山深幽境眞趣頗多當殘春初夏之時步入林巒松竹交映遐觀遠眺曲逕通幽野花隱隱生香而嗅味恬淡非檀麝之香濃山禽關關弄舌而清韻閑雅非笙簧之聲巧此皆造化機局娛目悅心靜賞無厭時抱焦桐向松陰石上撫一二雅調蕭然景

會幻身卽是畫中人物遠聽山村茅屋傍午雞鳴伐木丁丁樵歌相答經丘尋壑更出世外幾層此景無競無爭足力所到何地非吾傳舍又何必與塵俗惡累區區較尺寸哉

夏侯孝若曰脂車以須放秣馬以侍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

秀嶺樊緼奇峯挺崿上干翠霞下籠丹壑有士寘遊嘿徃奇托肅形枯林眏心幽漠

秕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眷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遊思

王錫曰夜悠悠而何期露瀼瀼而漸落翫一葉之流螢聆九野之鳴鶴盥泉兮藉芳杜入谷兮佩滋蘭諍嘯踈煩想獨徃兮恣遊盤信一致之易息豈萬物之能干就薄帷而安夜寢媼高枕而極星闌

韓梅兩福羊裘二仲松子爲餐蒲根是服坐向詡之床思管寧之榻

衣裳虹蜺帷幙霄露餌黃菊之落蕋酌清澗之毖流旦候歸雁晨鳬暮聽鸛雌獨鶴

含真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惟林淑養志南荆可與卞寶爭價韶光梵服固同脩照共明

荷衣步林泉麥氣凉昏曉秉風面泠泠候月臨皎皎烟崖憇古石雲路排征鳥披逕憐森沈攀條惜杳裊平生忘是非朽謝豈矜矯五净自兹涉七塵庶無擾

屠緯真清語曰三徑竹間日華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窓下風雨瀟瀟亦幽人之好景

又曰口不設雌黃眉不挂煩惱可稱烟火神僊隨宜栽花竹適性養禽魚殆是山林經濟

麗公於忽操曰於忽乎不可為其文奚為謂雞斯飛誰得而羈謂豕斯突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吾於飢而後噫雞兮豕兮死以是兮

松江漁翁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若糞土耳

蜂鬚集卷之二十六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述玄

龔安卿曰道之玄眞無有狀名志人脩之於癸日中士失之於轗線達者悟之運壅肓脩惑之果蟲是以戴巾述巾執鏡述影名曰日從事而顧愈遠者不其悲乎故纂述玄

還璞子樵書曰昔者晁咏沉思立雨而衣盡濕文通苦讀流麥不知公叔顛冠於耽學長江衝道於椎詩彼其注𢂁篇吟尚忘耳目乃若專精道要豈隔冥玄所苦以靜躁分神浮沉起意銳向翳途於踈覺端心動籟夫無聊至且以一簣虧山將泉棄井牖窺自信孤竅嘿人則尤為可慨矣所以蘭陵不聞乎精兩易致損乎疑三由是言之則物以守專得化道以一志期通此所聞之遺意也

又曰凡道皆反也如鏡以反而照弓以反而張木反其根人反其氣氣一日不反則魄盛於魂神殺於陰矣是故易逆數也人身否也陽外也陰內也必靜極

能動内虛外集如旋穴吸流鞴竅紐氤萬氣迎眞而
吾乃識我是爲復如睽旅久歸相對於家人子母之
樂不望異邦是梓鄉矣臨而泰謂之大人陽内也陰
外也至於片雲蓋消榮敷萬里是謂純亦不已故曰
乾謂之天人
又曰晴空一脉徹九裔之逵甕錦岍千花總五芽之
明媚隻眼天開六城霞接慨瑯烟之閒鎖澄潭嗟穀
霧之輕遮老目
又曰藝載乎手手必强道載乎心心必將手強則方

圓操縱之巧在乎我心將則變化之妙不他手之強
者卒一身之力爲手用而手不爲藝用而後曰强心
之將者合神情氣志爲心用而心不爲道用而後曰
將故力分乎手而不忘其所以爲藝用者雖久藝而
無名神情氣意二其心而不忘其所以爲道用者雖
久道而息貞易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其是之謂乎
又曰至人無夢愚頑之人亦無夢其無機巧之心一
也孺子之黠者有夢禽獸之智者亦有夢其魂識之
所設均也夫夢之生者心也心之憑者識也故心道

德者夢聖賢心文章者夢彩墨心覇王者夢帝所心
無爲者夢華胥心乎神僊而夢羽化心佛土而夢極
樂心之所望識實受焉心之所疑神實形焉孰知無
夢之夢似夢非夢萬象森回于一息至眞不爽于坐
存人得是以藻其故也天在是以紐其新也瑩如眞
金潤如美玉粹若紅花動如飛鳥以爲非夢則肢體
紲而不試耳目廢而不用聽視翺翔非世俗之所接
非墻塹之所礙故以爲似夢以爲夢則寐非膠目寬
非舍肝旣非八徵之所屬又非六侯之所交身涉萬
里意倦而收故以爲非夢不夢而夢夢之以不夢是

之謂眞夢眞夢者眞而無以形之強言之曰夢夢又
不足言強言之曰眞夢眞夢者俗覺之竭其聰明窮
其智慮不能一二而窺其涯涘者而況俗夢乎俗夢
無眞眞夢無幻俗之夢也以昏識眞之夢也以虛極
孰知虛極之積形行且禹步乾坤食且堯呑雨露體
無靜無不靜方無動無不動動得天機靜凝地骼目
無異視耳無邪音身無人障得之黃胞契之青始是
謂大覺夢

張衡玄圖曰玄者包含道德搆掩乾坤橐籥元氣稟
受無原
中論曰道之於人甚易且簡不如採金攻玉涉艱難
也
寶玄經曰裁制偏邪同歸中正能收流末還至本源
道本無形假言立象雖言充用用實無物
古者三皇之時人皆氣清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學
眞道乃復得天地之公求道之法靜爲基先心神已
明與道爲一開蒙洞白類如晝日不學其道若處暗

室而迷方也故聖賢遑駭
陸農師曰以所不覩而不信若蟬不知雪也又況道
常無所而不可覩者乎是故聞而不笑者寡矣故曰
道無問無問問之是責空也
守業勤學未必及材材藝精巧未必及理理義辯給
未必及智智能經事未必及道道思玄遠然後乃周
是故學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也
者回復變通
葛子曰道者含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
爲有論其有則萬物猶爲無隸首不能計其多寡離
朱不能審其髣髴吳札季野竭聰不能尋音聲乎窈
冥之內猬猍涉猪疾走不能迹眹兆于宇宙之中
夫道者無爲也善自脩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
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
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愼而無悶此所以
爲百家之君長仁義之宗祖也又曰入九室以精思
存眞一以招神
存神論曰從色來者由陰陽之中從化來者出陰陽

之外由陰陽中來者有留形住世之理故無用之中
有用必奪造化於陰陽出陰陽外者有飛靈走性之
道故有爲之中無爲方獨超昇於象外進退之序能
鍊色身而化形能脫化身而化神果無序而頓超理
所未聞也
弘明集曰四表爲大綩綖其外毫釐爲細間關其內
故謂之道
太上曰道言微深子未能別撮其樞略愼戒勿失先
損諸欲莫令意逸閒居靜處精細齋室丹書萬卷不

如守一當制念以定志靜身以安神寶氣以存血思慮兼忘冥想內魂則身神並一靜思期眞則衆妙感會專精積神不與物雜謂之清反神服氣安而不動謂之道

聖母碑曰道生於無形之先起於太初之前行於太素之元浮游六虛出入幽冥觀混合之未別窺清濁之未分

太極眞人曰古人爲道也玄寂靜神念眞存元日漸引末歸識源神知而能見見而能從從而堅堅而能

成成而不居善人在於天下如槖籥乎非與萬物交爭其德當歸馬以其謙虛無欲也欲者凶害之根也無者天地之元也莫知其根莫知其源聖人者去欲入無以輔其身也

行道如磨鏡垢去明存卽自見形爲道當如射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棚的

帝君經曰求道者傳眞心正則天地不能逺也捨色累而不顧避榮利而自逺甘寒苦以存思樂靜齊於隱但則學道之人始可與言矣

眞觀論曰眞觀者智士之先覺能人之善察也一餐一寐俱爲損益之源一行一言乃係禍福之本雖則巧持其末不如拙戒其本觀本知末又非躁競之情是故收心簡事日損有爲體靜心閑方可觀玅

洞庭賦曰智有所不通識有所不窮用不通不窮而循乎無端之紀得無殆乎志極則物應思精則道來

郭子玄莊註曰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湛然自若大見形而不反神者天下之常累也

又曰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嘿閒堂之裡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維湛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爲之故行如曳枯木止若聚死灰

又曰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眞而已又何所朔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者吾所不能一也

又曰還用物故我不匱此明道之贍物在於不贍不贍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

又曰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逵者放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作俱行者也

嚴君平老註曰聰明內作外若聾盲思慮玄起狀若癡狂故口不能言而意不能明也譬猶夢爲君王覆免臨深憂喜相反覺而道之不能以喻其隣也

大清經曰天地以道資聖人以道師也資者持道以養育當生也師者以教人不知而當成也

上清經曰氣之所守隨神所生神在則氣在神去則氣去氣散則爲雲霧合則爲形影出之爲傿化入之爲眞一上結三元下結萬物靜用爲兆身動用爲兆神

張處度序列曰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形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着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

又列註曰夫巨細舛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在乙變化自然之符夫惟寂然至虛凝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又曰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寤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須臾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

又曰夫心者何寂然而無意想也口者何嘿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無利害任口之理則無是非心旣無念口旣無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爲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無念爲念無言爲言未造於極也

入素經曰凡學至道諦定其心除患清身知變革慮慮正身清然後心定心定則道成道成則眞降凡存一守神要在正化正化由定心心定則識清識清則會于道

脩於身其德乃眞君子立身道德爲任淸淨爲師太和爲友爲玄爲嘿與道窮極治於根本求於未兆爲善者自賞爲惡者自刑故不爭無不勝不言無不應理論要記曰性耽玄虛情寡嗜好不知榮華可貴非强身以自高不見淫僻可欲非閑防以自正體至仁含至靜超跡塵滓棲眞物表想道結襟以無爲爲事近於玄一也其次希高敦古刻意尚行知榮華浮寄忽而勿顧知聲色伐性捐而勿取剪陰賊樹陰德懲忿慾齊毀譽處山林脩清眞近於玄二也其次身居

祿位之場心游道德之鄉奉上以忠臨下以義於己薄於人厚仁慈和易博愛弘施外混囂塵內涵澄寂潛跡密脩好生惡死近於玄三也其次瀟灑蓽門樂貧甘賤抱經濟之才泛然若無洞古今之事曠然若虛爵之不動祿之不受確乎以方外爲尚恬乎以攝生爲務近於玄四也其次稟明穎之資懷秀拔之節奮志機之旅當銳巧之師所攻無敵一戰而勝然後靜以安身和以保神精以致眞近於玄五也其次追悔旣往洗心自新雖失之于壯齒冀收之於晚年以功補過過落而功全以正易邪邪忘而正在轗軻不能易其操喧嘩不能亂其性惟精惟一積以誠著近於玄六也其次至忠至孝至貞至廉按眞誥之言不待脩學而自得比干剖心而不死惠風溺水而復生伯夷叔齊之高風曾參閔子之大孝人見其死而道見其存如此善行充塞天地謂之隱景潛化死而不忘此亦自然人品超越近于玄七也人能得此七近謂之梯陷區出溺塗碎禍車登福輿可與涉長生之路神僊之津矣

鬼谷子曰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螣蛇分威法伏能散勢法鷙鳥轉圜法猛獸損兊法枯著

何平叔論曰有之爲有待無以生事之爲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器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

譚紫霄曰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爲彼孰爲我孰爲有識孰爲無識萬物

一物也萬神一神也

又曰耳非聽聲也而聲自投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湍之聲導氣氣導神神導虛虛合神神合氣氣合聲相導相含雖秋蚊之翾翾蒼蠅之營營無所不至也

張無夢曰心無爲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爲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此還元之大旨也

坐忘樞要曰得道之人心身有五時七候心有五時者一動多靜少二動靜相半三靜多動少四無事則靜事觸還動五心與道合觸而不動進至此地罪垢滅盡無復煩惱始得安樂七候者一舉動順時容色和悅二宿疾竝消身心輕爽三塡補夭傷還元復命四延數千歲名曰僊人五鍊形爲氣名曰眞人六鍊氣成神名曰神人七鍊神合道名曰至人雖久學定心身無五時七候者促齡穢質色謝歸空

葛長庚曰神者火也氣者藥也以火鍊藥而成丹者卽是以神馭氣而成道也

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呼則龍唫而雲起吸則虎嘯而風生綿綿若存歸於祖炁內外混合結成胎

衆眞戒曰性躁暴者一身之劇賊求道之散梯也用之者眞去改之者道來每事觸類皆當柔遲而盡精絜之理如此機乎道也神者天地之所馳也頤神養性行生道氣以度難也

瓔珞經曰道當清淨穢濁非道道當一心多想非道道當知足多欲非道道當恭敬憍慢非道道當檢意放逸非道道當顯曜自隱非道道當連屬無行非道道當覺悟愚惑非道道近善友習惡非道

達祖曰心不緣境住在本源意不散流守於內息神不外役免於勞傷人知心卽氣之主氣卽形之根形者氣之宅神形之具令人相因而立若一事有失卽不合於至理何能久立焉

卓無山曰一陽之復渺渺茫茫從虛無中來非影非形半見半覺

行則措足於坦途住則凝神於太虛坐則匀鼻中之息臥則抱腹內之珠

右英眞人曰夫內接家業以自羸外綜王事以雜役此亦內之不專也夫抱道不行猶無道也挫寶不用

猶無寶也
徹聲色節嗜欲去名利投靈山絕常交結心曉隱密
潛脩晝夜不怠方可希望或不如是則虛勞勤耳
先天道德經曰皓皓眞元㝠㝠妙一洞然元谷恍然
王室吾方抱元素含黃極定其丹樸眞體也無色無聲
寂然眞體與吾爲一
先天道德註曰若以形會則兩黍不能以相容若以
神會則黍珠中大象不足以爲怪矣蓋由大象非象
故含萬象巨物非物故吞萬物

又曰神妙萬物爲言故虛亦有神實亦有神虛者神
之本實者神之舍物之未生神潛於虛物之既生神
潛於有神亦資有以生故曰天地生神有亦資神以
立故曰神生天地
又曰至道集虛建基神定之初定極而應則萬神自
集集不知其集以一化萬合妙合神神神轉相生故
曰生生化妙
化鍊水火交養精神足以爲道矣而未爲至也所謂
至者必在固定太初守鎮元始道合元眞入於無極

鍊成法刼妙一靈光自然之神無始無終
朱眞人曰夫息者自心也元氣也乃虛無之根造化
之主升降離合悉從心起
李元卓曰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號一風
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紜一道
之所原也
涓子曰世之學者皆尊守一當令心朴神凝體專誠
感所以百念不生精意不散但有三月內視注心一
神係念不散專氣致和由朴之至也得之速也自朴
散眞離苹僞互起爭競亂生故一不卒感神不即應

非不欲往存之者不專思之者不審故耗積年之功
絕有髣髴耳
解悟眞經曰視稟天根言聽伏地窟手舉足行伏風
火以此還迈周天天根垂地窟地窟憑風火不動曰
靜伏廿芽至靜曰動迈其苹貫之以舒放體之以寬
緩定心不入曲心不起五氣皆是五精
又曰煉氣歸精煉精歸神不有所歸安有所守故一
每至玄生二生三之理也玄中之竅數導神導氣之脉

也故一非神氣守不住神氣非一胎不靈若人能於
此提點歸來便使輕其齎收拾得去還當重其守天
竅既開慧心自湧所守莫非一所守莫非神氣周天
在是矣不然氣本是虛精本是擁神本是無安所執
而爲守
又曰以繩治木無不平也以鋸治木無不克也以神
煉形無不輕也至道之守也
窅藏論曰眞色無形眞空無名無名名之父無色色
之母作萬法之根源爲天地之太祖上施玄象下列

眞庭元氣含於大象大象隱於無形爲識物之靈靈
中有神神中有身無爲變化各稟乎自然
遠公曰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
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者是自然之玄符
會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閑宇而感物通靈御心惟
正動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習以移性猶或若玆
況夫尸居坐忘冥懷至極智落宇宙而闇蹈大方者
哉
王齊之三昧詩曰寂寞何始理玄通微融然忘適乃
廓靈暉心悠緬域得不毀機用之以冲會之以希
練神者閑情關照期神曠劫幽靈不亡積習成聖階
十地而逾明邁九宅而高蹈
理不自了正觀以昭心不自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
對治方銷德不自備勤修乃饒六蔽既除則眞如可
顯三障未殄則菩提極遙
洞古經曰忘於目則光溢無極泯於耳則心識常淵
李氏曰致道者疎以通其礙靜以集其虛誠以生其
神寂以返其照

王樞經曰道者以誠而入以嘿而守以柔而用用誠
似愚用嘿似訥用柔似拙又曰入道者知止守道者
知謹用道者知微能知微則慧光生能知謹則聖智
全能知止則泰定安
天地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識物靈照
內外空然寂寞難見其謂玄玄巧出於紫微之表用
在於虛無之間端化不動獨而無雙森羅寶印萬象
眞宗能轉變天地自在縱橫如何以無價之寶隱於
陰入之坑陰去聲

文始經註曰知搖空得風則鼓吾橐籥可以生氣知噓物得水則胎吾之氣可以化精參同註曰神入氣而爲胎如貍犬之守鼠藥得火而成丹如鳥雀之畏鸇陳圖南曰邈無蹤跡歸玄武潛有機關結聖胎是也

雲門曰初禪念住二禪息住三禪脉住四禪滅盡入乎大定

集要篇曰試嘗自審曰妄念息乎緣簡乎觸諸境不動乎黑白無差別乎夢想不顛倒乎方寸怡然乎於是可以測入道之淺深矣

蜂鬚集卷之二十七

靑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評藝

龔安卿曰自史皇受靈制起後之濡毛染烟者有書畫之分雖書急于畫而畫顯于書要其凝神契妙得意忘詮乃寫遊松管之前而標雲霞之致者是以抱才不試之士往往趨焉或專藝而致工或兼巧而竝至皆足垂千載英譽而貽來哲之素規者也故纂評藝

還璞子棊書曰古之爲藝六禮樂射御書數是也今之藝四曰琴書棋畫而已夫書達三才之理畫窮人物之變琴以理性棋以適情素壁清䋎松泉薰石一揮一斥皆足佐道德之菁華爲文章之鼓吹又安得而後焉彼荒情于酒色者伐其命運籌錢穀者墮其志此豈哲人事哉所以幽人雅士非翱翔于竹素之園則騁驟于藝能之圃彼其神妙既臻一掬精神寄千載而猶活也豈與頑鈍閑懶之夫號白首之無成朽心慮于塵俗者同日論哉

又曰技岐也又忮也嗟名韮之毒情慨爭媢之造骨
於是歧忮之心竝形而生岐心生則見其彼此忮心
生則見其有無始剸精鑄智决性命而殉之唯憂髙
玅之不吾有既其有之則旁睨而鬪惟恐美出吾上
至有吟角君臣字矜父子談競兄弟而音慳舅甥爰
排進之興心覺低昂之熾意終岐且忮於技藝之塲
而不知損之以無色藏之以元朴則雖抱裁雲掞月
之奇屈王鉤金之巧又豈其不壞之長能哉
衛夫人曰若初學書先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

寫善寫者不鑒意前筆後者勝意後筆前者敗多骨
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
無筋者病
又曰一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丶如高峰墜
石磕磕然實如崩也丿陸斷犀象乚百鈞弩發丨萬
歲枯藤乀崩浪奔雲𠃌勁弩筋節
林韞筆法曰推拖撚拽李后主筆法曰擫壓鉤揭抵
導送蔡邕筆法曰峻疾遲澁雪菴筆法曰落起走注
疊圓回藏

唐太宗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
末代去朴歸華舒戕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
臨池之玅無復餘蹤師宜官（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
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
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
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逈制論其
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
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隷
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與蕭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

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
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秃千牛之翰聚
無一毫之筋窮萬轂之皮斂無半分之骨所以詳察
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
之工裁成之玅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
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
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烏足論哉
張芝驚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英其頹
洪芳不滅羊真孔草（孔琳之）蕭行范篆各一時絕玅

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遜周旋之禮於鬚眉口鼻得喜怒舒慘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乃知夏雲隨風擔夫爭道與夫觀盪槳聽江聲見蛇鬭進於書也

蒼頡之初作書以辨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

袁昂曰鍾司徒書如雲鶴遊天群鴻戲海崔子玉如

危峰阻日孤松一枝蕭思話如舞女低腰僊人嘯樹李鎮東如芙蓉出水文彩鏤金索靖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王獻之如河間少年雖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徐淮如南岡士大夫徒尚風軌然不免寒乞羊欣如大家婢爲夫人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陶隱居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桓玄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文譜梁鵠如龍威虎震劍拔弩張張伯英如武帝愛道憑虛欲僊王僧虔如揚州王謝家子弟縱須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

蔡邕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王右軍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故歷代寶之蕭子雲如春望山林花無處不發孟光祿如崩山絕崖人見可畏柳產如深山道士見人便退縮

梁武帝曰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擁腫點掣長則離斷字橫畫疎則形慢畫促字拘則乏勢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此自然之理也

又曰子敬不迨逸少猶逸少不迨元常也學子敬者

猶畫虎也學元常者比畫龍也

張懷瓘曰崔張玉也逸少金也大賈則音其玉小商則貴其金

索靖曰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飄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及其逸遊肹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洪隆揚其波芝草蒲萄還相結棠棣融融反其葦玄熊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娆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

玄熊狡獸嬉其間騰猿飛猊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
反據投空自窜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
往而中顧或若倜儻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
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
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騁辭放手雨行冰散
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其妙之煥爛
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度運其指使伯
英迴其婉著絶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
草書勢曰疾若驚蛇之失道遲若渌水之徘徊緩則

鵶行急則鵲厲抽如雉踞點如兔擲乍駐乍引任意
所為或粗或細隨態運奇雲集水散風迴電馳及其
成也粗而有筋似蒲萄之蔓延女蘿之縈縈澤蛇之
相絞山熊之對爭若舉翅而不飛欲走而還停狀雲
山之有玄玉河漢之有列星厥體難窮其類多容婀
娜如削弱柳孤聳如裊長松婆娑而同舞鳳宛轉而
似蟠龍縱橫如結聯綿如繩流離似繡磊落如綾飄
曄曄奕奕翩翩或臥而似倒或立而似顛斜而復
正斷而還連若白水之遊群魚叢林之挂騰猿狀衆

獸之逸原陸飛鳥之戲晴天烏雲之罩恒嶽紫霧之
出衡山巉巖若嶺血脈如泉文不謝於波瀾義不愧
於深淵傳志意於君子狀款曲於人間
孫過庭曰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
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絶岸頹峯之勢臨危據槁
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
山安纖纖乎如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衆星之歷
河漢
又曰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

而便然後藴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
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澡濕之殊節
體老壯之異時
又曰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恵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
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
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躁日炎三乖也紙墨
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得時不如得器得器
不如得志
執使轉用執謂淺深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

之類是也轉謂鉤鐶盤行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

夫勁速若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奕絶倫之妙非其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遒潤加之亦猶枝榦扶踈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輝如其骨力偏多遒麗益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姸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遒麗居優骨氣稍劣譬夫芳林落蘂空照灼而無依蘭

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

質立者則徑侹不遒剛很者又掘强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染於俗吏斯獨行之士偏翫之所乖也

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

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ノ音瞥乀音拂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摺者方圓之法眞多用摺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遒然而眞以轉而後遒草以摺而後勁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故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

觀畫若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節死難莫不抗首見放臣斥子莫不嘆息見淫夫

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者畫也

宗炳山水畫叙曰竪畫三寸乃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寔體百里之迥

名畫記曰夫畫者敷敎化勸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竝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迹映乎瑶鈐事傳乎金冊包羲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黃軒氏得於溫洛中夾皇蒼頡狀

焉
又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綵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摸移寫古之畫者或有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潛澹而雅正顧陸（顧愷之陸探微）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而精緻以臻麗展鄭（展子虔鄭法士）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衆

彛齋集　卷二十七　十

工之道是也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意而歸於用筆故工畫若多攻書然則古之嬪擘纖而骨束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古之臺閣竦峙古之服飾容曳故古畫非變態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
謝赫畫點刷精研意存切似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歸操筆目想毫髮皆無遺失麗服靚粧隨時變改直眉曲鬢與世爭新李思訓畫山水樹石筆格遒勁湍瀨潺湲雲霞縹渺時覩神僊之事窅然巖嶺之幽王墨每圖障與酣之後以墨潑之脚蹙手抹或拂或幹隨其形象爲山爲竹爲樹應心隨意倏若造化圖成雲霞澹澹風雨蕭蕭不見墨污之跡李靈雀每圖一障非其所欲不可强也以酒生思傲然自得若山水竹樹一點一抹成於自然或即峯際孤雲或即島嶼極海非常制也
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故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
王摩詰曰迴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邊人家堪置村莊

彛齋集　卷二十七　二

著數樹以成林山崖合一水而瀑瀉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色交光平地樓臺偏宜高柳映人家名山觀寺雅稱奇杉襯樓閣遠景煙籠深巖雲鎖酒旗則當路高懸客帆宜遇風低掛
荆浩曰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閣無基高頭雲齊）此其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看三面路看兩蹊樹觀頂顛水看岓基此其法也
又曰春景則霧鎖煙籠樹木隱隱遠水拖藍山色堆

青夏景則林木蔽天綠蕪平坂倚雲瀑布行人羽扇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一色簌簌踈林雁横煙塞蘆泉沙汀冬景則樹枝雪壓老樵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凍雲黯淡酒帘孤村風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簑衣有風無雨但看樹枝有雨無風枝葉下垂雨霽則雲收天碧山光添翠網曬斜暉曉景則千山欲曙霧靄霏霏朦朧殘月曉色熹微暮景則山銜殘日帆卸江湄路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煙斜霧横或遠岫雲歸或秋江晚渡或古塚斷碑

李成曰雪天不用雲煙雨裡無多遠望山舍仍居臨岸漁翁要在平灘朝晴晃朗暮雨陰昏屋舍不在多開漁釣有時而作高山煙鎖其腰長嶺霧翳其腳遠水縈紆而來還用雲煙以斷其派怪石巉巖而立仍須土阜以培其根又曰山原峻險依稀樵逕猶存崖岸傾危隱約雲林深暗霧薄明爽舒晴煙靄濛騰欲雨喬木聳直蟠屈者一株兩株亂石磊堆奇怪者三塊兩塊又曰喬木踈於平野矮窠密布山頭孤煙遠白水邊薄靄縣依巖腳野橋寂寞遥通竹逕人家古寺蘆條掩映松林佛塔春水綠而瀲灔夏津漲而瀰漫秋潦盡而澄清寒泉涸而凝泚

郭熙曰畫山水有體鋪舒為宏圖而無餘消縮為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價低

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要崔嵬泉宜洒落雲煙出沒野逕迂迴松偃龍蛇竹藏風雨畫之八格也

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筆墨超絶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得其形似而不失

規矩者謂之能畫之三品也

凡一景之畫不以大小多少必須注精以一之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之神不與俱成則精不明必嚴重以肅之不嚴則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則景不完故積惰氣而强之者其迹軟懦而不決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汨之者其狀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弊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圓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踈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決則失分觧法不爽則失

瀟灑法不圓則失體裁法不齊則失緊慢法
春融怡夏蓊鬱秋疎薄冬黯淡真山水之雲氣也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真山水之煙嵐也
春山烟雲連綿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陰人坦坦秋山明淨搖落人肅肅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此畫之景外意也見青烟白道而思行見平洲落照而思望見幽人山客而思居見巖扃泉石而思遊此畫之意外妙也

山以水為血脈以草木為毛髮以烟雲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華得烟雲而秀媚水以山為面以亭榭為眉目以漁釣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漁釣而曠落
早春曉霽驕陽初蒸晨光欲動曉山如翠曉烟交碧乍合乍離或聚或散變態不定飄颻繚繞於叢林溪谷之間曾莫知其涯際也風雨水石猛風驟發大雨斜傾瀑布飛空湍奔射石噴珠濺玉交相濺亂不知其源流之遠近也古木平林層巒群立惟木斜欹影浸寒流根蟠石岸輪囷萬狀不可得而名也
氣象瀟疎烟林清曠毫鋒頴脫筆法精微者營丘李之製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閒者關氏名仝之風也峰巒渾厚勢狀雄強搶筆俱勻人屋皆質者范氏名寬之作也
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使之呻吟道子畫驟於僧房一夕聞有踏籍破迸之聲僧繇畫龍則聞雷破壁飛去道子畫龍則鱗甲飛動每天雨則烟霧生顧冠於前張絕於後道子乃兼有之

蕭子雲飛白輕濃得中如蟬翼掩素遊霧崩雲謝玄暉草書流美如薄暮川上則餘霞照人晚春林中則飛花滿目索幼安靖章草險峻如山形中裂水勢懸流雪嶺孤松冰河危石張伯英今草天縱尤異率意超曠若清潤長源流而無限縈迴崖谷任於造化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拏攫之勢心手隨變窈冥不知其所如也精熟神妙冠絕則百世不易之法式不可以知識不可以力求若上士游乎沉默之鄉鸞凰翔乎大皇之野仲將謂之草聖豈徒然哉

崔瑗草書勢曰竦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點點黕黕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揭枝絕筆收勢餘綖糺結若杜伯揵毒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㸌焉若阻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

路史餘論曰蒼牙法龍而書契作伯牛覩瞎而時命頡玄律體雲少昊鸞鳳皇高陽科斗王子僊書八眉龜兆伯禹象形年光倒薤呂尚連錦周佚虎書史籀複篆伯氏㻌殳子鼎轉宿雖其屢變而俱本自然至於

相斯刻符趙魏芝英與古始離又變而爲上谷之羽人八分元岑之尚方徒隸與夫盱陽佐書主父行豪而或失其眞矣然其天地自然之妙猶或存者

能草者不能爲行能隸者不能爲眞眞行既得則或能今不能古其或極眞行備今古矣而胷中無千卷之資日用乏忠恕之行以涵養之則筆下自然無千歲之韻故雖銀鉤蠆尾人法具備特墨客之一長耳求其所謂落玉垂金流奕清舉者一點不可得也

蜂鬚集卷之二十八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一異

龔安卿曰池同水而魚各爲穴野同風而竅各爲聲故萬物不能以分氣百家不足以破道病夫執一廢百溺同而叱異是以持固而脉不可尋眇深而源不可會也非夫冝懷見一活觀無礙者孰得其殊途之歸哉故纂一異

還璞子摭書曰物固自分分之勞矣物固自齊齊之贅矣無分無齊不勞不贅消搖化㳒之不其貴乎是故

是非對待也死生摩盪也是是非非還之以大理死死生生因之以大氣是有非之者不是非有是之者不非生有死之者不生死有生之者不死萬物自造化造化自萬物是非自慕黃死生自晝夜靜若冬雷動若春雹生之以玄極行之以素逝是之謂大齊莊氏之旨其乃是乎則猶有不齊者方術之序見是非之猶未可齊也監河之吁見生死之猶未可齊也此之不齊誰復得其齊者雖然吾又安知不齊之非齊

又曰舌眼奮用不啞瞀髮之無功手足堪能豈病指膺之頑應

又曰見習漸人深於勤攫雖有智者漸浣不脫瀨而雪哉惟民之傑木之羽習其葉土之皮習其毛水有介鱗習其波沫雲物之衆各習其州方而况於人乎是以人之始胞也習胎惟母是哳其嬰也習乳惟保是知學語習音則唯居撫塵習戲則惟隣內習父兄觀所以率之外習師友觀所以成之此六習也朝夕惟紐皆有所以入之者矣而不知其然惟入焉而不

化結之而不釋守其成之說自以耳目見熟心識流積益峻其封而堅其壁此如蠓蚋習酸不足與言淳醞之味荼蓼之蟲之習苦也無以語甘蔗之腴惟彼民傑鑽心剞態挍擢疑錯氷釋其前滯風落其故穉潛悟大初前印丘索濬發無涯飛心八漠解其俗繫離其教束出無途入無門無途而不窮無門而不塞是以鏡玄獨朗隨物曲得非世之傑智其孰能然哉故學不可無習而貴破習習不能無見而要絕見絕見乃能冥見冥見而無不見矣

又曰名梁之丘有其人焉身生毛翰翾翔霄漢是謂羽化大荒之野有其人焉量山揣海變化妙解是謂蛻不逮迨及食氣之坻難終之國返魂之區鮮形之俗無不有而何疑神僊哉先正有云非真儒不足謂真僊非真僊不足為真儒愚亦曰儒之道不晦於神僊而晦於神僊之道不明僊之道不外乎儒者而外乎儒者之道不真易中庸之書儒之書亦僊之書也延陵子房孔明老夫之徒儒者也亦神僊也必若分別支離而不得其同歸一致之旨又奚以儒哉

又曰楊墨無害中之仁義必去楊墨以取仁義持仁義以取中者中之遠也夷惠無害時之清和必舍夷惠以求清和合清和以求時者時之過也老釋無害儒之道德心性必外老釋以辯道德心性分道德心性以辯儒者儒之陋也白圭欲學禹而不禹顏氏子同以一瓢之樂中伯樂之子欲以馬求馬而無馬九方得之玄黃體跡之不知是知道固大渾名無定色無方無偶誰主誰客大異以同大同以得無異無同無喪無得復歸於不測

李元卓曰夫即玅而觀醉者之忘車没者之忘水入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即驪而觀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真怒臂者之忘車轍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真而此僞乎道無真僞

又曰一石之微與太山均於成體一米之細與太倉均於成數一疊與大澤共虛一毫與馬體皆備此百家雖裂道於多方而大體未始有離也

又曰物物皆適囿於形體之累者不能逍遥物物皆

一列於大小之見者不能齊物以是賓賓與物靡刄於膠擾之地其生鮮不傷矣唯内無我若故能逍遥於自得之場唯外無物若故能齊物於至一之域夫然體是道而遊於萬物之間者彼且烏乎礙哉探形之始則天地與我竝生原數之先則萬物與我爲一

自物之無而觀之真常湛寂亘古而不去自物之有而觀之大化密移交臂而已失違此若即其流動之境了乎不遷之宗夫然遊塵可以合太虛秋毫可以約天地寄萬化於不化之有宜使負之而走將安之乎昧此者覽其有涯之生託乎必遯之地夫然而停燈者前焰非後焰比形者今吾非故吾雖使之執而留皆自冥冥中去矣

王雱曰聖人雖多其道一也生之相後越宇宙而同時居之相去異天壤而共處

王仲任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繇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事可知者聖賢所共

知也不可知者雖聖人亦不知也

羅泌曰天地之間信何莫之有乎奚物而爲常奚物而爲怪通之則物我一也不然吾值我非怪耶天下之物固不以自怪也必值我而後怪始未嘗識遇之皆可爲駭惑怪固在我不在物也

又曰北方有不釋之氷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殘刑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豈得謂之無耶聖人慮天下之狃於惑也是故窮天下之故賾事物之變推至道開徑庭以引之正然而祥[illegible]

蜚雉有戀載鬼之類尚筆之經是豈以夸世哉此其有以見天下之賾知鬼神之情狀者也

又曰荀卿有言詐人者謂古今異情是以治亂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云者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千世之傳乎彼詐人門庭之間猶挾欺也況千世之上乎以心度心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今古一也

觚圜殊合鉤繩異態雲泥變絕涇渭分流神芝朽菌嘉蕙芬蕕培塿方壺犨麋于都黃鍾缻缶折楊白雪

黃鵠之于烏吞舟之于魚瓊瑤之于石松桂之于木也

郭子玄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弊使暴虐之徒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徒使天下貪冐之徒敢行篡逆也

又曰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是非而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途而是非無患

又曰夫大小雖殊而放乎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遥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矣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乎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扶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是故統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爲短折耳故游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

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故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爲我聚死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爲我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爲一既覩其一則脫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組紼其心也

日月可覩而目不可見愛出於身而所愛在物天地爲手足萬物爲五藏故肝膽之別合於一人一人之

別合於一體也
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脣齒脣齒者未嘗相爲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性情爛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

夫體天地冥而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斯相爲於無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爲一體者無愛爲於其間也

陳子昂曰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惇貪信者疾僞智不爲愚者謀勇不爲怯者死猶鸞隼不接翼薰蕕不共器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僞勢不相知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趨向之分也

王子安曰言忘意得臭味相求目擊道存神明已接鄭僑之逢吳札無謂殊方阮籍之對嵇康自然同氣是以類乎方者按風雲於千里乖乎類者起山川於一面

辨正論曰靈鷲以容德希覩鼢鼠以醜懼潛形雖隱質事同妍媸異矣

化書曰胡夫而越婦其子髮面而矬足蠻夫而羌婦

其子拗鼻而昂首梨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以陰孕陽以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長以圓孕方以丹孕黃

若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物兩亡自他豁一虛心若是物無不同遺功若無事而不可

若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而非大大無不小則秋毫非小小無不大則太山非大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非小大是則小大異於同

大小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
公儀嗜魚屈到嗜芰雖非至味人皆共之與衆同也
文王嗜膳曾晳嗜棗膳苦棗酸二子共之與衆異也
嚴君平曰巢生而啄胎生而乳鳥驚而散獸驚而聚
陰物穴居陽物巢處火動炎上水動潤下
文子曰稱爲惠者生奸此法家之說政勝其民不附
其上此術家之說國之所以强者必死也此兵家之
說
不遷論註曰前風非後風故偃嶽而常靜前水非後

水故競注而不流前氣非後氣故漂鼓而不動前日
非後日故歷天而不周
莊子鮮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
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
非後形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
情共盡猶覩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
新論曰道若玄化爲本儒者德教爲宗道以無爲化
世儒以六藝濟俗無爲以清虛爲心六藝以禮樂爲
訓若禮教行於大同則邪僞萌生使無爲化於成康

則氛亂競起
張處度曰夫陰陽遞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母子相生
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静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
情故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遊之鼠木藏之蟲何
者剛柔炎凉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
聖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
象温凉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
能逆寒暑不能傷謂含德厚之和之至也故常無死
地豈用心去就而復全哉

又曰或疑丈人假爲形以獲蹕海童任和心而鷗遊
二情相背同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
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
物况自然冥至形同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
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群
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
明本耳
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
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西方有比肩

獸馬與邛邛岠虛比邛邛岠虛嚙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韓詩曰北海有獸名曰蟨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

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粗不同而迭爲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而事著脩之失度則跡顯而夔彰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雷氷反用器物蒸爍則飛煉雲沙以成

氷須得之於常衆所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祕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群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術數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顧眄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

禀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偽何也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鑿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愚惑若以顯昧爲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稱以形骸爲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淮南子曰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有苗與三危通爲一家夫目視鳴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内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視之萬物一圈

又曰脂顔玉理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之䰠醜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貿楊文之

婉姿炮羊煎鳴衆口之所嗜而文王嗜菖蒲之菹不易熊肝之味陽春白雪噭楚採菱衆耳之所樂也漢順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槌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鬱金紫蕙衆鼻之所芳也海上有逐臭之人不愛芳馨之氣

大絃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舍人異各有曉心

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斧斤椎鑿之各有所施也

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淵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

明月之珠蜃蠬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

永壽莫美乎上乾而殤子神僊莫美於淩虛而同之俏滯

蜂鬚集　卷二十八　十四

玉樹不林於蕪葮威鳳不群於燕雀

稚川子曰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宕人水居梁毋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井始休粮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欒令流尸而更生少千執百鬼張房縮地脉仲甫假形於晨鳧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爲斯事也

又曰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謂冬必凋而松栢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必無凉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温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或震動而崩弛水主純冷而有温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宜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牂牁有沉羽之流

傳物志曰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畜食水者龜蛤螺蚌以爲味不覺其腥也食陸者狸兎鼠雀以爲珍不覺其臊也

又曰寒鄉無絺綌之禮日南絶旃裘之律

陶靖節曰夫子没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世之

蜂鬚集　卷二十八　十五

源爲紀綱之儒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踈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絜淨精微之儒

又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忮於衆此宋

釧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
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背譎不同相
謂别墨以堅白此苦獲以齒鄧陵子之墨

夫一真常湛徹玅於是同玄萬聖秉機逵順以之殊
迹是以西闢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攺工無有異軫今
若括此二門原兹两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
淺之深資權顯寔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
河終無别味

紫氣騰真玄牝之風西被白虹沉化涅槃之蘊東流

譬羽驟霞影王京而凝衆玅津慈照寂啓金園而融
至道義冠空有理洞希夷祛濟塵蒙薰滌因果神道
禪教兹焉有徵

析疑論曰逍遥一也鵬鷃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
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爝火之侔日月浸灌之方
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豪一
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莛楹亂其横竪施厲混其姸
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絶其有封非
謂未始無物也

又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
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薰修以
成净美惡更代非繕尅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
因果顯乎中觀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去彼取此
得無謬乎

草木子曰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
傾水皆西流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
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故言性以實

又曰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之爲蚌生也儒謂

珠由内出生於蚌胎佛謂珠由外入寄在蚌胎

張融曰山崩鐘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不以同
象成親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
是雖忘有老如鶩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地
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冲其用登其
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
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玅得其一矣

又曰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
鳴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

楚越耳鳴常一鳴乎大滋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爲
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
顏延之庭誥曰爲道者出於僊法以練形爲上崇佛
者在於神教以治心爲先練形之家必就深曠反飛
靈糇丹石粒芝精所以還年却老延華駐彩欲使體
合纁霞軌遍天海此其所長及僞者爲之則忌灾崇
課粗頭混士女亂妖正此其巨蠧也治心之術必辭
親偶閉身性師淨覺信緣命所以反壹無生尅成聖
業智邈大明志狹恒劫此其所貴及詭者爲之則藉

髮落狎菁華傍榮聲謀利論此其甚誣也
二教論曰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緝脩誇尚滋章二篇
道德經上下二篇所以述作故擾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
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
處大庭之館居玄宮之室習無爲之道行不言之教
以謙挹爲德卑弱爲心專任清虛杜絕仁義務存嘉
遯委棄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建康莊之第
築碣石之宮闡儒學之宗弘文藝之術興邦制治導
俗訓民禮樂緝修憲章攸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也

孟景曰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景神化贍於無窮爲
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强號爲一在
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
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等級隨緣共遵
斯一
顧歡曰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
賒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
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
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

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
郭景純曰夫以宇宙之寥廓群生之紛紜陰陽之煦
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像
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
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
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
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
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蓋信
其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

莆龔安卿還璞子輯著

類物

龔安卿曰汰冗於至恬之域則身外物也抉精於至博之區則物内理也是以一物不隔之謂明萬物皆備之謂我則孰謂天下有可外之物而探賾遐照爲事外之經哉故篡類物

還璞子樵書曰南洲有鳥生於烈火之中北荒有鼠出於積冰之下西土有螻孕於金鐵之底東海有螳

育於巨石之腹夫冰火天地之至殺也而能生鳥鼠金石萬物之最塞也而實産螻螳孰知殺之而有以生塞之而有以通陰之有以陽死之有以活吸有以吹而虛有以實也造化於墟壑而揮鼓於翕伏也故無曰槁之而不華壓之而不伸却不前也朽不新也灰不然也縮之無以直而虧無以全也醎於淡堅於柔釆於玄聞於寂躍於潛垢於執復於寒水於蒸火於凉長於夢覺於昧形於想

又曰凡物在於化之中不自知其化也化之所出於與爲出化之所入范與爲入化之所遷莫不其然是故四虛六合中翔之類有以黄魚田鼠蝦蟇化者是爲鶉有以麥之根烏足之葉尺蠖之繭化者謂蝴蝶草合烟化爲螢菌載毒化而蜂石首之魚化曰寇凫百歲之鼠是化蝙蝠泳之類有以鳥化者謂鮂謂黄雀鮥有以獸化者謂魴謂白狼鮥帶化者鱉兎齧化者蟹千歲之鳥化爲蛤蠣服翼之化是名魁蛤動之族有以艸化者蚈乎蒿化者蛚乎竹化者虵木化者蝸梓化而牛松化伏龜蟛蜞爲鼠啄極之鳥化爲山

猪植之種有以山鳩化者名蘫菉浮石化者名薏苡孔肴化而枯樹伯驎是化枯草石燕在海遇鐵化爲珊瑚虎之猛有以玉化以鳥化以牛化以海鯊化以江漢之貙人化及牛哀氏之化馬龍之異有以芻化以雉化以水虺化以虎魚化及夏女子之化馬不特此也物之殖有以人化者阿紫成狐懶婦作魚彭父爲鹿山僧變虵帝女化鵲鶚望王變杜鵑孝子變伯趙齊女爲鳴蟬漁郎化爲白石伊母變成空桑孫恪之妻一嘯而入猿莊王宫人一旦悉爲野蛾而飛云

也人之靈亦有以物而化者老楓爲羽士黃雀而童子百羅變美人玃父化老叟久鉛成老嫗古桂爲璧膄千歲之狐是爲淫婦百歲之狼是化處女猩猩入十年是亦化人而食人也有化不相遠者韭之爲莧芻之成禾石變爲玉湏出於砂蟺之蛉雞而鳩馬或爲狐羊乃化狼男化爲女女化爲男也有相爲化者雀入而蛤蛤出而雀虵冬而雉雉夏而復虵鷹爲鳩鳩復反而鷹鷂爲鸇鸇旋化而鷂鷂積水而化鵰鵰積火而還化爲鵰人化而鬼鬼復化而人也一物而

化不已有之有一化而爲萬物一息而千古化有之有千古而化一息無物不生無息不流無流不化無化不極無極不返二神也四序也五氣也六精也化所化不自知知所知不自化出所入不自起入之所出不自止非夫冥通玄測還始體極之英孰能究其所以然而返其所以不然哉螻蟻雖微道中之一物神龍雖變氣中之一機故曰造化非天也達化非人也善化者非物運化者非時而化化非化也

王逸子曰屮有玄芝巨暢威喜木有扶桑梧桐松栢皆受氣淳美異於羣類者也任子曰鸞凰爲羽族之美麒麟爲毛類之俊龜龍爲介鱗之長梗柟爲衆材之最是物之貴也

擊珊瑚之樹枝枝好撒水銀之珠顆顆圓截瓊瑶寸寸是寶析旃檀片片皆香

石堅也鳩矢粟腐之玉堅也金剛入之金鐵堅也貘食之豹齒堅也羚羊角碎之

磨鐵致蛄汗鸛引兎鰻烟辟蠹蛤陽去伏磁石引鍼江珠掇芥戎鹽積卵獺胆分巵鼉脂然鐵翡翠屑金

蟾肪軟玉人氣粉犀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漆得蟹而解麻得漆而沸桂得葱而柔樹得桂而槁金得伯勞之血則暗鐵得鸊鵜之膏則明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而枯

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掘地得豚名曰邪掘地得人名曰聚

贔屭音備費　其形似龜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吻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

吼吽有神力故懸於鐘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蟋蜴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蠻蛑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采故立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虭蛥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

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

海青鷙鳥也而獨畏燕象猛獸也而獨畏鼠蜈蚣毒蟲也遇蝸篆即不能行蚖蛇長物也見蝍蛆則張其口刺蝟能擒金蠶之鬼蠱趯鼠能致猛虎之蠹死鷙飛則蜮沉鵙鳴則虵結鸛俯鳴則陰仰鳴則雨孔雀辟惡鴆鷸厭火鶖能驚鬼水母生兒無目龜鱉生兒無耳鶴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烏無胃肺蛤蚕無藏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育聒抱者鵂鶹鸛鵲也影抱者龜鼈黿鼉也鹿嚼豆苗可解烏毒雀卵文

葉可奪燕巢

欨毛（今鹽草）霑溺立消班腫之毒象胆揮黏乃知藥有情異鮭魚棒樹立便乾枯用狗塗之便當榮盛（以大膽灌之棒魚處立如故也）無名止楚截指而似去甲毛聖石開盲明目而（如口）雲離日當歸止血破血頭尾效各不同雞子熟生足聽不眠立擴弊萆淡鹵如酒霑交（今窰柷緻伎又云文加技）鐵遇神砂如泥似粉石經鶴糞化作塵飛欨見橘花似髓斷絃折劍遇鸞血（以鸞血燒作膏）而如初海竭江枯投游波（鸞子是也）而立泛令鉛拒火須伏脩天（補天石）如要

形堅豈总紫背（有紫背天葵如常食葵葉祇是背紫面青能堅鉛形）留砒佳鼎折全賴宗心（別有宗心草今呼石竹不是食蛙者恐其草出欽州生桑多虫歎此）得芹花（草名立起其形如茴藥花色青可長三尺已來葉上黃班色味苦澀堪用疳蟲立住火）立便成庚硇遇赤鬚（今呼為虎鬚草是閃莨硇砂即生火除）水留金髙水中生火非猾髓而莫能（海中有獸名曰猾猾以髓入在仲中其油沾水水中火生不可救之用酒噴之即延勿呈下收）長齒生乎賴雄鼠之骨末（取雄鼠脊骨作末揩齒折處即生）鬚眉墜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雖有五花而自正（五加皮葉有雌雄三葉者為雄五葉者為雌須五葉者作末酒浸飲之其目雖者正）脚生肉欨視繫若根（取莨若根繫視帶上感應永不痛）囊皺旋多夜煎竹

木一多小便者夜煎草薢一件服之永夜不起體寒腹大全賴鸕鷀腹大如鼓米飲
調鸕鷀末服立估如故血泛經過飲調瓜子甜瓜子內仁搗末去油飲調服之立
絕咳逆數數酒服熟雄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服立定遍體瘮風冷
調生側附子傍生者曰側子作末冷酒服立差也腸虛瀉痢須假草零搗五
倍子作末以水下之立止熟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伏
硝硇二石於乳鉢中研作粉同煅了酒服神効也益食加膓須煎盧朴煎逆
水蘆根並厚朴二湯服也强筋健骨須是蓯鞭蓯蓉并鮮魚作末以黃精汁丸服力
倍常十駐色延年精蒸神錦服黃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甑中蒸七日了
以木蜜丸服顏如幼女知瘡所在口點陰脎陰脎即是甑中氣始少許於口中即

知腑臟所起直徹至住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甘皮酒服口瘡舌折
立愈黃蘇以根黃塗蘇炙作末含之立愈腦痛欲亾鼻投硝末納鼻中
心痛欲死速覓延胡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立愈
雖有尊樸之雄雉有擅澤之驕蟻有乘弱之智蜂有
攻寡之計蝎蠆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逆網羅貊
共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
淮南子曰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
蟬無口而鳴鶴千歲亦極其樂蜉蝣朝生暮死亦盡
其樂符子曰鼇之冠山蟻之戴粒其於逍遙一也草

木子曰夔一足猩猩兩足狗馬四足蜘蛛六足螃蟹
八足蝍蛆四十足蚿百足多者不見其有餘少者不
見其不足是之謂惟蟲能天也或曰尺蠖蜉蝣同出
於陽而不爲尺蠖之鳴黃雀蜻蜓同翔於空而不爲
黃雀之舉鯤魚蝮蛇同潛於水而不爲鯤魚之化此
豈限於物力哉氣使然也故蜉蝣之安於嘿蜻蜓之
局於飛蝮蛇之困於游彼亦烏知尺蠖之鳴黃雀之
舉而鯤魚之化也惟不知故以類羣而不毒是萬物
之淑慝皆以無所知而能相安也

天老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太
陰之草名曰鉤吻即冶葛入口立死人信鉤吻之殺人
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
椒薑禦瘟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黃精與术
餌之郄粒謂之米脯
寶玄經曰茯苓治少胡麻即巨勝治老合以齋戒服以
朝早卉醴華腴容也火精伏苓水寶胡麻和以爲一還精歸
道
集僊錄曰夫茂實者翹春之明珠也巨勝者玄秋之

沉靈也丹粟者盛陽之雲芝也茯苓者絳神之伏胎也五華含烟二氣陶神調安六氣養魄護神

僊藥有流淵瓊魚白水靈蛤圓丘紅李(一曰紫柰)八天赤韭玄都綺葱紫華虹草東瀛白香滄浪青錢高丘餘糧青津碧荻琅玕曲晨之液八瓊九華之丹

大上藥有風實雲子玉津金漿冥陵騏膳炎山夜日東桑扶桑之丹椹俯桑長河之文藻太真紅芝九色鳳腦有得食之後天而老次有斑龍黑胎閬風石髓蒙山白鳳之腑靈丘蒼鸞之血有得食之後天而逝

次有九丹金液紫華紅芝五雲之漿玄霜絳雪若得食之白日升天其下藥有松柏之膏山禾姜沉精菊草澤瀉枸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黃精草類煩多若有數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

肉之美者猩唇燕胛㮣腴麋腱豹胎象節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河隈之鮴灌水之鰩東海之鮞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具區之菁會稽之菰夢澤之芹和之美者陽濮之薑招搖之桂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果之美者江浦之橘雲夢之柚

一丈三節簾一歲一花梨

葉子奇曰凡物得氣之盛者必有異於物龍之異以骨能吸精龜之異以殼可先知犀之異以角有星象蚌之異以珠故胎月麝之異以臍可通竅鹿之異以血角能補氣獺之異以肝月生葉而祛瘵猩之異以血可染物而不濡麟之角鳳之嘴其異可爲膠以續斷絃劍玳瑁之異以甲魦魚之異以皮象之異以牙翠之異以羽是皆可爲珍飾之用物固然也况聖人全備天德之盛者不有異于人哉

又曰鴈順陰陽而南北魚順陰陽而上下鶯燕蛇蛙順陰陽而出入鱗蟲有蟄龍蛇是也羽蟲有蟄鶯燕是也毛蟲有蟄黃鼠是也介蟲有蟄黿鼉是也

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猶善豫貉善睡貍善擬駱駝善知水泉象善知地虛實

雉性廉狼性貪鼠性疑豺性殺麋性迷惑麕性驚散鹿性警防兔性跳躑羊性淫而很豬性卑而率䴉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

龍與馬交蛇與龜雉交蝨與蛭蚓交蜈公與促織同

處瑣𤦌腹蠏鳥鼠同穴

小爾雅曰鳥之所乳謂之巢雞雉所乳謂之窠兎之所息謂之窟鹿之所息謂之場淮南子曰螘知爲垤貛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陰以防雨景以蔽日

鳲鳩性一而慈祝鳩性一而孝烏得食而返哺雞得食而呼羣騶虞不殺麒麟好生此物之有仁者也鹿能觸邪鷹不擊伏鶻縱燰爪之禽隼釋懷胎之鳥鴛鴦思偶而死獺赴類而斃此物之有義者也豺祭獸

獺祭魚蜂蟻必宗其君雎鳩不亂其匹羔飲乳而必跪其母雉鳴雊而必推其雄此物之有禮者也狼卜食向虎虎奮衝破蛇蟠向壬鵲巢背歲燕伏戊巳蝠忌庚申狐潛上伏狨自斷其尾麝自決其臍羣鹿環角而外衛羚羊懸角而木棲鸜鵒畫印而開穴鸛禹步而發蛇鴈設奴而警察鷺偃絲而啄魚螳蜋隱葉而捕蟬蜘蛛布網而籠蟲蝍蛆禁蛇蟯蜋轉丸溪鷘勑邪蜾蠃祝子狐聽冰鸐知雨此物之有知者也玄鳥以春分來秋分去丹鳥以立春來立秋去伯趙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以立春鳴立夏止此物之有信者也

龍蛇蛟螭狙猬鼉鱉皆能竟冬不食之時乃肥於食時也且夫一致之善物多勝於人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擄九鴈以正時帝軒俟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而知月終歸知往乾鵲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性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鸑鷟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

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蟲假

翼川蛙翻飛水蠆爲蛉苻苓爲蛆田鼠爲鴽腐草爲螢鼉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嫗爲黿枝離爲柳秦女爲石其何故哉（枝離一作滑錢）

猿有手可以捕鼠而掣於鼠鹿有角可以觸犬而掣於犬雞食蜈蚣而蜈蚣食其肉蚊嘬鼈目而薰蚊以鼈骨

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虱齧鶴青腰食虎此以小制大也濯錦以魚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浣布以灰此以

賊制貴也
鼈皮殼甚銳蚊小螫之即斃鶺鴒飲水數升不足鱷
鮹入口若露而死鼈畏葱蛟龍畏鐵巴豆毒魚礬賊
鼠桂害獺杏核殺狗
鷹鸇能搏鴛鴈而反受制鵁鶄崖鶻能搏鶴鷺而不
能得燕非其力不及也智不及也
師曠曰歲欲豐甘草薺也先生歲欲儉苦草葶藶先生歲
欲惡惡草水藻先生歲欲旱旱草蒺藜先生歲欲潦潦草
蓬也先生歲欲病病草艾也先生歲欲雨雨草藕也先生

一切飲食無非殘者如乳爲犢殘蜜爲蜂殘水爲魚殘
殘華爲蜂殘果爲鳥殘
馬鳥名也能獸名也乙燕名也爲猴名也雖蟲名
銅器以炭瓶畫之則裂鐵器以膽礬擦之則如銅錫
器以水銀揉之則如泥銀器以硫黃燒之則如鐵中
冷泉錫器盛之則漏水之至精者也昆吾之刀切玉
如泥金之至精者也沉香遇水則沉木之至精者也
金剛鑽可以錐石石之至精者也
愛犬馬者貴其識恩嫉梟獍者惡其反噬

鷹化爲鳩本心頓盡橘變爲枳前味永消
鄭夾漈曰凡鴈鶩之類其喙褊則其聲關關雞雉之
類其喙銳則其聲鷕鷕此天籟也凡牛羊之屬有角
無齒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齒無角則其聲蕭蕭
亦天籟也
依殼而生曰卵含藏而出曰胎假潤而興曰濕無而
忽有曰化胎因情有卵爲想生濕以合感化以離應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
者眼無胞故不瞑化生者眼無竅惟有黑點爾胎生

者九竅卵者八竅卵而陸生者自能開閉卵而濕生
者不能矣化生者非胎非卵隨氣化而成鱗蟲皆卵
生惟海鯊胎生故最巨草木亦有四種之異其可插
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也荷芡濕生也
芝菌化生也
搜神記序曰食穀者智慧而文人是也食草者多力而
愚麋鹿食桑者有絲而蛾蠶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食土
者無心而不息蚓食氣者神明而長壽龜龍不食者不
死而神僊大腰無雄龜鼈細腰無雌蜂無雄外接無雌

外育三化之蟲先孕後交蠶也兼愛之獸自爲牝牡類也
寄生因夫高木玄蘿託乎茯苓木株於土萍植於水
鳥排空而飛獸蹠實而走蟲土閉而蟄魚淵潛而處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時者親旁則各
從其類也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江爲蛤
千歲龜黿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爲美女千歲之蛇
斷而復續千歲之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春分之日
鷹化爲鳩秋分之日鳩化爲鷹時之變也故朽草之
爲螢也稻之爲蛩也麥之爲蛺蝶也羽翼生焉眼目

成焉心智存焉此自無知而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鶴
之爲麞也蛇之爲鼈也螢之爲蝦也不失其血氣而
形性變也

有情化有情水蛭化蜻蜓有情化無情蚯蚓化金星
無情化無情柳絮化浮萍無情化有情腐卉化飛螢
發蒙記曰蛇生積灰蜂出蜘蛛腐木爲螢火蠐螬出
朽芻

驪龍吝珠犛牛愛尾孔惜翠羽麝護香臍
孔以聲交而孕鵲以意交而孕鸕鷀以足交鵁鶄以
睛交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烏鴞
傳涎黿鼉伏乎其陰鸕鷀孕乎其口龜鼈相顧神交
也鶤鷄相哢氣交也陰陽相摶不根而生之菌燥濕
相育不母而生蠐螬

路史曰嚶嚶草蟲趯趯負螽黿鳴洋濕鼉應淵中馬
鼈截玉梧桐斷角承石取鐵毒冐喻蕕娠臨門彩味
蔑婦在軍皐鼓噎嬰兒號母乳泄匏血動痼疾發蠶
餌絲而商絃絕緣類而升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狼狽
嚙鶴鵲矢中彙彙使虎伸虵令豹止摶勞施蚫守宮

羿臺唐郎捕蟬蝍蛆甘帶故曰道之制在人人之制
在氣

神農經曰毒物有五一曰狼毒占斯解之二曰巴豆
藿汁解之三曰黎盧甘湯解之四曰天雄大豆解之
五曰斑蝥戎鹽解之博物志曰中諸毒藥已死者取
生鴨斷頭以鴨頸內病者口中得血三兩滴入喉中
即蘇也

人啖豆三年則身重難行止啖榆則眠不欲覺啖麥
稼令人力健行飲眞茶令人少睡常食小豆令人肥

肌麄燥食燕麥令人骨節斷解食燕肉不可入水爲蛟龍所吞食冬葵爲狗所齧馬食粟則足重不能行鴈食粟則翼重不能飛

續博物志曰木日造麴而酸水日造醬而蟲九焦日種穀不生牙六合日遣鬼鬼不去火日安蜂則蜜苦土日種麻則不生博物志補曰酒醋遇弦而生涎糟醬觸潮而作湯雞膽日中則黄正日昃則黄偏

十二屬各有不足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兎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臂雞無腎犬無腸猪無肋

博物志曰山有沙者生金有穀者生玉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爲車馬中芝爲人形下芝爲六畜酉陽雜俎曰山上有葱下有銀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薑下銅錫山有寶玉木旁枝皆下垂地鏡圖曰寶物在城郭丘墻中樹木爲之變視柯偏有折枯所向寶在其方凡有金寶常變作積虵見此便脫隻履若衣以擲之溺即得凡寶藏忘不知處以銅盤盛水着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金樓子曰翠飾羽而體分象美牙而自焚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膏以明而逐煎桂以蠹而成疾

吳都賦曰猩猩啼而就擒巂巂咲而被格

鐸穴由於足響熠燼起於多明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犀以角亡麝以臍獲猕以皮刺龜以甲折狨以尾斷貝以背裂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埤雅曰羽毛之美莫美於鷩以其美鷩焉互物之美莫美於鱉以其美斃焉是以物惡有其美也禽經曰霜傅强枝鳥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鳥以文死者多

又曰鶚生三子一爲鵰鸛生三子一爲鶴鷹鶚之子或爲鵰鸞夏雀生鷂楚鳩生鶚然則以瞽叟爲父而有舜以舜爲兄而有象豈足異哉

僊經曰世有靈檀則百事可圖世有神爪則百事可廢藏經曰深山有寶名曰上勝人若得之則成福

韭生於陸謂之草鍾乳芡生於水謂之水硫黄

禽經曰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鷄以嗔睨鴨以怒瞋雀以猜瞿燕以狂盼鸜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饑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

苗石史曰人雖最靈而禀性含氣同於萬類故吉凶兆於彼禍福應於此漢祖斬虵而驗秦之必亾仲尼感麟而知哲之將萎夷羊在牧殷紂以滅鸜鵒來巢魯昭出奔鼠舞端門燕刺誅死大鳥飛集昌邑以敗是故君子虔恭寅畏動必以義雖在幽獨如承大事知神明之照臨懼患害之及已

西京雜記曰目瞤得酒食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行人至蜘蛛集百事喜故目瞤火花則呪之乾鵲噪則餧之蜘蛛集則放之

白澤圖曰厠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灊財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精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而無髮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福又火之精名曰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又千載木其中有蟲名曰賈詘狀如豚有兩頭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間生精名曰必方狀如烏長尾此陰陽變化之所生又玉之精名曰岱委其狀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匕刺之呼其名則得之又金之精名曰倉𥜹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水之精名曰罔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又故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之宜飲食又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虵一身兩頭五采文以其名呼有使取金銀又故廢丘墓之精名曰無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操杵好舂以其名呼之使

人宜禾穀有故道徑之精名曰忌狀如野人行歌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又故車之精名曰寧野如軸車見之傷人目以其名呼之不能傷人目又在道之精名曰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臼之精名曰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井故淵之精名曰觀之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又絕水有金者精名侯伯狀如人長五尺五綵衣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臺屋之精名曰兩貴狀好赤狗以其名呼之使人目明又左右有山石水生其澗

水出流千里不絕其精名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飲食又三軍所戰精名曰賔滿其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人則轉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水石者精名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人入水取魚又丘墓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鬪不休爲桃棘矢羽以鵄羽以射之狼鬼化爲飄風脫履捉之不能化也又故市之精名曰問其狀如囷而無手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室之精名曰孫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

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山之精名夔狀如鼓一足如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狼豹又故牧弊地之精名曰髠頓狀如牛頭見人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夜見堂下有兒被髮走物惡之精名曰溝以其名呼之則無咎又百歲狼化爲人女名曰知女狀如美女坐道傍告丈夫曰我無父母兄弟若丈夫取爲妻經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逃走去又故溷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則知愧則去也上圖全夾山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桐魚鳴鼓牛胆鳴釜冢灰傳漏匠湯引婦鵙技速語啄不愈鷸堂郎之氣含之出火丘蚓之塵背之起霧結巾投地而兎走箴綴丹帶而虵去狗舐蘿而噎生蓬生地而沙不聚萬應不齊固亦有其故矣蜡切玉楠明珠油鑽針薑解茶常化牛鹽消瓜甘草硬角木賊軟牙麗油以蜜碳湯以茄新灰栒䣁然㮇絲雖盍不得而詳也今夫甦䰍裂毒硫盃毀執楷線不爇神砂碎鐵雨將至七絃緩大風起痼疾發投醪卒士望梅止渴旣呼出而響隨亦形休而影滅以至駝烟殺蚊

犀火照恠勃荷醉猫皂莢宜蟹麻得黍而涌酒得麻而敗蒲荷增油阿膠止濁犀株離水弊笓压鹹青螞還錢石灰正膠屠狗者狗逐之屠牛者牛觸之理固可言君子舉其一隅淮南劉安之術未必能多而頭陀小人得其一二每以之而行惑固不可不識也菊不落英黄州菊獨落英楊柳春榮冬落蜀都楊柳經冬不凋竹歲一笋嘉定竹月生笋海棠無香四川海棠香而實茄子根幹歲易廣東茄子宿根二三十年枝幹如樹天地生物不同如此

木皆中實也而娑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也而廣䉶竹則中實膽苦也而蝟膽甘蜜甘也而楝蜜苦草有莘與藟獨食之殺人合而食之則壽金錫兩柔合而煉之則剛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反濕

飛者以翼而聆鼠以其尾馳貂以其鬚飛鳴者以口而蟬以其翼行者以足而蠐螬以其背扱子以其身倒行聽者以耳而龍以其角牛以鼻視者以目而水母又以借其蝦走者以足而狽以借其狼駈虛又以

借其蛩蛩

藹香太苦而氣涼止煩懣若納之風前令人氣爽蕓香太辛而氣躁驅逆鬱若置之修途令人氣通至於棋香碎水黃香湯臟麝破氣砂脩神朮解濕萬洩精夫誰非得五地之偏而就五方之雜者乎劑而用之其在人哉

寒蟬吸風犀牛望星老蚌淑珠頑石懷瓔蠂翅開闔螢熠熾明貓睛舒斂麋尾逆升稻花凝露葵草傾誠孕環老兎吸月狐精牛之盲黃龍之蟄神甜瓜脫蒂海核生仁是皆與天地之氣相應也

辨異雜文曰妙植有五妙禽有七怪獸十怪蟲十二此世之所不經見而乃世所目濡者濕桂夜芳寒梅冬熟紅桃雙實棗柰四胎以爲耳目之前則甚異文雉雌守鵲鷂生鵰鵬復小鳥鴟雀擊鸇燼鷹伏鸛風火之性頓殊喜鵲呼晴陰陽之聲大異至於動順相感而麟生飛躍相搏而龍化蟲化而成虎木化而成熊猩猩得水而受孕狡兎映月而成胎冬至虎交而豹變立夏麋解而生蓉猱猿雜而通心名異狐狸煉而形色爲殊毛蟲名影射影亡人鯽蚕積氣吐氣朽

物蚊蝱聚草以化螢草虱因流而成蝙蝠血風蛭雨蜻異色蠓蚨子母早暮相尋螢夜照蟋晝伏蟷柔克蝠剛來天下之相反相成性生形立隨所聚而各異大抵然也何必耳目之前何必覩記之外

莫謂碧荔輕果名已列於神書詎信蓀香薄味氣已沉於冊府朱草降根自淑地黃花植色于常崑人孰不識之而四物之顯用藏奇則固有盧扁寶以爲珍孫黃收以爲異者而乃以尋常失之夫何必搜怪於海外之芳花而三山之異種者哉

蜂鬚集卷之三十

莆龍安卿還璞子輯著

摭餘

還璞子樵書曰古今士習大抵相沿而稍變之其沿也不得不沿而其變不得不變漢猶秦之沿也至魏則兩懸矣非變自魏也自漢而漸之其勢然也魏猶漢之沿也至晉則遐絕矣非變自晉也自魏而漸之其勢然也其變於上自始基變於下者自中葉自古迄今未有不然者也周而下漢晉唐宋其最盛也然

而漢習尚氣唐習尚情晉習尚奇宋習尚正其間學術文章風聲耳目未有外者至我皇明又其最盛者也而其尚習則合四代而兼有之然而氣不能過漢情不能迢唐奇正兩行即亦不能邁晉宋約而論之則今文惟有晉宋二流爾其人品各不相問其學術文章不相有風聲耳目不相聆人皆謂二代實相左其有為壚梅不察也何也晉高者近古狂宋之嚴者近古矜所以晉達非以軏世而探其名理亦有以發心宋守足以專立而徇其支粘或反以障悟必明微握會高觀今古得晉之曠易斐然者而文以禮得宋之沉實不苟者而文以樂略其形能而去其崖執是不襟袖江左而自奇不唇吹關閩而自正浩氣凌三漢而高情薄兩唐又豈四朝人物得而囿之哉惜乎其沿不知異變不知同囿於晉唐者而不明風雅之源囿於漢宋者而不貫經術之一則有求眞學於四代之季已為反出之末流而𠑽襲其涯滴謂眞派正不其誤哉

又曰文欲奇行欲平意欲遠情欲近智欲其變守欲

其恒志欲其秉強氣欲其訓柔語欲致其約辯欲致其詳採欲得其衆思欲得其專文之奇也以行遠行之平以儀世意遠也有以脫塵情近以和俗智變以因應守恒則久功志秉强也以立事氣訓柔者以研心語致約以封中也辯致其詳以証眞採欲得衆為有以茹實思欲得專為有以精用也

又曰智有二一曰世智役役一曰道智蒙蒙世智如水道智如風風因樹響水逐溪悞世智如熱道智如寒熱無不洩寒無不伏道智如乙世智如蠶乙之来

也已去也已拙取而易與肉不中組毛不中飾不入
花樹翺翔屋宇而無萌人害蠧爲人生爲人死需世
求顚畢身爲效巧善依物美飾世觀總不萌乎人愛
孰知爲水爲熱爲蠶之智之爲奔生逐命之求也又
孰知爲風爲寒爲乙之智之爲貞命昌生之適也彼
烏知奔生逐命者之爲以智自愚之無益於智彼又
烏知貞命昌生者之爲以愚成智之無損於愚也
又曰物無不蟲生無不蠹水險也而蟲溶土塞而蟲
蠕木脆蟲居金堅火烈也而蟲出天蟲有蝦蟇地蟲

有蛟蟒人有蠻虷無蟲不生無蟲不殺此蠹嚙之漸
也惟不受蠹嚙之漸者明虛粹極物無從蝕彼得而
蝕之其有以自蝕乎其有不得不蝕乎故曰憧憧者
心之蟲擾擾者政之蟲波波者世之蟲聽之無聲有
螻蟻之雷霆視之無形有乾坤之野馬大道以宇宙
爲蜉蝣至化以陰陽爲鬬鳥易曰形而下謂之器形
而上謂之道器故受蠱於山風道不受蠹於宇宙非
明虛粹極則與物淆矣與物淆則與化眜矣惟不淆
物故萬物朽而常新不與化眜故萬化沉而不朐

梁簡文曰露下若飴泉浮如醴桂薪不斧而丹甑自
熟王阜詛牵而銀甕斯滿河光似罍樹彩成車盤盂
四照畢陌五色神明磊落徵祥布濩金鱗鐵面貢碧
砮之賝航海梯山奉白環之使戴日戴斗靡不來王
太平太蒙無思不服
地芝候月天苹逆風萬符集祉百神啓祥黒丹吐潤
朱草舒芳珠懷鏡像星含喜光夜池下鶴高梧集凰
赤熊旦繞素雉朝翔觀王伯友訪道西王
澤漏無底化行靡外洛河鏡淥碧海調風停瑞氣於

二辰汎祥烟於五節鱗羽被解羅之澤黎元沐仁壽
之慈
陳蒼留反衷之化淮海高墨憤之聲威漸黄支化行
赤谷南通舜王北平尭柳朝鮮航海夜郎款塞
太平廣記曰上世瑞應氣物阜異朱草醴泉翔鳳芔
露景星嘉禾蓮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
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畊者讓畔行者讓路五日一
風十日一雨
王者盛德則赤兎至清明尊賢則玉馬至王者孝道

則天鹿壽獸五色光輝至赤熊見姦宄息佞人離則出王者
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主子孫繁息白烏下王者旁流四
方則白雉見王者慈著天地則三足烏至王者動作
應天時則赤雀啣書來王者奉己約儉尊事耆老則
白雀見王者德及高遠則比翼之鳥至
王者德至淵泉則醴泉出一曰白泉王者清淨則浪井出
有僊人主之不鑿自成曰浪井王者德至山陵則阜出萐莆
王者政令均平則華苹生王者德至草木則朱草生
人君德合乾坤則蓂莢一曰曆莢生王者德至於地則嘉

禾生一曰聖米王者節敬依禮度親疎別則秬秠生一稃三米
王者宗廟至敬則福草生於廟一云禮草王者有德則福
卉生王者禮備則威緌一名威蕤生太平之代屈軼生於
庭一名指佞草王者孝道行則延嘉生王者仁義行則紫
達生一名朱脫王者得禮之制則澤谷之中生赤木王者
庶姬有序男女有別則賓連闊一名賓連一名賓連闊生於房
王者使賢不肖位不踰則平露生庭一名平露樹名也
見竅木浮而置舟觀魚翼而創櫓視雉尾而制柂觀
飛蓬而爲輪放蜘蛛而結網法蜾蚌而閉户觀鱉制

帆燃草爆竹起於庭燎
晉輿服志曰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
而玄黃異采見秋蓬孤轉杓鷦旁建乃作輿輪而方
圓異則遇物成象觸類興端
爾雅翼曰璅蛣腹蟹水母目蝦微物之相爲用有如
此若何必齧耳之獸迭望之民乎故曰伐木而寄生
枯芟草而兎絲死川蝌不歸而蛣敗桑木見斷而蠹
殄
纍香故紙繫魚斷索皆因因緣以興罪福

皮子曰鳳不字梟蘭不茁蕭薺土之植無腴而耳株
之實無苦其由然也是故言善者稽其世贊德者本
諸先
路史曰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届而無四
時昏晝之辯有聖人者游於日月之都至於南垂有
木焉鳥啄其枝則粲然火出聖人感之於是仰察辰
心取以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
正部曰皎皎練絲爲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蘗則黃得
涅則黑

王仲任曰齊郡能刺繡恒女無不能者襄邑能織錦恒女無不巧者目見而手狎也

脂非火積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涸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芝草而兎絲萎

秦子曰虎能雄猛不可以託麂鷹能飄擊不可以寄雛

頭蝨著身便變而白身蝨著頭漸化而黑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在乎所漸也

佐祭者得嘗救鬭者得傷蔭不祥之木者爲雷電所

撲也

萍之依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爾鱗被物有常託孰知所自

蘭室改蓬心栴崖變伊草伊蘭葉在栴檀林其葉則香丹青有必渝絲絲皪豈常皓曲轅思繩直詭木遂雕藻一簣或成山百里倦中道

阿育王曰與賢相近如香著紙與惡相近如臭著草是故經言近賢成智近愚益惑

又曰無知無善識惡友損正行蜘蛛落乳中是乳轉成毒

葛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爲之寢斤小鮮寄身於龍池而漁父爲之息網蚊集鷹首則鳶鵦不敢啄鼠住虎側則貍犬不敢議

心賦曰如䖟附翔鸞之尾逈登丹漢之程猶聲入畫角之中出透重霄之外

如谷應聲語雄而響厲似鏡鑒象形曲而影凹

法句經曰芭蕉以實死竹蘆實亦然駏驉生妊死士以貪自喪

枕中論曰岳立爲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負趨而弗停吕梁猶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驚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

莊子註曰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爲先物而陰陽者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爲先之矣而至道乃無爲也既以無爲矣又奚爲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則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與物無傷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物皆當非爲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義夫悲

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

請問夫造物有耶無耶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無形故明夫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之言造物

夫以蜘蛛蛣蜣之智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

萬物各有能也

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矣僞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智不倦以困其百體所行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害所不知也

智之適物物之適智形有所止智有所行智有所守形有所從故形智迭來相爲逆旅也鑒影而鑒亦有影兩鑒相鑒則重影無窮萬物入於一智而智無間萬物入於一物而物無朕天在心中則身在天外心在天内則天在心外迩遠而思親者往也病而思忌

老來也知在物爲物物在智爲智

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爲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巧者有爲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爲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爲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倕也

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

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食穀而鄙農夫衣帛而笑蠶女

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源

珠碎無土色玉墮無瓦聲劍折有寸利鏡破有片明

鍾山之玉泗濱之磬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虧衡陽之林岱陽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藝拱把不爲之數江湖之涯渤澥之岸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

蓋俗有所不能則僞行尊世有所不識則僞物售人有所不知則僞書出

妙必假物而物非生妙巧必因器而器非成巧故畫以摹形質立而文施言以寫情實足而辨敷

兩葉掩目則冥默無覩雙珠填耳必寂寞無聞葉作
目蔽珠爲耳鯁二關外擁視聽內隔固其宜也奕秋
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乍而聽之則奕敗矣非奕道
暴深情有暫闇笙滑之也隸首方筭之時有鳴鴻過
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
三五難筭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心在笙鴻而奕敗筭
撓者是心不專一遊情外務也
蟬之難取而黏之如掇卷耳易採而傾筐不盈專與
不專也

左轍黃帝臣見帝升天刻像朝之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句踐思賢
鎔金而圖范蠡丁蘭久孝剞劂以代親顏在資仁綵
壁而圖聖
威力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己詐窮則道屈
故趙孟懷忠匹夫懷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
天機經曰瞽者善聽神不離於耳聾者善視心不離
于目其爲聽也神則專耳其爲視也心則專目耳之
與目迭爲用
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干羽舞而三苗服鷹翔

川魚鱉沉飛鳥揚必遠食也
乾草枯骨衆多獨以著龜何龜之言久也著之言耆
也此禽獸草木之久而能知吉凶也
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以筋力致也天地所
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瑇瑁碧玉珠
文采明朗澤若濡學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
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
物理論曰夫蜘蛛之羅蜂之作巢其巧妙矣而況於
人乎故工匠之方規圓矩出於心巧成於手迹非曆

敏精容孰能著勳成名以周器用哉
文子曰明天地之道通人情之理大足以容衆惠足
以懷遠知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
義信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爲儀表
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以守約作事可法
出言可道人豪也守職而不廢處事而不比見難不
苟免見利不苟得人傑也
傅子曰鴻不學飛飛則冲天驥不學行行則千里尸
子曰虎豹之駒文采未成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鷟

羽翼衣合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

無如子曰玉石相攻玉漸靡焉而或益之潤金火相守金則流矣而實益之精逆境當前詎非磨瓏煆煉我哉吾寧爲金玉則無畏石與火

祝石林曰九技藝無雅無俗無不益無不損得之者釣令人靜射令人正奕令人專毬令人動失之者琴心且以挑淫詩書之道且以文奸一雨露也芝蘭得之以發其馨香荊棘得之以長其芒刺

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瘣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

龔慎儀曰一戰而九勝亦一敗之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之何補人自稱勝國自見強蓋揣于此而不揣于彼經其成而不經其敗也

張平子曰視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阻者達物僞故能一貫萬幾靡所疑惑

登崑閬者必培塿於衆山游溟渤者亦坳塘於澥

應龍徐舉顧盼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鏤螘怪其無階而高致駑蹇驚其過己之不漸也

如楚在新如鶴在鷄衆花盡處松千尺羣鳥鳴時鶴一聲

陸農師曰山鷄有美毛彩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翟雉長尾而雪降惜其尾棲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蓋文之溺物也如此然則士之涉世不能忘己之美而至於以文滅質亦已惑矣

芙蓉山有鳥其名曰鵜愛飛顧影不自藏爲羅者所

得士之罹於世網皆由不肯自藏耳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不止者利祿聲色之於人往往甘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哉

林縶則匠入珠美則蚌裂石含金者焚草任藥者掘刃利則先缺絃衰則速絶用以適己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灾也

夫爲爲者不能爲而爲者自爲耳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爲耳不爲也不爲也則爲出於不爲矣爲出於不

爲則以不爲爲主知出於不知則以不知爲宗是以真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絶而爲名去也

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或好智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乃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殭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

其知養所不知也

王仲任曰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廬宅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

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痼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

齊語曰五德更紹帝迹所以代昌三正迭隆王度所以啟耀世有質文時或因革其資元膺曆經道振民固以異術同軌殊流共貫若矣

應瑒曰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摛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於皇代

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夫和氏之明璧輕縠之袿裳必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宮房豈爭牢偽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不能所以答郊勞也寡知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左傳魯昭公如楚孟僖子爲介不能答郊勞後乃講學之齊慶封來聘叔孫與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泫其華蓮出渌波飛塵不能污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

遠公曰神也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粗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

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絶境謂之泥洹

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

李師政内德論曰形沒而業無朽馬人死而神又生馬或望贊而受宿殃六通乏適口之饍或貪歔而荷餘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爲業既非一緒感報寔亦千變業各異而隨心報不同其如面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復或有初而無終或惡恒而罔悔或善粹而常崇或爲功而兼咎或福微而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同故其報也有先號而後笑有既得而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而終吉有操潔而年殀有行鄙而財溢有同罪而殊形有齊德而異秩業多端而交加果遍酬而縷悉譬如畫工布丹青之彩鏡像應姸媸之質

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智者觀空以除恚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騏驥浮水

勤而無功舟檝登山勞而不進豈騏驥舟檝之不善但浮水登山用之反也

讀淨名離相之典而縣進脩誦莊周齊物之言以縱情欲無異策駟馬而泝流櫂方舟以登坂望追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涉不亦難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莊周無嗜欲之累故知斷見之論空與無爲之道反矣

猿着鎖而停躁蚫入筒以改曲涉曠海以戒舟曉重幽以慧燭

元命苞曰倉頡四目是謂並明顓帝戴干是謂崇仁
帝佶戴干是謂清明堯眉八采是謂通明舜目重瞳
是謂無景禹耳三漏是謂大通湯臂三肘是謂栁翼
文王四乳是謂含良武王駢齒是謂剛強
任智者固不若愚鈍駿者未必如跛蹩廉終日馳不
能不蹶惡來終日搏不能不傷而危然深坐以觀焉
者常自若也
拾遺記註曰含靈挺質罕不羨乎久視苟乖才性企
之彌遠精靈溺於常滯志意疲於馳策鎖竭神慮剪
髯鬚集　卷三十　十九
刻天和徐行雲垂之儔駕影乘霞之侶含雷吐火之
術漏海螺船之屬飛珠沉霞之類自神化以來神奇
莫與爲例豈末代浮誣所能仿窺夭齡促智之所效
哉
心所期兮彼之岸何事浮俗久淹逭照慧日兮皎法
雲騰危城兮出塵籠芳珠燁兮聞歲時寶樹飆兮譬
昬旦清露搏耳永以把喜園流柔常爲玩無待殷呂
方丈蓋安用秦箏纖指彈勤誠款頤長不渝習苦塵
勞從此捍

趙仁甫瑣言曰剖秦檜之心小人之肺肝立見剖昊
卿之舌忠臣之齒頰尤芳曹瞞無百歲之壽徒遺臭
於萬年漂母有一飯之恩亦流芳於千古
經世全文曰十人錦而風趨華矣十人褐而風趨朴
矣然亦有一人而崇朴紐華海內易向者毋亦權使
之與抑身先之也
世以爲是者慕富貴利達世以爲愚者植忠清公直
吾不知萬世之定衡安在則亦爲世降之是非而已
王雱曰莊子曰物物者不物於物荀子曰精於道者
降滫集　卷三　二十
物物靜與物爲常動與物爲應者聖人也靜與物爲
離動與物爲構者衆人也聖人物物衆人物於物如
斯而已矣
海人曰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
林有木圍三千尋直上千里旁蔭數國有人曰東極
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枝釣魚爲鮮不足充飢
廣莊曰夢中之榮瘁醒時不相續醒中之悲喜夢時
亦不相續孰眞孰幻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
有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
終

〔明〕莊若華撰

信心草四卷

明萬曆刻本

信心草叙

或有問於余曰讀書有益乎余荅之曰讀書有益而益有未易言也上焉者為著述以垂金石次

焉者為公卿以耀里閭家下焉者如士之窮日夕受饑寒將為著述則未暇將為公卿必逢時讀書固有益而未易言也雖然竊怪讀書又有害者禰正平輩勿論已如謫仙之見放於夜郎如眉山之著書茂至令其婦女泣曰著書成書成何益於我而令

我驚怖若是哉唶余曰姑無論其大者涪翁不云乎三日不讀書便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然則涪翁之言非歟且謫仙眉山皆以文

章垂千古誰謂讀書無
益耶余喟曰余因不讀
書人也即讀書不甚解
也何知益吾友莊子益
生平好讀書攻制舉而

余同成均　諸先生咸器
重之而其人又如萬石君
一言一動不受人詬責者
尤家喜為經濟談每談
及時事無不蒿目而怛

憂焉如杞
建文皇帝一議臺閣諸公
不啻千百牒矣而子益獨
慷慨淋漓每奏一言輒為賈
生之痛哭流涕姜子益忠

愛其天性也迺駔儈之流
流言中之幾及於禍幸
當事者皆讀書人卒為
解之人皆悲子益為讀書
所誤嗟乎以藉李二公為

两代偉人尚有甘心之者而
當時士大夫与二公知己者
尚含忍待白而子益之寬
一日叅雪冤圖豪子益之
讀書而又幸子益之遭遇

聖忠愛一念有通于
祖
宗在天之靈者耶其它
著作皆有關于經濟文
學自當不脛而走矣弟
敬推其忠愛之意而叙

之亡以明夫讀書之有益無
害云
温陵友弟林垣斗中氏
南撰

[illegible]

信心序　乙

[illegible]

信心序　二

[illegible]

[illegible]

信心草目錄

卷之一

觀天文

列三才

人心道心

洛誥君陳畢命

穆王三書

切磋琢磨

報德罔極

季札來聘

歸鄆田

隳三都

曲禮

五至三無

樂以聲歌爲主

卷之二

萬世師

慎獨

絜矩

脩道謂教

未發

監二代

一貫

絶四

聞韶

泰伯

先進後進

請討

爲東周

桓文譎正

浩然氣

皜皜不可尚

聖之時
訑一賊道
反經
見知聞知
卷之三
建文帝當祀以存體統
胡元不可與正統　道無順逆無老少
交友必擇善

英雄國之幹
良將怨已而治人
得失之機在於能守不能守
微生高陳仲子鄉原
夏時冠周月辨　邑跡梟知辨
讀春秋
中庸約言
讀四書

卷之四
論虜
論兵
海寇情弊
屯田利病
觀千山圖
覯長江圖
射侯

投壺
睡魔
睡魔答
答睡魔
庭前山景
蚊虫賦
青樓賦
花朝月夕說

勸勿訟
東臯潮音閣叙
擊壤公遺稿跋
東臯登眺

目錄終

标方状異

癸秘傑之
殿蝶列目
前

信心草卷一

福唐莊若[illegible]甫著

觀天文

乾元資始至大無外乾道變化至神無方衆言無可信則析諸經聖經無可考則析諸理理以宰之氣以運之繫其象若有依廓其化若有原安其次若有定循其分若有辨焉故曰仰以觀天文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因其象而窺其微斯乾

乾之消息在吾掌握中矣而欲思知人以知天者豈徒寘會于於穆不已之精而謂之知性知天哉天載本無聲臭而萬象森羅孰非天乎徹上徹下孰非天載之默運乎是故巍然者天之形也蒼然者天之色也如傘蓋如覆盆者天之象也其實積氣焉耳有何形何象何可名狀也天本無體即二十八宿之經度而合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合星度謂之天度也即三百六十五度

分爲十二辰輻輳于南北二極在兩端歛在中則闊而赤道在中實横分兩極所以北極居天之北樞星主之出地三十六度繞樞左右通七十二度謂之上規南極居天之南入地三十六度世不恒見旋繞亦七十二度謂之下規赤道之經除二極各七十二度分天之中得一百九十度半此乃横亘列宿上下之交爲天之中道也黄道斜絡于赤道而天漢又絡于二道之閒黄者中也因日之行

而名之也黄道交于赤道南北適均正地之夘酉相直故晝夜刻漏平焉若冬至則黄道移而南由赤道交處漸積斜行相遠二十四度其出没與地之寅戌相當故晝短而夜長夏至則黄道漸移而北由赤道交處漸積斜行相遠亦二十四度其出没于地之辰申相當故晝長而夜短若九道者青朱黑白各二由黄道左右而出入并黄道爲九因月之行而名之也是赤道者天之道也黄道者日

之道也九道者月之道也不然天且無體何道之有哉即南北二極分二十八宿之中則赤道爲最闊天行過處斯謂之度即天之過度則知日之退度而黄道稍狭天道有餘日道不足者此也日月之會謂之辰一歳十二會謂之十二辰而日月與天皆從角起日行晝夜十二時依然至角天行一日過一度至十二月與日會斯謂之歳總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雖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即其

舒縮之中氣定分至以置閏皆在乎此所以審黄道之度則日月五星之過差十二辰之分野皆可推也不獨一時爲然古冬至日在牽牛今冬至日在箕而中星亦古今不然皆于此乎决之矣或曰乾象固至賾也抑豈無所主乎蓋周天以紫薇垣爲中雖天運無窮三光迭曜惟極星不移故稱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是北辰最尊本無星也極星乃其旁之最近者其實星未嘗不動特動之最

一片神机不可摸捉

稍傳精泛

微不覺其動耳所謂北極天之樞也其義不亦深
乎況周天必以斗杓亘乾亥為正所以亥子之月
占昏巳午之月候旦而列座皆正矣又謂斗為帝
車運乎天中臨制四方建四時均五行者此也故
紫薇其中宮也太微其朝廷也紫宮稱帝為帝朝
夕在焉太微天市皆曰帝座不曰帝也至于勾陳
六星又曰天皇大帝得非帝之主宰乎夫惟帝在
紫宮故北辰居其所而周天運轉晝夜不息此獨

為之樞也可見天帝有常尊天樞有定所天度有
定數是則乾象雖至賾至隱未嘗不至約而至顯
也隋末有遠清者造言武德初在東都洛陽中夜
見九天玄女所授武威靈術曰北斗七星隨天而
左纏常居於丑而一隱一見者輔弼星也北斗第
一星曰天樞名魁字貪狼主天亢并身管壁奎
婁屬秦地徐州為天之太尉子生人屬之第二星
曰天任名魆字巨門主地亢并陰刑管胃昴畢觜

屬楚地益州為天之主宰丑亥生人屬之第三星
曰天柱名魓字祿存主日元并福管參鬼井柳屬
梁地冀州為天之司空寅戌生人屬之第四星曰
天心名魁字文曲主月元并祿管張星翼軫屬吳
地荊州為天之遊擊卯酉生人屬之第五星曰天
禽名魒字廉貞主江元并官職管角亢氐房屬趙
地兗州為天之斗君辰申生人屬之第六星曰天
輔名魑字武曲主河元并壽管心尾斗箕屬燕地

楊州為天之太常巳未生人屬之第七星曰天衝
名魒字破軍主海元并妻妾管牛女虛危屬齊地
豫州為天之上帝午生人屬之第八星曰輔姓精
常諱上開字正延屬燕地并州第九星曰弼姓幽
空諱直陽字幽家屬周地雍州而輔弼兩星皆主察
天下萬國九州執政大臣罪福功過之司則七星
生於十二時謂十二命人或急難但念七星名字
可救為福四星為璇璣三星為玉衡斗柄為魁罡

名理獨造

統二十八宿開天上人間變異禍福之司又見師
說云天星向上誰人識地上爲尊人不知惟有赤
松明是理翻顛倒亂八山推則又溺於其中而未
察青囊經内赤松子之傳皆僞書也不如指節推
時節掌文觀天文是亦遁家捷法而野術援引奚
足憑哉凡客星瑞星悖星流星無常處無常時焉
若問所屬各宿所主如箕好風畢好雨是也或以
星家之說占候之術雖愈窮眞愈不可測而其說

文思淵茂氣韻可挹

又未嘗不驗何也嚴子陵動客星之犯陳仲弓應
德星之聚荆軻入秦白虹貫日衛生設策長庚食
昴雖匹夫之微且與天象相關抑悲乎星殞如雨
而周替彗長竟天而秦亡虵墜楚九聝吁嗟狗過
梁千里流血晉君終而婺妖見漢帝圍而參昴結
無非驗諸國君而然也然五經諸史所載如曆象
中星日月相推千歲日至之類爲儒不識不知奚
稱三[illegible]人之學哉故於天命探其原於天文察其變

超然拔俗

於二八時效其用必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此之謂不知天不可也晉天文誌謂天如磨形
日月蟻行於上蓋惑于日月右行之說呂氏春秋
乃繁霜分九野十端皆妄也而況云斷鰲煉石尤
爲氣也可以鰲而立石而補有是理耶懸象著明
曰日乃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屈原天問謂西北
無光燭龍御火以照是惑于不足西北之說淮南
子謂九州七舍皆妄也而況謂揮戈棄杖尤爲不

名言妙理不著纖力

稽日一火也可以戈而揮杖而逐有是理耶詩云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此論天河是也故絕漢曰天
河抵艮曰地紀若彼圖記所云得支石博物誌所
云乘仙槎皆無忌憚之言也三五而闕記之論月
然也蓋月形如氷輪乃太陰之精故借光曰缺允
黑子曰地形若酉陽書所云得玉斧五經通義所
云化蟾蜍皆齊東野人之語也以風言之乃陰之
周旋不舍如天之旋轉不停者也風以八扶搖若

明庶清明條景閶凉與廣莫不周謂之八風陸機
謂有離合列子謂御風來而草生去而木落理所
無也上下曰頹日出曰暴陰而曰曀其詳見于爾
雅至于換七十二花信者與七十二候相當也然
不知何所憑而遽以爲實信耶雨之所以降以陰
陽相和而成故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皆以爲
雨之兆是可信也朱子所謂雨如飯甑極爲著明
若董仲舒之用桐魚仲尼之識商羊猶恐未真彼

信心草　卷一　八

石牛黑蛺之說好事者爲之也雷之所以鳴以陽
在內不得出而會故易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而
驚百里震九廟是可信也朱子所謂雷如爆杖最
爲親切若宋使之謝仙火與地記之往金門猶恐
未確彼石室仙車之說好辨者爲之也雲之所與
者吾聞時雨將降山川出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載記公羊傳有是言矣保章氏以五祲辨吉凶則
青爲虫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豊於理有

之及漢書所云堯璧漢鬥繆矣況夫金枝玉葉見
于崔豹古今註者皆道聽塗說者也雪之所凝者
吾聞上天同雲雨雪霏霏天地陰陽濕則爲雨寒
則爲雪周天蕆禮有是言矣韓詩外傳謂凡草木
花多五出雪獨六出以應太陰之精於禮有之若
毛詩之咏蜉蝣謝靈運之咏柳絮近矣若夫銅馳
玉馬見於真定記者真喪心病狂者也是何足與
辨真僞共大抵天地間無一物非造化之跡無一

信心草　卷一　九

物非陰陽之理合而論之天之晦明日之晝夜月
之盈虧星之動靜皆陰陽之相兼相制欲一之不
能也若雷之出入風之上下雨之作止雲之升降
雪之消息何莫非陰陽之氣其來幾微其究廣大
噫凡有志知天而自强不息者幸不可以天道遠
而忽諸

中侯　批　辨博閎衍可與仲任論衡並傳
而究天文曆數豈一行輩可儗

杌如生龍方知闘虎

斗大奇遣

列三才

一氣化天地天地生焉天地交萬物生焉萬物備而天地成百體備而人身成即以成人之身列于覆載之間不過一塵之微渾于萬物之中亦不過庶類之一寧萬物中無一可並其列獨以人而列之爲三乎何也人在萬物之內故爲靈也人在天地之中故爲心也無吾心不成萬物無萬物不成天地故天地者萬物之所爲也萬物

者吾心之所爲也天地萬物吾心之糟粕也要其極致乃見萬物無靈人爲之靈天地無心人爲之心心正而靈則與天地並列心不正而不靈則與萬物幾希羲皇畫象上一畫爲天下一畫爲地中一畫爲靈竅强而曰人故乃以人與天地並列爲三才之義者謂天地易簡之理非人不得位乎其中焉故云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所以

天風海濤

如入白雲深洞

爲人之大也而人之所以大者大其心也心不過方寸所大幾何而能宰天地之主明萬物古今之理耶殊不知方寸之中爲天君天眞至正至大至靈至明能作能知神妙無窮天地雖大不過積氣積形萬物雖多不過無知無能古今雖久不過前往後來而吾心雖小能包天地貫萬物通古今德性之道無有乎弗尊精微之理無有乎弗極苟天地萬物與古今非吾天君天眞以主宰之則天不

見其高明地不見其博厚萬物不見其稟分古今不見其悠久渾渾沌沌且天地亦幾乎息而况于萬物無稟古今無紀乎是故穹然而在上者吾之覆也塊然而在下者吾之載也日月星辰吾之照臨布列也風雷雨雪吾之喜怒哀樂也河海山嶽吾之流行融結也草木鳥獸吾之華彩文質也陰陽晝夜吾之卷舒屈伸也帝王相將吾之過影幻夢也所以人道本於是乎大三才本於是乎列也

是則天下之事皆吾分內事也範圍曲成劑量調爕皆人自盡其心以盡天地之心而吾心庶無屋漏之愧然則所與天地合德者能以心體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行天道上律天時下察地理繼往爲一詔來無窮直見人道之大自有不能諉耳知此則知心意知爲物本修齊治平爲物末庶知心者豈獨一身之主宰實爲天地萬物古今之樞紐是則明親止者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通古

今故以天地人並列爲三才蓋此義耳

玉水 批 得意疾書正如李懷素醒後書地

叔度 批 思愈玄愈顯趣愈奇愈卄妙極千古

中侯 批 三才之中我居一焉知得是我便識得是三此論得之

人心道心

心爲人所同有之心道亦人所固有之道也滯聞見者感多言眛反身者息默識故于危微存亡間莫之辨焉耳是以古今論心者曰虛靈知覺人之神明是也爲善者此神明知覺也爲不善者亦此神明知覺也何以觀之即觀齊宣見牛觳觫其心有大不忍乃曰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心學寧舍而不講乎彼舜禹大聖

也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訓釋不一大都謂道心天理人心人欲蓋人之生也有耳目口鼻之形即有聲色臭味之欲此欲固未爲不善而不識心者則心爲形役而虛靈知覺之神悉從乎耳目口鼻之用其流不至窮人欲滅天理不已也此人心所以危也道心豈離人而別有一心哉惟自識其心者先立乎其大而視聽言動非禮四勿則何以制外安內以入道心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

惟心之謂歟舍而觀之操而存焉非道心乎舍而亡焉非人心乎危微係乎操舍存亡原無二心當其存也虛靈知覺與道合眞雖變通不拘實淵微無朕當其亡也虛靈知覺盡雜人謀雖未甚悖道終亦危殆不安至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曰道心寂然不動人心感而遂通動静之分體用之别也又有謂凡言道心者爲未發人心者爲已發故書傳人心道心皆自已發言之遂使務心學者莫之

適從而舜孔之心傳爲萬古不决之訟矣所以心爲同有道爲固有也但此心既曰虛靈曰神明而于斯道莫之知莫之覺焉可乎以至神至靈之知覺而百年之思爲盡徇乎七尺之軀殻則心在斯人何其勞且苦一至此哉然亦無足怪也何也此心神靈變化莫可窮詰者生馳死遊生東滅西倏有倏無千態萬狀斂之於密惺惺在中放之六合杳杳莫測非智識可得而揆度非氣力可得而拑

持雖勇敵萬夫莫遏奪帥之寃雖威加海宇難服檷制之念或纏縛荆棘遯世不愠或驅策機穽甘心無悔舉天下滔滔皆是良可哀也間有聰頴之士又皆師心自用往往流連光景玩弄精寃援聖經雜二氏歸虛入寂逞其神奇將虛靈知覺皆不足據一切掃除立宗旨標門户欲世信從終亦不免舉一而廢百也是則多說紛紛何以折衷之哉稽諸古訓文王之心本自順帝則也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何爲哉武王之心本自配帝命也上帝臨爾無二爾心何爲哉孔子心外無矩顔子心外無仁矩何事于不踰而不踰何待乎七十仁何事乎不違而不違何僅于三月哉只此可以識道心可以見精一操存之功雖大聖大賢未嘗一息懈矣以此反求諸心而求無負此心之神明亦無負先知先覺者之流傳雖尚口無當狂言勿恤也要之人外無心心外無道道即立人之元人即凝道之

具舍亡固常人之通病操存實入道之真機故曰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蓋謂此耳

中侯　批　發危微之肯挟入玄關自當與

陽明先生則言並著

議論英爽筆力雄雋

洛誥君陳畢命

與稽帝王德澤入人之深淪肌浹髓固結而不可
解此豈刑驅勢迫威力刼制之哉抑豈沾沾之惠
呴呴之恩能使帖然服之易世而不變哉嘗于書
深有感夫殷周之際焉自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
而殷之子孫臣庶靡不臣服遂定鼎于洛志在都
洛故并殷民遷之宜乎感化之易易也迨成王命
召公相宅于洛作召誥惟誠于小民顧畏民碞與

知本哉周公往營洛邑使來告卜作洛誥乃命周
公留洛固以東都重地不得不賴公鎮定之亦以
殷不靖非周公不足以輯寧而化誨之也然於多
士多方則又誥戒之不已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
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討移爾遐逖比事臣我
宗多遜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不靖是殷
人之不心服者何若此其難變哉繼命君陳懋昭
周公之訓且曰無忿疾于頑可見殷頑尚未之段

也至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𦤎殷頑民猶以餘風未殄歷三紀然後世變風移是其少者壯壯者老老者死矣而後出之民咸君於周王之訓也夫民一也在周爲頑在殷不謂之忠乎由湯至于武丁賢聖繼世雖鳥獸草木莫不浸潤于膏澤矣斯民醉飽先王之德豈遽恐于叛商哉時苦受毒遁不得不望周王以解其倒懸耳及暴虐既除謳吟思商何日忘之固非區區勢力所能脅又豈旦夕惠

澤所能移而心服之哉而殷先哲王其德澤入人深也如此然周于頑民宜乎以刑威驅迫之無難矣乃由商舊政且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舒徐以待其自新自化故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俾太和在盛周宇宙間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以覩于商而知民之沒世不忘以王澤之入人深也覩于周而知民之必世而後仁以王澤之感人漸也惟其漸所以深也志王道者盍于洛誥君陳畢命而玩味之庶知後世君天下者迥與三代别矣

穆王三書

穆王周賢君也後儒信雜說而不信聖經乃誣之以耄荒何哉昔孔子定書自周成康之後獨存穆王君牙伯冏呂刑三書用人立法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故謂之賢君也諒非溢辭矣及觀退之作徐偃王遺碑乃曰偃王凡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義時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遊宴王母于瑤池歌謠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

無所質正咸賓祭于徐執玉帛二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二十六國穆王方且復命造父御長驅而歸伐徐偃王北走嗚呼如退之之說則孔子所存三書皆可廢矣孰知是說也倡之者列子和之者左氏信雜說而不信聖經退之不得逭其責也夫乘八龍而宴王母列子之說也謂西極之化人請穆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上乎中天既而王悅不恤國事肆意遠遊乃至巨蒐氏之國又升崑崙之虛至于瑤池此但列子假托謬妄之言以彰神仙之術與黃帝不親政事夢想華胥之事同莊列寓言大段譎怪多類厥後左傳不察遂因其說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有車轍馬跡焉妄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其孟浪之說此退之所爲據也若以列子謂穆王好神仙不恤國事爲可信則黃帝不親政事亦可信耶以穆王宴王母瑤池爲可信則黃帝至華胥國亦可信耶且列子謂西極化

人既以變物之形又且移人之慮又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化人亦曰吾與王神遊也形既動哉夫既謂之默存謂之神遊而遂謂其乘八駿宴王母不親國事信以爲實雖莊列寓言之意亦弗之察焉退之因文見道至謂偃王能行仁義穆王伐之不益謬哉且有周王在上偃王乃敢斷諸侯之辨爭受列國之玉帛恐知仁義者不爲也況信怪誕之說而違夫子定書之旨因徐偃之僞

摘孝者然評估如見

而使穆王受耄荒之誣可弗辨哉命君牙爲大司徒守文武成康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履春氷賴股肱心膂爲之翼也命伯冏爲太僕正以勵中夜與思免厥愆至有僕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所任得人則其惕躬畏咎亦深切矣命呂侯以刑謹刑罰恤無辜年雖老耄一念矜恤之意溢于言表反謂其意不在天下而在天上乎向使三書所言之事無實所任之人無當夫子必不取之以垂訓也夫子存書則君牙伯冏呂侯必非妄臣穆王必非不恤國事之主也當是時君臣若此謂徐偃僭王巳謬而况受諸侯之贄乎何後儒因伯冏爲僕正疑以穆王好馬故也因呂侯以刑王享百年疑以髦荒好遊故也所以書傳謂穆王巡狩無度至于末年爲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實夫子錄以示戒是惑之愈甚而愈失其眞矣盍即書之本文玩其旨乎至謂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

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誦斯言也穆王之命誥與吾夫子垂訓之意昭然如日星也後人徒信雜說而不信聖經何哉

明眞　批　議論森癸精彩橫溢

切磋琢磨

志道德之學於詩可法也蓋學貴銳志銳則循序而致精其於切磋琢磨之法可見矣且學之一字千古聖賢爲發端道明德立千古聖賢爲歸宿有志之士不患其道不明德不立而患其功之未至耳故爲學之道莫先於持志而窮理之要又在於循序亘古亘今爲聖爲賢未嘗不本乎此而後可傳可法世多欲速進銳徃徃未啟其端而遽已探

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乎彼此如治器者未切而磋未琢而磨徒爲敝力安望成功奚怪其不明不立猶之乎故吾也何也道之本來最真無妄其危微皆由人心中肇分執妄爲真之日危夜妄完真之日微德之本體最瑩無翳其惺昧皆從神發後剖判百緖不見其瑩一弛立滋其垢倘欲透惟危惟微之關以詣瑩潔之域非施漸漬之功剝復之爲兢兢葮由致也試觀工人製器利用未有不

求其縝密者方其雕琢未施則體質倫具不過塊然一頑梗耳及人巧一極變化裁成各適其用是器不能自成必藉手工人之技能也夫人生天地間自其形言之亦不過蠢然一血氣耳與器之體質倫具也何以異然良知良能則秉於賦形之始而明道立德必由夫踐履之功柰之何作輟靡常鹵莽滅裂卒致無成是何異棄玉石於瓦礫委骨角於溝瀆者乎故銳志道德者當取法於良工然

工人之所以治骨角玉石者先之以切琢繼之以磋磨皆以漸而致精朝乾夕惕日復一日而後可以極人巧而奪天工孰有苟且塗飾一蹴而致者哉則工人用心用力亦勞且苦矣必若此而後骨角爲有用玉石爲可珍也苟切琢已至磋磨未精則耳目若有襲心身若負疵勢不得不以復而磋不得不以復而磨盡其知能極其思索務使小大成形方員成象至於無可復磋無可復磨夫如是

映帶有情

警世語

工得成巳之巧器得成物之妙也引伸觸類何物不然況人之爲學乎雖然均一骨角玉石也製之得宜可爲天下寶玩國家世守可與天壤共敝萬古標名不則粗而厲薄而脆安所得貴重者乎噫不亦甚可惜哉此詩人深切爲萬古明訓也何世之爲學者不痛自克責以變化氣質洞徹性天逆夫功深力到義精仁熟克爲德行發爲事業堯舜其君唐虞其民卓卓犖犖以樹不朽於天壤所學

乃無負耳古之賢聖求其放心欲罷不能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豈虛語哉衛武髦年而猶日勤箴警此所以不愧淇澳之詠也是故學者果欲道巍德尊必反而思切磋琢磨而後可

夷侯　批　是一篇勸學文少年宜書一通寘座側

孟元　批　足爲頹骨人作箴砭

寫出父子至情如畫

報德罔極

親恩之大如天不知何以爲報也盖形性稟塞帥以爲生親恩合天德而罔極言欲報之即有愧於天矣何也天之大德曰生論德之無窮必歸諸天如天德之大而欲報之難耳故子之於親非但髮膚相遺毛裏相屬息異而氣同形判而脉一若天合者耶所謂親德者顧復不知爲慈燕貽非以邀報甚至愛能勿勞疾惟是憂固天恩之所以莫大

也爲子道者怡顏不知爲敬紹服非以爲酬甚至諫不違幾仇不戴天亦子職之所當然也奚敢云報哉然其展轉孝思而可以歌報德於萬一若明發之什陳則二人之懷篤劬勞之哀切則罔極之感興雖天下無不是底之父母亦無不願孝之人子而人子之所以願孝者本乎天性發爲至情而夔夔齋慄依依承歡者此性此情也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者此性此情也油然維則惓然負罪巳在

痛切

令懷二人者對之不覺泣數行下

歌蓼莪之外憂靡瞻之先惟所追思而深悼者向
則出有二人之可懷此心欣然而舞蹈也今則入
無二人之可仰此身煢然其靡歸也縱以菽水可
盡固承誰之歡乎班衣可戲亦對誰之舞乎所以
由之怨皐之悲真可怨而可悲哉竊思世人之子
皆能盡其所事又覩城烏之鳥亦能盡其所私我
何人斯而獨有不盡者乎噫人子之不得有其盡
者非無溫清之所事也非無反哺之所私也亦非

悃惻闡生

挽之彌深

昔人有云自認宗親之皆爲一體信然々

悖德也非賊仁也實出於時之所遇力之所限有
萬不得已而然耳所爲他鄉遊子每懷靡及生存
於世抱痛於心固宜乎生不如死耳反而思之親
者身所出也身者親所遺也孟子所謂守孰爲大
守身爲大是以身在而親如在或緣情起義吾當
窮神或因時制宜吾當知化敢不兢兢然于時保
之以持其敬而善守其身乎不推善守其身即同
氣子弟之顛連無告者均爲屬體而來恐入不善

擴之彌廣

發說抉神奧負警

語有照應

貽辱於親不得不相恤相戒肖其所相肖化其所
未化此其體親之意以大無我之心否則何其能
淑而有不累於親乎親有所累而徒善於己亦未
免爲天地之不才子矣故凡欲報親之德必循天
之罔極而後可然人生天地間自其形言之不過
七尺之軀自昊天視之亦不過一塵一芥之微安
可爲天地之克肖乎弟人得天地之塞以成形所
以成其形者非親乎得天地之帥以成性而性秉

說出天人合一之理真剌骨透髓之談

於賦形之始所以成其性者非親乎故形性本不
相離而天親原自合一所以父母之心爲天地之
心而人之形性皆爲天地父母之形性天惟以此
形性而生諸我我非全此形性而歸諸天亦何以
報罔極於萬一乎所以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事
親即所以事天報親即所以報天以此修己絕旨
酒爲顧養非此則喪儀而亂德以此及人請遺羹
爲錫類非此則濟惡而賊仁以此處常敬手啟足

爲全歸非此則無遺之不毀以此處變娶而不告爲無後非此則有三之爲大甚至於待烹順令爲無遺非此則何以存吾順沒吾寧若斯者可不爲仁人爲孝子乎知此則知詩人所謂罔極之恩不越乎父母生鞠之外而朝夕之事甘旨之奉特孝養之一端耳奚足以盡欲報之德哉抑世俗多以生前未盡而死後追報者或設齋建醮六七晝夜八九沙彌以盡欲報之私殊不知親沒之後魂魄在天渺渺茫茫縱使可以爲召徙何而招可是仁人孝子盡報德之所爲乎凡永言孝思而爲維則者不過事如生而祭如在悼靡瞻而歌蓼莪或且其庶幾焉不則言欲報之即非報耳昔晉王裒與弟子講經至於蓼莪之章一字一淚汪汪莫禁弟子遂爲廢講此章故情見乎詞感而即觸此人子皆然豈但王裒已哉信乎詩可以興

壬孟元　批　遥知月下思親淚才過三聲不可聞

神理周匝　發揮殆盡　真足鍼砭愚俗　呪醒世人確有定見　讀至此不覺令人潸然出涕

季札來聘

評品古人賢否是非皆據生平行實以定褒貶賢否自見季札之賢古人罕匹讓國一節三辭而逃尤人所難雖夷齊不過是也故孔子賢之左氏謂其出聘通嗣君也公羊則云賢季子也賢其讓國也穀梁則云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賢也皆予辭也胡氏獨謂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以示法焉然既云因其來聘而貶之則貶在史官矣葢亂雖在昭二十七年致亂在襄二十六年來聘在三十餘年之前辭國在三十餘年之後而史預貶之有是理乎又謂孔子望之深責之備故不以讓國爲賢而以因讓生亂致貶且曰非聖人莫能修之是何逆探聖人意必之心而惑于義例固于爲春秋之說若是其甚耶夫立札者父壽夢之意也弟不可以先兄

墨汁觀目之玉　穿天心出月脅

光捧厲草全氣

無可受之禮也札辭而諸樊嗣則立長之常也
樊除喪致國於季子則餘祭之皆善寔承父志札
又辭之而餘祭立餘祭卒夷末立夷末卒則及札
矣又逃而辭之則宜乎諸樊之子光也夷末子王
僚豈宜享國及光殺僚以位讓而又辭非可受之
時也是致亂在僚也何與季札而曰王僚無季歷
之賢武王之聖何耶爭弒禍與覆師喪國而以札
爲泰伯之讓爲亂階何其謬甚至此夫論人當察

其所安殷有三仁者以其自靖自獻于先王皆純
乎天理者也若以迹求之一死諫一佯狂受辱一
行遯以去果孰爲天地同德合乎時中乎故賢季
札者在求其讓國之心純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
人欲之私已耳以叔齊之德不越伯夷謂孤竹立
幼私心與諸樊父子兄弟立札之公心爲不可比
同則又何與於札也耶太王之欲傳位季歷以及
昌知昌有聖德又非獨私意耶若責昌以承祖父

足懸劍心腸

之心則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亦豈太王
之心耶泰伯之逃且成父翦商之私意耳夫子又
何以至德稱之乎或問季不受國因光謂季子雖
至不吾廢也知其讓非眞心後必有禍是矣獨不
當伸大義以致辟于光乎又不當選宗中賢者立
之乃汲汲于延陵之去乎又曰觀札謂汝殺吾君
吾受汝國則吾與汝皆簒也汝殺吾君吾又殺汝
則昆父兄弟相殺無已時也是亦度之審矣縱使

札能殺光立賢而肯爲此耶或問胡氏謂貶札者
以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
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
名著而季友書子毋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
叔盻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畧以名記比于
楚椒秦術之流非貶而何然則書楚子使椒來聘
貶楚弁貶椒也使遂罷來聘果罷賢于椒而褒楚
弁褒罷歟中國皆書官矣如衛甯俞晉荀罃韓起

水部郎中晏子文

齊國佐宋向戌各國之良也來聘皆書名不書官皆從夷狄之變例而貶之歟如此則孔子竊取之義何居曰吳楚皆變而夷者也楚文稱荊成王稱楚既而稱人稱子與中國諸侯並以爵稱于吳亦然要在見吳楚日漸强盛與中國抗衡也春秋之始聘問不通既而來聘者大夫公子稱名見其漸與中國通也各書其實其義自見烏可盡以後人作史書法例觀之哉

玉水　批　宣尼嘗題延陵墓是其賢可知矣子盖直剖千古疑城

中侯　批　延陵公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夫子嘗是之此論不獨爲洗其冤其於春秋義例亦淹貫無遺矣

歸鄆田　定公十年

春秋諸侯莫强于齊晉而諸侯不服則興兵搆怨侵削其地服則相好會盟誓仍以侵地歸之而示之恩無非攝服其心使其常聽命于我也時公會齊于夾谷繼以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左氏謂齊犂彌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相魯使士兵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辭故齊服義來歸田公羊則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田穀梁則曰

兩君相揖齊鼓譟欲執魯君孔子止之故齊歸田至司馬遷作史記乃曰齊請奏四方之樂旌旄羽祓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以爲夷狄之樂何爲至此景公麾而去之齊有司又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使有司誅之景公歸而恐以所侵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後楊雄用其說曰齊人章章歸其侵疆胡氏則謂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書曰來序績也自今觀之左氏則云犂彌

言孔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刼魯侯必得志捘
春秋中國之會不知其幾未嘗聞有以兵刼人景
公圍萊伯魯方請成若以兵刼何以示諸侯乎借
使有之左氏以爲萊人穀梁不言萊人但曰齊人
公羊亦無此說但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遷又不
言刼公之事但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爲戲數
者之說更相背戾將誰信乎且左氏謂齊人加于
載書曰齊兵出竟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如此

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
共命者亦如之故司馬遷亦謂歸我汶陽之田據
汶陽田與此所歸之田自別稽之地志鄆田屬廪
丘縣經書公于鄆是也讙在濟北虵丘縣經書公
會齊侯于濟是也自陰古梁父縣詩奄有龜蒙是
也此皆魯地乃若汶陽則齊地成公藉晉之力取
齊汶陽田未幾齊賂于晉晉侯復使韓穿來言汶
陽之田歸之于齊自此歸齊之後魯不可得也而

鄆田之失自昭公失國齊取此以居之昭二十五
年書齊取鄆是矣六年又書季孫斯帥師圍鄆卽
此年齊伐我西鄙之時失之則不得此田爲汶陽
之田明矣左氏何得以孔子請歸者爲汶陽而司
馬遷亦謂汶陽歸我耶杜預註曰三邑皆汶陽田
汶雖濟陽之道在魯西北境實汶上之陽盡屬齊
也閔子騫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言欲
北踰齊也齊人刺襄公曰汶水湯湯以此見適齊

何疑若三邑果皆汶陽則經又何不直書曰齊人
來歸汶陽田也是故胡氏襲諸說亦以來歸者齊
人心服而歸之而謂夫子自序其績不知春秋之
作正以明賞罰懼僭亂也方三家已極僭亂陪臣
又執國命內有竊名器之盜外有叛私邑之變而
聖人果得大用于魯朞月而可三年有成尚不能
一振魯之頹綱乃區區自序其績以示後世乎說
者意夫子嘗爲委吏于魯必有其功孰知夫子雖

暫爲委吏遣定公孱懦三家專肆未幾齊歸女樂卽致政而去矣歸田之事於聖人何與哉嗟乎論古人當論其世春秋之世何世也諸侯力爭喜怒無常與之隙則横見侵奪與之好則侵地復歸非獨齊魯爲然故曰無非攝服其心使其常聽命于我是也是年魯與齊有隙齊國伐我者再公亦兩加兵于齊逮是及齊平爲夾谷之好會齊人謂魯服已故鄆讙龜陰之侵地復歸于我亦如宣公之

時齊人嘗取我濟西田及宣公事齊經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公之時齊嘗取我鄆及讙及魯睦于齊經則書齊歸讙及闡若以此歸田之功出自夫子則濟西之歸鄆讙之歸爲誰之力乎雖夫子自序其績何嫌之有是必求之不得其說從而爲之辭本以美聖人適以誣之矣噫夾谷之會雖魯與齊平孔子必具左右司馬以行所謂臨事而懼有備無患于此具見之也此則不可不知

墮三都 定公十二年

春秋大夫莫甚于魯國之大夫私邑陪臣又莫甚于三家之陪臣時陪臣執國命三家各欲墮邑挾公圍成說者以孔子爲政于魯言于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先墮郈季孫將墮費公山弗狃以費叛孟孫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此蓋左氏俱之公羊附之司馬遷從而記焉若果謂孔子用事三家

信之如公羊之說則墮三都者乃三家之意也何叔孫季孫帥師而欲墮郈墮費乎公又何爲而自圍成乎三家必自帥師以墮私邑則非三家樂爲之可知旣非三家樂爲之則非孔子之謀行乎三家也又可知未有聖人見任于魯見信于三家欲墮私邑雖公自圍之而猶有不能墮者乎且是年築蛇蒲囿非所宜築大蒐比蒲非所宜蒐聖人不能諫而止之故書之春秋以譏之耶又何惡三家之

舞八佾歌雍徹不能救而正之徒形之於慨嘆耶此無他後儒以前年齊人歸田之功由于孔子故三都之墮亦必由於孔子也殊不知此乃陪臣擴私邑之始三家欲墮之不能盡墮也借使此舉實由孔子亦不過借三家之甲討陪臣之罪挈其漏歸于大夫歸于諸侯以歸于天子而卒未之逐夫何功之有是以內則陽虎竊取名器外則家陪據私邑以叛則邑私又非三家之所有矣由三家僭

竊已極當希不失之時而已見侮于家陪耳亦若三家之禍會也故春秋書之以爲亂臣僭竊之漸勢所必至傳春秋者不得聖人垂訓之意反欲以此歸美聖人則春秋又何以傳哉

曲禮

禮者理也即吾心之天理也所以約束人之身心曲盡乎敬而已矣故至敬無文至禮不譲無古今無貴賤大而朝聘郊社小而洒掃應對一敬焉盡之耳自肇分以至于今未有一息能違斯禮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一人能違斯禮夫中華之所以異於夷狄者禮也人之所以異於庶類者禮也禮之所在一或違之華夷無分人類何別所以欽崇

者此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解紛聽訟非禮不決至於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甚矣禮之切於人也何後之人猶以此爲儀文度數之末節哉盍思人之所以爲人者自吾心之念慮以達諸一身達諸子臣弟友隨所應接各有條理而三千三百自有天然之等殺也又所謂禮者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

百尺明鏡流于曲雲星飛

參差偶伐

而無禮胡不遄死極言人之不可無禮也禮以制心無禮則心身何以約束一舉動稍越而曲折之末當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未免疏略簡亢矯強拘迫之病是皆不知正心修身孔子所謂恭慎勇直而無禮則勞葸亂絞應矣又謂視聽言動非嚴四勿曷以制外安內是則克己復禮何嘗無勉然致曲之功哉然禮之所以復者復吾心之所固有非由外爍我者知此斯可與語禮也斯可與

語禮記之全經也故曲禮謂禮文不可而曲則儀節煩矣不知曲禮正儉戚之意也所以首云毋不敬孰謂敬非禮之本哉惟毋不敬則穆穆緝熙翼翼昭事造次於是顛沛於是修己安人安百姓何一而匪居敬之曲成哉程子謂一言可以蔽三千三百之全經者此也故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不能非禮不動雖智及仁守不莊以涖未善也尚可以為儀文末節而少之耶或以孔子謂人之

一溪新水綠漲墨痕山青

冰鑄玉瓶細折冰綠

生也直斯民三代直道而行者也孟子謂直養而無害易云直方大書云寅直清詩云其直如矢均之乎以直為尚也禮獨有取於曲焉何也正所謂直而無禮則絞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曲亦甚矣孔子何為直在其中也真信得父子相隱直在其中則曲禮不待辨矣故禮之有曲猶物之有則也譬之梓匠輪輿必以規矩成其方員然規與矩本無方無圓之形也苟為不曲安能成其方員乎世之

欲為方為員者不能不藉規矩以運其明巧於不已世之欲為周旋折旋者不能不由曲禮以達其條理於無窮但規矩非聖人之明巧不能制而曲禮非聖人之條理孰能定可見是禮也聖人不過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聖人制之庶民由之日用乎曲禮不見其繁此之為易簡之學

五至三無

嘗誦孔子閒居篇辭若與論語不類繹其旨淵乎微矣可以神明不可以意識可以黙體不可以言說盡也及體會久之乃知聖訓雖浩無涯涘而流派脉絡實出一源是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而禮而樂而哀亦罔不至焉然則詩禮樂哀之皆至謂其一源於志也非歟樂主聲也而無聲禮主體也而無體喪主服也而無服可謂至矣究

其所起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是五至悉起於氣志謂其源於志也非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可謂無之至矣然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而奉三無私一出於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謂其德參天地者一源如神之志也非歟可見志根於心發言爲詩履之爲禮樂之爲樂悲之爲哀總之爲性情之德一也雖曰

修刊語

禮也樂也哀也皆以無爲至而三無不越五至外也天地日月其覆載照臨至公無私而奉三無私之神志與天地日月同歸於無也明矣則是無也豈無無亦無之謂乎噫神本無方如春夏秋冬之運於天如神氣風霆之載於地瀰漫六合化生萬物孰得而擬議之哉氣志在人至於如神不可測識非從心所欲不踰矩無可無不可者其誰能之然擬厥所自一根乎志學于茲益信雖然匹夫不

可奪志一念顓精且能貫金石通鬼神矧至於志之所至精神融結如鳥覆卵孚化羽翼飛不可測此所以謂之如神而聖不可知也故曰哀樂相生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雖志氣塞乎天地惟其無私所以謂之無惟其無也此所以謂之極至無以加也詎知是無也在孩提不學不慮在聖人不思不勉一毫人力不與哉非無樂也樂在其中不知手舞而足蹈也

何聲之有非無禮也志於禮者之於禮也無不中何體之有非無喪也墟墓與哀道殣死傷爲我心惻何服之有要皆本如神之志充塞天地不期至而自至也特患志之未至耳惟志至焉則五至三無如鼓荅桴如鐘應梃一出天性自然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皆中節之和是也謂之未發不覩不聞而非有也故樂無聲禮無體喪無服也謂之未發皆中節莫顯莫見而非無也故詩禮樂哀之

相生不可得而睹聞也負志學者惟戒懼乎不覩不聞吾愼吾獨而中和位育乃其所自至者極之爲天載無聲無臭而中庸贊其至也視彼專志以求虛無者奚啻天淵所以學莫先於辨志

明箕批 語語殺題箭箭穿楊

樂以聲歌爲主

先王作樂以德爲本也樂卽人之德也聲歌卽聲詩德之音也觀樂知人聞音知德非聖哲孰能窺此故樂可易言乎節五奏可以諧律呂調八閡可以致中和其理何洪鉅也樂終難言乎列國風可以辨風土歌雅頌可以備祭享其道何簡明也要之非聲詩爲主乎主之於詩聲爲用自古迄今未有能改義軒以降世代沿革聲詩不講其義可考

而知也黃帝何以爲咸咸之爲皆也謂德皆漸被也顓頊何以爲莖莖之爲根也謂澤及根荄也堯何以爲章章之爲明也謂帝德顯著也舜何以爲韶韶之爲紹也謂繼紹唐堯也禹何以爲夏夏之爲大也謂能光大姚姒也湯何以爲護護之爲拯也謂除邪去虐以拯民也如六代立樂之義雖神農五奏葛天八闋此其推也嘗考國子之教有三曰樂德樂語樂舞所謂三者何德爲中和祗庸孝

友是也語爲輿道諷誦言語是也舞爲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三者立教必使有道有德者主乎聲歌之教則合國之子弟孰不涵養薰陶于樂教之中乎自今觀之雖三者並重必以樂德爲之本也何也中和祗庸孝友之德皆心之德也而聲歌之主固由中以達乎外也凡音之起由心而生渢渢乎皆德音也根心生色四體不言而喻雍雍乎皆德容也主之聲歌亦由外以養

其中也詠誦以養性情舞蹈以融血脈隨其所語隨其所舞莫非養德之助也久之卽吾心之邪穢爲之滌蕩吾心之渣滓爲之消融辭氣之出也自無鄙悖容貌之動也自無暴慢而樂德庶幾可成矣否則斯須不和不樂鄙詐之心入之矣徒欲五色成文八風從律不可得也此所以樂德尤爲樂語樂舞之本也是故虞周之教以德爲先虞周之樂以德爲本而二代之樂不可及者此也季札來聘所觀觀此也孔子在齊所聞聞此也及自衛返魯問太師氏取以正之列十五國風以辨風土之音分大小二雅以辨朝廷之音陳周魯商三頌以辨侑祭之音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以辨協歌之音所以各得其所者得詩而得聲則序之三百篇是也不得其所者得詩不得聲置之河水祈招之類是也然則四始旣明聲歌有譜渢渢洋洋六代其幾乎可見樂以詩爲主詩以聲

爲用則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節奏鏗鏘克諧律呂不過用以依永和聲已矣何世之呶呶於律管短長分寸之辨而於聲詩廢之不講欲求雅樂之復古也得乎哉噫雅頌卽古樂也人聲卽天籟也知樂以人聲爲主而五音六律以和之則雅樂之復也易易焉耳

明箕　批　樂律之亡今無可考若以理言何以施之宗廟社稷山川鬼神不幾于空匏無用乎

信心草卷二

福唐韭若[illegible]甫著

萬世師

孔子以一人纘緒千聖立極萬古非有他術惟不自師斂於學焉而已矣觀自志學以至不踰矩皆是學也而求其所以謂之學者大學一書備之矣蓋大道在明親止至善乃孔門時習之宗旨也彼欲格致誠正而原諸齊治均平非修身爲本之學

乎非萬物一體之學乎何也由堯舜以至周公非君天下即相天下孔子以明明德於萬世之天下與天地同其覆載悠久雖天地且賴以參贊之萬古聖君賢相亦賴以表章之至今斯道如日中天凡一切異端不得師其說以有孔氏之遺書在耳所以宰我謂其賢堯舜子貢謂其盛百王有若謂其獨盛于生民孟子謂其集大成皆仰其學之大也吾且原其時學有言志則老安少懷燕居則申申夭夭在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在朝廟則便便惟謹其應酬則無衆寡小大之或慢衰冕與瞽之必作必趨其日用則食默寢息食必精而膾必細裘必稱而服必衷至事公卿事父兄勉喪事不爲酒困則曰何有于我仁不憂智不惑勇不懼則曰丘未之能其教不過文行忠信其雅言不過詩書執禮其訓弟子不過孝悌謹信愛衆親仁問孝不過色難無違敬養疾憂問政不過先勞無倦

立信近悅遠來若問仁則難言矣將以仁爲難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將以仁爲易歟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其罕言將以仁爲遠歟我欲仁斯仁至矣將以仁爲近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將以爲本之固有不待求歟君子無終食之違造次顛沛必於是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將以爲求之方寸而自足歟凡視聽言動居處執事與人交以及出門使民能行五者于天下皆是也將謂取足於己

乎君子以友輔仁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皆仁之資也將謂其必藉于人乎當仁不讓于師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將謂克伐怨欲不行是仁如夷齊求仁而得仁乎何由求赤雍皆未知其仁也將謂此心潔淨卽是仁體如微箕比干同一仁乎何子文文子皆未知焉得仁也而三月不違回之外無聞焉仁若是其不易也以仁之學心學也孔子所以爲萬世師者正心學獨得其宗也行

之家庭聞詩聞禮孝友卽是爲政施之及門啓憤發悱有敎所以無類嘗曰我有知乎未嘗不叩竭兩端雖曰君子不多未嘗不多聞多見雖曰無可無不可未嘗不用舍行藏雖曰知我其天未嘗不下學上達信乎無行不與人人可以與知與能而萬世師之也其他稱君子好學不出敏事愼言稱顏回好學惟在不遷不貳一貫之唯忠恕之傳商起予以詩禮點吾與以游詠語師叅倚之處不離

乎忠信篤敬語賜無言之天不離乎時行物生小遲稼圃示以大人之學忍予短喪啓以三年之懷警晝寢攻聚斂戒鬬黨進互鄉杖叩原壤瑟曉孺悲推而廣之在當時各因一時之事機在後世實爲不世之師範若斯者無非其仁心所寄故賜稱夫子無常師亦未嘗不自識大識小之賢者而學之也可見聖人不離乎倫物言行之顯而欲立欲達老安少懷仁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使得邦家而

理之朞月三年之效綏來動和之化可以師萬世者可以師一世也柰何鳳不至圖不出天下莫我知焉殊未知孔子正不以師一世而以師萬世者也故不得明良於喜起則裁狂簡於中行所以周流列國不遑寧處者聯屬四海九州爲一體會通百千萬載爲一時是以畏匡要宋遭桓阨陳微生侫武叔毁沮溺譏晨門知其不可而爲荷蕢疑以有心而擊接輿與何德之衰丈人來孰爲之誚甚

於居夷蹈海大道難容一至此極斯時也若可以已也猶然南子可見陽貨可言弗擾佛肸可往此其心何心哉欲與西周之心行周公之道浩浩乎一天之時行不息物生無窮也然於衛靈問陳齊景稱老季桓受樂一有不合明日遂行猶之乾道變化孰得而測之哉然則學孔子之學者一宗乎論語所記載不特下學上達之法程有可依據卽舉一言一動以服膺亦可入道庶不至虓虚寂泥

詞章如異端之流弊也所以洙泗道脈迄今未墜萬古可傳而唐虞以來以是學則作之君作之相春秋而下得是學則治失是學則亂孔子以一人師萬世者非學而何哉

玉水 批 雪階半部足治天下閱此不知胸中作何經濟

慎獨解

有友以慎獨之義相質云獨在何處曰獨無處所只吾心體是也獨者無耦之稱不與萬物爲伍不與諸緣作對所謂上天下地惟我爲尊是矣盍人之二心曰念心之一處曰獨卽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然則已發之和不與之爲耦乎曰是不然也未發卽在已發之中已發不在未發之外也未發之中是獨已發之和亦是獨卽如好善惡惡似有

二念然善惡雖分于二而好惡自主于一譬如見一好人心誠好之豈有不好之念參之乎見一惡人心誠惡之豈有不惡之念參之乎有一念參之卽二心也非獨也又有一種學問欲空其心姑置善惡于度外欲索其無善無惡之真此亦二心也非獨也惟經文欺曰自欺慊曰自慊自獨也意曰誠意意獨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獨也十目視十手指天地鬼神森烈此中獨也就如小

人之揜不善而著其善揜之心即獨也但分揜與著爲二心故獨體亡耳然其要在于致知一念之知獨體也非知何以認得是獨非致知何以認得是眞獨故心之良知是爲聖戒欺求慊戒愼恐懼皆此知也致知即愼獨也顏氏之不遠復曾子之日三省孟子所謂平旦之氣與鷄鳴而起此足盡乎愼獨之旨矣程子曰愼獨可以行王道獨之義大矣哉

明箕　批　說愼獨不涉影響歸重致知又得間撮子

舒卷精彩

鍊格鑄詞俱屬匠心

絜矩

大學言格物復言愼獨言愼獨復言絜矩何歟夫絜即度也矩即心也可以爲方也可以爲方之器無方之形也無方之形天下之方皆從此出天下之心皆從此平故天下最難平者人最至平者心人不同而心同物不同而理同所以天下之物萬有不齊以矩度之則皆恊天下之分願各足不一以心度之則皆同以矩度物能使上下四旁均平

方正以心度天下能使天下分願各足何也蓋當爲者分也欲爲者願也乃天下之人當孝當悌當慈分所當爲也欲孝欲悌欲慈願所欲爲也使天下各得其當爲欲爲是矩之所以絜耳矩之所絜不外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同民心以爲好惡此天下所以截然方正一歸於平也以天下之大平之若此其易易焉者平以此心之矩也亦非執此心之矩强天下之我從故又以能好能

惡歸之于仁人也可見是心也將以爲棼然其靡定乎靈明在中萬化攸基應感紛紜確乎不拔故一人之公是一家是之一國是之天下莫不爲是也一人之公非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莫不爲非也此謂之靡定不可也將以爲一定而不易乎神明周流圓虛不測隨感而應惟變所適故唐虞揖讓不可爲商周之征誅皐夔賛襄不可爲關比之直諫執爲一定尤不可也如大匠有定規而矩

無定方也君子之心有定理而理無定好惡也惟此心之矩在于能絜不能絜耳聖先王能絜則得衆得國而克配乎上帝也非即好惡合天下之公而爲民父母者乎殷後王不能絜則失衆失國而不克配乎上帝也非即好惡徇一已之私而爲天下大僇者乎好惡公私毫釐千里幾之不可不愼也是絜也者前之所謂格所謂愼也矩也者前之所謂物所謂獨也絜矩與格物愼獨言殊而義則一也是故孔子自志學而不踰乎矩老安少懷繼來動和無非與民同好惡而明明德于天下者也故曰規矩方員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志大學之道者其于絜矩與格物愼獨之義可弗究心乎哉

明箕　批　精心體勘名言獨醒

中侯　批　是絜矩了義

俊亮　眼界空然

修道謂教

聖人之教主于修道而所修何道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是也五者缺一不修則非道矣非道則非人矣故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庶類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而異乎夷狄者不深有賴于聖人之教乎自春秋以還聖教不明于上而高明穎慧之士靡不尚玄虛羣趨而宗之于是乎聖道幾熄矣何也聖人謂之性彼亦謂之性聖人謂之教彼亦

謂之教毫釐霄壤其分不在性命在乎教也夫道所同也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彝倫之間情性稍偏離道遠矣而聖人示之以修道豈曰道可道非常道不知喜怒哀樂乃吾性固有之情子臣弟友乃吾性固有之倫雖欲須臾離之自有不能離者凡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與能而庸言庸行卽聖人且有不敢不勉則學知篤行知此行此也繼往開來繼此開此也是以聖人之教不離乎

卓識名言　神采奕奕

日用之常此教之所以中庸也其究也盡性至命克完其天道之精二氏之教脫離乎事物之累此教之所以玄虛也其究也滅情絶倫自棄乎人道之大可見以言性命無不同以言教則大懸絶矣況中庸言教必推原天命無非推本其道所自來所以盡人道正所以復天道耳非馳神天道乃以人道爲幻境者比也然則修道之教不興則玄虛之教不熄家之盛衰國之治亂人之賢愚不肖皆

於此乎繫而主世教者不可不慎矣

明箕　批　聖學異端以言性命則同以言教則大懸絶是千古斷案

排思頹然一新

名言

未發

天之命人之性一也未發之中卽天與性矣喜怒哀樂孰非性乎發與未發雖則名之中和若不同而果有二乎但謂之未發卽天載之無聲臭也天命之於穆不巳也人性之淵淵浩浩不覩不聞也欲從而形容之則性之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風雷雨雪也何也風雷之未動雨雪之未零寂然杳然一太虛而巳時乎風雷之凛烈雨雪之紛霏各

以其時不其沖然太和乎自風雷雨雪之藏諸寂謂之太虛也是太虛之中本自有太和者在而太和之外未嘗別有太虛者存太虛太和名有不同天則一而巳矣孰知太虛太和之卽天也而太虛太和亦一而巳矣可見喜怒哀樂一人性之風雷雨雪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而謂之中非人之太虛乎發皆中節非人之太和乎太虛之中朕兆莫窺而無一不包無一非天未發之中沖漠無倪而何

何等深切

一不備何一非性乎雖未之發不可測識故假太虛以形容之其庶幾焉一有所感遇喜而喜遇怒而怒遇哀樂而哀樂發雖在我而一無所與禮記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則是發非有也特不可以無言也盎然太和而巳矣是發與未發皆自喜怒哀樂言卽謂未發卽性之未發發卽性之發焉亦可也若舍此而別求未發之體則惑矣噫凡言性

或偏於有于無或偏于動于靜皆惑也知性不偏於有無動靜則知發與未發中與和大本與達道不覩不聞與莫顯莫見一也戒愼恐懼與愼獨所謂工夫亦一也或曰如何以養其未發如何以養其所發而愼獨之外又有功哉譬諸草木未發者根也巳發者枝葉也枝葉可見而根不可見根與枝葉雖有本末之分而由根以達之枝葉一也苟如何以養其根又如何以養其枝葉有是理乎易

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可以證未發之旨矣

明台 批 人心那有未發時即此已發者是孟氏曰乃若其情先儒有曰情其性此可爲一印証否願與共推之

議論正大 筆力雄壯

雄爽古健

監二代

時變升降四海風俗美惡世道盛衰一朝政治汙隆係大君所尚何如耳而創業之君尤一代好尚之根源也好尚不齊不過文質兩端已矣雖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二者不可偏廢但無文之質不失其爲質無質之文則不可以爲文故與其文有餘而質不足莫若文不足而質有餘也况質則渾樸非人情所喜而欲敦篤儉約者猶日見其不足

也文則侈靡乃人情所好而欲粉飾華麗者祇日見其有餘也自天地肇分則茹毛飲血何其儉也汙樽坏酌何其樸也結繩紀事何其約也及風氣日開耕稼與茹毛飲血者不復見矣簠簋與汙樽坏酌者不復見矣書契與結繩紀事者不復見矣由羲黃而唐虞而夏商而成周祇見質之日趨于文猶江河之日趨于海雖欲挽而止之不可得也乃後儒因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遂以周尚文其

氣象秀偉 疑其可人

果然哉自後世品題三代猶可說也謂禹湯文武有心以尚之則非矣何也粉飾日增謂能修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完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尚在也況世道愈趨愈下雖後世創業之主未有不欲挽其後靡之習以還之渾樸者厥後每每皆以文滅質也三代君相皆聖人也獨見不及此各審所尚乎桀爲瓊宮瑤臺紂作奇怪淫巧俱以文彩靡麗竭民脂膏自

取滅亡書曰纘禹舊服曰反商政政由舊亦未聞其救忠以質救質以文也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後下車封王子墓釋箕子囚表商容閭凡此莫非崇尚忠厚質朴豈假此潤色而濟其質之不及哉可見忠質文迭尚雖載在禮經不過因孔子贊周文郁郁故率合傳會之耳不然從周從其文也先進之後反欲從夏商野人之陋與武周尚文之辨只此可以決之矣　批　光景懇迫

一貫

古今言道統者竟以執中傳之舜孔以一貫傳之曾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欲求一貫之旨盍求諸執中之傳乎故子思子爲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又曰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惟時時此未發之中而大本立焉則溥博淵泉時措時出莫非太和之流行亦莫非率性之道

而達之天下沛如矣一卽中也中卽未發也虞廷孔門道豈二哉且大學乃曾子傳自孔門者也明德親民止至善而要在知止知止則定靜安慮得凡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一以貫之矣而知止非卽一貫執中之旨乎所以戒愼于不睹不聞者正明目不得而視傾耳不得而聞天聰天明所自出也敬信于不言不動斯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聲律身度所自來也爲物不貳生物不

六字未處

測天地此一貫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聖人此一貫也或曰參唯一貫矣乃以忠恕盡夫子之道果以近易曉門人歟葢道無遠近難易而雜以有我之私者二之也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惟中心無爲渾然未發之體一切以如心而行之卽所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則直以人我一體已私盡融推之邦家天下何往不達而道豈有餘蘊哉或又曰舜于執中之外益之以危微精一曾子于一貫之外易之以忠恕何歟夫道本中也本一也然而無定在無定名而舜曾恐人求之幽深玄遠故危微精一忠恕之言無非欲人反求諸身心庶有持循以爲功也苟執言詮則人人殊矣夫孔之一豈異乎堯之中乎雖然堯以執中命之舜舜亦以命禹孔以一貫語乎參又語乎賜道固得人而後傳也不知其語舜禹語曾賜正所以敎萬世無窮也自生民以來前而唐虞羣聖人都俞吁咈協恭和衷相

與警惕于明堂之上此一時也君臣卽師友也繼而春秋羣聖賢考德問業義重聚樂相與切琢于洙泗之濵此一時也師友卽君臣也其間如湯尹文武周召翕然唐虞之休風如周程張邵朱陸宛乎孔氏之家法不如是而望其德業之相成聖學之大倡未之有也故在天在田聖作物覩聲應氣求雲龍風虎不有曠世相傳者在乎

神采精通

吉雲之露

絶四

聖人與人同以其本同於心也人之所以異心有所累也去其所以累吾心者惟聖能盡之矣且人心本廓然太虛洞然澄徹無所不包無所不貫物感遂應事過不留如日中天普物畢照與物俱寂而靈明常炯無有一毫能爲之累者其本體也而其所以累之者非有他哉意必固我是也四者能以禁止之賢者之用功也不能以禁止之常人之通病也何也人惟不識其本心隨念遷轉逐境支離外之所感萬有不齊中之所萌紛雜靡定坐馳卧遊生東滅西倏起倏止千態萬狀無非意也而意則心有定向矣由是而事求可功求成斷斷乎期于必遂而後已而必則意有定在矣由是執之彌堅持之愈確硜硜然至于膠固而後已而固則意必莫之返焉由是而一事之行一物之得舉一念以至萬念惟知有我而我則意必固守莫之克焉由是而自是自足自私自利拔一毛而不爲安知有人如有意必固我不可也欲其無意必固我以禁止而遏絶之非意必固我乎四者有一則人之本心未免爲之錮蔽窒塞四者牽連則心之本體未免爲之循環無窮所以不能同流天地無非爲四者之累哉此在常人則皆然也惟聖人無心以制其意而必誠其意者不可以意名之也無心以制其必而好謀有成不可以必名之也無心以制其固而確乎不可拔不可以固名之也無心以制其我而立人達人不可以我名之也何思何慮同歸殊途不迎不億抑亦先覺從心所欲而不踰乎矩何四者足累其心又何患四者之爲心累而役吾心以爲之防耶此聖人所以適得乎心體之常生生不息化化無窮不可以起滅識不可以有無言矣噫不識吾人之本心者不足以語聖人之心不識聖人之心者惡可與語絶四之旨

井州剪切華山鶴

精研如金王肖

聞韶

虞帝以德立樂聖人聞樂知德所立所聞其揆一也聞樂知德非聖神孰能窺測害謂神不一不足以達化思不沉不足以通微誠精之極鬼神與通故夫子在齊聞韶德音洋洋舜之樂也知樂不易立非德不立非德之樂鍾鼓云乎奚足以聞是有一代之樂則皆一代之德也故樂在德在黃帝爲咸顓頊爲莖堯爲章舜爲韶禹之夏湯之頀六代制

作命名不同立德則一非惟一代之樂屬一代之德即五音之中一音亦屬一德何也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尚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聲使人樂義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是樂之有五聲猶人之有五德也故五聲八音節奏鏗鏘克諧律呂能以洩人心之喜宣宇宙之和明之可以疏天地幽之可以格鬼神諷詠出於性情之和平舞蹈本乎血脉之融液所詠所舞無非樂德之所由生也世代沿革樂理不講但知樂由外宣故渢渢洋洋以悅人之耳目殊未知亦由中達外豈爲人之覩聞然後渢渢而洋洋哉農叟擊壤歌謡以自快兒童舞干跳躍以自悞皆出天性之自然非獨人歟鳥獸和鳴于林壙鳥魚飛躍于天淵亦豈爲人之覩聞然後和鳴而飛躍哉蓋物惟和鳴飛躍亦出于天性之自然則人之耳目精神自有與之俱適者在也夫子

在齊聞韶德音盈耳耳與韶樂俱融神與重華俱適不知周之時虞之世舜之爲孔孔之爲舜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而太和在唐虞宇宙間耳然則肉味不知門人記之特指飲食一端以見聖人好古敏求無所不用其極昔學琴師襄潛神于文王及聞韶于齊得非潛神于舜乎是即學琴而聞韶可知也即潛神于韶而學易韋編三絶又可知也故終生發憤終生食且忘之若徒聽音察理知

其盛德茂加則季札一覩聞間悉已洞徹之何待三月亦何有于忘食味耶不啻爲樂至斯聖人嘆之正嘆爲韶樂之深極其情文之備矣

泰伯

聖人與人爲善無德不亟稱焉蓋道雖人所共由德乃人所自得也然亦未嘗輕以至德許人矣獨于周室既以至德許泰伯又以至德稱文王嘗讀易而紬繹至德之義于乾曰大哉于坤曰至哉謂坤元順承天道是以德合無疆而坤之至德以此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恪共臣職此所以合德于坤也其在泰伯也果謂其當商周之際其

德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乃棄而不取又泯其迹爲荆蠻之逃此德之所以至極歟如此則泰伯爲至德太王爲不臣矣然則翦商之說非歟魯頌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自後人觀之太王遷岐之日實周室代商之始謂肇基王跡非謂其志欲翦商也且太王時商祚方隆不得已遷岐避難已之土地且捐與狄而不顧安得遽懷不臣之心取商之土地以自王哉吾知太王斷不然也觀文王三分有二

事紂如故猶不免羑里之囚太王之時何時也不敢蓄無君之心明矣若泰伯當太丁帝乙之世亦安能朝諸侯有天下哉縱使足以王時勢在我而嗣位後祇守臣節以終身亦不失爲讓商矣乃遠避以成父翦商之志固謂之讓葢莫之知也泰伯仲雍季歷皆太王子也太王因季歷生文王知有聖德而欲傳之故泰伯順承父志與仲雍同竄荆蠻以國讓之王季厥後三分有二武王克商遂有

天下人知泰伯以國讓安知以天下讓哉所以泰伯文王均之爲至德者此也若父欲翦商而子不從卽爲至德則周家自太王王季文王世世有圖商之志及武王始克遂而周之世德安在哉噫史傳記載豈特太王受誣已哉乃曰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于太白之旗其敢于誣聖人一至此耶是則君臣大義所關不容不辨

先進後進

志三代之英而嘆王道之易易焉夫禮樂一也無分古今無分上下無分鄉國也此可論三代盛時流弊叔世則有大不然者矣自今觀之先進後進以時言也野人如今所謂草野人也君子如今所謂士大夫也何也禮以節民而節之之意未盡壞樂以和民而樂之之意未盡流野人散居都鄙鄉井耕而食鑿而飲晝于茅宵索綯胼胝手足之勞莫不自苦自苦其於禮樂也衣冠揖讓未免質直

朴陋之習而古先餘風猶有存焉者此其前輩之所尚乎而先進之於禮樂若此君子散聚朝宁城邑裼襲升降濟濟蹌蹌承順應對唯唯喏喏其於禮樂也華麗便習又皆文物相競之會而生今反古莫不相尚焉者此非後輩之所行乎而後進之於禮樂若此孰不以爲彬彬郁郁舍君子而誰所以有不祝鮀之佞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然巧言令色丘明耻之脅肩諂笑曾子傷之文華太勝本實先撥至求之玉帛鍾鼓不愈失而愈遠哉孔子論禮樂之本寧儉寧戚孰非從先進之意歟可見先進本質朴也乃文武成康之舊後進本華美也乃周末文勝之靡惟先進是從豈變禮易樂哉今之禮猶古之禮今之樂猶古之樂特今之人非古之人也先輩後輩用禮用樂不同焉耳所以欲從正欲從周之盛時也噫維世教者有能舉而用之則一變可至於道矣

請討

亂臣賊子天下大惡也討亂誅賊天下大義也大義不明則臣弒君子弒父人類變爲禽獸而天理澌滅盡矣爲仁人憂世道者能一日安乎哉非惟仁人之心不忍坐視天下無道即人人皆得而誅之者不論其鄰與不鄰與其在位不在位苟能與義旅以討之雖出自匹夫大義已伸于天下所以天理在人心者激之必動倡之必和縱奸邪跋扈中藏不軌者一聞斯聲亦將褫其魄而落其膽矣

故忠臣義士之舉動不過一節之微而其義有關于宗廟社稷綱常之重者往往使天常人紀既墜復振雖百世而下聞之莫不凜凜有生氣焉是以正名義正所以肅人心也昔唐肅宗播遷在草莱中悍將背闕而坐及李勉一彈劾之乃嘆曰吾有李勉一言足以尊朝廷而倡言討弒逆者其義關綱常當何如哉彼魯哀之懦三桓之強不足與有

戰勳自雄

爲孔子豈不知之知其不可與有爲而不之請聖人不忍也好謀有成以戰則克孔子餘事矣是沭浴而請乃其大義之不容已者若或義師一舉由此可以勝齊可以强魯可以興周其神化固非後人所能窺測而計功之心諒聖人所必無也當時倡之魯庭君臣之大義已明載之魯論萬世君臣之名分已肅又何必擬議其神筭爲何如成功爲何如

明箕　批　光洋自恣罕有其儷

語意[illegible]

戰勳無比

爲東周

聖人夢寐周公志欲行周公之道也周公之道何道哉文武之道也二帝三王得以其道君天下周公不過相天下耳然大君天地之宗子大臣宗子之家相君相握天下之權總天下之政行其道以奠安斯世爲時西周之盛二帝三王之行于昔者周公親致之思兼之心想無遺憾矣自今觀之監二代之典章頒一王之制度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文謨武烈之精遍乎寰宇而關雎麟趾之意浹洽民心溥海内外罔不率從俾皡皡乎天地太和之氣盎溢于成周宇宙間也此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西周行之矣不特成康之世治隆化洽刑措不用自幽厲以前天下同文同軌而周公之澤尚流被無窮迨乎王東遷周道凌夷禮樂征伐之權不自天子出至下堂見諸侯矣雖賴周公僅存之烈而列國尚知宗周未敢敗

悽惋

物易姓然問鼎請隧射王中肩者莫敢誰何天子亦徒擁虛器于上耳回視西周盛際曷能已于黍離之傷感下泉之愾嘆哉故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又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以意逆志其衰東周式微甚矣此孔子所以志欲行周公之道而夢寐不忘欲挽其衰以還其盛也觀其終身煖席不暇皇皇焉若求亡子于道路豈得已哉此其心豈欲老安少懷之志見諸期月三年之成庶幾海宇黎庶復睹西周衣冠文物之盛則周公之道于是乎行孔子之心于是乎少慰也柰何天下莫宗而卒老于行及公山弗擾以費叛召之欲往其往不往不可測但欲赴叛人之召其大不得已之心蓋可想矣子路不悅乃曰吾其為東周乎夫東周之規模氣象為何如者乃屑為乎此耶今即其辭氣以會其意正言其不為東周耳不為東周則必為西周之盛可知也所以思天下無不可化之人

激動奇諷

亦無不可為之事寧操堅白而出不為匏繫而處者蓋此意耳深厲淺揭安足以知孔子之心哉噫讀孔子之書者當味孔子之心可也

一筆春秋 描寫到底

桓文譎正

二伯譎正見諸行事之實焉蓋春秋之事二伯是也聖人定之譎正自見矣自姬轍東遷周道式微無宣王之君無吉甫方叔之佐而荊蠻狼戾所向披靡幸賴小白重耳相望而興或盟會以聲其威或克伐以拆其氣則虐焰不逞中原少寧而二伯之功亦云盛矣考之聖經見諸行事前後何相背馳時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太子鄭立王子帶而

小白率諸侯會世子於首止以定之此正天下之功也至重耳敗楚未幾遂召天王于踐土則與首止之盟異矣及惠王復位襄王以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使告於小白又率諸侯于洮以謀之此定王室之功也至重耳會溫未幾又盟王人于翟泉則與洮之盟又異矣小白以禮義柔中國故盟會諸侯八然後有陘之師則先禮義而後征伐者也重耳以兵革威中國故未嘗會盟諸侯遽有城濮之

戰則先征伐而後禮義者也小白之服楚先侵蔡以示其威又次于陘以耀其衆而楚畏服遣師乞盟結盟而還未嘗接刃則志在全師而已重耳之克楚先侵曹伐衛又執曹畀宋然後合四國之師戰于城濮兵革之威疾若風雷則服楚之功又異矣小白之霸也諸侯未服固嘗侵伐亦不過伐其國之人臣使諸侯自懼然亦未嘗執諸侯也重耳之伯也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畀宋爲譎已甚

而曹衛兩國終不與盟會則其服諸侯又異矣小白服楚之後伐戎者三救諸侯者四雖不能盡成其功則驅夷攘狄救卹災患不可謂無功矣重耳戰楚之外不復有驅攘之功故狄來侵齊而晉侯不救衛還帝丘而晉侯不城則其勤諸侯者又異矣夫二霸行事載在春秋其相戾如此竊究小白之興非不欲戰也當斯之時諸侯恣橫干戈相尋殘民暴骨不勝其患故崇禮義去侵伐而端委正

笏雍容乎壇陛之間楚雖狼戾不過侵擾鄰境及召陵之師盟而不戰小白之心也原重耳之與以仁親爲寶反國敎民以信以禮苟不畜兵威則何以拆楚以懲艾諸侯共然則晉之伯不得不用征伐也故晉止之會爲致世子踐土之盟乃召天王而罪之輕重與其心之譎正固不待校而自明矣若循流遡源則小白之罪又加于重耳何則春秋之作爲尊王也當周之衰諸侯跋扈傲忽天子而

君臣之禮掃地殆盡所賴于振興者二伯而已使小白主伯之後則帥諸侯朝天子以令天下則重耳雖不臣安敢召天王共雖小白不朝京師致王世子是以晉文得侈其惡無所嚴憚律以春秋大義則小白之罪誠過于重耳矣嗚呼賢如二伯且假尊周之名而忘其實況當世諸諸侯哉孟子謂三王之罪人諒矣

起首弘

言言皆神理

舞風迴雪片片飛揚

浩然氣

三才相貫萬古不息一氣焉而已何也仰觀於天凡日月之照臨星辰之布列風雷雨雪之凜冽而潤澤倏晴倏陰一寒一暑燦然萬象昭于上孰使之然哉一氣之運于天也俯察於地凡華嶽之雄峙河海之深廣草木鳥獸之夭喬而飛走方生方死或起或滅森然萬物化于下孰使之然共一氣之運于地也人稟天地塞帥成形成性自少而壯

壯而老喜怒哀樂異其情語默動靜異其用以至子臣弟友隨其人以應接之而不亂孰使之然哉一氣之運於人也夫天以是氣而覆幬地以是氣而持載人物以是氣而運動若判然不相合矣然天地之氣和暢則人物莫不展舒天地之氣肅殺則人物靡不收斂人一呼也卽天地之出機也而身中之氣固散之於天地人一吸也卽天地之入機也而天地之氣卽貫徹于人身曾謂天地人物

天半朱霞

有二氣哉天地人物同一氣也可見太和之氣充塞乎天地人物本至大而至剛也何其至大至剛乎葢至大者天地之仁氣也至剛者天地之義氣也貫徹吾身者卽天地仁義之氣而充塞天地者孰非吾身仁義之氣哉然人之氣有餒而不充者何也不能直養之故也其所以不能直養者何也不能配道與義故也豈氣之外別有道與義哉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義卽渾淪升降有節次是

祈理入玄

也配之云者豈兩物之相合哉易于陰陽初生名爲姤復而配卽如姤復相依不相離是也所以心息相依不以一息而或放則志足以帥氣動容周旋不涉暴慢而氣常充滿于吾身者皆道義之運行焉道義運行則俯仰無愧怍而充塞兩間不過其至剛大者直養無害耳豈能于氣之本然加毫末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是集義所生者曰必有事焉心氣合一盡之矣此孟子所以善養浩

然之氣也所以當大任不動心遡之曾子守約孔子自反皆是道也不其至簡而至易哉若夫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儀秦失其辨此持氣之最豪强耳謂之客氣壯氣俠氣皆此類耳在告子孟施舍皆足以當之安足語孟子之浩然也何也平居未嘗有道義以培養之

何等壯語

終歸義襲之流也不然天下之人莫不有氣而稍自振拔者一或有所觸發則忿不顧身亦足以犯

閱此令人闢腸半冷迷夢乍醒

人主之怒奪三軍之帥當其時不知天地之大禍患之可畏也及其事勢少寧一念計其利害不勝消沮而屈抑矣以行不慊于心則餒也雖然豈獨人歟卽天地之氣偶不循道義陰陽失節寒暑愆期山川崩竭獸木怪妖而況和氣致祥則德星聚乖氣致戾則彗長竟天可見三才相貫一氣相通

灌頂醍醐

謂非道義以樞紐之哉說者又謂心息相依不幾於老氏之說歟葢老氏以天地爲爐冶以日月爲

藥物性命雙修神氣各煉其志在養生也故其說以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執此爲之玄牝煉氣之要豈知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故韓持國問道家三住之說程子謂其只在收放心信乎心不以一息而或放則先立乎大者而其小者自不能奪矣是故人知孟子之長在養氣不知其要在養心

明眞批　排擊剖剥皆中理解

皜皜不可尚

聖不可知之謂神而終于莫知乎知之以言行氣象者知以迹也因其迹而窺其中之所存雖及門三千心服七十惟參獨得其宗矣何也孔子之道包含藴蓄浩然無方本至大也淨潔精微純然不雜本至一也惟于至一者反諸吾心眞不可尚焉凡文章之著見儀度之雍容與與肅肅變化莫測何莫非其一以貫之哉參賜從遊於門非一日矣

觀平日之學賜也多學近于博參也反身近于約一貫之旨以之語參則唯以之語賜則疑及孔子沒門人心喪三年治任將歸之日子貢爲獨留焉何其慕之深也他日同門以有若似聖人欲以孔子事之獨曾子爲不可焉何其知之眞也此參之所以守約所以唯一貫也若賜之于知也宗廟百官之喻孰不知其富與美乎天階日月之喻孰不知其不可及不可踰乎泰山滄海之喻孰不知其

一撮無加損一勺無減增乎綏來動和溫良恭儉讓之稱皆形容儀度之設施而知其道之大焉耳欲眞知其道之所以大而一之也苟若皜皜不可尚一語足以入骨髓而揭底蘊乎然其所以不可尚者乃濯以江漢暴以秋陽而聖人好古敏求發憤忘食之心亦惟此足以發之矣況至堅也磨不磷至白也涅不緇可見皜皜不可尚非即人之心體乎人之心體非即至一之道乎人惟有所拘蔽不

肯加以暴濯之功耳間有暴之濯之又不肯濯之以江漢暴之以秋陽終未免爲外物所尚而皜皜者之難復耳噫欲知孔子之大不出吾心之一故曰曾子獨得其宗

明其 批 義理正當詞藻沛然

聖之時

元氣流行萬古不息一時焉而已矣時乎春也夏也秋也冬也循環無端終始不窮久而運世暫而瞬息大道之乘除萬物之消長未有一之能違乎時故時之所在一或違之在天爲災在地爲眚在物爲妖況于人乎況時者宜也天地生物聖人行事各得其宜各因其時也或時不時即宜不宜也何也貞而元亨而利天之宜也利下起元天雖大

不宜也夏綠荷秋黃花地之宜也冬蓮春菊地雖厚不宜也建子陽生建寅春正時令之宜也欲行夏時冠春正于建子之月時令可悖不宜也天子改元諸侯聽命名分之宜也欲紀魯史稱元年于周平之世名分可僭不宜也孔子作春秋首揭元年春王正月所以尊天王奉天時也乃孟子獨稱之曰孔子聖之時也其所以謂之時者可以久而久可以速而速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夫子自

道也又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當可之謂時也夷尹惠均之爲聖也一於清一於任一於和一有所倚則其去時遠矣時何若是乎難哉嘗玩易而得時之義焉陰陽剛柔盈虛消息其所以生生不測者惟其時矣故曰易之爲道也屢遷周流六虛變動不居以此觀孔子而孔子即易矣乎所以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思贊曰上律天時惟其上律乃與天並運與時偕行不自足也惟其學

易乃洗心退密所欲不踰矩先天不違後天奉時不自知也是故不厭不倦莫非天道之運行發憤忘食一毫人力之不着意必固我絕無纖塵用舍行藏渾無轍迹由孟子觀之孔子聖之時孔子自觀不過學而時習政惟其時習故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所爲聖之時者也中庸曰君子而時中惟未發之中發皆中節時出不匱孔子一中庸之道也可見孔子豈能爲乎時哉能不失時而已矣故西

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孔子言仁于春秋孟子倡義于戰國亦時也然則後之願學者抑亦願學其時哉夫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而知大始者乾也終而聖之時固難始而知其時爲尤難果能知至知終時其時焉其庶幾矣

中侯　批　時中之義幾無賸指

執一賊道

道無方體無窮盡大無不包小無不入高不可抗卑不可貶其本體之眞不可以思爲不可以名狀也執其有名狀而可以思爲未免墮焉不弘拘焉不達使其言行欲爲世所信從足以樹風聲建標的其害道豈淺淺哉孟子所惡正有見於斯也何也言道至于仁義執中宜無容議也然楊子執義之一而害乎仁墨子執仁之一而害乎義子莫執

仁義之中而害乎時中故其說爲邪說行爲詖行辭爲淫辭惡之若此其嚴者豈惡其學仁學義學執中哉惡其各執一偏之見于以戕賊乎斯道之旨也故夷尹惠聖人也一于清一于任一于和猶謂之不同道況楊墨子莫之流哉可見清任和也仁義中也皆道也不執則皆是執之則皆非孔子所以爲聖之時孟子所以願學孔子也況世之爲學者高之爲異學之玄虛卑之爲俗學之桎梏間

分混于逝水決雄雌于汾石

語自會悟故自超絕

有覩聖學之一臠者各執一語分門樹幟自任以眞宗嫡派苟人有片言不拚卽從而排之其亦未聞孟子舉一廢百之教乎或曰旣執一不可也孔門一貫何謂哉蓋會道之旨者則當舉其要見道之偏者則當體其全孔子所謂一爲博而守約者發也孟子所謂一爲偏之爲害者防也況貫則無所不通執則局而不貫言若相反實互相發也或又曰偏執之害道也如此而允執固執何謂哉蓋

孟子病其執者病其執中無權非擇善而執也可見吾道一貫乃聖學之要執一賊道卽爲異端之偏擇善固執乃入道之功舉一廢百卽爲偏執之害自行不着習不察者苟能于斯道管窺一班亦足爲進道之機而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謂之智且又居之不疑是卽執一者流也卽此會而觀之吾人于無方體無窮盡中徒執一自賊又以賊人何爲哉

玉氷 批 一夕之夢翱翔百里一尺之鏡洞形千里

典正

筆力矯健

精駁詳說 白玉

反經

聖人之道惟在於反心反則正不反則邪所以思狂猶惡鄉愿無非為衛道之心故孟子發其蘊以告萬章世道衰微霸功王道誠僞不判則王道反不如霸功之顯赫異端聖學邪正不分則聖學反不如異端之信從遂使時君歆慕皆管晏之餘風處士橫議悉楊墨之邪說甚至亂於二氏之虛寂聖道蓁蕪人心荆棘其責將誰諉也君子則惟反

經而已矣反經者反諸心也反諸心以求乎千聖授受心學之法使其道如日中天照耀今古何則心即經也經即生民常秉之物雖欲變之不可得而變者不以堯增桀損不以舜存跖亡不以秦隆盛不以衰亂滅人人各正時時運行者此也蹈此之為道得此之為德知止此也幾希此也反則端乎此不反則異乎此何今之為儒不思反此動以虛無寂靜之說即為禪玄之學且今之禪固非佛

字字精鑿 語語痛快

九曲明珠 一線穿

此五段一語一杯

氏之學也今之玄亦非老氏之學也今之號稱聖學者又雜乎今之禪今之玄其去二氏之學已相倍徙況聖學乎總之不知經為何物非孰已見以自售則倡百家為玄解前不足以繼往後不足以詔來上無關於天命下無補乎民生其於世教奚取哉所以經之不常明不常行得非自戕其心乎然則經之大旨反之工夫即五經皆心畫也何也說天則謂無聲無臭是為吾心之精微而盈虛消

息神妙萬物不可得而形容之也吾則反之於易而易則有奇偶之象所以六十四卦變化不測者皆可得意於象辭之表而易知簡能之理萬古不變孰非此心之生生乎議事則謂疏通知遠是為吾心之經綸而法度號令一日萬幾不可得而形容之也吾則反之於書而書則有歷代之文所以典謨訓誥維持世教者皆可會元於政事之間而精一執中之權萬古不變孰非此心之欽若乎言

眞九經庵

欽法抄

志則謂溫柔敦篤是爲吾心之和平而靈機竅妙
有感卽應不可得而形容之也吾則反之於詩而
詩則有性情之統所以國風雅頌各得其所者皆
可逆志於詠歌之末而賴鳴塤篪之聲萬古不變
孰非此心之思無邪乎談理則謂屬詞比事是爲
吾心之符節而誠僞邪正褒貶予奪不可得而形
容之也吾則反之於春秋而春秋則有筆削之例
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實者皆可考核於袞

鉞之中而天王一統之義萬古不變孰非此心之
名分乎論體則謂恭儉莊敬是爲吾心之節文而
儀章度數高下散殊不可得而形容之也吾則反
之於禮而禮則有退讓之式所以三千三百經曲
各當者皆可究竟於升降之項而惟寅直清之本
萬古不變孰非此心之無不敬乎樂律雖亡樂理
存也廣傳易良非樂敎乎是爲吾心之中和而已
所以反之於易於書也詩也春秋三禮也皆經也

復潛心語

而經盡心學也心中之理無有乎弗具經中之言
無有乎弗該故一言一辭皆與心涵然經非君子
之所以反而猶其所以未易反者如焉憂憂之難
入繼焉漸而有得終焉經與心爲一不知心之爲
經經之爲心周孔之所以聖顏曾之所以賢豈
加毫末於心哉非有加于心之初是乃不失其常
者也常則知二知十已百已千不過一心經則五
行五常千支萬派不過一理譬如月一也落在千

江萬河影皆有之驟然風起水則波濤影亦婆娑
故動亦動靜亦靜動卽人心不測之風雲靜卽人
心固有之乾坤所以反者求其靜也靜則水如常
影如故是爲萬古不易之常道也常道不易經則
無不明心則無不正心正經明則鄕黨安得無善
俗國家安得無善政乎此君子之所以反經卽韓
歐之著原道立本論宋儒之斥二氏宗五經均有
功於聖門也大矣哉

中侯　批　人皆以佛老爲儒之異端今之儒儒之異端也今之禪玄佛老之異端也子輿氏反經之說寧獨爲楊墨設一隄防哉

玉水　批　驚才風逸壯志烟高懸咸陽之寶鏡截藍田之神玉

明箕　批　窮題之奧盡文之變故自迢迢出自玄心超悟象外

明台　批　清機遠出不從八道且有闗津之勢籠蓋八表欽服欽服

見知聞知

道達天下大無窮也知通古今明不息也人能弘其所本明以大明于天下則道統在斯人矣且世之人豈盡無志于學哉間有反身默識潛神性命又欲超脫見聞以求虛寂之宗無怪乎見知聞知之鮮其人也何也知一也其時同其道同故謂之見知其時異其道同故謂之聞知道不以古今異知不以見聞殊所知卽道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所覺亦卽道也或見而知之焉非獨見

已也本其所獨見者與天下之人共見之此之謂眞見也或聞而知之焉非獨聞已也本其所獨聞者與天下之人共聞之此之謂眞聞也使斯道大明浩浩乎天地之包涵萬象不自以爲德昭昭乎日月之普照萬方不自以爲功所以願學者此也蓋唐虞之際其得見者不可勝計何爲見而知者獨在乎禹皐尹朱望散也三代之間其得聞者亦

不可勝計何爲聞而知者獨歸之湯文孔子也孔子雖聖不過庶人耳何爲而得繼乎堯舜湯文之緒顔曾子思皆親見夫子何爲皆不許之以見知也故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信乎千百世之下無有乎見知聞知之學也退之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信乎後之所傳皆非堯舜湯文孔子之傳哉是故傳其不睹不聞之知者內也傳其多見多聞之知者外也傳其無窮之知與天下之人共

見其聞以大明乎斯道而滿其分量者無有乎爾也然則果能弘道者道統非斯人而誰

明台　批　綽有才情

中侯　批　見知聞知子輿氏以之終篇原有深意中間數語道破可不爲子輿氏之知已哉

信心草

福唐[illegible]華　識

當祀

建文帝以存體統

夫三代而下繼體而王垂統而治者漢唐宋也無術以守自速而敗者秦隋也秦之暴虐隋之奢淫亡非天也我
建文帝無一於是祇因欲爲漢景不能成漢景適

當其阨勢不得不遜國以讓位一禪位之詔疾如風雨安如泰山四海之內九州之外莫不歸心靖難者憂天下之無王幸斯民之衽席揔有我
明之稱君父之屬當時咸咎當事者爲謀不臧皆非輔世之臣或曰
成祖天授
建文何尤秦漢以來凡有勢力之强智術之謀而

欲得天下者無所爲而不成無所爲而不成者
亦實天之所定命矣雖天之所以定命而其心
私竊計未有不畏天下後世之公議既天之所
與孰能無廢既廢其位復廢其祀似非
宗廟體統之存當念
太祖之皇孫
太祖之册立立有尊也必有先也列之
宗廟不忘祖也廢之不祀恐辱先也討居

天位閱歷數載天命未授宗藩諸王莫不尊親莫
不稱臣莫不戴天是爲至尊至貴矣生而至尊
至貴死而不得一朝之祀莫非當日爲配天之
主爲虛王乎生居南面之尊萬歲之稱死而不
得一日之綸莫非當時爲照臨之日爲虛日乎
故天不可一日無日人不可一日無王有一日
之日發育天下一日之萬物有一日之王治理
天下一日之萬幾所以日不虛日王不虛王以

激切

其王不虛王日不虛日而附之以
洪武猶恐其未當也即其當未當則猶可也而其
祀不祀則不可也何也年爲千萬古之歷数修
史者不編而自編矣祀爲千百世之大典不祀
其祀誰則祀乎矧庶民之祖考而爲庶民之子
孫者時常致敬毋敢廢越何况於爲
帝王堂堂之神主當祀而不祀乎所以爲仁臣爲
孝子者不得不長太息已矣諒

宗廟內所因者非爲廢而不祀亦非不欲其祀在
當時或拘於忌諱不可祀同堂而共享在今日
或拘於名分不可別先後而定序論忌諱則燭
影之疑陳橋之變至今律之論名分何代無之
論所尊稱臣尊乎稱朕尊乎論先後未有先天
先有後天乎論相傳孰先傳焉孰後傳焉此其
當祀在前在後在上在下在左在右不待辨而
自別不待論而自明乃萬古不易之定祀也萬

警策

此等議論真堪不朽

議論痛快令人感激

古不易之定祀可廢乎不可廢乎不可廢而廢
或異姓乎或非類乎且以呂易嬴均爲秦以牛
易馬均爲晉而况於一家一姓一脉相承名正
序順者乎苟非名正序順則天下爲臣爲士者
昔爲臣士今爲臣士均爲我
明臣士未有不懷公議之於昔而敢抗公論之於
今乎亦果非名正序順則天下人心何其將死
事諸臣褒旌之俎豆之所以爲臣當忠死事不

易原當時之事幸而濟則爲賢特不幸而不濟則
為當阨以當日不死事視死事則懸以今日死事視
不死事則貪古人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苟人
心以不易之臣死事而不祀可不先失天下後
世之公議則將來爲忠者何以感發其善心不
忠者何以徵創其逆志乎故見其祀則祀耳惟
恐死事有靈生爲忠憤死爲忠魂而其主未受
旦夕之祀而其臣肯受春秋之享乎或曰祀其

委曲得宜

引辨確當

臣何不并祀其君蓋君即天也祀君即所以祀
天非配天孰敢而祀所以
建文帝遺祀至今天下仰望之所當祀也久矣久
而不祀果或拘於忌諱名分即獨設一祀則
帝神庶以有歸人心稍以至願亦果或不知有遺
祀則已但知有遺祀未有不以感發惻念追而
祀之追念而祀不惟
宗廟體統得以存而且天下萬世咸稱爲

聖王賢君功德光三代體統振萬古而天下胥慶
與唐虞之世明良之盛如一日矣弟不覩
帝曆則已但覩之不見
建文帝列於其上便爲痛心嘆賞然一人如是天
下之人可知今爲臣如是萬古爲臣可知昔晉
重耳爲惠懷欲殺故奔曹及反國未聞晉子孫
不祀惠懷也祀之又未聞祀惠懷於重耳之後
亦未聞重耳敢居於惠懷之先此盖春秋霸國

之世尚存體統而況我
明巍巍乎有一統之稱哉且我
太祖定鼎以來二百四十餘年所以爲萬古稱
大明者爲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無不明也夫何
本宗之祀一事至今未明至今未定即以一祀未
必就亨亦不過盡仁君仁臣孝子之私念以斷
天下後世之公論以存中國萬古之體統也體
統不明則孔子祢嘗之義爲虛意矣春秋之作

爲徒勞矣朱子綱目之集爲具書矣凡欲存體
統爲中國萬古之尊則
建文帝之當祀也昭昭焉耳

夷俟　批　忠懷之念溢於毫端

孟元　批　聲撼半天風雨寒

胡元不可與正統

統也者先王所以垂後王所以繼春秋所以作綱
目所以集謂其合天下混一之爲統易云統天孟
子云定于一則能一之爲正謂能以身正得天下
以正又能正其身以正天下故爲之正統也然亦
有身正得天下以不正有身不正得天下以正雖
得天下以正而其身未正安得正其統乎所以可
以正言者又不可以言正者要之尊聖教別華夷

是也何也宋中華人也繼唐而有天下固以正統
與之元外夷人也繼宋而有天下亦以正統與之
不以分華夷而以均正統則其昧聖教爭大義可
知矣愚謹揭大義斷是非有可與不可與者在焉
故宋仕後周職居檢點黑夜陳橋之變士卒黃袍
之加袖出禪位之詔遂居南面之尊論者謂其欺
孤弱寡乃爲中國人竊中國位奸中國統中國有
道律以春秋大義黜爲篡弑均不得爲正統也幸

而不黜者天下皇皇生民無主乃其中國人爲中國君迹與前代相似而且其間賢聖繼作名儒輩出皆能尊德性極精微分未分之經註起已歇之道脉繼往爲一詔來無窮不得不以正統與之至於衰末稱臣及侄不能恢復雪耻終於溺亡柰何國運不幸天喪在斯則胡元入爲中華之主表語有云君胡元入爲中華之主世運之丁極否冠裳倒置天地晦冥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斯言然矣況

楚項瞳瞳英雄蓋世尚譏以沐猴而冠何況於食草萊之實服犬羊之皮乎且問其所戴之天則五氣不順布也問其所履之地則五穀不並生也問其所衣之衽則左右不辨也問其所食之味則腥羶不避也又柰何名教當衰斯文掃地學爲已者寬考槃之在澗樂泌水之洋洋學爲人者拜犬羊之黨類克虜庭之賊臣至貶孔子爲中賢使西僧揚璉真加發宋陵寢此其遺恨可勝道哉原其大

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大曆以弟酖兄弟收兄妻子烝父妾非其類無其德所與禽獸何有幾希無怪乎昔之人得其地不足以爲耕得其人不足以爲臣之說茲以不足爲臣之人爲中華綱常之主以不足爲耕之地爲中華文明之區則作史者因其繼宋而有天下槩以正統與之可不黨夷背華亦爲不善變矣甚乎正統之假於秦晉隋唐已爲拂經叛義況又假于胡元乎可不難爲乎千

百以上之君尤難乎近代之宋也昔真觀二年頡利可汗入貢上謂侍臣曰向者上皇爲百姓之故稱臣突厥朕常痛心今突厥稽顙庶幾可以雪耻及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嘆曰漢高困於白登不能以報今我子能擒突厥吾何以憂謂其中國有人無患異類來侵我疆所以黃帝之戰蚩尤堯舜之遷有苗夏啟之征有扈周宣之伐玁狁炎漢之逐匈奴李唐之擒突厥趙宋之倫遼金

惟恐異類侵我疆土盜我名器亂我綱常褻我正統也在前王以異類驅之在後王以正統與之則前王爲徒勞矣故難乎其爲千百世以上之君者此也逮夫徽欽二帝播遷於沙漠中原板蕩於犬羊和靖之上秦檜一書富弼之邦獻納二字岳武穆之死於獄文天祥之死於市趙昻發陳文龍之死於官陸秀夫張世傑之死於海亦恐非類侵我區宇竊我名字裂我冠裳亂我居正也夫宋之未沒與元不共戴天及宋之既亡與元聯爲正統惟恐宋元有知元有德色宋有愧心故難乎其爲近代之宋者此也雖胡元有八九之傳又非贒聖六七之作雖胡元有百年之運而吾中國自是萬古之尊雖仕者黨輔非類之草昧而吾聖教自有懸象之不磨所以中華不可假胡元一日而處胡元不可竊正統一例而編寧宋後虛正統之繼毋寧胡元謬正統之傳是以黜元者不得爲贒相死元

者不得爲忠臣故不得贒而忠者非事正統之君也非正統之君而與之正統則其昧聖教乖大義者此也吾望續綱目者當編元爲史外可也斥元爲統外可也且史所以垂後王之勸懲統所以繼前王之胤緒苟不編斥史統之外而又不明勸懲胤緒之義混以正統與之則胡元可繼趙宋可繼漢唐且可繼唐虞夏商周乎若斯者豈仲尼萬世外夷之志哉即以元繼宋以正不以閏則宋以上之君不知也今吾繼元將元不以閏而以正恐宋以後之史有歉也苟不以爲歉徒以取法於綱目非實取罪於春秋乎若不取罪於春秋是爲夷狄混一之中華非古帝王混一之中華也非古帝王混一之中華則犬戎可以逼幽王吳楚可以猾夏五胡可以亂華王莽假越裳氏不爲欺李陵降匈奴不爲叛秦檜主和議不爲非則孔子大管仲攘夷之意故如是乎孟子取周公膺戎之意故如是

乎天生南北限夷狄之意故如是乎觀此則正統可與不可與也固亦明矣或以余之言爲迂者謂當時元兵次於錢塘沙洲皆虛潮來盡溺不意三日不潮莫非天意而天可恃乎殊不知天地可易而綱常體統不可易正謂此也

夷侯　批　有史識有史材

明台　批　辟經筆力

道無順逆無老少

終始一道惟在所養養有素則道矣道則無過不貞無時而衰何也順逆者遇也老少者時也貫通乎老少順逆而貞夫一者道也無志於道者無論巳雖矢志斯道且有難爲力者盖以順則意氣舒而逆則氣易折也少則精氣壯而老則氣漸衰也苟見之不真執之不固而養之無素則志不足以帥氣欲其患難皆順境老耄如壯夫與時偕行與日俱新也難矣稽之商末得一箕子周末得一衛武公其于道脉皆大所關而箕子之處常不可得而詳覩于其變則常可知矣衛武少時不可得而詳覩于其老則少可知矣故箕子紂惡方稔目覩剝孕之慘炮烙之酷四海民命苦受毒痛商祚岌岌乎不可旦夕留矣斯時也身爲宗臣既不可皆爲微子去又不可盡爲比干死乃佯狂以晦其明則身可辱也可囚也可奴也與道合貞萬變不能

爲之柱也此豈止忠臣智士之爲哉易稱其蒙難正志貞明不息至武王以道咨訪而陳洪範焉如五行五事皇極福極天人感應之際了然如指諸掌非學貫天人能之哉若謂隱忍以觀時勢之變則亦知箕子之淺淺者耳衛武年已九十五矣猶箴警於國曰自卿以下及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捨我必恪恭於朝夕以交戒我故在輿位中依几居寢臨事宴居史朦皆訓御之如左史

倚相所記果足以盡其睿聖哉書曰睿作聖恐未易言惟其有切磋琢磨之功是以有金錫圭璧之德惟其有圭玷僭賊之戒是以極溫溫抑抑之純至於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中庸引以發明性道而道學自修恂慄威儀大學推其民不能忘想皆武公之實德斯足以垂訓無窮也故孔子刪述六經獨存洪範於書存淇澳賓筵抑戒於風雅皆道脉所關也可見箕子之道不以逆而變衛武之

道不以老而衰也至今誦其詩讀其書想其人于古如見乃知以順逆老少論難易正謂人當終始一於道也毋以一時一事乘之以慢易之心忽乎哉

明其 批 鶴鳴不如祈招之穀此可爲印言

交友必擇善　觀我 潛溟會作

友之誼爲天下重矣而其所交之道未易爲言何也友者兩相偶之謂也偶則不可貶已以悅人亦兩投之謂也投則亦不可拂人以徇已故我欲交人亦欲交我擇人而人豈不擇我乎是則鄉國天下之中必有直諒者質吾之公心多聞者印吾尚友之心皆吾所當擇而交之也苟交之不擇擇之不慎志趣卑暗德業罔資匪徒無益一或中垢而

能自振拔者少矣故凡有志之士孰不思得良朋以資夾輔而立志弗高取法匪上動輒藉口以爲彼高賢大良必不肯與不如已者友也殊不知友也者友其德也獻子之於樂牧五人則相契相忘之芳躅費惠之於子思顏般則師道友誼之盛事晉平之於亥唐則入坐授食之美談至於帝堯於舜既館以居復就以養聯堂陛之交略君臣之分非所稱天子之友匹夫而尤高於獻子惠平之上

剖析質詠有家數

有經藉

直令此輩見之失不得笑不得

深中時弊

者哉夫以匹夫之於五人三臣位不足以敵公卿聖主而能以德高之以百乘之於千乘萬乘勢足以驕貧賤而能以德下之孟軻氏所謂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正謂此也乃今之交誼何如哉則有銜門常布謬托金蘭結非論行臭匪同心無事則疏者親暱者合有故則是化爲非德化爲怨所稱雷陳之膠漆范張之死生吾未之聞也又有騷人墨客稍知韻語便號名流伺候惕息望門投刺所

獻媚者非扇頭丹青則袖裏絕句外假公論內規私貺果有攬千仞之德輝視萬鍾如敝屣清修粹養可相砥礪者未之聞也若夫通人達士往來活套苞苴絡繹磬折搶地較勢位之崇卑爲俯仰視光燄之顯晦爲進退所云緇衣之好倒屣之雅抑其位而不驕忘其勢而不亢者罕矣至於研席之交講習之雅非不雞壇矢志牛耳互盟及始會以文終會以利錙銖構釁毛末成仇凶終隙末殆有

令我意氣[索]然

進一步言尚友千古意見更高遠

令我神情欲往[矣]

甚者求其契以道義信以真誠歷存亡常變如一日尤千百之不獲一二也噫豈一朝一夕之故積習使然其來久矣夫高明之士志超識卓不以一世豪傑自期待而以千古聖賢為歸宿而千古之事往矣既往事之如湮卒不朽之有在者神之著於言也言之見於詩也書也吾則時而習之味其言而知其心則其先得所揮霍先覺所發明切磋繼往規勸詔來就其遙相冥會默相心印帝王何以遞降前後何以一揆性反何以殊途征伐何以異籙道何以貫言何必稱其人其事其德其行真可以縷指計按冊數則當日之意緒若呈千古之神情如見使吾未决之疑得以剖破未了之業得以究竟聲氣相求志念相許契為芝蘭結為塤篪則友自交善自擇奚必友鄉國友天下而後始稱為廣交始稱為擇善哉嘗誦小雅云伐木叮叮鳥鳴嚶嚶出於幽谷遷於喬木是幽谷之出鳥自出

勘破世情

直溯源頭

也喬木之遷鳥自遷也能擇之智鳥固具之至於翱而後集且不徒幽谷之出而丘隅之止則尤緻于喬木之遷而知幾知止明尤何如也鳥誠如此人何不然乃迩來抑又甚焉落井下石見利忘義瘠人肥己半菽莫分求其所為杯酒洽情莖羽將意亦不可得安得夫道德之品而與之相砥礪哉吾望世之為士者直超鄉國天下而友千古聖賢者是為知幾之胷知止之明也知於其幾知於其止是即知止於至善之地矣噫鳥尚知之人可不如乎

夷侯批　可與朱公叔絕交論並垂不朽

孟元批　更可與劉峻廣絕交論平分半席

松南批　曲盡世情俗態筆端有畫語匕

精工俏是不朽之章

天花亂墜

英雄國之幹　爲諸侍衛習武舉出作而作

世之英雄不患國不用而患道不行不患道不行而患時不遇有道無時賢士所以咨嗟眞士所以扼腕有時無遇行歌所以不顧蹈海所以不返何也法之所操不若士之所任也爵之所縻不若身之所羅也而精神之孚契當在簾寀枚卜之表舟楫鹽梅之托又在展采錯事之先則明良之嘉會正國家之大主張故曰英雄國之幹也請申論之

萬幾非獨運之智太平非寡助之功而明主不以假籌於凡品不以借才於異代不以一己之聰明而以兼天下之聰明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是以勞而求之爲之制禮作樂理財禦侮立法制器無非爲世之才也衰世多遺才國不能用也盛世多遺才國不勝用也才不勝用則奇杰之迹欲藏而不能盡藏故見其挾弓矢而追逐原野者嫻其才技之素綜物理而願希聖賢者惟爲

居諸之歎樂道德而淸夢泉石者長作閒中之地吟風月而笑傲山林者時爲醉裡之天之數者隱跡非所願所惡在于澤耳夫太平之梧鳳可追也淸朝之卷阿可慕也無因而至人主之前枉已而希上下之交乃蘉之屈非鶴之和璞未剖而禺先喪寧抱皇王之畧沉淪林谷之間所以重吾道不得不重吾身耳若以之國幹無非爲國之幹也國有封疆之事俾之秉節鉞文用武也國無封疆之

宏博

事俾之桑窬勿武用文也夫如是抱才者抒才懷忠者效忠克庭有鷺空谷無駒豈惟二八升而唐堯盛五人有而虞舜治哉故淮陰一拜而漢祚興茅廬三顧而鼎足定載以後車而周王立以高國而齊霸皆人主羅而收之爲敵國窮散而用之爲天下治天下歸功于人主而人主不自以爲功所以用人得人國之所以昌也燕用樂毅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代之以趙括終

談用人得失燬若指

使白起坑其敗卒皆人主輕而任之爲敵人資因而潰之爲天下笑天下譏及于人主而人主噬臍而無及所以用非其人國之所以亡也用得其人于將不以補履賓禹不以烹鷄用非其人魚目以之照乘砥砆登之瑚璉故得人失人國之廢興存亡靡不關焉是英雄又豈易任而易稱哉英雄之得任而稱者蔵器於身斂其英風以蓄其克物之銳一旦觸機而動霍其運量以制其城社之奸其

直是英雄本色

品也若岱嶽之屹立莫能搖也其量也若大海之歸百川無弗納也其鏡物也如止水而後有筮龜之卜兆其臨事也如臨淵而後有膺揚之敵愾董仲舒曰眞正英雄皆從戰兢中來又曰積精爲身寶積賢爲國寶叔世寶珠玉而不寶賢人珠玉無足而至皆人主之寶不寶也藉令四方有警則珠玉可爲國之幹乎諸葛武侯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之所以傾

見有用文章非徒經生口吻

類也古來煬灶蔽明之患每生於踰尊踰戚之朝覆餗負乘之憂皆起於堂高簾遠之世苟世主念臣有大有群有異祿須無異念賢臣報國在朝在野有殊職自無殊報然則英雄即爲賢臣國幹即爲國寶昭昭焉耳雖然世亦有豪俠之士號稱英雄者頭可斷脛可刎身可漆炭可吞擊衣擊筑函首獻圖不負知己不忘國士至今伏橋之下易水之上寒風凜凜猶有生氣雖有古聖前賢表其眞

一結尤是人品之鑑

議論慷慨有英雄氣

流其芳亦不過爲報國之豪俠耳豈幹國之英雄而若是哉

涵宇 批 通淹之識宏亮之節如百川赴壑氣機浩衍而蕩漾處則波委雲屬杰搆哉

夷侯 批 談用人得失鑿鑿如錐畫沙如燈取影

孟元 批 吟噴皆眞須眉都點是个中道子虎頭也

俱然名理　五中病根　可驗可僅　未然中解　石画

良將恕已而治人

同雲劉河出作

守封疆者治封疆者也治封疆者施恩則易窒示威則難持非善典不足以治衆非恕已不足以安人素王以之有憂聖帝猶以爲病故已欲安不念人安恐人不治不思已治皆知好人之所恕惡人之不恕而不知去其所不恕行其所以恕昧此而治疆者奚稱良將哉故謂良將恕已以治人也果何以言之將者國之命人之元首也人者邦之本將之手足也手足衆矣雖有邦固本寧之勢亦有流離塗炭之狀雖有追奔逐北之雄亦有徒手奮呼之困元首尊矣始於如雲如雨莫敵終於僨乃得免自幸始於百戰百勝耀已終於非戰之罪歸天豈得失於手足實在乎元首也此猶木動萍移風行草偃處於李牧之下一夫莫穫轉爲趙括之衆萬卒可坑而爲將者豈賢於此而愚於彼而爲卒者豈能於牧而不能於括哉此無他不過治人

之典不肅恕已之聲未聞夫以恕者何推已及物之謂耳不以恕者何暴已用衆之謂耳苟暴已以用衆則前後欲離心左右皆側目何況於遠乎苟推已以及物則天地所不違鬼神將來舍何況於邇乎所以恕已爲治人之本也故治人者示於人也示人有章必存乎簡易簡易則易從將有恥且格示人有倫必由乎恬淡恬淡則自守恒以逸而待勞以逸而待勞則衆心無不一功戰無不利有恥且格則令典無不肅教化無不行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澄之以無事濡之以至仁此良將之所以得其理而大其功也然不恕之於已而徒治之於人不撫之以性而縱之以情煩文以黷下忘已以責人非惟不可得意於軍士而亦何以禦侮於敵人乎故敵人不可禦軍士不得意則人之治不治可知也將之良不良亦可知也何以明其良不良而形之若將之不良者大可專車力能

高談桂辨辯論因疑

抉華貪欲爲主饑寒罔恤若斯者志未寧也志未寧何念乎不知爲治本何念彼不知爲亂階惟以徃徃蹇蔽而黠虐之黠虐盡人視之如寇仇豈寇仇而能治於人也斯之良者欲不先食兩不遑盖投膝飲意解衣念寒若斯者神已肅也神已肅視人休即已心之恫瘝靡不一一徧摩而調燮之調燮周人親之如父母豈父母復用治於子也是以知乎治卒乎不治而自順

理透玄關非精研者鮮及此

之若皆由性中之所作用也作用性中則勸威遍封疆聲名震夷城無非象屋漏中之敬信戒惧内之中和所以有作用則必有建竪而恕已所致固亦明矣且天下之至明者莫如日月也猶有不及之所耳而恕已之理爲寉中非無事而不以廢事亂之者則千萬人受其賜其於日月亦已大矣世間之至害者莫如豺狼也猶有不傷之處耳而暴已之理爲寉中本無事而以多事擾之者則千萬

人被其害其於豺狼亦已甚矣至於已甚人且不畏其庇而庇且不畏奚畏於亂乎昔者沙中偶語漢高封之而軍士息議何則恕已之所致也葵丘盟會齊桓驕之而諸侯不附何則暴已之所致也向之所以恕已者盖以恕人也向之所以暴已者盖以暴人也暴人則自暴自暴則自棄耳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必也恕乎其斯之謂歟

孟元　批　雲行鳥飛都是靈異

見真

透徹

得失之機在於能守不能守

愷甫 君和 僉

甚矣得失之要人主所操也操得其要則治失其要則解何爲要機是也機之發於甚小小不守而至於大大不守而至不可守及其不可守而守焉守之而得則爲中流砥柱之勢守之而不得則爲載胥及溺之憂故得失一門人自召之人而於既得既失之後竊議於未得未失之先所以得之失之之端皆從何因而致之也嗟夫得失之機在於

得失源於君心妙乚

能守不能守也何以言之天下萬事萬物至多至衆矣苟一物之非我有一毫而莫取何用於其守一事之非我屬毫念不相攖奚慮於其失而人主位天下役萬物理萬事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是謂至尊至貴也然而翼翼惴惴必慎其獨者惟恐有所失焉耳顧得失之謂何始於人心之一念一念勤萬事從其勤日就月將歲積年累惟中有所竹用局外有以建竪一念弛萬事從其弛日月

譬喻親切

見理之談

逝於上禮貌衰於下小則喪亡身家大則顛覆世界可不慎與若慎之於此而不慎之於彼者是如舟子以七尺之橈制舟之左右週流之上下無往而不至無望而不遂若棄七尺之橈任其漂流經於水險補罅無措登岸靡及噫斯亦非得失之機哉殊不知機者幾也幾者微也謂無自而有自無因而有因也夫無自而有自昔天地始於無有卦爻起於無無海日生於殘夜江春入于舊年竪水

經入步
滅緒蘇

讀傳

古之成敗
知列指掌

凝於履霜尋木長於蘖栽陳朽歛於銖錙飛走蕃於郊胎無非至著而自微至大而自小是以聖人能積小物而後能成大物夫無因而有因者伐曹祖見於捕魚亂魯風長於鬪雞挑吳禍起於處女滅周聲裂於褒姒虞公賂璧擒其身仇由貪鍾亡其國胡王好色失其地桓公嗜味流其毒無非因小而失大因非而失是是以聖人能周小事而後能成大事故事所當成者未有不能守而能成之

剖覈　精確　蕊黃真脉　古色淋漓　層峰疊嶂

事所當敗者未有能守而能敗之故其所以守者守其心也心乃一也能守其一則無一之不守不能守其一則無一之能守所以守其心者守其事也心爲事主守爲事令譬如五行令之各守則各立令之相承則相生令之相制則相化五行如是萬事可知既知而不爲既爲而不守既守而又誘之能不能何也夫冬蓮春菊汶橘洛貉天地雖大不能也外無雄之雌芽空中之核陰陽雖妙不能也盡門可開土像可語鬼神雖靈不能也負華嶽塞河海入銀漢取支機可言而不可能是不能也至於舉諸直錯諸枉拼訾謷杜朋黨散陳朽撤征禁不言而可能豈不能也非不能也是不爲也不爲即不守也抑有得而失失而得者互轉之機也機之互轉奚自於巳巳實般樂巳實怠傲則得轉而爲失勤弛兩念正得失之先天也巳實明刑巳實修政則失轉而爲得閑暇一會又得失之後

天也今之有國有家者吾望歌迨天未雨之什三復孔子之言而後可

孟元　批　捫虱而談傍若無人

微生高陳仲子鄉原

與人爲善不求備於人者聖賢之公心也衆惡衆好必察察不輕以一善與人者尤聖賢之衛道也惟察于衆所好衆所惡一以斷之則是非自見矣三子者人皆以爲直爲廉爲謹厚而聖賢獨不之許反從責備而救正之深惡而嚴闢之必有以也微生高以直名于世也乃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陳仲子以廉名于世也乃曰

陳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鄉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以謹厚名于一鄉也乃曰鄉原德之賊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夫衆皆以廉直謹厚矣何孔孟於衆所交好中而獨非之不幾于苛察過詰失隱惡之道哉是不然也三代直道而行者也微生高素以直沽名爲乞醯於我復乞於人以復乞我之人孔子所爲莫非矯強以自保其直者耳若謂得其爲直是有取于證父之攘羊胡爲乎

父子相隱直在其中乎陳仲子素以廉沽名爲避居於陵食螬食之李不恤孟子因其避兄離母恐以其小者信其大者耳若謂無求于世爲非廉則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諸人而了然不食周粟者何爲哉葢二子好名良亦苦矣而二子之名乃爲世所羡慕故孔孟不得不斥其非者恐世人效其尤而蹈其弊也鄉原則又不然同乎流俗合乎汚世闇然媚于世惟欲人之悅已不擇理義之可否故

衆皆悅之此其處心積慮尤深且勞也孔孟安得不惡之哉惡其似德非德有害于德也可見三子者不過于矯則過于徇皆爲沽名起念者也是則枉費心力以欺世人耳目汲汲焉惟恐破鈌失其所貪而其終于喪已雖名高一時起人效慕之心使天下相率于好名則其流弊可勝道哉葢其勞心苦行以求身外之名自君子視之如見肺肝則何益之有但名心一動皆竭生平精力以爲之護

持雖以廉直謹厚之德反爲中道之害故孔孟于衆好之中宜斥其非豈得已哉亦足徵聖賢之用心矣雖得一善成名顧其人爲何如耳夷齊餓死幾乎絕俗下惠祿偕似乎同流孔子於清之中表其不念舊惡孟子於和之中表其不以三公易其介孔孟何心哉苟有益于斯人推揚之惟恐不盡苟有害于斯道拒絕之惟恐不深君子立身行已可不慎乎

中俟批　三子一假一矯一隨恰被尺幅道破然今人尚有比三子難以道破者一桼

夏時冠周月辨

四時有定序三代有異建建可易而序不可攺周建子自子迄亥爲一年孔子欲行夏時謂夏建寅不如行夏之時於東作西成爲農務更正耳何嘗攺時攺月也且時天之時也月歲之月也説春秋者往往謂孔子以天自處志欲行夏之時故以夏時冠周月乃以夏人所尚四時之序加於建子起歲之月以爲時月俱攺也何其不根之甚乎苟以

夏時冠周月是以子月爲春正推之四時皆亂矣不知子月一陽之初貞下起元萬物死而復生攺而爲春非乖氣機乎況四時始春終冬所以成歲三代雖異建必仍以孟春舊其序必不以子月爲春正且証之曾論曾點言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使時月果攺則暮春爲正月矣斯時斯月也沂果可浴舞雩果可風耶況易曰兌正秋也書曰惟十

有三年春會于孟津詩曰惟暮之春亦又何求周禮中春令會男女其時之末改可証也易臨卦至於八月有凶書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禮周月之吉始和其月之末改可証也何不証之魯論五經而猥云夏時冠周月而自以為是哉若以為時月之俱改也是以逆天違時加武周矣若以為夏時冠周月也是以生今反古誣孔子矣凡舍學春秋者以天時觀人事而人

事之得失何必刻意以誅求以王法治侯邦而侯邦之是非何必深文以極治此春秋所以為簡易也何後之為儒者各以已見揣摩於聖訓一字之間彼以為襃此以為貶于天時王章咸莫之省也無怪乎春秋之旨愈傳而愈晦哉

中侯 批 夫子曰乾坤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中庸約言 述課諸兒

發明聖學頭緒甚多非指其切近而約言之可乎曰悟得徹則信得篤縱言橫言不過一性盡之矣但不詳不足以極其精微也即以首末二章言之中節之和即是未發之中未發之中即是獨獨即是隱微隱微即是莫見莫顯莫見莫顯即是不睹不聞不覩不聞即是須臾不可離者須臾不可離即是性命性命即是道道即是教修道之教即是

戒懼戒懼即是慎獨慎獨即是致中和致中和即是率性之道道即是天命之性本章尚絅即是闇然闇然即是淡簡溫淡簡溫即近自微微即潛伏不可見不可見即屋漏不言不動即無言無爭不賞不怒不賞不怒即不顯篤恭不顯篤恭即無聲無臭無聲無臭即是闇然天載即是天命之性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讀四書

國朝取士以經義開科學庸論孟童子時習稍長能解發爲文辭燁然可觀是以課之學校舉之于鄉進之于

朝會而試之爲文物盛敷而用之爲天下治所以志學集千古之大成願學立萬代之定矩一祖一宗前無古後無今此學譜所由來也世之爲學者孰不讀祖宗之書孰不談祖宗之道而究竟一貫

之旨每鮮其人間有高明特達者又鄙之糟粕灰燼好尚虛寂不思生長覆載之中忘其罔極之思乃欲脫然宇宙之外自古學外無道道外無學學旣則一道豈有二如萬物發生不可窮詰苟不見天地之心曷知其生生化化原自至簡至易哉倘能黙識于簡易之理以爲深造之梯航雖絲縷紛紛皆由蘊出枝葉繁穎悉自根生亦如布帛菽粟一日不衣則寒不食則餒俾大通廣衆咸蒙飽煖之賜者幸有大父母之業存也可見學庸論孟一祖一宗之業求仁集義無古無今之道載記言言無非爲身心性命之所發洩而知止者止乎性之至善也求仁者求乎性之至善也蓋仁卽性之善義卽仁之宜天地以生物爲心各得其宜聖賢以求仁爲學惟義所在故孔子言仁于春秋孟子倡義于戰國各因其時卽各得其宜也知此則知大學專言心非遺乎性也中庸專言性非遺乎心也

心性仁義一也紀言之非泛專言之非偏合學庸論孟一以貫之則黙識心通庶幾于聖賢一本之學不徒爲口耳之贅癰矣

明真 批 瓌瑋奇特造語自真

讀春秋

春秋治世之書也書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春秋成亂賊懼名分正人心肅也傳春秋者乃曰孔子以天自處故黜天王貶諸侯斥大夫以其權與魯而孔子作春秋本以奉天時尊天王以誅亂賊也而先自犯乎所謂知我罪我者果在是哉然孔子雖聖周人也庶人也周之庶人安能以周天子之權與魯侯哉且魯史未經聖筆以前其篇章

繁蕪不知幾何孔子于歲時特其有關者筆之無關者削之使其辭相屬事相比一展卷則大義了然矣觀其首揭元年春王正月六字書法可知矣彼大哉乾元天子卽位始得改元以統一萬邦稱君爲元首元后正此義也在天爲春在人爲王在天子頒正朔於天下爲正月也春秋所書元年者魯隱紀國之元年也故書元年必書春書王書正月而魯之所改其是非褒貶可具見矣魯改元年

實周平王四十九年也魯隱特侯國耳周命未改魯可得僭稱元乎使侯國可以稱元則列國各一元不將千七八百元乎況春秋天子事也其必書春者所以奉天時也使天下曉然知天時不可悖如夏城卽夏城中丘八月壬午大閱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之類其不時爲何如也必書王者所以尊天王也使天下曉然知天王不可違如作丘甲作三軍設雉門設兩觀與夫大雩大蒐丹

楹刻桷之類其不法爲何如也況書元年於春王之上可見元惟王者之所自出書正月於春王之下可見正朔非諸侯之所得頒以元與正朔不遵乎天王則其餘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可知以秉禮之魯國而且改元其餘諸侯之僭亂又可知矣是故天有定時王有定法法天時順則萬物理王法章則萬邦寧此古今之大義也雖世代沿革不齊一治一亂得此則治失此則亂皆歷歷不爽孔子作

春秋乃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而其義維何在於禮
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
一人之敢衡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
矣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盟會發四方
之志天子巡守諸侯旣朝則設方明是會盟者天
子之權也其或不出於天子而相私盟者罪也故
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諸侯朝於天子而諸
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於天子

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與其
受朝者矣而九伐之法掌於司馬天子賜弓矢斧
鉞然後得專征伐雖其專之亦必臨時請命於天
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於天子
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
罪之大夫公子雖有其罪必請命於天子而後刑
殺焉其不請於天子而專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
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

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國有以中國攘
夷狄有以中國借夷狄而戕中國故戰有彼善於
此者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讎有固黨有同欲相
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夷狄受盟有以
夷狄主盟故會盟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會義
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愎諫有借以說於大
國有爲强臣去其所忌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
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于稷澶淵無一書其故

者非畧也以爲其會其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
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必名
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并其
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畧也以爲義繫乎
其殺之而不繫乎其殺者矣義不繫乎其殺之者
則不必問其爲何人與其爲罪無罪焉可也讀春
秋者不達其意而瑣々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殺
大夫也以某故至於盟戰侵伐亦然皆是無益於

春秋也此徒爲蛇足之畫矣所以春秋治世之書也世不治作此書以正亂臣賊子也易云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矣不早辨矣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爲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之權而久假焉而莫之歸也其爲漸也亦甚矣爲臣子至於推及於其君父而春秋書其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刑殺之權出於諸

侯是春秋之所辨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弑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爲草莽瀍洛之外聲教阻絕於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之風長變禮易樂馮衆暴寡小大相朝强弱相劫無一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一寸之權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故曰詩亡而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旣喪之權而還之天子者

也或謂詩至今存何其亡詩云湛露是諸侯相會集之朝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自爲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夫斯三者今亡矣夫故詩雖存而實亡也春秋所以接詩亡之後雖一日不可緩也文宣而下則諸侯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交政於中國者擾擾矣三桓六卿七穆孫甯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葬原仲

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盡于大夫矣衎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爲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待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畧也以爲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會盟侵伐大

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在君也而大
夫盟書雞澤之盟君旣盟也而大夫又盟書若此
者非煩也以爲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
隰朋狐偃衰之勲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
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閲則瑣瑣以名見焉不
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
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
詳焉溴梁雞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略而

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
裨亦牽連而名之鞍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
專治諸侯之爲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
之爲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
也夫書人爲貶彼黶閲之徒以名見者乃爲褒也
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
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爲人役之不暇而
未嘗能執天子之權也而況其大夫乎蓋不繫乎

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曰書人爲貶則
曰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
夫偏受貶耶故時變有升降世道有盛衰如楚一
也始書荆繼書楚已而書子吳一也始書吳繼書
吳人已而書吳子於以見夷狄之寖盛矣翬鄭
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其後大夫無有不氏者鄭
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其後則雖弑君之賊亦
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漸强矣始也曹莒無大

夫其後則曹莒皆有大夫于以見小國之大夫皆
爲政矣始也吳楚之君皆書人其後則吳楚之臣
皆書名于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
侯居喪稱子有稱子而與會伐者于以見不用周
爵而以國之大小爲强弱矣會于曹蔡先衛伐鄭
則衛先蔡于以見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
用周班矣幽之會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
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于小國之君于以見覇

者爲政皆以私意爲重輕而無復禮文矣埀隴之會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于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矣以此會遝凡爵號名字之異同或事有小大而其詞即因之以詳畧不可以一例拘也及陽虎侯犯南蒯弗狃公斂處父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執其權而家陪實執之耳內則有陽虎竊寶玉大弓外則有侯犯叛郈弗狃叛費公斂處父叛郕而

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許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爲東周云者春秋書墮郈墮費意也然以家陪各據私邑以叛則私邑又非三家之所有矣所謂三桓子孫不得不微者謂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必僭諸侯大夫僭諸侯則陪臣必僭大夫祿去公室政逮大夫之日久子孫微弱此燦然之勢必然之効耳况三家繕兵積粟求以强私邑弱公家私室既强公家既弱而陪臣又爲之患亦若三

家之禍魯也明矣孔子嘗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自大夫出無道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於陪臣大夫者而逕之諸侯挈其漏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之撥亂而反之正也夫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天子之權也蓋其權聚且桓文以前諸侯固

有相朝者則亦一二小邦而已猶夫有六服群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國相讎相結而已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者未有十餘國共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執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

介請于天子也是糾合諸侯同奬王室未有葵丘
踐土者諸侯之羣然役屬臣僕於諸侯亦未有如
葵丘踐土之甚者戎狄擯斥中夏又安未有召陵
城濮者而樓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
之甚者所謂功之首罪之魁者此也說春秋者不
達其意而曰會於某盟於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
齊晉也夫王室之不兢也諸侯既已盡拆而入於
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

之以益其逼也耶夫權自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
均謂之無道敵國相征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
義不知禮樂征伐之出於桓文也其爲道耶其爲
無道耶桓文之戰其爲義耶其爲無義耶桓文誠
於勤王誠於攘夷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
上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將爲法受
惡矣況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而陽爲病而陰
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畀宋爲請已

甚桓之末年侈然封禪革命之心而文至於請隧
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
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聖人之顯
論功也而春秋者顯以論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
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華夷之辨何也
曰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夷者吳與楚楚
之先鬻熊爲姬文師於江漢之間而太伯委以臨
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荊人不道間周之衰革子以

王叢毒上國吳亦相効而王是亂賊之由也是以
春秋從而夷之而諸侯中顯然爲逆者莫如楚吳
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斷獄之家吳楚則
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聖人顯誅
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卒不書葬凡皆直辭也功
遂意惡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刑遷於
儀夷城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春秋始書
荊入蔡以獻舞歸則其闖踊之勢已見桓文奮而

扼之其鋒稍沮文也沒而晉覇衰而楚人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書荆入蔡此霸之未與而楚猾中國之始春秋書次于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扼楚者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起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于召陵文據表裏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

年僅連三國之師而能遂克楚於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讎秦自殽之役而秦晉相讎戰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兩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强援自生一强敵失一强援則其氣力不完强敵伺近則其勢不暇於略遠故晉覇之衰而楚益横者殽之役也說春秋者乃曰殽之後許晉襄繼覇蓋莫之知也夫楚莊者又

蠻夷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晉之讎秦非特生一强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衝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于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也晉雖已不得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會謂之匱盟蓋諸侯猶惴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

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號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侯甘心爲夷後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夷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書伐剡入州來會黃池入吳春秋所以治夷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據魯史所書公會晉侯及吳

子于黃池者蓋以吳之强皆本於魯會兵伐齊而敗之故威加中國因魯之禮爭晉主盟而僞天下之大變天下之不復能覇也是則東周之念絕矣悲麟之所以獲憂道之所以窮也或曰楚横而齊晉扼之則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也今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頼人之功以紓患靳人之權以資敵是責鷹鸇之搏而縶其足不亦迂乎故天下無覇則四夷縱横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覇則臣疑於主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桓文是也桓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弑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弑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狹矣然則春秋所謂誅又所謂治者何也曰治絉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也凡有天之王無王之道者皆亂賊之道盡入治矣或謂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而又謂天子之事者何哉

曰天子之事猶云周天子之法耳當是時姬轍雖東典刑尚在春秋而有所刺譏夫子曰非吾奪之也是文武之法之所誅也春秋而有所褒進夫子曰非吾予之也是文武之法之所賞也知我者文武之法明謂我能尊周也罪我者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此亂臣賊子所爲懼也○孟子歷叙羣聖統緒自舜禹文武周公而下直以孔子作春秋繼之且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他日又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曰吾欲承三聖者所以願學孔子莫如孟子則深知孔子之春秋亦莫踰於孟子况其時相去世相近而說孔子成春秋之意獨詳曰世道衰微而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
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果真信得孔子之春秋為誅亂賊而成則凡謂孔
子黜天王貶斥諸侯大夫而以亂賊之尤加孔子
者不可信也真信得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則知王迹莫大乎名分而春秋之作惟以存
王迹而已矣真信得魯之春秋與晉乘楚檮杌均
之為史則從史官書法必有一定之例而其所記

者不過當時行事之實而已矣真信得其事則齊
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孔子未嘗增減一事一字則
其立意講求亦不過存王迹之義而已矣真信得
斯數語則春秋不待傳而自明矣自今觀之凡朝
聘會盟侵伐戰取圍獲敗滅崩薨卒葬錫命賄賻
郊雩蒐狩執殺出奔之事孰非列國之事乎但各
國年月時日一以魯君為主諸侯朝聘會盟侵伐
一以魯君為首若夫摭事直述莫非綱常之所係

因文覈事一皆名分之所關惟屬詞比事其義自
見此則孔子所以竊取之義也可見文皆史氏之
舊文特其有關名敎者筆無關名敎者削故游夏
文學無所容其贊也雖一字嚴于袞鉞實合數句
以成其文雖每條自為始終實會數條以詳其事
故筆削定而名分秩善惡明而法紀昭所以大義
燦若日星不待褒之貶之人必勸懲自有不容已
者在矣是以聖經本簡諸傳必欲求諸繁聖經本

易諸傳必欲求諸難且緣飾以聖賢之義理綱維
以帝王之法度附和以儀泰之智術參錯以孫吳
之兵機斷案以申商之律例推究愈精愈深而去
經愈遠愈玄未免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均於大
綱無當也若曰事有不詳非傳不足以考其事之
顛末是春秋為簡略之史矣文有不顯非傳不足
以見其文之精微是春秋為晦昧之詞矣義雖至
精如書國書爵書人書名字同一事也所書之文

書與不書各異故方用此字以爲之賞卽用彼字以爲之刑誅心誅意各有差別而深密刻核非傳則不能窺此方而書以爲定例彼卽不書以爲變例一褒一貶各有微旨而倏忽變動非傳則不能測譬諸後世舞文弄法之吏詭譎百出各借律例以斷決人之生殺而春秋皆非義之義矣孔子竊取之義顧如是哉噫孟子之言信不虛也春秋大義惟在正名分存王迹事也文也一仍其舊耳然

則春秋本自光明正大凡善惡刑賞昭然于簡編之中矣何以紛紛多說爲哉

明台　批　素王忠臣麟經鼓吹

信心草卷四

福唐莊君[illegible]甫著

論虜

源致起脈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而克虜世爲中國所患北虜爲甚所以成祖建都涿鹿照臨天下傳

溯論奇特

聖子神孫世世鎮而定之如北辰之居於其所天下豪傑集而輔之如衆星之環拱天樞此

成祖取象於天與天共長其久之義蓋可見矣雖夷狄常有侵擾邊境者不過如妖星流星之類倏起倏滅安足以當赤道黃道大明於中天乎然九夷姑置勿論且原北虜之人性如禽獸生于荒茶

[illegible]　有神有法

之區長于霜雪之野食草萊之實衣犬羊之皮四時不序草青爲春草黃爲秋三綱無紀父死妻母兄亡妻嫂所以乃禽乃獸何幾何希便于獵射習于馳騁畜牛馬長子孫腥膻不辨饑寒無固婦子

性馬氣莫過

意見超卓光芒萬丈

嘻遊日牧逸散所養嬰兒出入綑褓馬腹凡與華人交戰不分隊伍男女一色聳擁而出惟懼中國火銃一聲充入烏分烏合鎗欲保借首領無異華人此犬羊之性易以威制難以信結苟結之以信則驕而至制之以威則竄而伏漢武之時匈奴絕和來侵我疆天下震恐其後漢兵深入捐命絕漠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竄伏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匈奴雖衆未

有不攙魂落膽可見要在主國者善得將爲主將者又要在善將兵訓練士卒戰不戰養其勇敢之氣使之不懾而已昔孫武爲吳將未試而斬隊長穰苴爲齊將始出而斬監軍二子聲名威加海宇子公伐郅支延壽欲請之而不從條侯禦七國梁王趣之而不動李廣守北平單于遠遁魏尚爲雲中守虜寇滅跡龔遂爲渤海盜賊自散督恭至樂安渠帥遂降所以要在善得將者也此數子英風

凛凛莫犯者兵法必有所制也兵法有制能使人忘其家出忘其身韓信驅市人而勝泜上兵法無制縱使磨刀山鈌飲水河乾待堅閉于萬衆潰于泜中所以要在善將兵者也今之將兵者有訓練之名無訓練之實譬如我軍千人僅選數人舞刀橫行稍勁而來當前反走則千人皆靡矣嘉靖時有海上殘倭十八名從寧波登岸一路遊劫及至金陵凡城郭遇之無不閉扃士卒聞之莫不寒心

不知多少軍馬節節追殺未獲其一仍送歸海至今流爲咲詫則數人舞刀千人皆靡可知矣此無他不過主國者掄才不精多非干城之具爲將帥者優游緩帶不熟陰符之畧爲卒徒者驕奢怠惰不識兵革之勞以致夷狄之賂動以莫計之費耳言厚往以滿其不足之心使天下之士耳所聞目所見者莫不爲國家之憤憤然唾手已矣三邊遼左且勿具論即建酋一夷蕞爾之處原係所轄今

胸中有風雷之氣

巳抗拒尚且儘日訓練閗其人馬不可勝計此其志向所向不小而當事者豈盡坐視今之勇士壯馬果不如漢武之世哉或以予之言喜功生事黷武開釁不思古慮在遠今慮在近未雨而徹桑未病而艾不爲鳴鏑控弦而張不爲熄烽撤燧而弛故所以戰者氣也不戰者養其氣也古之不戰養其氣而不傷今之不戰豈其氣而盡傷哉此實爲天下所大恐也

明台 批 輔世著鑑

長卿 批 步步警策箭箭穿楊

明箕 批 大識見大議論非尋常者比

中侯 批 建夷之患未有蒿目牀心者茲議當爲

廟堂贊助云

論兵

大頭腦

一瀉千里之勢

自古克敵在於兵强而兵之所以强者不在地所產惟在將所訓何如耳姑以往事証之武王克商億萬之旅虎賁不過三千何也三千一心億萬各心乃仁義之師加以一心之衆所以無敵也奚在將如雲士如雨乎周衰東遷楚代興焉荆尸授孑訓練三千熊羆所以蠶食江漢也楚兵天下莫强焉何有於齊未幾而管仲覇齊作內政寄軍令先侵蔡以示其威又次於陘以耀其衆而遂服楚於召陵則天下莫如齊兵强矣何有于晉而文公以仁親爲寶反國教民以信以禮耳先侵曹伐衛及戰楚於城濮殺專兵之將兵革之威疾如風雷而晉之兵又天下莫能强焉夫秦齊皆勁國也晉據表裏山河之固武卒使相咸服奚有于新教射御之吳一旦闔廬夫差崛起帥以孫武將以伍員顛楚困越敗齊長晉吳兵之强也上國皆奪氣焉詎

錯綜處正可稗官左史

切緊至此、蛇尾

意破殘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乃乘虛以焚姑蘇殺夫差而戮其相横行江淮之間則於越之兵又何强焉自此厥後虎狼之秦以白起王翦爲將并吞六國威振殊俗所謂秦人以軍中爲家以將帥爲父母咸勇于戰莫敢誰何項羽以八千子弟鑫起江東破章邯于鉅鹿一戰而覇諸侯之將膝行莫敢寃視彼恃百戰百勝之威易置天下王侯將相目中安有可虞之敵而漢高驅巴蜀之還

人還定三秦且逐項王于大澤中而斃之尚謬謂天亡非戰之罪不知八千子弟無一存即力拔山雄蓋世終不能敵漢一信之將也由是觀之倘地不產兵何兵不可使之强不此之察而猥云兵必產於義烏爲强則惑矣且今天下處處遊民好閒無藉者不可勝計并諸江濱之人浮洋泛海忘其身以覓利出百死而一生者苟得如管孫諸人而敎之則在在悉精銳矣奚必藉容兵以備不虞耶

煮陽山屋風雨鳴

天結果

然則練土著散客兵乃今日之第一急務否則客兵一日不罷糧餉一日不減催徵愈急民生愈困其于究竟將若之何哉猶可深慮者昔蒙古練兵于沙漠今建夷練兵于荒陲其意皆有在焉而脫巾斬竹之虞奚足論哉凡爲國家計長久者宜亟圖而熟思之

言

玉水　批　兵强在訓不在產此是石畫名

海寇情弊

海上之寇往往為患倏來忽去備之無餘力攻之無定形何以保東南靖海濱也欲以保而靖惟在究原委察情弊為之制度何如耳伏按嘉靖時海寇最熾縱橫出入攻與化破政和壽寧等處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剿而平之自是殘寇散而為民者盡東南海濱之人也今之情弊仍是東南海濱勢豪之家出本與浮洋之商以中華之

物一倍而往倍倍而返故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禁則巧生計智商化而為寇通則所獲非常寇轉而為商及知明犯國禁恐罰苟安又啗勢家同作勾當行之日久覬覦日生未免狼心不改誘惹奸徒横行海上或以削髮染臉以充異類或引倭奴一二夥傳百千標帆幟張威風所向披靡莫與抵敵任其放火攻掠滿載而去究其原委始為通商之意終貽地方之害茲雖嚴禁不許日本止許呂宋

殊不知呂宋即日本也何則通呂宋則平常之息通日本則非常之利苟不奪非常而求平常國中何往不可而肯浮洋泛海以危性命所以借呂宋之名往呂宋復往日本亦有不經呂宋直往日本或得意仍從呂宋而歸稍不如意即引倭寇來侵察其情弊不過東南之人攻東南海濱之人劫海濱也予亦生長東南去海濱不遠不得不直其言以盡其詳為禦寇者所見豈不及此哉故禦寇無

難要在禁洋在得人在利器在嚴令在據險也何也既不許日本而又許呂宋洋未禁也統率優游而緩帶士卒怠惰而虛冒人弗得也戈矛幹脆而鐵綉甲胄線穿而黏糊器不利也守而敵者無功退而逃者不罪令匪嚴也南藍田以及興福東龍王以庳琴堂北武場以至楊村疎而且曠險無據也必總戎者身先行伍內守者勤加策應若伏兵于沙埕招賓之山不過保一方一隅之策若欲海

濱丞乎必須沿海之濱多設澚船司有貨驗貨無
貨驗船遞往給以票遞來驗以票有一開洋非販
番則為寇即時哨册追逐船以入官人以寇論明
禁嚴而勾引絶華人何從而適異域倭人何由而
入中國則東南自以保海濱自以靖也或謂吕宋
再禁則海澄番課年去萬額不知沿海備倭粮餉
歲計五十餘萬苟得海防嚴密東南海濱可坐而
定備倭粮餉可坐而減矣降古以來未聞倭人來

誘華人去攻彼境者何獨華人往往去引倭人來
使我疆此無他彼之號令肅我之法度疎也柰何
堂堂
天朝之法度反不如區區夷邦之號令可見法度
號令無分華夷在于所制嚴不嚴耳
明其　批　國家通商至於異域可為賈生
之太息

屯田利弊

天下之土不生物者不毛之地也非不毛之地未
有不生物以養人有人之聚亦未有不耕作以為
業何也土本于地人不能離地以居土物主於人
地不能離人以生物所以物不擇地而生地不擇
人而耕是人不耕地則荒而為無非地不生物則
曠而為野人曠地乎地曠人乎今之邊地多是荒
蕪曠野一望無際險捷頻稀夷狄出沒利以馳突

宜因屯田先立經界以阻狄騎深開溝洫積土為
山可以瞭望廣種樹木編林匝營可以休息則戍
卒之衆身有所蔽而無外慮心有所恃而無內恐
而後略效古制如井田之法計丁派耕計畝為里
或五里為鎮十鎮為總廣募戍卒但資其力不收
其稅但為保障不為繭絲擇其賢才者為鎮之長
居則教以射藝出則應以隊伍一鎮如是鎮鎮皆
然及其年年生聚時時訓練人人知戰舉邊皆兵

制度一新威勢自雄寇來則禦寇去則耕地無遺利人無遺力由是之時糧草蓄軍士集何邊之餉不足以少助何夷之虜不窟而自伏哉戰國時列國各據秦人謂山東諸國未足以擯孝公命令亟耕力戰遂强其勢莫敢與抗玆以天下之大舉太倉之積以輸邊餉而猶皇皇然有不足之慮反不如戰國一隅之君其故何哉古之地利闢今之地利荒也古之兵各自食其力今之兵悉仰給於君

然則屯田之策非今日守邊之急務乎故鼂錯募民徙田塞下使戍卒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為國之計莫此為大趙充國擊先零羌願罷兵以耕屯田蓄愈積費愈省遂滅先零振旅而返二子者非真知邊計乎不特此也唐德宗為關中瘦敝惟日是恐李泌勸募戍卒墾闢荒無謂地久曠所收必厚戍卒因而致富不復思歸德宗喜曰如此則天下無復事矣或謂在古則可在今不可嗚呼今之時非古之時也今之地猶古之地也時有以古今異地不以古今殊古人之為即今人之師在經世者貨念豈有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哉

中俟 批 開墾正守邊急務議論不煩而喫緊已見

澗中峴

觀千山圖

天下之高莫高匪山千山之祖莫祖須彌而須彌之山乃天地骨中鎮天心爲巨物生四龍分作四世界崑崙特其南龍入中國龍子龍孫皆可别雖稽佛經荒遠莫稽惟山與水一也觀山之所始必究其水之所自觀龍之所終必察其水之所界考之輿圖天下諸水不舍晝夜皆源源於崑崙之西可見崑崙爲天下諸山之龍祖大禹叙山叙水自

西北而東南是也至謂天在山中是易取大蓄之象也夫山雖廣矣大矣蓄天能幾何哉而聖人因象教人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殊有得意於山天之外也偶想古今英傑輩出悉山嶽之挺秀非一方一事比矣今觀斯圖雖有千峯之形何無千峯之名徒爾崔然嵬然森列無際不可窮詰繪者意以歛乾坤之化工萃萬有之神奇盡其勝以大天下之觀闊其目以同天下之賞殊不

瓌偉磊落之英

杜甫山村敘

知自須彌崑崙視之不過一二莖毛奚足以盡其山之勝哉惟所與懷而動想者雲龍所起寶藏所與虎豹所居神靈所宅仙翁禪客假之以棲真騷人逸士托之以寄興即記山遊者又似縱好異之談故其中可圖而繪者尤鮮也雖然斯道在天地間何顯何藏何常何異而多識大蓄必不爲山所局也祗見峯巒之嶙峋聳拔天際岩洞之邃杳深入地中如鳥斯飛如虎斯踞如衣裳發筍如龍蛇

出奔如玉女靚粧勇夫卓旂奇奇怪怪詭異萬狀非鬼神之工巧何造物之不可窺測一至此耶噫壺丘子謂務外遊不知務内觀務外遊者求識於物務内觀者取足於心可見斯圖不過悅目之翫給情之賞也若以之砥柱不可也以之瞻望不可也惟内觀者善取足於心而已矣

劍壁五千丈

玉水　批　輿圖稍寔似馬伏波聚米爲山

觀長江圖

天下之水莫大四瀆而四瀆者江淮河漢是也江漢滔滔吞吐壯盛浩無津涯觀者有術必究源委而源必有遠近小大不同或遠近各有源也則必主乎近或遠近不甚相懸而有小大之殊也則必主夫大縱使近大遠微而源遠流長猶必以遠爲主也況近者微遠者大乃主近而遺遠豈知源之論哉是故古之言河源者出崑崙北陬而東行又

足補酈道元水經

曰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不知崑崙爲正源夫崑崙特河源之流遠過其山麓耳迨元窮河源使都實出西域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星宿海則是言河源者至元始得其眞焉言江源者則不然江源出岷山然岷山今在茂州文山縣發源不一而亦甚微所謂發源濫觴者也雲南金沙江之源出于吐番犂石南流漸廣至于武定之金沙巡司經麗江鶴慶東過四州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于

檜翠洲邊纖結景底

馬湖叙南然後會合大江可見金沙江源出于吐番犂石則其遠且大也明矣何昔言江源者止于蜀之岷山而不及異域吐番之犂石乎是舍夫遠且大主夫近且微者以是論江之源吾不知也合江河二源言之火墩腦兒即華言星宿海在吐番西鄙犂石亦吐番地也吐番廖廓總屬西方以方求之西兊金也金乃水母而水之所出理或然歟或曰水必發源于山崑崙乃山之最高廣者岷山

一壁與河梁皆相頡頏

亦高山也江源何爲不祖岷山而祖犂石即曰星宿海有泉源百餘竇從乎地泡出非山也何獨疑犂石非高山乎安知今之主江源於岷山者無異昔之主河源于崑崙乎唐薛元鼎所採河源自以爲過漢張騫矣安知今之所謂江源出于吐番犂石者非唐之薛元鼎而尚未得星宿海乎禹貢言北條之水主于河凡水皆以河稱言南條之水主于江凡水皆以江稱推其主于江也漾漢彭蠡皆

一濤山浪底

彬彬迤逦
不遜六朝

江之所翕受而異派同歸者也是源之大而流之長者江也自江之左入而源流長且大者非漢乎自江之右入而源流之長且大者非彭蠡乎漢先入江後江漢同合彭蠡入海焉昔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天所以限南北也而宋劉玶亦言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則長江豈不誠勝勢哉今天下一統其要害固不繫長江然向者潢池之警竊發不時呂頤浩議造舟水戰之說可無豫爲之計乎是故操江巡江各有專寄而江防之設雖以備水寇其所以爲守禦者莫如南直備且密矣而寇盜即爲之斂跡在他省獨不可倣而行之乎噫江防密則江中之寇熄海防密則海上之盜寧河防密則漕運之舟楫利古今法制載諸典籍按圖可考今觀斯圖繪者殊有得意于江之勝槩安知究竟於江之源委乎惟神遊者雖不出戶庶知萬里逶迤之勢渢渢乎長江之

觀瀾精水

險而博覽多識亘以怡情適志之具若以之濯纓不可濯足不可若悲哉秋之爲氣也則蒹葭徒以蒼蒼白露奚以爲霜若懷乎伊人之可即也則遡洄安可沮而長遡流安得中而央徙使觀感者慨其江漢無情浮沉無計逝者於斯已矣

玉水　批　哄日吐霞吞河漱月未許琴高海童窺其際也

射侯說

古人於射必布侯爲射的詩云終日射侯又云大侯既抗是也漢儒記射義曰射侯者射爲諸侯也侯取諸侯之義鄭康成因之註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而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不亦愈失而愈遠哉蓋天子固已服諸侯矣奚必射之中而後服也萬一不中則不能服諸侯奚可哉羿逢蒙由基之徒皆射絶天下果得

爲諸侯者若其人乎固非中之而後服諸侯也亦非中之而始得爲諸侯也蓋侯鵠也射者各射己之鵠爲人君者以爲仁鵠爲人父者以爲慈鵠爲人臣子者以爲忠孝鵠而仁慈忠孝之鵠備于身故爲天子則可服諸侯爲諸侯則始稱諸侯也故古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官其容體比禮其音節比樂而中多者數與祭數與祭則有慶不與祭則有讓有慶者益以地有讓者削以地此

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之明証也又云周萇弘嘗以諸侯不來朝殺貍首射之貍者不來也将以警不來者晉人怒不以人道待諸侯故殺萇弘而愈不服此附會之說也古者有節射之歌孔子曰射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是也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或以諸侯朝會不時乃歌貍首射而戒之可也而曰殺貍首射之此近齊東之

語有是理耶記曰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虎賁之士脫劍也則貍首爲禮射明矣苟殺貍首射之豈尉裳所爲哉且采蘋采蘩大夫士之射節也如不循法而失職亦取蘋蘩射之乎不經之論不可信也況萇弘知樂夫子答賓牟賈曰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五物詢衆庶蓋射義矣 批深得古人射義之意可為曲臺家羽翼

投壺

投壺之設古矣所設者爲賓主交錯分黨左右司壺執筭一馬從二馬以勝請筭三馬不勝者取觶立飲此賓主燕樂意也及晉侯齊侯相會命設壺晉人謂寡君中則爲諸侯師齊人謂寡君中則與君代興皆中之識者謂晉人失言晉固爲諸侯師耳奚待中壺而爲焉耶於是晉與齊人干戈相尋歷年不休爲投壺之語啓之耳此與鬭鷄之風無異春秋之事往往如此

光景宛然是深於詩讀者

驅病魔

予性顓蒙惟好閱書一欲軼若古以魔我者故賦此以驅之曰硯欲成穿者黃卷青燈夜雨將已得駕者玉堂金馬春風彼何人也予何人也宰予晝寢孔子之所以何誅乎光冉冉神禹之所以惜陰周公繼日董子下帷鐫掌刺股映雪囊螢撤皐比而妙契疾書者靡不盡其厥力然予之學作輟靡一方其茅齋寂寂晝永如年烟生古篆風入新絃左圖右史前經後傳秩然盈案可味可玩尔一至止我遂以倦熸窓凄凄夜寒如水漏聲相催藜火相繼擷詩之葩採禮之儀捐書之要摟易之微尔或窘我我神以疲我本欲爲在陰之鶴鳴陽之鳳尔或病我遂爲空谷之駒泛水之鳧尔來無影尔去無蹤視之弗見聽之弗聞今予將以仁爲矢以勇爲弧以志爲將帥以氣爲卒徒爾宜遁跡於無人之境深入於不毛之區毋入我廬毋迹我軀詩

畢得自學
自存本旨

不云乎其虛其邪其亟只且言猶未已若夢若醒
有若荅我曰噫噫子何謂出此言也夫世王王侯
珠簾捲畫翠幙扃春禁蘺嚴而可取門雖設而莫
禦若斯者扉不吾入扉不吾遮若子之虛靈內扃
也子之瞬睫外牗也我卽能掩子之外牗安得塞
子之內扃乎吾見子涵涎之津成川穿聽之聲如
雷子自廢弛疲倦互禪而以我爲窘子也病子也
於我何加焉今子不我入不我遮使我無所棲止

百雪陽來

霞錦錦落

睡魔有此
得想所在
何苦來與
激側拆發

殊不知幽人逸士接予益篤待予益勤竹窓納月
柴闌閉雲挹清風於樹陰揮麈尾以清談彼屢得
我而不以爲厭我數訪彼而不以爲煩有時乎臨
謝池以賦詩詣槐國以遊魂有時乎栩漆園之蝴
蝶步華胥之乾坤或入廣寒追姮娥以成趣或遊
巫山挾神女以雲雨夫何見斥于子使我至於此
極而不能相容也耶予曰隱逸者優游力學者靡
寧予乃謬入成均古稱賢關學道乎時習道愧乎

無聞年且四十五十光陰曾不能以一瞬是以孜
孜汲汲先民是式期努力以遄征寧夙夜之或息
我既拒尔尔宜辟易於是睡魔電飛風馳一往不
復

孟元　批　做覡調唉俱成奇文

聽魔荅

向也拒我於千里之外或以為怒乎既聞子之論矻矻窮年以與聞道是志士發憤者之所為也予將退舍矣然予與尔實夢覺之相須亦若形影之不可離也故不遠千里而逆邪以為悅乎如不悅於我而果悅於學學至於悅性乃可見性見則悅并忘之而况形之於怒乎雖然心性之學未易言也請與子論而悉之夫性無體以心為體心無宰

信心草　卷四　二十六

評破客盡

以性為宰離性不可以言心離心不可以言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曷從而釋之試觀廣大高明覆幬無量有以宰於天之上者非帝耶及乎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飛潛動植無一非屬於天苟天非帝以宰之則將行物生不將亂其紀乎人之聰明知慮應感靡常有以宰於心之中者非性耶至於耳目口體職骸血脉經絡髮膚何一非屬於心苟心非性以宰之則作止語默不將紊其緒乎所以在

言性非一　斯二觀此　[illegible]有了然

天為帝在人為性夫有元亨利貞人有仁義禮智得天之元則為仁性而有惻隱之心得天之利則為義性而有羞惡之心推之曰禮曰智莫不然也側之萬事萬物亦莫不然也舜之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何其危而微也自人言之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非其危乎自道言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非其微乎微乎危乎非心性之理乎大學言心不言性非遺性而言心也自正心極於格致誠意

信心草　卷四　二十七

則吾性之理以具中庸言性不言心非遺心而言性也自率性至於中和位育則吾心之理以該孟子一書心性最詳世儒或言心而因及性或言性而因及心或以世儒之言辨孟子不若以孟子之言辨孟子而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非蒼蒼之謂乃始初之謂也謂吾人有始之初有身則有心吾不失之則為存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有心則有性吾無害之

則爲養以其主之靈明而有以順夫理之當然也世或以心存心以性養性是此心此性之外復有一心一性而能運乎此心此性耶此不惟仁內義外之說而孟子之所以深闢噫非審思明辨之君子亦孰能無惑於斯夾朱晦翁云性猶太極心猶陰陽太極只在陰陽中心性亦然此蓋發明合一工夫之旨矣而工夫之旨何如如穀之有種祇侍畝畆之必產不知不種則不生如金之有眞祇侍

沙礫之秘藏不知不淘則不淨譬之鏡然心者鏡也性者鏡之明也鏡本明垢汚之則昏去其汚則鏡復明譬之水然心者水也性者水之清也水本清泥濁之則渾澄其濁則水復清所以存之養之即如切之磋之琢之磨之皆去其汚濁而已汚濁已去乃復其初復其初則知所以盡心知性以知天知所以盡心知性以知天則知所以存心養性以事天知心與性之爲一則知存與養之非二道

體渾淪工夫合一或舉以對待言之何者爲心何者爲性何者爲存何者爲養君眞有二物有二事哉學者往往從事莫知端倪而其端倪皆呈于心故養性之功無可用力而其工夫亦在皆于存心蓋存即操也操心如操舟維楫在手游移左右遡流上下故可以涉江海遇風波無入而不自得操心如操兵指撝素定多多益善變化不測故可以對兩壘犯大敵必不周章而錯愕如龍之蟄地鷄

之覆卵妙在勿忘勿助之際用在不疾不徐之閒如顏子竭力欲罷不能孔子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子正深造之日毋以將至自諉亦不聞乎後車之載遇合有期龍頭所房苦修晚成子宜勉之奚必以我爲魔而區區驅我哉

夷侯　批　不是驅魔却是眞君

孟元　批　亦直云妙々不能別贊一辭

清源頭

叅聽魔

予乃燈窓之下爲尓窘我病我故以尓爲聽之魔豈意尓以心性之學示我勉我莫非爲靈之麼乎引以經傳先儒之語交修並進之功詳矣備矣譬及轂與金鏡與水操舟操兵蓺地覆邪等意此盖徹然瞭然庶幾存養齊到然亦猶有所未盡者敢與尓復而辨之夫聖賢之學心性之學也學聖賢之學者而於心性未之明辨則雖窮經皓首不過

口耳之學徒敝力終身而已且自古言心始於舜論姓始於湯而舜以危微之儆湯以禮制之喻孔子以操舍之訓孟子以求放之言大學云以正中庸云以率易云以洗而其言諄諄若此者正教人辨危微存亡之機而求明此理之同然者以自盡焉耳然而未易辨者何也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此心此性也心爲天君包括兩儀貫徹萬物所以爲性之統體而神靈不測者小入幾微大

拈出大旨

滿寥廓恍然几席之間倏然萬里之外性爲天真無方無體無聲無臭所以爲心之主宰而純粹至美者爲百行之原萬善之宗爲天地之發育古今之生理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自孟氏沒道統失傳閱漢歷唐衰歇千餘載獨退之依稀數語爲起八代之衰逮夫宋儒輩出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其間辨論千言萬語不若孟氏求其放心一言以蔽之及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上下語意亦不

撥卻導語

過爲人眞心日喪眞性日鑿直欲人復其初非有加於心之初也初者何也天也易云復見天地之心記者曰人者天地之精陰陽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然人有生之初忳乎不識渾乎不知純然一赤子一孩提而已即觀諸孩提本之不學不慮之良知者一也遇諸親而知愛之心生焉非仁之性所由生乎遇諸長而知敬之心生焉非義之性所由生乎推之辭讓之禮是非之智此心此性也自四

端以及萬善亦此心此性也可見四端根於心非
由外鑠我也固有之也是故天下之言性也則故
而已故者以利爲本利非他也不忍觳觫不屑嘑
蹴賓主交讓否別無非即故之利而利即固有之
自然而然者不由一毫矯强各當其天則而已天
則一當則大中未發之秘自此而淳可以爲聖爲
賢可以爲仁人爲孝子克之可以保四海苟天則
無當則太和既發之妙從此而澆所以爲不仁不

智所以爲無禮無義究之所以幾希於禽獸以其
未發而言寂然不動是心之體即性之體也以其
既發而言感而遂通是心之用即性之用也體用
一原顯微無間發與未發中和異名敦化川流小
大一德是以言心則性在其中言性則心在其內
豈待合之而然哉程子所謂心也性也一理也理
有順逆有吉凶順之則爲君子而吉吉之大者能
以輔其世而以爲法所以上達者此也逆之則爲

徹底精融

何處得來

此段最高

小人而凶凶之甚者不能保其身而以爲戒所以
下達者此也達之邦家達之天下達之萬古無非
斯理信乎此燦然之跡必然之效者人自放其心
而不知求耳放而知求則亡者存狂化而爲聖人
皆可以爲堯舜者是也放而不知求則存者亡聖
轉而爲狂未免爲鄉人者是也又所謂大人者不
失赤子之心也曷不云失大人之心而失赤子之
心乎蓋赤子之心合德於天地也可見赤子乃未

汚染之鄉人而鄉人乃已汚染之赤子曾子之贊
其師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以孔子之皜皜不可尚者濯之必江漢暴之必
秋陽可見聖賢皆已暴濯之鄉人而鄉人皆未暴
濯之賢聖者也此則在人反而觀之果未汚染乎
果未暴濯乎果人心乎果道心乎拳拳乎守而弗
失可也一有汚染是皆存養未到則不得不加暴
濯之功而日新又新庶可復其天然之故耳是故

欲明聖學必先明心性心性明所以盡人盡物參贊天地皆在茲矣夫何世之言存心者徒事於口耳又喧養性爲誆誕言養性者卒尚乎玄虛又鄙存心爲牽合自以標門立戶超絕塵凡似有足觀竟無實得一遇繽綸紛錯不免隔碍空虛又奚足以修齊治平之稱無怪乎世道愈趨而愈陋皆由心性之學不明矣心性之學不明雖爲盛世之君之臣之士者實爲盛世之羞於是睡魔心悅誠服無復可辨遂羽化而登天

夷侯　批　分合心性堪令宋儒讓席

又批　能令睡魔縮頸能令俗儒開眼

松南　批　闡發心性玄理通自濂洛關閩鎔鑄出來且有發先正所未發處大非淺學所可及

孟元　批　剖晰心性名理直令八萬四千毛孔皆能說法

庭前山景　有蒼頭獨占之象

太極分剖有融有濁融者流而爲海濁者結而成山予之所以積而成者非濁濁而結亦非攻之他山采之崑崙取之支機倘得其所以然成其所自然者也幸而告成於中庭孤峯上聳衆巖旁明周環培植靡不有生草萋萋兮出秀花郁郁兮吐榮椮木兮欲之長蘿蔦蔦兮喜之飛莖執柯者不得伐其柯採薪者不得到其巔枝雖不足以巢鳥而

翺者翔者矯其翼而鸎鸎鳴穴雖不足以走獸而群者吟者食其芈而呦呦聲風雲未與龍角先形期雖未得以際會而攀者附者攘其袂而振於矜學力未到文昌俄臨兆或未必以報我而切者磋者苦其志而研於精噫吁哉胡華嶽之挺鍾成品物之彙征誰能尅成於斯麗安知夫用力之妙幸九仞何羨一簣奚歎泰山何猥丘垤奚貶或雲行雨施而萬類成亨或烟横霧隱而卷懷不展又何

斷語不牽思有波瀾

必較山石之廣大計斯景之貴賤意者謂尔爲石耶非生耶非長耶非崑崙之危巔從飈而來耶無翼耶無足耶非雲漢之支機從空而下耶謂尔爲象耶若爲鯤則擊水三千若爲鵬則扶搖九萬何其雲蒸蒸而欲騰雷殷殷而欲動莫非東海之巨鰲來駕三山耶謂尔爲峯耶指爲五老何其獨立指爲丈人何其在斯既非五老又非丈人莫非卄斗之文明預發禎祥耶是耶非耶非耶是耶任世

人之所睥睨謂之景可也不謂之景可也盖宇宙內何山非石何石非景而景之所以利與不利者小大焉耳故景之小者自適已矣逸興已矣而景之大者非惟中流者爲之砥柱耶覽勝者爲之婆娑耶猶欲固國者恃之以據險一夫守之萬夫莫當躍馬者稱以爲帝下輦者自以爲王遜讓者隱之以辭粟吹律者感之以生春頌慶者比之以稱祝欽跡者臨之以番釣待禪者守之以耕耨托之

讀得幾怡若澥雄不可駁者

于遊慶者爲雲以爲雨懷之於二人者望文以望毋登高必自卑者小弁而小天下至於控鶴飛錫冲空躡虛靡不借之以爲質亦無非爲因山之景因景之利也吾茲與尔朝斯夕斯行則相覩坐則相瞻人忌尔之獨占我樂尔之無厭

東侯　批　讀之若身在天台鴈宕間千峯揷漢雲霞蔽虧庭前有此奇勝真足玄賞

松南　批　襟趣瀟洒聲調鏗鏘筆思游刃有餘可傳可誦

盂元　批　葫蘆中有許大乾坤未許俗眼看破

寫物象如繪工

蚊虫賦

造化育物各殊其質質有貴賤有小大有以小害大有以賤害貴要之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何也夫蚊虫乃羽族之一物也至微也至賤也化生於溝瀆生於斯長於斯及乎浮游宇內衆多兮則紛紛如雨會聚兮則殷殷成雷終飛於千仞之上棲止乎萬叢之陰蝙蝠斥逐之不竭蜘蛛網羅之不盡風墜無損烟翔弗

禁鷄卵至畜而如許虎豹至威而莫禦自古小不自小因大以制小强不自强因弱以奉强安知乎小而能强弱而能剛抑有微而渺者其焦螟乎每向蚊睫上建立世界蚊亦無柰而况虎豹之威大者乎以形觀之則有巨細之分以心論之則無小大之辨是以一蜂雖微固能游觀乎天地一鰕雖賤亦能放肆乎大海凡物之所以至微至賤者豈可以識量度之哉意者謂尒生於水耶胡不從於

鼉端有風影変態

藪中樓閣

鄰地當作金右声

奇逸

泛水之鼂乎謂尒出以陰耶胡不和於在陰之鶴乎謂尒無足而有足耶胡不追夫白駒之食場乎謂尒無翼而有翼耶胡不將夫鳴鳳之高崗乎何其將夜兮則彌六合見親兮退容於藪有親兮偃息有子兮撈捏奚爲乎羽扇風凉休矣美矣至今稱揚有姑兮靡他有嫂兮不綱奚爲乎露筋道傍嗟哉傷哉萬古悽愴綠擗青鎖金屋玉堂無適不將海盐河淡蘇甘荼苦靡味弗嘗玄冠兮何因而

交睫綿縫令人五色無主

玷縞衣兮何因而蒼綺帷錦幙一縫一洞兮惟尒是徃佳人玉女截寢截寐兮惟尒所願毫芒不磨而益銳肌膚不穴而頻針展之轉反之側爲誰乎席不寧夢不清鷄未聲夜未央爲誰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又爲誰乎周章爲周章兮抑尒之無厭抑尒之虛張虛張兮翹翹無厭兮皇皇人以尒爲苦海尒以人爲康莊揮之弗去撲之即傷撲即傷兮非紅勾脫曲則紫之拖長意智不足以周身徒

營營而自亡

夷俟　批　足爲世之貪利蹈害者之戒

松南　批　物情描寫千態萬狀筆撥縱橫水湧山出真可與蒼蠅賦並傳不朽

孟元　批　一莖毛便可化丈六金身非許大法力何能有此

青樓薄倖賦

代妓張七寄王友爲王友先在朱市妓張三家氣味不投未偕宿遂在張七處未幾棄七復往上河王三家七愬於余因代作以諷之

妾本青樓女尚未嫁夫郎見君車轔轔至止曲之湯感君意娓娓遂入妾之廂君賜妾玉玦妾遺君金璫志念相許表記相將絃歌酒讌花燭輝煌綢繆衾枕歡娛洞房朝來命出郭兮尋芳妾曰無衣兮無裳君曰或玄兮或黃妾謂無簪兮無轄君謂

狐媚偏能惑主

既脂兮既沐偃游於鳳之臺逍遙乎亭之末山之阿兮歌采苓嚴之顛兮賦采葛日夕兮歸來夜靜兮一榻援松栢以指誓冀比翼而結髮柰何席未暖君心先已斁君不記乎前之廂籍籍聲名共阿張北因何事爲君病頃刻須臾變炎涼變炎涼兮彼不長君不常今日曲里明日平康平康曲里何皇皇君皇彼亦皇迎新送舊河之旁有何聲響有甚名揚安排迷魂陣哄客入醉鄉彼軀非神女彼

眼中不肯讓人

收束本色 令人絕倒

寓豈高唐雲雨空朝暮羞殺楚襄王羞殺匕兮恨無方訴不久兮亦如羌噫尔胡不思我非不詳自古歸燕思前巢棄婦戀笱梁本欲往之愬猶恐逢之怒且歸吾盧且歸吾盧池中魚可數花裏鳥堪呼君今不妾夫妾亦非君婦璫玦兩相返繪作畫餅圖一朝愁盡翻復娛燕去鴈來揔不孤

孟元　批・摹情寫景婉轉千態真足令嫦娥掩袂浪子回頭

叔度　批　信口笑謔皆成奇章

交甫　批　妙在借妓者言譏彈妓者

花朝月夕說・和劉長卿

仲秋十五日乃月之夕人皆觴之而仲春十二日乃花之朝曾無一人酬焉豈花朝不如月夕乎且何時無花獨春仲爲花朝何時無月獨秋仲爲月夕葢春初花尚怯寒春杪花又退粧惟二月爲陽和之初吐而十二日又介二月之中分新秋月晄未紆殘秋月華已老惟八月揚分外之光明而望夕又積八月之清輝夫一歲而連花月之奇百歲

六朝風味

能幾花月之會况人生未必百歲歟卽幸而百歲吾恐後半之光景難看霧中花而前半之孺子不辨月生華且月何夕而弗華花何朝而微露柰何厚負花朝薄酬月夕耶如曰吾志意未舒不暇及此必俟歌來辭賦考槃而後賞此花朝月夕也又

轉折奪目

祇恐花月如故朝夕非昨能挽青春以遲白髮哉而况東山庾樓之月不多於衙門之淸光而金谷爭妍之花豈艷於中唐之秀色奚必登露臺而問

是李青蓮
滿餘春賦

淒涼可想

嬋娟撾羯鼓而促花神耶矧吾心觸境成趣何夕非月何朝無花繁華之花月有時而凋鈌吾心之花月無時而彫鈌也乃世情緣繁華而遊賞亦因蕭條而寂寞故花雖凋而世人之情更凋于花月雖鈌而世人之情更鈌于月花乎月乎彫耶鈌耶何世情之不如耶彫而榮鈌而滿又何剥復之不爽耶於是秋月未來吾潔觥以待之花朝已去吾短章以贈焉庶不使柳間黃鸝樹稍慈烏怨我情薄云爾

中侯 批 明晦榮枯已極人世之感而立意撰詞可與月賦菊賦並傳

玉水 批 桃花潭水深千尺月曉風清欲隨時昔宋廣平以鈌石心賦梅花 仁兄固是爾爾

勸誡勝

德威刑威不朽名言

妙千古絶

勸勿訟

洪荒之世茹毛飲血結繩紀事純乎樸也不知有訟奚用勸哉及賢聖繼作風氣日開耕稼興而茹毛飲血者不復見矣書契興而結繩紀事者不復見矣是故恐民與訟必使無訟者有威可畏也不能使無者威不足畏也何也昔之爲明德者以明命在天明德在人乃所行者德威也德威之所畏畏於中也使覲感者耕讓畔行讓路不敢悖德以

玷王化祇見相忘于不爭之地故訟不待勸而自無即虞芮質成而羞之者是也今之爲親民者雖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乃所行者刑威也刑威之所畏畏於外也使無情者侈是非挾短長各虛其誕以盡其辭惟見民之日趨于訟猶江河之日趨于海即欲挽而弭之不可得也加諸居政貪廉不一廉而明者難道庭無訟芊門可羅雀而其門雖如市心實如水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順於天理

是爲覇刑之鑑

烟之劊

羽骨談

而用刑合於人心而定罪不以大需釋必誅之惡不以枉法加無辜之人貪而婪者非謂賕賄通而訟詞集而其心未必如水門實得爲市也操守不愼必至濫觴或憑山人吹木屑或藉門皂通漏風或具琢珠充土苴或假券弊爲詩文自古愼則謹不愼則不謹也故不謹之庭皂白不分往往受甲之賕則轉之乙得乙之賄則索之丙通而會之則人人及矣若斯吏書靡弊弗生舞文弄法詭譎百

出各借律例以出入人之生殺抑甚皂役不論斯文善惡倚者藉勢放肆無端索騙不窮原其因皆由告人者之所致也蓋告人者惡人也古人恥與立而況與之訟乎所以勸之者此也

明集　批　形容勸字可謂曲盡

倣雅

有條

東皐潮音閣叙

大江以險古稱玉嶼双髻禹峙洪流環遶長虹莫駕一葦可航而山礪水帶真爲玉嶼之金湯哉自双髻發脉至於吾宗有二十里許吾祖肇基於斯余亦生長於斯一姓世居人烟鱗集稍西爲尾沙稍東爲東皐而皐之上徒一石室不斵不樹寂寂寥寥恍如一童而已皐之北昔人建有城垣高六七尺周圍六七里比爲族人有力者負而去之今

變爲麥地皐之南有脉石幾丈舒於江渚其石嵌嵌近爲好事者衛而址之構以傑閣扁其名爲潮音閣肖觀音神象於中或云扁爲潮音何哉緣觀音主於南海海中有山山中玲瓏每潮起必從此流而玲瓏中便爲澎湃涳洞異常之音其音旁達無際而潮汐旦暮往來於東皐之阿乃其潮脉相通是爲易地皆然之意故以此爲名凡風晨月夕邦人士女咸遊其上而景雖小則可以四望而成

色着東有石門紫𡸣西有龜峰鼠嶼前有五侯两
玟列所圖以競秀排鎖閣以獻青盈々大江汪々
莫測夕陽含璧夜月流金來獻珠之神女洛遺珮
之佳人舳艫雜慈航以並涉樹歌渾梵音以相續
魚鳥相忘於飛躍蛟龍不期以變化於此而達觀
於此而徙倚不覺身之爲勞境非塵世而且修
潔峻爽宛然有龍飛鳳舞之勢爲吾宗開未開之
風氣發未發之禎祥亦吾宗之一勝也第山川之

勝已成亦由人心而生以成其勝何也山川雖有
可布之景非人心有凌霄羽化之想亦不足以因
其所自然成其所以然者也所以好事者得之於
山川而山川亦得之於好事兩相資而相應矣然
則今之閣買爲吾宗所重異日吾宗亦當爲閣所
重可也勿如昔之城無非爲吾宗重而今日吾宗
獨不爲城所重何也若不援而証奚以覘其後哉
謹以爲叙。

發端處便占頭地

鋪叙處古色蒼然

擊壤公遺稿跋

凡詩文之稿有所遺而可以刻傳者非閒人品
生平之鑑則刻何用傳奚益哉故士君子不挾
持忠孝以爲綱常主雖吟咏千古之風祇爲務
華絕實耳古今作者發之爲四始爲六義爲籟
鳴爲塤篪未嘗不本乎此而後可傳諸遠姬公
有風雷之感作東山以寫其眞靈均有沉湘之
憤賦離騷以表其盡忻腰隱宋淵明擅六朝之

譽佛骨諍唐退之起八代之衰若夫建安之黜
浮崇雅大曆之敲金戛玉皆足以導宣幽鬱之
氣鼓吹休明之化苟非托物表志徒於飾情綺
靡恣意遨遊則於人文世教奚取哉然吾
世公來祖同始生長海濱隱於元而出於
明。年則耳順矣或謂何不出於天命之前而出於
耳順之時乎殊不知士君子處世時則天飛不
時則泥蟠有寧爲獨淸而處不爲皆濁而出者

而畫出處之義兕有行雲流水趣

有寧操堅白而出不爲匏繫而處者亦有與世推移與世浮沉而可以出亦可以處者所以出處之道不同而出處之心則一也詎可律以遅速論之哉而吾公初仕小試臨洮政績赫奕所發爲聲詩忠孝之意溢於言表不幸卒於滁陽亦頗爲當時所欽乢蓋謂夙彫長轡而未騁者庶幾近之而生平蘊畜不藉是而可窺其一班矣乎不肖若華方髫時隨

先大人肄業座隅指示

世公遺稿云不知何日誰以刻傳奉斯語言念至今不敢忘

先大人庭訓之意今則犬馬之齒既長未能爲

世公之著述惟慨往事之如漚幸不朽之有在輒舉所遺以告諸

鄉搢紳先生爲之校閱傳之世世云尔

可謂善承先志矣

孟元　批　寫出出處大義真足增光地下不徒以文字見奇

蒼

句汁卓礫

東臯登眺　爲毀城建閣而感

一氣所化陽居尊陰居卑兩儀肇分融爲流濁爲峙獨不知高明之象何以爲厚博厚之體何以爲維古今論者郊曰郊黄方方負負亦不能窮其所以然究其所自然弟見覆載無量供大道之乘除含宏莫測恣萬物之消長二曜推而生今六甲遞而成古人世閱一時之爲新山川歷萬古之如故故自有天地即有此山有山必登登必眺眺則感

而懷之非懷二人則感古今而二人在則登之以望所懷而二人往矣懷在心不在山惟古可援今可証援証在於眺感發在於心所以援而証之者爲感發於今之不如昔也今不如昔謂今之人不如昔之人也即如今之建閣不如昔之建城也何也閣之所關者小而城之所關者大大則足以保千萬人小則不足以保一人而一人不足以保徙爲一時耳目之遊觀而千萬人足以保是爲萬古

一氣呵及　慷慨悲憤　夜珠自采　何等感慨

長久之貽謀輕貽謀而重遊觀此其如不如可知
矣故昔人合心協力以建城垣高六七尺許不幸
倭警遂以中輟後雖未能繼志則其周匝環帶實
爲吾宗壯觀不意數年內協力私毁恐棄前功垣
石入於私室周匝化爲黍離噫昔人之所建豈意
今人之所毁乎如今日之所毁不如昔日之不建
耶既知建其閼爲吾宗所閼豈不知毁其城不爲
吾宗所閼乎吾聞有建城增城者未聞有毁城除

城若眞萬古不祥之事莫大焉且時聞族人畧有
蕭條隔碍便歸毁城之怨余嘗竊咲而嘆曰建傑
閣者非毁城之人乎怨毁城者非毁城之人乎復
將爲虎山之處而欲拮据以培其臺者亦非毁城
之人乎此其閼不閼又可知也而且不顧見在之
所閼而求莫必之所閼者愚未知其何意也惟所
痛恨者昔人合心協力以建城今人合心協力以
毁城昔人恨不得城上生一毛今人恨不得城根

感弔虎能令人心痛酸城理吐氣　喚起昔人幽明并攻毁者心寒膽落　轉無游光景　慶慨宏

去一皮城耶城耶汝何其苦楚耶汝何其悽悲耶
城乎城乎汝今安在乎汝今奚適乎豈吾宗將來
無有豪傑輩出不能爲汝完此美繼此志乎汝今
適則適耳汝其百萬毛孔化爲異物安得不爲汝
之思焉安得不爲汝之傷情哉昔人昔人汝豈無
靈何不合神協起鞭撻此毁以消萬一之恨乎即
消萬一之恨亦不足以追萬古之怨耳嗟嗟既毁
之勝既往之事乃宗族之所閼宗族之所爲吾何

獨不然而苦苦爲之追怨爲之追咎乎亦當怨之
誰乎咎之誰乎然其猶所幸者有萬古不易之勝
在焉即以萬古不易之勝觀之金峰諸峦蟬連相
繆如蟜旋如蹲踞則其嵐光凝碧皆爲吾宗坐位
之列屏喬木茂松盤桓膠結如擎盖如虬龍則其
蔽芾蓊蔥皆爲吾宗挺鍾之秀氣卓張石林烟火
相望鷄犬相聞耕讓畔行讓路則其比肩客迹皆
爲吾宗休戚之相閼於此而勝槩於此而達觀豈

懷厲千古

佛祖宇崪坎犀塘祖居地名鼠嶼山名單然一鼠古讖云老鼠口食輿化倉以潤犀之塘當時興化倉廂所儲稅稻年化爲殺人語相傳蒲人闕之輿聚夜來將鼠時尾捎坟斷碇私卽時以碼石塡補自此蒲倉無事

豪氣超絕九芒逼人

詞華彪炳

椎西浦之水清且漣東壑之榛鬱而蒼潮音之閣傑而巍哉矧左右石門鬰嶠雄據長江影射青山挽千頃萬頃之波瀾兢北面以朝擊壤之名宗右有龜峰鼠嶼趋向壺岡咀爵莆陽得千斯萬斯之倉廂棹西尾以潤悠久之犀塘前有五侯（山名）兩玟（山名）侯爲三列三台卓立千古之筆峰玟爲一陰一陽卜定萬古之禎祥中即大江潮汐往來而有期舟楫出没而靡踪鮫人織於水底蜃樓

市於空中或雲興風起其鱗則大鯨巨鰲吞舟負山何計乎鰭鯊鰋鯉鯿鱠鱸鯗其羽則鯤鵬變化羽翼霄漢何數乎鸛雀鶺鴒鴛鷺鳧鴈或風靜浪息波涵太清開一鑑之漣漪泛雲影之参差巨鱗細鱗射波而躍翻浪而嬉山鳥水鳥翔而群集々而不疑於此而嘯咏何羨乎臨清流之賦詩或陽和景明登岸涉磴攀蘇附枝清陰在席佳色在履少長畢集歡伯有真於此而逍遙何啻乎陟南園

擎天筆力

英厚發迹故自翩々

歸結不盡之意一唱三嘆可絃可歌

以成趣噫此皆觀於景之內者也抑將以景之外者觀之若觀於象會之處恐難爲水若觀於峻極之所恐天下下而我高離景外附近者觀之石門之東有怪石焉石愈怪而地愈奧有螺有蚌往々可取常命一二僕從携簍以適々則必於其處簍盈爲足々以旋々則日之夕矣龜峰之西有寂境焉境寂々而水盈々有鱸有鯰數々嗜餌時與二三諸阮相命以往々則必於其間臨流以釣得魚

以歸々則月出東皐矣此蓋年少之光景少年之樂事安得不援昔而証今哉今也湖海爲家將爲携簍以適乎抑將爲臨流以釣乎將爲空谷之駒乎抑將爲泛水之鳧乎噫大化一漚浮世萬殊人有共事而異心車有同轍而異趋若斯者謹我優游勉我遁思付物我於兩忘夫奚有乎賢愚昔韓柳諸公無處不遊々之必記予乃才不見用文不足示惟叙之以誌歲月云耳

總批

涵宇 批 新奇似陸謝者雄麗似楊子雲其識則賈太傅其典則董江都經濟手不與錚々競響者奇哉奇哉敬羨々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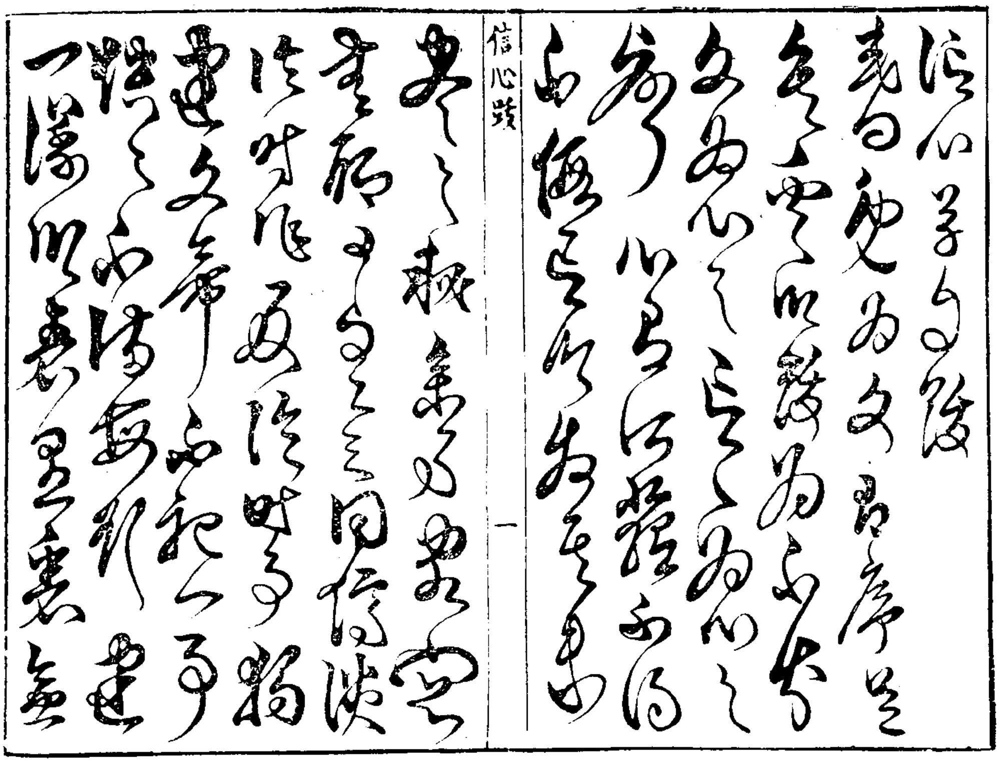
叔度 批 胸具武庫縮地珠璣真信心隨手灑來欽服々々

交甫 批 鑄古熔今續紛綺麗如入萬花谷中令人應接不暇快哉々々

明台 批 篇々議論出奇無窮一展玩髮豎眉揚真世之儁異

道開 批 機勢騰湧詞氣雄壯如驊騮汗血時有一日天際之想

仲舉 批 文之精妙固不必言且論事剴切勃々乎有請纓借箸之意



信心跋 二

[illegible]

信心跋 三

[illegible]

[illegible]

〔清〕董含撰

三岡識畧十卷
續識略一卷

清鈔本

三岡識畧序

同里盧元昌文子撰

春秋之義襃貶並行風人之旨美刺具載夫以一人之身而能畢精湛思網羅軼事必使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戒故足尚也三岡一編近之矣格城登第歸養素丘園下帷著述性恬靜不妄交遊乃栖遲杜門而學益重至於窮厚得其泊如也於留心天下事凡耳聞目擊或見邸報或係傳述上而日落星囘下而山崩地震由而人妖物怪靡不詳核顛末付諸赫蹏此雖近憫時悼俗之所為乃其間忠臣孝子之婷行賢人君子之達節以至士女謳歌野夫吟嘆可関於世道人心風俗倫常者一卷中未嘗不流連致意焉余讀而嘆曰卓哉是書有以也夫天下之生久矣所不至幾希斷滅者其賴此以維持也與昔者相臺岳珂作桯史以補廣史之不及南村歸九成作輟耕錄以繼文史之缺遺二書敘事斐然章法古雅文采瑰麗可觀今後略同而核詳而贍典而有則不讓不灣大指善善長惡惡短間有刺譏義歸勸懲庶幾小雅巷伯之義孔子曰多聞闕疑多見而後又曰淮毀譽此物此志也興位置禹左相臺南邨間湘山

猶圍抑末矣是編自甲申始序作於戊午陽月

識畧題詞

丁丑仲夏小憩東樂客舍雨牕快讀榕城先生識略未終卷而擊節久之因嘆史館中二十年來不知撰擇若何頭白有期汗青無日安得大手筆為之裁究垂千秋信史耶草野遺民拭目俟之矣為拈二韵志感云輟耕錄自南村叟桯史傳於岳倦翁自閱滄桑文獻在三岡識畧並稱雄從他紀事饒銀管自有嚴書儷玉杯誰識江都真史筆謾誇梁苑有鄒枚

梅花原沈白拜手題

三岡識畧自序

甲申乙酉之際海內鼎沸時余年未弱冠迯亂轉徙卜居三岡之東（三岡紫岡沙岡竹岡也）敝廬數椽足蔽風雨晝耕夜讀人事都絕庭陰有枯槐一株雖枝幹蜿蜒而蕭然無復生意命僕劇去之不數尺鋤然有聲下過石匣晶瑩如玉啟之獲竹簡一上列蝌蚪七百餘字剝落不可辨徵博識者曰類古記事者之文然卒莫得而詳也厥後奔走四方三入京洛既而棲遲里門自少迄老耳目所及者續書於後凡五年為一卷以月係歲以日係月天道將週積成十卷名三岡識畧其間或得之邸報或得之目擊或得之交遊所称道可以備稽考廣聽覩益勸戒者靡不遠諮詳訪即事屬極微語無詮次要皆確有根據抑亦稗家者之流也夫搜神洞冥其旨近誕杜陽述異其說或誣取兩者而折衷之豈敢曰鼓吹前哲抑以資覆瓿者之一助云爾

康熙著雍敦牂畢辜月蓴鄉贅客董含題於東岡之蓺葵草堂

尊卿贅容自述
贅容者江南松江華亭人也姓董氏名含字閬石一字榕城晚自號尊卿贅容云始祖藉河南元末避亂渡江卜居五茸再傳而族始大如幼海忠節公思白文敏公名賢輩出先大父遂初公萬曆癸丑進士歷任左副都御史吏部左侍郎為御史時勦冦巢敵勲業爛焉受明懷宗皇帝寵眷歷家宰總憲二篆命兼攝之居官釐奸剔弊進賢退不肖公忠亢直不能妥蛇為忌者所中乞骸骨歸先考仲隆公性軒爽不事生產喜急人之難為文頴異絕倫既屢困場屋遂棄

自述　一

經生業與母氏殷太孺人隱居東墅論者謂可追蹤鹿門云余幼苦多疾七齡入小學逾年被病廢業又二年復病幾不起幸而獲全十三學作文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十七八下帷發憤覃思腐毫廢食都廢兩親愛護備至扃戶禁之予晝則扶牕潛入昏時儲火甕中候人靜吹燈起讀丙夜不休十九行冠礼二十娶翁氏甲戌進士給諫之益公女也是秋避兵轉徙浦東二十三出應本朝學使者徵二十四續娶文學蔣公爾轍女二十六始赴棘闈時社事方興與海內名流贈縞紵訂車笠盟扁舟往來于吳山越水之間交遊日進二十九重踏省門受知于溧陽尹江右邱公隨計吏待詔公車報罷三十一丁先府君艱讀禮之暇掩關力學縱覽群籍閒他處有異書輙躬往借閱畢鄭重歸之或買或手抄必竭我之力而止三十四以雲貴蕩平再舉會試下第歸敝廬教授傍水負郭與二三同志賦詩浮白襟期豪上　意綿邈常與世違三十六復偕弟俞同過昭王之臺為澤州太宰陳公說嚴所賞拔然數年來躑躅風塵車殆馬煩意緒已非昔比矣殿對進呈太師益都沚亭孫公擬予卷第一或以為不可公偕大司馬真定梁公玉滙爭

自述　二

之力不可得置二甲第二輩上諸公俱為腕惜孫公召予相對泣慰勉有加予不肖賦命窮薄辜負師恩多矣是夏辦事銓曹仲秋理歸棹表兄名列奏銷錢粮案被黜者幾二萬人予亦屏居田里回思往事恍如一夢然蕉鹿之是非塞馬之得喪于我何有焉三十九再娶海虞趙中允士春公女四十一慈親見背四十六始舉第一子自是連舉六男四女旋遺移蕩之變時事紛擾遂絕意仕進經史在左琴樽在右松風冷然雜花繞牖榮瘁不入其胸妍媸不挂于口雖有華衮勿與易矣性本孤介不善治生尤不喜見俗

人杜門者十日常八九每晨興抱甕灌園事畢課諸兒文義閒出酬酢午後或泛濫陳編或搽纂軼事或坐或卧或信手拈小詩不拘體裁不計工拙長夏則晞髮行吟頹然自放向多四方之交客有見詣者雖不能具賓主禮必典衣貰酒相與網羅古今商搉風雅握手論心歘々不忍別以故予頗交天下士而天下士亦莫予棄也夫麋鹿之性高蹈山林蒲柳之姿久就邱壑從此棲神寂寞絕跡塵埃矣嵗篘侵尋嬾散殊甚偃仰吐納頗修龍蹻之術遇良辰佳景携雙童躡短屐登山臨水不廢遊覽此外嗜好都盡林頭

自述

惟存漢書數冊白傳集一帙興到誦南華一二篇豈敢鄙屑人世聊用自安其拙云尔今年已逾一甲子知幸箇未盡脫鬚鬢白僅數莖步履猶健行將去城市與野夫牧豎為伍時而挾冊時而荷鋤時而策杖尋僧時而圍棋賭酒寵辱俱忘禍患不及僕之所得于天者不既多乎且余自少寡外慕好靜惡喧畏遠權勢孫公陳公屢見招竟未能赴見人作富貴態背輙涔々然汗下坐此迂僻為俗所棄亦因是頗獲閒曠惟積習未除從朝至暮手未嘗釋卷其所撰述已刻者有古樂府二卷閏雜草四卷閒居稿三卷北渚

卅二卷林史一卷山遊草二卷三因識畧十卷未刻者有盍簪感逝錄二卷安蔬堂時稿十卷各為一集聊藉此以耗壯心遣餘年茲老矣兒輩漸長成但能讀父書足矣吾家墳墓距東郊僅十餘里先大夫少宰公拮据成之林木蓊然煙水環遶予不肖厄于命弗克顯揚頗一生所為可對衾影即歸老于先人之傍復何愧哉又平生不與人為讎而人往々嫉余曲加詆諆終不與較乃其人輙自斃每憮然久之又少時病危者二從石梁墮馬一覆舟者一為馬所踐者一可以死而不死茲之所歷皆餘生也今與家人約

自述　四

俟諸兒婚配々畢諒析薄產與各母管領一切瑣事禁勿入吾耳遂來希風向平天隨子桑苧翁諸人誓為山澤之遊乘興便發任其所之慎毋阻我媿乏陸賈橐中裝遺汝慢我者亦勿問身後之計達人所羞悉聽汝輩所恨生子差晚不能蚤置身方外猶趨起人襄耳息壤在彼其勿違我言

今人行述大率溢美閒之令人愧汗死而有知當掩面于地下矣予偶拈此還復自笑念性既疎慵命更蹇薄一生鹿々不過如斯耻作一逾分語身後即以此為行狀弗煩他人也　贅客手識

凡例

一是書始於甲申終於丁丑共五十四年皆本朝事

一事具國史者不敢載

一事涉忌諱者不敢載

一其間欣仰高賢樂為稱道不必識面

一偶有褒貶俱出至公不敢任私意為去取

一凡稱官位止據目前如吳三桂初稱吳王後稱吳逆之類

一概稱名不稱字與號

一事雖細微各有依據不敢妄為傳述

一凡係風聞未經目見者後必書其人說

一是編積五十餘年今始告成不敢期其必傳聊備識小家稽攷

三岡識畧卷一目録

星變　陵哭
名將　物異
逆臣草檄　劉誠意秘記
崇禎亡國　宜興始禍
樹泣　李昔師
賊墓　闖賊官制
張獻忠慘殺　弘光改元
瑞麥　星異
江左稱號　給諫改節

築城預兆　長平公主
宸翰　福王淫昏
義馬　馬生卵
旱魃　產怪
日食星流　空中城郭
思陵太子　福王妃
骷生花　白燕
唇有道　絕命詞
奇藥　凡生芝
產子三日　松城磨

壬申識畧 卷一 目

雉髮文
不義婦
喬將軍
獸知忠義
殷公盡節
假弘光
偽譔國史
火藥
虎異
關公默佑
東山行
箭鏃
律畢杳
雷殺逆子
蔵鍰
移冢
本朝立法寬大
人腊
金蛇
麻衣僧

學仙無成
題壁詩
紹興潰
松郡三變
陽陣陰陣
死後魂靈著異
拒女獲報
白蝙蝠
女子題壁
水厄
魚上
舟吼
定水帶
奇門術
補陀藏經
詩讖
舊臣姓名錄
義鶴
異筮

壬申識畧 卷一 目 三

盤龍塘
紫竹菴發冢
三字名字
鬚長拂地
四書五經欠字
鼠怪

三罔識畧卷一　甲申至戊子

華亭董含著　一字閬石一字榕城別號蒓客

星變

甲申正月朔大風霾癸丑夜星入月中

陵哭

三月欽天監奏帝星下移又守陵官奏孝陵夜哭

名將

懷宗嘗於宮中符召天將一名即至叩以將來事無勿應者癸未秋雷擊奉天殿懼甚復焚符召之久之不至良久玄帝下臨乩批云天將皆已降生人間無可應召上再拜問降生意欲何為尚有未降者否乩荅云惟漢壽亭侯受明厚恩不肯降生餘無在者批畢寂然再叩不應矣

物異

臨淮民家貯豆數斛悉變人首狀有老者少者或如哭泣及類婦人者數日仍復豆形嘗考漢中平元年東部等處草作人形是歲黃巾起王室板蕩時戕賊鴟張闖獻尤熾未幾宮闕不守乃知爲阽危之兆云

逆臣草檄

闖賊限三月十八日抵燕都既而如期破京師先是移檄遠近中有云主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逆臣周鍾筆也聞者扼腕鍾後獻下江南策賊敗潛歸南都戮於市

劉誠意秘記

大內一密室相傳劉誠意基函秘記鐍鍵甚嚴非大變不得開賊圍城急思陵親啟之中惟一櫃發之得圖三軸第一圖繪文武官數十俱被髮亂行問內臣荅曰豈官多法亂乎第二圖繪兵將倒戈棄甲百姓襁負奔走狀曰得非軍民皆叛乎再展第三圖一畫像與御容酷肖穿白半臂右足跣左繫襪履散髮懸樹下勃然變色竟符其兆

崇禎亡國

懷宗入繼大統太阿獨操憂勤惕厲日旰不暇聲色嗜好一無所留意末年寇盜蜂起災變迭見喋血宮廟自唐宋以來未有若斯之酷者愚嘗論之明興昏庸之君二武宗熹宗是也二君宜亡國者也雄略之君二英宗懷宗是也二君不宜亡國者也乃事有相反者蓋明不亡於懷而亡於熹猶漢不亡於獻而亡於桓靈也

宜興始禍

陽羨周延儒之初相也璫案諸人皆厚賂之欲令轉移上意阮大鋮亦饋二萬金延儒畏上英斷不敢發性貪鄙又不能還金諸人惆悵而已獨大鋮怨詈之大鋮既負逆名衆皆不齒馬士英黙官居金陵好聲色與大鋮為狎邪交相得甚懽士大夫周弃薄士英二人交愈固延儒再相大鋮侯之京口曰公起天下拭目望太平矣恭頌為太平之民一身功名非所異也延儒始慮其責報聞之甚喜然計大鋮之為人終不可負欲有以取償曰公知人

才誰可用者願得致力大鋮舉士英遂從起廢擢鳳督及弘光立士英相大鋮用而國由以亡嗟乎以三百年之宗社東南千萬里之江山一旦舉而捐之捐之者僅此二萬金也

樹泣

淮安東嶽廟殿前大樹無故水點飄落如雨三日乃止或云此名樹泣

李背師

李背師建泰素負重望自言両人知賊中情事請身往禦寇以家財佐軍思陵壯之告廟授鉞忽殿梁聲署大作如崩裂然甫出宣武門輿杠忽折至暮其印綬上火光如斗或謂為指日成功金印如斗兆未幾陷賊

賊墓

李自成陝之米脂縣雙泉人祖海父守忠塟三峰子亂山中山勢險惡林木叢雜氣象雄偉幕府檄米脂令邊大綬掘之以泄殺氣先破海冢骨黑如墨頭顱生白毛六七寸次至守忠冢中蟠白蛇一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見人昂首張口無所畏衆擊殺之守忠骨節間色如銅綠生黄毛五六寸其餘

環繞數冢骨皆血潤亦有生毛者大役有記名虎口餘生載之甚詳

闖賊官制

闖賊入都五日建設偽官改印曰符券共章凡四等更定官名六部曰六政府內閣曰天祐殿翰林曰弘文院文選曰司文諭院巡撫曰節度使兵備曰防禦使六科曰諫議御史曰直指使太僕曰驗馬寺尚寶曰尚璽通政司曰知政使布政曰統會主事曰從事知府曰尹中書曰書寫房知州曰牧知縣曰令正總兵曰權副總兵曰制五軍府曰五軍

部守備曰守旅把總曰守旗餘皆如故官服以雲為級一品一雲至九雲為九品偽相牛金星所定真槐國衣冠也

張獻忠慘殺

獻賊窮兇極惡千古無兩入蜀後僭號大西改元大順首殺成都百姓三日三夜始畢次殺紳士數十萬次殺川兵二十三萬家口三十二萬餘次屠成都府屬三十六州縣百姓每城戶口多至千百萬不能記數次屠鄉村百姓老少無遺次殺官兵十二萬餘次殺將官五千七百餘各官家屬一萬三千二百餘次殺兵妻五萬有餘次殺隨征兵共男婦五十萬諸將報功疏又稱平東一路殺百姓男人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人九千五百萬撫南一路殺男人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人八千六百六十餘萬安西一路殺男人七千九百餘萬女人八千八百餘萬定北一路殺男人七千六百餘萬女人九千四百餘萬幼小俱不在其數嗚呼何其慘也夫上帝好生乃生此賊以應劫數不然彼蒼蒼者豈真如醉如夢耶嗟乎縱彼兇暴荼毒生靈天心亦不仁甚矣

弘光改元

五月福王即位南都改元弘光王名由崧質性闇劣有蜀後主晉惠帝之風而荒淫無道百倍過之大臣素有聲望者外雖崇礼內寔疎之翻與背馬士英為相惟以扶私樹黨賄官鬻爵為事首擧故光祿卿阮大鋮為大司馬閱江防旋起其黨張孫振衛胤文等環布中外以圖報復輔臣姜公曰廣特疏糾之有曰梓宮未冷增龍馭之凄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覩聽馬阮忌其言切直謀中傷之未及行而敗

瑞麥

是月江南懷遠縣産瑞麥一莖雙穗

星異

六月長庚見東方光芒閃爍或四角或五角中有刀劍兵馬之形

江左稱號

江左稱號不過一載而諸臣奏牘所忼慨論列者惟申明三案始末及廣織造選采女并鬻官援例等事富家子弟皆輦金而入於是民間有都督滿街走職方賤如狗之謠逮沿江失守或潰逃偷生或

望風驚竄惟史公可法戰死淮南以身殉國餘自盡者止張捷楊維垣而已二人向攬清議而一死頗烈信乎蓋棺論定也

給諫改節

相傳惠給諫世揚為闖賊所得慕其名甚尊礼之世揚有天遺老臣以佐陛下之語給諫先朝直臣三秦士民不敢呼姓名称為延安夫子乃脅於元載匍匐受偽官嗟乎世揚末路乃至於此使蚤死一二年寧有此耶

築城預兆

崇禎初年於蘆溝橋建一城鐫四字於扉右曰永昌左曰順治不數年闖賊偽號永昌而我朝廷長驅破城改元順治此城若預為之兆云

長平公主

長平公主名徽娖周皇后出也甲申歲年甫十一抄選良家議降太僕公子都尉周君世顯將築平陽以館之無何寇至公主時在側御劍親揮傷頰斷腕賊以貴主授虎國威越五日復甦至是上書欲歸空門不許詔求元配完婚金田邸第賜賚有加僅一載公主上仙塟彰義門賜莊公主雖遭喪亂遠勝樂昌而 上之優礼稠疊始終勿替盛德真千古無兩吳祭酒偉業作歌以記之

宸翰

思陵聰明天縱萬幾之暇尤工翰墨先大父遂初公以天官左侍郎兼攝銓憲二篆蒙眷最深一日對畢面書十大字以賜曰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中作一帝字上用玉璽篆曰崇禎建極之寶筆勢飛舞每一展閱奎光爛然予摹四字顏之書齋以便朝夕瞻仰云

福王淫昏

時大兵南下勢如破竹王除夕憮然不樂亟傳各官入見諸臣以兵敗地蹙俱頓首謝罪良久曰朕未暇慮此所憂者後宮寥落意欲廣選良家以充掖庭惟諸卿蚤計之或對曰臣以陛下憂敵兵或思先帝耳遂散出又内殿懸一對聯曰萬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幾見月當頭傍注東閣大學士臣王鐸奉勅書亦可笑也

義馬

流寇破河内縣尹丁君運泰罵賊被磔所乘馬駿甚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觸

墻死

馬生卵

松江南橋地方馬生卵大如鵞子

旱魃

七月我鄉大旱禾苗皆枯西余学眉絕頂旱魃現形土人有親見之者

產怪

撫州崇明縣有孕婦腹奇大既產兒僅五六寸連產不止皆死轉能啼至第五兒忽作細音語曰勿驚也予兄弟十三人偶來相托將福汝家乳不繼可飼以餅餅產竟數果十三枚而投之海後亦無恙

日食星流

乙酉正月朔日有食之初八日立春流星入紫微宮又二月至五月日月光芒俱赤

空中城郭

十一日午刻河南滎澤縣東南三十里郭村現大城一座樓櫓墻堞無不備具觀者雲集自午至申始滅按嘉靖二十九年東安何家莊忽現城郭樓臺又北隐村亦然

思陵太子

二月獻縣人高夢箕其僕穆虎遇一北來幼童自称崇禎太子因與同過江往紹興夢箕家以聞廷入都令諸臣識認太監盧九德講官方拱乾伴讀邱致中太子一見即識之百姓踴躍既而一審再審以為東宮侍衛王之明假冒將致之死寧南侯左良玉江督袁繼咸楚撫何騰蛟等俱抗疏請保全東宮不聽竟下獄未幾福王出奔士民就獄中擁之出俾坐武英殿越兩日城破不知所終而至今相傳以為確係太子云

福王妃

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福王元配巡撫越其杰驛送至京王震怒不肯認誣曰為妖婦令嚴鞫之童氏叙述侃侃細書入宮日月相離情事甚悉跣足受酷刑卒無易辞後旬餘王出奔童氏不知所終噫乎說者謂人非顛狂誰敢與王冒認敵體妄剌紛紛知之無敢直言者士英其疏不上乃刊刻附邸報中題曰宻奏尤可駭矣也吁王之無道五倫俱绝罪浮桀紂乃欲以中興望之不亦異哉

氈生花

三月民間氈生三足又氈庒生花痕如刻劃或為折

枝及茁菂狀江浙之間十室而九余親見之

白燕

松郡東關麗譙下有燕来巢育雛色如白雪未幾
甓相傳白燕為瑞識者謂燕處堂之蟲而白者喪
象也實為羽孽至秋果有屠城之禍

唐有道

四月初一日有一男子闌入宮門大呼曰太祖高皇
帝神宗顯皇帝令我諭汝汝荒淫酒色將有覆國
亡家之禍吏出識語皆不堪述言訖昏仆久之甦
鞫其名為唐有道從前囈語叩之不復憶矣

絶命詞

左公懋第奉使議和不屈死臨刑題絶命詞曰漢漢
黄沙少鴈過片雲南下意如何丹衷碧血消難盡
蕩作寒煙總不磨被難時忽風沙四起捲市柵於
雲際一時為之罷市

奇藥

王師下維揚有紀生者適出城為亂兵所刄悶絶仆
地昏黒中忽聞鬼語曰是人有後祿宜救之取青
泥塗其肘少頃甦視創處已合旁有泥斗許因取
懐之以治金瘡無不立愈不一年遂致富

几生芝

先少宰公求是堂中設一横几以鐵力木為之垂三
十餘年漆紋剝落五月初忽砉然有聲其下樹生
一芝漸長至尺許顔色鮮好香氣馥郁觀者接踵
閲數日始萎前史所載有紘殿生芝及兵仗生花
吉凶不一柳河東謂朽杌敗腐皆能蒸出菌芝然
其理寔有不可解者

産子三目

府治東大吳橋有楊冠者以肩輿為業其妻午日産
一子三目額有兩角中一目尚未開如道家所塑

王靈官狀冠驚駭殺而瘞之是夕夢一金甲神數
之曰予以微罪偶謫凡間托生汝家何忍見殺今
秋必有以報汝未幾夫婦俱為亂兵所害冠係第
五牀父士餘與夫云目擊之

松城屠

八月初三日王師抵松時百姓已歸順鄉官沈公猶
龍前總制兩粤有威望倡義守城募鄉兵為拒敵
計而孤城無援所募皆市井白徒金鼓一震鳥散
鼠竄殺戮最慘先是鵲鶴集於譙樓每夜聞數萬
鬼哭聲又百鳥哀鳴至是果罹屠城之禍沈公及

進士李君侍問孝廉章君簡俱死之

雜髮文

松

民歸正後下雜髮之令李舍人雯有答髮文曰維某年某月李子將雜髮先夕夢有物蒼蒼蒙茸其形怒而呼曰予髮之神也從子而生三十八年今聞棄予來責尔言自子之少我居爾顛織蒨圓直既澤且玄可以弄姿於幃房可以耀影於華晳可以睎陽于扶桑可以濯流于清泉碩乃苦思研搉勞斡震形役及于我失其華英血早衰而種種年未至而星星至於幽蓬蒿登埸屋頭如飛葆匪膏匪沐人一之為甚于屢焉而未足循頷淚言而相忘何期中道而見逐也且予聞之絕交不出辭棄婦不吐井余為亡國之遺族子為新朝之膴仕念往者之綢繆莫淡文以相刺然疇昔之日以我禦窮一朝見棄意如飄風豈曼纓之可羨曾毛裏之莫痼苟無言以自釋行訴之于蒼穹李子聞之涕泣掩面已而凝思展意釋然而對曰子既責予亦將一言自我與子體附肌連使予累子子不得獨鮮使子去予予不得獨妍故人之有髮猶草木之有枝葉也春生而秋謝春非恩而秋非怨也猶鳥獸之有羽毛也夏希而冬毨冬非厚而夏非薄也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故無不祥之鳴焉今天子聖德日新富有萬方一旦稽古禮樂創制顯庸予犬馬齒長不及於盛時矣而為子之族類支黨者尚得照曜星弁之下巍峩鞹髮之上予幸以戴白之老乞靈于鹿皮竹冠以庇于焉所謂鄙人不敏以晚蓋者也我于其亦有意乎于是諸髮無語灑然而退又明日而李子髡焉

學仙無成

顏進士茂猷閩之漳州人常遊名山遇異人曰子骨氣非常當列名真誥人間富貴不足以辱子也因授以秘術輒革後遂棄官學道携黃冠三四人登南山絕頂採藥煉大丹三載丹成於是擇日啟爐以為白日冲舉可計日待至期飛符禹步呼名神將雲旂霧旆彷彿如有所見薄暮震雷一聲爐壞顏與黃冠俱成灰燼矣論有謂人世功名尚有定分而況上清可以術取乎此足為躁進者戒也漳浦趙生為述其事因記之

不義婦

閩門一婦微有姿色城破為一總旗所虜情好甚洽

其夫不忍棄罄家資沿途緝訪及于淮安逆旅痛哭祈之并獻所有其人惻然令婦隨歸婦堅不肯去且曰此身已屬將軍矣回唾夫面其人勃然曰而夫千里相尋何負於汝我豈可復為而夫之續乎遂拔劍刺殺之見者大快

題壁詩

亂離以來東南閨閣閭閻戎馬情殊可憐金陵宋氏蕙湘題衛州旅店云盈盈十五破瓜初已學明妃別故廬誰散千金同孟德鑲黃旂下續文姬香粉流離紅顏薄命讀之悽然酸鼻

喬將軍

喬將軍一琦上海人家世業儒琦厭薄經生業遂以武節著有神力能拓數石弓嘗戲馳馬從屋梁下過以兩股夾馬四蹄懸空而起明季為劉大將軍綎軍鋒兵敗投崖死時大兵南下琦子名蘭者渡江迎降意甚得易衣帽謁琦墓忽見父從塚中出怒氣蓬勃口中咄咄作聲叱蘭跪以鐵椎擊之仆地語畢立死忠義之氣久而不衰有如此

紹興潰

丙戌二月杭城既潰方將軍國安擁衆十餘萬有磨盤營數千人皆所選精銳推鋒陷陣者阮大鋮逃至國安軍中告之曰北兵甚銳旦夕渡江此番須用磨盤營公更嚴諭之必以死鬭不然敗矣國安如其言大鋮又造磨盤營呼曰若見將軍令乎曰然大鋮曰將軍有後令欲若曹盡殺妻子以死決之衆驚怒於是磨盤營先潰諸營相次土崩而我兵渡江矣大鋮士英至紹興密通款迎降欣然自得然見七閩無恙為後日計乃潛通奏疏有得其奏者馬阮俱被磔

獸知忠義

南都既覆隆武稱蹕閩中福州破桂藩子永明王後擁立于肇慶改號永曆後遁入緬甸為平西王吳三桂檄取遇害永曆稱帝後流離西粵受制於孫可望一時忠烈之士大半殉難輔臣嚴公起恒揚公畏知俱負聲望可望要封秦王嚴固拒不許遣賊遮殺之推入水中屍流三十餘里忽有虎負之登岸守視不去賊驚駭因收葬之揚公憤激徒手擊賊亦被殺獻忠諸養子除偽晉王李定國反正外餘劉文秀艾能奇等皆好禍嗜殺毒甚猰貐乃此虎猶知忠義彼逆賊者真禽獸之不若也

野史氏曰李定國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皆獻
忠養子偽稱四將軍而白文選王僕礼則偽都
督也獻忠死各率殘寇入滇惟可望為主及可
望定滇黔遂肆毒虐於是誅宗室殺大臣帝制
自為又一獻忠也定國獨拔身群賊之中秉忠
反正盡瘁事國乃至崎嶇乙死呼天以明其心
嗚呼古烈丈夫哉方其破百粵下衡陽義聲先
路所在引領使可望等同心齊力雖汾陽臨淮
至今存可也何乃形勢偪而猜忌成嫌疑積而
戕賊併分疆熟視共穴疾鬬坐是菁芒凋喪不

三岡識畧　卷一　十七

可收拾天縱窮光禍人家國雖揮魯陽之戈莫
填精衛之海斯時北望燕雲真人繼起薄海歸
心嗟乎李王天之所壞又何可支哉至於白文
選間關異域可泣風雨而扼於部將不能引決
則有之非其志也異後之言者或見原焉

松郡三变

鼎革以来吾郡凡三变其始頑民團結號為土兵大
軍一臨屠戮殆盡一变也既而武弁異志恣殺遂
官吏刼質桑梓未幾就縛而合郡俱被其禍二变
也又遭遼人吳聖兆以總兵官鎮松約降海島為
麾下所執士大夫平生偶有一面按籍而求無得
免者三变也今傷痍滿目枳棘載道是所望于長
養休息之者

殷公盡節

由翰殷公諱之輅性忠烈忼慨好施養士常數百人
與夏考功允彝陳黃門子龍深相結期死國難而
中翰一門兄弟殉節被禍尤慘考功先期著幸存
錄一卷從容赴水死于完淳年十七有雋才坐為
聖兆畫策亦被誅

陽陣陰陣

三岡識畧　卷一　十八

先是流寇圍汴梁城中固守力攻三次俱不能克賊
計窮搜婦人數百悉露下體倒植於地向城嫚罵
號曰陰門陣城上炮皆不燃陳將軍永福亟取僧
人數略相當令赤身立垛口對之謂之陽門陣賊
砲亦退後不發詳見李光壂汴圍日錄中後羣賊
屢用之往往有驗嘗攷黃帝風后以來從無此法
惟孫子八陣圖中有牝牡之說此豈其遺意歟

假弘光

三月貴州府有僧自稱弘光遠近喧傳皆以為真降
武四川巡訪米壽圖知其詐叱左右擒之其人供

稱本名查顯仁沅州人戮於市
死後魂靈著異
當乙酉四月大兵之下維揚也總兵張鵬翼與石都
督徐洪珍合兵入援未至而江寧失守遂從海道
投監國魯王丙戌三月移屯太末鵬翼弟繼榮勇
冠諸軍及兵至疾鬭力竭而死有老僧舁其屍歸
將近衢里許道旁有旅店忽見繼榮披甲躍馬從
數人至店下馬命具酒食店民飛報入城軍中皆
驚喜急出迎之則繼榮屍適至始知向入旅店者
乃其魂也後城陷洪珍鵬翼俱不屈死

三岡識畧　卷一　十九

偽撰國史
偽秦王孫可望雖陽奉永曆誅殺任意一時廷臣皆
收為心腹有禮部主事方于宣者擢編脩諂事尤
甚為可望撰國史一書稱張献忠為太祖作太祖
本紀比崇禎帝為桀紂又為制天子鹵簿定朝儀
言帝星明於井度上書勸進後可望為李定國所
敗投歸本朝于宣自知禍及時有錢中丞邦芑者
守死抗節為人心所歸方馳書於錢云欲糾集義
旅截擒可望以報國邦芑得書大笑畣以一絕云
脩史當年筆削餘帝星井度竟成虛秦宮火後收
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未幾縛至滇竟得逃死
拒女獲報
錢江陸君元龍淏躬甚謹常獨處館舍有隣女慕之
艷粧而至語笑不止陸堅拒之女慚怒去是夜夢
二龍繞柱紅光滿室秋闈遂登賢書丁亥成進士
火藥
浙江火藥局軍人碾石焰發燒死匠役數十名延及
文廟門廡并燬火藥八萬八千六百餘斤時防衛
甚嚴莫解其故因憶先祖廵按順天薊州軍戴光
帶家丁數人同領火藥〻凝結成塊以鐵钁挖之
用力過猛搏擊生火成藥十三缸同時震發光等
皆死典守者不可不知

三岡識畧　卷一　二十

白蝙蝠
嘉定縣南翔白鶴寺梁太清中所建也其剎最古棟
間為蝙蝠所窠寺僧往〻取夜明沙以射利予偶
過其地借宿禪榻漏將半有物屢來觸幃披衣索
之獲蝙蝠一其白如雪取歸置籠中三日後竟逃
去古書言蝙蝠一千年化為白名仙鼠食之可以
輕舉惜乎未之試也　按續博物志載宋劉亮合
丹藥用白蝙蝠服之立死又陳于真獲大蝙蝠食

之大潟而死則輕舉之說似未足據

虎異

湖廣永州熊羆嶺有虎數百共鬬共一最巨色赤如火咆哮搏擊山石盡裂又萬雄盡殪

女子題壁

予友瑯琊氏計偕北上於涿鹿旅邸見一女子題壁附錄於此以貽好事者妾雪英朱氏古吳人也先君起家墨綬進秩黃門誤事權奸驟登清要不謂冰山難恃春雪易消志雖切於縲紲法難寬於正卯其時旅櫬南歸究々母女堂虛棲燕庭可張羅

又以伯氏梟獍橫加慘毒始則假當道之虎威貽謊里閈繼乃效中山之狼狽造禍蕭牆遂至六旬孀母抱恨黃泉及字孤兒失身翠館嗟乎白楊哀草難呼怙恃於九泉路柳墻花空付王孫於錦帳此情此境苦矣慘矣而鴇母奸貪取償無厭逼嫁武弁之子時遭妒婦之拳戕生不辰一至於此茲者奉詔南征途經涿鹿中軍起塞外之聲閨閣譜曲中之調少紓幽恨薄賦短章此閨人訴怨之辭非騷客摛文之咏也吳地紅顏舊世家自憐薄命滯天涯含羞懶唱青樓曲拭淚悲聽紫塞笳不及曹碑傳古石湯同章柳宿寒鴉當年粧閣今何在萬種傷心付落花時丙戌季冬五日

關公默佑

濟寧南關有文昌閣々圮改為關公廟址稍縮後有清真寺乃回子所叛者諸生王道新王宏等以廟貌卑隘議擴之而回子楊生花者素暴欲侵廟址糾黨誣訟有陳君益脩爭於官得如舊楊大憾欲衆截陳於道殘其肢體剜雙目滓之以灰舉城鼎沸益脩垂絕家人舁至揚張皇守視莫知所出夜半忽如夢中見綠繡丈夫執巵酒勸之曰強飲此

可活少頃喉間喀々有聲隨溺血盈盎胸腹稍寬次夕復見一人形貌如仙排闥直入曰我能療子以手扶起雙目孔噴血如注又次夕一老姥以果數枚啖之棒接之次二情欵然隋地姥趣吸之目漸有光不數日睛如故生花聞之震懾益脩不興較未幾楊乘亂搶劫為人所殺亦剜其目已而益脩夢關公告曰爾與二王俱登科矣乙酉果偕升賢書丙戌赴南宮益脩晨興忽有投書者為五言八句皆隱語曰東畔方生耳草頭八四全一夕三人非門內隱八天老翁成羽化黑犬古人章耳邊絲

亂墜禾斗永相連請之不可解是科陳與二王生後同登第有人取前句繹之曰東壁生旦陳也草頭八皿益也一夕三人修也門內八天閣也老翁羽化公也黑犬石牽默與佑也耳邊絲聯也禾斗相連科也合之為陳益修閣公默佑聯科九字陳後歷官監司濟享揚生蘇霖記其事予節而錄之

水厄

丁亥第三歲日予往丙舍賀大父節借隣馬乘之而行歸至串瀆鎮有石梁甚狹揚鞭而過馬後足先陷懸空而下幸兩足離鐙又適遇潮至馬浮水去

三因識畧　卷一　廿三

予不諳水性自奮者三不能起沉入水底飲水數口分必死矣忽若有人將予兩股極力推送身忽抵岸家人急救得免此水雖細歲有被溺者且隨水宜死足絓鐙宜死潮未至為馬所壓宜死于幸無恙豈一介書生而亦為天之所祐耶

東山行

偽肅曹伯黃斌卿閩之興化人少有膽略屯兵舟山後頗驕恣失將士心為麾下縛以巨砲沉之於海或又云卒於昌國城南之東山黃之客作東山行以詠之曰東山風悲吹日黃千檣萬舳戈如霜東山風怒吹月黑天裂星飛芒赤色星飛卻入鮫人宮侯兮侯兮歸其中天何哀嘯竜罾戰老蛟騰出為長虹城中老翁扶血視顙侯同生侯同死侯無在舟侯在舟高予大纛惜於此百川東流滄海波山高水深當奈何二說不同今並紀之

魚上

八月黃歇浦群魚大上皆長尺許網之日得五六萬頭凡四五日止

箭鏃

靈壁縣西五里農人鋤地遇一穴以瓦甓之發視得

三因識畧　卷一　廿四

箭鏃一斛莫解其故

舟吼

南史王琳傳記琳將戰舟鳴如野豬嘗讀其事而疑之沈萬士浩然浮海舟忽鳴聲如巨牛自旦至日中不止眾懼不能食舟人請曰當祭而祈之浩然不應作詩而自歌之曰吾憑而言惟政之哀劍悲而嘯其將詐誰劉木為舟鳴孰使之物有變化吉凶安施寘寘滄海吾道在茲受命於天舟汝何為歌數闋而舟之鳴亦止

律墨香

婺州一怪有聲無形能與人應答善盜財物婦女微有姿色皆被淫當其來如夢魘然或詢其名曰我律畢香也郡守患之遣使乞張真人符籙不能禁時有林生者善治鬼結壇行法三日後聞空中洶洶如戰鬭聲妖遂絶竟不知何物予姊丈張孝廉士紳隨父官其地親見之

定水帶

京師窮市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奇中虛而外鏽澀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欲易錢數十文無頗問者有高麗使旁睨良久問價幾何鬻者詭對五十金如數畀之先令一人負之疾馳去時觀者漸衆問此何名使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得此帶九以定九區此特其一我國航海每苦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立化甘泉可無病汲此至寶也好事者隨至高麗館試之命貯苦水數斛攪之以鹽投以帶水沸作魚眼少頃甘冽無比遂各驚嘆鬻者言闖賊陷京師得自老中貴家蓋內府物也然歷覽記載從未聞此高麗使何由知之予未敢信也有范生者道之甚詳周亮工書影中亦載此事

丰閘識畧　卷一　廿五

雷殺逆子

戊子七月淞濱有村民張某母年六十餘溺妻言屢肆狂逆一日曉起送母往壻家至半途擠母水中疾趨歸與妻閉户寢時久旱忽大風雷雨電光環繞其室張反接出跪庭中震雷一聲擊殺之天氣黯黮半空中如怒號須臾雨止已失其首衆駭異相與蹤跡之行六七里抵大澤見一尸横卧張首方啣其乳牢不可脱視之即其母也妻驚始吐實嗟乎鴟梟破鏡果有之耶

奇門術

京師有李翁者自號生生子賣數於市人往叩但默書所禱事於小銅盒翁即言其事若何并道其人姓名甚悉士大夫驚異車馬填塞然大約驗於前不驗于後逾年門遂寂然予偶造其肆見手持一冊迫視之上列雜字千餘或五六字或數字則以朱圈間之絶無意義并卲康節先生一序云是奇門術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想翁但得其形似而已

三岡識畧　卷一　廿六

蔵鏹

武林公署前有頹垣除起相傳已数百歲不可動々

必有映是秋摠戎金固山碼駐節於此薄暮獨坐庭際見二人衣一黄一白徘徊往来就視不見心頗異之命破其垣鑿地丈許獲石函二重不可舉啟視一黄金一白鏹也每笏鐫韓蘄王三字金豈韓之後身耶

補陀藏經

補陀有藏經賜自内府牙籤錦幃備極華整偽蕩湖伯阮進欲乞師日本遣使齎往舟中有僧湛微者前自日本来同與同載行数日忽風濤怒掀天水如墨有兩紅魚長数丈横黒浪中鱗鬣俱見其餘衆魚出没前後舟不得進群拜且祝急出兩國界龍王勅書二道焚之行向晨風漸緩一晝夜漂蕩南去殆数千里急轉帆而行既抵日本随行一舟亦到云並無風浪乃知此船以藏經故也始其國聞有藏經甚喜及聞湛微名大驚曰此僧復来則速死耳因不受勅獲經而歸叩其故則以湛微曾入天主教也先是西洋人為天主教者至其國々人信之各授以秘術自國主至民間閭悉為所乱一畈其教死生不易生者遂肆奸術糾衆作亂其國大發兵撲滅之自是痛絶西人設法嚴禁於

通衢置一銅板鐫天主形於上凡各國人往者必使践踏而過或衣褱携一西洋物或帶西洋畫一冊搜得之滿船人悉誅死事見張遴白奉使日本紀略

移冢

江右李劍墟精青囊術言星子縣有夏憲副應台者以所居地隘屋後有古墓欲徙之夜夢一貴人登堂揖曰予宋之丁謂也公宅後墓乃我塋祈勿毀當有以報憲副驚寤語其子曰丁乃巨奸今其人在尚當殛之況冢乎遂徙之冢有三穴左右俱空其中穴一櫬如新欲毁之其子力諫移之高原不逾旬夏病卒按謂江南人入仕家於洛陽後貶崖州致仕吾光州卒何縁葬此劍墟之言未足信也

詩諷

海虞錢宗伯謙益一代偉人掭海内大章之柄一時名流奔走翕集晚自號蒙叟賓朋諧謔觴詠風流蹐貴仕享高年迩来文人罕見其比然其大節或多可議本朝罷官南歸有無名氏題詩虎邱以誚之云入洛紛紜興太濃蓴鱸此日又相逢黒頭已是羞江總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寛沉白馬今

歸應悔賣盧龍是憐攀折章臺柳撩亂秋風問阿儂又嘗作詩贈歌童入燕纏綿哀艷熊侍郎文舉和韻以諷曰金臺玉峽總滄桑細雨梨花枉斷腸惆悵虞山老宗伯浪垂清淚送王郎錢見之不懌者數日

本朝立法寬大

過園贅語云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榜文云在京軍官軍人但有學唱的割了舌頭倡優演劇除神仙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懽樂太平不禁外如有褻瀆帝王聖賢法司拿問嚴究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脚千戶虞讓子虞端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去指揮伏顒與姚晏保蹴毬卸去右足全家戍滇明初立法之酷何以至此幾於桀紂矣今朝廷雖當改革禁網疎闊除數大端外不復苛求真生民之大幸也

舊臣姓名録

東海逸民者不知何許人不著姓氏不記鄉貫著舊臣姓名録一卷皆明季薦紳入仕國朝者其言曰滄桑以來艾化為茅雀飛成蛤初疑巽權以待變久之革面而易心既乖誓墓之風孰顧捐軀之節雖有絲麻頗無忘乎菅蒯春言禾黍豈遂棄其釜蕭然而年將六稔事係千秋歧路堪悲河清難俟始存姓氏以垂來葉云予謂逸民記載不無微意但義難一例勢有差等即如癸未科諸公或初登仕版或未沾一命遭逢鼎革君子有恕辭焉倘以為余一人之私言則我豈敢

入腊

先少宰公致政歸有一還升贈人腊二枚長四五寸俱係男體耳目手足悉具貯紫檀匣云孕婦懷妊五月設法取下製入九散補益倍常公為之憮然却不受吁始作俑者亦不仁甚矣尚書故實亦載人腊長尺許云取僬僥人為之大屬無據

義鶴

里中許氏園有二鶴其雄斃焉歲餘復有以二鶴贈者孤鶴踽踽避之不同飲啄雄者竊其匹入林澗間意欲並挾兩雌而有之躡跡而至孤鶴引吭長鳴相搏擊舍之去乃已夕雙鶴宿於池則孤鶴棲於庭其在庭亦然每月明風和雙鶴翩翻起舞嘹唳和鳴孤鶴寂處不應或風雨晦冥寒湍激石霜葉辭柯哀音忽發有類清角聞者莫不悲之主人

因長其羽翮縱之去夫縞悅之揉鎩仍不能變數
所之信寒暑不能奪可以戒天下之為婦而不知
義者事見陳黃門于龍雜識中

金蛇

細林山彭宏大號素雲法名通微河南汝陽人母夢一黃冠食以大桃而有娠及長傳太和張真人鍊氣棲神之旨徧游中原至雲間擇居此山明太祖遣中使宣召值其羽化命啟龕視之正坐不倚長爪繞身特賜號明真子今山頂有仙家及丹井相傳其爪甲隨風而化變為金蛇長三四寸兒童捕

置器中以供戲翫亦有封識宛然倏去不見者止此山有之他處無有也

黃霧

臘月八日黃霧四塞

麻衣僧

明季有麻衣僧者不知何許人冬夏常披麻衣故人以此呼之形狀頗異語默不常偶發一言往往有奇驗性嗜酒每出路人競沽以飲之自朝至暮人未嘗見其醉與名醫吳端所者最契間客叩休咎曰汝享年甚永然終當以兵死至本朝年逾八十為亂兵所及而卒郡吏聞其異欲試之黑夜遣一娼直造其榻百方揣摩寂然不動笑曰別人被你跳不過貧僧跳得過可速去毋久混我也一日忽謂人曰此地不出數年當罹兵燹之慘我歸矣詢其所向竟不答未幾醉倚西林寺橋而化松人買龕以焚之適有人從江北來遇於京口相與握手慰勞計其時即蛻去之日也蓋神聖幻化混迹流俗予數歲時曾蒙其一盼惜幼穉無知不能一叩宗旨至今悔之

異笠

陸尚書文定公有一笠相傳出自外國非藤非草木質輕而韌傳五世不壞竟莫辨為何物曾孫慶裕至今寶藏之

盤龍塘

我鄉東關外十里有盤龍塘西涯冢墓密布相傳舊有儒翁過此題橋柱曰不在盤龍南不在盤龍北有人葬此地黃金滿萬屋於是松之人競買以營宅穸然究無吉壤予自幼及壯往來於茲不下數十次但見有被掘者有塌入水中者有倒掛涯岸推朽暴露者骸骨縱橫蛇虺雜亂可傷也夫青烏

之說我不謂無必其人有善緣為天所佑或無心而遇之今本欲邀福乃反罹禍竟何益之有哉昔有先人營一墓兆甚佳考亭先生題二語於壁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後竟為震雷擊毀誠哉是言也

髯長拂地

從來髯最長者或稱過腹或下垂至膝止矣吾郡有沈生滄雨者眇一目髯長至大許自胸以下連綰三大結而拂地昔尚尺餘總而計之殆逾一丈有半矣真世所罕見者其為人小有才然厥狀猙獰

涇汚無恥是冬為按君杖折股而斃相法謂太長者主兵死亦一驗也

紫竹庵發冢

相傳松郡北郭向係郊外埋骨之地張士誠據吳日嫌地迮築入城至今墳墓纍纍相望敝廬東相去數武有紫竹庵乃尼僧所居屋後古冢歲久露磚上覆以石庵中一老尼性貪悍疑有伏藏閉門發掘數日始啟見內樹一碑細閱乃宋季某尚書之墓也珍玩充斥便房貯玉帶一圍尼悉盜取拋骨後河棺堅固如新并斲為器隨復以磚封之比隣有覺者報之縣官尼挾寶而遁竟未得尚書姓名云余生長於斯徘徊墓側作詩弔之曰白楊雨蒼苔煙何人冢古道邊石闌班帶碧色碑上銘不能識昨見墓門閉今見墓門開玉衣灰飛揚日暮牛羊來寂寂春風吹野馬離宮複道何為者沙邱臺畔新鬼啼銅爵西陵無片瓦君不見漳水上驪山下

四書五經欠字

老儒張元成博學飽經史以硯田為業據云一部論語無一此字四書五經無一真字

三字名字

古來以三字為名者戰國時有董之繁菁見升菴外集三字為字者史記有程伯休甫又張天錫字公純蝦劉敞字中原父此外不多見

鼠怪

廣西柳州分司署有大鼠為怪齧壞附近居民衣物不可勝紀募猫捕之反為所斃半年之內連殺五猫便捷如猱白日遊行人不能禁適郡紳龍某從平越攜一猫歸小而健云能辟鼠既至伏梁棟間扼而殺之鼠能殺猫亦異事也

卷一終

三岡識畧卷二目録

天婦巧合　狐怪
大士斷應　夜叉見
狼入境　閔中碑刻
寶爐　玉蝌
黑虹夾日　天雨麥
縛筆作書　妖術
托生　春草堂詩
虎橫　城隳
日食　女化男

奇疾　蜈蚣
麒麟生　牡丹
天隕石　烈婦殉義
河決　吳中墨令
神索僕馬　異蛇
蟒怪　毘陵女子
沈翁鴝子　自知宿世
斷輪能詩　木龍
先府君軼事　白龍吐珠
均田均役　種痘

巨蛛　橘異
樸園筆記　地理不足據
軒室名　冒族
譚輅語　傳奇假托
傭工奉道　神化虎
天門開　慎刑
議裁提督　虎丘修禊
泰省雨雹　蚩尤旗
巨鮎　紙狐
異相　蒸麥

犬姦　棺有定數
神燈　分縣
海寇深入　塔影
兵變　神索書
昌國縣　寒穴泉
貪橫之報　鬼詩
王裒敏　陰丹
續香草　傳經
削贖償米　不喜見俗人
鶴冢　白席

乳田
五湖
方氏雜戒
姓名雜考

三岡識畧卷二 己丑至癸巳

華亭董含著

夫婦巧合

己丑三月，鹽官海溢，壞石塘百餘丈，傍海居入海者一婦，夫他出，子尚乳，縱一木桶周圍皆板，鯨濤如山，波浪洶湧，婦攀床出沒，久而不覺，順流數百里，衝入上海縣一圍地方，有馮姓者鰥居，拯之，獲免，母子俱無恙，遂為夫婦。後其夫訪知，移文來索，衆議泛海不死，其事甚奇，雖曰野合，實有天意，乃留其妻，而返其子，夫悲慟而去。

狐怪

崔御史，其北直長垣人，嘗差往其處，日將暮，僕從前覓館舍，獨騎一馬行，忽覩一婦人步馬前，縞衣繡裳，崔心動，婦忽回顧，姿態妖艷，目挑心許，以行人踵至，不及款語，遂策騎赴驛，竟夕不寐。事畢復命，一夕獨坐，聞叩戶聲，啟視，則前所見婦人也。訊其何來，曰：「知君見思，特來相就耳。」心頗疑懼，而悅其色，因留與狎。婦肌理瑩滑，言辭慧利，笑語橫陳，曲盡衽席之妙。叩以姓氏，曰：「久當自知，今幸邂逅，永侍箕箒可耳。」居數月，顏色頓減，家人勸令速遣，崔

亦疑踪跡莫考乃緩辭之婦怒變作夜义狀朱髮散面驚仆踰時始甦則婦在側宛然如舊因好語曰與君恩義甚深無聽人言頃共與念倘復見拒恐身命亦難保矣駭極不敢復言未幾廻而趁舟次廣陵婦堅不肯渡江力挽之復現前形乃告病回籍久之視睢淮上婦亦從赴任妻妾既不敢同寢處凡事受制鬱鬱不得志卒婦遂隱不見說者謂江南無野狐此婦蓋狐精也夫妖由人興苟秉正直即魑魅邪豈能干乃儼列繡衣頎終其身為淫獸所侮齎恨而歿此其人亦大概可見矣

大士顯應

吾御櫻桃湖東接海上有古刹曰白衣庵大士供養處也地最僻寺僧多不法偶有商人遇暴雨托宿見銅像剝落捐白金數笏為助僧窺其橐重遂醉以酒縛之榻斛佛旛繿焉時已更餘月光黯然遣捕盜舟至遂見一縞衣女子徘徊寺側疑僧為姦入寺窮索寂無所覩惟所繿之人宛轉垂絕救之獲甦共道其故乃詢向所見即大士顯應也於是繫送有司杖殺之

夜义島

吳門有吳氏子與一僕附賈人舟往日本同行約百餘衆未到三四百里忽遇暴風飄泊一島二十餘人挾弓矢刀槍登岸覔鳥獸猝遇一夜义長二丈許朱髮藍面自岩間出攫一人持其足劈而啗之餘人返走夜义緩步而來連攫二人及舟以兩手首尾折之舟斷為二條水中復有夜义出始爭攫人既而相鬬海水沸騰島嶼震動久之解去人半隨水半為所食惟存二人在檣下夾板內明午日出樵者至見有衣貨取之乃於夾板得二人攜去後得歸其一人即吳僕而吳氏子被食矣樵者云此名夜义島惟正午可出昜荒忌言語諸人故遭此禍也吳僕今尚在

狼入境

鳳陽潁上縣羣狼入境食人行旅皆結隊而過

關中碑刻

客有餉予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刻者缺下半截詢之閱中一友云碑在蒲城縣日有募搨土人厭其擾盜琢下截之半故碑本不全又古今碑刻莫盛于關中然細加搜訪西安府學自十三經外則有二十八種其在屬縣者有一百七十一種在外府

各縣者有九種而宋元諸榻亦在内矣蓋因宋向拱鎮長安榻三千餘本民苦之幾刓其字辟頫修霸橋督工急磨碑石供之罹此二厄得全者幾何銀鉤鐵畫多湮沒而不傳是誰之咎歟

寶爐

我郡東關外有土阜相傳為皇墳莫知所自明季有獵徒縱犬逐兔見旁有孔穴乘夜潛入初覺冷氣徹骨乃投以火良久復入内有石床石几珍寶充斥最後獲一鑪翠色斑斕形製殊古其鑪為裘家所得置案上香煙自發結成五雲色雲中見白鶴飛翔晝夜數起真奇寶也既而近墓居人入穴縱觀旁列短碑云吳諸葛瑾墓郡吏以擅毀古冢物追入官惟爐不知所終

玉蠟

洞庭之陽一民家門枕巨石相傳已數世忽有望氣者謂曰是中有物願以三十金易之民以為奇貨姑索三百金其人慨然曰諾我歸取金必留以待我民大喜過望恐為人所竊率妻子掘置密室中至期其人果至撫膺嘆息驚問故曰此石中有玉蠟殆千歲物乃日月之精雨露之氣相結而成餌以水數可活實稀世之寶今置室中久形具而神已槁無所用之矣剖之果得一石宛然蟹也但勿能動耳貨之猶獲數十緡

黑虹夾日

庚寅六月黑虹夾日首尾垂地尖見其日

天雨麥

鳳陽府太和縣天雨蕎麥

縛筆作書

傳信錄曰巡江都司朱士鼎膽氣絕倫張獻忠攻武昌被獲戟手罵賊賊斷其右手以左手染血灑賊復去左手棄之江濱而士鼎不死尚能縛筆於臂作楷書亦一異也

妖術

京師有妖人群行於市呼人姓名有誤應及回顧者即覺昏迷隨之去引至僻處搜剔囊橐甚或擄之於水罹害者衆事發被獲悉置之法乃止

托生

山東前進士王晉登州人觀察越中家甚裕棟宇巍煥服用侈麗年老被病卒其魂投萊州掖縣生員劉曰瑚家為子纔下地四顧久之撫膺大哭曰瑚

舉家驚怪止一子不忍殺因叩其故曰我本王恭
托生汝家今貧窶若此奈何逭話前生事甚悉今
召其二子一婿曰朔如其言灘去登二百餘里不
三日俱到語及家事纖悉不遺其子伏地大慟又
命召妾李氏至問牀下埋金五百得毋為人所竊
乎妾言公亡後即取助喪事矣語畢悲不自勝於
是二子分産之半授曰朔兩家往來如至戚宋萊
陽琬親見其事為子說

春草堂詩

寄笠道人者姓盛氏名蘊貞幼為練川納言侯公第

三子所聘未及于歸納言父子殉節遂誓不改嫁
薙髮入空門道人讀書能吟咏曾題納言春草堂
詩云謝公遊眺地春草已無根夕巻牛羊下空簷
鳥雀喧可憐盱聆畫徒有簡編存涙灑西州路何
人酹一樽十載重遊地孤城帶落暉西園迷舊跡
北渚長新磯玉樹人俱盡金庭事已非何須開短
笛獨立自沾衣亦可感也

虎横

蜀保順二府多山遺獻賊亂後烟火蕭條自春徂夏
忽群虎自山中出約以千計相率至郭居人趨避
被噬者甚衆縣治學宮俱為虎窟數百里無人蹤
南充縣尤甚

城嚎

九月武林侯潮門每夜聞墻垣有哭聲其音甚哀識
者曰此城嚎也

日食

十月朔日食既白光點點小星皆見

女化男

粤東新寧縣文村有婦人其夫出外經商數月歸婦
已化為男子因別居後竟娶妻生子憶前朝吾郡

有莫儼臣者娶武弁李玉孺女定情之夕撫摩不
能入久之陰戶忽長一肉漸如人勢莫大驚別居
二年因遣還家蓋李氏具二形初猶如處子情興
既熾遂露男形李翁無子一旦為更丈夫服出見
賓客復納室生一孫夫莫生有妻而無妻李翁無
子而有子李氏始以人為夫既又夫於人真天壤
間一怪事也

奇疾

小校畢聯元幔師人得奇疾左股痛不可忍呻吟累
月有僧詣門乞食問其所苦曰此肉綏也早治可

活今病深矣因剃其膝出小蛇十餘條如指大僧持之去逾数日蛇復湧出竟死焉

蜈蚣

南塘張氏墓林木蓊鬱有蜈蚣二長丈餘足皆数寸夏月懸樹間若曳疋練夏公允彝嘗言官閩時被檄至海濱見一物形如車輪螯若巨斧當道而立衆駭擊之熟視乃蟹也烹之得数十人饌乃知海魚吞舟巴蛇食象無足怪者海内經云海中有千里蟹玄中記云北海之中蟹之大者螯如山身故在水然則此蟹又不足奇矣

麒麟生

三岡識畧 卷八

辛卯三月山西平定州麒麟生是日有五色祥光纏繞牛身遂産道旁徧體生鱗四足有甲地方官遣送至京師觀者雲集未幾死

牡丹

牡丹種類繁多洛陽陳州天彭諸譜載之甚詳近有予族人某頗好事以重價買得一本如世之所謂玉樓春者微帶紫色上綴碧瓣高出半寸許迎風欵欵宛如飛蝶名曰蝶穿牡丹蓋異種也初植時作花八九朵次年減其半又次年并其本不存矣天下之物賤者易茂貴者難成大抵如此矣

天隕石

五月初一日東長安門外辰刻隕青石一塊大如斗

烈婦殉義

七月大兵破西粵武進士熊朝佐者堅守博白縣不下為土寇所害夫人張氏收葬畢謂部將曰我夫死忠我寧可不死節乎汝等為我辦後事更築一臺生祭我我當自盡衆初以為未然見其辭氣嚴決不敢違果為築臺張沐浴登其上南面坐諸將再拜具豆觴為一再舉卮復諭曰死自我分不足為異惟冀諸君盡忠報國勿負我夫語畢遂從容

三岡識畧 卷九

自縊野史氏曰慷慨就死易從容赴義難當變亂之際婦女以自殉者不可勝数若烈婦者則慷慨從容兩得之矣

河決

河決金龍口役夫数千縻費以萬計編柳為斗大数十囷實以土石沈於河閱歲功始就嘗考漢建始中河決館陶犍為王延世取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石兩船夾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其難易固有懸絶者

吳中墨令

吳中一令逸其名性貪而淫縣治前民家婦號花冠菩薩色頗艷令見而悅之遣役通意民不敢違往來久人無覺者適諸生數人知其事匿戶外毀門直入滅燭亂毆既而呼火伴驚曰我師也死罪死罪因請曰生等寒士幸遇吾師望稍濟其乏令曰此地無物奈何曰庫物皆師物但批數字千金可立致也令窘絕書片紙付吏頃刻金至剖之不退復請曰須立誓某等方散不然恐有後患也令益窘執筆寫數字諸生裂之曰必直敘始末乃可時天將曙不得已如其言眾始散令後竟以墨敗

神索僕馬

湖廣田家鎮有吳甘興霸廟甚靈異武進莊君同生典試楚省夜泊廟側夢甘來訪延坐臨別向莊索一僕一馬皆平日所愛者夢中不得已諾之詰朝僕馬俱斃土人至今能言之

異蛇

江寧溧陽縣產異蛇長四五尺名曰黃甲能隱形嘗出入人戶內不可禁遇之者必遭眚或善事之貧者往往致富予鄉舉房師江石邨公諱貢瀛任溧水令親見之實古所未載

蜡怪

潤州一漁人夜泊江渚見一黃衣女子年可十三四頭綰雙髻從蘆葦中出就人乞食食已即去每夕如此怪而跡之見一蜡長五尺許金色目如丹砂首有肉角見人躍入江而沒

毘陵女子

毘陵吳氏名家女十七通詩書姿態艷麗約婚某氏聞其夫不慧常私恨之一日出遊邂逅婁江王生一見相悅遣婢通意婉孌尼寺中往來半載漸有覺者於是挂帆而遁夫家鳴於官跡之獲於旅邸

氏不願別適愁容瘁服親自供狀郡守覽而異之斷還聘金聽歸王其供詞一日傳徧人口今錄於此賤妾生從桂苑長自蘭閨羅敷總髮之年弄玉初笄之歲無情無意何怨何傷禍因踏春南陌隨喜東禪有太倉王生者援琴而挑心浸傳於流水投梭難拒佩乍解於江皋始托紅葉以通辭終藉綠衣而仲約迎風和韻竟成鄂渚之姝對月調絃遂薦巫山之夢抱錦衾於蕭寺綰翠帶於西廂園中梔子未喻同心池上鴛鴦羞誇比翼於是賤妾踵西施之約王生駕范蠡之舟何圖風波頓起雲

雨驚飛王子義造成口劍腹刀楊个仁織就羅鉗吉網白面書生指為吃利紅顏女子認作梁清命之不猶夫復何恨昔卓氏縞素而赴相如漢皇勿罪紅拂紫衣而奔李靖楊帥勿追伏祈將奴斷配王生了却三生業債完此一段良緣勿令重睡之配伏劍軍前應憐季倫之姬捐軀樓下兩家父母洨耻之而吴下相傳詫為奇事

沈翁鴆子

南潯沈翁者性誠樸家貧生子俱強有力衣食不給日求自振之策一日長子語二弟曰我儕終年為傭所得不過數金不若去而為盜富可立致也議既定同告翁翁力阻之三子意堅乃謬為好語曰不為盜飢死為盜法死等死耳我不禁汝但今夕須盡醉後死無悔也遂出錢米令市酒肉止一孫在側聞其語遣往探戚約以翌午歸夜半翁與諸子痛飲至曉不啓鄰人竊窺之則四人皆七竅流血死蓋翁懼子為盜密買砒置酒中又慮絕嗣因遣孫出若翁者可謂勇且智矣士大夫哀翁之死而服翁之決也競為詩歌以美之

三月識果

自知宿世

封邱李公嵩陽起家乙榜視學江南翕然有公明之目自知宿世事總能言便道其前生姓劉君邑之東關苦志誦讀年逾壯始為諸生一日偶病行藥城隅遇舊交李某邀之同行隨至其家忽將劉推倒以紅紗罩之初覺悶極須臾而出已不能語矣及長尚能記憶與明李彭城萬年少蔡祺事頗相類

斲輪能詩

華亭蕭中素者字芷厓幼業匠喜為詩運斤之暇吟咏不輟其建業懷古云千門柳色近蕭條白下樓臺矗絳霄江口舳艫連鐵甕月中絃管亂銅刁高牙大纛將軍幕碧草黃雲帝子朝欲問雨花希半侶片帆無計渡金焦雖僅能近體且它作不盡工然視張打油胡釘鉸則少有間矣

主岡識果

木龍

鄱陽湖有大木乘風鼓浪昂首掀鬣遠望如龍一月數見土人呼為木龍犯之者能覆舟有禱輒應糧艘騈集皆虔祀之中有十餘艘笑其妄揚帆先行至中流忽遇木龍撞擊一時俱沈救援不及洞庭有楠木大王想即此類

先府君軼事

北閉民昌留者有人伐歲暮逼迫無可為計賣妻五十金以償臨別道經予舍攜手痛哭先君仲隆府君適送客見之叩其故以實告呼之入即如數與之曰以此償逋復贈五金曰汝夫婦可將此度歲無生他意留與妻泣謝而去至是忽有衣繡衣乘四人輿者求見府君叩頭伏地大哭扶之不肯起熟視乃留也數年前入海島為寇來降授總兵職銜矣饋送頗如禮府君笑而卻之

白龍吐珠

王周識果　卷上　十四

壬辰五月二十六日亭午有五龍見浦南茱榭其一龍飛至張澤鎮風雨晦冥摧屋拔木橋梁皆掀舞空中龍長數十丈白色鱗爪俱見口吐一大珠晶瑩澄澈盤旋烟霧中火光燭天河水騰上一人迫視之為風所捲行空半里始墜移時龍向西南而去按崇禎三年五月廿三日寶坻縣午後有五龍鬬於空中上下數十丈先小後大捲去民房二十餘間驢二頭庄民畢秋被捲去過河槨下身死未幾兵起龍鬬之下殺戮最慘見先少宰公所著擇言小草中

均田均役

吾鄉財賦之區困於徭役前明編審大役有細布北運南運種種名色賠累者不乏然大率官吏廉謹戶口豐足無橫索無苛柏故民猶樂於趨事本朝大役止有收兌而破家亡身者十之九蓋因兌役一名計費銀一千二百兩稍撲誠者其貲益繁民生惴惴朝不保夕當其始議以為主戶充客戶貼大戶充小戶貼語非不善乃富足必詭寄而充者必窮民矣客戶或殷寔而免脫主戶反赤貧而承值矣時無召杜往往厲民可為嘆息後婁縣尹東郡李復興者採納輿論力倡均田均役之法上司特為入告得允所請於是百年之弊一朝而革迄今鄉城殷戶故官子孫得以各保其產各安其生者皆李令之力也

王周識果　卷二　十五

種痘

安慶張氏傳種痘法云已三世其法先收稀痘漿貯小甆瓶遇欲種者錄小兒生辰焚香置几上隨將黃豆一粒傳以藥按方位埋土中取所貯漿染衣衣小兒黃豆三日萌芽小兒頭痛發熱五日豆長兒痘亦發十日而萎兒病隨愈自言必驗夫痘疹

事関先天生死預定乃欲以人工奪之可乎予終
未敢深信

巨蛛

九月瀕湖人樵於野見一古塚頹壞俯窺內伏巨蛛
形如箕因舉梃奮擊腹破獲一珠大類龍眼夜置
暗室光明達曙一當俯以穀數斛易去後不知所
之

橘異

毋西太平府距城十餘里有大橘樹屆一二畝蛇蟠
勢其下每霜後紅實垂垂多至數石人相戒不敢
王月識果　卷一　六
食縉雲一明經官遊過其地摘嘗之已而就卧卧
主人見其目赤大駭曰君得毋嘗橘實耶勿累我
急驅之出少頃徧體發腫仆地自躍躍不已先脫
兩臂又脫兩股化為巨蛇入橘林而去

槃園筆記

周槃園筆記曰六安生員朱鵬死無子妻有遺腹過
期不產鵬弟利兄所有以為詐訴之官鵬母上言
婦突孕久之不育以為蠱疾也共歷五十六月間
姑視穫產田中見者駭異謂必昌朱氏名之曰應
昌編入州志年四十迄無就為齊民

地理不足據

越中一紳隱其名官歸家鉅富頗恃勢橫行擇地塋
親久而始得不數年身死子弟俱不肖家中落地
竟無驗嘗記吾吳昔有蕭生者精青烏術為富家
擇地足跡幾徧山谷竟無吉壤因題一詩於齋壁
曰行盡前山與後山尋龍不見又空還想因此去
無多路只在靈臺方寸間今人動稱難於覓地讀
此可以醒矣

軒室名

歐陽文忠公遊頴陽彷彿見山頂石壁中有宮館上
王月識果　卷二　志
題神清洞三字余山陳仲醇徵君室名本此南史
隱逸傳碧瀾清潭翻成麗矚宋人因以麗矚名亭
細林張王屋先生軒名本此

冒族

吳俗最喜聯譜如張姓極繁必合為一族不問良賤
此風今盛行不獨江南矣然有大可笑者吳門某
阯厥祖寒微冒一遠年祠林為高祖祠林向絕嗣
者族中無一人以為此獨得之秘遂自高祖以下
皆私譔名號刻單傳觀以示可信將本生一筆抹
去世祿自命居之不疑或誚之曰先人白屋一旦

化為朱門榮則榮矣然置祖宗于何地予可發一噱也

諱畧語

張氏鳳翼諱畧曰凡人兄弟姊姪間有登科甲者亦足為家慶乃有生忌心者寧冒認同姓貴人為宗攀援異姓為厭斯言也其殆有所感而發乎然以予所見不獨忌也而且加謗焉不獨謗也而且欲下石焉百計詆誣惟恐其勝己而于受者初無損也誰無同氣而忍至此可為三嘆也

傳奇假托

後漢書註曰蔡邕父名稜字伯直周氏書影云邕早喪二親年踰三十叔父撫之猶若重稱據此邕喪父母久矣高氏傳奇何不杜撰姓名乃一無影響厚誣古人殊不可解按閩達觀雜說云唐牛相國僧孺有子名繁與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氏力辭不得遂成婚氏與趙相得甚懽蔡後至節度使則誠蓋借用此事乃必以邕之名實之可怪也唐王傳子蒋郯事又與此畧同

傭工奉道

洞庭席氏張巨肆于松閭鎮一傭性謹愿事三元日夕靡間一日索傭值欲棄家焚脩因具舟送歸渡泖舟子利其所有縛手足縶以鐵貓沉之于水日暮忽大雷電席氏中庭墮一布囊上結巨鐵貓啟囊則傭工也見者大駭久之傭甦具道其故閱數日舟子來索值傭攜飲食出勞之叩頭請死金尚宛然衆欲聞於官傭力止乃已

神化虎

三灘人甯某方鋤田有虎從後搏之田倚山崖岸絕高虎勢猛躍出其前急舉鋤擊之中虎額負痛不能轉退委去衆視虎跡所在躡之乃入一古廟座

上神像額間鋤痕宛然因擊碎之視其腹得人骨節極多始知前虎神所化也遂焚其廟虎亦絕

天門開

癸巳二月襄陽人見天門開光明洞照有黃旗二長各數丈自上屬下從空飄颺隱隱有二十餘字至暮始滅

慎刑

時海內初安邊疆底定　上留心刑獄諭刑官曰國家不得已用刑必情罪允當斯受者無怨不可任喜怒為輕重也今問刑衙門恐以情面生疑護庇

為咎往往故入作自全之計朕一日萬幾慮不及
致詳死者不能復生咎將誰歸夫為盜之民猶許
自首叛逆之衆庶示招徠而況有職朝臣無知亦
子即或罹罪尚不忍殺豈得陷以刻深致滋冤濫
自後務詳審真情引用本律一切鉤索羅織俱宜
痛革典爾諸臣共期刑措大哉王言好生之德真
可媲美堯舜矣

讀裁提督

吾松舊制吳淞設總兵一員駐防其餘沿海如金山
衛川沙等處各設叅戎形勢聯絡海濱有警一呼

俱應最為得策自入國朝慮海氛飄忽專設提督
坐鎮府城去海百餘里分防諸弁往来請命緩急
不能即赴賊往往乘隙揚帆突入屢遭刼掠遠遁
兵而已無及矣況提鎮衙尊勢重坐享榮華靡兵
耗餉有害無益兼之兵民雜處尤屬不安百姓房
屋半成營伍洪内院承疇議撤提督以總兵駐吳
淞科臣亦有籌及此者何時得復舊制使郡中士
庶復覩昇平之象耶

虎邱修禊

前明士大夫特重聲氣故復社廢興幾與國運相終
始蓋所以勉德行勵學業廣交游也是春上巳吳
閶宋既庭寔穎章素文在茲復舉社事飛箋訂客
大會於虎阜江浙二省及自遠赴者幾二千人我
郡與會者二十餘人先一日布席山頂次夕聯巨
艦數十飛觴賦詩歌舞達曙翼日各挾一小册稟
書籍貫姓名而散真脩禊以来一盛事也吳癸酒
儒業以詩記之云楊柳絲絲遍禁烟筆床書卷五
湖船青溪勝集仍遺老白恰高談盡少年筍屐萬
花看士女羽觴冠蓋會神仙茂先往事風流在重
過蘭亭意惘然

秦省雨雹

五月初六日及二十一日陝西省城大風霾雨雹復
作雹大如鷄卵鴉鵲紛紛墮地頃刻堆積

蚩尤旗

六月晦漏二下東西各有白氣光芒相射長丈許數
刻而滅或曰此蚩尤旗也

巨鮎

閏六月上海民飲牛春中浦忽見浦中兩鬣高三四
丈乘潮而至囓牛足入水衆力救牛得無恙股間
囓痕大三寸許訪之漁人曰此巨鮎也

紙狐

江南競傳有狐怪夜半入人家潛匿作聲善驚小兒抓面抉膚不可禁制衆蓄火鳴鑼逐之或見一狐踰垣飛出有擒得者乃縛篾為狐形以紙糊之蓋妖人所為也月餘始息

異相

栢總兵永敬寧遠人有膂力左股黑肉墳起如人騎馬狀左手持銃右挾弓矢酒酣每解衣示人無不嘆異

蒸麥

三岡識畧

時淮南北旱荒禾稼悉枯三時已過淮喬麥尚可蒔人爭市其種泰州一富家積麥甚多市於邵伯鎮獲利頗厚復載以來增價發賣忽陰雲四合雷電震擊其人立斃所載之麥飄播四野僕震死復甦詢其由云主家積此麥二百餘石慮不得善價從而蒸之一以期數增而利厚一以期其不出更載餘者以市皆熟麥也故有此報

犬姦

關東一婦性淫蕩夫往戍所經年不歸家畜一犬熟甚婦每寘于懷因與之接犬與人道無異而健捷善嬲戲能晝夜不息絕愛之未幾遂孕彌月一產三犬地方以為妖聞於官細鞫始得其實焉

棺有定數

越東昌化縣周生性嗜遊母喪治櫬并自治其一置室中一夕夢其祖坐堂上召語之曰此棺已付汝子矣未幾酷暑中子暴死倉猝移用周後赴嶺嶠作幕卒於道竟不獲棺斂耳譚記郢城一吏壯歲製棺常夢緋衣少年卧其內後高蕪門先生宦楚暴卒諸司強以百金購之吏曰民不敢辭但願一觀高公耳及入儼然夢中所見乃知一棺亦有定數與此事頗類陳進士東說為予道

三岡識畧

神燈

越州餘姚縣有神燈春夏之交始見東郊嶽廟為最盛遊人凭高俯眺初見一二點冉冉從廟出已而漸稠密百千成群熠熠往來或見燈然處使人趋視則無有其人回視故處或反有之出沒變化不可紀極自初更至鐘鳴則滅俞進士璘約予往遊竟未果也草木子曰神燈名山之大者往往而有如眉州峨眉山成都聖燈山簡州天光觀衡山聖燈巖匡廬神燈巖明州天童山高麗太白山皆有

之

分縣

知府李正華議分華亭之半為婁縣正華患逋賦山積婁罪無從謀立官以分各於是力請撫軍分華之半為婁至順治十二年始得請自分縣之後凡學宮衙署官吏廩餼勢不得不增而游手無賴投充胥役弊端愈繁民生騷然而積逋如故其貽害有不可勝言者正華初未審究利弊博采輿論徒恃聰妄行而上官誤信我郡諸君子又不起而力爭之吁可慨也後言路屢陳應照舊制合併為一

三罔識畧 奈山 苗

竟不可得正華之罪可勝擢髮哉

海寇深入

九月初六日海寇深入春申浦圍閔行鎮擄𢿙一空郡城及各村落皆紛紛驚竄既而乘潮挂帆而去出入自如官兵數十從騎馬遙望俟其已去彎弓鼓噪而已

塔影

吾郡西關外有曹姓者工醫術曉起開戶見大門有塔影倒掛其上蓋西塔影也莫解其故如是十餘年積貲至數千金後忽不見家遂中落嘗見獪園記海虞城東塔落十五里外水中天晴倒影九層歷歷可數又一僧房內小屋窗中隙光射壁宛然見小塔天下事有不可以理測者輟耕錄亦載此異

兵變

十月山東膠州兵變總兵海時行自縊新興王被殺罪四出劫掠官軍討擒之

神索書

沈學士荃字繹堂壬辰殿試第三人清修好古工書法西關戚家巷有五通廟最靈一夕廟左一士

三月識畧 文之

夢神來謂曰某欲得沈公一扁額煩君為我致之士素不識沈沈之客計生南陽君相近往告之為代書懸祠中夜半復見夢曰某自求沈公真蹟耳計生屑筆何足貴乎可為我易之士驚宿投刺謁沈共語其故異而與之是夕復夢神來謝學士名位顯赫神蓋預知之矣

呂國縣

舟山宋元舊設呂國縣四面環海屬定海城止四五里有十八大嶴山田水田計四萬餘畝人民樸略畜養繁茂地擅魚鹽竹木之利明初湯國公巡視

沿海創建城堡崇明特設縣治咼國正宜設縣以資防守乃獨廢之致賊乜聚不知何故海疆方殷當事者所宜熟籌也

寒穴泉

墨莊漫録載華亭縣有寒泉與惠山泉味同邑人尠知者王荆公有詩云神震冽冰霜高穴雪與平空山停千秋不出嗚咽聲山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醒宋華亭屬秀州不知此泉在何山中惜不可考

貪横之報

縉紳之裔流為奴隸雖曰子孫不肖然似屬冥報華亭有聶某者鬻身於朱會元錦朱夫人曉妝聶妻陸氏持鏡傍侍泫然出涕鏡墮地而碎朱叱曰我登巍科汝得為奴幸矣有何不足而若有不豫色耶陸泣謝曰非敢然也氏父與翁俱叨甲榜曾祖亦會元以此傷心不覺淚下耳細叩始知為陸文宣公之孫進士慶衍女而聶吏部慎行之媳也大驚亟遣歸吏部貪狠為害鄉里以惡疾死未二十年諸子非死亡則淪落不偶天之報施益信不爽

鬼詩

黃生雪芳老儒也家貧寓塢雲之萧寺一日薄暮獨步林花間見一客幅巾紵袍揖生坐石上相與識論古今吐辭清雅謂曰聞君善詩僕偶得一絕願奉聞可乎遂朗吟曰山花不復春凋露滴如雨竹冥青松根烏啼墓門樹生驚起曰何乃似鬼語耶回顧忽不見悵然而返

王襄敏

明王襄敏公以旂家舊京聚寶門外屋宇樸陋及宫都憲有勸其買徐氏大宅者公往看隨報罷或問其故公曰此府第也門堂高大必常得青衣數人

守之我一老書生焉用此為況兒輩乎竟老舊宅中嗚呼公之識見過人遠矣士大夫苟讀書守禮當以王公為法

陰丹

陰丹之説竅為悞人王長生真人口訣曰不敢為主而為客慎莫從高自投擲側身内想閉諸隙正展重壺兼偃脊四合五合道乃融翁精吐炁微將通嫋嫋雲柯不復空徐徐玉壘補前功沂流百脉填血腦夫婦俱仙得此道其鮮詳雲笈七籤六十四卷中又經曰欲求此生壽無極陰戶初開別消息

然知者以之續命不知者以之喪生今之術士借此欺世還精補腦百無一人須臾絕嗣後悔莫及可不戒哉余曾有詩云素女纖腰托紫晨紛紛吐翕空難真靈柯王塑傳遺訣莫把陰丹悞後人讀之可以悚然悟矣

續香草

延陵吳氏名湘字漱玉年十六七姿態艶麗吞有風流放誕之目為非妾庸奴其夫邂逅唐生遂越禮焉其訟之郡守守命賦枷詩有最新鬪風流刺史獨卓宴紅裙之句守大稱善判歸唐未幾唐死于

三岡識畧　卷二　廿六

兵湘被擄後宛轉歸清河氏時逾四旬穠艶如舊寵之專房竟至喪生所著有續香草大抵皆綺麗之語其悼亡云一自脩文赴玉楼苦無青鳥渡瀛洲看花曾戀千金黛倚檻誰添半臂韉醉擁綺疏魂夢斷吟殘幽閣粉香愁憐君不及多情月伴我盈盈到白頭臨風懷舊情緒堪憐但不知所悼者為何人耳

傳經

我家世習尚書宗人之舉於御者皆壁經也再傳而後族姓益繁亦有分授各經者然三百年來科第不絕竟無一人以它經發雋亦一異也

削髮償米

吾郡循正心者字青宇父官少參正心善心計多智數家業日大捐銀十萬四千餘兩置義田四萬八百餘畝合郡皆食其德前朝義之命永復其家再傳以後家漸落至曾孫名威明者已飦粥不給矣時朝廷忽下所司盡還其產須以宴人賺擁富厚豪興頓發廣交匪類性喜博又酷好梨園聘四方輕薄子演臨川牡丹亭記有一年少應剃髮裝杜麗娘進曰俗語去髮一莖償米七石倘勿吝乃

三岡識畧　卷二　廿九

可從命頓撫掌笑曰此細事耳即令一青衣從傍細數計削髮四十三莖立取白粲三百石送其家諸人互相慫慂益為豪舉所費不貲不四五年以逋賦為縣官所拘縊死于獄而所謂五萬畝者亦竟不可考矣

不喜見俗人

予性迂拙頗不喜見俗人偶過便褰裳去之以此每與世迕然如阮宣子輩古亦往往有之不獨予也昔人云無求莫問朝廷事有恥雖文市井人斯言也殆予之知己乎

鶴冢

庭前有虬松一株乃先君子手植也枝幹扶疎亭亭如盖予每趺坐其下盤桓不能去忽有雙鶴結巢其顛數日後雄被弹死其雌孑然獨處予朝夕遣人護視之一日向予蹢躅哀鳴似將言別明晨起視之已死矣因瘞之松下積土為墳人皆呼為義鶴冢云

白席

今人燕客一人傍立高唱舉盃舉箸及茶點之類甚覺聒耳然趙宋時即有之謂之白席見老學菴筆記

乳田

予偶客瀨水貫市閒乳餅供早膳方食頃適同年黃君至謂曰此不可食宜急覆於地叩其故曰土人取朽草布陰濕處日以穢物漬之久之生蟲蠕蠕然漸大如蛹形狀可畏壓其汁以充乳售與過客非真牛乳也予聞不覺嘔噦幾至委頓後閱張氏白獺髓載廣中韶陽有種乳田者先掘地窖以米粉鋪于內取草蓋之壅以糞壤俟粉化成蛹作汁蒸成乳食之此係惡俗不知江左何以傳此法也

客遊者不可以不知

方氏雜戒

侯城方氏曰人寧可不食而不可以不學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於禽獸予謂不然不食者無不死不學未必盡入於禽獸古人所謂皋夔稷契何書可讀彼思忠思孝獨何人與況學而入於禽獸者又不少也

五湖

洞庭西山之勝予神往已久適于孟冬有山中友人見招欣然鼓枻抵湖口忽風浪大作三晝夜不息

於是艤棹而返洞庭古名震澤又曰具區曰笠澤其謂之五湖者按志因東通松江南通霅溪西通荊溪北通滆湖東又連韭溪故名又云中為菱湖北為莫湖東逼胥湖長山之東曰游湖通晉陵境者曰貢湖其名不同然總一太湖即范蠡泛舟處也予初擬登縹緲之峯憩林屋之館探洞天之軼事訪甪里之故居而茲又不可得矣因口占一絕云白雁橫空木葉飛峭帆西去訪靈威那知咫尺三山路萬頃風濤艤棹歸荊州記言君山上有道通吳之包山故太湖亦有洞庭下潛通君山吳楚

相去頗遠不知其果否也

姓名雜考

倉頡姓侯名剛見古篆文許由字武仲見莊子釋文伯夷名允字信公叔齊名智字公達見論語疏仲雍字熟哉見史記註老子初生名玄祿見玄妙內篇孟子父名激字公宜母仉氏見瓦釜漫記介子推姓王名光見方氏通雅孫叔敖名饒百里奚字百井（仙）鬼谷子姓王名詡文翁名黨雜見諸書漢大公名端字執嘉見帝王世本易牙名亞見〻孔穎達疏伯樂姓孫名陽見莊子疏陳仲子字子終見

高士傳伏生名勝見西漢碑壺關三老姓令狐名茂見荀悅漢紀李筌字達觀見神仙感遇傳閒雲長本字長生見三國志失馬塞翁姓李見高允詩序武陵漁人姓黃名道真見三洞群仙錄赤壁吹洞簫客乃綿竹道士楊世昌見吳匏菴詩

三岡識畧卷二終

三岡識畧卷三目錄

冰雹
紫岡著述
還式跋黙
鴉非凶兆
陸遜女墓
地震山合
私女失元
日中黑子
填榜失判

妒婦伏法
雷震浮屠
玄猿
江左風俗
馬鎮閫逆
謠識
石壁
積書
詩識
何首烏
柘澤神顯靈
瑞應
祖塋先兆
烏語詞
陰鏡
假日
禁蛇
科名定数
墨汁污卷

玄霜
貴妃托夢
祭墨會
月食既
訛傳獸逆
庸醫殺人
敗筆頭
避債臺
鄉冠
收香鳥

李公托生　林史
析人夫婦報　庄子兩首
御闈異夢　從衆
寗古塔　賞菊
研山　金山虎見
天雨砂　白秋海棠
彭禹峰　陳孝廉
蕭孝子　火燒旗竿
負心獲報　少参風流
學生女　托生為猪
男人女名　釋氏命名
人身諸神名　物名類人名
鶴湖謠　商謎
燈謎詩　花名詩謎
旅菴　偽友
著書誕妄　老子有妹

三岡識畧卷三　甲午至戊戌

華亭董含著

氷雹

甲午五月陝西平涼隴西二縣氷雹大如斗傷禾稼

柘澤神顯靈

青溪柘澤橋楊侯廟最靈有進士韓君理者濟南人為松郡司理七月初二日經廟側遇巨舫中一人烏紗絳袍侍衛嚴肅舉手相揖少頃見一青衣吏率蓬首婦人直入梁前語久之左右皆不見益同理家居時曾屈死一孀婦奉彼處城隍神關文迪

理至松也須臾疾作不數日卒書役朱千之向助為虐與妻同寢忽蹶然起曰本官與楊侯將到當往迎之因疾趋出門躍入水中而死

紫岡著述

余宗紫岡先生名宜陽字子元博學善詩古文與徐長谷忠獻張王屋之象何元朗良俊號四賢著述甚富有金蘭集一卷皆一時名賢贈答之作濮簡編遺落今倫載其目於左紫岡草堂記徐忠獻撰遺安堂記孫承恩撰曲水園記黄佐撰隴西别業記張之象撰城南草堂記張世美撰西坐藏書

記皇甫汸撰舊林賦徐忠猷撰詠風堂賦袁尊尼撰紫岡賦盧柟撰桑苧園歌沈明臣撰萬菊齋銘方道成撰寒綠亭賦盛時泰撰澄園記張世美撰董子元卜築疏莫如忠撰西霞山房銘董氏宜陽自撰

瑞應

浙郡一士將赴省闈忽盆池長並頭蓮一又每夕盆內聞絲竹聲士大喜殊自負客有以語先曾祖文敏公者公曰此行必捷然功名其止於此乎至秋果中式後屢被斥客復叩故公曰此細事耳三年一舉何止數百人乃獨示瑞故知非遠到之器也近有一生略負文望試後將文錄出手加圈評偏誇同輩竟亦無成而卒三復公言益信不謬

違式被黜

嘉禾張明經齊幼習五經文思甚敏鄉闈作通場題如期而畢以違式貼出憤甚伏闕上書言臣家貧力學值秋試構成二十三篇乃與不完者同列通衢乞予卷呈覽如果差謬自甘淪落倘有一得亦望收錄不報昔崇禎甲戌漳浦顏君茂猷作五經藝考官以聞欽命列正榜前可謂有幸有不幸矣

按顏君特賜二甲第二名本朝丙戌科法若真丁亥科查嗣韓林文英俱以五經中式

祖塋先兆

我家自南渡以來始祖諱官一公塋形家謂之金鉤釣月相傳江西賴布衣大有所作內有漆柿一株長二丈許皮中空大僅一握每鄉舉年結實則宗子必發一人歷試不爽載入郡志明季枯死垂二十餘稔至順治辛卯忽復生枝幹滿茂甲午始結實而予僥倖中式後庚子又結實族人有應試者偷折歸供膳瓶中朝夕焚香頂禮乃竟被斥而予弟俞復得雋但餘歲亦或結子且不止一實大約遇試期所結不過二三又以經霜不落為度過多反不驗然其間亦有定數數既定而後物之氣應之凡我子孫仰承祖澤宜積學勵行以期顯揚無徒妄諸草木可也

鴉非凶兆

先府君宅與大父少宰公大宅前後相望分撥衣房予御試後有群鴉數千飛繞祖居曉夜屯宿驅之不去人皆以為不祥共四五日予僥倖獲雋報至鴉始散嘗見玉峰歸奉世紀長洲草生家亦有此異

烏語詞

冬十二月予計偕北行驅車大梁疲甚想一古刹見壁間有烏語詞數首後書廣川子題偶錄於此其一曰不如歸去血染沙場無宿處野濶天低寒草枯一身飄蕩隨飛絮腰間寶刀光吐花月明夜夜聞吹笳樓頭少婦掩鏡泣征夫何不思還家其二曰泥滑滑鐵騎奔騰山欲拔寒雞三號夜未央角聲又向江樓軋朝驅馬尾暮挽船手提渾脫安能前家鄉田苗千萬里誰知死在桑乾邊其三曰行不得也哥哥河南河北皆干戈前逢官兵後逢盜

三岡識畧　卷三　四

飄零十口將如何拂西西風塵撲漉荒崖白骨狐狸啄誰家雙髻行得遲橫抱上馬聞啼哭其四曰交交桑扈日色昏黃桑柘若官軍盡數砍作薪前往求他拔刀怒柳絲拂地榆莢長哀哀寡婦空提筐野蚕作繭大如甕秋風那得成衣裳其五曰鵓鴣鵓鴣雨多水漲生蘼蕪魚飛稻田蛙産竈可憐有地無人租兔葵劇得連根煮霧笠烟簑愁不語聞說明朝要打粮相將又向他方去其六曰脫却布袴水冷天寒那得渡田園荒盡無人耕聞道官司又增賦經句之食常苦飢朝來兩度遭鞭笞縣官梓頭不肯傾無數傾完當訴誰其七曰提壺盧前村有酒君莫沽千錢不買一斗米枯腸沃水如醍醐書生本是雕龍手憔悴功名驚老醜擬向陽昌醉戲場却少金龜來換酒其八曰得過且過衙泥無力巢難作翠翰剥落寒侵膚况遇今宵風雪大百丈虬枝嗟隻立微軀敢羨蛟龍蟄深山日暮行人稀夜雨荒郊鬼燈泣

陸遜女墓

華亭南橋北二十里許有劉叟晨往田間遥覩一紅裳女子徘徊峭側久而不去迫視無所見如是累日疑土中有異呼兒劇之不數尺獲一磚式甚古下遇巨塀如數間屋旁有穴窺之內有石板上卧髑髏一具前植短碑鐫字十有二曰吳陸公遜第三女王夫人之墓左列石几供瓦盆一色如玉其人取盆歸忽見紅裳女子先在其室或隱或現隨感疾卒盆為好事者取去云無它異惟貯水一泓澂澈經歲不竭而已

三岡識畧　卷三　五

陰鏡

南塘李氏家傳一石名曰陰鏡其形類鏡而黑色無光至暮白氣顯顯更餘光始發皎潔若月洞照一

室黑夜愈明天將曙光乃滅真希世之寶後遇亂不知所之

地震山合

乙未二月初五日午刻江南地震六月初八日又震又三輔地震壞民居千餘間既而兩山相去百里一夕忽合

假目

吾鄉章進士霖登第時年垂耳順眇一目厥狀頗醜及引見希木天之選惟恐不得當也於是盛服飾冠佩甚都并剪紙為睛粘于目內遠望雙眸炯然既至上前不覺脫落見者皆匿笑偶見一小說載唐施肩吾與趙嘏同年不睦嘏失一目以假珠代肩吾嘲之曰二十九箇人及第五十七隻眼看花蓋古亦有此事矣

三岡識略 卷三 六

私女失元

閩王給事命岳甲午公車至嶺南遇雨不能進投避村舍其主人前晚夢神告曰來日王狀元至善待之醒而大詫垂暮給諫至僕馬瘏痡詢之乃閩中王孝廉也大喜延入禮以上賓詰朝雨益甚主人固留給諫少年頎秀主人有女及笄以夢故欲歸孝廉意未泄而彼此日成己私諧繾綣主人覺詰以為側室且告以夢訂登第日相迎亡何榜發及殿對進呈第一中官送閣忽卷從中析而為二遂落二甲當中式後給諫亦感夢以是女故若有所譴責尋與同館詰及此事嘆曰為一女子失我大魁甚恨之欲渝約其同年力勸成之夫主人之女既心許于前又復議聘於後止多一私偶遂遭峻罰可不戒哉盱江徐君芳與揭綸載甚詳

禁蛇

江寧一術士自云能制毒蛇猛獸偶至吾邑慕府欲試之舁至大教場先令其禁蛇士禹步握訣蛇纆絡奔赴四面盤繞復咒之乃各散去

三岡識略 卷三 七

日中黑子

三月二十四日申刻日中有黑子久之乃散

科名定數

延陵巢君震林壬辰禮闈中式一百六十二名以他事被革落魄歸不復以進取為意交人力勸不得已再上公車及榜發則仍一百六十二名也夫名次前後尚一定如此人豈可僥倖非分耶

填榜失判

雲間雜志曰萬曆癸丑會試填榜至一百十六名劉
芳節草稿失判一條仓猝補入副卷第一名乃上
海董少宰、公遐初也此先祖遺事附記於此

墨汁污卷

越西一孝廉負美才兼有所請托會闈自謂必捷七
藝既畢展卷·朗誦意甚得以手拍案硯忽自舉墨
汁淋漓卷面遂不終場而歸

妒婦伏法

上海楊御橋有少婦與翁姑同居姑妒甚屢以新臺
疑翁思有以試之一日薄暮婦織窓下姑竊翁衣

巾服之儼然翁矣突至後偎婦面婦大怒嚙落一
耳姑負痛掩面走佯稱病匿床閒其婦信以為翁
也特耳奔訴兄〻以翁為人素端謹未信至晚婦
怨恨雖經兄乃偽訪翁欲于坐執之翁出迎則雙
耳宛然而衣有血痕告以故曰此必我妒婦所為
遂偕入室登榻去被耳亡其一矣聞于官〻曰蠘
翁之行不啟疑婦之姦不忍致姒之死不仁竟擬
辟

玄霜

五月望白虹二其長竟天至暮始滅又閩中玄霜盈
尺按昔時黑霧着人如墨或曰此兵象也

雷震浮屠

七月雷震景、州浮屠火逾三刻乃滅憶先宗伯忠諫
公幼海真言遣戍過曹溪登塔從四僧四僕忽雷
震塔中煙·燄環繞目不能視良久得出則僧與僕
俱斃惟公獲全公首擊巨奸名重海內然性暴急
卒受蒼頭之禍天或以此示儆與

貴妃托夢

馬嵬坡距興平縣二十餘里貴妃墓在焉墓前地近
為土人侵占邑中某紳一夕夢妃訴曰伏君之力

還妾侵地當圖厚報紳奇其夢亟為經理頓復舊
觀勒石以紀其事夫太真縊死佛堂以紫羅裹果
之而塋千古傷心於斯為極鈿盒釵股七夕牽牛
慘〻記憶總由情緣未斷豈千百載下魂魄猶戀
此耶噫異矣

玄猿

蜀中產玄猿性最黠能解人意楚帥進于上林其使
者歸猿長號而絕宋宗卿徵輿作詩弔之曰瀟湘
寒月九疑風盡日哀吟雲水中借得上林無限樹
却教歸夢入巴東

祭墨會

周侍郎亮工有墨癖嘗蓄萬種盛以小錦囊懸之梁間歲除作祭墨會以酒澆之吳興祭酒偉業賦詩曰山齋清玩富琳瑯似璧如珪萬墨莊口啜飲同高士癖頭濡書類酒人狂但逢知己隨濃淡若論交情耐久長不用黄金費裝裹伴他銅雀近周郎侍郎慷慨好士著書甚富嘗托白下張僧持貽予札倫極獎借惜未獲一御李君也

江左風俗

江左風俗凡奴婢子採芹者皆從主姓無少長悉以

耕祖稱之即位望通顯不敢抗行余族叔楳海公有僕曰張福幼有斷袖之愛及長遂冒主姓配寵婢以當鑪為業生子雲孫舉甲午鄉薦聯捷南宮慮不齒於衆屢經主人門不入謁楳海諸子象祖象功輩俱名士也扼腕不平率子弟毀其輿蓋始釋之雲孫銜恨刺骨計圖抗主其父堅執不從乃止後復欲與主人為難父方卧病呼雲孫諭之曰我受董氏恩不淺今不能圖報而屢思反噬我死不瞑目矣雲孫咆哮罵曰老賊作如此事至今被惡名乃不忝自為計反欲污我耶方啜茗以甌擲父而血流至踵哽咽不能出一語少頃氣塞而絶夫人苟能樹立即做賊何害雲孫益恣無術欲覆彌彰而况忘主之恩不忠逆父之命不孝自是四方皆知此事無與往還者後官粵西迎降吳三桂賊敗潛逃歸憂懼得心疾死識者以為悖逆之報云

月食旣

丙申五月望月食旣

馬鎮圖逆

馬逢知初名進寶起家群盜由浙移鎮雲間性貪横

自奉僭侈百姓殷實者械至倒懸之以醋灌其鼻人不能堪無不傾其所有死者無算復廣占民廬縱兵四出劫掠官府不敢問時海寇未靖逢知密使往来江上之變先期約降要封王爵反形大露事定科臣成公肇毅特疏糾之朝廷恐生他變下温旨徵入繫若盧妻女發配象奴未幾與二子伏鑕東市當逢知之入覲也珍寶二十餘舫金銀數百萬他物不可勝計綿亘百里至是無一存者人皆快之

訛傳點選

八月譁傳點選彩女人情惶駭大河南北以迄兩越無論妍醜俱于數日內匹偶鼓樂花燈喧闐道路有一婿數家爭之男子往〻中道被迫成婚又有守節頗久不得已復嫁亦或借此再醮者按元順帝時曾有此事又晉泰始中博採後宮先禁天下嫁娶皆敗衣瘁貌以避之又隆慶二年訛傳點選并採寡婦千里鼎沸官司不能禁與此絕類

謠讖

吾松舊有謠云秀野原來不入城鳳皇飛不到華亭明星出在東関外月到雲間便不明故吏茲土者

往〻不能廉潔有李正華者小有才矯廉飾詐下車之日行李蕭然及其歸也方舟不能載有輕薄子投以一絕云吳地由來興鬱林歸舟壓浪影沉沉不須更載華亭鶴江上青山識此心近有劉君洪宗潔己愛民不一年被黜矣嘗憶前明有張守者蒞任時欲應明星之語由東関入過一橋疑其是也問隸何名答曰張溺橋大不懌甫三日疽發背卒謠讖之驗如此

庸醫殺人

里醫徐元植術甚低過自誇詡予內子將感寒熱漸有起色徐忽突至曰我與君有戚誼曷不我屬而邀他人乎遂探囊出參桂等藥曰一劑可立愈也予素不諳方術藥纔下氣結塞不通喉中作曳鋸聲不半日卒徐遁去吾郡舊有醫沈虛明負神術而謹厚不伐貧家延之亦往每日徒步病者立起未嘗自矜今此輩本無所解乘轎出入遇疑疾先議賄謬種流傳不特無效屢致殺人即律以故殺之罪亦宜

石墜

十二月二十二日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東北空中黑氣如斗響聲不絕忽有物墜城內馬道街郭伏家光芒如火似石非石重四斤十四兩地方官貯庫以聞

敗筆頭

本草綱目曰男子初婚之夕痿弱不起取敗筆頭兔毫者燒灰酒服二錢陽道立興不意管城子於八法之外復具此能事亦一異聞

積書

涑水氏曰積書以貽子孫子孫未必能讀趙文敏曰聚書藏書良非易事鼎革後藏書家散失殆盡如

曹氏石倉錢氏絳雲樓供付一炬迩來真定梁公
清標廣搜博訪開牙籤玉軸充塞棟宇恨未之見
也頃曾以數集見委偏覓不可得止以家忠諫幼
海公紫岡處士二集奉寄并呈一詩云只愛縹緗
不愛官鄴侯書架擁琅玕他年致主功成後留向
林泉次第看

避債臺

丁酉人日閭戶宴客分韻賦詩忽聞叩門聲啟視乃
酒家索逋也戲咏一絕云客擁紅蘭徑未開叩門
躡屐有誰來酒餅藥果賒偏憤欲上周王避債臺

見漢書注

詩識

季黄門開生以直言遣戍四馬出關雖遠徙窮邊聲
望益著所為詩多悲歌慷慨嘗送友人入土云重
關不禁旅魂過夢裏看君渡塞河白日總悲生事
少黄泉翻羡故人多荒墳怪鳥啼松栢廢苑寒雲
鎖薜蘿未遂首邱須淺葬好留枯骨待恩波未二
語竟成詩識云

鄖寇

鄖寇錢魁者饒膂力善舞雙刀聚衆剽刼出入飄忽
橫行湖鄖間所掠財派為三股一獻當路一賂捕
人其一均分之以故久而不敗所到之處迎者獲
重賞相拒者悉屠之自云錢王鏐之後以此惑衆
二省合兵捕之圍之泗涇魁與妻各持刀格鬭衝
突如神力竭就縛械至江寧梟於市夫魁不過一
賣菜傭耳當事養成其患遂至猖狂無忌雖旋就
誅戮而靡費國帑已不可勝計矣

何首烏

寧國府太平縣有翁嫗居深山中樵採為業年各七
十餘一日晨興見東壁下土忽墳起二尺許墻為

之傾掘之得何首烏一枚大如甕香氣撲鼻因生
啖之不踰年墮齒復生頭色鮮好如四十許人後
產一男至今尚在第三姊父士開東鐸其地親見
之

收香烏

交趾國進貢中有收香烏其烏羽毛之內能收諸香
烟收畢別置一處將翅展開各種香氣氤氲四達

李公杕生

高陽李公霨前生係老儒博通經史屢試不售偶過
隣李氏所居巍煥壯麗私心羡之一日微疾倏覺

軀體輕快縱步入李室見群婢方擁一婦似欲産者因登屋梁窺之忽被推下墜懷中昏憒逾時及醒身小僅尺餘束縛卧床上時天寒下雪産母問窓外何聲公應曰是雪怪欲溺之父不許後遂不復言至七歲有戚指之曰此啞兒由之何益公忽笑語衆驚異隨入小學頗慧異凡兒十六舉鄉薦明春聯捷致位宰輔公嘗親述其事

林史

何柘湖曰士君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相當存一分秀才氣方是名士今人几席間往〻寶玩充斥黄

白燦陳若非賈豎則一富家翁耳旨哉斯言余偶著林史中一則云士大夫陳設貴古而忌今貴雅而忌俗若乃排列精嚴擬於官署几案縱横近於客館典籍堆砌同于書肆古玩紛還疑于寶坊均大雅之所切戒也元朗之言正與予合

拆人夫婦報

越中一孝廉向以才學自詡有同窓友窺隣人妻色艷思欲奪之孝廉為畫策先容語其夫誣妻有所私隣因欲出妻孝廉復力主之為作離書既脫稿勝訖適筆賈至購選毫漫以稿塞管中及戊戌禮闈携筆入試搜者得前紙時功令甚嚴荷枷杖責革去舉人夫此等事豈讀書明理之人所宜為孝廉止于革黜亦幸焉耳

産子兩首

七寶鎮民家生男兩首按漢靈帝時洛陽女子生兒兩首四臂京房易傳云二首下不一也厥妖人生兩頭

鄉闈異變

江南鄉試前數日嚴霜厚三寸既鎖闈鬼嚎不止放榜後弊發主考方猷錢開宗房考李上林商顯仁

葉楚槐銀文燦周霖張晉朱滙李祥光田俊民李大升龔勳郝維訓朱建寅王國楨盧鑄鼎雷震生俱斬戮於市前此江陵書肆刻傳奇名万金記不知何人所作以方字去一點為方錢字去邊傍為金指二主考姓倫極行賄通賄狀流布禁中　上震怒遂有是獄北闈李振鄴張我樸有張千李萬之謀事發被誅者亦數十人

徙巢

陸文定公孫慶曾素負才名居丙舍頗擅園亭之勝以序貢入都中式事發遣戍遼左先是陸氏墓木

悉枯棲烏數日內皆從巢他往曾見湧幢小品載
李景陰未停鹢前冢樹皆枯不久出廢又處曾至
杭祈夢于忠肅公祠夢公投紙一幅展視乃瀋陽
圖也至是果驗

寧古塔

時上嚴於試官而寬於舉子南闈覆考一無黜落北
場情弊顯然者輕者遷尚陽重者流寧古塔寧古
塔近魚皮島無廬舍掘地為屋以居地極寒四月
盡佈火燒之凍始鮮五月可鋤急種蔬菜六七月
便採食一交白露即枯至寒露則根亦腐爛矣或

曰此即昔之五國城也桐城方孝康青茂曾戍其
地為予道其詳如此

賞菊

九月東籬生並頭菊一餘亦燦然可觀訂諸同人置
酒賞之客曰花雖爛熳惜非佳種予笑賦一律云
北郭先生老更饕秋來逸興滿林皋山翁遠餽披
綿雀溪姊初分砍雪螯翠殼脫時菱勝粉玉缸開
處酒如膏繞籬也種無名菊莫怪樽前嘯詠高

研山

米元章有研山乃南唐寶石上有華蓋峰月嚴翠巒
龍池上洞方壇玉筍諸勝每天欲雨則龍池津潤
真神物也未幾以研易園米繪圖以記復作詩曰
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太息唯有玉蟾蜍向予頻淚
滴後入吳興燬於兵輟耕錄圖其形并詳載之近
檇李朱公子子褒攜至松長尺許峰岩玲瓏靡巧
不倫蓋實未嘗毀也或曰此係贋作恐未必然

金山虎見

戊戌四月金山衛有白虎從城外突入城負一老嫗
去守陴官兵格鬪虎咆哮復噬死四人民皆闔戶
翌日忽不見舊傳鯊魚化虎想即此類

天雨砂

六月遂安縣天雨砂如蟲矢又如芥子七月復雨占
云角蟲為災是秋四鄉牛疫死者數千頭

白秋海棠

秋海棠白者我郡絕少客有以二本見貽植之階前
開時更覺嫵媚然不能耐久不兩年其種絕矣
予有詩咏之曰明艷偏教玉女嗔倚風無力自橫
陳不施脂粉天斜甚虢國端應勝太真

彭禹峰

彭公而述字禹峰喜談兵意氣慷慨遠宦嶺表往々

馳逐戎馬間善飲啖酒一吸數十盃醉後縱談時事此古所謂豪傑之士也嘗過伏波廟題詩曰鐵橋黑水舊知名天險還勝百萬兵試問臨邛持節客當時何路入昆明其叱馭之氣老而不衰有如此

陳孝廉

閩人陳君肇曾弱冠舉於鄉負才名所與遊多四方知名之士然死於公車逾五十餘載戊戌己亥兩與計偕年垂八袠鬚鬢皓白而此興不衰予徵規之曰先生少負才華長通聲氣今耄矣使杜門著述以垂不朽亦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栖栖道途毋乃勞乎君慨然曰僕豈不知此顧一生碌碌本期有成聖人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既此志不遂誓盡我之餘年然後已要當酬之於來生耳因江上兵阻遂艤棹歸題詩郵壁曰繞江烽火倚樓看拂面秋風怯暮寒嶺外音書鄉信杳城頭草簇漏聲殘嚴關羽檄馳銅柱荒寺藤花落瓦棺咫尺桑乾天塹隔月明何處望長安

蕭孝子

廣陵有蕭孝子者母臥病久而未痊閱古有刲股救親事遂持刀跪神像前剖腹截肝以啖母母疾愈而子竟卒遠近詫歎稱為蕭孝子徧徵詩歌以記之夫殘形以救母不可謂非愚孝然髮膚尚不可毀乃自行屠割無異犬豕此豈父母之心哉萬一覆宗絕祀為禍滋大直謂之不孝可也韓學博日起目擊其事

火燒旗竿

淮安府大教場中旗竿高起數丈從上而下自發火烈焰甚熾將至根忽大聲如雷根突出燒盡乃止

負心獲報

武林張士進者丁酉鄉薦年少美丰姿同兄士弘赴禮闈寓與女僧鄰中一尼明艷且多藏金士進與之往來甚密訂作繼室尼極懽先以厚貲贈之令辦聘士進獲貲而背盟及下第不辭而歸尼聞之媿且憤大哭投繯死遂為厲鬼追及士進于中途隨仆地發狂口作婦人聲宛然尼也群僕哀懇曰願釋我主當延名僧誦經懺薦以解冤懟何如尼復嘆息良久作聲曰此懺甚深特來索命他非所願也抵家三日竟不起其僕有知之者云是尼係富室十三以家難歸空門潔脩十四載既被污復

為所賣故恨之刺骨至今西陵人皆知此事

少參風流

林少參嗣環字鐵崖閩人順治己丑進士守瓊州時有馬伽沙國賈舶於朱崖界上者主帥利其重貨將執而戮之少參執不可賈人歸國〻王德公甚以其國中所畫漁妝圖二紙附賈舶貽之後竟以前隙刻罷官遇亂從越卜居明聖湖少參喜功名好結納善古文辭一跌不復振其牢落不平之氣一寓之于文嘗扁舟往來廣陵建業間偕驕人墨客徵歌命酒與予握手論心交最晚而最相得一日乘醉登妙高峰撫膺長慟聲振林木君子聞而悲之後竟抑鬱而卒

孿生女

廣陵有老儒孿生二女有姿色俱好文墨並處不能辨幼時以香炙而為識是秋訛傳掖庭之選倉卒歸二少年嫁同日娠同時死同病亦一異也有賦漁家傲弔之者曰畫鎖紗窗縈碧霧瓊花自是無雙樹並蒂嬌姿憐解語經行處花鈿暗識偷眉嫵　畫閣肩隨朝復暮閒情時詠遊仙句弃月化烟畱不住天風度飛瓊自挽雙成去

托生為猪

華亭富人莊銓臣善居積性極纖嗇挾金錢權子母之利死後數月見夢於其妻曰我以宿孽托生其家為猪明將就屠可遣兒持銀二兩八錢速往贖歸少緩則不及矣但圂豕甚多兒至銜衣垂淚者即我也妻驚寤語二子急持銀往見一大猪突出銜子衣伏地而泣子不告以故取銀買歸遂符其數乃于父舊卧處設一榻具幃褥置猪其内日以銅盆盛米粥飼之歲餘猪被病死

男人女名

馮婦
徐夫人 史記荊軻傳
丁夫人 史記封禪書
楊奴〻 志小
名後周書
李安人 北史
五娘 唐李君羨
的娘 苗商瓦泰定記
尚婢〻
通鑑
念姐 北史羌名
馬仙婢 南史後改
司空命婦 倉公傳

釋氏命名

黃羅漢 通鑑梁時人
柳達摩 通鑑北齊人
衛菩薩 北史北齊人
姚沙彌 姚察尚書
蕭闍黎 齊江夏王小名
韓文殊 北史魏人
崔迦葉 北史崔亮傳
康維摩 北史源賀傳
崔目連 北史崔道固傳
席毗羅 北史周人
周羅睺 見通鑑
魯悉達 陳書
蕭摩訶 陳書
元佛陀 周書
張須陀 隋書
宋金剛 隋書
郭樂師 唐書
陳和尚 金史
爾朱菩提
爾朱文殊 二人榮子
尉遲菩薩 醜奴部將
慕容三藏 紹宗子
斛律

沙門英賀拔岳傳　折苦賢蕭寶夤傳　赫連僧迦于仲文傳　宇文禅
師北史　司馬彌陀北史　賀拔難陀北史

人身諸神名

靈樞素問載人一身有九竅十二官三百六十五節
一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又按
道書身中有萬二千神三萬六千尸蟲族焉暇日
撮錄其名以資博覽　黄庭内景經曰髮神蒼華
字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
玉壟字靈堅耳神空閑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倫
齒神崿鋒字羅千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
虛成肝神龍煙字含明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常
在字魂停胆神龍曜字威明腹神靈元字混康臍
神桃孩字合延　仙訣云明堂神五明童右明女
中明鏡洞房神左無英右白元中黄老上丹田神
赤子帝卿元先中丹田神真人子丹光堅下丹田
神嬰兒元陽谷玄丹田上中黄真君流珠宮流珠
真人玉帝宮玉清神母明堂上上清真女洞房上
太極帝妃左目陵陽字英明右目太陰字元光左
乳名君阿右乳名翁仲　中經云鼻神太乙字通
盧口神字丹朱兩手神字魄陰項神字上間肩背

神字女爵兩脛神字陰隱脛神字隨孔足神字柱
天力士耳神字嬌女髮神字綠之上元神字威成
中元神字中黄下元神字明光陰神男字窮英女
字丹成兩膝神字樞公　太上胎精記云腦神覺
元字道都髮神玄文華字道衡皮膚神通衆仲字
道連目神虛監字道童髓神靈謨蓋字道周脊神
蓋歷輔字道柱鼻神沖龍五字道微舌神始梁峙
字道岐喉神百流放字道通肺神素靈生字道平
心神煥陽昌字道名肝神開君童字道清膽神龍
德拘字道放左腎神春元真字道卿右腎神象地
無字道五脾神寶元全字道騫胃神同來育字道
展窮腸神兆勝康字道還大小腸神蓬送由字道
廚胴中神受亨勃字道虛胷膈神廣英宅字道中
兩脅神辟假馬字道成陰左卯神扶流起字道圭
右卯神苞表明字道生氣海神逮無馬字道極
大洞法云舌本下神千景精字會元玉枕神務猶
收字歸會昌眉神延陵梵字履昌靈左腋神玄元
叔字合符右腋神鬱靈標字玄夷絶心宮神理明
初字玄度卿臍神桃孩字道康泥丸神玄凝天字
三元先項骨神運珠字子南丹脘間神始明精

字元陽昌口四際神帝昌字先靈元宗背骨神合
景字兆臺玄精頭神素玉字梁南中喉根神養光
字太昌胃脘神青明君字明輪鼻孔神元生字黃
寧腸口神堅玉字凝羽珠胸中神天精液字飛生
左耳下神拘制字三陽右耳下神上歸字帝子頭
面神騶鬱無刃字安来上胸腹神圓華黃刃字太
張上小腹至脚底神啟明簫刃字金門上左手神
名桉生右手神名方盈左足神名飆精右足神名
欵亭左目童子名飛靈右目童子名晨嬰五臟二
神名務玄字育尚生又玄歸字盛昌藏下胃上二

神名棨延昌字合和嬰又保谷童字明天腸口二
神名斌来生字精上門又幽臺字灌上小腹二神
名祖明車字神無極又理維藏字法珠百關血節
二神名混離字夵火堅又綮紐子字慶玄命根包
胎共七神高同生字左迴明又叔火王字右廻光
又重寃空字幽寥又日明真字衆帝生又楊堂王
字八靈又錄廻字絕寃又照無阿字廣神人中神
光堅字靈和陰莖神林靈天膀胱神保成昌陰囊
神彰安幸，口舌神長来覺丘藏外神彫梁際又夢
神名宜橛　真人制魂魄說云三魂名胎光爽靈

幽精七魄名尸狗伏矢雀陰吞賊非毒除穢臭肺
三尸蟲上尸青姑中尸白姑下尸血姑虫一彭琚
二彭質三彭矯　酉陽雜俎云人有九彭神亦有
九一右皇二䰣魒三洩節樞四尺兒五索閼六魄
奴七灶圖八亥靈九不可考

物名類人名

歲暮同人相聚或分題賦詩或徵事飲酒一夕陶子
憐欲舉鳥獸草木似人名者子歸於箜下取腹笥
所偶憶者疏之別幅附識於後　鳥如人名者天
山曰帝江函山曰王母使者瀛洲曰信天翁蜀鳥

曰採花使嶺表曰秦吉了柳歸舜記有武仙郎阿
蘓兒自在先生孔雀曰孔都護鶴曰蓬萊羽士神
禽曰飛廉鷹曰凌霄君鵲曰神女黃鶯曰金衣公
子子規曰杜宇又謝豹鸚鵡曰雪衣娘燕曰天女
吐綬曰錦帶功曹鸜鵒曰八哥鷓鴣曰內史鷗曰
碧海舍人鷺曰碧繼翁鴻雁曰珠翁鸛鴿曰雪姑
鷦鷯曰巧婦鳩曰郭公黃鳥曰黃公雀曰嘉賓姑
獲曰天帝少女鶩曰兀地奴鴿曰飛奴　獸如人
名者虎曰李耳熊曰子路馬曰山子王曾圖有檝
人前兒甫丹有野婆猿曰山公又野賓又孫供奉

狐曰阿紫象曰大客牛曰𤘅摩帝又周留猪曰豨
軍又大蘭王鹽曰衛子羊曰髯主簿狒狒曰野人
山都曰木客狗曰飛驚又逍遥郡君猫曰白老犬
曰守門使　鱗介諸虫如人名者龜曰玄夫又玄
衣督郵又東海波臣綠毛龜曰綠衣使者蠡曰河
伯使者鼈曰河伯從事木居曰魚伯魚曰孩兒又
土父鳥賊曰河伯小吏蟹曰彭越又内黄侯又橫
行介士又無腸公子書蠹曰脉望琴中蛙曰蝌通
海牝曰東海夫人鼠曰仲熊蟬曰齊女蜴蜥曰蛇
醫螟蛉曰我女蜘蛛曰絡絲娘蜻蛉曰赤弁丈人

寄生曰宛童蜂曰笛師蟋蟀曰王孫促織曰嬾婦
蚯蚓曰歌女蚊曰黍民結草虫曰褁衣丈人蝍蛆
曰吴公青蚨曰魚父螻蛄曰仙姑蔔花上虫曰亭
長蜣螂曰推車客蟇曰杜伯蝦蟇曰田父蜮曰射
工蜉蝣曰慈母蠍曰主簿虫樗雞曰紅娘子芫花
上虫曰青娘子山虫有山和尚水虫有水秀才
草木如人名者木之精曰彭侯松曰蒼髯叟林檎
曰文林郎少室山木曰帝休古賦木曰平仲曰長
卿梗棗曰君遷藤曰簡子又下公竹曰越王杏曰
仲思茶曰孩兒松曰羅漢果曰菩提冬青曰女貞
木蘭曰女郎海棠曰妃子芙蓉曰文官茘枝曰十
八娘楊梅曰聖僧蔓生曰史君子萌曰傳延年蕉
曰美人莎曰寡婦赤豆花曰腐婢大黄曰將軍甘
草曰國老地丁曰蒲公英石斛曰杜蘭淫羊藿曰
黄德祖藺茹曰離婁嶺表有素馨又藥草有劉寄
奴甘遂杜仲蕪子等名不可勝舉

鶴湖謠

陽羨莫進士大勲筮仕為嘉善令多善政釐奸剔弊
群然有卓魯之目後以治行擢給諫未幾夭殁輿
予稱莫逆交偶過魏塘見輿頌載道百姓思慕不

已因作鶴湖謠以悼之云湛若寒冰使君之清澳
如春日使君之澤東流之水空潺潺使君一去不
復還

商謎

商謎之説兒童婦女皆喜為之然亦見正史南北史
載箸謎曰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臓不入
己假謎曰刺鼻不知嚏踏面不知嗔齧齒作步數
持此得勝人鼓謎曰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
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此謎之始也至字謎鮑昭
諸集已有之

燈謎詩

遂安毛進士際可作燈謎詩十二首每句寓一人姓名皆經生所共習者偶出示余思之一夕悉得之附錄於後美玉無瑕輯瑞同岐豐佳氣慶雲中從天產下鱗垂長兩道祥光一色紅右聖瑞虎旅歸來已罷兵關梁無禁任遐征九重天子稱仁聖雅頌原非鄭衛聲右太半共蝶舞鶯啼草色萋郊門回首日初依延來師席多怡懌蠹簡芸緗滿架齊右開塗滿苑棋聲暑氣收乃翁敗局少機謀君家李父還猶豫為語兒童且自休右嘲依棋綠柳陰中點絳紅華堂

廣廈貴遊風無心避追皆年少一諾何妨縞紵通右贈友垂楊枝上漏春光歸去來詞獨擅場從此塵勞還久歇止將田事祀句芒右田家將逢踊月祝無災繡褓啼聲出戶來諸子兒郎皆長大含飴最喜是初孩右湯餅會春日閒花〻解語綠楊樹底午風和東鄰相對憐嬌小何似椒房絕艷多右春遊來年負荷苦難禁路遠空懷碩僕心少弟仔肩能代力餘〻閒試鼓焚桐音右村居身長七尺皓頭眉俯首長如持滿時村塾全然無約束任兒携幼浴清池右村學究夜永雞鳴漏未收官家沉醉百無憂蛾眉一色誰相談南院光輝對院出右宮怨中男驅犢向前村鵲安山翁恭倚門更與諸兒相共語年來齒落後生根右老叟白圭周霄龍子丹朱畢戰許行王良樂正子景春東郭氏傳說萬章奕秋公都子〻叔疑子莫楊朱屋廬子逢蒙然友泄柳顏回長息神農浩生不害子產公孫衍季孫桃應柳下惠西子宮之奇戴不勝百里奚季任琴張高叟戴盈之師曠子濯孺子景丑王驩顏般北宮黝牧仲太公望告子易牙也毛君著古文辭所著有松阜集

花名詩謎

嚴進士允肇吳興人所刻有石樵稿嘗為花名詩謎數十首示予擇其佳者記之于後青蚨百萬散無蹤二姓飄零共一宗淵容流凝芳草露槁材却冒管城封金錢楊柳珍珠蘭木筆九苞天上羽儀新列宿光芒鳳仙滿動紫宸絳幘一聲宮漏盡西風別院正愁人天星雞冠漢宮秋燭龍光射羽人衣添暑涼生六尺飛向日葵六月雪凌霄天挺孤標雲路近四時臺榭總芳菲長春東素凌波瀲灩浮綠雲斜戴碧搔頭并刀細剪秋水仙玉簪羅含笑花斷流黃鉚狼藉春風哂未休

旅菴

旅菴大師名本月曾受知於　世祖皇帝特書天上
無雙月人間祇一僧十大字以賜之與予為方外
友倫極欵曲時或相聚吾輩酌酒呼盧嘲謔雜出
師坐其傍懽笑無閒故皆愛而近之既而募資欲
種松萬樹于崑峰之麓以為十年之後可與藕臺
之雪巖吳興之白雀齊驅鼎峙誠勝事也惜斯願
未果求之細流殆亭亭乎鶴在雞群者與

傷友

王貢生宗蔚字崍文自少喜談詩所著有蓉塈樓稿
為人敦尚氣誼與人交欵曲真摯久而不渝破產
結客未嘗有倦色年逾壯無子又多病一日在故
人坐方與客揖仆地卒吾聞作善降祥作不善降
殃徵應不爽乃既奪其年復斬其祀天之報施果
有不足據者與抑惡者未必禍而善者未必福與
不然何其酷也曾有詩贈予云十載金門客謝來
狎隱淪花迎淥水動雨積翠微新身世悲雙劍江
湖峅角巾故人海內盡藉爾慰松筠

著書誕妄

拾遺記曰始皇時宛渠之民乘船而至名曰螺舟沉
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不審何以不行海面而且乘舟
者何得無恙又見一書云流波山下有燃海舟人
不知水性以燭跋投之火大發遍海延燒無一人
還者既無人還又孰從而知之孰從而道之予誕
妄至此可發一笑也

老子有妹

俑吹集曰孔子有兄老子有妹按史記注曰林梁紇
妾生子孟皮病足乃求婚顏氏生仲尼老子妹當
再考之

三岡識畧卷三終

三岡識畧卷四目録

鵲巢 天狗墜
海寇入犯 上元老人
譙樓 城隍神著靈
烏報冤 出神
神誅逆子 出母嫁母義不可絕
僧詩 大燭會
閩省城隍神啼哭 潮異
石猴 史公宿因
栢大士 廟神示兆

掘藏獲殃 縣衙女妖
雷誅訟師 董公泉
浮萍兎絲篇 玉印
崇奉釋教 五宗異同
詩讖 朱衣見夢
孫公知過 溺女鬼救
癸登科錄 侍御贈行詩
祿命有驗 不認本房
夢棺 韋公祠
鏡銘 文星墮

江南奏銷之禍 地龍散
鹽官貽詩 風雹
淫像 當湖爲神
表將軍冢 松頂蘭
梵脩寺黄楊 申江雜識
讀書種子不可絕 賤名入夢
青蛙使者 孝婦却鬼
富人不可作緣 祭厲
龍過 天鼓鳴
黑風 誤傳病死

鬼報冤 改試士法
還魂 竹生花
蓮笠 頭陀托胎
居宅有定數 五眼魚
神台 同輩序齒
李笠翁 薩真人
平牙露布 趙癘子
天榜 董仲舒有三
騎鳳篇 屠報
獨行君子 博徒

顛先生
射工說
漢魚翁說
窮奇說

三岡識畧卷四 乙亥至癸卯

華亭董含著

鵲巢

乙亥二月滬瀆真如地方有群鵲共作一巢於麥壟大如車輪鄉人憤其傷麥縱火焚之詰旦復成

天狗墜

三月十六日未刻有星墮地色白其聲如雷近在數百里内按漢天文志曰天狗狀如大流星望之若火光墮地有聲千里之内破軍殺將是秋果有江上之變

海寇入犯

鄭成功原名森芝龍孽子也初入南安縣學為學使者考居劣等因入貲為太學生先是芝龍與弟鴻逵等於乙酉六月擁立唐藩於福州以成功為養子賜國姓及今名王郊天日大風揚沙玉璽墮地缺一角識者以為不祥順治初年遣御史黄熙胤招降七閩芝龍潛納欵求總制兩粤許之因棄隘武旋就擒芝龍謂貝勒與飲三日挾之北行後被戮成功轉入海島招納亡命其部曰南郎北郎南郎者閩廣人具芝龍舊部曲北郎乃浙江人及北

方劇盜旂下逃兵衆至数十萬於六月初犯京口即以十六日破瓜州連破潤州提督管効忠江撫將國柱俱失利七月成功兵至江寧勢張甚沿江士民奔而南維揚百姓奔而北山東河南俱震動既而攻江寧久不下崇明守將梁化鳳引騎兵三千入援乘其不備卒兵突之賊裸體赤足不能當争觧維遁獲其將甘輝〻驍將也成功遇颶風失亡十七八憤恚死其子錦竄入臺灣時方議親征而露布已至諸將叙功有差梁公遂移鎮雲間

上元老人

八月以雲貴蕩平再舉會試予與二三子下第南歸維舟金山登妙高峰見壁間一詩字大半尺許龍蛇飛動詩亦豪雋自稱上元老人題不知何人也漫識於此孤舟此夜金山住與客重登最上頭半抹遠烟生隔岸一輪凉月照高秋星〻漁火明還滅寂〻江聲淡不流更莫酒闌吹鐵笛老龍時出洞前遊

譙楼

我郡間樟古院中峰道場也中峰與松雪係宋裔乃趙氏故院有子昂滚馬圖歷代祖師圖子昂以中峯故佳来甚数松江府譙楼五字其真跡也後毀於兵燹祖郡守永勲卜日改建逾月而成雖巍煥壯麗視昔有加而遺蹟已不可復覩矣祖師圖後為有力者所奪

城隍神著靈

松郡城隍神最靈有一營丁素慓悍卒妻竽寝處㕔側繋馬神座下有獻新製袍服披神像者脫取自衣一日忽反接自擲于庭向空叩首歷数罪惡號呼半日而死主將聞之躬自禱謝并施財修葺数日之内煥然一新

鳥報寃

西余有潘姓者以捕鳥為業日殺数十命一日卧病見怪鳥無数飛集帳中啄其心胷痛不可忍遂死將付火忽大雷雨衆走避雨止視之兩目已為飢鳥所食矣

出神

凡人形太苦者神先去之不特修煉家有出神之說也予内弟蔣生雯嵩染弱症日夜喀血惱極悪趣一日潦倒中轉側回顧忽見己身坐别榻上相對凝視俄頃而滅大驚自知不起不逾旬遂卒生年

少喜炫才頗有勇心事致享年不永惜哉

神誅逆子

毘陵民某生一男歲絕週民母年邁目昏誤蹴兒死民咆哮取刃刺母母逃入三義廟民追及忽見周將軍厲聲叱之鬚眉畢張舉刀砍其頭急呼將軍赦我隨仆地一黃冠扶之起自言所見連呼頭痛頭痛而死

出母嫁母義不可絕

吾邑有徐生者生母死以既被出雖未改適於義已絕不為服子甚訝之偶見客座贅語曰出母嫁母

三岡識畧　卷四　四

均稱義絕而實不同有出當其辠者有出不當其辠者有出而改適有終不改適者嫁母有父卒改嫁者有為舅姑所迫不得自由者有飢寒無依而後去者古人制律不立服滿改嫁之條蓋聖人曲體人情難盡以共姜栢舟之事望之也人子不幸遇此等於塗人揮臂不顧豈復有人心哉況父固可以夫而絕妻子不可以子而絕母又或為嫡母所子而不認生母者有為異姓人後而不為本生服者亦可以為知大義哉仁人孝子處人倫之變惟酌情禮之中各盡其道庶可不悖於義而無憾於心矣此論極當故特識之

僧詩

楚僧行達字大衡好酒喜吟咏頗有烏可之風適來詩僧罕見其比五言如想甘露亭云飯香能款客僧懶不翻經秋村云牛羊喧日暮鳧雁雜人行贈上人云經翻殘月色定出曉鍾聲山居云風清當戶竹水滿傍溪田除夕云宿火畱殘臘春風理舊枝早春云古徑雲生屐春遊客滿山七言如石逕云雲堆白石看無盡路傍青山步欲高山寺云松頂夢回千歲鶴嶺頭風落五更鍾洞口云洞門碧

三岡識畧　卷四　五

挺千尋石仙樹晴飛百道雲丹井云午夜金波騰瑞靄千年瑤草護靈源皆佳句也後卒於婁江吳梅邨先生選其遺稿百首而為之敘

大燭會

庚子松郡普照寺古剎也華亭舊志云每歲正月十七普照寺作大燃燭會士女闐咽七日乃止寺僧乘此多為不法今久不復見矣

閩省城隍神啼哭

福建省城隍神啼哭三日忽於七月朔旦鼓樓火起延燒至運司及大小公署寺院民房又焚燬門一

帶約八千餘間先是鼓樓扁額有海天鰲柱四字
土人有傻門堪走馬鰲柱支成灰之謠至是果驗

潮興

七月二十七日江松一日三潮

石猴

滇中產石猴大如小兒拳性甚慧貿置硯側可教令
磨墨惟食菓實飲水即死土人亦不能多得同郡
張司理官其地攜一歸中道死惜予未之見

史公宿因

甬東父老為予言史狀元大成未生時其鄉有老僧

名大成者戒行精嚴為一時冠示寂日見夢於其
徒曰我將遠行明日于某地史家訪我當以一笑
為期次日往偵夜果舉一子遂以夢告其家夢亦
同因仍舊名公擢巍科侍禁近襟懷冲淡不為富
貴所役雅志林泉長齋繡佛一家僕婢往々化而
蔬食闢君選其本房所取士也道公行誼甚詳且
曰士大夫淡於世故仁慈愷測者大約從苦行中
來亦不止史公一人而已

栢大士

嘉善縣劉生者世業醫祖墓有古柏為暴風所摧命
伐去之栢中空脂膏凝結成普門大士像妙相端
嚴纖悉畢具因送拈提供養蓋西方聖人須力浩
大稗官所載有煑狗烹龞而得大士像者殆未易
以恒理測也嘗見南唐書記溧水大興寺杂生木
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謂之須菩提

廟神示兆

鵲湖陳孝廉增新將謁選海寧硤石鎮有神廟祈夢
最靈孝廉往禱求示来兆夜將半忽夢神台命之
坐令左右取白紙一幅操筆書十餘字展視惟詩
二句曰憑將剩股懸梁志散作河陽滿縣花覽畢

瞥然而覺吟咏再三莫解所謂因識簡末未幾校
西江一令澁任才三日神氣驟擾多々作家報閫
戶自縊家人急救得免越數日竟投繯死於袖中
獲書封識甚密啟視筆墨安詳情辭酸楚皆決絕
語豈此地有宿冤數已前定有不可得而避者耶

掘藏獲殃

松郡東二十里名紅橋有王斗儒者性愚蠢以耕織
為業一日方炊覺灶下有物蠕々然掘之遇一甕
中貯白金數百錠大喜過望與婦貰酒相慶夜半
將寢忽地中作聲細察之聞呼斗儒名曰我藏神

也天將富汝特來相就伴侶甚衆當絡繹至矣移燈視之徧地皆金無下足處自是掃地難草往往得之久之心頗厭一夕聞撞門聲曰此必藏神也祝令它往忽一巨缸排闥直入黃白爛然乃柘所居為大廈廣置南畝結婚貴族趨利者踵相接于是忘其本來不復似窶人子矣未幾縣官編役斗儒田多役重五六年間産遂破追呼迫切父子俱死囹圄并絶其嗣夫斗儒不過一村氓耳乃忽畀以數萬金究至身命不保天何始待之厚而終奪之速與豈造物之玩弄有莫能測者與抑鴻烈所

云掘藏之家必有殃其說果不誣與然而不可解矣

縣衙女妖

海寧縣衙相傳有一女妖豔冶動人其去來出自古井時泰君嘉系為令女常游戲左右或夜坐批閱文券輒為磨墨亦不以為意一夕語令曰公將陞任不能久侍矣未幾遷職去與門役輩調笑甚狎間以手撫摩平滑無罅隙竟不為害至今尚存

雷誅訟師

嘐城一奸民畧識字喜弄刀筆一日與隣人偕往田間風雨驟至家人遥見皂旗一紅旗一揺颺其傍迅雷一聲奸民跪於地旗隱不見急趨視兩足已陷泥淖中土埋至膝其子負至峙側少頃雷復震仍埋舊處觀者悚惕

董公泉

我家忠諫幼海公諱傳策以直言遣戍粵西從學者負笈而至户外屨不能容土人結屋以居之地苦無水衆為鑿井築亭覆其上至今猶呼為董公亭董公泉云

浮萍兒絲篇

有李參將者言其部下卒嘗掠人妻既數年攜之南征途遇故夫一見慟絶詢其夫亦別納一婦則兵之故妻也四人相見大哭各反其妻而去施宛陵閏章作浮萍兒絲篇以記之

玉印

富陽典史孫其解餉北上泊舟泰和有光夜燭於湖促榜人跡之於沙際得玉印一方濶四寸六分僾盤龍紐辨其文乃漢高帝大風歌也獻於朝獲重賞

崇奉釋教

辛丑正月初七日　世祖章皇帝聰明天縱登極十八年恩威並用身致太平至是上賓予時待詔公車不勝橋山弓劍之感　上崇信竺乾每於西苑接諸耆登座説法一時緇流雲集逆武康玉林通琇禪師入都供養至是復召天童道忞　上從玉林乞名因以慧橐為名山臆為字幻菴為號刻玉章凡書畫則用之

五宗異同

道忞字木陳曾主天童法席出院後費隱通公刻書聲其罪三峰漢月禪師木陳之兄也刻有五宗原

上聞識畧　卷四　十

一書木陳隨著五宗闢辟極呵詈漢月門人復作五宗救以正之至是膺寵眷目無流輩後於道場山葺大殿供　世祖皇帝神主遣徒本月入京請勅賜寺額朝議以荒山非立廟之所命集地方官焚之忞大沮喪

詩讞

上嘗與木陳言及一新進士毘陵人削去髭鬚布庚常之選不數日而如塗墨因改西湖詩嘲之曰刪即刑予留不留髭鬚抱怨幾時休冷風吹得道身戕却把常州作湍州言罷撫掌大笑

朱衣見夢

國初賢相以溧陽陳公名夏為第一公幼時聰敏過人未入泮夢二朱衣人來賀遂採芹鄉舉亦然至癸未大魁及遷轉以迄大拜前二人俱于夢中預報故公皆先知之未被禍前一日二人者復來告別公驚寤嘆息曰余死矣翼日竟賜死公登撲席毅然以澄清流品奠安黎元為己任嘗生日門庭寂然有客獻詩云誕日常時一樣開放衙冗坐比溪山百僚懷刺逡巡去准有新詩手自刪亦足以見公之一班矣

三月識畧　卷四　二

孫公知遇

余三上公車辛丑之役始受知於澤州説巖陳公啟對後益都太宰沚亭孫公桓山大司馬王立渠公俱推拙卷為首進呈三日矣或以余策中引用漢書五行志數語為不典二公力爭不可得遂抑置二甲第二板馬君世俊為第一馬亦予同門生也功名分定區區前後亦烏足較而知己之感何敢一日忘也孫公復以詩見慰云聖主乘乾日鴻儀漸陸年衣冠江左盛詞賦郢中傳劍氣星文起珠光璧月聯天人資廟略舟楫濟洪川奇對終生少

新書賈傳賢驚鳴雉衆和杭浪得先鞭金馬青宵上銅龍曉杖前來沾仙掌露歸惹御爐烟命達才徧勝時清道易全老夫覘壯業多在五雲邊

溺女鬼報

山陰一小姓家甚貧生女欲溺之忽聞空中鬼語曰莫溺殺莫溺殺他的丈夫是勝達一家驚異遂畜之倘訪邑中果有書生勝達者然已娶矣後此女及笄勝續聘為室中甲榜携之赴官竟終老焉

廢登科錄

廷試刻登科錄自霍端友榜始此後累朝不易至明

祖後勒名於碑辛丑殿試畢儀部照例題準朝議以為前朝陋規不必更襲遂廢不行

侍御贈行詩

余淹留京邸侘傺無聊將歸蘭陵董侍御文驥貽詩贈別曰秋氣正蕭索情君馬首東一名先甲外三策五行中國失巍科重家繩祖武雄故鄉歸路近嚼我灌園童

祿命有驗

九流之中惟祿命堪輿二家渺茫無據然間有可信者江右康君范生精星平家言己亥過松同社數人各取星書示之於予獨批四大字曰辛丑必發衆皆嗤其妄後同赴南宮闈事畢偶集七閘張孝廉汝湖寓齋傾予曰我前已許子萬〻不失速歸置酒酌我當往子寓待報耳坐未定而捷音至

不認本房

蘓郡徐君斌老儒也不曉世故中會榜後以師生投謁新奉明禁不許本房胡給事悉寧胡大怒徧告吳人欲聲其罪徐之迂拙誠為可笑然嘗考霍文敏韜會試不認本房為座師又按宋藝祖殿試凡稱門生於私門者有禁蓋自古有之矣

夢棺

華亭陶孝廉悴字永脩有文名六上公車自以懷才被抑感憤不平京城有文昌祠祈夢最靈一夕齋沐往禱仰見天上懸一棺欲墮未墮驚寤不樂者久之後自解曰夢棺得官子庶幾入彀乎及榜發仍下第謁選得天台廣文不半年卒於任乃悟天為天台棺為蓋棺之兆夢之巧驗有如此者

韋公祠

吳閶韋公祠乃唐詩人應物也祈夢最驗孫君承恩未第時往禱夜將半忽見一神人手懸金甲於壁

光彩耀目并投箭四十枝謂曰子試射之至三十九箭遂破的籠中止餘一矢耳後戊戌中為元年正三十九又一年辛

鏡銘

予從燕市買一鏡大權五寸製極古雅光彩煥發背有銘曰如玉配潔似潭比清孕金之秀含月之精我見汝之形而不能見汝之心後為一友携去不還至今惜之

文星隨

先是正月初十日百僚早朝見有白光隨地欽天監

奏文星隨江南分野主文人有厄至是果有欠粮奏銷一案

江南奏銷之禍

江南賦役百倍他省而蘇松尤重通來役外之征有兑役里役該年催辦捆頭等名雜派有鑽夫水夫牛稅馬豆馬草大樹釘麻油鐵箭竹鉛彈火藥造倉等項又有黄冊人丁三捆軍田壯丁逃兵等冊大約舊賦未清新餉已迫積逋常數十萬時司農告匱始十年並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撫朱國治强愎自用造欠冊達部悉列江南紳衿一萬三千餘人號曰抗粮既而盡行褫革發本處枷責鞭朴紛紛衣冠掃地如某採花欠一錢亦被黜民間有採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夫士大夫自宜急公乃軒冕與雜犯同科千金與一毫等罪仕籍學校為之一空至貪吏蠹胥侵沒多至千萬反置不問吁過矣後大司馬龔公特疏請寬奏銷有事出創行過在初犯等語天下誦之

地龍散

金貞祐中木虎高琪當國士大夫每遭鞭朴醫家以酒下地龍散投以蠟丸服之此方大行苑極之中

有詩云嚼蠟誰知味最長一杯卯酒地龍香年來紙價長安貴不重新詩重藥方輟耕錄載元初輕儒與齊民等翰林高公智耀上書力爭始免徭役崇學較正戶籍嗚呼今安得有高公其人者哉

鹽官貽詩

鹽官彭公孫遹負才名風流儒雅為一時之秀與予結契甚深亦為奏銷詿誤以札寓予頗極感慨兼寄一律云秋林落葉點風埃寒雨空江日夜哀難後弟兄多病老霜前鴻雁尺書來壯年供抱懷沙痛盛世仍虛入洛才好賦東巡獻行在 聖明早

晚祀之菜後應博学宏詞入翰苑

風雹

壬寅五月初四日河間縣任邱地方雨水雹大如人首擊死二百餘人牛羊不計其数田禾盡壞又大風將制府旗竿二根刮去城内石牌坊俱帶落城外見邸報

淫像

遼陽城中一古刹巍煥壯麗守衛嚴肅百姓瞻禮者俱於門外焚香叩頭而去有范生者遊其地欲入不可得請一顆者乃入見内塑巨人二長各数丈

三岡識畧　卷四　六

一男子向北立一女南面抱其頭赤體交接倫極淫褻狀土人呼為公佛母佛崇奉甚謹嘗閱由青日札載嘉靖十五年大善殿有鑄像極其淫褻鉅細不下千百夏文愍公言建論焚之以清宮禁盡付諸火其像號歡喜佛乃元之遺製又鄭所南心史載元人于幽州建佛母殿鑄佛裸形與妖女合淫狀種〻纖毫畢具即此類也

當湖為神

馬進士嘉植當湖人清介有守弘光時督餉江右曾以公事誤殺二人易代後薙髮杜門不入城市歲朝謁祖墓見青衣人二從墓間出自通姓名曰某因無罪居枉死城已十八年但乞公批照云前誤斷呈之冥官其可托生矣公曰我自信為官未嘗枉一事昔既誤斷今便相償批照何為曰公正人也陰司甚重之况此事初非有意今公將殁且當為神不然其亦未敢請也遂取筆判数字二人忽不見歸語家人曰予將逝矣於是沐浴焚香至晚偃卧而卒

袁將軍冢

晉左將軍袁崧築滬瀆壘禦寇為孫恩所害麾下士

三岡識畧　卷四　七

李祥收骸骨瘞北橋之南今四圍皆植木棉惟存一土坏而已時有江右人詭言知醫結草軒止於其傍夜鑿地道潛通墓穴半月後不告而去居人毀其屋見深入数丈傍瞰黝黑探之得磁梳二古鏡一鏡大五寸許背有小紐圖五獄真形翠紋剝落能照数百步外衆争之互相訐訟遂追入官但不知盜取者為何物豈寶光陸離果可望而知者耶

松頂蘭

粤西全州有嶺甚高上挺虬松数百株長百餘尺松

荊偏生蘭閒時花極爛熳馥郁数里人不能採

梵伶寺黄楊

華亭千步涇梵伶寺有黄楊一株相傳已千餘歲高出殿脊閒前朝有外國人徘徊寺側言下有奇寶欲捐資買寺別構一寺償之僧執不可乃止是冬有十餘人稱上司差承來借寓僧不敢拒居数日乘夜逃去視黄楊已被掘深入三丈急追之及於淞墅閒其人哀祈酬僧二百金叩以下有何物終不肯言

中江雜識

三岡識畧　卷四　十八

予族曾叔祖廣文容大字中江者雜識一卷偶于蔵書家見之初不著名氏取家譜按之知為公作又有叢言六卷俱係抄本其間載均賦一則曰吾鄉粮賦分三等而上中下三鄉未為至當西鄉稱上有一畝僅租五六斗或七八斗者南鄉稱下乃有十一十二保一畝收租二三石水旱無虞者東北稱中有僅種花荳青秧亢旱無收者近浦稱中亦有蕩田收止数斗者東鄉稱下閒有所收踰中上者愚謂三鄉田每鄉分三等以九等定賦方惬輿情依薄更須核實列為下等斯善矣

讀書種子不可絶

中江又曰吾郡搢紳家居務美宮室廣田地蓄金銀盛僕從受投謁結官長勤宴飲而已未聞有延師訓子崇儉寡欲多積書絶狎客者子孫習于見聞不務勤學交游匪類自己便驁不能禁奴僕之使勢自己作孽不能禁子弟之作孽身殁之後田宅婢僕俱歸它人亦何益之有誠能使讀書種子不致斷絶且一親學問便知自重即貧困奚害哉善哉斯言令人瞿然悟惕然悔矣

賤名入夢

三岡識畧　卷四　十九

喬進士夢蛟自言十四五時將應童子試夜夢一人如俗所畫張仙者謂曰汝欲登第須與董其同榜宜切記之驚寤隨識簡端喬長予一紀予雖生尚未命名也自後每遇試必徧覓賤名不可得歲庚辰予補博士弟子員喜曰果有是名有是人矣至本朝辛卯喬中式戊戌旋南宮予於甲午鄉薦疑此夢不足據及辛丑僥倖遂為殿試同榜竟符所夢云喬君樸實人近偶談及予不甚信因出所識歲月雖久墨迹宛然乃知窮通得失信有定数天下事又何足預計耶

青蛙使者

撫州金谿縣近郭有一蛙狀貌絕大猙獰可畏據土人云自東晉時即見之漸著靈異商賈祭禱獲利必倍病者祀之立差迩来仕宦此地亦必虔謁因共號為青蛙使者其隱現無常有終身不得一見亦有一人屢遇者夫蛙之為物最冥頑不靈乃能歷千餘年誕著詭異至士大夫亦從而拜之可怪也已

孝婦却鬼

無錫縣民頤成娶錢氏女為媳女暫歸寧時疫癘盛

三岡識畧　卷四　廿

轉展纏染成一家咸伏枕女聞欲歸父母力阻之女曰夫之娶妻原為翁姑今疾篤何忍不往即死無恨也隻身就道成昏憒中見鬼物相語曰孝婦至矣我輩當速避不然且獲譴於是一家数口俱得無恙

富人不可作緣

古語曰富人不可與作緣四友齋云明初陶宅有陶典權呂巷有呂璜溪小貞有曹雲西下沙有瞿霆發類能創建園亭招致文士風流好事傾動一時要皆賢而能文視阿堵如糞土至今猶令人艷稱之本朝以来富者亦復不少大約斗筲齷齪目不識丁朘息細民獻媚當事一二搢紳與之締姻婭通寒暄益傲然自得使我鄉狂瀾一変而不可挽曰誰任其咎哉

祭厲

明初松民錢鶴皋感夢兆起兵反叛官軍討之脇從皆農夫聞砲聲俱驚竄鶴皋就擒俘至京臨刑白血噴注太祖異之以為厲鬼首命天下祭厲稱無祀鬼神錢鶴皋等本朝遵之至今不廢

龍過

三岡識畧　卷四　廿

癸卯正月十三日青天無雲忽覩一龍自北而南爪尾鱗甲俱現光彩照耀後隨一鯉魚大三四丈去地頗近予家人輩悉見之

天鼓鳴

二月十九日京師天鼓鳴隨隕星十一城外七城内四次朝拾視熱如熾炭大者十餘斤小者不下六七斤一星碎為三塊外青内白一星缺一角

黑風

四月二十二日未刻遼陽殺布臺陟起黑風一股從南向東吹倒住房四百三十間壓死男婦五百口

其餘傷者不計其數

誤傳病死

余伏枕自春徂夏客有傳予為已死者武林一故交疑之特走一介見訪發函得書輾然自笑因報以一絕曰蝶粘花片翻巻罥燕蹴泥香溼畫叉病起已無帬屐興蔔巾端坐誦南華

鬼報冤

上海章生颺高名士也薄遊山左壽張縣有婺婦薛氏者富而守節族人利其家貲强之再醮婦堅不從乃誣以姦訟之縣縣令章君負與颺高向聯宗

誼族人以六十金饋之囑令斷改嫁令如命婦忿極投繯死及歸舟神氣騷擾隨感疾總抵家牖室中鬼聲不絕忽口作山左婦人聲曰我在上海縣學久覓汝不得今得之矣惡黨俱齊可同往而質也於是哀號半日而卒

改試士法

八月改取士法八股制藝永行停止鄉會試用策論表判減三場為二場至戊申七月詔復舊制

還魂

夏秋之交三吳大疫莘庄鎮春申橋有趙二妻顧氏死五日浮厝岍側適鄰人葉乙過其傍聞呼喚聲奔告其家不信同往偵之呼救不已乃啟土出棺則此婦已再生矣自言初死時二青衣人拘至土地廟乃翁為隸立堂上見之驚曰汝未合死何為至此懇於神言婦平昔有孝行願乞其命遂放歸且言買棺時某人匿銀一兩過橋遇雨後跌損一角我時在傍特不能言耳詢之果然此婦今尚無恙

竹生花

友人張憲細林別業竹生花未幾枯死

蓮笠

予東墅有小池中植藕每歲將作花往往為雨所敗偶閱六硯齋筆記曰蓮初透水為驟雨所淋輒中夭因出新意剪荷葉緣縫之作兜鍪狀名蓮笠雨則徧覆之幷戲咏曰欲展凌波步先為行雨裝擘羅湔覆額擁髻暗藏香莫倚傾珠蓋應同褁玉囊自憐嬌小甚脉脉待恩光此事甚韵而製亦佳當倣而行之以當護花鈴耳

頭陀托胎

閩僧古木言昔在會稽一頭陀頗朴誠無他過郡紳

祁氏豪富甲一邑每過其家歸必欣羨不已訖嘆累日俄病卒其魂冉冉直至祁室夫人方生蓐見一僧突入遂産一子父母極憐愛兒生而不甚善飲咲食兼数人至十五六長大肥白而泛無所解後方飽餐遇亂不能行為盜所殺因言人生積修尤急於臨歿之一念念紛華則入於紛華念清淨則入于清淨若頭陀者即釋氏所謂不知常住心用諸妄想故有轉輪亦可憫也

居宅有定数

海邑沈布政思致政歸刱大第頗極巍煥將落成擇

日上扁夜夢数人鼓吹迎扁入懸之中堂仰視則名之上易一潘字亦不以為意詰朝送客遥見一小兒才数歲眉目秀異挾冊往村塾呼問曰兒何姓曰姓潘因憶昨夢取冊閱之則名思也瞿然自失歎曰堂未成而居者已有人矣我何營建為哉命止工作潘後果登進士累官大司寇沈氏子孫中落遂買其宅改為樂壽堂二子連舉甲榜拓地為園壯麗甲于一邑今亦付之荒烟蔓草矣癸卯冬偶過其處徘徊憑弔周太守茂源為予道其詳如此

五眼魚

漁人捕魚長泖獲一巨魚重三十五斤狀如鱓頭有五眼

神台

濟南吳太守南岱父嘗官山左衰年未有嗣禱於東嶽逾歲而太守生因以岱名太守再官此地一日坐署中若有所睹向空肅拜且唯唯曰駕望先發臣隨至矣如是者再家人驚叩之曰我本嶽帝從臣偶降塵世今嚴旨見召殆不可留遂囑其子曰必奉我主山中吾將棲神於此家人如命及卒遵

主入山乃歸櫬焉時癸卯十月也予嘗見成和子答陳希夷曰凡人形貌清古氣清性善言根至理有山林之趣此自脩行中來形貌古怪舉止陰毒言涉淫邪有殺伐之心此自精靈中來形貌瀟洒舉動風雅性惠氣和有脩煉之心此自神仙中來形貌秀麗舉動嚴肅心性靈明有虹霓之志此自星辰中來形貌奇異舉動急速性慧氣剛言涉威福有祭祀之心此自神祇中來吾于太守益信

同輩序齒

古語鄉黨序齒亦為同類者言之耳頃有一友舉尚

齒會貴賤恩洧傳類錯雜非特不雅观殊失古人禮意都少卿穆曰孝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于族故同輩叙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為得之矣

李笠翁

李生漁者自號笠翁居西子湖性齷齪善逢迎遨遊縉紳間喜作詞曲及小說備極淫褻常挾小妓三四人遇貴游子弟便令隔簾度曲或使之捧觴行酒并縱談房中術誘賺重價其行甚穢真士林所不齒者予曾一遇後遂避之夫古人綺語猶以為戒今觀笠翁一家言大約皆壞人倫傷風化之語當墮拔舌地獄無疑也

丰闱識畧　卷四　共

薩真人

我郡有史道人者自言傳薩真人法能罝獄劾鬼每登壇作法剌舌血書黑檄向空焚之并呼靈官王善名罵詈不絕口予初見殊駭不知真人何故受此輩驅遣然道人性貪行污術亦不驗後偶見江湖紀聞一書載真人名守堅蜀西湖人少有濟物志嘗學醫誤殺人因棄業遠遊訪異人獲傳張虛靖天師法後法大顯會經潭州〻人聞神語曰薩提刑來日至次日薩攜笠過市有提刑黙獄之押人皆異之至湘陰縣浮梁見土人用童女生祀本處廟神薩曰此等邪神速焚其廟言訖雷火飛空廟立燬但聞空中云願法官常如今日自後廟不復興後薩至龍興府江邊濯足見水有神影方面黃巾金甲左手曳袖右執鞭問曰爾何神也答曰我乃湘陰廟神王善被真人焚我廟相隨一十二載只候有過欲復前仇今功行已高職隸天樞望保奏以為部將薩曰汝兇惡之神在我法中必損我法神立誓不敢背盟遂奏天帝收為將一日諸將現形環侍曰天詔臨矣真人即起身立化後舉棺甚輕剖視已空矣真人顛末如此乃庸俗黃冠動加呵叱何也

主闱識畧　卷四　芞

平牙露布

余偶病齲三日夜不痊飲食都廢適有媼過門云內族細虫取出立愈因戲作露布曰上黨牙車蠕〻肆虐右廂頰輔唯〻受攻擬借箸以難施欲運粮而莫進搖楙一粒丸封未能灸攻三年火攻不效攢眉嚼齒疑穿義士之齦俯首支頤何閑文母之

脚有娘子軍者針持寸許夫人乜不足比其笄穴入片時蠡兹虫早已夷其族羹鬴之種今安在哉唇齒之交依然無恙是用金錢頒賞鐵券旌功防其将来勿進易牙之甘味固兹封守毋忘螫齒之奇勛清牙帳之風凱歌雷動磨鼻端之墨露版星馳

趙瘋子

天津衛有趙瘋子者應武舉夏日納涼庭中見一物側卧石上鼻息轟然酒氣四射迫視之乃一醉狐也急取索縶其足狐醒自語曰今晚多酌幾厄為

人所算矣見趙抜刀而前怒曰汝乃趙瘋子乎速放我不然當禍汝趙曰汝命在我手烏能禍我〻狐知若輩善運財物我困甚能有以濟我當釋汝狐曰汝欲幾何趙索千金曰我輩不作誑語汝命中無此既減至百金狐曰汝終不應有此若驟得之必有殃然釋我必有以報君趙曰于何處覓汝耶曰某日於天壇某樹下候汝因含之届期至其地呼之聞樹上應曰已運在汝家水缸下矣急歸去土尺許有銀一錢計僅五兩因自歎其命之窮也趙前隨驢傷足人皆呼為趙瘋子云

天榜

建德馬生其應癸卯秋試已鎖闈提場撫軍朱公倚几假寐夢神告曰天榜有馬天選尚未到朱曰門已封矣奈何及天明有馬生者因卷損求易朱忽憶前夢急以卷典之囑令改名天選并親加封印榜發果中式藩司及學使者皆莫知其人公具述所自咸歎異之見視氏厄言

董仲舒有三

董仲舒有三人一漢江都相一北齊值閣將軍董蠻改名仲舒見通鑑一蜀青城山隱士董仲舒見蜀紀

騎鳳篇

同籍有宦於閩者好聲氣性頗慷慨凡屬譜誼紛〻而往客有以予不去見訝不知予從不作想也因賦騎鳳篇自解云朱鳳翅高岡夜棲梧桐枝迴翔吸瀣露性潔姿陸離俯視有大鳥得毋鳶烏族飲啄嘴距強狡獪厭粱肉欲為鳳皇奈常苦饑欲為鳶烏義不忍為鳶若有詞鳳不如我從我而嬉奚為不可偃息岩穴汝計已左早棲来群慎莫懶惰鳳皇含笑如不聞翩然踏破丹山去

屠報

靈應錄曰凡屠者眼多似其類初甚不信近北關外有李二者屠豕為業歲殺以千計適三伏中一門数口俱染惡疾李屠徧體潰爛瘡口生黑毛長半寸許與豕無異叫號兩月口作豕聲竟不能出一言而死

獨行君子

關進士君選字瞿亭玉峰人幼孤有至性與人交洞見肺腑人皆推為長者以細故被黜遂絕宦情敝衣蔬食晏如也性喜山水每遇良辰美景輙攜屐

登臨隨雙童挾一碁枰或蔭長松或趺坐古石與客相對手談竟日忘倦又能規過勉善久而勿渝古之人所稱獨行君子殆其人與

博徒

彭生者名乂之子喜博所與遊皆博徒曾徵詩於余戲贈云虞氏高樓接路傍相逢頻解橐中裝衣耽懷幘空投馬劉毅寒衣正繞床坐對井公聊共戲時無劇孟漫登場塞翁本是忘機客得失何曾有異方生晝夜呼盧有敗無勝竟破其産云後冒暑干謁道經邯鄲墮驢而死予弔以詩云撲漉鷩沙謁子公青騾駝得白髯翁短衣烈日邯鄲道不及盧生一夢中

顧先生

顧先生開雍字偉南少好學秀羸多才俯仰顧盼綷有雅致與陳夏諸公並起名滿海內晚築室數椽在跨塘橋外暇日往訪見竹木森秀琴書瀟洒獨坐一室凝塵寂然前輩風流猶可想見也因題其壁云彥先表表風流吞吐才藻卓犖蚤工詞賦鵬翮未奮蛾眉被妒年華冉冉依然徒步脩名既立美人遲暮

撲魚翁說

江邊有水鳥焉曰撲魚翁喜食魚故以命名吳越人捕而畜之每舟行列之兩舷至溪流淺處沒而入得魚始出有大二三尺者漁人先以繩束其喉使不能吞吐薄暮滿載乃解其縶以微肉哺之夫奮其身於驚濤逆浪之中可謂勤矣乃終日竟不獲一飽何工于為人拙于為己與將貪者常勞而廉者自逸與豈多取者必厚亡造物果有一定之數與吾于是乎有感

射工說

溪澗之間族細虫焉曰蜮一名短狐一名射工角橫口如弩常含沙以射人影中者必病夫之虫與人初無怨也乃乘人之隙禍端潛發何性之毒與且夫獵者弋者漁者皆有求于物而物莫或傷之射工則無是也卑微蝘蝃與人各不相知何其陰謀巧伺恣詭橫行而罔所顧忌乎彼虎狼噬人人能避之蜂蠆螫人人能殺之今機觸于甚踈而害生於意外誰得而防之也吾于是乎有感

窮奇説

海外有獸曰窮奇性異宄獸遇善人則搏而食之逢

惡人則捕禽獸以餉之夫悔善而畏惡舉世皆然此獸殆得性情之中者與雖然獸本無知不知其人之善而惡之不知其人之惡而好之好惡皆出於無心與知之而相反者異矣嗚呼善惡之不分也久矣善者不自鳴其善惡者不自言其惡乃能斷然直行其胷臆則此獸猶為有知也吾于是乎有感

三岡識畧卷四終

三岡識畧卷五目録

龍睡　雉雊
林氏家世　天教主
彗見　日變
好貨為縉紳一蔽　贈歌童
石卵　石隕
青霜　地陷
高郵水怪　宋萊陽
地裂　產異
火焚姦僧　壽數一定

誣謗　秋江圖
偽印　冒認崇禎
猴姦　松郡大獄
獄中詩　妖僧
相思鳥　蚌與龍鬬
梅生葵　先慈吉祥善逝
熟荒　衆星隕
臨安火　大雪
李舉人自屠　餘杭贈詩
晚達　火光亘天

海烈婦
銀瓶祠
黄風黑虫
火雞
寶珠
雲間唱和詩叙
義席
牛青
叫魂
江浙地震
河隄崩壞
北直同日地震
颶風
托夢贈賻
茱貢生冤報記
集句詩
穿井
拾簪

破婚削籍
夢天榜
不雲而雷
蝗災
烈士殉節
啟禎詩選
一産四子
天槍見
太白晝見
淮鳳地震
山東同日地震
碑出
侏儒
九峯主人
晩而舉子
東郛
天獄
過九逆災

三岡識畧卷五 甲辰至戊申

雲間董含著

龍睡

甲辰六月初六日滿洲軍駐閩者入山乘涼一澗水色澂清因解衣入浴忽見土穴中卧一物牛身蛇尾首有角若酣寢者集衆持巨索係頸股挽登岸將屠之一樵叟見之驚曰此龍也放之一方皆為魚矣軍人惧急解索推入淵少頃雷電大作見一龍鱗甲閃耀騰空而去范彤弧説

雉雛

淮安府塩城縣野雉僞雛

林氏家世

閩中林氏始祖名某尚書公某之父也家故小康其後日就寒薄室無長物計惟餘一桶負以易酒盡醉急趨赴海濱偃卧以待潮至適徽人有商於閩者見之吁曰潮至矣令長年扶起問故曰我貧不能活欲以身付海若爾徽人曰君毋求死一人之食吾力能辦盍偕往典中擇一執事可乎于是携歸令司饘粥久之徽人為父母營塟地延地師地師至未及度地而染時疫人莫敢近置之別業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林侍湯藥焉病愈謂林曰我遠客遘危疾賴君周旋今獲再生殆將有以報子他日與主人相地時當痛哭不已問故則以父母久亡尚無尺土埋骨對但得主人許君當為擇一坏之土飢寒不足慼也林謹受教既而主人遴地林如所教乃地於主人許之既塋謂曰我六年後來索酬當以三千金為贈林曰地苟有效豈敢渝盟遂別去林傭工既久歲人閔其勞許為娶妻遠海中有俘婦賤價買之婚半載曰我尚埋金三十兩在某處曷不辭傭而張酒肆予從之居未久林忽驟富以俘婦藏金

甚多展轉貿遷再易其居矣屆期地師果至林請踐諾地師曰前言聊試子耳我何藉此哉雖然陰地則佳矣陽基則未也某山某廟基可搆堂屋今風雨頹壞能舍三千金另造神祠于高原而以廢地卜宅簪纓不可量也林乃繪圖擬另移廟址謀之土人擇日起建棟宇巍煥金碧燦然皆大悅落成後乃卜居於其處復戒曰宅雖成無遽遷也待汝婦娠則可矣三年婦孕移居焉先是隣里左右每夜聞鞭擊聲一夕聞鬼語曰有二品官來住此盍去諸從此寂然林果生子仕至八座科甲世：不絕聞人至今有無林不開榜之說

天主教

天主之學被誘者衆近聞職方外紀乃西士艾儒畧所著㨿稱自西海閶闔九萬里入中國仰覌赤道南北二極之躔度以定萬國之封域而其間國土無非天主所化導者其言曰天主化生天地肇育人類欲身自降生救萬世升天之路後果降於如惪亞曰德稜之地名曰耶穌譯言救世主也在世三十三年有宗徒十二人皆耶穌縱天之能不假學力通各國語言文字耶穌內身升天諸弟子分

散萬國宣揚教化能令瘖者明聾者聰啞者言跛者行病者即愈死者復生又能驅妖邪逐魔鬼蓋至尊至大為人物真主大父者止有天主上帝而已故從之可升天堂永脫地獄一切大小過惡惟天主能赦宥之非誦經施捨所能贖故初入教必先悔罪次解罪婦人入會者另居一處惟父母得暫往見男子例更多端凡學者手持十字或尊敬十字聖架或懸掛胸前必獲福報又云西國有大臣名閣龍者恐海中尚應有地一日與海中氣味自此以西必有國土因具舟航率衆出海飄泊數

月從肰俱恐忽遠望有地亟取道前行始知海外復有人物又有一人名哥爾德斯從海至亞墨利加其地無馬適舟人乘馬登岸見之大驚以為人馬合為一詭疑獸非獸疑人非人後知是人漸相近接隨遣掌教住彼勸善又命墨瓦蘭自西達東紆廻数千里遶地一週四過赤道之下歷三十餘萬里俱奉天主教還報本國其立說大略如此誕妄汗漫茫無可據夫使海外小邑挾其邪說闌入中華復築宮以居之厚祿以豢之蠱惑人心背棄正道是誰之咎與

三岡識畧　卷五　四

彗見

十一月朔彗星見翼軫分野尾向西北数日後復向東北長三丈餘白光黯然歷五十餘日至娄而滅

日變

十二月自己未至晦日每日初出及晡日下復有一小日久之化為百千摩蕩滿天按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亦有此異

好貨為縉紳一蔽

五雜俎曰縉紳好貨亦是一蔽近有一紳巧取善蔵生卧起居言動食息無往非阿堵也一日病革强起閲蔵庫白鏹滿前撫摩不忍釋呼其子囑曰我死幸内十大錠於棺中子性吝對以金入木不利且起發冢之端不若以楮代之其人凝淚嘆息不能言而逝噫亦可憐矣

贈歌童

陽羨陳其年維崧館於冒氏與一歌童狎歌童將合巹賦賀新郎一闋贈之曰小酌酴醾釀喜今朝釵光篸影燈前滉漾隔着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弓鞋量送爾去揭鴛帳　六年孤館相依傍最

三岡識畧　卷五　五

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尔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樣只我羅衾渾是鐵擁桃笙難得紗窓亮休為我再惆悵見者絶倒

石卵

乙巳三月獲鹿縣山石裂中有一卵大如五斗甕重六十斤按之微軟中有聲徧詢人無識者

石隕

四月十七日武林富陽縣太平村風日晴朗忽于巳刻天氣晦黑有大石墜地聲如雷拆而為二重数百斤

青霜

五月初八日山西省城雨霜三日其色正青所及之處草木盡枯

地陷

七月十二日京師西城門地陷廣十八丈深十六丈俯視城堞宛然下有水聲

高郵水怪

八月河決歸德衛没夏邑永城二縣又高郵河水發一水怪狀類婦人兩角腋有雙翅乘潮往來所到之處水即泛溢淹没者甚衆

宋萊陽

宋觀察琬字荔裳丁亥進士其於詩文不多作然皆有嶔崎歷落之致性倜儻簡畧細故尤好結納相識徧海内坐客恒滿徵歌命酒歡笑詼謔絕去厓岸即有未經識面者闌入坐便共對酌去來不問亦不復詢其姓氏嘗被誣陷自請室中幾至不測久之得釋客遊吴地繫艇於六橋烟樹之間偕諸名流分韵唱酬流連觴詠動經歲月意氣豪邁十年不歸求諸古人元龍豪氣庶幾近之所著有安雅堂集

地裂

初十日陝西々安府蒲城縣蔡鄧堡離縣七十餘里堡東南一角地裂闊四十餘丈陷傷戶口五十餘家壓死男婦九十五人

産異

九月柘林有金姓者妻産一子四手四足目生額間兩耳俱在額上

火焚姦僧

趙公廷臣秉節兩越時有部民營運被逼賣妻以償哭别于路一皮工偶見大為不忍呼至家取平生

所積二十餘金悉付之遂得完聚其人感激因具酌屬妻申款而已避去皮工念其貧不赴夜半夫歸見婦已勒死在榻疑皮工所為訟於官公深以為疑展轉詳究數日前有遊僧坐門首募化是夕忽不見公曰此必僧所為也時具德禪師負高名釋徒雲集公托言設齋令夫家覘認僧一訊具服云是夜冒皮工推戶而入滅燭淫媾欲洽之際撫其項大呼求救僧急以帶勒殺之公送師處置於是積薪于庭縱火焚之遠近稱快

壽數一定

己丑進士成君宛子座主青壇相國之冢嗣文穆公之文孫也弱冠時夢文穆語之曰汝命應通籍而享齡不永年三十某月某日某時當卒可謹識之後果中甲科期將迫先遣二妾并令夫人別嫁不可強之始去于是散家財力行善事一夕又夢文穆謂曰汝善行日積上帝憐汝賜一子更延十年至四十某月某日某時當卒今幸無事矣屆期果無恙相國乃召還夫人曰前者恐拂汝意築別館處之彼貞婦也安肯醮乎奈未有嗣復謀納寵夫人為買二妾擇日與至家定情之夕秉燭細視即前所遣之妾也二妾不忍去夫人携之同居一家相對宛然如再生都人士詫為異事競為詩歌以記之後舉一子至四十果以某月某日某時猝患心痛而卒

謠諺

吾郡迩來賦役繁重灾眚迭見兼之官吏貪污民不堪命於是通國皇皇有六未見之謠皆一時實事附記以博一笑

一未見華亭縣丞打知縣 華令鄭之翰與丞韓廷苫爭火耗為韓所毆幾死告

二未見禁城殺人官勿 米閧衙營兵殺黃氏兄弟官逐出免究

三未見扯住鄉人做誅叛 張知府羽明指鄉人為誅叛忽起大獄株連者甚衆本年地丁三分郡縣匱蠲嚴刑追比重上青尤甚止銀一兩至有加四加五者每石四錢

四未見詔赦錢糧官勿筭 本蠲旨加時甚扎米價

五未見一兩耗銀四錢半

六未見百物俱貴米獨賤

其言雖俚而一時風俗民情亦大概可見矣

秋江圖

先文敏公書畫海內爭購之近有客以秋江風雨圖見示者真至寶也以索價太昂不能留因題其末云沓沓烟波淡處垂竿獨坐漁磯却棹扁舟歸去一灘前白鷺驚飛縹緲烟横遠岫蒙蘢雨暗前汀一派江南好景何人移入丹青

偽印

丙午正月十八日溧水人顧起龍濬河獲玉印一上有篆文十六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獻于朝獲重賞或云印係弘光時所造一內臣懷之而逃瘞于此地非三代以前物

冒認崇禎

河間府有妖人作亂自稱崇禎皇帝被獲猶大言曰前雉經煤山者其人姓岳冒代朕死朕即日微服逃出往來南北二十年矣指其妻曰是即皇后指女曰是即長公主也竟不肯吐姓名謂監刑者曰

國亡與亡朕惟有一死耳按慕容德時妖賊王始自稱太平皇帝臨刑尚呼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征西妻為皇后絕與此類

猴姦

婁縣城壕中棄一小兒手足似人猶首猴身偏體生毛耳出額上或謂猴性淫此必弄猴婦與猴姦故有此異胎人妖也

松郡大獄

四月江南巡撫韓世琦奏為明遺孽朱光輔與朱拱櫚潛住江泗涇龍珠庵結黨謀叛知府張羽明、癸

覺獲得周王偽寶偽劄號旗并同謀各犯姓名其拱櫚知事露將偽太子朱光輔托僧六如擁護挺身而逃于是偽總兵金仲美宗韓偽遊擊陳山偽粮道郜台臣偽練兵官陳爵偽書記胡文閣偽儀賓趙十良等八十餘人皆凌遲餘株連者不計其數其實所謂將軍等悉市井賣菜傭而光輔拱櫚果否有無未可知嚴緝竟不獲羽明欲圖起還力典大獄哀哉未幾革職去

獄中詩

是獄也吾郡單君恂常州蔣君曜及僧豁堂俱下獄後惟三人獲免恂有才名被繫時有詩寄所知云

春晚園林筍藥肥閶闔城外喋饞扉鵓鴣掠絮喃喃語蝴蝶粘花款款飛點冒秣陵三月菜栽書燕市十年稀故人居近羅含宅廳壓松醪待客歸

妖僧

九月十五日陝西同州澄城縣有妖僧雪野聚衆倡亂捕送官將到隨身有黑雲一片覆罩縣庭大風刮目冰雹亂下觀者皆走避縣尹命取黑狗一斑牛一雄以穢物將血偏塗之黑雲隨散遂伏法

相思鳥

相思鳥產越山中飛必成雙弋人羅得其一則其一自至宋萊陽侍歸見貽一處籠中一置籠外百計驅之終不去屬予作歌曰吳興城東山繚繞中有靈禽羽衣小翠衿傈捷落若前紅嘴玲瓏翔樹杪人言此鳥名相思虞人弋得雄與雌削成柘彈休輕打放入金籠好護持揭歸試挂簾釘下一去一留長不合高逐仍依翡翠屏低飛只傍鴛鴦兀相思原自別離生孤鸞寡鵠空悲鳴經年飲啄不暫棄對此偏增伉儷情人情那得長相守夕趨路傍朝聚首紛紛眼底變愛憎誰肯將心更憐舊叮嚀

英學買臣妻好向韓憑墓上啼照影不斷魚比目回頭休妒燕雙棲宋為之擊節

蚌與龍鬪

八月十四日大風拔木寶山居人見海中一蚌大二丈許中銜一珠如小兒拳時時吐弄白光亘天俄有五龍盤旋其上風雨晦冥一白龍奮爪攫珠為蚌所嚙良久力掙得脫沉入海底若負重傷者餘四龍各散去天氣頓霽蚌浮波面竟夕不沒珠光照耀如晝夫以龍之變化而屈於寶類不靈之物亦可為貪得者之一戒也

三岡識畧　卷五　十二

梅生葵

張孝廉士紳庭有古梅三年不花一日老幹忽放一萼狀似葵而絕大識者以為不祥又有野雉飛入中堂逐之不知所之俄而孝廉被病卒

先慈吉祥善逝

先慈殷太孺人性端肅不妄言笑雖生長富貴自處泊然四十後即多蔬食每晨起諷金剛經三遍長旙繡佛一燈熒然念誦之聲不輟于口合昔進內味先慈呼合而諭之曰尔小子毋以三乘為妄我老必歸西方但願我佛化身時無疾而終此其驗也果於是年六月十八偶患霍亂亦無痛苦翼午于普門大士成道日沐浴端坐而逝逝半日頂門猶熱如火遠有炎覺在坐聞之大驚以為彼教所僅見云華元沈白為吉祥善逝頌以記之

熟荒

秋大熟斛米二錢時湖廣江右價尤賤田之所出不足供税富人蔽粟盈倉委之而逃百貨充斥無過問者百姓號為熟荒猶憶順治丙戌辛卯兩年米價騰貴每石價至四两餘而民反無流亡者古人云穀賤傷農信然薛宗伯所蘊有豐逃行慨乎其言之也

三岡識畧　卷五　十三

衆星隕

十月十一日四更有大星見東南衆小星隨之或上或下倐左倐右大星隕衆星亦隨之隕

臨安火

十二月臨安大火十三日起至十七日始滅延燒民房二萬餘間城為之空有婦女数十口避入一古刹火四面至頃刻俱成灰燼

大雪

十八日午後大雪達曙厚二尺餘層氷峩峩往来路

絕澱湖有十餘人操舟而前至中流河氷驟合篙
櫓忽膠去岸又遠一夕俱死又有人覩迎凍死于
道

李舉人自屠

永年縣舉人李司鑑性狠戾逞殺死妻王氏張氏李
氏事發下獄一日聽讞過市忽奪屠肆刀奔入城
隍廟高聲歷數平生過惡先自割兩耳又截二指
隨剔去腎囊當即昏倒家人扶回宛轉半日而死

餘杭贈詩

餘杭董孝廉宗城性磊落眉目聳秀每捧手雄談四

座傾聽曾下第南歸雖當失意辭氣豪上方自謂
拾青紫綰印綬驅馳金馬之場騰踏雲龍之會要
當前鳴鼓鍾後擁鄭女窮奢極欲以展平生未足
之志故覧黄河之簸蕩歷大江之逶迤未嘗不擊
楫高歌也此志未遂筮仕得甘泉令便道過予言
別函詩見贈曰昔年文價重燕京金榜初標第五
名花竹繞廬書滿架對君慚我宦遊情後竟殁於
任

晚達

犖昌楊君純臣與王修撰豫嘉之祖同舉於鄉至順
治辛丑又與修撰同捷南宮年七十五

火光亘天

丁未正月二十日昏時東北有火光歘歘如焚旋滿
西北居人疑失火互相奔視或登高望之見赤氣
亘天逾刻而滅

海烈婦

海氏者徐州人有姿色夫陳有量素孱懦僅知書歲
飢轉徙毘陵偶為惡少楊二所窺二故酒家傭素
結漕艘卒以為此奇貨也誘以酒食復與結兄弟
惟始得以姊嫂禮相見傾有量他出微言挑之氏

怒厲色疾叱二倉皇走既知不可犯獨計與若夫
交何為者會運艘駢集中有卒魁林顯瑞者與二
狎一日酒酣二因設謀使附舟還徐復令林捐金
聘為會計客有量喜得歸以告氏氏疑之曰二非
良人宜亟反其金方逡巡間林從衙弁誣有量受
帷不赴脅氏登舟再出廿金俾往蘇置篋攬諸具
氏持不可奮袂去時衆金龍大王乘簾艙門請氏
覌劇氏閉扉不出林方刑牲長年藍九捧盤傒獗
霞血淋漓林怒毆之九飲恨而已林百計誘氏終
不頋是夕欲掩其睡乃穴艎版入氏方危坐大呼

殺人持之急呼愈厲隣舟俱驚起林大沮喪徵開
哀泣声久乃聞窸窣聲視之已役繯矣時正月二
十七日也年僅二十有三遂匿屍米中謀渡江拋
之念有量且還林之弟四建議懸金募人能死量
者藍九欣然應募懷金寂首於監允朱司理士達
閱牘大驚傳經歷繆國瑞受以牘戒必得賊繆查
兌籍見衛弁雷某旗丁有林顯瑞者曰得之矣急
啟鑰謁弁于夢給之曰遠奉嚴檄某艘藏逃人弁
惶悚偕行呼舟人點名至林曰此逃人也命鎖之
林方肆辯而燭光影中藍九躍出語塞就縛次晨

三岡識畧　卷五　六

驗屍舁出米中顏色如生其衣上下連綴乃夫去
後自紉以備倉猝者也獄既具上之司理論如法
林遣弟四走淮囑兄三具告總漕言氏死于反目
而司理申詳先達得允三嘔血數升暴卒顯瑞愧
悔自怨述氏前後堅貞狀更恨誤聽楊二誓不令
獨生會有量歸楊二亦捕獲因赴訊市人叢毆遂
先死於獄士民赴英議範像構祠啟其棺已七十
餘日色不萎腐進士趙止安詩人王君麟輩兢投
輓詩多至數百首毘陵令王光業為之記予節取
其大畧如此

破婚削籍

海鹽舉人鄭旦復瑞簡公之孫也將赴禮闈乏路資
邑中一富人初以女許貧士已委禽矣既復改
許某以百金賄鄭乞邑令批一照即日與某成婚
旦復忽夢其祖責之曰汝作事大謬本應登第今
拆人婚姻上帝削汝祿籍不惟不能上進且客死
矣問何從知之曰貧士祖宗為此事日來相爭我
理屈而退故知之鄭驚寤急訪女欲還初聘者而
已無及隨呼貧士以前銀給之使別娶深自愧悔
及計偕被斥神氣騷擾嘔血數升即買舟言旋不
數程一病而卒海昌諸生朱萊有記

三岡識畧　卷五　十七

銀瓶祠

浙江按察司署宋岳忠武故宅也岳被禍時有女名
銀瓶赴井死屢著靈異因立廟祀之明季東郡宋
君者負氣不信鬼神既入署吏以舊例請祀叱曰
予受命天子小女子何能為後方聽事忽覩一女
子彎弓射之正中其肩未幾疽發背死今宋君弟
復官此地事之甚謹

夢天榜

大名黄之雋與交河王瑨同赴公車一夕謂之瑨曰

夜夢天榜會元姓黃其名缺糊不暇詳視可預為
子賀矣及榜發之日僅登榜毗而元乃崇明黃君
初緒也

黃風黑虫

四月初七日陝西邠州等處黃風竟日地生黑虫十
七日隕黑霜

不雲而雷

十八日午刻姑蘇城外不雲而雷擊碎金閶門之後
第四公子屋上鴟首細如栗米

火雞

三岡識畧　卷五　十六

荷蘭國嗜囉吧王油煩馬綏極其本進貢方物中有
琥珀重五斤八兩又有火雞二能食火投熾炭于
地如啄粟麥十洲記有火鼠杜陽雜編載却火雀
西域記富浪有火鳥食火炭後妮書波斯國有鳥
形如駝能啖火原化記曰蝎料獸也如犬而食火
若雞能火食未之前聞古人載胃托禽名食火鷄
豈即此物耶又暹羅國貢六足龜二（按洪武初三佛齊國貢火鷄）

蝗災

五月淮安各屬蝗虫為災禾僅存十三四興化海州
頼榆尤甚飛則蔽天墮地堆積數尺至月盡一半
往西北一半往東南按鹽官董君穀曰江南素無
蝗昉于嘉靖八年至崇禎十四年季夏二日從西
南蔽天而至七月初其族益繁大為苗害不知何
據容考之

寶珠

六月泖湖民龔叟夜登廁見沙際有白光高丈餘達
曙始滅明夜復然因識其處晨起携揷往覓久於
叢荻中獲一蚌其巨如箕急負歸剖之得一珠大
如龍眼光彩瑩澈夜置匣中有白氣騰上數尺總

三岡識畧　卷五　一九

戎梁公以百金易之時郡守遣以贓被劾往江寧
對簿有無名子題詩郡墻曰吳淞江水作貪泉擲
有明珠徙别川昨暮貪珠人已去絞宮擊出夜光
圓守歸見之赧然汗下

烈士殉節

紹興張君煌言舉壬午鄉荐仕魯藩周旋海島二十
餘年後知事無成散遣部曲入普陀為僧至是就
擒賦詩見志曰海甸縱横二十年孤臣心事竟茫
然桐江空繫嚴光釣震澤難回范蠡船生比鴻毛
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魯戈莫挽將頹日敢望

千秋青史傳諸將重其義欲降之不可且曰予窮海孤臣豈至今日而復改節耶辭氣慷慨至死不屈識與不識莫不流涕

雲間唱和詩叙

楚蘄顧赤方景星邀雲間與子革數人唱和贈答得詩百首楚人虛大參銑為之序曰人生之樂莫如友朋友朋之樂莫如唱和古之唱和雖君臣亦有焉不獨朋友矣鹿鳴彤弓君臣相答亦曰嘉賓蓋畧君臣之分洵乎樂至忘形同聲相應有莫知其所由然者丁未季秋吾友顧黃公扁舟為雲間遊

諸名士遞相贈酬黃公簡予曰向日來諸子聞楚人至磨厲以須分隊迭進皆勁敵也共亦時出奇兵以應之誠不減鉅鹿之戰惜吾子未得從壁上觀也予甚壯之正僕僕行役閒遠衆帙寄予讀之深嘆一時盛事洵在於茲惟是吳楚相距千里流共一江風聲意氣自相契符昔騷賦創作屈宋開先而吳中才士繼起漢有嚴朱晉有顧陸江左風流遂不減菊芳蘭秀矣今乃聚美同時誠不可無一言以紀予不惮極力鋪揚於楚人吳人終不敢輕分左右袒也并題一詩於後云楚江一水東連

吳才人兩地遞相呼扁舟乘興遠來過千里訪我循海隅詞壇久許推作伯染翰落紙風雷驅此地名材似竹箭抒華披藻隨雕鏤方欺楚風久不競揀將索戰出分途期會相約獵城內勝擁九萃及泖湖美鍾諸子並韶秀吐詞多麗咀其腴決意專向三鼓懈搗虛欲奪大將符故將尊酒時作餌香尊肥鮮充庖厨詎知醉後胆愈壯神為背陣兜執抱一任群雄列隊進奮筆濃墨終不枯咄嗟乎咄嗟予此戰甚酣今古無歌騷千載誰得繼賴君郢調幸未孤壁上觀者誰氏子范陽之裔大夫盧叙

詩並佳故錄之赤方又贈予詩曰歷落尚書後人間說長公策收身見放遇曹道尤豈儕輩多行貴文章老自工吟君咏史作浩氣吐長虹

啟禎詩選

吳門陳濟生者陳公仁錫之子也懷宗沒年曾刊啟禎詩選序係吳相國甡所作中有二祖列宗語奸人沈天甫呂中夏麟奇以為奇貨挾詩索多金不遂令僕葉大出首刻造逆書詆誣本朝詩冊列名七百餘人宜遣官提訊旋奉　上傳天甫等所指事茫無況據編詩之陳濟生久經物故帶詩之施

明又經逝逃蹈係奸徒扛扶抉詐供斬東市是衆也一則解文字之禍一以杜告訐之門衆共快之麟奇我郡明經不知何苦而為此也

義虎

山西孝義縣郭外諸山多虎一樵者行叢箐中失足墜虎穴兩虎子臥穴內樵徬徨不得出泣待死未幾有虎踰壁入口銜生鹿分飼小虎見樵怒甚俄廻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抱小虎臥昧爽躍去少頃復銜一鹿飼其子仍投餕與樵如是一月浸與虎狎小虎壯虎負之出樵急呼曰大王救我

須臾復入以肩就樵騰出石壁虎置樵欲去樵又跪告曰蒙大王活我今不識歸路懼不免幸導我歸不敢忘報虎領之遂前至中衢樵復告曰某西關窮民歸當畜一豚一羊候大王郵亭之下某日過饗無忘我言虎點首追歸家人驚訊至期典衣具畜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民驚譟呼獵者擒獻邑宰樵奔救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請驗之遂至虎所抱虎哭曰大王以赴約入關耶虎點頭墮淚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詫嘆官駭異趣釋之投以豚未盡恋恋領樵而去土人義之因建亭其地名曰義虎亭宋茘裳琬有咸知邑事述之甚詳并記以詩末曰亭名曰義虎刻石傳郊坊楚國穀於菟書傳非荒唐作詩表厥異愧彼中山狼子有和作今不錄

一產四子

歙民吳士全妻呂氏一產四子

牛眚

戊申正月初十日西關外民家產一犢二首八足二尾自腹以下皮肉粘連合而為一予目擊之按晉大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家牛生子兩頭八足兩

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咸和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牛產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占曰上下無別之象鬱岡筆塵亦紀此异云嘉靖間屢見之

天槍見

二十七日酉刻天槍出西南指東北上下皆鋭初長二丈許既而長至五六丈數日而滅觀象玩占曰天槍雲狀左右鋭歲星縮西南不出三月乃生天槍見則有兵喪或云主大水至夏果有地震水災之變

叫魂

妖僧雪浪與黃冠朱鳳仙習邪法江南人章天首張錢德從之學叫魂術叫死程氏程五福二魂後復叫活事發被擒二人供有符呪書符誦呪其人之魂即隨去受害者不止一人總制郎公廷佐請誅之供伏法

太白晝見

五月初六日至初八日太白晝見六月初九日太白經天二十餘日而滅欽天監上言金星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十三日滅星体微暗不足為異然則六月所見者又屬何星按唐懿宗時彗星出司天奏星名含譽瑞星也請宣示中外編諸史冊總之盛明之時妖不為害不足諱也

三岡識畧 卷五 茍

江淅地震

六月十七日戌時江南地震自西北起至東南屋宇搖撼河水盡沸約一刻止翼日徧地生白毛兩越亦于是日地震既而北直山東河南皆以地震告五省同日同刻真古今異变

淮鳳地震

淮安同日地震若雷吼行人如立洪濤中安東縣城垣官署民居一時俱倒地裂水泛一望成巨浸巢縣和州泗州徐州廬舍盡塌桃源宿遷震死五六百人清河邳州全沒白洋河地陷一孔湧出黑沙贛榆縣民無噍類

河堤崩壞

先是六月十四日淮水暴漲寶應高郵石塘俱壞黑夜遇变淹死者無数翼日浮屍蔽河而下榆柳高者僅露其杪至十七日地震河堤崩壞水勢益洶湧濟河而上伊洛之間蛟龍突起黃河董口水涸沙生將來運道大為可憂此謀國者所當蚤計也

山東同日地震

山東自十七日戌時起地連震数次自北而南其聲若雷城墻頹仆文廟亦毀其被災地方濟南兗州東昌等共五十九處沂水郯城死傷尤衆利濟雷化鐘鼓自鳴莒州馬耆山崩沿河地中作聲或井內湧出黃沙又蛟龍群飛爪破山石往来路絕怪異不可名状

三岡識畧 卷五 芷

北直同日地震

北直同日地震二次又七月初二暴雨至初八日止西山水復發衝斷蘆溝橋兩洞長新店良鄉涿州商家林單家橋雄縣獻縣任丘以上俱被漂沒二

十餘日水始退至如唐山曲州鷄澤平鄉鉅鹿地勢窪下九月盡積水尚存汪洋無際

碑出

盧州府盧江縣山裂七十餘丈現出石碑一座上書四字只蔣臚汚

颶風

六月十三至二十日漳州府颶風大作暴雨不止海潮忽漲漂没者數千人

侏儒

大名府滑縣有趙人鑑者順治戊戌進士一為邑令罷歸其人長僅三尺頭面四肢俱極短小聲音亦微細縣堂別設矮皁從下望之如十三四童子亦一異也山陰傅孝廉德孚為予說

托夢贈賻

陸生希倕華亭人北遊歿于旅邸喪貧不能歸時蔡公士英家居慷慨好施予一夕漏將半忽夢一人儒衣冠進謁再拜曰僕雲間陸生希倕也覓食長安不幸客死蕭寺悵悵無可告語知公義俠望垂憐倘骸骨獲反首邱九泉之下感且不朽公驚寤遣同里林子鄉館于蔡以夢中所見質之姓名狀貌無一不肖為之咨嗟累日厚有所賻旅櫬始得歸予感斯異作長歌記之曰陸生抱孤憤挾策走燕市歲杪犯霜雪悵悵安所止黄埃洗馬足朔風吹行李奮袂投故人相對愁然喜逢窮見交情旅食還拊髀何意乖夙昔沉憂滞骨髓昨為堂中人今作泉下鬼蝮蛇行駓駓封狐口還哆長人幾千仞層冰渺無涘側聞蔡中丞高誼薄古始重士輕黄金求賢屢倒屣夜半来入夢再拜伏階啟長跪前致辭清淚滴如泚頭得返故鄉羇魂葬江涘中丞為咨嗟飄瞥去何駛驚起秉燭坐曉漏尚未已急呼素相識云是舊桑梓訪之以形狀叩之名與氏回憶夢中容彷彿正相似聊為脫驂贈遣僕助料理竊悲庸俗人意氣徒虛耳朝訂金石交夕棄如糠滓嗚呼存殁閒变態真莫比新故總一轍絶交良有以賢哉蔡中丞媿彼天下士

九峰主人

吾鄉峰泖之勝傳播遐迩自陳徵君殁後烟霞寂寞四方遊屐無過而問者予同年諸進士嗣英好奇士也築室九峰間自號九峯主人剏建園亭池館蜿蜒十餘里延致方外俾職掌其中鼎彝書画燦

然畢陳每逢佳節則飛箋召客勝流雲集尤愛吟閬芒僑布衣嘯歌自得其視富貴人真不翅腐鼠也又性好道茹齋戒殺力為善事迩来士大夫大抵口談名教實與行違若諸君者豈易得哉後自知死期臨終書遺囑數紙端坐而逝遠近異之

葉貢生寃報記

吳門葉貢生稟社中名宿也家貧買舟遠適謁一故交待之良厚遣地方有一人為僱家誣訟故人為葉地繫之獄葉札入乃釋之獲數十金以歸然其人寃忿恨自縊死葉繞下舟其鬼號寃聲不絕

白晝現形沿途索命抵家卒楚人杜濬為文記之曰予與姜綺季偶飲一友齋客有述葉生果報一事座客怖失色綺季獨仰天大笑曰此鬼何足道哉客問故姜曰嘗見世間貪官污吏受贓枉法每斷一獄寃殺數人每下一令累死者數十人積而計之殺人如麻必當鬼哭神號塞破屋子矣乃滿載而歸求田問舍美姬妾廣屋宇曾不聞有其：寃鬼登門索命者乃獨於一窮書生飢軀干謁偶然誤犯而鬼已隨其後甚矣其不平也可見貧賤有怨鬼富貴無寃業此等鬼物不過如陽世間茹柔吐剛勢利之小人耳何足俾哉一座抵掌稱快予獨曰不然大抵人生世間不造惡業上也苟不幸失足而有寃鬼則反宜多不宜少何則鬼多則一鬼行而群鬼從甲乙相閧俱尋其仇必有爽然自失無異遠東之豕者又必有以為我衆彼寡以百千鬼搏一人雖勝不武者又必有以為其多如此事亦平常不足深恨者又必有以為鬼多事多責人善忘辨詰煩難不若舍之者又必有以為彼既治之我可坐享相持不發者又多鬼之中必有懶鬼但求省事參差不齊致群鬼減興者凡此皆

救也若彼踽：凉：僅有一鬼勢不兩立則事可知矣由是言之貧賤之受報自苦寃鬼之少富貴之無報正賴寃鬼之多況彼寃鬼不恃衆而恃獨正有豪傑之概奈何反比之小人乎于是坐客更大笑幾脫頤予喜其反覆詼諧故特錄之

晚而舉子

予年四十三始舉一子逾年疹殤已絕夢熊之望猝聞傷心之言勉置婢妾十年之間連獲男女數人夫富貴或可倖邀所難必者子與壽耳僕雖功名偃蹇從無怨尤念天之待我者未嘗不厚也古人

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觀前面人每見我不如人而日勵思齊之念觀後面人亦見人不如我而自消躋蹬之憂是非通人未足以語此

集句詩

集句古人亦有作者然不過偶一為之明季有泗上施匪莪端教者名場耆宿平生不自作詩一取之唐宋諸家每一揮毫絡繹奔會如吳門懷古云上方金殿鬱岧嶤却憶吳王古市朝小院廻廊春寂寐渓簾飛絮晝、寥寥千年城郭名空在百戰山河血未消衲子不閑塵世事月明夜夜自吹簫贈人

云送君危酒不成歡竹裏行廚洗玉盤十載亂離知己淚百年粗糲腐儒餐風塵冉冉音書絕桑梓凋零故舊殘客裏聊為河朔飲暫煩賓從駐征鞍渾成無迹殊為可喜嘯閣集所載多至萬首亦可謂僅事矣

東郊

予年來避跡東村不入城市歲暮雪花滿野獨坐無聊邀沈生麟携酒至相與縱談時事暢飲極歡沈即席口占予和曰黃雲靄霽風怒顛一群孤雁銜寒烟濁醪不醉絮被薄正是江村欲雪天雪壓茅淡畫未開一樽相對興悠哉肩披短蓑掛雙鄉溪叟叩門何處來

穿井

洛中人家穿井忽黑霧翁翳見有物蜿蜒似蛟而蛇尾似蛇而頂有兩肉角長三尺許騰空而去竟不知何物同年益都孫蕙說

天獄

元人真臘風土記云真臘地廣七千里其國富庶商賈往來謂之富貴真臘土人為盜不肯招承跡涉疑似者取鐵鐺熬油極熱令置手其內若果盜物

項刻糜爛否則皮肉如故又兩家爭訟或挾誣設詐王宮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各坐一塔互相隄防三四日內理屈者必病理直者無恙百不爽一故號天獄今中國百姓造業者多官府明斷者少刑章寬濫是非混淆安得移此風于中土一剖曲直哉嘗見桐下所然載黔中曾有此事詢之彼處人云久不復聞矣

拾簪

東關外有李叟者家甚貧喜為善事歲暮無聊徧從親友句貸得白金二兩五錢擬為卒歲之資歸途

忽遇一故人為营運所追將赴水自沉吏力為解
勸即探囊以贈歸語其故妻子交誚吏暫出避之
薄暮行至紫霞宮見道傍有光燦然拾視之乃一
遺簪也金甚亦貨之適值債二兩五錢與前数無
異蓋此吏一念之善為天所佑以以此償之然則
為善亦何損哉

遇九逢災

今人逢九云是年必多災殃俗傳已久愚夫愚婦皆
信以為寔然予每竊笑之不知此說原本于靈樞
其言曰凡人最患年忌由九推之年忌相加則感

之而病行故人方七歲是陽之少也加九歲為十
六歲加九歲為二十五歲加九歲為三十四歲加
九歲為四十三歲加九歲乃五十二歲加九歲乃
六十一歲九為老陽〻極必変皆人生之大忌勿
為姦淫之事猶可自免云〻但以七歲為始非若
今之人竟以九積算耳

三同識畧卷五終

三同識畧卷六目錄

改曆
議蠲
産異類
無臂道人
藥名閨情詩
端午夏至
白鴉
長年
鬼門關
太湖水溢
陶廣文
濮陽王墓
龍鬪
戲贈聾者
墨竹
兵變
女怪
醉虎
神火
衛公清修
白堊
淫報
濮孝廉
雨沙
洞庭蜃氣
先聖遺像
吳翰林
屠牛報
捕魚報
古錢
負托遇鬼
魏伯卿
禱雨自沉
淫奔
射虎
北人不知南味
猛虎行
偽碑

鑒吴淞江
拂水山莊
瑞蟲
月下白氣
龍傷禾
省元神告
僧詩無蔬笋氣
嘯雪亭
總河為神
宅怪

蠲租
靈棋經
縣令為丐
烏衣佳話
自題行樂圖
三吴風俗十六則

胡僧見夢
果報
暴風拆寺
陸園勝概
二首
鄉飲酒
蘭亭真本
蔣公坐化
國祚之久
孟中鬼

知貢舉
貪報
親喪不守制
郡中執事
呂道士

三岡識畧卷六 乙酉至癸丑

華亭董 含 著

改曆

乙酉二月欽天監奏南懷仁推八年曆日閏載閏十二月夫雨水為正月之中氣既有中氣則此月即為九年之正中應閏九年二月通行天下將現頒曆所載閏不必看

衛公清修

曲沃太師衛公文錫清修雅操冠絕百僚好賢下士延訪不倦子會榜公為主司殿對後偕同年數輩

往謁見其寓館湫隘卑濕僅可容膝少頃公出衣佩如儒生談及鄙吝極口獎借同坐者共六七人公不須也後病歸朝論必欲起公復晉元輔終始一節及致政澤州說岩陳公有詩送之曰復起明光躡舊蹤連章請急未從容重来父老看司馬此去乾坤有卧龍夢繞細旃聞夜雨春違長樂遠疎鍾知公未穩江湖興民隱還須達九重

議蠲

吴給事國龍疏稱欲救民瘼莫若蠲免積逋蓋民力止有此數經征完則帶征欠帶征完則經征欠

今年所欠之經征又為次年之帶征矣積欠相仍朽楊載道亦復何益請自八年以前悉行捐除則窮黎得生而皇恩遠沛矣黄門此疏真救時急務也

白堊

吳門朱翰林典家鉅富其園居產白堊每季取一次歲可得百餘石旋掘旋生治坊爭鬻之積貲無算錢氏松樞十九山載山左王家宰國光有山地一區其土結為鐵沙世擅其利想即此類

產異類

三岡識畧　卷六　二

海虞孫狀元承恩女嫁戴氏一產三子俱非人類一額有角一偏体生長毛一獸頭四足總出胞便大笑不止毋驚死家人立斃之

淫報

宿松令朱維高入江南內簾取中一卷明晨擬首薦夜夢壽亭關公謂曰其人不可中因手書一淫字叩其詳曰姦繼毋女已干天譴矣次日忘之以卷呈主司初加稱賞忽以筆塗抹險阻二字朱堅請曰中卷有此字者甚多似不應棄即命朱洗去及洗而墨清透數層矣竟被擯

無臂道人

粵西全州有無臂道人者少為將砍去二手病廢隱居方外喜學書以肘挾筆揮灑不倦士大夫甚重之每書款自称無臂道人卒不言其姓氏

濮孝廉

濮孝廉鏊構李人為諸生甚有聲容友季生一夕夢鏊父來訪揖生曰其子久宜薦因父母歿四十餘年風雨暴露殊恨之訴之冥司黜去其名今科不肖子又應列三十一名矣生曰賢嗣之不塟親以貧故也翁當默助奈何反致恨乎其父頷之生以

三岡識畧　卷六　三

夢語鏊鏊諾諾樞前設誓是秋果捷名次無異既屢促之鏊不應至是惝恍見父神氣駭愕偶往武林泊舟河干夜半舟無故自覆岸人赴救見一老叟曳船使沉因搥破船底引出之僕從十餘人皆無恙而鏊死矣孝廉生平無大過止以不塟親遂獲斯譴吁可畏哉

藥名閨情詩

長夏無事友人有以藥名詩索和者戲拈三首附記於此故紙南窓曙色通蔵蕤烟樹影濛濛未甘流落同爪蒂折寄生涯逐斷蓬翠竹瀝泉堪當茗紫

蘭煎浴要防風贅蟬退後心情減消晝腰肢半夏
中飄零紅紫草痕無五味嬿嘗病未蘸比翼烏分
难獨活石蓮根断怕全枯空房膽小頻訶子客館
書成早寄奴擬織錦纏傳遠志廻文縈本至今無
碧紗人静掩香閨會面從容又獨棲蜀地路遥情
結哽前湖風急影凄迷針頭無膽連心苦機上流
黄背母啼錦字未成空白紙回鄉音仗雁書題首末

藥名別名

雨沙

庚戌正月廿一日天雨黄沙

三岡識畧　卷六

端午夏至

舊諺夏至難逢端午日百年難遇歲朝春言節氣相
值之難非以為瑞也至日端午歲庚戌予始一遇
至元旦立春按崇禎元年朔立春遂際改元咸以
為天人一新千載罕遇真太平之兆未幾寇盗縱
横禍亂四起古語之不足信如此

洞庭蜃氣

五月洞庭君山側蜃氣見樓閣旌旗人物牛馬無一
不備食頃乃散蜃氣惟海有之謂之海市今見湖
中此不可解岳州守包君元辰為之記

白鵶

江南六合縣獲白鵶一對貢於京師

先聖遺像

距松郡西十里曰陳陀橋積雨基陷居民運土築之
不數尺見一巨碑衆挽之出石紋駁举拭視乃先
聖遺像也傍列大字五曰唐吴道子作衣冠帶佩
極為古雅按隋大業中夫子三十二代孫禎官于
吴遂家焉因塟衣冠并立廟此地宋淳熙中有僧
掘得寶玉六事三璧二環一簪皆古物今復得碑
像士大夫相與迎入青浦學宫予作詩恭紀曰帝

三岡識畧　卷六　五

車南指肇聖儒水精之子續陶虞斯文未墜道不
孤麟銜玉書龍吐符降霊尼邱𡐓泗洙德被蛮貊
屆禽魚何况吴越賢才都郊西十里地盤紆縱横
阡陌畇膏腴農人激流互灌輸桝桔欄楞橡栁杨榆
走者豚犢浮鷁鳧傳聞耳孫挈生徒倣擬闕里飾
宋櫨不知何年化榛蕪寢殿漫漶生菰蒲詢之父
老曰匪誣歲丁閼茂月畢辜雨師鞭龍没城郭上
流之水来太湖傾江倒海天吴驅老翁負来洩檝
污鍧然有聲出黄壚若非伏藏之璠瑜掘未數尺
露龜趺野人聚观後奔呼遠迩争助鍾與鈇泥沙

宦寢岍屆迂中亟巨石重莫扶貫以棠宗施蜿蜒翠紋駁犖侵飢膚磨光剔垢樹路衢熟視乃是東家模上有鐵畫墨潞枯誰其貌者道子吳世方賤儒貴居沽夫子出欲何為乎衣冠古雅晚近殊而如蒙棋秀幹軀煌煌佩服飄髭擯棄列簡冊字栩塗口雖不言知聖謨當年栖栖笑佞諫漆昔三滅形神勑道之不行命也夫伊余四過鄒魯區宮墻聳峙嘉木數掃洒額一登庭除有志未遂歲月但茲覲章甫忠心愉勞舞孔堂游賜俱有唐妙手名皇虛後千百載誰能圖秦碑漢碣遺剞劂此像儼

三岡識畧　　卷六　　六

列非天典撫歸齋沐驚妻孥晨昏展謁瞿瑜鋪子孫護歲防覬覦山頹木壞無時渝

長年

趙媯漁閩人善容成御女之術年一百六歲猶畜數姬舉子女十餘人京華貴人爭相延致競作詩歌以贈之聞今尚無恙

吳翰林

毘陵吳翰林本立為孝廉時貧甚館于吳大參家為一狐所迷每晚必至体為之憊自恨將來必無功名之望是科將赴春闈狐曰今晚一會緣已盡不敢復至矣揮淚而去是年吳登第（江南無狐或係他魁）

鬼門關

天下山水之奇莫過於粵西然地極險僻兼多瘴癘故宦遊者往往不能窮其勝槩蘇城吳太史光奉使安南隨地有紀其過鬼門關題駢壁曰路入鬼門隘崎嶇擁漢旌翠山蠻霧合白屋野煙平樹蝮陰天見林鴞白晝行詢人還嚮地萬古一含情太史語予云安南冠服頗類中華東帶垂紳絳袍烏帽與明無異但其君臣兩足俱赤則殊不雅觀

屠牛報

三岡識畧　　卷六　　七

泰和縣南富邨有王公選者以屠牛為業凡盜牛者牽至其家酬以薄價歲以為常所殺無算後為人出首縣尹顏孫君重懲枷示忽謂衆云前夜將半夢一婦人披髮向吾訴曰懷胎在身乞緩一死及覺有人叩門牽一牸至我說夜夢婦人想就是你了這孽畜雙膝跪下兩眼垂淚被吾一刀砍殺剖之腹中果有一犢今日受刑必此牛之報也言訖瞑目呼腹痛號叫如牛半日而死

太湖水溢

六月太湖跨三州納徽浙諸山之水周圍八百里吳

江縣去湖較近于十二日辰刻西南風起水一擁而至平地高丈許漂没廬舍溺者數百人縣令大驚一耆老白厭水故事取縣榜從橋上投水拜呼曰吳江没矣水遂退

捕魚報

松陵傍湖居民聚而居者數千家大率以漁為業庭中掘深池捕魚畜之取利最厚聞水初至時忽見水怪騰跳或如獸形或作魍魎狀大魚皆從池躍出小魚數萬繼之如雪片飛空霜刃亂擲波浪隨之而興此方罹禍尤慘識者以為好殺之報云

歸廣文

陶廣文悋少有大志負才名屢上公車報罷秉鐸天台非其志也自以才大被屈憤懣不平日招門下士相與悲歌慷慨共浮大白嘗携酒遊石梁訪金庭之古洞眺赤城之朝霞觸境自傷不覺撫膺長慟慟畢復咄咄自問曰陶生陶生尔乃遂至此乎竟以欝結疽發背而卒夫以孝廣之才器自宜立致青雲顧乃屈于卑位生無萬鍾之享死有伯道之痛豈平生所為間有不可告人者乎不然我不得而解矣

古錢

陝西慶陽府東山有不窟墳相去數丈一古墓忽崩裂中有石室石床堆古錢數處散布四角總計九百九十九枚形方長幾二寸狹上濶下上有眼下有方空列古篆二曰貨布其式甚古考太公九府錢有刀布諸名制象立名俱相脗合豈即此錢耶土人云以之辟邪最効

濮陽王墓

婁縣小蒸西五六里相傳為漢濮陽王墓墓傍隙地半畝土人黑夜每見上有怪光故棄而不治九月

初有老吏欲除積穢始舉鋤見青氣自下騰上去土三尺獲古錢萬餘其製不一以鉄絲貫之文曰五銖曰半兩曰泉貨當攷秦錢文曰半兩漢行五銖王莽作錢布名曰寶貨想即濮陽所藏計二千餘年矣

負托遇鬼

越西王君益朋由詞林轉吏垣江臬盧愼言者貪穢狼籍被劾行三千金益朋求居間益朋受金而不為之地竟伏法是秋晋秩同鄉始入署忽見愼言從内出責以負托揪髮亂毆隨仆地呼家人具述

顛末嘔血数升而卒益朋有弟家居栩園亭責一匠役匠憤甚奮斧劈之立斃計其時即益朋死日也聞者嘆詫

龍鬪

辛亥五月十八日鎮江月河鎮有龍列陣而鬪暴風驟雨天氣晦冥沿河民房傾倒者無数

魏伯卿

前進士曹伉昌楚人于辛亥季夏往滇迎贈公柩回籍過楚雄府一村落間有農家童子年十五卧病在床聞門外車馬聲大呼曰此曹石霞也何故過

門不入促父往邀父愚人也怪其妄叱之久之開于府正府正遂與曹晤偶述此事曹甚訝竟枉道復至邨中覓之此童大喜由坐與叙契闊并誦曹會闈硃卷深嘉嘆賞兼述都中晤語之地一一不爽曹驚曰得非內閣魏老師乎曰然問何以托生于此屢叩不答良久曰我病已劇今將往粵中其縣兄當偕往雖然恐兄少遲趕不上矣曹大駭而別未幾此童卒曹扶櫬至昆明寓西寺亦卒許观察纘曾親過此邨聞之甚確

戲贈聾者

族兄象孚少年喜結納雅多興趣今老矣且重聽矣索拙句為贈以詩戲之云終朝兀坐嬾逢迎有酒還須社日傾席上麈揮惟見笑窗前葉落不聞聲虛傳磁石能通竅漫採菖蒲為益精入仕尚堪光著作世間仍有杜臺卿

禱雨自沉

六月至七月亢暘之為災路絕行旅細林山道士曹明雲者向以術自詡築臺高數丈步罡畫訣每日上表三次又用黑犬磔血禳降檀焚之擾擾半月日色愈熾時有僧明願者東昌人俗姓田披剃馬嗜

寺合掌跪赤日中不飲不食望空拜懇誓七日不雨願以身殉至期躍入跨塘橋自沉死

墨竹

墨竹一派自梅道人後宣正間則推夏昶論者謂可比肩元鎮徐渭王問俱不及也近者画者雖夥鹿城歸太僕孫莊氣韻蕭疎頗得古人遺意莊別號麈巻鉅山人性好奇喜醉後揮洒嘗画巨幅題一絕貽予云勁節寒姿是性生颯然筆底作秋聲吴兒只解稱朱鷺柳葉蘆苗浪得名

溪奔

毘陵莊氏巨室女也適同邑李生性不慧逾年生一子入都援納女與家奴三人姦一婢甚美亦有風情每夜張燈驕㨶達曙不息恐有覺者於是掛帆而遁後追跡至松郡三奴皆長大偉岸二人侍寢則一人與婢狎鄰人疑之未幾月餘其家移牒捕送有司庭鞫之日觀者四集袒服行纏俱為輕薄子弟脫去女美而蕩其夫在家久與僕輩通不能禁也既係名族抑且抱子乃棄之而逃豈淫情所鍾劃思越禮一至此耶後諸奴皆伏法

兵變

九月總戎梁公化鳳病故兵四出為盜署印侯將軍不能禁於十八日群聚府門索餉郡守耿繼訓年少不更事以漫語應之兵遂大譁擒守毆詈衣冠毀裂擁至小教場兩日一夜不與飲食備受窘辱時府藏告竭計無所出向典舖貸發始得釋兵氣既驕肆行剽掠百姓為之罷市

射虎

上廵幸上都駐蹕山海關分騎大獵一日獲虎二十子紀以詩云鸞輿十月上陵廻夾道歡聲徧九垓八駿豈從瑤水過六龍初向沛宮來朱纓都尉前驅入毳帳詞臣後騎催歸近居庸還大獵漢家虎圈幾時開後　上親射虎虎咆哮而前一近侍奮身當之虎銜去數武外置地坐其上衆共格殺虎近侍竟無恙　上之英武服物類如此

女怪

東洞庭有賈人吳繼進者家巨富繼進尤善居積百貨充斥一日與客談忽空中聞應答聲謂吳曰我儕八人遠來托迹但日辦素齋并呼梨園一部此外勿煩主人也吳唯唯冀午設席佈灰于地以驗之足跡皆婦人因呼為女仙如是累月繼進憤甚

赴張真人府訴之寂然者數日未幾復至設席如初伶人私相語曰我輩真白日見鬼矣猝有扟其頰者昏仆于地群優叩頭乞哀久之作聲曰姑恕汝自是或抛瓦礫或几案無故自舉或登樹巔或騎屋梁變幻百出吳有姪僅知書性夸誕自負必貴盛衣冠入厲聲叱之語未絕而頭上冠從空擊去左臂中一磚踉蹌走怪鼓掌大笑內婦悉為徙去合家苦之而不能禁予謂吳聚斂無厭故有此怪財盡則祟止矣周孝廉官與吳密述之甚詳

北人不知南味

沈存中筆談云慶曆中學士會于玉堂偶置生蛤蜊一簣令饔人烹之久而不至檢視則曰煎已焦黑而尚未爛坐客大笑項萊陽宋琬飲予齋槳中遂有海螄宋極力以齒嚙之忽攢眉顧予曰此物不甚佳半日止碎一枚耳坐客亦大笑

醉虎

壬子正月初十日福山戍卒遇一醉虎縛獻王大將軍轅門將軍制內分賂郡紳云小兒食之可以稀痘

猛虎行

孟道脉者武昌人為婁令性貪而昏破家者不一而足又酷嗜龍陽衙役年四旬以內及無髭髯者往往不免歲餘耗正供五六萬撫軍列狀上聞遠于春首獲一牡虎婁民益奇之以為令豈其牝耶不然吾邑素無虎也楚人杜濬作猛虎行以紀之云猛虎入婁邑牝牡行相離牝虎纓而冠牡虎無威儀牝虎性反惡牡虎性較慈牝虎食人多牡虎遂人稀牡虎不吐瘦牝虎不厭肥牝虎一朝縛牡虎來追隨牡虎縛在後反先牝虎縻邦人快牝虎观者如重圍明府出號令捉及無輊施邦人急報復違顧從與違相與尸牝虎羊質虎其皮此獸誠久假今亦敗于斯詩有樂府遺意道脉後竟擬辟

神火

二月二十三日貴州鎮遠府神火自石屏壁下狀如星隕怪風四起火飛渡河官署民居盡成灰燼百姓奔避山中山火復熾虎豹咆哮塵霧四塞至暮火始息

偽碑

四川成都府武侯廟年久傾頹有宋觀察可發者喜功好事取一舊碑偽鐫十六字先一年埋祠下後

托言重脩掘得之報幕府擬繕疏上達遠有發其事者遂中止碑首列一亮字下有千一出三字言歲在壬也中為水月主乃國號庫不大乃紀年蓋十八龍復卧則自寓其姓而竊比諸葛也嘻亦愚矣

鑿吳淞江

浙撫范公承謨江撫馬公祐合疏請開吳淞江辛亥冬起工至孟夏始告竣復作閘以備衝擊但沙淤水疾隨築隨崩恐難久耳時畚鍤如雲皆朝廷出錢僱募而有司仍照田分派或業戶者賄脫而窮

民反承役百姓苦之計費金錢三十餘萬自海公瑞鑿後至是已一百二十年海公調停允當不煩國課不費民財計日奏功士民皆追思之

胡僧見夢

吳先生偉業年方耳順体氣康強一夕忽夢胡僧突入似熟識者揖先生曰公可假裝我將與公同行驚寤以為不祥三、不、日病卒先生虛懷好士嘗作春雪詩建業宮詞偶有客携至婁江擊節嘆賞許為玄晏之序而今已矣以詩詠之云夢裏神先告龍蛇逼歲除日斜驚怪鳥客至感鳴驢載酒常開

徑論詩亦到子所思應不遠好檢篋中書

拂水山莊

柳是字如是吳人初名楊影憐流落外北里姿韻絕人錢牧齋先生一見惑之買為妾號曰河東君為人風流放誕先生愛之深不甚拘束也捐館後族人群起攻之柳自繫死予偶遊拂水山莊賦詩弔之曰山頂流泉入屋中廻廊曲、閉春風鄴侯書去空存架惟見江梅遶砌紅滿壁丹青寫舊辭朱闌碧樹尚參差燕樓寂寞佳人死不枉當年賦柳枝王勝時澐和云逋客歸来負翔風草堂依舊北山中山中花柳還相笑不見長條見落紅河畔青青尚幾枝臨風弄影碧參差叛兒一去啼烏散贏得詩人絕妙辭二詩具有深意予以為既以身殉不必苛求可也

果報

福善禍淫之說雖不可盡信然不于身必于子孫報應之理寔有不爽者吾鄉李學道愫徐縣尹思蔡孝廉文炳周郡守茂源為孝廉時郡中一孀婦無子挾厚貲族人欲攘之訟于官浼四君為助遂當計偕當事委曲從命婦遂自縊臨死謂人曰生既

不能自直死必有以報諸公歲辛丑李君官楚疽發背死庚戌仲夏徐君遊秣陵泊舟散步俄踉蹌回謂偕行友吳山人楚謙曰頃見皂衣人手持勾帖云為孀婦所訟視之我四人名皆在焉惟李君有硃點云已攝到殆不免矣叩其故因述前事甚悉薄暮適体發熱急歸腰生一癰漸大如盂求死不得逾兩月卒辛亥蔡君于腊後發一疽自夏徂秋旋繞滿頸稍動搖頭似欲墮地者家人互相捧持不卧不食者三閱月竟不起壬子夏周君亦患腰疽卒徐恂、長者平生無大過周守枯蒼歸討

論風雅與騷人墨士日夕唱酬乃年僅一週俱罹
惡疾諸公之過皆出無心可惜亦可畏也

瑞蟲

七月時飛蝗從西北蔽天而來草根木葉靡不立盡獨不食稻半月後悉向南去不知所之農人惟呼羅拜目為瑞虫因紀以詩曰季夏炎飈厲飛蝗蔽天來種類何煩多排空若雲霾頻年苦旱潦民命日以哀茲復遺此孽毋乃天所災何圖尓蝗翩然來過惟食野草不食黍禾兒童跪拜田畯喜曉視綠塍光巍巍迎巫設醴咨神休擊鼓搖旗遠村市

吁嗟斯民微福于爾時無卓異宋何德以致此蝗乎蝗乎我父我母我倉我杼來不敢拒去又曷處官催捕蝗檄如火不畏蝗虫畏官府

暴風攝寺

閏七月淮安府南關外烏沙河西嘴有祖堂寺于初四日二更忽風雨暴作將寺攝去府西數里外磚瓦木石皆從空墮下

月下白氣

十五日二更後月色如晝月下白氣紛紛仰望如茶霰

陸園勝概

當湖有馮孝廉者家甚富于郊外營一園亭極盡心力五十餘年始落成廣爽幾二百畝孝廉殁無子陸侍御光旭以善價得之予偶遊其地侍御觴予於園中曲欄窈窕修池逶迤古木蒼藤翳天蔽日其最勝者曰桂徑老桂千數株夾覆其上行其中者巾袖皆染濃香池中製一舫客至先命酌令二童子鼓枻而行但見小橋斷岸曲折回旋澗花乍舒白寉徐步又一小閣供花神十二于春秋二分設祭：畢邀好事者共醉蓋園林之勝甲于東南

矣酒後分箋索題予即席賦曰亭臺四合鎖江濆古樹蒼枝薜荔紛風颭亂蘋朝駐槳月明蕉桂夜函賓。參差竹徑行偏杳蕩漾谿流境轉新開道。昨宵賀寉下小樓絃管祀花神（有双寉白空而下）

龍傷禾

二十日有赤龍自嘉定飛至上洋抵蔡家口出海冰雹隨作大如桃李所過百餘里田禾悉壞

二首

八月華亭磚橋北里許予家別業在焉隣人裔蘭妻李氏產一子頭上復生一頭差小止具二目厥狀

如彌其父為駭以足蹋之聲啾啾殺而瘞諸野子
日埒之

省元神告

吳興賈君之達于六月初夢人謂曰今科省元乃太
末李開兩後科解元也然昨見上帝填榜已易置
今科矣醒然而覺意將信未信已而果然李以他
故名在副榜末思以為兩君必各有所以致此故
兩易之然則功名得失原可信之我心毋徒索諸
冥冥中也見聞見危言

鄉飲酒

古禮有宜舉行者有不必舉行者行而不善不如其
已也即如近日所行鄉飲酒禮古先王敬老尊賢
本朝無世立訓煌煌鉅典誠不可廢奈當事不推
其本以為此不過奉行故事有厚貲者即得與斯
典而德行文章可範後學者槪置勿問也東郡有
一土豪陳姓西郊有一市儈黃姓二人最微賤胥
以賄得之雖不敢赴飲而儼然以大賓自居地方
縱無老成耆舊亦何至玷辱如此夫子曰觀于鄉
而知王道之易乃對此輩而執觶趨迎升歌合樂
毋乃輕朝廷而羞鄉黨耶可為浩歎也

僧詩無蔬笋氣

杼山釋肇嵋字雪坡能為詩娶江吳荼酒亟稱之嘗
以四韻見投云十載名山見下惟曾攜綵筆上彤
墀寧和柳樹無條日句曲松風入夢時著就玉林
追漢相歌成香草怨湘纍自憐馬癖清狂甚何處
林泉寄一枝亦亦氣喜無蔬笋氣也

蘭亭真本

世傳蘭亭帖唐太宗殉葬後遇溫韜之亂發掘諸陵
復出人間流傳無定至明此帖入會稽張氏其裔
孫名陛者與予世講幸獲一見真昭陵真蹟也後

攜至都門華上諸公爭欲得之以索價太高未有
售者復歸山陰今張君已殆不知此帖又落誰手
此生恐不復再覯矣故特識之

嘯雪亭

吳綃字冰仙姑蘇人許恭政之室也幼負才藻善詩
畫所著有嘯雪亭集錢宗吏吳梅村兩先生為之
序嘗記其咏相思鳥云南粵春深花未殘羽衣身
暖錦成團佳名莫與離人說綠色惟教繡女看丹
實啄來妃子笑素枝銜去楚王臣歎霜纖擬寫相思
態應為傷心下筆難詠雙蝶云韓憑夫婦兩魂狂

来往閑前亦自忙晴日試調粧後粉春風新换舞衣裳飡多芳藥頻猶醉睡穩花枝夢亦香欲與何人通消息等閒飛過宋家墻讀此二詩其才調風情不言可知矣

蔣公坐化

癸丑正月金壇蔣公超字虎臣順治丁亥殿試第三人公性恬靜薄于嗜好雖官居清要邈焉物外布衣蔬食有如儒生時以公事往五臺由武當入川謁峨嵋山入伏虎殿沐浴趺坐誦佛號數聲而偈一首擲筆而逝夫人鹿鹿利名急流勇退者已不

可得乃能深究性理超脫形骸不意我儒中乃有此人也偈附于後倫然猿庄自来親老衲無端隨孽塵妄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常願祝宏仁

總河為神

朱尚書之錫治河有惠政歿于任頗著靈異地方官請肇封朝議以無所考據難加封號總河王光裕力請勅為河神百姓立廟以祀至今血食遂安全龍神遂盛云

國祚之久

三月土魯番因入貢疏言臣國寒遭變亂不能進獻今地方稍平特遣兀魯和除於一千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遠貢方物夫國祚之久周家八百尚矣自漢以下多者不過三四百年耳乃遠方小邑不立年號止記歲月一姓相襲至千有餘載豈其地陋國貧君民等邑國有窺向抑人民淳朴遠勝中華故子孫相傳久而勿絕耶後黎西國貢獅子亦稱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七十四年俱見邸報

宅怪

余盧北郭三十餘年室非高明從無鬼瞰首春探梅鄧尉半月歸家人訴有鬼患不信既而怪異迭見大約有聲無形傍晚即歇垂曉復作頗憚子偶一他適即出為患至孟夏怪始絕未幾喪一子二女姪孫治家亦然隨喪二女聞青溪諸進士嗣昇家其祟更甚失一長子總之不祥之徵也然禁城內外青天白日鬼魅橫行豈正氣伏藏而陰邪遂肆狂逞耶

孟中鬼

熊光裕者楚人順治乙未進士由縣令擢杭嚴道性

貪復一人法不當死受怨家金屋殺之後裁訣歸將抵家見前所殺人鞠躬岸側聲言迎接同坐者俱不見光裕心甚惡之後庭花盛開與妻妾列坐其下一寵姬捧金卮送酒飲未及半其人忽從盃中躍出長數寸披髮浴血怒目四顧墮地而歿光裕驚仆立死錫山秦翰林松齡為予道

蠲租

上以江南蘇松常鎮淮揚六府連歲災荒民生困苦十三年地丁正項錢粮特蠲其半計蠲銀一百三十四萬七百餘兩米豆三萬七千八百餘石

知貢舉

唐宋制科以来最重文衡凡知貢舉者必循官序採文望素優者充之如唐人詩曰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得見門孫便係為僕事本朝則不然大約一登翰苑即可與斯選往往有門孫之門孫相聚一時者然或終身不識一面或相遇如路人世誼既踈情分益薄事雖盛而寔則衰不足榮也

靈棋經

靈棋經不知造於何人前列唐人一序云漢留侯受之黄石公用梓木製棋十二刻上中下字各四擲而成卦每歲人日以酒果祭之考書披詞吉凶得失無不奇應予虔奉二十餘年叩以事十驗八九勝于向市廛日者問卜多多矣

貪報

海昌沈進士令武為廣東學政頗納賄其前任其亦以貪梳職諸生環署大譁其怨甚念積纍不能盡出乃貯諸井覆以巨石人無知者及沈蒞任前任公子携兩僕来謁禮幣極厚密告曰先君宦此遺謗黙歸宦貲若干藏於斯今来叩取倘蒙相許願

各分其半令式及子建嶺欣然迎款詢知藏金之所為設盛饌因毒殺其子與僕即掩屍于井而攫其金自以為得計及罷職歸將抵家建嶺忽見其子突至前呼索命一夕無故于舟中倉皇自縊令式驚駭心復慚恚不兩月相継死雖有遺金豈能享哉海寧者儒朱襄述之甚詳

縣令為丐

粤東陳鑑明季貢士國初謁選得華亭尹為人畧知書而險僻無所顧忌又性喜訕人以侵粮下獄僦居松郡士大夫無與往還者每至舊役家索飲食

稍不如意即訐其陰私或訟之官人皆畏而避之或遇於路以為不祥至是老耄不能餬口夫婦相攜行乞于道年八十竟以餒死夫以本邑之官而即為此土之丐亦目中所僅見者

親喪不守制

三年之喪古今共行一聞訃音未有不匍匐奔赴者時江藩幕某丁內艱戀戀不能去再三懇撫軍題留 上謂家臣曰親喪守制一定之例慕天顏獨無父母乎速令離任後竟在任守制又檇里魏君學渠視楚學首春聞母喪匿不報至十月終猶吉

三岡識畧　卷六　十六

服蒞事被參而歸二人一係甲榜一孝廉有名乃貪位忘親一至於此魏君家世忠義尤為可惜也

烏衣佳話

王氏烏衣佳話云長洲有一翁子怠于奉養大書堂壁曰人生七十強支持簾捲西風燭半枝傳語兒孫好看待眼前光景不多時子大愧懇請滌去供奉有加古人云樹欲靜而風不息今之人解此者鮮矣

郡中埶事

本朝來我郡以埶著者書學則有曹思邈錢穀沈梓錢曹皆名宿而結構精勁當推錢第一晚年名益重求書者戶常滿丹青則有韓曠之山水丁漢宮之傳神韓落筆蒼老饒蕭散之姿丁年甚少每遇得意輒復神似醫術則有金時榆章旭幼科則王西月王霽雲曹琳明金擅時名章遇奇疾往往見效劉叟自通善風鑑亦十得六七手談推張生呂陳大江以南擅國手之目琴師則有金生德宏然其人傖父不堪相對後起紛紛俱不足道也

自題行樂圖

噫嘻董生曷為而兒不緇不黃不賈不耕汎汎中流

三岡識畧　卷六　十七

若梗與萍口無戈矛胸無棘荊一邱一壑載浮載沉知我者誰圖中之人每相對而如語庶與余兮結隣爾嘲我為廬中之窮士我笑亦尒為紙上白民

呂道士

呂道士者閩外人傳五雷法能劾鬼怪凡病家延之其病立起兼多埶以伎遊人間予贈以詩云飄緲青螺髻緜懸碧玉環近從閩外路来往浙西山摘實垂秋井松花落釣灣降君焚鵲尾禮斗夜方還

三吳風俗十六則

風俗之日趋於下也猶江湖之往而不返也然未有
甚於今日者歲暮多暇約畧数端以致感慨云
明初崇尚儉約貽謀子孫內服以松江三梭布為之
毋得用綾絹今市井小人皆不屑以此製褻衣而
富貴子弟毋論矣吾鄉休養生息較四十年前什
不逮一若漫無節制上官往来猶以當飩視之恐
非地方之福也
蘇松習尚奢華曩時頼一二賢大夫負清望者主持
風教上司郡邑又率皆科第中人類能崇尚廉儉
正己率人風俗為之一変迩来勢力相競誇多鬭

靡一紳宴總兵馬逢知珍奇羅列雜鵝等件率十
餘對為一盂水菓高六七尺甘蔗牌坊下可走三
四歲嬰兒視明季直土硎土簋耳
前朝縉紳類能自重當事亦接之惟謹迩来士大夫
日賤官長日尊於是曲意承奉備極卑汚甚至生
子遣女厚礼献媚立碑造祠僕僕跪拜此輩氣燄
愈盛視為當然彼此效尤恬不為怪以父母付畀
之身而屈體受辱不自愛惜如此噫亦醜矣
各衙門差役俱有定数多者不過数十人晚近事廣
弊煩地方奸猾及富人避役者皆投充其間上下
衙門串成一局把持挾詐無所不至搢紳中有一
二寡廉鮮恥者聨為宗族揖為上賓衣冠掃地矣
吴興李氏雜記載嘉靖六七年諸生與縣令體統懸
絕後聞縣官上任諸生有通賀儀者未幾具花幣
賀太尊矣為之欷嘆今則白丁絅異苟不惜餽遺
皆得與郡守抗賓主礼談宴諧謔無所不至區區
邑令又何足数耶
諺曰世治尚文世亂尚武二者寔缺一不可前朝偏
重文吏武備廢弛今則不然脩儒行者目為棄物
相傳一甲科謁撫軍接之甚倨續有武弁晋謁矣

語欵洽臨別謂曰遠見一進士體貌堂堂所惜者
出自異途耳可嘆更可笑也
吴下素称浇薄然士君子護惜名義縉紳廉潔者多
營利者少士子讀書者多干謁者少今則反是于
是一夫發難列欵刻揭幾遍吴下小人往往挾持
君子體統遂不可復問矣
余為諸生時見婦人梳髮高三寸許號為新樣年来
漸高至六七寸蓬鬆光潤謂之牡丹頭皆用假髮
襯墊其重至不可舉首又仕宦家或辮髮螺髻珠
寶錯落烏靴禿裩貂皮抹角閨閣風流不堪寓目

而彼自以為逢時之制也

明季服烟有禁惟閩人幼而習之他處百無一二也近日賓主相見以此鳴敬俯仰涕唾惡態畢具始則城市服之已而沿及鄉邨矣始猶男子服之既而遍滿閨閣矣習俗移人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三吳人文甲於遠近家絃戶誦不必世家近來征徭之苦害徧及横經郡邑下僚皆得而辱之鞭撻縲絏與奴隸無異詩書禮義之風蕩然矣

官無大小皆稱曰老人無老幼皆稱曰翁此四語見前朝奏疏中然猶為士大夫言之今市魁廝養互

相呼謂居之不疑上下不分體統莫辨狐裘雖敝乃以補黃狗之皮毋乃不可乎

前朝未嘗無差徭之擾乃據予所目覩其時貧富熙熙各安其居生今朝廷寬大近古所無且蠲詔屢下而百姓貧者益貧即富者亦有日蹙之勢細思其故則牧民者為之也當預徵之令下頒虎差四出索金錢婪酒食咆哮罵詈各飽所欲而正供先耗其一矣百計完官膏血垂竭乃忽翻為拿鬮之說任意輕重額外誅求而正供耗其二矣錢粮完欠權在經承皆係衙門積蠹厚賄者雖產多額重亦可經歲懸欠產薄者力不能分則氈票紛紜敲朴慘酷勢不得不多方借貸以賂之而正供耗其三矣甚至私派不一而足如海塘河工之類無歲無之郡邑串成一局愚民含冤束手待斃而正供已耗其四矣四耗之外尚有不能盡悉者然則國家課稅大半入官吏之橐無怪乎逋欠者之比比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使得良牧民安得而日困窮俗亦何由而益敝哉

古人重墓誌必求名公鉅卿以表其墓猶恐未悉其平生故以行述先之迩来為人子者慮親之隱德

不彰往往自狀其父母理無不可然須使親能受庶子心亦安今之人譽言過當本無一長可見而以為功德赫奕也素鮮文望以為可比歐韓柳也纔知點畫以為追配鍾王也畧解韻書以為才並李杜也連篇累牘俱屬子虛死而有知當含愧于地下矣而人子方裝潢成帙徧處贈人識者能無掩口乎

曩昔士大夫以清望為重鄉里富人羞與為伍有攀附者必峻絕之今人崇尚財貨見有擁厚貲者反屈膝降志或訂忘形之交或結婚姻之雅而窺其

處心積慮不過利我財耳遂使此輩忘其本來足高氣揚傲然自得究之貧富一定彼此兩傷始咨終睽後悔莫及竟何益之有哉予行年七十不名一錢方以自此幸乃近有以清曠二字相識矣者真俗人之見也

西関嶽廟側有楊侯祠其來久矣神像獰猙可畏相傳為冥府理刑年來造孽者衆爭媚神以祈免禍祭献無虚日正殿寢宮煥然一新金碧輝煌觀者目眩嗟予聰明正直之神豈福此虎狼蛇蝎乎

范濂據目抄曰春元用布圍轎自嘉靖乙卯張德瑜始此何元朗所志慨也夫士子既登賢書肩輿亦不為過乃昔賢猶或非之近開捐納之例于是紈袴之子村市之夫輩貲而往歸家以揩紳自命張蓋乘軟紗輿僕從如雲持大字刺充斥衢巷揚揚自得此又人心之滿者愈滿而世之下者更下也

三岡識畧卷六終

三岡識畧卷七目録

龍陣　衆洪築室
潯州寄詩　繪奇御史
哭友　孝廉評詩
口舌報　松醮
暴雨　死作閻羅
人首魚　怪鳥
弒逆　瓜異
災雪　石牌
科場冤報　畫虎

胥主政　繡江集
神女辨　山碧生蘭
異形　舟龍
猛獸殺虎　京師異風
星隕為石　鐘自鳴
梅菊夏開　甘露
瀋陽水災　甕中兒
止谿　儒釋合旨
大雪　沁園春
煞神　神醫

三岡識畧 卷七 目

長爪
元旦雷
鬼躍
宅祟
鵰古天
長夏十反
烏船
星隕有文
除妖
獅子
醜令
吳太守
夏雪
禾变葱
氣感
麒麟
彭祖横死
埜友
古書唯據
晝夜变易

瀨中集
請免歲貢加倣
財有定数
伶人被刺
記夢
前生孽報
再舉郷試
廉吏為神
地震
魏公直節
刑戒書
九華懺悔
天鳴
牛鬼
河豚宜戒食
食犬報
粘詩相誚
以数為名
古語
長短大小不侔

三岡識畧卷七 甲寅至戊午

華亭董 含著

龍陣

甲寅三月十四日總漕檄催粮艘過河有大船三十四艘水漲難行泊京口傍晚暴風起雷雨交作至十五日辰刻始息僅存八艘十四艘被風浪打碎人米悉漂沒其十二艘沿江尋覓寂無下落又潤州木岬一帯失去無數椽焦山僧云俱被龍陣捲入海中矣

衆誅築室

自癸丑滇黔兵起處處告变兵食兩詘朝廷急欲誅足食足兵之策奸人窺向意旨競為誑妄於是有以開礦之說進者如河南民張吉庚等是也有以窖藏之說進者如河南民傳興隆等是也有以地不愛寳之說進者如山左民稱銀礦纍纍可取以助軍餉是也有詭云奇計可以克敵者如江寧妄人献兵車陣圖是也有欲設計誘敵者如旗下知縣劉國翰是也有進足兵之策者如給事黃運啟欲將商賈農民盡編為兵是也有以丈量之說進者如御史劉安國是也究之囈語紛紛有同兒嬉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幸廟算優長出奇制勝不然天下從此多事矣可嘆也

澤州寄詩

余家澤州夫子總憲陳公賞拔自傷賦命窮薄睽違以來久未獲親承絳帳曾以小詩上獻有蛇雀尚知酬主德國恩師誼兩茫茫之句公為之惻然隨有詩題而見懷云九峯問訊近何如數子飄零十載餘萬事黃金輸負販幾人白首老樵漁君今海上求仙藥我欲山中葺敝廬何限寒鴻悽斷處江流西上憶雙魚每臨風展讀殆不禁淚下沾襟矣

繪圖御史

蔣御史伊慷慨負直節假滿還朝以民生當卹士氣當伸繪十二圖以獻一為難民妻女圖二刑獄圖三寒窗讀書圖四春耕夏耘圖五催科圖六鬻兒圖七水災圖八旱荒圖九觀榜圖十廢書圖十一暴關圖十二疲驛圖皆切中時事真今日之朝陽鳴鳳也

哭友

沈浩然字雪峰少為高才生後薙髮從浮屠氏恬性淡工書善詩文風流儒雅古道照人以久歷險阻故年未艾而衰病侵尋寓郡北之善應庵未幾卒良友云亡知音遽絕口占二詩以哭之曰廿載江湖欲避名破巢遺卵可憐生開來重覓高人跡惟見羣烏繞樹鳴多病憐君帶孔移麥光新寄藥奩詩鐘期死後琴聲絕白首交情更屬誰賡幾歌以當泣矣

孝廉評詩

顧孝廉宸晉陵人有聲公車間其所評制舉義盛行於時至風雅一道或未深究嘗會飲痛貶弇州先生曰詩人荒謬至王元美極矣於是彈毀翁集予

笑解之曰弇州操文章之柄奔走天下且四部稿中豈遂無佳作君宜細心閱之顧大怒拍案連呼不通不通而起又曾作詩贈當事縣尹一百二十韻郡守二百四十韻總戎三百六十韻以官之大小為韻之多寡識者笑之

口舌報

吳中有袁于令者字籜庵以音律自負遨遊公卿間所著西樓傳奇優伶盛傳之然詞品卑下殊乏雅馴與康王諸公作輿儓猶未首肯其為人貪污無恥年踰七旬強作少年態喜縱談閨閫事每對客

淫辭穢語衝口而發令人掩耳予屢謂人曰此君必當受口舌之報未幾寓會稽冒暑干謁忽染異疾覺口中奇癢因自嚼其舌片片而墮不食二十餘日竟不能出一語舌根俱盡而死

松醪

嘗見宋人小說載雲間酒最淡有小詞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十文錢買得三升打開餅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餅約重三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此時華亭尚屬檇李想宋時如此

迩來居民取泖水為之清冽無比又有劉姓者善醸名劉酒凡燕會及餉上官皆用之不減惠泉醇酴虎丘三白可以一刷此誚矣

暴雨

八月初四日暴雨自午至酉溝渠皆溢時適縣試士俄頃衙巷堂皇俱成巨浸生童泅水出有幾至溺死者民家或坐几上或伏屋角竟夕不炊翊日水方退

死作閻羅

予續娶海虞趙中允公女其族宗俱言祖文毅公歿為冥王初未之信後閱錢氏獪園乃得其說節取大畧而錄之萬曆丙午三月十六日陳中丞用賓開府黔中時因夫人病劇醫禱罔効設壇召乩仙乩仙至自稱金碧山神問疾可救予答言我本欲為夫人請命奈冥王新即位法甚嚴峻無路可救問新王為誰曰江南常熟人即春官侍郎趙公用賢也今為第五殿閻羅十五日莅任按察人間善惡公尚未之聞耶予往矣書畢寂然中丞驚愕心念侍郎係同年請告歸里聞尚強壯安得有此事俄而夫人卒越三月閱邸報知侍郎委以三月十

五日捐館始信山神之言非妄矣萬里之遥一日而神已知之豈不怪哉謝氏雜俎亦載此事侍郎立朝矯矯風節死為地下主者固宜爾也公為予妻曾祖彼族雖共傳說而究未詳顛末因設識於此

人首魚

海濱漁人獲一魚人首魚尾重三十斤舊曾見一書記嘉靖時上海北宮前有大魚人首魚尾乘潮而入潮退不能去眾漁人捕得畏之不敢食一繳商以賤價買之煎之得油數百斤其骨長三四丈至

今尚存

怪鳥

乙卯三月郡城每夕聞鬼哭聲甚淒切或云此名城嚎或又云彷彿見怪鳥遇夜即啼於是西關居民競鳴鑼爆竹以逐之

弒逆

馬公紹曾平湖人歷官少司空子肯堂幼不幸教及長兪橫無忌邑令倪君适為予言除夜有良家女經其門色頗艷遁入行淫不從以刀剟其乳立死又姦一僕婦微不順旨執兩足倒撞下樓顱骨俱

折每歲殺數人吏不敢問其祖封翁曾卧病肯堂齋遣兩奴扶之出曰毋死我室也封翁憤恚一慟而卒公因此官興索然告假歸肯堂忤逆彌甚田産官索悉為所奪鬱鬱不得志一日他適以白金數十兩授愛妾王氏曰我有急需汝可藏以待用肯堂偵知往索不與怒詈曰吾父尚不敢違我命汝何為者呼僕去袒服痛撻之攫金去王氏自縊未死适公歸憤甚獨步書齋踟躕半日飲鹵汁半升腸裂而卒縣令陜人陳孚伋者欲寢其事公之弟及妾鳴鼓訟寃合邑譁然不平欲截去鼓樓一角上司聞之大駭提至省城論如律肯堂于獄自殺竊怪弒逆大變代不恒有乃出自世祿之家且公欲懲一子勢亦何難竟同於匹夫匹婦之所為殊不可解相傳公食貧時與一尼結歡于神前咨誓苟富貴以側室處之後惧物議竟負前約尼畜恨飲鹵而死逾年夫人生一子即肯堂也時薄暮見一少尼踉蹌入內隨覓無所覩而婢報已舉子公憂疑不決欲溺之夫人力爭而止及長事母少盡子道而獨逞逆於父寔寃報也聞此事頗確故識之

瓜異

閏五月東關民家李生黃瓜三十保黃瓜生茄

災雪

六月十二日海寧縣下微雪色赤朱司理嘉徵作災雪篇以記之

石牌

十五日衢州雞鳴山忽暴風驟雨雷電交作山割然劈作一穴現石牌一座上有五字曰扣器知衆邦人莫能辨

科場寃報

鹽官查貢生雍有族叔死家富無子雍利其產業逼
嬸馮氏再醮馮誓守節堅迫之遂投繯死後雍赴
京兆試首場已畢五草嬸忽突至前且哭且詈以
手掩其卷隨覺頭旋目眩不終場而出乙卯秋復
與浙闈總構思嬸至哭詈如前推之仆地亟出馳
歸因發病嬸屢來索命雖遠徙不數日即覓至未
幾死雍一子止數歲臨絕時見嬸戟手罵曰當并
其種去之後亦暴亡海寧人皆能言之當闈場屋
中有神兵繞護諸魅莫敢近惟感恩報怨兩種精
魂得直入無禁意者其然與

三岡識略　卷七　八

畫虎

吳孝廉康侯字鐵庵嘐城人善古文詞性任俠負氣
節里中有不平事不惜奮身以直之嘗閉戶學畫
龍虎遂臻其妙四方爭求之一為武康令武康山
中多虎欲畫其形狀親自往射焉為所傷曾駕便
而貽余并題其上曰咄哉白額何雄視駕出霜毫
掣電紫雙瞳夾鏡光透紙寒阜木葉下紛紛醉中
驚起李將軍一矢射落西山雲筆墨腌曖辭句歷
落予至今珍藏之

胥主政

建業有胥主政度清者好為大言作詩每自詡曰我
落筆烟雲堪與少陵娛美千古餘子輩安足數哉
因名其詩曰胥工部集欲與杜為敵鏤板贈人閱
未終篇不覺失笑乃知李亦杜荀鴨古今未嘗無
對也四方士大夫爭求其集藏弆篋衍以為笑資

繡江集

范樹鈇名彤弧上海人為諸生以博雅自負喜遊貴
人之門瀋陽有同姓為顯官致政歸案塞從之每
對客稱家衰不絕口書著繡江集一卷網羅見聞
纂集軼事秘甚不輕示人然中所載多有未確頗

三岡識略　卷七　九

乃誣證舊事詆娸昔賢求其立心大傷鍥薄即如
王新建之道學徐文定之相業碩正心之義俠皆
不能免然則善真不可為乎斯直碧雲騢之流亞
也又曾記先祖少宰公力致高道素之死此時思
陵盛怒高自取死法與他人何與且先人天性不
飲酒官京邸二十餘年寓中惟攜一姬及厮僕數
人歌舞之說毫無影響即此一事益足見此集之
不足據矣予不可以不辯

神女辯

明張應登巫山神女廟碑記曰巫山神女宋玉為襄

王賦之謂其能入懷王之夢蓋玉以王溺於細腰神其說以中之無是事也然則山果無神女耶於傳有之禹繼父治水東造絕跡西延積石南踰北崖北過寒谷有所滯於台神間之鑿岷江至瞿峽千岩萬壑連絡千里乃仰天嘯嘆俄見神人狀肖美女自空而下授玉篆靈符且命其臣任章童律等六人為禹翌助及英分山川告厥成功還至巫峽思神女助力詢于童律律曰神乃帝女瑤姬雲華夫人也（按宋范成大吳船錄云瑤姬西王母之女雲華夫人助禹治水者）封於巫山之麓或為輕雲或為霏雨或為游龍或為

翔鶴既化為石復化為人千变萬化不可殫述廟在縣東三十里計十二峯南飛鳳之麓階下折碑有地平天成權輿於此功被我民之句舊字如南岳禹碑漢晉人以今文出之者是禹以成功而始祀神女其來已遠宋治平中詔葺廟宇元豐中勅號游真土人疾病則禱天旱則禱禱則應嘉靖十九年中丞李公毀之毀玉言之神女也嗣後憲副王公喬齡復之復禹祀之神女也一、神女耳一神女廟耳知玉不知禹則毀信禹不信玉則復嗟乎宋玉則說襄王之夢襄王則想宋玉所說之夢吾儕可復說宋玉所說之夢予宜郭侯增廟貌隆祀典默偽說而定正論之為亟也應登蜀產神之佑之有年矣厥薄宋玉之賦痛恨襄王之夢亦有年矣東山道巫郭侯磨碑待記泊舟祠下次第其語勘此一段公案以覺夢夢者經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慎勿以毀言失實可也走筆廿刻晴午鮮纜輕雲霏雨神之鋪烟景以享我予鼓楫張帆龍游鶴舉神之理安瀾以送我予余即不敏樂為之記此碑現在何世人之尚夢夢也

十二峰　附　一望霞二翠屏三朝雲四松巒五集仙

六聚鶴七淨壇八上昇九起雲十棲鳳十一登龍十二聖泉

山礬生蘭

陳仁玉蘭譜備錄松蘭竹蘭諸名厥產不一予庭前山礬一株枯半載矣根間忽叢生蘭旋摘旋生烹之香甘鬆軟美不勝言

異形

平生所見異形山左一販棗客長丈餘首幾及屋梁每出兒童噪而隨之吾郡一僧年可四十許身不滿二尺一人承之以槃沿街乞食燕市一叟眼毛

長数寸蓬鬆圍繞掩覆其目江寧見一人足背反
向後而行步如常人乃知古所稱三耳秀才抑或
有之

飛龍

丙辰元旦有龍於東南黑雲駿健逾時而沒子記以
詩云丙辰春王之二日有物蜿蜿霍霧坼赤光映
北鱗爪張倒吸江潮幾千尺兒童奔叫瞠半空一
龍夭矯隨群龍此時陰寒蝕海底蚤出毋乃欺天
公揚鬐皷鬣驅列抉水逕擅捭紛布列馬銜騰踏
天地驚恐使窮黎盡魚鼈春來雨脚歷亂吹入夏

丰閏識畧　卷七　十二

不止愁瘡痍滲龍自是我家事便欲乘雲一問之

猛獸殺虎

二月寧波府慈谿縣山中出一猛獸羣虎聚而鬬之
猛獸連殺三虎餘散走古稱玆白首耳黃腰渠搜
俱能殺虎豹此豈其類耶

京師異風

五月朔欽天監爭日食未決登觀象臺看驗忽天氣
晦黑有大風從西山來勢極猛爲飛沙拔木震動
天地前門厚載門一帶房屋六畝俱被揭去居人
死傷無數有男婦數人捲入半空撇跳撞擊鼎屬

極巨者從空移去數丈蘆溝橋民吸墮前門內遠
近奔駭日食竟未及驗而羅自來風变所希有也
或謂龍鬬而然又云隱隱見天半有金甲神二手
執紅旗揺颺空中風隨之而起好事者因刊圖以
記其異

星隕爲石

初九日青浦縣澱湖地方大星隕地有聲居人爭掘
之見一石色黑手按尚熱秤之重十九斤擊碎以
刀摩之火光四射

鐘自鳴

丰閏識畧　卷七　十三

寧波府新建慶雲樓中懸巨鐘於五月初四夜不叩
自鳴百姓譁言冠至郡守乃于望日設醮以禳之
按明隆慶時燕河營真武廟鐘自鳴又平陰縣門內有鐘不叩自鳴後亦無他異

梅菊夏開

仲夏積雨天氣乍寒乍熱我鄉黃菊徧開又子老荅
頭家臘梅亦放數朶里人盧元昌以詩記之曰灼
灼榴花賽火乘綠荷如蓋挺新池那知群卉趨炎
日冷眼偷看各一枝子和曰繞地蓮蕚未曾開繞
向東籬探菊來五月亭林花事少明年須是滿園
栽

甘露

予書齋前芭蕉五月結蕊大如升花開類荷瓣作黄白色莖長二尺上綴青子百枚每放一瓣中簇花心二十餘粢末盱清露其甘如飴開至八月毎旦採数十粢所結子不及成寔旋就萎落蕉生甘露處〻有之而江南絶少予十許歲曾於舊宅見之今復再覩焉

瀋陽水發

六月二十九日遼陽瀋陽河水發沿河一帶悉被衝没居民有渰死者

鼈中兒

總戎梁公進鼈羹庖人剖之中有一小兒長三寸肢体俱全亟棄去松人聞之遂絶此味醫蔡生天植云鼈中往〻有之不知何據或言鼈交水而窺見過往舟中人形感而肖其像恐亦未確

止谿

朱推官嘉徵字岷左海寧人授蜀中理官罷歸築圃止谿人称為止谿先生夙負才名予偶赴湖山之約得交於先生時年老矣談吐如湧泉性傲兀目中無當意者獨傾倒于予若以為可與言者我何以得此於先生哉其平昔所結撰皆根深幽峭古致倍屬嘗彙晚年著述問序于予踟躕良久而先生已殁我負諾矣一門父子姑媳皆能文俱有詩集行世亦一奇也

儒釋合旨

楞嚴七處徵心謂身内身外潜根見内外隨合中間無着此七者世尊與阿難反覆指示求諸真際極微妙然不過欲破其妄心妄除而真者自見中庸誠則明矣四字足以盡之何者誠則塵縁不雜明則返清淨体而光明洞照一切皆空矣至下文云

凡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体以及五陰六入七大諸説種〻開示又即不誠無物之義與我儒未嘗不合也

大雪

十二月二十八日黒虹見是冬嚴寒大雪屢降堆積至三四尺登高四望如玉樹銀田或云此豐歲之兆也時一人往五里橋為雪所壓村人見雪中有物動撥亟趨視則已僵矣

沁園春

余年五十始見白髭偶閲宋玉叔琬沁園春似諧似

訕不覺撫掌其詞曰嘆息吾衰兩〻三〻霜雪盈頦怪素絲若練偷描病態銀豈如戟硬作愁媒面目生陳主人訝客何所聞而不速來還防汝入宮見妒朋羣嫌猜　況逢貝錦蚊雷更顛倒雌黄蛇與虺黑雲突起九閽雜㕧青蠅欲矛隻影堪哀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汝乃乘危利我炎炎凉態笑星星毋也果小人哉語氣似辛稼軒而滑稽過之

煞神

郡邑傳逓簡帖者曰農民即昏閽類其役最賤北関外有徐姓以此致富為其子捘納入監又以重貲

三岡識畧　卷九　十六

納運判滿載而歸紗輿繡補揚揚自得復揮金交結當事於是儼然薦紳矣然形狀侏儒小器易盈驕矜之氣益于顏面对之欲嘔予族人有市房一所運判以二千金買之鳩工改葬金碧爛然臨街服公服昇四人與徐下車緩步登中堂緋細四顧笑謂僕輩曰貴人之居不可不如是也後累石為山石忽動搖有聲一石從空飛墮幾為所傷運判驚仆嘔血數升旦卧紗幮中見門外一巨雖高四五尺絳冠鐵距上騎一道士長及屋梁鼓翼昂首從外而入運判大呼家人急往救之自古所覩若為物擊究轉欲絕未幾死或曰此即所謂煞神也其父初亦乘輿遇隣里不復拱揖至是遭衆痛罵垂首而避之古語云升不受斗不毀則殺夫人之分量各有厚薄以小人乘君子之器而又以不善處之欲不亡得乎

神醫

醫道通於神明迩來習者雖多罕精其術長男咸寶病痢諸醫僉集皆云不治已付之無可奈何半月後忽自止猶憶予年甫十一忽患腹痛百藥罔効垂四十餘日粒米不能進適秦景明昌運自遠歸

三岡識畧　卷九　十七

診曰若遲半日則不可為矣一劑立愈其方止用人參一錢石菖蒲二錢煨姜三片諸醫力爭痛無補法乃藥甫脫口而痛止秦為人瀟洒不俗自知死期醫道之神目中僅見

長爪

松陵董翰林闇字方南姿度恬雅品質清粹少年登科謙下如寒士對之郤吝俱消其兩手指爪俱長数寸計偕時往返驅塞衛從無損折飲食起居較他人更便涵養之醇不言可知昔人稱李昌谷長爪通眉方南器識殆過之遠矣

瀨中集

毛大可甡負奇才避仇走四方自言當以客遊老所著瀨中集詞藻艷發一時紙貴嘗緘詩寄予云白別雲間去三年渡汝溪蔣亭方二月吾憶董膠西蒽草春前寄蘋風醉後題變緘思不盡長使角巾低後改名奇齡舉博學宏詞入翰苑

元旦雷

丁巳元日四鼓震雷達旦方止既而雨雪大作路絶行人

請免歲貢加徵

三岡識畧　卷七　十八

臺臣陸祚蕃民間利弊一疏內一款查官戶加徵原以軍需浩繁暫時舉行迨孽蕩平停止不遠但貧老歲貢景逼桑榆筮仕止于寒氈家居唯資館穀積田不過數十畝或數畝啼飢號寒者十而八九也乃竟與華膴之仕一例加增殊堪憫惻臣請將宦田除去歲貢一條其捐納歲貢者不在此例所減無多而衰邁窮儒咸思戴德國家養老恤貧之意亦寓其中矣

鬼謎

張惟赤者浙之海塩人為人貪鄙果敢居言路思建奇策為躐進地時軍餉告匱遂上言一應田産地丁銀一兩加徵三錢歲可增餉数百萬其客武林陳生為之具草畀議寔發由是漕米白折一例加徵惟赤積金如山自頋無大損而清脩自好者皆倉皇無措於是怨聲載道即華上諸公多有以此咎之者心頗慚悔一日晨起忽發狂披髮徒跣以首擊柱血肉狼藉家人競持不能止良久呼曰鬼卒至矣匍匐入床下扶起已嘔出心肺而死陳生年老止一子亦同日暴死識者以為有天道

財有定数

三岡識畧　卷七　十九

余世父善心計愛窖藏積鏹數十萬一日持五千金偕次子侃至丙舍瘞密室中入土六七尺上覆巨磚人無知者侃後迫他用乘父在郡城私往取之剷地丈餘無所見於是徧掘室中僅餘東北角數尺以相去稍遠且疑父先期取去興盡而止父聞亟往復疑子竊試于東北掘之不三尺窖藏宛然比前地已徙二丈許矣侃卒以貧死又妙丈張孝廉士紳家人汲水見井中有元宝二屢浮屢沉舉家悉見百計鈎致不可得乃竭泉求之僅獲碎銀四十三兩元宝偏覔竟不復出夫以父之所有子

尚不可以倖取井中之銀錢何而多寡大小毫不可假人柰何妄覬他人之物并圖及分外哉二事予親見之

宅祟

東隣朱氏宅頗寬敞向多鬼祟有張孝廉喆者僦居之一日晨起覓履不得既而家人履俱失去啟户索之庭有銀杏一株高數丈履悉倒懸其上張惧亟徙去

伶人被刺

楓涇鎮為江浙連界商賈叢集每上巳賽神最盛以

主園識畧　卷七　廿一

重價僱八九歲小兒擎以鐵柱高十許丈號出珍寶以飾之鼓樂前導沿街迎三日乃止舟車填咽遊人接踵又架高臺邀梨園數部歌舞達曙曰神非是不樂也一日演秦檜殺岳忠武父子曲盡其態觀者揮淚嘆息忽一人從衆中躍登臺挾利刃直前刺檜流血滿地執縛送官訊擅殺平人之故其人仰對曰民與梨園從無半面實以一時憤激願與檜俱死初不暇計真與假也有司憐其義憤竟以誤殺薄其罪

鷓鴣天

孝廉張硯銘渊懿性不與物忌工填詞所居近西郊一水環遶種花養魚蕭然世外善飲酒能終夕不醉予暇時過從恍如桃源中人生日作鷓鴣天云負郭田園五畝餘數株高柳映清渠腰鐮雜草魚支倩手鋤栽衣烏僦居齋字拙谷名愚儒教愧夢到華胥日長自有消閑訣三尺綸竿一卷書其曠達之致如此

記夢

余自少頗散不善治生放棄以來家貧累重不無憂生之嗟竊念兢兢自好而境遇拂鬱天之報施疑

主園識畧　卷七　廿二

不可信一夕雨聰獨酌漏三下始就枕夢二青衣人排闥直入手持片紙呼予名曰王台宜速行予肅衣冠隨之去約十餘里至一城中有大殿丹楹刻桷金碧輝映傴僂而入見一王者南向坐頳面紫髯佩服如天帝狀傍列侍衛數百人予跽謁屏息忽聞殿上厲聲呼曰爾碌碌庸儒窮通得失各有定分何得妄生怨尤且爾欲富予欲登仕版予抑將野處以遂志乎予伏不敢對有人從傍趣之予叩頭曰世亂才拙不願為官欲得富耳王微哂左右顧左一人繡衣束帶如世所謂貴人趨而前

曰若欲富已須王命但隨我往足矣于是挾之出俄頃抵家其人形貌侏儒神氣昏瞶執手殷勤良厚坐定訊予平日所為何事彷彿以近所讀書一册呈之接至座側若不識一字者良久見衆歸麟趾從地湧出爛然盈庭予訖曰此從何來曰若患貧故王命以此界尔尔宜潜心經營識書為賢義俠為賊猶頃烏卑可翹足待也語畢起別俟從擁之去予亟持金入呼僮與歸思穴地藏其半又思以半之半權子母半置產為子孫計既富思貴又欲乘時入貲以取功名自旦至暮千籌萬算飲食都廢入夜慮有不虞手自鍵戶令家人更番擊柝終夕踟躕日不交睫倦欲凭几假寐眼方合聞有聲剨然以為盜也矍然驚起則曉鐘鳴矣一燈倚壁竹床紙帳依然如故覺而細思向者貧而忽富今者富而忽貧向者何勞今者何逸然則神之默示其愛我者至矣乃徐起盥漱于時榴花盛開蒼翠遶屋松風泠然與稚子讀書聲相應遶內子抱黄梅水瀹茗遣小玉送至披襟而飲之回憶夢中之事自悔復自笑因拔毫以識之時丁巳夏五夏至後一日

長夏十友

節屆三伏溽暑特甚苦無避炎之地幸有十友為伴稍破寂寞因各賦一絕偶識於此石几曰巧匠琢青玉瘦骨涵冰霜客來聊坐隱斐骨生秋凉竹榻曰此君綠玉姿瀟洒抱勁節高枕北窗風夢踏峨嵋雪蒲團曰斗室謝塵鞅買身充佛奴妙香熏石鼎日夕盤雙趺怪石曰玉壘供怪石搜奇剔藏洋照影光參差悅映瀟湘水竹奴曰玲瓏寒玉長夜共反側藉汝伴孤眠肥婢無顏色方枕曰蘧葉紋如水欹斜面面寒將身化蝴蝶無夢到邯鄲笠曰無錢買纓笠籜筍截作帽茫茫細雨中盡日持竿釣瓷甌曰山翁贈新茶蟹眼翻出泉久抱盧仝癖支爐手自煎蕉扇曰芭蕉剪作扇弄影何團團那許纖塵染虛牕六月寒椶拂曰孤根托巖岫攜手度炎夏蕭散宜幽人無勞叱王謝

前生孽報

洞庭陳生者家甚貧挈妻及弟從淶涇其地商賈駢集陳為人柔佞善貿易不數年累千金忽染疾伏枕數日蹶起謂妻與弟曰我三人前生俱為僧共姦一婦而殺其夫手刺之者即我也今冤將償拘

訊期迫我先行汝二人亦不免矣言畢自拔其髮并記每供盡役取刀割舌又以兩指將眼珠剔出少頃氣絶予家西廂同生與陳隣目睹其事今不知其妾予若何當爲訪之

烏船

八月勅下江南造戰船一百號赴洞庭名烏船狀如飛烏長十一丈五尺濶二丈四尺深一丈七尺桅高九丈五尺宜興山中有九真廟祀女仙九人傍有古樹其葉每年一易大歲數十圍方廻道國棟議取之夜夢有九女入室素衣冶容若有所訴方

三岡試畢　丞七

不爲止督工往伐忽一聲穴出欲攫方：驚仆一　茁
典吏跪致辭曰大王爲山君必有靈爽方公奉朝命而來事非得已幸勿加害虎徘徊四顧咆哮而去國棟歸即發病日遣人詣山致禱竟不起又廣山紗清寺有古榆枝幹凌空夜有光怪縣官遣丞往斫斧始下噴血如注衆牽至舟樹忽自動俄頃躍入水舟即覆匠役同日死者數人衆以絙挽之轉入泥底重不可出楚中諸帥托言進勦欲以此支吾歲月徒費金錢可惜也

再舉御試

九月再舉御試時閩秦楚閩諸例納背者許列名太學及補入各省紅案特行御試以酬之

星隕有文

十月初七日更餘京師人見大星自東南流入西北大如斗白氣環繞從上屬下陸順天府懷柔縣内狀類人首上有星斗篆籀之文人莫能辯

廣吏爲神

梁君浩然山左人由明經知嚴州府廉介有守退衙課僕藝蔬以自給百姓德之擢寧紹道初蒞任見一白鬚老人手持稟帖跪謁岸左喝問司閽何不

三岡試畢　丞七

傳報衆悉無所覩三日後方視事忽聞空中鼓樂　茁
聲彷彿見騶從駢集云迎新官赴任即日無病而卒父老有見夢者知即爲彼土之神云

除妖

十一月二十七日有妖人于海子口建土城一座分八門上列旗號十二月初四日攻破獲草人五十餘皆持弓矢及活馬數疋不見一人見邸報

地震

戊午四月初五日未刻地震牕户動摇頭目俱眩

獅子

五月西洋國貢獅子厚賜其使本多白拉等遣歸

魏公直節

魏公象樞山西蔚州人立朝亢直守正不阿慷慨敢
言不避嫌怨官都憲時極言天下事時有廉令陸
隴其者任嘉定令潔己愛民為貪撫參革去貪吏
劉某曹某反入薦剡公大不平上章爭之言朝廷
鼓勵人才澄清吏治惟恃賞罰耳乃廉官貪官參
處同例盡載(汙)溺職保薦無分何以昭勸懲示儆戒
予若下官可以欺上官則上官可以欺君上〻下
相蒙使廉吏灰心貪風日熾臣不得不鰓〻然慮
之也又言考校一官風教攸係天下最為不平者
孤寒無進步之路天下牢不可破者科場多昧心
之人乞嚴加申飭大破積習于以肅官方而勵人
心士風民命庶其有瘳予撫今之事讀公之文可
為嘆息流涕者也

醜令

漢魏以來牧民之官其選最重迩來此選太雜有楚
人某捐納華亭尹其人長不滿四尺背高一尺背
突起尺餘前仰後俯肩過于項每出婦人稚子爭
穴牆以窺靡不匿笑予同籍孫給諫蕙忱典負氣
慨上書言宜加選擇以清仕路朝廷愛民前古無
比若得一革此弊尤今日之第一急務也

刑戒書

我郡一官家子杖殺一婢二婢懼而自縊身受刑辱
其鬼現形晝夜號究敲窗擊壁變怪百出止一子
數歲白日為鬼所殺因思呂叔簡有刑戒書數則
真千古格言為人上者不可不錄一通於座右特
識于此　五不打　老不打　幼不打　病不打　衣食不
繼不打　人打我不打　五不就打　人急勿就打　人
忿勿就打　人醉勿就打　人隨行遠路勿就打　人奔
走喘息勿就打　五且緩打　我怒且緩打　我醉且
緩打　我病且緩打　我見不真且緩打　我不能處分
且緩打　三莫輕打　生員莫輕打　上司差人莫輕
打　婦人莫輕打　三莫又打　已撲莫又打　已夹莫
又打　要枷莫又打　三憐不打　盛寒酷暑憐不打
佳辰令節憐不打　人方傷心憐不打　三應打不
打　尊長應打為與卑幼訟不打　百姓應打為與衙
役訟不打　工役鋪行應打為脩私衙或買辦自用
物不打　三禁打　禁重杖打　禁從下打　禁佐貳捕
快非刑打　呂君此書真仁人之言可補律法所不

逮也

吳太守

吳太守綺字蘭次廣陵人出守吳興性瀟洒喜交遊酷嗜詩酒不善居官被放歸家貧頗事干謁以酒色自娛不復問家人生産夏日偕諸名流過予小集分韵賦詩俄頃成一律云黄雀風清夏屋渠董惟初起初提壺主人自謂閒三徑詞客從来在五湖銀管分題傳野鶴玉盤行饌斫江鱸披襟此日如秋爽不信招涼别有珠坐客為之閣筆

九華懺悔

丰肉識畧　卷七　廿八

張給事惟赤加徵逼害前載已詳今秋客湖上所聞更異并識于此五月二十二日〻初逼午其家守門老僕忽聞屋上馳驟聲甚厲驚視見数鬼卒以銀鐺係惟赤頭手執鉄椎撞其背號哭呼僕曰我罪重受刑最酷連報大相公當面語之僕曰主人他出奈何言未絶鬼卒擲之登屋回顧曰明午復来可語汝主待我少頃主人歸僕泣告大怒責其謗主命與杖僕訴曰明午若不来受杖未晚須縶頸以待乃釋之翌午聲響如前簷瓦震動則鬼卒復驅張至矣亟入報趋出果見父伏地大哭張撫之曰起〻可速歇公差并多焚楮帛庶免目前之苦于是立辦盛饌三席二席鬼卒其一以享父食將畢復切囑曰我罪孽深重不可倖脱速向九華山某洞請某僧為我懺罪然冥王怒甚恐亦難觧也言罷淚如泉湧從空擲盂于地鬼卒復擁之去惟子及老僕見之他人俱無所覩海昌僧奕開從彼邑来言之甚確

夏雪

七月初四日滬瀆地方忽下微雪行人以箕承之頗有積者

丰肉識畧　卷七　廿九

天鳴

八月初八日東南天有声如湯沸或云如海嘯声自戌初至亥末始息五行傳曰天鳴有聲百姓勞形观象玩占記晉大興二年陳大建十三年隋開皇二十年俱有此異

禾变葱

福州府閩清縣田中禾稲間变為葱見邸報時吾鄉亦霖雨傷稼予作秋雨謡曰夏旱倘何久有禾不得出秋雨何多有穀不得入瓶款囷仄甑已空哀吟無計賤天公望庚聊慰愁看两莫浪喜陰風来從

東復見日北珥西城豪客金滿床東郵富翁粟滿倉祝天願天雨不止一石幸增十石價便可拖青紆紫揚輝光有客對我笑勸我勿怨天有田尚無米何况君無田吾聞嶺嶠之間方格戰百姓無多戎馬徧悲哉一死終難逃種稲成蔥事尤変君不見福州府閩清縣

牛鬼

南閩鄉試初場見一巨牛無首歷階升堂衆共追覓忽不知所之

氣感

婁縣民何壁女許朱氏子為室年俱十九雖兩相慕尚未配偶一日朱仔來候適值女以手撫其腹遂有娠二家俱小姓不以為意及產有聲蓬蓬自腹中出少頃腹平惟虛氣而已蓋氣感也嘗聞耳談載吳聘君與弼母居江右父官京邸同夜夢相媾而孕聘君相傳以神交而生子不覺失笑後與弟爭産指為非凡交訟于官按洗冤錄亦有氣感無神感之說古人云思女不夫而孕然乎否乎

河豚宜戒食

滬瀆包明經尔昌將赴廷試親黨相聚餞送因設席以款之日午客未至尔昌餒甚遶廚間烹河豚先進一甌隨其衣冠出揖客初覺一手麻木既而遍體皆麻急入内脫一靴未竟腹脹腸裂而卒河豚遇毒往往開之若包氏則目擊者究郎張未云橄欖至寶丹俱解河豚毒吳人悉不論直云用不潔今吳人未有不用橄欖者張不知妄說可發一笑

麒麟

江西袁州府山村牛產麒麟有紅霧霞罩徧體生鱗村民不識鋤殺之

食犬報

吳門定光寺僧其性淫毒不脩戒行靡惡不作平生喜食犬所殺無筭一日忽得疾口作犬吠聲不絕數日死嘗讀楞嚴經言菩薩元制食三淨肉謂不見為我殺不聞為我殺不疑為我殺今復益之以二自死鳥殘令比邱得食五淨肉此四神力化生本無命根又曰淨肉除人蛇象馬驢狗獅子狐猪獼猴十種餘俱可食然則于世間味竟無所不食矣使後之緇流得以藉口皆菩薩為之作俑也

彭祖橫死

上海張主政宸年垂耳順自矜工容成之術有僕婦

美而蕩閑之不信於是刻期相賜接未久張精溢而卒昔彭祖七百七十九歲猶供不壽日謀秘方晚娶妻鄭氏以妖淫敗道而殞彭尚橫死何況餘子記之以發一笑

粘詩相誚

海昌揚中丞雍建初擢巫相邑令其趨謁屏與從步行至門禮数極恭未幾轉黔撫令復往賀鳴鑼清道以過之有為詩粘于縣壁以誚之云勢利官情勢利交掂斤簸両也徒勞內埜外撫供天吞一樣銅鑼兩樣敲今見之愧恨而已陸冀王元輔說

塟友

詩人殳丹生字山夫垂老落魄往来吳越間晚寓家楓橋受知于錫山令吳公興祚後以貧死公時開府七閩聞之惻然遣人塟之寒山寺側予偶過其居題詩壁間云老死寒山古寺東詩人飄泊嘆途窮故交萬里收遺骨薄俗猶存掛劍風

以数為名

近閲邸報見有均房總兵四十六者以数命名英解其義及覧元明諸紀載有元將年五十八六十八監察御史五十九叅政七十尚書郎七十六與此正同今滿州以数命名者極多

古書雜榛

空同子化理篇曰松檜不棲蟬江之南不産荊棘我鄉荊棘隨處皆是余庭前有古松一株亭〻獨峙己五十餘年每至秋初蟬聲聒耳不知李夢陽何以有此說

古語

古語云奔競者不顧默而默至賄博者不顧貧而貧至庸醫治疾不顧死而死至醉飽房勞不顧病而病至予以為貴者不顧危而危至富者不顧辱而

辱至高亢者不顧謗而謗至籌算者不顧愁而愁至〻有子不教不顧覆亡而覆亡至多畜僕不顧淫亂而淫亂至此又事之必然者也

晝夜變易

南唐書曰盧文進陷契丹出獵當午晦如夜星皆見土人曰此名笪日不足異是晝變為夜也齊地記曰東萊有日夜出因名不夜城是夜變為晝也日行有度恐無夜出之理若非齊諧則亦齊東野人之語耳

長短大小不侔

春秋長狄僑如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眉見于軾以九畝之身而首不及數尺何身之大頭之小乎衛靈公臣公孫倡而長三尺廣徑三寸何其長而狹于秦惠王時宕渠郡獻長人二十五丈六尺毋乃太長漢武帝時東郡送一短人止七寸毋乃太短此皆形容之過理所必無不足信也

三岡識畧卷七終

三岡識畧卷八目錄

黑氣
山左饑荒
鬼城
四詠
道書
前輩先見
發掘祖墓
孝子復讎
妖星吐光
蜂報冤
河決
冰雹
左道伏法
鬼胎
松郡虎見
削平諸逆
科名不絶
居鄉不操鄉音
海寇劫粮
天雨穀
京師地震
雪庵道人
星變江鳴
積財貽害
日食
貴賤有定分
溧尹
產蛇
將軍好文
寒食掃墓
私增田額
妾江贈詩
先輩名言
平西逆報
背郎古今不同
認後輩為同年
昇平宴
前輩風流

由貼
于公清節
沈縣
星变
旗竿氣出
平島冦
咏燈
趙公清慎
宋朝御像
甲官飴詩
腸章
草草山人
閔公著雲
紙帛行
僕見異報
毆父
大脯
变畜償債
日本刀
曲阜贈言
臘月雷電
古諺不足據

三冈識畧卷八 己未至癸亥

五茸董 含著

黑氣

己未元日申刻有黑氣自西南亘東北其長竟天

天雨穀

二月江南天長縣天雨穀

山左饑荒

自春徂夏東郡大荒人相食草根木葉一時俱盡行旅皆結隊而過如單行或三四人作伴甫出門即被噉

京師地震

七月二十八日己時初刻京師地震自西北起飛沙揚塵黑氣障空不見天日人如坐波浪中莫不傾跌未幾四野聲如霹靂鳥獸驚竄是夜連震三次平地坼開數丈得勝門下裂一大溝水如泉湧官民震傷不可勝計至有全家覆沒者廿九日午刻又大震八月初一日子時復震如前自後時時簸蕩十三日震二次十九晝廿一日大雨三日斷巷積水成河民房盡行衝倒廿五日晚又大震二次內外官民日則暴處夜則露宿不敢入室晝夜不

分妖如混沌朝士壓死者則有學士王數治員外王開運總河王光裕通奥道郝炳等積屍如山莫可辨識通州城房坍塌更甚空中有大光四面焚燒哭聲震天有李總兵者携眷八十七口進都宿館驛俱陷没止存三口涿州良鄉等處街道震裂黑水湧出高三四尺山海關三河地方平沈為河環遶帝都連震一月真亘古未有之變舉朝震驚因下詔求直言旣而群寇以次掃除海宇乂安竟為蕩平之兆云

鬼城

三岡識畧　卷八　二

將軍頴楚進征粵寇距藤縣二百餘里遇鬼城一座旗幟森列四門晝閉疑中有埋伏發兵攻之城破黑氣障天倏見毒蛇蜈蚣及蛛蝎等物從空飛出惡氣噴薄士卒觸之皆体脹腹疼踣地欲絶急撤兵而過

雪菴道人

客從新安來携字一卷云係一巨室家藏物遭亂散軼重價購歸展閱乃草書前出師表字大二寸許筆力遒健縱横變化殆入神品後題至元辛巳夏四月廿有三日雪庵道人書於崇教院按題乃元世祖十八年輟耕録載李雪庵與趙子昂同時凡禁扁皆其所書想即其人也

四詠

吾友盧文子元昌性高雅不喜與俗人交少年操衡文之柄名噪海内四方尺素郵寄不絶久次諸生不樂遂棄去杜門著述嘗作文房四詠遠近傳之一詠云不律不律嗟已老麟角兎毛何潦倒無緣簪汝待承明當年役汝苦不早祖龍祖龍計何踈蒙恬不殺空焚書今朝送汝瘞退冢中山從此休遺種二詠云帝鴻多事鑿墨海萬古白石喪真宰

三岡識畧　卷八　三

我今與汝愁結鄰琉璃黯淡銷精彩翔鳳生芝那可明送君且葬王公池素旌上寫陶泓字弘農主人已辭世三詠云書契以來有蔡侯千株兎盡桑根愁凌雲不給漢殿札疑光側理箋空投我今誓與赫蹏别桃花斑文且盡絜埋君誄君無一解君不見堂堂無字碑四詠云男兒七尺當負戈有墨須向盾鼻磨不然亦自尚書賜隃麋雨挺作大字若教長與仲將俱如漆之黙不如無元卿元卿尒休矣從来曳白腰纒紫

星変江鳴

八月大星優位又江南江鳴三晝夜如萬牛豩吼居
人駭避
道書
雲笈七籤載道書備矣乃讀開天靈寶諸經其悖理
不經較釋典更甚嘗謂上古有盤古真人從天尊
授內經得以飛昇厥後神人氏出狀貌神异類盤
古故亦號盤古世人相聚但知此盤古豈知元始
之初復有盤古哉又曰過去有劫名曰龍漢炎生
聖人號曰梵氣天尊以靈寶教化度人龍漢一運
歷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刦乾坤破壞嗣後屢開

三岡識畧　卷八　四

屢壞至帝嚳時太上遣三天真皇齋靈寶五篇以
授帝嚳嚳將上仙乃封之鍾山夏禹巡名山得嚳
所封真文于是奉持出世依法自脩故禹得伏神
力能鑿龍門通四瀆天下乂安托於尸化其實非
死也禹復封之北嶽及包山洞庭吳王闔閭出遊
仙人山隱居取以授王其文篆書不可識使人問
孔子孔子曰此是靈寶王符王尊事之然不能通
奉科條真文乃飛上天不知所在又老子中經曰
丹田名藏精宮中有神姓孔名丘字仲尼謗之不
覺失笑荒唐謬妄敢於誣聖呂黎所云焚其書火
其居豈止浮屠氏哉
積財貽害
新安有富人二一程一汪以賈起家積財巨萬性鄙
嗇雖産日廣而自奉痛儉以重利權子母持籌握
算錙銖必較汪無子病將革族人爭立搶奪一空
奴輩各攫貲散去汪卧床不得食引首四顧飲恨
而卒程三子長子獲與鄉薦貪濟以橫田宅益廣
遇亂怨家羣起劫之被殺餘二子五孫皆死于兵
予嘗讀五代史載董溫積貲巨萬秘瘞咸其族瘞
之一穴盡取所有瘞後槖其資裝道出魏范延光

三岡識畧　卷八　五

伏兵境上殺而奪之挈歸河陽蟠重盈路楊承勳
遣壯士驅之隨水悉擄其貲夫諸公功名富貴震
赫一時乃因一人之財而坑數家之命益盈滿者
造物所忌況又不以道又積而不散身不及害必
禍子孫此理與勢萬萬不爽者人柰何不鑒于古
獨不應蹈范諸公之覆轍耶
前輩先見
明楊公廷和柄國時弟為鄉者一在方面者二子婣
恂等通顯者數人既而長公慎復掄鼎元賀客填
户公顰蹙不歡或問其故公曰君知傀儡子當席

散則傀儡盡出天道惡盈我恐曲終席散時也未
幾罷相升菴遣戍恂殺人抵辟其餘死亡略盡人
服公先見夫以公之德業升庵之才名尚不能保
而況不如公者乎唐張丞相嘉貞曰近世士大夫
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食費我無是也吾于二公
之言有感

日食

庚申元旦日有食之

發掘祖塋

何元朗良俊世居柘林因號柘湖負才名自奉豪侈

三岡識畧　卷八　六

歿後胤嗣孱弱家業盖落至第六傳止存裔孫何
安一人而已安無賴以肩挑為業久而不能自給
復鬻身為奴一日謀諸妻曰開祖翁厚塋三世中
多金寶若發取可畢生享用矣且子孫獨我在誰
為禁之者於是投牒縣官托言遷塋遂糾傳徒數
人荷鋤往先發中二家棺骸朽壞空無所有次至
元朗夫婦剖之衣冠宛然從風而化于元朗便房
得金帶一束於夫人得金鳳凰玉如意各一金鈿
二銀鐲一鏡數枚二棺俱沙枋堅固如新念貨之
可得數百緡因覆屍于地三家遺骸共十一具悉
棄岸側頭顱縱橫男婦合併安欣然滿載歸見者
憤恨亟報官安以金帶賂之官笑曰渠之子孫與
他人何與置不問或謂安必前生寃對故托生其
家以快報復斬屍揚灰未逾斯慘夫盖棺事定乃
禍發後人戮及數世天為之乎抑彼祖宗者自為
之乎嗚呼亦可悲已

貴賤有定分

燕翼錄曰宋天禧初富人鄭巽出粟五千六百賑飢
求補官不許晁迥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
即止詔補三班借職自後皆得援巽例以請然則州

三岡識畧　卷八　七

縣官不許接坐令庭叅而已又云閒瑣錄載我家
朗洲公子儀登第有司贈旗扁父南田翁欲往報
謝乞宗達以書先容具揭入行庭叅禮郡守立待
一茶後司李及縣令俱朗洲同年南田以庶人自
居絕不往謁觀此二事見古之上官慎重名器下
亦各安其分罔敢僭越風俗猶古今仕路一變抱
朴子曰人有出身卑碎徒以因緣際會低眉屈膝
超越不次毛成羽長蟬蛻糞壤便自軒昂目不顧
步器滿意得可謂形容殆盡矣

孝子復讎

上海縣吳某授泰中一令偶富民犯法令故重入其罪其人百計祈哀初亦佯許卒殺之止一子十餘歲并沒為奴後年老罷歸有戚閒府東郡時吳已鉅富且逾古稀矣輦金詣戚為起官計親友互諫止之不聽富民之子已偉然一丈夫性恭謹指使無不當意極愛之令首途中道不辭而去衆疑為逃也一夕解鞍甫息其人率壯士三十餘輩皆以絳帕抹額斬關入叱令跪面數殺父之罪吳叩頭乞憐諸奴亦環伏號泣願以所輦之金進殊不顧揮刃斷其頭以首挂鞍并截四肢呼嘯上馬而去

三岡識畧　卷八　八

餘僕載屍踉蹌歸家人結草為首以斂之此庚申仲秋事也夫春秋大復讎然君父之大義深不共隱忍不發者往往有之乃能韜晦二十餘年屈身忍辱蔑雪大恥非智勇兼濟能如是乎雖史書所称何以加焉惜未詳其姓名云

淫尹

嘉禾有錢桂者納貲授高密令性貪淫無撿縣傍即典史衙署兩楼相望史妻有艷色每曉粧令必登楼窺探一日啟窗見桃心許情不能禁先遣妾往致殷勤史妻来答趨出揖之然未敢逼也史忽于中秋夕設席招令欣然往半酣呼妻捧觴為壽情愈篤史佯起更衣乘間訂以明夜来會翊日以公事檄史往某處盛飾赴約妻含笑出迎急趨擁之衣尨求歡忽見史從外率数僕仗劍入縛令于地持刃欲下者再令稽顙祈哀史索萬金遂呼家人從楼窗擲下計將三千金不許又益其半并與紙筆叱之直叙顛末始釋之未幾合邑徧傳上司遂兩斥之嘉善孫君為予說

妖星吐光

十一月朔日初没有妖星吐白光自西南起指東北，

三岡識畧　卷八　九

圍大尺餘其長竟天上下銳厥狀勁直逾時而滅至十二月初旬始隱不見或曰天槍或云疑是長星予作妖星行以記之

產蛇

北俞塘沈進士之英姪女嫁莊氏于懷妊三年不產有醫者診之曰脉象頗異疑必異物當以藥下之服畢覺腹中奇痛產一胞墮地而裂中有小蛇五蜿蜒盤屈以次而出急撲殺之沈布衣麟親見其事

蛉報冤

敞
廬之左有鴨脚一株高四五丈雙鵲巢其顛鵲育
二雛比隣其富蜂甚夥鵲乘間每旦啄食并哺其
子一日有數蜂隨鵲飛去回翔樹杪若逍遙者未
幾羣蜂以千計爭先出穴狀若列隊齊擁至巢半
繞其外半衝入且齧且螫少頃鵲雛毛血零落墮
地死羣蜂轟然望北去二鵲哀鳴奮爪嘴向空亂
啄竟不能救夫小虫何知尚能竭其智勇不顧軀
命以報宿憾世人肆意妄行自以為物莫我難乃
禍機潛發後悔何及予目擊其事故感而識之

將軍好文

王將軍永譽三韓世家也荀中郎伏節之年來鎮我
松性恬雅不尚勢酷喜詩能書恂恂如儒生與予
輩相對論詩竟日不倦每出行屏騶從僅一馬二
卒過者不知其為大將軍也古稱杜當陽輕裘緩
帶周左幸執筆賦詩將軍殆近之矣在郡二年兵
民兩安之惜乎移任粵東而去

河決

辛酉淮安府五月二十七日大雨五晝夜堤倒河決
數處直犯郡城渰死人畜無數知府曹君取府堂
鎮淮扁投于河水稍退

寒食掃墓

寒食掃墓幸諸兒宿僧舍夢一人衣道士服手持羽
扇相與接談良久語多旨趣忽驚醒天已曙矣口
占一絕云二十五聲蓮葉漏一百六日杏花風道
人曉起喚殘夢溪鳥亂啼窗日紅

冰雹

六月十八日申刻杭州省城雨冰雹大者如桃小者
如豆

私增田額

從來田畝有一定之額時巡撫某忽創為丈量之說

檄廢令劉從諫先丈青浦縣劉與甬蠹共為姦利
田之增減視賄之重輕計起科田一萬三千餘畝
百姓譁然不平此項初無與朝廷徒飽貪吏奸民
之腹貽地方無窮之害良可歎也嘗憶元時有奸
人詣中書訴松富民包隱田畝為糧一百七十餘
萬石沙蕩為鈔五百餘萬緡宜立官糾察追收中
官移文驗視時王艮為江浙行省檢校官僚陳曲
折言其不過希朝廷之聽而報宿怨且興創立衙
門為徼名爵計耳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非培
養根本之策事遂寢艮字止善紹興人今安得有

止善其人為民請命哉沈存中筆談云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轉運使王方贄均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或奏其擅減稅額方贄謂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豈當異視上從其說至今不改方贄生五子多顯者孫珪為宰相宜惠民之報與然則病民之報不古可知矣

左道伏法

楚人朱方旦以左道惑衆自號二眉道人美田宅廣僕從擁妻妾子女如富家翁詭言有奇術妄欲休咎前楚撫蔡處下獄倖脫愈肆行無忌其黨推為聖人復出背撫藩臬及士大夫無識者皆投贄執弟子禮王侍講鴻緒特疏參之曰妖人朱方旦陽

托修鍊之名陰挾欺世之術廣招黨羽私刻秘書其書有曰古號為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其徒互相標榜有傾齋弘者則曰古之尼山今之眉山也陸光旭則曰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吾師眉山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數大儒之用小老莊言道而不言功神仙之術虛等語皆刊書流布蠱惑庸愚侮慢先聖乞正典刑以維世道　上震怒方旦立斬翟鳳彩傾齋弘秋後處決光旭後放歸陸君登兩榜有名性喜術數故與斯禍厥後又有欽天監南懷仁者上所著窮理學一書其言以靈魂為性謂一切知識記憶不在于心而在頭腦之內語既不經旨極刺謬命立焚之

先輩名言

于穀山筆塵曰許魯齋退居蘇門與姚樞竇默同游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責也凡事必做于禮以倡率鄉人一時風俗為之丕變昔者臧文仲歿魯人哀之子皮之死子產歎其無與為善我於先生見之矣今風會日澆士大夫以財勢相競

富人市儈引與游處間有一二清節之士目為迂疎去之惟恐不速嗟嗟之衆從風而靡古今人相去奚啻千萬里哉

鬼胎

八月十九日馬嗜寺東張千總妻產一子眼居額上項生兩肉角口列巨齒四自頸以下悉如人張怒撲殺之擲寺後聚觀者數千人去敝廬不半里予目擊之

婁江贈詩

太倉許秀才旭善詩能書以重陽日生因號九日有

秋水堂稿嘗以詩見貽云當年二妙擅英聲五載
逢君倍老成達岙豈知淹仕牒才高翻喜占詩名
行吟方外同司馬依隱江東類步兵湭托東皇勞
九辯沅蘭湘芷不勝情予感其意至今藏之
松郡庯見
雲
間素無虎府志載佘山有大青小青相去已久無
之椽者九月初忽有虎從西来初十日伏東郊外
華陽橋灌莽中有顧氏子年十七早行被嚙後潛
跡至天馬山一帶居人多閉戶不敢出總戎遣兵
四出捜之虎往来倏忽偶一遇逡延却避經月不

獲詭為神虎乃於普照寺建道場命黃冠咒陰兵
驅之後竟逸去予作新樂府以記其事云虎何来
在四郊忽東而忽西往来咆哮朝食人兮暮食犢
與豚官吏清廉尔何為然居人皇皇告之幕府昨
檄千兵今發全伍還延却避恐逢虎怒沿村捉雞
鴨膏彼刀與斧經旬竟不獲屢出亦何補爰命黃
冠誦經緇衣擊鼓問奚所為誓將驅虎虎廢哉赴
山而蹈海兮以全我將軍之神武按嘉靖初年一虎自北從官路來入市西空房中渟生市有少年勇力五人持刀鎗攻之虎躍起五人皆傷二人死虎亦不食次早忽出門渡浦至柘林西去不知所之見中江雜識

平西逆報
十月二十九日王師平雲南偽洪化吳世璠及三桂
僭郭壯圖俱自殺逆黨方光琛李本深馬寶胡國
桂夏國相巴養元趙國佐等以次伏誅當三桂之
窮追永曆也永曆已泆入緬甸三桂率兵逕至阿
瓦檄取之緬人惧送永曆暨太后中宮太子赴三
桂營未幾俱遇害此壬寅四月事也是日天地昏
黑風雨雷電交作滇人皆為出涕及世璠敗亦投
緬國緬人以其不義拒不納于是吳氏無少長俱
駢戮論者謂三桂世受明恩乃于其子孫不遺餘

力卒之白首称兵妄覬非分荼毒生靈此誠覆載
所不容也故不及數年遂至舉宗被屠骸骨不保
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削平諸逆
三
桂以移藩據滇反叛僭號大周於甲寅正月稱帝
于衡州起建宮殿改元昭武鑄錢曰利用通寶四
方起兵從逆者則有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之
孝廣西將軍孫延齡陝西提督王輔臣潮州總兵
劉進忠四川提督鄭蛟麟雲南總兵馬寶四川總
兵譚弘襄陽總兵楊来嘉等群聚蠭起望風歸附

大者擁衆數十萬小亦不下數萬羽檄交馳區宇
割裂乃八年之內廟謨獨運以次削平信乎神器
不可以力爭也
野史氏曰撤藩之變雖曰人事豈非天意哉使
其先粵而閩而滇則輔車無存嶮巇將至可喜
遂首郎之志吳耿免赤族之禍三方無塗炭之
悲矣計未出此致尋斧柯軍興未幾言利之臣
紛紛而進西園車滿燕市肩摩朱紫及於輿儓
衿珮徧于伶隸史冊以來所希見也乃若東牟
導其先驅榆閔踵其後勁運丁陽九罪盈緬甸

孔耿及身而斬吳尚珍為鯨鯢四凶治天若或
聚而殲之以此始者必以此終嗚呼天道好還
可不懼哉

貲郎古今不同

暇日有二客過予縱論古今一客曰今人從官文章
德業遠不逮古人惟治生產為勝之即如陶朱公
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便稱富人今田舍翁見之將
笑破口矣貲郎見於兩漢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
以二人之才釋之有久宦減仲產之歎相如謝病
歸家徒壁立蓋為世所輕仕亦不達苟非異日他
有以自見必為貲郎所累坎壈終身矣迩來一登
仕途便可取償十倍本朝立法之寬非前代所能
及也一客曰古之貲郎亦只因多識幾箇字耳予
為之一笑

科名不絕

海內世祿如莆田之林宜興之吳閩閱之盛不可多
得吾郡科第惟寒宗稍多亦最久自明天順己卯
迄今康熙辛酉世傳十五時歷兩朝通計二百四
十餘年科名繼起皆一祖所生其間中斷者止七
年宅族通顯或過之求其聯綿不絕吾族之外未

易多覯也按譜御史介軒公諱綸始中天順己卯
舉人甲申進士通籍十七年歿七年子大理公世
良諱恬太守公世恒諱忱俱中成化丙午舉人弘
治丙辰進士又五年季弟知州公世康諱懌中辛
酉舉人大理公通籍二十六年卒太守公中二十
六年尚寶公朗洲諱子儀中嘉靖壬午舉人戊戌
進士又十六年太守公卒尚寶公中二年五泉公
諱充大廷評公諱志學俱中庚子舉人又八年尚
寶公卒五泉廷評二公中十年少宗伯公諱傅策
中己酉舉人庚戌進士又三年望海公諱傅教中

壬子舉人又三年丙公卒宗伯公中十八年環浦公諱晉中隆慶丁卯舉人又十二年宗伯公卒望海公中二十一年文敏公諱其昌中萬曆戊子舉人己丑進士又六年望海公卒文敏公中十六年緋百公諱尊聞中癸卯舉人又四年先祖少宰遂初公中丙午舉人癸丑進士又二十年文敏公卒少宰公中十三年中丞公諱象恒中戊子舉人己未進士又三十年少宰公卒中丞公中三十七年丙不肖含叨中順治甲午舉人辛丑進士第俞中庚子舉人又五年中丞公卒雖祖宗德澤未艾而

五身揚名以𢘻勿替是所望於後之人耳

認後輩為同年

唐興公先生昌世家世閥閱盛德古道為吾郡冠天啟辛酉登賢書乙丑成進士時年八十有六復届辛酉賓興先生尚善飯筋力強健飲酒劇談能竟夕不倦邀新孝廉講年誼投謁者稱年晚生先生悉以年弟刺答之昔徐文貞公嘉靖癸未探花年八十一及見後癸未進士陸文定公嘉靖辛丑會元年九十七及見後辛丑進士袁公福徵嘉靖癸卯舉人甲辰進士年八十一及見後癸卯舉人姚方伯永濟萬曆戊戌進士年九十八及見順治戊戌進士此外不多見屈指先生壽開九袠又為登第之期天之厚先生寧有涯涘哉先生以予與次公進士子鑣有姻誼屬為韵語以紀之曰繞城叢桂又飄香風景推移歲月長昔日青雲初得路此時白髮更逢瑒鄉閭舊德追徐陸江左門高數謝王屈指兩朝能有幾漫隨年少共翱翔予倡之同郡諸君子從而和之得詩數百首亦足徵一時盛事云（按文貞公正月卒不及見會榜者一月唐先生六月卒不及見者六月）近浙中桐鄉沈元錫前甲子舉人見後甲子舉人平湖陸

之祺前己未進士見後己未進士

居鄉不操鄉音

吳閶蔣進士埴不操鄉音無一土語閨房燕私如對北客姝屬無謂偶見一書記陸文裕公深喜作官語與妻子僮僕言亦然陸公名人此却大可怪

昇平宴

壬戌正月十四日　上以海宇蕩平兵革偃息大燕百僚於乾清宮倣栢梁体以次聯句　上自為序題曰昇平嘉宴賦詩者共九十三人

海寇劫糧

三月初五日滆五下海冦駕二巨舟由吴淞江直入龍華口刼去粮艘二守倫司起龍不及甲卑䑸追之力戰殺賊副將張一奉畏賊不敢赴救起龍矢盡中鳥鎗死賊屢入内地官兵既不能預防任其出入海邑彈丸㳂茲土者豈可無善後之策哉

前輩風流

張帶三先生諱若羲性高潔隐居葉花涇不入城市緇衣裨笠蕭然世外喜飲酒每從相知浮白縱談意氣甚壯然外雖頹唐而内寔沈照隐約玩世人莫能窺其際也予上已以新篘貽之先生答以一

絶云聽聞猶記老狂生翠釀春鐙眼倍明世事悠悠交態变緑楊溪處儘埋名

由貽

舊制黄冊十年一造初無税銀因倭亂餉詘攷田每一兩納税二分永不為例當時議之者猶紛紛今縣令欲濟其私忽造由貽之說姦胥而蠧婪詐数倍夫人之産業非係祖貽即屬價買雖無由貽誰能奪之況此外私派種種不一公然刻单傳比毫無顧忌士紳亦箝口結舌倘復梭差當不至此時言路競言吏治日非民生日困察吏安民非復巡

方不可乃誅國者力持不可何也

華苹山人

吴懋謙字六益别號華苹山人喜吟咏遨遊搢紳間詩名甚著年届古稀總衰妾復買一姬膏而染髭以傳如皐一笑予戲貽一詩云騷人春晚发幽居老去風情尚未除舊賦白頭憐薄倖新題紅葉怕生䟽罏薰翠被迎歡夜髻擁寒鐙見面初莫倚巫山行雨慣襄王今是病相如山人久病故結語稍規之云

于公清節

于公成龍山左人由歲貢至大官性剛正以清節自勵累典大郡苞苴請托概不行以是受知于上晉直隷廵撫自奉尤儉妻子不免飢寒刻苦之樵老而弥篤至是擢兩江總制单騎就道僕從不過数人下車之始貪吏皆望風斂迹民氣一新

閔公著靈

五月十五日越東嚴州府久雨山水暴發江流復泒駭浪滔天初閉城以拒之俄頃水高于城四圍皆成巨浸女墻上可行舟溺者不計其数傍郡一古剎祀閔壯繆主僧頗修戒行夜半夢閔公謂之曰

起：我先行汝可與周將軍偕来偕篙竊水已沒榻自分必死忽見周將軍浮水欲出遂附其背湖流一百餘里直抵當陽時當陽居民遠見神像長三四丈駕波入浪泛：而至迫視乃閔公也不數刻又見巨像背負一僧亟救之叩其故大驚于是募資建寺奉香火焉

洗縣

大興人簡友芳者父為長班入貲授青浦令友芳目不知書坐衙判事悉聽左右指揮但張目四顧而已于是胥役橫行婪贓以萬計上司廉知百姓怨

三岡識畧　卷八　廿三

恨剌骨追印入告凡平日受害者環署大哭友芳驚惧遺矢滿地圍繞十晝夜不散競携水荷帚灌濯縣堂屋梁庭柱俱以布拂拭之名曰洗縣蓋百餘年来所未聞也

紙皂行

衙役之橫莫甚于吳下設機橫毒酷于虎狼時制府于公知其弊一應催征撒用紙皂紙皂不應則木皂至雖省需索而兩皂一到則舉家不能安寢盧君元昌戲作紙皂行曰有皂有皁携紙皁畫成三寸么麼小此皂捉人咄：怪哉皂提皂兮尤絕倒狗亦不吠鷄不鳴二皂到家：不寧五月若無新穀賣餓皂索酒嘆空餅刻木為吏事有無刀筆墨淼充追呼監門鵲而今休繪怕殺治衙虎皂圖

星変

七月二十七日有星出于西南尾指東南光芒長四五尺昏後漸低不見至八月盡始滅以星変詔求直言

僕見宾報

虞山有某者善治生積鏹至數十萬營捌歌舞窮極後麗性淫縱多侍姬日夜餌丹藥以濟其慾忽背

三岡識畧　卷八　廿四

發一瘡初甚小漸大至二尺許如負重石諸醫束手無策或謂宜先洩其毒遂用利刃碎割復以竹筒實藥煮極熱當頂插入以吸毒氣相傳地獄変相刀林沸鑊陰慘不過如是而已既諸法罔效自知不治于是呼僮婢扶入庫室阿堵紀地以手撫摩凝淚浩歎時新建洞房四環窈窕俾寵妾居之几案陳設莫非珍寶四顧唏噓悲不自勝先是有勝夫病熱昏憒死一夕復甦語妻曰我未應死然不過延半月耳第見我主人先在地府以鐵叉鈎背懸于殿柱傍有藍面鬼卒執椎槌之痛楚叫號

莫可名狀妻急掩其口已而果發背疽潦倒一月而卒嘗憶倪文節公曰貧賤之人一無所有臨終脫一厭字富貴之人無所不有臨終帶一戀字脫一厭字如釋重負帶一戀字如擔枷鎖誠哉是言人苟能超然俗外富貴貧賤亦安往而不自得哉

旗竿氣出

十月二十三日楊總戎撫轅門有帥字旗竿二辰刻忽于左竿斗內透黑氣一股自下而上高三四尺踰數刻始不見二十四日黑氣從竿杪出其光漸細而短二十五日則左右兩竿俱有光二十六日左右及演武場內旗竿二處皆透頂而出變為青氣直貫半空又有白氣圍繞其下日高三丈始滅聚觀者數千人至廿七日氣止不出後亦無他異

毆父

西郊有陳生章者年老為幕客餬口四方閱數年挾三百金以歸二子俱不肖窺橐橐裝重聚而索之誘索累日生堅不與二子大譁詬詈交作夜半穴垣以入一子曳足一子踞父腹以繩貫兩手夯挺交下體無完膚哀呼求救盡出金付之始得釋一女未嫁復疑父有私與共逼之赴井死生憤極竟不能悠講：抱病卒偶見宋人李夏卿有詩云來金西木兩睽違由此生男不足依一把殘骸無處着不歸溝壑欲歸誰注云珞琭子云來金西木必生悖逆之兒蓋此類自古有之矣

平島寇

時琴逆俱平惟鄭逆負固海島諸將憚波濤之險未有勝算適荷蘭國進貢使臣馬珍西留閩省總制姚啟聖恥久無功請令齎勅書速回本國諭荷蘭王會師共勦予閩卿抄不覺失笑憶明萬曆時倭寇朝鮮議赴援恐路遠聽一妄男子上言欲發暹

羅國兵由海道擣其巢穴廟堂詫為奇策乃知古今事未始無對也幸國家全盛鯨鯢降服不然毋乃為小醜所竊笑乎後施將軍琅進兵克澎湖直抵臺灣鄭克塽全軍歸附上嘉其功封琅為靖海侯

大酺

癸亥正月上以海宇蕩平宜與臣民共為宴樂特發帑金一千兩在後宰門架高臺命梨園演目連傳奇用活虎活象真馬先是江寧蘇浙三處織造各製獻蟒袍玉帶珠鳳冠魚鱗甲俱以黃金白金

為之　上登臺拋錢施五城窮民緣鐙花爆晝夜不絕古所稱大酺想即此也予留滯周南不獲一覩盛事焉為長歌紀之曰皇帝御極廿二年削平群盜收黔滇賡歌已繼柏梁盛大酺直駕炎劉前五城結臺高百尺凌虛縹緲疑飛仙梨園十部供奉久教坊雜劇相後先妙舞清歌出天半擬金擊鼓聲淵〻六龍遥臨百辟侍恍惚仙樂娛鈞天珠旗飄揚曳明月寶馬舞歘揮金鞭野狐橫吹篳篥管段師巧撥鴛鴦絃魚鱗甲遣黃金鑄雁翅盔教白汞鎗長槍大劍盡犀利生虎活象材官牽蘭陵

三岡識畧　卷八　廿六

假面唱入陣秦人魚龍戲曼延郭郎〻當拖舞袖緪妓倒挂身盤旋羅剎食人肆慘奪高僧救母情堪憐牛鬼蛇神無不有九幽百怪紛變遷觀者如雲馬隘西千門萬戶供轟闐窮黎匍匐歷帝公樓上往〻拋金錢江左官司競布寵優伶買得歌喉妍沐猴衣冠堪鬪狗抵掌優孟殊翩〻高車大馬多意氣俄從糞土到日邊天子聖明大臣直尒曹切莫恣狂顛

咏燈

軍旅初息人有昇平之慶吾郡元夕燈市頗盛兒童皆劈竹剪紙為之辭後戲拈三律聊識以博一笑老人燈云連宵相對口如瘖束縛形骸老漸侵瘦骨只餘垂盡氣熱中猶勝未灰心長衫潦倒知誰脫短襖蓬鬆不受簪拋擲便應同木偶早隨兒輩共相尋走馬燈云羨君談笑擁青油片紙功名第一籌營壘兩重尤衛霍山河半尺鬪曹劉甘泉夜見烽烟起赤壁朝看甲馬收莫道火攻原下策勅書先拜九光侯寶蓋燈云萬點星毬簇錦韉阿誰捧出一輪圓黃欄拂地人初駭藍頂摩空影乍鮮遮掩沐猴嬉夜月驅馳竹馬上凌煙兒童夾道爭

三岡識畧　卷八　廿七

喧擁此物多應不值錢

变畜償債

漕涇鎮有李俊卿者家畜一牛一夕忽作人言曰我只少你米一石五斗填了三年無一頓飽食今償債已畢我將去矣合家共聞急起視之開其喉間作聲似有物墮地而牛已死矣

趙公清慎

萊陽趙公崙字閬仙戊戌進士性高潔清修樂善奬進人才孜〻不倦督學南省指天誓日過江擊楫曰某若一毫自私決不能生渡江北矣于是干謁

不行泒寒吐氣簋簋之風為之一変紳士競為詩
章以歌咏之
日本刀
萍城去海不百里寇盜出没海禁甚厳迩来鯨浪已
息往来貿易者槩弛其禁于是商賈及富豪之家
競装巨艦東至日本遇便風不数日可到彼土殷
富閩粤流寓者多頗知中國物價漢人不能欺往
者亦無大利客有携日本刀見贈者製甚工巧色
爛〻若霜雪能吹髮陷堅鋒極銛利索子作歌記
之曰南船遠涉虬龍穴換得東溟三尺鉄金絲纒
三同誠眾 巻八 廿六
靶玉鹿盧斑〻翠滴妖螭血電光斜拖老蛟尾鋒
割芙容淬秋水摩挱黒夜鬼怪愁恣上猶凝青兕
髓感君持贈光佛面月蝕良工親煆煉紀鈞巨闕
何足珍雪點霜花團一片蔵之寳匣蜀錦兜白氣
爛〻晨方妝英向牀頭亂騰躍平生不辨作思攤
宋朝御像
仲秋送長兒㮣江應試趙進士天潤叔姪以予有戚
誼置酒台飲趙氏宋王孫也南渡移家暨陽蔵宣
祖杜太后以下御像十六子恭請一見盥手展閲
太祖太宗龍姿鳳章英氣赫奕真開代之君真宗
哲宗或神氣端厳或儀貌威武或眉目聳異望之
知為守成令主若道君豊頤廣額亦似有福澤者
惟欽宗状孱削絶無帝王之表乃同受拘辱蒙塵
沙漠殊不可鮮及建炎中興秀偉天挺孝光諸帝
風采大畧相似若恭端少主形貌偏仄竟類凡品
矣今其子孫居澄江及海虞者猶数千人號称巨
族歴朝以来屡有顯者非五代短祚之主所可比
也
曲阜贈言
曲阜顔吏部光敏性磊落工詩文最留心八法長身
三同誠眾 巻八 廿九
玉立音吐如鍾偕番禺詩人屈大均過寒齋議論
卓犖有不可一世之槩別後以古詩見投云董侯
早通籍華顛兀秉耒芝草冠群芳令名人不逮君
看鶴蓋陰頫仰雖為態市兒艶紛奢達人惘荒穢
何如守殘編膚寸起烟霧峩〻九培塿矗起擬東
岱選聲閲醇和挾藻絶疵類廿逐作息倫狂歌托
聖代雰雨連朝昏大海同蝃蝀矯首眺蒼旻為君
發遐慨吏部與予相結契頗多知己之言恨山川
間隔不能時通尺素也
畢官能詩

昌平楊日牧任子也家貧力學意氣傲兀問有異書口誦手抄至老不倦喜吟咏有潛穎軒稿行世為我邑二尹諸公皆折節下之安得謂平吏中遂無其人哉曾有秋日感懷云且將生事付沈冥須畧秋光到草亭既籍酒能澆壘塊陶潛菊可度頹齡步來野寉形同瘦看到孤松眼倍青采藥賃舂千古上何人浪許少微星

臘月雷電

十一月初十日夕微雪明晨奇寒滴水成堅冰舟楫不通凍死者頗衆至廿三日凍始開十二月朔寒

復如前至初九日臘纔半天氣忽蒸熱類四五月昏後雷電大作暴雨如注

腸覃

予有妾右腹內生一痞始如彈丸五六年後大如鵞卵中似有一窟往來動移或痛或止百藥罔効久之遍体發腫內作水聲日夕呻吟死而復甦者再諸醫束手無策皆云此名水鼓病已成不可復痊矣章文學旭字東生名醫也善治奇疾往邀之曰此非水症乃積聚所致不半日可愈但所用藥性猛利轉關而下驅水甚捷試問病人願服與否病者曰我已垂殆苟一綫可救死無恨也于是取紅丸十粒如菉豆大以棗柳枳寔等五六味煎湯下之初覺喉中響聲可畏勢將不支頃之胸膈間如刀亂刺哀號轉掷痛不可狀又頃之下水斗許頭面腫退不踰時又下數升腹背腫退病人曰我今覺胸腹頓寬遂熟睡片刻時章君猶在坐也曰此番不獨水去痞亦當斷散矣留補劑二日明後日可連服之遂辭去至晚又下水四五升手足腫全退不三日病全愈既而忽痞勢動搖下紅黑痢三晝夜痞亦不見衆醫驚服往叩其故章笑曰此名

腸覃在內經水脹論中君輩自坐不讀書耳皆慚而退按岐伯曰寒氣客於腸外與胃氣相搏癖而內着瘜肉乃生始如鷄卵至其成若懷子之狀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又有一種名石瘕病狀相同月事不以時下皆婦人之疾因內有積聚可導而下似水脹而非水脹也此疾若非章君久矣作泉下之鬼矣

古諺不足據

田家雜占紀曆撮要諸書載古今諺詳矣以近事攷之往〻無驗如云兩春夾一冬無被煖烘〻是歲兩春

雨冬間奇寒爲迷來僅見又云重陽無雨一冬晴

又云九月十三晴釘靴挂斷繩是秋雨日俱有雨

雨一冬竟晴又雲迷中秋月雨打上元燈癸亥中

秋月色如晝甲子上元陰雨竟日夕又臘報秋多

雪是臘雷電大作至春雪殊少又冬無雪麥不結

是冬無雪至夏麥大熟古葯之不足據如此

三岡識畧卷八終

三岡識畧卷九目録

上元甲子　請減浮粮

羊産猴　前生殺人

于公遺愛　楊董冤報

黑霜　張真人

日生珥　龜異

東巡　修志

月食　姓姓

歲朝立春　水災

讀書帳　不塟親

禽耻他子　太極九

雜謔　白塔看潮

峴山　草溪祠

鬼居腹中　打鬼法

五色蕈　結婚破產

越中水災　一宅兩文恪

牛償命　資治通鑑補

龍掛　私蓋宜禁

白衣送婚　小牯牛

豪家犬　惧内

夫婦同雷擊死
吴閶火災
蝗入考場
種子方
祖宗靈應
錮祖
雞異
捐納歲貢
京師亢旱
華氏祖
道臣殉難
遇考自沉
杜生
才子書
害歲無益
索債
占驗
郡守風流
異風
生魂
搏鬼
藏金托夢
叔妻得僧
閻羅
畫龍
鳩庵先生
武昌兵變
泰望山庄
語録可厭
少恭贈詩
変犬
疑冢辯
田孝廉
宦牛鬭豕

三岡識畧卷九　甲子至戊辰

白宁董　含著

上元甲子

甲子元旦丁卯逆計歲一百八十三元週
上元甲子有伏闕上書者以為重起上元累朝雅遇請法古帝王改元封禪廵狩諸大典以答天休

請減浮粮

任黄門辰旦性伉爽敢直言會尹上海熟知松郡利獘上章請減浮粮以均國課其言四蘇松賦額獨重乃故明之獘改各直省全徵者多而兩郡則數百年未必不能無欠者此非盡有司之拙百姓之頑蓋力不逮也其風俗雖喜繁華然僅在城市十餘里之間此外啼飢號寒與硗瘠之區實無以異故屢加重創積逋如故竟何補于國計今幸逢聖世千載一時祈查嘉禾常鎮四府之額按其最重者定為蘇松之賦即不然亦請從稍減：一分則民免一分之困矣黄門復反覆懇切而陳　上為霽顏惜乎竟未之行也

羊産猴

正月晦上海馬橋居民益玄畜牝羊産一羊一猴

前生殺人

北橋鎮農民張寧生一子年已二十忽發疹醫藥罔效臨危呼父把臂為別堅持父臂嚙去肉二寸許睜目大罵曰我前生為汝所殺今始得報勿望久活也未幾寧瘡口潰爛肐落一臂叫號月餘而死

于公遺愛

四月十八日兩江總制于公成龍先一夕覺体中微有不適是日晨興坐內堂判決數事少頃瞑目不語頷有紫光遂端坐而逝年六十有八兩司以公獨身在任共入內寢檢遺囊為棺斂計見一榻蕭

三岡識畧　卷九　二

然衾幃俱極敝陋笥中存白金三兩舊衣數件餘僅青蚨二千粟米五六斗而已嘆息墮淚而出百姓為之罷市公性廉潔剛直不阿居官孜孜以愛民為念其所設施有不便于民者隨即改去儉于自奉不為妻子計惡衣粗食安之若素其刻苦自厲直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者及捐館遠近奔赴哭聲如雷晝夜不絕雖屢遭誣蠛　上信之彌篤以為廉吏第一故總謗不入歿後思之不置賜祭塟謚清端士民復立祠于清涼山歲時祭之令人生前豪橫惟恐不足蓋棺論定為世詬厲若公者真曠世一見也哉

楊董寃報

閩人楊富舊從海中投誠授南瑞總兵當靖藩之變故也富麾下將卒調撥殆盡頗有怨言然反形未露也制府董公得徵國言其必反遂乘不備還兵攻之富率家丁三百餘人潰圍走追滅之至是改楚督初蒞任忽見富由中門入僕從擁衛甚衆橫戈躍馬直前刺之驚起問左右悉無所覩急返內見富隨入揮拳怒罵索命甚迫即日延黃冠結壇祈解俄聞空中呼號聲如破搏擊者則氣絕矣夫富

三岡識畧　卷九　十一

誅叛本朝誠為可誅然尚在疑似之間乃死後卒能報復富亦厲鬼也哉杜茶村濬為予說

黑霜

四月二十一日陝西龍德莊浪二縣天降黑霜麥菜盡枯見邸報

張真人

張真人繼宗天師五十四代孫也自穢至松驂從赫奕愚民聚观填塞衢巷紳士寡識者亦趍迎陪侍其人年甫弱冠茫無知鮮每准一詞納銀十二兩書一符償三金其徒皆市井無賴共相附和肆為

奸詐獲金数千遠近被鬼祟者聞其来皆齋沐三
日激切祈請叩頭待命但批發文書房登䟴漫云
候歸府行文仰城隍神查報而已竟無一驗識者
哂之臨行諸受紿者旋繞罵詈欲索還原金乘夜
兼程而去真人自宋徽宗時虛靖先生道法大行
後其術漸衰飲食男女與平民無異乃歷代以来
靡所変革至興衍聖並崇即英君察相從無議及
此者殊不可曉也按隆慶改元有言路請削其爵
降為提點至萬曆初年夤緣復續舊封惜忘言者
姓名云

日生珥
五月初十日：生珥

龜異

唐進士子鏘背溪而居其僕蚤起見一大龜長尺許
衆小龜舁之登岸僕趋捕之小龜散走因携入幼
主俱数齡以組繫其頭游戲庭中進士從外歸見
之驚詫以為必神物也亟釋其縛放溪水中忽有
小龜無数擁之行水面後復有数千龜絡繹随之
渡南岸去俄頃不知所之二子不数日俱暴亡逾
年進士亦卒

東巡

九月二十八日辛卯　上東巡十月初八日庚子駕
幸岱宗不拜随下山十六日戊申渡河二十一日
癸丑過高郵二十二日甲寅至廣陵遊瓊花観二
十三日乙卯駕八槳船幸金山二十四日丙辰至
鐵甕城幸竹林寺二十六日戊午抵吴閶遊瑞光
寺登虎丘是日　太皇太后遣官促　駕歸即日
回鑾二十八日庚申乘馬看惠山二十九日辛酉
抵長巷宿村舍十一月朔壬戌午刻駐江寧府幸
雨花臺登報國寺塔頂乘長索量塔高三十三丈

初二日癸亥諭太常寺備祭禮謁明太祖陵　上
親奠三跪三叩首諸臣三跪九叩首諭地方官俾
守陵人役用心防護春秋二祭須極嚴潔礼畢往
忠臣廟國子監一帶登观象臺初五日丙寅幸燕
子磯登舟出大江北行看黄河決口經過地方應
征丁銀悉行蠲免子有紀事詩云遥望鸞輿駕九
衢徂徠嶽色路盤紆龍旂十丈穿林度虎旅千群
夾道趋河伯舡採随後隊山神負弩効前驅侍臣
莫献東巡頌玉牒金繩事有無

脩志

上諭翰林諸臣脩一統志先命各省部院大臣脩省
志㝠徼每府聘紳士諳典故者三四人分任其事
我邑有錢生者年已耄夤緣充選分輸人物志大
納賄賂不問何人悉得倖列餘概削去之合郡大
譁里人張處士彥之伉直士也貽書責之曰朝廷
脩省郡之志所以紀山川詳城郭稽人才核田疇
正賦稅序時代考廢興其論斷是非宜與史同不
可苟焉而已郡志宜詳會志宜簡應詳而簡有挂
漏之虞應簡而詳有紕謬之患我郡自古以來人
才輩出或以忠孝或以節義或以德業或以文章
舍此而外之而及爲濫觴極矣明自高祖以迄嘉
隆二百餘年止于五六十人神廟以後不及百載
所録百有餘人濟〻賢才何前少而後多與至興
朝以來僅録五人畧生平之行誼視家業之盛衰
其他間收一二封翁以充人數若名鄉鉅儒孝子
義士槩不見録我郡才藪止應如是耶甚至前朝
五臣許公燦卿亦復見刪〻許公是刪東林矣刪
東林是刪君子矣雖蜉蝣撼柱無足重輕然援筆
者自處何地耶夫會志一書與誌傳墓表迥乎不
同取人宜高持論宜公不然則失之誣貴金錢而

㮣日月乃顛倒錯亂一至于此余竊不取焉不揣
鄙陋敢附讜言以陳之後郡守是見文自悔所弊
非人拒不復接聞者快之

月食

十一月十六日丁丑寅刻交冬至即于是刻月食

姓姓

前漢書載以姓爲姓者有姓偉以姓爲名者有射姓

歲朝立春

乙丑正月朔辛酉辰刻立春子降寅以來第二次也

水災

自五月至七月淮揚滁一帶大雨如注晝夜不息水
勢洶湧四面成巨浸田禾廬舍俱沒百姓驚竄有
登塔頂餓死者有浮至蘆蕩爲毒蛇嚙死者有以
長繩連繫一家數口同日併命者慘狀種〻不一
水退禾盡槁地方官繕疏上聞

讀書帳

予幼喜讀書長而彌甚今老矣嗜之尤篤邇來氣血
漸衰不能久坐往〻臥而觀之但夏秋之交每爲
蚊蠅所苦未易驅除耳偶見閩人張遠有讀書帳
記曰去歲武林回製羅帳一輕薄如蟬翼自外視

内頳髮可鑑每當夏夜秋宵置燭于外手持一卷卧而閱之蚊蚋鑽窺終莫能入燭燼火滅清風徐來則頹然而寐中宵夢醒明月透光纖毫畢呈雖欲自惰其形骸不可得已遠宇超然能詩古文既與予有同癖且喜其製之善也故特錄之以示戒後人之能讀書者

不塟親

宋羅肇遊太學有神祠甚靈以前程禱之一夕夢告曰子已得罪于冥司亟歸肇言其生平無大過頗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唯父母久不塟肇曰

其尚有兄神曰子為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祿祿不足責也未幾卒近有一二親族累代未塟予每以此規之然然不答未知報應當何如錄之以為世戒

禽恥他子

長樂謝某為井陘令有鶴巢其樹頗育二卵為童子所竊鶴飛鳴不已謝知之勅還已破矣因取二鶩卵代焉久之伏得雛乃鶩也雄咮其雌雌伏不敢動雄怒颺去須臾偕群鶴來向雌嘵嘵若聲其罪者雌引頸懸樹死夫鶴微物猶恥抱他子今人動取他人之子以亂其宗真此禽之不若也

太極丸

世稱緬鈴為婦人所御據彼處土人云緬人覓鵬精果以小金丸如菉荳大男子微割其勢納鈴于中旋復長合終其身弗復出矣名太極丸鵬性最淫遇牝即合遺精于地收之為鈴得暖則躍跳不止蓋氣所感也土人求之亦不易得今世所傳大如龍眼俱係贋作聊以欺人耳見日南雜記

雜謔

毘陵董侍御文驥性疎脫論文作字終日相對無一

俗語年尚壯即棄官歸遇事衝口便發里人多憎之一日久旱祈雨郡僚及鄉大夫畢集侍御大言曰今日必無雨明日鄉紳不出雨當立至矣衆叩其故答曰天旱求雨鄉紳求晴故也衆座大噱

白塔看潮

秋仲送兒輩至鹿城應試相傳八月十八日白塔看潮至期舟者步者絡繹不絕予隨衆往觀見遊人雜沓舟子皆白衣蕩槳回旋水面絶不覩所謂潮也叩之父老云地此向無潮土人借此以賽神耳因口占二絶云八月潮頭一丈高居人結隊競嬉

教行過白塔重重路那得江門半點濤白衣黃纖閙江津打鼓鳴鑼蕩槳頻不向霊胥問消息却從春社賽邪神天下事有名無實大率類此

峴山

吳興山水之勝聞于遠近九月望始獲果粮一遊乃偕二三童子褰裳捫蘿憩道場之巔登白雀之麓搜奇歷遂訪古遺蹟泊舟于碧浪湖者幾半月明發擬解維歸悵然不忍別因留詩于峴山之壁曰白蘋洲畔蓼花橫小艇烟波任意行擬向吳興賦招隱操絲練繭寄餘生

三岡識畧　卷九　十

革淫祠

十月江撫湯公斌拘蘇州上方山僧人責問何故誘婦女入寺燒香即鎖僧前去將五通神像拋入太湖中隨具疏以為吳郡風俗淫靡男子唱曲賭牌婦人靚粧艷服或聚會賽神或聯袂僧院越礼海淫莫此為甚而淫祠一事尤為可恨有所謂五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賢聖等名號皆荒誕不經愚夫愚婦為其所惑牢不可破笙歌酒醴晝夜不絕男女雜處奔走如騖婦女少有姿色者偶犯寒熱之症恍惚夢與神通往往羸瘵而死聖明在上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無忌乎臣已收取妖像土偶者投之深淵木偶者付之烈炬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其房屋木料折修學宫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皆為臣危之數月以来帖無他異始悟往日之非然妖邪亟現臣去之後必造怪誕之更說議興復請勅嚴禁庶人心正而風俗淳矣

奉旨各直省淫祠濫祀惑衆誣民有関風化者勒碑永禁數百年惡俗一朝而革湯公此舉真不愧狄公矣公起家進士端方愷悌律已甚嚴故受知于

上擢撫我吳入為卿長百姓陰被其德但過于仁慈訪獲衙蠹不甚懲創旋即釋歸歸而詐害良善其横愈甚殆廉靜有餘而剛斷不足者歟

三岡識畧　卷九　六

鬼居腹中

東村記事曰青浦人蘇甲居金家橋宅隣古墓掘去之築室其上落成之日覺腹中脹悶忽聞人聲或大或小如數人聚語者甲大駭問之傍人不聞也徐聽之聲益大謂我輩宅已壞若無居居若腹中耳遂聞其家長指揮家人安頓甚悉復聞衆請于家長曰我曹出入由前門抑後門耶家長曰晝則前夜則後前謂口後謂餘穀也已而有一人出口

忽自张其由後也亦然少頃聞腹中曰其歸矣或夜為男女事不異人聞晝夜喧聒甚至一日覺鬼多出遂閉口不言亦不食鬼不得入則爭嚙其耳痛澈心骨不得已张口延之俄聞腹中大笑曰主人耳有奇味不可不嘗也坐是形益槁家亦日貧或教之誦佛號亦誦佛相應莫可如何如是四年僅存皮骨居亦別售鬼因曰汝困矣吾輩將謀他往然須一醉始去甲大喜急具酒食祭畢遂寂然病良已數年後方死聞土人無不知者

打鬼法

丙寅正月十七日駕幸佛王寺看喇嘛僧演打鬼法兒郎報

五色暈

四月初四日日生五色暈自辰至午始滅

結婚破產

華亭南橋鎮有富人鄒連城者農家子祖父皆巨富藏鏹無算再傳至連城性尤纖嗇善居積朝夕皇皇權子母之利富甲一郡晚舉子女十餘人聯姻貴族適逢納官之例紗輿繡補意氣自得忽一病不起諸子幼穉無知于是其姻家周監生綸者倡撫孤之說糾眾統狼僕數十闖入內寢伊妻倉皇走匿貯米萬石并室中所有俱估價均分珠寶黃白盡飽橐橐且捻知客廠甚多相與威逼其妻又將奴婢鎖縛按籍搜掘滿載而去勢同抄沒雖綠林豪客不酷于此矣鄒氏宗人有義憤者纔發一語喝僕鞭毆幾喪厥命邇來士大夫嫁娶不論門族沈約所謂王滿連姻寔駭物聽蔑祖辱親莫甚于此也乃臨訂姻婭復從而劫奪之真日中所僅見者綸果于為惡未幾疽發于背見鄒率眾鬼揮拳相向痛苦叫號五臟潰裂而死

越中水災

四月二十五日處州府山水陡發頃刻高三四丈又蘭谿縣起蛟裂地出水青田麗水龍游江山開化仙居等邑疾風驟雨水同日暴長城中居人初閉戶以拒之既啟戶欲奔避而巨浪衝入水高于雉堞溺死者不計其數

一宅兩文恪

予祖居之西有大宅係唐文恪文獻公舊居唐裔式微轉輾他售易數主住住以不吉徙去至本朝沈繹堂學士荃買居之學士歿後亦謚文恪一宅前

後数十年有兩文恪公亦異事也

牛償命

六月東村紅八橋有農家畜一牛壯健異常主人極愛護築牛宮以居之一夕聞哀鳴跳躑既而喘息不止吹燈起視見赤練蛇二且噬且穴兩耳其後竄一蛇入已垂盡尚餘尾在外急拔之而腹脹大如鼓宛轉踣地剖之腹內先有二蛇盤曲昂首因擊殺之并牛棄去此必宿生寃報故既罰為畜而復償以命今人恣意作惡自應墮入畜趣安可不以此牛為前車之鑒哉

二周識畧　卷九　十四

資治通鑑補

明末嘐城嚴衍好古之士也著資治通鑑補四百餘卷門人談允厚助成之自言積三十年苦心夏以油紙藉臂而書汗流自項至踵不暇肩冬則硯水未融必火烘日暵而書之未嘗暫輟也又云此書未就憂在難成此書既成憂在難守子孫賢不肖未可知一難兵戈水火之未易防二難有力者借觀以致遺缺三難近朝廷購求異書輦上一鉅公欲得之其子偏謁士大夫祈錄一副本免予為序因得縱觀信有功于涑水氏者但卷帙浩大倘有好事君子共襄美事真藝林一佳話也

龍掛

七月初三日江寧北河口有龍從空掛下雲霧瀰漫河流激蕩吸去大船一小船二俄自天半墮地斷為兩截

私鹽宜禁

我郡濱海擅魚鹽之利年來武弁衙門差兵巡緝商人計費倍增其值朝廷稔知貧民困苦特許背負筐提不在禁例巡撫趙公後出示申明其說于是游手無賴結隊往販肩挑者絡繹不絕其價頓減

三周識畧　卷九　十五

諸商不平奔訴鹺使者隨給白捕沿街縛人遂攖衆怒一呼而集者数千人于七月廿九日擁至富商王程張三家毀門入室中所有恣意打壞營兵復乘機搶掠合郡大譁夫重價病民奸商不能無罪然私販律禁甚嚴有碍國課且千百成群率皆兇悍亡命之徒若不禁止勢必釀亂有地方之責者不可不急為之所也授揆月餘盗賊蠭起撫軍復嚴禁悉置之法乃止

白衣送婚

秦人衣冠喜用縞素首戴麻巾足穿紅履宜吉宜凶

士大夫家居往〻如此尤可訝者閨女出閣于歸繡輿前行送者或全身縞素以白布繫首毫不為怪亦風俗之一異也

小牯牛

暹羅國遣使脩貢泊舟于金陵之水西門中有小牯牛一重二觔六兩毛角光潤行步便捷以小金鍊穿其鼻端繫于几上遶舟中火發諸貢物及金葉表文悉燬有周生渭者遊白下云目擊之獨深惜此牛為賦一絕曰大物暹羅縮一拳水中忽作火牛燃若教書案輕歸走助我躬耕熱硯田

三岡識畧　卷九　六

豪家犬

雲間宋氏名族也有一鉅公忝負文望致位通顯歿後賢嗣淪喪二幼子俱不肖竟破其產統緒幾絕太夫人病危至不能具棺斂僕以年誼往候見門庭閴寂豪奴皆散而之他惟一犬戀〻不忍去徘徊慨嘆深悲夫人之不如畜也為樂府以紀之曰東家買黃犬毛氂頗豐殖晨夕司門戶辛苦勤厥職偶然驚幼稚鞭逐久無食臨行掉尾領低項俛在側豈敢懷怨猜依棲但感德主人堂上狎客多主人堂下羅群奴出入里閈仗主勢意氣揮霍衣冠都吁嗟乎一朝堂空生碧蘚不知誰似皆前犬

惧內

吾郡一紳性惧內傍無姬侍出入必啟事之如嚴君一日偶集予別業浮白懽呼談論轟起酒未半忽僕夫趨報曰夫人自鄉至矣悚然變色手所持盃不覺墮地即起登輿去同坐者皆失笑吳越春秋載伍胥如吳遇勇士專諸于途雄顏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方與人鬪其怒有萬人之氣其妻一呼即還怪而問之對曰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彼烈丈夫尚尒然則惧內不足譏也太平廣記引天門子云男命起寅女命起申以木以從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之情急于陽而外自收柳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為木屈也陽氣剛燥至遇陰言氣和柔辭語畏下者明木之畏金也然則惧內乃造化一定之理無怪乎今之人比〻而然也

三岡識畧　卷九　七

夫婦同雷擊死

丁卯三月十四日虞山鹿園地方有錢生者年弱冠娶丁孝廉女為室結褵甫月餘偕妻歸寧妻母家居南城是日薄暮忽大雷雨電光繞錢氏之室雷殷〻起几席間若有所覓久而不息將卧榻擊碎家人悉驚仆既而迅雷閃電轉入其母家女婢中開火氣徧体生烟駭極匍匐床下憑空提女及生

跪道左震雷一聲夫婦俱死雷斧從腦蓋透入衣服細剉一物不動觀者四集二人俱年少無他過乃遭天刑豈前生宿業耶

郡守風流

國初以來蒞我邦者往〻多俗吏近曾稽魯公諫庵名超者守郡九年創建書院接引後進風流文采士氣為之一變朝廷知其能一歲再遷而去繼之者為趙西朱公雯字爾三雅擅詩文重脊氣槩脩之暇不廢遊覽與子輩選勝載酒分韻賦詩蕪白遺風庶幾不墜予有遊横雲山次韵詩云畫舫輕橈壓浪紋繞堤晴翠水沄〻丹峰倒障林邉日白鳥斜衝嶺上雲古寺泉聲雙磵落夕陽烟影半帆分勝遊病怯黃桑後管領青山屬使君

三岡識畧 卷九 十八

吳閶火災

五月初二日吳閶布政司前民家失火延燒官署民房一千餘間見空中有紅衣人往來指揮合郡官僚赴救俱公服向火叩頭毀去文卷十之七自未至酉始息

異風

七月初十日大風雨雷電交作至十一日風雨益甚破墻拔木屋瓦從空而飛民間樓房倒塌致不暇千里內外同日俱遍壓死及覆舟者几〻而是

蝗入考場

八月初八日予偶寓江寧送兒子威實赴棘闈主試者米翰林漢雯也舉子才點名忽聞空中聲勢洶湧仰視見飛蝗蔽天自東北來日色為其所掩經過之處屋瓦層叠數寸有客從江北至云初七晚蝗至浦口是日上午至白下城旋渡江兩岸蘆葉俱被食盡逾時仍回向東而去時有童謠云蝗蟲入考場有米也要荒米君素有才名竟被黜

三岡識畧 卷九 十九

生魂

武弁榮陽氏自京口徙松覓居闤闠間有女名紅瓶者年纔及笄色甚艷女紅之外兼通文墨已許配其氏其夫不慧女頗以為恨一日窺見隣人馮生顏色狡好舉動風雅相與目成遂私諧繾綣將半載矣父母知之嚴為之禁紅瓶因感疾終日臥床不飲不食者垂兩月其魂每夜直造馮榻綢繆歡好與生人無異但不能語耳臨曉則臥病如故百藥罔效適有道士攜瓢過門延入室備告以故道士縱目細觀曰此女之生魂結想而成故為此怪

我能治之因出藥數丸并書符燒入湯中令女飲
之病良已闕此女今尚無恙
種子方
人生功名嗣續遲速有無俱有一定之數焉無者不
可強而有遲者不可強而速也今見無子者不能
脩德勵行以挽回天意往往以藥石助之于是庸
醫聚諸熱毒之品毫無補救反致傷生予于士大
夫中目擊數人釀為癰疽莫不潰腸穴肋慘不忍
言而世猶不之悟死者相繼亦足悲矣先文敏公
曾獲異方不特奇驗且藥皆有益無損今并其與

友人書附記于此曰海上瞿翁有藥酒秘方瞿為
海澄令曾拔歙同年溫用庭于童子科溫視鹺浙
直念未有以報知已數敦促之入會城時有欲商
犯重辟託瞿居間瞿足痺不能行商以藥酒飲之
四日輙不假筇竹步履如舊神其方願捐千金
之酬獲之大有驗翁今九十二神氣勃勃視聽飲
啖如壯夫有陳太僕者以二百金為壽請其方瞿
弗許語陳云公若得此方便不死矣益陳曾與瞿
有睚眦故也人皆傳以為笑先文敏遍求久視之
術至老不倦乃其言如此予四十無子覓此方數
年始得之連舉數子以之贈人無不效者特錄于
左以公諸天下慎毋信庸醫之說徒自戕其生為
也
藥酒秘方　生羊腎一具　沙苑蒺藜四兩微炒
淫羊藿四兩用銅刀去邊毛　仙茅四兩要真者　桂圓肉四兩
苡薏仁四兩　用滴花燒酒二十斤浸三七日隨
量時時飲之種子延齡兼烏鬚髮其效甚速
搏鬼
江寧李生者有膽氣向習武藝一夕獨坐堂上見一
鬼長丈餘雙角皺面猙獰可畏俯首瞰生李徒手

搏之鬼作惧狀逃入竹園中其聲啾啾然徧覓忽
不知所之張史懋說
祖宗靈應
吾家遺安公墓在沙竹兩岡間垂三百年前建三鳳
坊左右刻石梁二皆祖宗從形家言拮据而成者
數傳後不肖子孫盜砍塋木勢难禁止付諸浩歎
而已近有族蠹名奎者為害尤甚伐樹不已至于
壞垣壞垣不已至于拆峠又乘夜將兩橋毀賣相
傳三鳳坊下埋金帶一圍鐵數千斤謀結黨掘取
族衆譁然不平訟之縣復擁至家廟聲其罪跪受

杖奎珠不悔過口肆狂語排闥而出行未數武仿佛有衣冠貴人隨其後回視則不見舉步又復如前始大窘疾行將抵家其子出迓亦見衣冠人先入據堂中狀貌甚怒子驚仆不省人事奎夜至家叩首曰我貧故為此豈祖宗不能援而反降之禍耶幸舍之祝未畢聞空中有嗟歎聲既而若呵叱狀聲不三日其子死奎亦暴病垂盡今復有繼奎而起者未知報應若何斤吁亦可畏矣

藏金托夢

桐鄉張進士超曾尹華亭甚有聲望時每年編審輪

大戶充役收充一名費逾千金富民爭入金求脫故宦橐頗厚罷官歸以萬金埋地下後欲掘取綫舉動主人必頭眩体戰或暴疾仆地嗣後屢發屢病合家驚詫後夢白衣老人謂之曰藏金本非汝物可堅守以待倘擅取不獨無益更當得禍于是相戒不敢發予聞不信細訪果有此事今秋張君從矣不識此物屬之子孫乎抑他屬乎因歎世之窖藏者大率皆守錢奴不若我輩琴書之外無他長物反不為造化之所弄也

蠲租

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廿六日　上諭戶部朕惟自古帝王統御萬方又安斯于膏澤博流咸蒙美利朕御極以來軫恤民依力圖休養思理財乃裕國之大經蠲貸為愛民之實政歷年敦崇節儉嚴核浮冒蓋欲為布德行惠之資各省錢糧雖已次第蠲免但江蘇所屬各郡縣財賦重地額徵甲于他省且累歲輸將供億効力惟勤茲用大布恩膏除漕項錢糧外所有二十七年應征地丁各項錢糧俱着蠲免二十六年分未完錢糧亦悉與蠲除共陝西省雖經蠲免念用兵之際轉餉可嘉二十七

年應征地丁各項錢糧及二十六年未完者亦與俱免爾部速行地方官通行曉諭務使均沾實惠以副朕愛育蒼生至意如官吏朦混從重治罪即遵諭行特諭我郡兵荒以後民命維艱此一詔何異漢之文景耶

劫妻侍僧

吳下劫婚之說乃風俗之最惡者凡已通媒妁而女家或有他意或故為遲留則乘夜劫去浦東一小姓結婚已久兄嫂多方需索姑甚恨之遂與夫家通謀訂期內應夫偶以他故爽約其兄亦他適一

夕嫂堅欲與姑易榻而寢姑不能違蓋因姑臥室稍近外嫂向與其僧姦丞約赴會故也僧至解衣登床嫂入盥洗而胡親者亦以是刻至排闥直入僧窘迫不知所爲取被自覆其体衆呼噪劫之去將渡浦其夫出酒食欲與壓驚去被乃一少年僧也遽起躍入浦而死

雞異

戊辰元夕予有感置酒召客賞燈滕夫宰一雞頭已斷忽引吭長鳴身亦起行數步而蹶主人惧亟棄之

閻羅

婁縣訟師朱姓者病熱勢極危殆晝生夜死自言編歷十殿與世間所傳無異每殿刀山火獄受刑最慘舉体杖痕十指出血痛若不可名狀半月後始絶我聞地下主者曰閻羅與陽世等然陽世勸懲或不盡法而陰府善惡畧無遁情似差勝人間耳但不知其所管領者止中國乎抑濤海內外無所不轄乎如其無所不轄則十王猶患其少也相傳韓擒虎范仲淹蔡襄諸公俱爲閻羅則其位亦若有更番升降者釋典載閻羅王名閃多荒唐附會可發一笑也

捐納歲貢

王掌科紳上言教職一途皆由歲貢選擇其廩生出身者無論矣乃有以白丁而捐生員旋復援例者行誼未必端謹詩書未必通曉而儼然師席頓使黄髮老儒拜跪執弟子之禮秉鐸明倫之地豈容此等濫及耶乞停其以教職錄用庶師儒尊而學校重矣掌科之言可謂切而當矣

畫龍

客有持畫龍一幅長丈餘闊五六尺求錢十萬張之

于壁遠視雲霧漓然牙爪蜿蜒可畏小兒見之皆驚啼而走據稱係崔白真蹟展玩良久家貧無從得錢留信宿捲而還之按畫記載崔白宋人然欽識模糊莫可詳考余作歌因細書其傍云群龍潛鬲汯游戲紫霄裏何来金翅鳥飛入龍宮噉龍子惟有雪山頂上阿耨池神力撑拏蟠不起欻然躍出千巖外牙爪蚴蟉吐光怪尾拖百丈翻寒濤霧暗風腥雨砰湃何年寫向雪〻色藤鱗甲閃爍髯鬅鬙茫〻時代敻莫辨彷佛疑有仙人乘平生好龍惜未見對此猙獰汗流面飛騰变化知我時

夜〻闃門鏁雷電

京師亢旱

京師亢旱自正月至五月大風時作雨雨澤不降因大赦天下學士德格勒者自言明易理令占之奏曰天地不交陰陽不和安得有雨　上怒曰豈一年不雨耶至二十五日乃雨

鳩庵先生

宋家禎字乂詒子同籍廣遠之父也生平孝友篤行尤善屬文所著有鳩庵等集雨中副車不樂仕進聞有異書不憚手抄口誦積書度棟宋氏三世单傳先生誕五男先後殤晚舉一子名處厚六歲病痞危甚禱於關壯繆夢神示以積善餘慶四字遂更名慶遠痞遂愈今子孫繩繩正未有艾也乃僅以明經授别駕士論惜之

三岡識畧　卷九　廿六

華氏祖

南史曰晉陵華寶父戍長安年八歲臨别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後長安陷没寶年至七十不婚或問之輒號慟今華氏科第甚盛宗人譜錄皆載寶為始祖豈寶雖不婚未嘗無婢妾耶

武昌兵变

五月二十二日武昌背標裁兵四千人因中軍侯空餉銀四萬餘兩屢請不發勢洶洶欲為变新撫柯永昇反以惡語相激有百户陳龍者素得士心衆擁以為主自称天下統兵大元帥鎮國大將軍據城為亂屯兵楚王臺連破黄州漢陽岳州德安諸郡勢張甚百姓紛紛逃竄時兵奉汰者不止一處皆儌倖楚事成欲乘釁而死我郡裁兵亦暗相要結口出不遜語主將不敢問未幾徐將軍治都畫銃與之角賊退敗郡縣以次收復逆首陳龍于七月望逃至白雲寨被擒梟首軍前賊勇而無謀不過乘一時之忿故未及兩月而敗

三岡識畧　卷九　廿七

道臣殉難

時变起倉猝賊勢頗猖獗官吏望風逃匿吾郡葉粮道映榴字蒼岳被劫脅令從逆不應歸署封印結疏囑家人間道出走遂朝服望闕再拜從容自刎死　上覽遺奏為之惻然不忍竟閱特贈工部侍郎與祭塟御書忠節二字以賜其家嗚呼公雖死亦可以不死矣本朝以來我鄉産一忠一逆忠為蒼岳逆乃張進士雲孫為西粵府佐降吳逆上書誘本朝三桂敗潛逃歸里人鳴鼓以逐之雲孫驚懼而死

秦望山庄

圍林之勝自明季以來我郡絕少近王司農日藻始于秦望山庄豜為之雕甍傑閣華堂聳峙其間古樹蒼藤曲池映帶一經點綴俱有疏野之趣春三月間遊人如織時與風雅之客遊讌其中亦可以樂而忘老矣惜去城稍遠未獲一攬勝槩耳

遇考自沉

婁邑諸生顧其旋者出身甚微然能文遇試必列高等猝抱心疾將歲試卜于關公廟不吉疾遂至秀野橋躍入波中自沉死

語錄可厭

三岡識畧 卷九 丈

西方氏之學予所究心然有彼此相襲極陋而可厭者如傳衣付拂不知誰何詩篇語錄不審文義互相祖述到處傳播若此輩而圖作佛四禪天且將塞破矣近有緒芳禪師名真承者與予為方外友其為人也高而不亢坦而不流禪定之餘間發為有韻之言纚纚多出趣以予所覩殆未有過之者也近主岳林寮以詩郵寄答以一絕云亞字城西道壹居每登高閣聽真如無端錫杖凌空去好遣青猿數寄書

杜生

華亭有杜生者家甚富偶以事往京華歸至半途入一竹林內登廁回顧地磚有金釵一股拔之其聲鏘然因撥去瓦礫見下有大甕覆以巨磚揭視皆黃白也杜祝曰我单馬二僮豈能帶歸如此物應為我有俟到家遣人來取仍以釵置甕面聚亂石識之後抵家未能即行一日納涼于庭頹頹垣下土塵起有物燦然於視則前所識之釵也急掘之藏金完然四角鎮黃金四大錠相去二千餘里隨之而至豈神輸鬼運耶益信富貴有定分非人力之所得而爭也

三岡識畧 卷九 艽

少恭贈詩

丹霞李少恭贊元卜居建業喜為詩好結交天下士贈縞論文至老不倦曾冰雪中扁舟見訪遂子他出不及倒屣時年垂八衰矣子過秣陵急往報謝殷勤論交風流好事目中僅見并投予詩云一代雲間客相逢建業中寫懷方縷縷分手忽匆匆纜濕蘼蕪雨帆開蘆荻風別離無限意異地兩心同相逢誠可喜分袂反添憂桂櫂飄然去王孫不可留秋風牽別恨落葉慘離愁何日重攜手狂歌續勝遊

才子書

吳人有金聖歎者著才子書殺青列書肆中凡左孟史漢下及傳奇小說俱有評語其言誇誕不經諧辭俚句連篇累牘縱其胸臆以之評經史恐未有當也即以西廂一書言之昔之談詞者曰元詞家一百八十七人王實甫如花間美人自是絕調其品題不過如是而已乃聖歎恣一己之私見本無所解自謂別出手眼尋章摘句瑣碎割裂觀其前所列八十餘條謂自有天地即有此妙文上可追配風雅貫串馬莊或證之以禪語或儗之于制作忽而吳歌忽而經典雜亂不倫且曰讀聖歎所批西廂記是聖歎文字不是西廂文字直欲竊為己有噫可謂迂而愚矣其終以筆舌賈禍也宜哉乃有脫胎于此而得盛名獲厚利者寔為識者所鄙也

三岡識畧 卷九 廿

变犬

縉雲有李生者自幼勤誦讀試輙高等家甚貧以館為業然性躁懶佚于訓廸又喜交遊不耐靜坐頗廢程課故門下生率多無成往往不終局而散一日病熱昏憒中見有皂衣人手執一帖促之同行出門行半日至一處城堞巍峩內有大殿金書宾府二大字生悚然始知已登鬼籙矣隨有鬼卒數人以琅璫繫頸驅之至墀下殿上坐一人衣王者服侍衛環繞呵生曰汝有三罪曾知之乎生拜訴曰某係貧士家無擔石且平生讀書幸無他過罪實不知王者怒叱曰汝空受人贄而毫無報効一罪也終日素餐不自愧耻二罪也屢誤人家子弟三罪也當判往舊主人楊監生家為犬三年今且暫釋歸五日可徧戒親友使若輩知警或可稍薄汝罰不然墮阿鼻中永無出期矣生大哭瞥然而覺汗流浹背因細話此事五日後復瞑家人急往楊氏偵之果產一犬性頗馴主人極愛之逾二載不吠不食而死徐君喈鳳說

三同識畧 卷九 廿三

窖藏無益

江南一貴人精心計性愛窖藏老而弥甚止一子不好讀書喜與匪人狎貴人歿後不數年產業供盡華居名園轉售他姓藏金悉為人取去人皆憐而笑之因思古語云須知世上金銀寶借汝閒看六十年又云饒君憑地埋藏着煞有閒人作主來真不刊之論也嘗閱南史張緒謂柳世隆曰觀君舉

惜當以清名貽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至哉言乎今之士大夫解此者寡矣

疑冢辨

漳河之上有曹操疑冢七十二宋俞應符題詩云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盡發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自謂智過孟德矣我以爲老瞞之屍并不在七十二冢之内特設此以欺人俞君之説正墮其術中徒爲老瞞所笑耳真書生之見也

三岡識畧　卷九　壹

索債

趙果寺之左有姚翁者家貧一子痘殤舉櫬寄寺中僧不許翁以情告曰其住房止一間而幼兒復發疹恐致兩傷倘蒙見許不過一月便舉而畀諸火仍以僦值奉繳僧憫之留置殿側三日後又有右鄰援例來懇不得已亦留之兩棺相傍一日僧晨起焚香天尚昏黑聞壁間應答聲俯聽乃棺中之兒也曰姚翁宿生所負今已償清僅少錢五十八文耳早間復以銅盆典錢明日便完我將往矣但恐汝未得同行奈何僧大驚詫少頃有叩門者果翁也贖錢來謝并言欲舉柩僧曰得非銅盆所典乎曰然其中計五十八文乎曰然問何以知之因細述兩兒應對之語且曰我斷不敢領可速買楮帛焚化以了此一段因果可也翁聞慨然歎息曰今乃知人家子弟未成立而死大抵皆索債者耳我可以無戚矣記此以告世之不肯償債者

田孝廉

田孝廉茂遇重聲氣好結納尤喜與貴游交偕名公鉅卿互相贈答揮金不吝閒能急人之難人亦以此重之後應宏詞科復遭擯感憤發病卒嗟乎人生遇不遇蓋有數焉君既抱美才素有聲望且家亦非壁立者縱淪落不偶便能閉户著述優游林堊以永天年不亦可乎奈何效左徒之號呼同賈生之痛哭憂思煩憊而自傷其生爲噫過矣因誄之曰緬風流念車笠對荏苒珠今昔人皆忌我獨惜床上琴鄰家遂

三岡識畧　卷九　壹

占驗

醫卜二藝醫有據卜無憑凡人一念之誠神明感應占者往往率己意以斷之安望其洞陰陽之理盡生尅之變乎近西郊有龔生修質者年甚少採出

索隱其于吉凶禍福可限時日屢試屢驗可謂神乎伎矣

官牛閹豕

人之淨身者曰閹官肘後經曰牛曰官豬曰閹馬曰騸羊曰羯雞曰鐓狗曰善猫曰淨官牛閹豕字甚新又虎有魄象有牙鹿有玉馬有墨狐有珠熊有白牛有黃麝有香羊有哀兎有毫狗有寶海狗有膃肭臍牛腸胃中未化草曰聖齏諸獸肝膽之間有鮓答皆至寶也

三岡識畧卷十目錄

南虵
設醮祈禳
負心報
端午夏至
西隣鶴
松郡大荒
酷吏
慘殺之報
盧先生
八月生子
寓齋唱和
豬蛻皮
竊兒
鹿尾
贈女
蛟起
虫災
科舉異變
官紳接見有禁
老年應試
燒丹無成
鄉賢祠濫觴
十六月生子
宿生訟師
奇寒
春雪
異魚
辟穀
張將軍
雷擊蜈蚣
龜鑑
龍陣
佘山起蛟
肉身變牛
海舟覆没
聖諭
修海塘
珠疣

元旦日食
雄雞生卵
松化石
聖教序
三秦大荒
半截人
倚史
物祟
黄沙
雞四足
閨中自縊
寃犯
雲間著述
冬行春令
大怪

蠲漕
盍簪感逝錄序
半知感恩
幼慧
鄂王靈應
陸公爲神
江上老梅
待士盛典
日暈
奇旱
鼉精
評文被訴
舍利
殺夫

三岡識畧卷十 己巳至癸酉

華亭董含著

南巡

己巳正月初九日 皇帝南巡狩至於會稽蠲江南賦二百二十餘萬所經之地結綵懸燈焚香燃燭以望臨幸士女皆艷粧擁觀自上元至二月盡乃止我郡綵棚亦綿亘二十里遊人喧閧鼓吹之聲徹夜不絕予作南巡歌八首以紀之曰鑾輿端月便南巡又聽蠲租詔語新鹵簿不施仙仗近安排香案拜 皇仁晴雪初消兎影皴繞城簫鼓夜還

喧那知花事春將半火樹星橋勝上元鐵馬朱旗櫂日昏錦帆南下疾如奔蘋臺湧苑繁華地爭擁珠簾看至尊繡幔如虹簇綵毬千門燈火待宸遊內官競說吳閶好遮莫江南第一州鳳舞龍飛五百年六橋花柳最鮮妍君恩不禁行人看放宿湖頭泊御船越山晴旭照行宮樹色濤聲萃路中廟閃靈旗臨禹殿千秋刊鑿一般功長江一道路逶迤夾岸青楊未吐絲翠華尚應畄北固漁人拋網打銀鱭祥雲縹緲護金輿探得靈符禹穴書欲剔吾山填狐子漢家功業定誰如

設醮祈釋

閏三月十一日華亭教諭舉人尚元調奉檄脩葺文廟見學宮地為營丁佼踞誅復之遂按射圃故地築墻為界有盛重潤楊有功者久占基地反以控奪營房訟之楊將軍捉將軍性戇不知尊師之義大加譴責二監整益張擁衆至明倫堂鼓噪辱罵元調懷憤莫訴遂自縊憂臣特疏叅之久之事得寢後將軍晨興欲出忽遇元調于寢門張目齘齒厥狀甚怒大驚失色急召黄冠建醮七日以祈釋怨聞者笑之

負心報

元調之死也既因爭黌序之地又以學宮之西向有瞿圃變家產三百餘金規為興復計有衛嶷張禹辰者充元調記室委以心膂其人貪而無義工未畢竊金去怨恨無所發洩遂遣營兵折辱遂投繯張聞驚怖闔戶不敢出至季夏之八日漏下三鼓忽聞叩門聲甚厲禹辰父披衣起秉燭出視燭忽滅彷彿見一人自外突入急呼家人徧索寂無所覩少頃禹辰卧室聞鋃鐺聲啟視已自縊死矣二人之殞相去不過兩月耳吁孰謂無天道哉

端午夏至

五月初五日庚子卯刻夏至

西鄰鶴

西鄰有雙隺主人韋氏蓋將種也以凡禽遇之畜于馬廐侶以雞鶩予偶過其傍引吭哀鳴若將有所訴者因悲而為之賦曰西隣雙白隺姿性本孤潔止必依洲渚飛必集巖穴潛德師鸞凰羽族羞並列朝餐沆瀣兮夕憩雲屏身翔寥廓兮足蹈青冥和鳴振清角逸翮騎仙靈何為墮塵寰躑躅牛羊閒尔曷不遊蔆曾之宮巢蓬萊之松卑棲易受侮

喙啄雅為容刷汝搏風翎奮汝凌霄蹤主人不我惜安能萬里常相從

松郡大荒

七月二十七至二十九連日暴風晝夜不息風之所向無乏禾盡偃農人大恐至季秋三日時久旱忽天氣鬱蒸不雲而雷苗皆枯木棉豆花俱于數日內脫落于是四鄉田有全荒者有及半者有每畝收止一二斗者奸佃藉口歲凶粒米不償甚至結黨抗拒官府不之禁田主束手無策相顧浩歎而已乃廵撫洪之傑不以入告方取到句容縣青苗

一束繪嘉禾圖上獻可發一笑也里人盧元昌作詩志慨曰國窮甘儉食乘老遇奇荒百歲人希遘三吳事可傷探丸竟白日胠篋到黃堂（時府公被劫）我粟無升斗閒門亦不妨

酷吏

粵東舉人張庚來尹青邑才器褊淺遇事竟日不能決下筆判字往往多誤為胥吏輩所竊笑性奇酷不問曲直大約以鞭扑從事一人逋糧不完杖之四十一人全完杖如前其人不服叱曰汝何完遲故應罰同也其昏暴如此不一年參革去

三岡識畧　卷六　四

慘殺之報

北人張君羽明前守吾郡有能名忽搆大獄第五卷中載之詳矣未幾黜官居金陵性豪侈既被擯神氣沮喪鬱鬱不得志久之臥病恍若有覩日夜呼家人圍繞一日盡遣出有老僕怪之穴墻潛窺見梁上鬼厥狀猙獰額有兩角手執鉄鎚躍而下奮椎擊其背隨有斬頭瀝血數十百人蜂擁而入衆人急持刀出救但見目閉身顫徧體皆青腫呼號半日而卒夫天道神明張君無端慘殺多命豈能逃冥誅哉雖報有遲速不足怪也

盧先生

盧先生元昌自號半林居士湛思經術晝夜不輟尤精註疏所評月旦傾動海內素善飲酒喜長嘯每當高會浮白拊掌千人辟易苟非同志者白眼睨視不接一談時人往往畏而謗之晚歲著述益富雖病不貴筆墨竊怪天下妄庸之流取科第如拾芥而獨於三五魁奇磊落之士一若故靳之俾顛仆偃蹇終身淪沒不獲展一日之志豈天之忌才果若此與或得者未必是而失者未必非與抑豈於名者必嗇於實與悲矣夫

三岡識畧　卷十　五

八月生子

俗傳七月生子生八月生子死西鄰有朱氏妻八月產一子妾七月產一子妾產者週歲而殤妻所生至今無恙醫書以胎成七月屬大陰脾經脈內屬於肺土能生金故壽八月屬手陽明脈內屬于大腸生氣交于洩氣故夭此論似不足執以為據也

寓齋唱和

歲暮每過暨陽假館南城天氣冱寒擁爐不敢出戶適與潘次耕耒徐電發釚寓齋相連日夕過從大雪中見招與黃庭表與堅錢宮聲中諧話舊飲酒

極歡余即席口占四韻曰屈指交情各黯然客中招客共流連才高何意翻遺妒道直從來不受憐搖落江城逢舊雨蕭疎燈火近殘年五湖隨處烟波穩莫遣清霜到鬢邊満次韻云天畔懷人每悯然可能相見不流連霜餘葵藿晚多味雪後江山清可憐風鶴差池悲宦跡瓢樽牢落感頹年五湖煙水無爭競長擬追隨箬笠邊徐次韵云忽漫重逢一悯然招尋還喜寓齋連翦來聚散真無定話到升沉實可憐薄俗難淳思故老虛名添竊悔丁年衰頹由得須教醉莫遣閒愁到酒邊

豬蛻皮

庚午正月南郊超果寺㭗中畜一豕大數十斤一日背忽中坼皮從兩傍脫下漸及于腹內生毳毛如未脫者四蹄亦然嘗聞龍蛻骨蛇蛻皮龜蛻殼麋鹿脫角今豬乃蛻皮真從來所未見

竊兒

松郡有乞婦家頗裕每盜取人家小兒灌以麻藥使寞然無知隨用利刃將臉皮及胸背各割數處肩臂亦然令人不復識其兩股及雙足先將筋脈截斷用火鉤挑出膝筋血出注即以艾灸止之欲其蹒跚以便行乞逢東關一寡婦止生一男終三歲為所竊有蹤其事者母急奔救兒已垂死抱母頸一慟而絕慘不忍言觀者無不歎息淚下其牀下又有死兒二徧體傷痕凝血滿地行兇之具盡行搜出縣官窮治黨與悉縛至庭未及正法眾怒不可遏已俱斃梃下矣此地方一異事也湧幢小品亦載有此事

鹿尾

今朝廷御膳以鹿尾為珍品常以之賜大臣按之古書不甚著憶梁劉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

時魏使崔劼在坐曰生魚熊掌孟子所欲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為怪然則六朝已貴此味矣

贈女

予上元後三日忽遍體作痛春盡夏初病愈例延醫診之或云痛風云濕痰或謂此痿躄之症築舍紛紛訖無定見因絕藥餌至深秋疾勢漸減然經年抱痾憔悴支離莫可名狀幼女綏九歲聰慧殊常兒已能奉侍湯藥承歡膝下稍慰悶懷作詩贈之曰宛轉憐嬌女晨昏繞膝多折花簪小髻撲蝶捧

輕羅戕襞偷描字奩閒學畫蛾宅年同月上常伴病維摩

蛟起

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越中餘姚上虞慈谿等縣起蛟山水驟發高丈餘田禾房屋淹沒者甚衆

虫災

二十四至二十六連日大風既而溽暑鬱蒸禾心族細虫囓傷者十七八木棉為風簸搖十不存一我郡復大荒較上年尤甚而郡邑吏方申文報十分全熟至蘇浙接壤虫不為害何松民之獨罹其厄

予予作匯荒行以紀之云去年旱災荒過半粒食維艱價差賤今年虫災不可說囓斷禾心枯欲徧磨鐮來割苗已空遍陌連畦白如霰一石終勢一斗穀稻蒖狼籍根零落亂奸農恣食復窮藏升斗肯呈田主面僕夫到鄉傳恩檄擇日開倉急流電發言未畢幾被縛結黨持刀如拒戰縣官勘災行村落初亦攢眉減惟宴豈料移荒反報熟剜髓敲筋憑判斷庯差索錢朝打門使氣咆哮聲未善傷哉此冤將安訴百歲老翁幾經見吳閶檇李地接壤獨怪吾鄉罹此變賣兒換米價未足眼見流離死他縣低昂誰敢尤蒼穹積孽或遭天所譴嗟余薄田止二頃一粒何從供午膳飢歉稅迫妻孥愁為此躊躕踈筆硯誰將此情達　至尊滿日瘡痍期頒恤賤子饑寒何足云瘦來寉背添差便

科舉異变

科臣何楷題為科舉定例每六十卷中式一名今皆學取数太多宜限数截去于是生員名列二等者大半芟除學校為之失色夫寒士三年苦心膏火之費遂路之資措辦不易今既得復失殊乖盛朝鼓舞之意且科舉多寡何関大計國家事豈更無

急于此者乎前朝張孚敬當國有沙汰生員之舉言官上言謂自昔以來有增學舍廣生徒者矣但聞沙汰僧尼未聞有沙汰生員者事寢不行何君此舉可謂不學無術矣

官紳接見有禁

士大夫居鄉貴乎自重地方果有利弊不妨直陳苟非切己概行謝絕可也迩來吳下有一二頭者未免太過致煩白簡　上寬仁不以為然而上司遂有鄉紳與現任官不許接見之禁上自督撫下逮郡邑皆不相聞問所與造膝諮訪者不過奸胥賤

隸而已上下蒙蔽貴賤不分于是刁民蠹役肆行
無忌豈朝廷重士安民之意乎不獨体統蕩然我
不能無世道之憂矣

耄年應試

滬瀆潘明經莱十三入泮宮十七食廩餼年方壯序
貢赴都兩任教職一署縣篆六十後罷官歸父之
家貧落魄年逾古稀忽易名應童子試復三入秋
闈壽登八十三矣手抄口誦銳氣不衰或叩其故
曰吾聞登科第者須伏甚根今生縱無成與來生
或當發達耳聞者笑而憫之昔腸尊者八十方出
三岡識畧　卷十　十
家趙州八十猶行腳然則潘君亦未可全非也

燒丹無成

獪園曰萬曆中閩有林道人從呂祖受指石成金法
雲間董翰林其昌偶會他所請于主人曰林尊師
真有道者聞其有指石術可一試（試）乎林曰此小事
耳當取一物為驗時盤有桔子取一粒授林方茶
次使投入甌隨手立變為銀董曰可復化桔子乎
曰可再納茶甌良久出之故是桔子也如此者三
林曰此真銀矣五百年後不復變也後道人從公
乞一傳公不與求其術亦竟不肯授先文敏酷嗜
燒丹久而無成然亦年逾八衰矣

鄉賢祠濫觴

士大夫有功于國有德于桑梓殁而祀諸咎宗禮也
迩來鄉賢一祠竟為藏垢納污之地真有不敢言
不忍言者猶憶明羅念庵鄭淡泉兩先生望重朝
野父皆耆儒後見濫觴不忍父混列其間各抱其
主以歸聞二公之風可以愧矣

十六月生子

海虞有祝生者妻嚴氏懷娠十五月不產延醫診之
曰中有蓄血結而成瘕或又曰此係蠱疾非孕也
三岡識畧　卷一　二
投以藥俱不効又逾月產一男然則十四月生者
未足為異也

宿生訟師

上海庠生曹彙文者挈伴赴江寧應試于仲秋之七
日驟感寒疾徧体發熱至十二日昏甚劇忽有皂
衣人追至一處仰視見文昌及關壽亭列坐殿上
曹俯伏堦下訊其宿生殺人事押付地下主者曹
哀懇讀書半生從無他惡且此事茫然不知況老
母在堂年已垂暮乞終養就罪不許又乞暫釋歸
理家事閱公忽震怒即有數隸持杖至鞭背二十

吡曰汝罪願重寬對相待已久可自往辯之遂驅之出見門外一人自稱麥二云四十年前曹曾為訟師陷其一家性命雠恨切齒即以銀鐺繫頸曳之同行曹長跪祈緩麥二曰汝昔詞狀中肯寬我一命否耶因忽悟宿世事瞥然驚醒神氣沮喪急索紙細書家報叮嚀同寓友曰我此番光景甚惡恐不及回家矣煩致家人并囑了理後事于是扶病解維口已不能言舟至黄渡距家總七十里連呼腹痛而死

奇寒

臘月初四日薄暮雪翼日雪愈甚牛馬縮如蝟毛句有五日寒威不解滴水成堅冰往來路絶二十日河始開有夜航從浦東歸至魯家滙為冰凌撞破舟平沈死者三十七人廿八日又大雪盈尺居人手足皸瘃闔户不敢出凍死于道者比比而是據百歲老人云有生以來所希覯也

春雪

辛未元旦積雪未消初六日雪人日又雪穀日雪尤劇九日復大雪十八日漏下二忽暴風起雨雪交作予閉户塞竇不禁凜凜以詩記之曰臘雪連春雪春寒勝臘寒凍梅舒蕚晚渴鷺啄冰難税急衣頻典年荒甕久乾舊遊零落盡何處覓新歡

異魚

閩福安縣傍海漁人網一魚豭尾背有兩翅狀酷似人首而有笑容亟釋之去山海經載東洋有和尚魚想即此類

辟穀

玉樞經云求仙之道絶粒為宗絶粒之門服氣為本然其間玄妙必有所授無本之術終恐無成吳閶有史道人者能辟穀不食者二十餘稔獨處一室

不設竈厠几榻蕭然每日咽津納氣熊蹲龜息時飲冷水數口而已學道者自遠裹粮而至未幾史遺瀉疾瘵倒而卒年纔及壯耳然則辟穀亦何益哉

張將軍

張大將軍旺性忼爽長于將畧其為人謙虚下士和氣近人與子輩握手論交欵欵不倦每得四方佳果異味必分貽士大夫不甚識字而文書往來皆卟而聽之以意判決百不失一亦一異人也

雷擊蜈蚣

孟夏二十四日薄暮大雷雨張堰大石地方有柳樹
高数丈劈為二中有蜈蚣長八九尺擊死于地已
失其首其色紺碧或云項有珠為龍取去或言屡
出為害故被擊按南越志載蜈蚣長百步頭如車
箱剖之得肉一百二十斤

龜鑑

胡文定公曰人家最不要事〻足意〻得常有些不足
處便好若事〻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予观今日
官途通顯諸公或末路不終或中道蹉跌文之此
言可謂千古龜鑑

龍陣

六月初一日淮安府城午後陡起暴風天地晦冥有
龍自喬家園起至新城下関晏公廟東去拖倒房
屋一千餘間居民壓死者無数

佘山起蛟

二十四日佘山塔後地中有聲如雷自辰至未忽大
雨傾注平地水高三尺有蛟兩角裂地而出又猛
將廟地方銀杏一株大数圍龍過其上連根拔去
根大如屋有卵二斗許形如鵞子堆積其下不知
何物

肉身變牛

七月初七日婁邑秦望山之陽有居民全禹亭者性
凶惡喜訟老而彌甚是日忽謂其子曰我尊報將
至明晨便不食矣今夕佳辰可速治盛饌以饗我
子聞之駭不敢問果多置酒肴以然其父飲畢各
歸寢夜將半大風遶室良久聞啟戶聲急吹火視
之則床已空矣于是合家起覓見乃父在菜圃中
額上生二肉角長三寸許眼横口哆宛然一老牯
也但體無毛耳兩手已变牛蹄後二足尚如故與
之食不食惟伏地噉草噉畢猶能人立遠近观者
踵相接或呼其名無淚不止吾聞作惡之人有死
後墮畜趣者生前現報古籍中間載一二然未敢
深信不意真有其事也第怪人世巨慾不一而足
往〻席豐享厚乃一介小人獨受斯報豈報之于
地下者較甚人間與抑或借此懲一以儆百與吁
可畏也矣（或云名史我白未知孰是）

海舟覆没

閏七月粤東洋船至江浙順風揚帆不数日便達取
利甚厚時有海商聯四十餘船行至中途暴風忽
發海天昏黑怒濤如山檣櫓悉摧壞長年力不能

支三十餘艘俱覆沒死者幾二千人夫泛海獲利雖倍然乘危冒險以父母付畀之軀而填蛟龍不測之窟利于何有矛頑愚民猶往來如騖而富家巨室亦不免隨衆為之我所不解也

聖諭

今上皇帝豁達大度王路蕩平而輦上君子間有懷報復致互相訐者于是刁風四起動以紳官為辭揭訟紛紜冠履倒置士大夫皆重足而立上知之遂傳諭云從來致治之道在正人心人心偏私則詐偽日生習俗澆漓朕崇尚德教期與中外臣民

三同識畧　卷十　六

共遵于寬大和平凡大小諸臣素經拔濯咸思恩禮下逮曲全始終即或罹咎罷斥仍令各安田里樂業遂生乃近見內外各官間有彼此傾軋黨同伐異私怨相尋牽連報復或代人糾參陰為主使業已解職仍復推求不止株連逮于子弟頗覆及于自家甚且市井奸民亦得借端凌侮蔑紀傷化不可勝言朕總攬幾務三十年情態最悉倘因仍陋習益致蔓延殊非朝廷體臣工保全愛惜之意夫讒諂娼嫉之害歷代皆有而明季為甚公家之事置若罔聞樹黨班陷禍延國祚深切痛恨自今以往內外大小諸臣盡蠲私憤共矢公忠豈獨國事有裨亦身名俱泰倘執迷不悟復蹈前非朕將窮極根株悉坐以交結朋黨之罪大哉王言自有此諭而在朝在籍皆得安枕而寢矣

修海塘

松郡去海不百里每秋夏之交颶發海溢沿海居民屢遭漂沒舊所築捍海塘皆壘土為之勢不能與海爭而鹹水衝入田禾多淹死者明季穀城方相國岳貢守我郡謂必易以石庶可為久長計毅然以身任之決歲建石塘二百八十九丈有奇後續

三同識畧　卷十　七

建石塘二百六十三丈有奇官給贖鍰士民樂輸計費料價工食四萬餘兩水泱土堅石齒壯合霖潦無虞至于今享其成者已逾一甲子矣近海潮衝激石塘漸圮鹹流復侵內地官府商所以禦之者于是私派康熙二十九年每畝六文私派三十年每畝二文有華邑尹共設櫃苛歛席差咆哮生逼銀錢既集府縣朋分胥役土蠹互相侵沒所費不過千餘金而浮派者已十餘倍矣予作築塘謠曰朝築塘暮築塘我從塘上行天水皆茫茫憶昔採石東海東蜿蜒萬丈浮長虹穀城相君舊作郡

手撑半壁排鴻濛只今已隔七十載故壘摧頹蹟猶在如山雪浪怒奔騰竊恐桑田變成海縣官坐公署慨然議重修按畝派金錢急公誰敢尤令嚴歛逾萬所費才及千其魚勢尚緩剜肉情堪憐官府歌呼胥隸賀分得官錢作秘課摩牙吮血意未休災荒那管人飢餓天吳象罔何鴟張年年估價計亦良簿書開銷報功速粉飾聊遮眾人目國事全憑食肉謀　主恩民力兩難酬君不見微禽尚矢填波頑邑女空懷漆室憂

珠疣

粵東廉州府一村落間有褚鍊師者忽頭生一疣經三歲大如升一日中如烏啄痛不可言以刀剖之內孕一珠圓明瑩徹逈異凡品亟貯以石匣每夜有白光透匣而出高數尺因取供三清像前後為人竊去不知所之同年佘君說

元旦日食

壬申元旦日有食之午後雨黃氣四塞

蠲漕

上諭戶部朕撫御區宇以來額征錢粮屢次蠲豁惟歲運粮米時切軫念今除河南省明歲免征外其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山東着自三十一年始以次蠲免一年以紓民力　上念切民生一至于此真曠代所希覯也

野史氏曰今　上登極以來蠲租之詔屢下甚至額徵地丁歲運粮米有全蠲者嗚呼我皇上之軫恤民隱何其至也故能膏澤傍流仁風遠播天變地震不足為我虞封豕長蛇不足為我害群黎望幸薄海歸心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業俱肇于此矣

雄雞生卵

二月二十九日松江提標左營韋元鼎廨中雄雞連生二卵甚巨

盍簪感逝錄序

予承四方交遊不我遐棄贈縞論心凡素往來不絕四十年來零落殆盡曾作盍簪感逝錄二卷今聊附記其序云蓋聞曠野蕭條子期發思舊之賦良辰晼晚士衡題嘆逝之篇蓋痛莫大于死生情最悲于離別故渡河梁者彌增眷戀登峴首者不禁欷歔時乎難再序冉冉其若馳逝者如斯水滔滔

而不返雖聚散比夢中之蝶而去來感雪上之鴻僕青鬢論交白頭懷舊彼恨相知之晚此憐傾蓋之遲海內名賢不遺鄙陋緬追疇昔細數平生或結契于風塵或締交于邂逅或間山川誼深稽古或忘年位情協塤篪或同堂握手而矢知己之言或聞聲相知而寄寫心之什或訂金蘭之譜或鏤玉敦之書莫不珠聯璧合霧湧雲蒸春蘭秋菊並挹芳姿北鴈南鴻常懷離恨詎意知交零落歲月差池髮齒先頹功名莫究遷羽鵷鴦悼華堂之蕭瑟棲蹤泉石慚舊圃之荒涼綠樽紅袖便隔壺觴

白水青松憶陪冠蓋情紛々其如疚意感々而鮮懽念百卉之滋榮悅故人之憔悴而況碩影長辭臨風永訣國之珍矣我勞如何于是低徊末路俯仰前徽登山涉水藉赫蹏以傳情苦雨淒風抑揄摩以伸志或如贊語或類挽辭情緒雜陳歌謠並奏潘岳之詠夏侯良有以也莊生之悲惠子豈徒然乎吁嗟乎梓澤花殘虞淵日暮漆燈黯淡銀海微茫空招萬里之魂難起佗宗之魄零陵道中弔一江之淥水咸陽原上抽三丈之白楊蓋懸山陽之邃倍益纏綿扣西州之門真堪慟哭矣

松化石

唐杜光庭錄異記云婺州永康縣山中有枯樹為人所砍誤墮水中化為石因取未化者試之于水亦化為枝幹及皮與松無異此特記一時偶然之事耳今土人指為物產頑石畧有紋者即托名松化拾以贈貽不辨真贗殊堪捧腹

羊知感恩

四月金華武康山中有巨羊與虎鬪一日夜不分勝負久之羊力不能支走避民舍虎亦舍之去地方以羊體大過牛目所不經見縛送縣々官念其力能抗虎當有靈異且頭間懸一銅牌字模糊不可辨想已逾千年矣特命釋之羊至大門綠々不肯行偃卧堦下衆逐之次早又至又次日復至三日後乃長往蓋以感再生之恩不忍遽去也今之人往々有受恩反噬者有媿此羊多矣

聖教序

前明一邉帥以聖教序進之福清葉相君相君堅卻之時吾郡有司務呂君者從傍慫恿以為墨林韻事非同簠簋福清因收之即移贈司務呂氏奉為世珍今俞氏以藏本索題與昔所見無異不審即

是此本否也

幼慧

越西薛生者世業儒生一子四歲能識字九齡通易詩書三經間為小詩把筆即成其父母疑為鬼物所憑不甚喜之未幾殤于痘昔項橐七齡為孔子師法華經八歲龍女南方作佛便成正覺蓋智慧所稟初不限老少也

三秦大荒

秦中自去秋大飢至是夏麥復不實人相食草根木皮俱盡石米價騰至數兩西安鳳翔尤甚　上憂之亟命革金拯濟并開軫恤事例者中大兵徭往各邊就食三秦地方廣濶民氣勁疾非袖手待斃者不可不早為之所也

鄂王靈應

八月上海縣向有鄂忠武祠不知何年所建神于地方無專轄祭饗寥落棟宇傾圮邑紳張君錫懌者素好事屢過祠前不甚加敬忽一日輟去神像改塑痘神親友力諫止之不聽同邑有滕生世禎與張押夜半夢至一官署如王侯邸第傍有人指示之曰此岳王廟也中門嚴扃滕立右角門遥見張立左角門有鬼判二自內出西一白一黔相謂曰此二人俱獲罪限十日內令頸後各生一疽白面者詞氣頗和曰尚可解釋否黔者勃然怒曰罪重不可宥也乃各押一人去不數武遇一白鬚老翁語滕生汝所犯甚輕將手中所執拂拂其頸曰去去可無慮矣生惕然而醒彷徨悚懼遶與張君會飲以夢告之大恚曰夢寐事安足信尔乃妄言謗我連以大白浮之且云不驗當受重罰生不敢復言而退是夕張君彷彿見絳袍玉帶貴人坐堂上從者甚衆呼張名而叱之曰汝何人斯而敢擅毀

我像罪當死隨有一甲士持刀砍之叩頭乞哀似夢非夢驚寤汗流浹背被衣起徧話之于家人神色沮喪日午即覺頸後微癢詰朝似蜂螫者急延醫治之曰此對口疽也雖初起而毒氣蔓延勢已不可遏矣久之瘡口漸大肩背如負重石痛楚叫號莫可名狀諸醫相顧束手于是大發金錢修葺廟宇迎還神像家人邀巫師具盛筵日夜匍匐叩禱擾擾者數月未幾咽喉潰爛頭項不絕如綫逾年竟死焉夫自古迄今忠義如王者能有幾人上自君相下至販夫販婦莫不敬而仰之張君讀書

仕官乃恣行無忌其受冥責亦自取之也偶閱宋史有羅汝楫者附秦檜誣陷忠武罷其樞筦後其子願知鄂州不敢入王廟然自念于此地有治績姑往祀之甫拜遽卒於像前其忠烈之氣凛凛可畏如此

半截人

九月華亭縣西閔昇平巷民家產一子上半截具人形而頭稍尖尻有犬尾兩足如雞距

陸公為神

陸公龍其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為人剛方有守筮仕練川令有惠政鋤强剔弊大得民心朝廷知其廉正擢為臺官直言敢諫克盡厥職不久即乞歸講學于洞庭之東山從遊者日衆是冬臘月廿七日忽夢嘉定舊役紛然來迎為城隍神公早起謂家人曰我往矣于是沐浴更衣處分後事畢怡然而逝所居在泖口是夕泊舟者俱聞舟楫喧闐鼓樂聲不絕云迎新城隍赴任公家老蒼頭王姓者亦夢送至嘉定城隍廟見公繡衣幞頭侍從皆鬼判駭汗而醒彼處士民聞之即于廟中為公治喪七日弔者雲集享祀無虚日夫聰明正直之士生而為人歿而為神此一定之理獨生前未能盡其蘊為可惜耳

修史

元癸未至正三年二月命歐陽玄揭傒斯等修遼金宋三史甲申四年春告成僅一年耳書成具鼓吹導從自史館進至宣文閣庚申帝具禮服接之見庚申外史餘冬録云洪武二年二月詔修元史三年七月告成今修明史已二十餘年矣未知何時告竣也（按輟畊録云至正二年壬午三月脫脫等奉命修三史甲申春進遼史冬進金史明年乙酉冬進宋史共四年）

江上老梅

江上有韓氏園者大數十畝亭榭幽深泉石窈窕頗擅勝槩今雖漸就荒蕪而虬松蒼檜猶有存者其最异者則有老梅六七百株夭矯離奇橫斜古怪或根榦盤屋或孤枝挺秀莫不撐空蔽日下可坐二千餘人望之奇形詭狀驚心駭目真大江以南所希觀也聞主人係武夫不審子孫何以能守而勿失想當有鬼神為之呵護也予與松陵徐君冒寒往訪坐卧其下戀不忍別因題其壁云韓家池館何空濶石磴崚嶒樹繆結荔墻松徑半摧頹廿

敵寒梅猶繞列撑空蜿蜒幾百株閱歲荒唐傲霜
雪𨁀枝突兀山鬼寄瘦榦谽谺雷斧裂側出疑拖
老蛟尾凝脂似染妖蝎血高者森々僻孤秀低處
橫行盤屈折或偃或立那依狀皮蛻蒼鱗肌繡鐵
遥想開時方玉妃幽香迥與凡花別我今初到坐
其下天矯騰拏驚吐舌天公巧植幻詭怪一々姿
標橝奇絕藐姑仙人為守護縱有精靈敢偷竊奚
須遠探羅浮春日々來看休暫輟

物祟

西郊有陸生者從市間買坐椅四製精而價廉喜甚
三同識之　卷一　共
列之中堂日暮猝病熱勢驟危篤叩之日者曰據
象是新置一木器作祟急焚之或移贈他人禍可
免也陸不信更稽之龜其言畧同于是命僕于門
外積薪焚之適值幼科潘全雲者詢其故大笑入
語陸曰與其付火孰若贈人我不畏祟以之見貺
何如陸首肯于是遣人持歸椅纔入門即覺頭眩
傍晚徧体發熱翼午暴死夫使椅為之物固無知
使天為之何以聽占者之言而遂霍然也再四思
之不解其故可怪也已

待士盛典

癸酉正月二十五日學使者許公汝霖駐節暨陽試
畢合宴諸生于君山之巔赴者三千餘人席地論
文酬酢竟日諄々訓誨至晚始散此從來未有之
盛事也公既明且公關有挾貴人札不得不曲從
者皆垂淚而戒之其所識拔俱一時才士江左之
人靡不感嘆

黃沙

二月十八日酉刻天雨黃沙濛々如霧窗戶几席以
及衮室之內重茵複幕無不堆積逾兩日始止

日暈

三同識之　卷十　艽
六月初五日午刻日暈內作青色外有赤黃暈二重
至申始滅據觀象玩占曰日有赤暈兩重主旱又
曰赤暈再重其地蝗旱多盜黃暈再重歲災兵起
青暈再重穀貴時久旱東南風不息人情皇々天
变屢見嘗聞釋典曰閻浮提中除大海水中間大
小國不可勝數一國人同感惡緣觀一切不祥境
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乃至暈適佩玦彗孛星流
負爾虹霓種々惡相但此國見彼國衆生不聞不
見豈上天懸象果有見有不見耶抑我御獨感惡
緣故再三垂示耶世尊之說或不誣也

雞四足

華亭尹署雞育一雛四足後二足駢接尾間不能行立有周生館于其家親見之

奇旱

江浙二省自五月至六月晝天氣亢旱河底龜坼禾稻十分止種四分豆田俱槁死節過初伏尚有汞潮種秧者亦一異也然東北兩鄉已不可問矣越東西荒者什之六七撫軍遣官分頭開永昌長興猪圈各垻以救海寧一帶一黃冠自言解祈雨先受聘儀登臺作法久而不效乘夜遁去予作感雨

詩云三時已過未分秧澤國塵沙十丈黃赤帝不傳雷雨令白鷗猶憶水雲鄉籬邊抱甕侵朝露松下披襟納晚涼怪殺潭西狂道士綠章頻上佑茫茫

闈中自縊

八月江南秋闈首場有歲字六十一號生係上江人年方強壯氣貌雄偉既入號房與隣生劇談久而不倦兩夜忽寂然既而聞窸窣聲又聞跳擲聲亟起視之則已解帶自縊死矣

蠶精

九月初二日昏刻忽風雨暴至有物從東南來東關居民闔戶潛窺覩黑氣亘天中一物蜿蜒尾垂及地兩目大如箕火光四射一路拖倒殿宇廬舍不計其數榆柳大數圍俱從空捽下有夜航方行吸至高峰老幼壓溺死者甚衆或言乃妖蠶為怪蠶駕風前行有金甲神騎馬執戈率兵千餘從後逐之旌旗蔽空向西北而去

冥犯

春申浦有渡曰巨瀆官置渡船以便行旅往来其来已久有農民十九人閙渡已解纜後有二人續至

岸傍一小兒牽其衣謂曰舟中想係犯罪之人皆鎖頸鐐手爾可勿往二人謂其戲言且見在舟者半屬相識遂叱小兒去奮身登舟至中流天氣晴和舟忽自覆十九人俱死惟二人獲免

評文被訴

十一月初一日華邑諸生黃士英以疾卒家人繞而哭之半日後忽聞喉間作聲云我歸矣叩其所以曰頃見二人持符相招即乘船往至一城殿閣聳峙絕異人境署曰鴻政司二人者引予入與王國士對簿國士生前為府吏與予比鄰喜為制舉義

以所業示予屢加評駁國士恨極髯髯發病死訴之冥官隨勾往而質鴻政吒國士出謂予曰汝所犯甚輕不足為罪若數之修短速往洪州自知之于是二人復掖而出聞彼中人云鴻政司姓盧氏剛而善斷特信任掾吏張子敬孫忠卿罪人以苞苴通者往往得末減但泉下用財以人間所焚楮一束止作一錢惟錢之有紋者每錠值白金半兩予以貧故不能為力洪州距此千餘里今亟往暫寓周吉甫肆中若三日夜不返則便成永別矣言訖復瞑洪州之説竟不及詳迨三日後聞庭中鬼哭聲始加棺斂嗚呼黃生評駁人文特細故耳乃冥司不容輕准訟辭不亦寃乎抑數固止于此乎至掾吏舞文亂法賄賂橫行與陽世無异則尤可怪也

雲間著述

本朝以来吾郡著書者絕少以予目之所見則有顧貢生開雍有滇南紀事一卷王貢生澐有紀逆草四卷宋副憲徵輿有金剛經註解三卷東村紀事一卷盧先生元昌有分國左傳十六卷杜詩闡三十四卷諸進士嗣郢有九峰志十卷范文學彤弧有繡江集二卷林貢生子卿有通鑑本末一百卷許觀察纘曾有日南雜記二卷予亦有三岡識畧十卷盍簪感逝錄二卷未知將来得附于諸君子之末否也

舍利

湖廣漢陽府離城二十里有古剎中一遊僧力修善果曉夜誦經不輟叩以鄉貫姓名俱不答寺僧頗以駭目之及將回首囑衆僧也□死必焚我既焚身端坐不傾得舍利數十顆五色燦然始知生平蓋默有所得不以告人惜莫舉其名與字云余淡心

懷説

冬行春令

自孟冬至臘盡雨雪俱無天氣暖如仲春予紀以詩

云雨雪全無氣更溫蕭疎三徑長苔痕預支鶴舫尋山寺叅放蜂衙上蕈門吏急頻年空杼柚歲荒苗容減雞豚朝来銀鹿驚相報溪畔寒梅返舊魂

殺夫

有一民家頗與隣人姦情好甚密其夫久客一夕歸醉之以酒與奸夫持斧砍殺復碎剁其骨肉納二大甕中將乘黑夜拋諸河流為捕人所覺執送官

時姦夫已逸命將此婦去衣服立時杖死惜刑未蔽厥辜耳此又地方一異事也

犬怪

左鄰畜一牝狗一乳四犬中一犬三足一犬頭有兩角

[seal] [seal]

三岡識略十卷續識一卷華庭董楷城銓曾含著皆紀甲申後迄丁丑四年中事也是時楷城年已七十有二著述甚富詳第十卷自述中云已刻而傳于世者絕少此舊本得於吳市世經堂書肆明人劄記往往勦襲舊聞點竄成書據為己出居之不疑此獨以編年繫之日月言皆有據不蹈陋習惜是書已逸書其大略於首葉而藏之安雅樓

庚午三月翔日記

三岡續識略小引

余年十八便喜弄鉛槧弱齡多病父母憐之禁勿入書館每遇奇聞異說夜半起帳中以方寸紙記之積久縱橫敗簏中因次第彙為識略私念世事無窮此身有限倘僥倖獲成十卷我壽登六十八矣可以止矣而未敢必也不意歲月推遷忽逾此數擬為續識終以來日苦短幾廢筆墨然宿所經猶未能免今節取數則附錄於後目目眩手顫不暇多載俯仰時序流連景光聊用自怡而已甲戌暮春蓴鄉贅客識

三岡續識略目錄

遂園禊飲
夢仙納心
秦中地震
產芝
生孫
海溢
瘟神
句容水發
風變
張公清嚴
地動
繡球

三岡續識略 甲戌至丁丑

雲間董含著 字閬石一字榕城別號贅客

遂園禊飲

甲戌上巳玉峰徐尚書乾學中允秉義咸侍御符升續修禊事於遂園折簡而招者共十五人赴者十二人其三人期而未至于其一也遂園為尚書別業亭池弘曠竹木深秀當天氣清和諸賢列坐其間清醼在壺嘉肴載御管絃迭奏舞袖雙迴相与登山臨水剪燭賦詩致足樂也予以咒病未獲追隨杖屨一覩盛事何遇之厄哉先以二詩奉寄云

諸公高會繼耆英媿我新從谷口明佳節敢忘元巳約不才偏係故人情林泉寂寞青雲隔歲月栖遲白髮生聞道登臨能作賦揮毫應許野夫賡暫捲絲綸狎釣竿春來選勝共追歡尊前擘抹催銀管樹底行廚捧玉盤冠蓋東山雙屐健鶯花南國袷衣寒慢亭遙羨神仙會咫尺風塵到更難尚書擬登高節再訂良晤而首秋已歌薤露之什矣惜哉

夢仙納心

長兒盛寶能文有至性春暮以哭弟伏枕潦倒藥裹者數月及秋彌甚百病叢生諸醫皆束手相視自分不可復治矣忽於仲冬之十二日夜將半夢至

一室髣髴似宮闕遇一老叟素袍青巾白鬚飄揚倚檻獨立意中以為此必仙真也亟前拜之并訴痛苦之狀懇祈救援叟謂曰汝心已偏矣念汝手少兼多善念袖中出一白石子示之曰此即汝之心也今解衣指剖胸將石子納入良久曰心已無恙余五臟六腑俱受病何于是復以手探入膜中撫摩再四痛劇口作呻吟聲值宿者聞之呼之醒具述所夢猶怳惚在目自後漸有起色因屏去病餌至春諸症以次而愈嗟乎寶兒特一孱弱書生耳不知何幸而仙靈默為之佑豈宿生有善緣乎平生虔事文昌因思道說疑是帝君垂救云

秦中地陷

丁亥六月初四日陝西寧夏等處山崩地陷上中下三衛官民田廬壓毀陷沒者無數是日變起倉猝黑霧障空天氣慘淡軍民奔竄塞地死者不可勝計吾郡有吳生德令者向遊四方齒逾古稀矣一武弁宦秦遣使相訂邀其厚幣策蹇行亦陷入地底竟与之同禍先是卜日將發宗黨以其年老且無子互諫阻之吳不為止試叩日者日者曰此行大不利當閉門卻避不然我見其往而不返也至是其言果驗

屋芝

于書齋之東向植蠟梅一株老幹蟠屈枝葉四映忽於七月中旬根產一芝初出土僅如錢不數月大半尺許其色正黃亭亭獨峙此物故不當有郡人士奔觀者踵相接頃之一小婢偷採梅萼蹴之而倒然至今折供膽瓶勁直如故也按書所載是名金芝乃瑞草也和氣感神則芝草生于有何德乃致斯異乎嘗見唐杜荀鶴庭生一芝明年及第從為科名草乎老矣無能為矣不知諸兒能踵荀之舊事否耶口占二絕以記曰靈芝宮殿鏁仙山塵世何緣覩九還應是群真憐雪鬢一株移贈到人間玉樹烏衣敢自誇靈根三秀異凡葩庭前已長科名草莫遣文章讓杜家和韻者頗衆茲不錄

生孫

十月廿九日第一孫生時予年七衰矣三朝洗兒為湯餅之會適晉陵顧太守岱在坐好談命取生辰細推擊節歎賞曰此君家千里駒也二十年後必為偉器恨我老不及見耳予年近五十無子頗有以伯道誚者心雖不堪默不敢對今乃抱孫為何其幸乎醉後口占自慰云七十生孫未是遲新條乍見拂雲時魏公尚有傳家笏留取他年付附芝庭屋芝故小名芝郎

海溢

丙子六月初一日暴風大雨如注時方亢旱頃刻
溝渠皆溢懽呼載道二更餘海嘯颶風復大作潮
挾風勢濤聲洶湧衝入沿海一帶地方數百里
寶山縱亘六里橫亘十八里水高於城大許嘉定
崇明及吳淞川沙柘林八九團等處漂沒海塘五
千丈竈戶一萬八千戶淹死者共十萬餘人黑夜
驚濤猝至居人不復相顧奔竄無路至天明水退
而積屍如山慘不忍言按松郡志萬曆十年七月
海潮溢過捍海塘漂沒人畜不計其數又十九年
七月上海潮溢幾及百里漂沒廬舍人畜無算城
門晝閉蓋百餘年無此變矣

痘神

時西匪變亂賊鋒頗銳上下詔親征先命大將軍統
眾十餘萬為前驅旌旗蔽空車從塞路其地去京
師遼遠苦於無水或擔負或掘土飲其汁食糗嗷
內士卒氣愈壯上一夕假寐忽覩一神人身披甲
胄鞠躬跪拜曰帝此行必大捷當鼓行而前矣俄見
雲旗霧旆中橫戈躍馬者充斥前後不計其數上
問曰爾何神曰痘神也特來護駕言畢擁眾去上
醒甚喜後果大敗逆兵因思神佑遂加勅封於是
凡痘神廟俱行改建中塑冕旒像丹雘一新語曰
聖天子百靈呵護殆不誣也

句容水發

七月二十一日江寧句容縣暴雨不止山水忽發平
地水深四尺郭外水更洶湧城堞不沒者僅存三
坂變起倉猝漂沒者千餘人時督學張公方試士
諸生苦饑居價昂貴寓城外者淹死亦數十人

風變

二十三日天未明大風忽發暴雨傾注達午勢逾甚
半空中赤光爍灼聲若霹靂碎鍋簸湯排牆倒屋
大木皆連根拔出簷瓦飛空狀類鳥雀居人走避
無所抵暮水沒過膝天氣昏黑勢如混沌步長群
眾大哭皆自分必死矣至夜半勢稍緩官署民房
雕梁傑閣半被摧折四鄉民壓死者比比而是東
關外數里有大樹據郡志云閱歲已千年大數十
圍每歲易一花變怪莫測土人築大樹庵以奉香
火至是亦被吹折時東北風急敝廬數椽適當其
衝倒塌尤甚身中但聞崩裂之聲竟夕不臥東方
漸明見四壁俱無舉家傍徨無措真異變也予薄
田二頃連遭荒歉今木棉豆花盡行脫落何其厄
乎風潮每歲有之此變則幾至陸沉百齡老人目
所未覩驚魂稍定聊占二詩以記曰天意真難料
實祖負主恩（蠲詔屢下連遭歲荒）一釐何處受（赦屢相傳三世今遠催壞）
四壁總無存（四壁僅有存者）驟雨千江決（唱剝徹巷皆淡）狂飆萬

馬奔拔樹倒屋風勢可畏妻孥莫驚涕頭在手還捫昔有人驚極以手捫首曰頭還在否千里同災難驚傳壓死多蒼髯墮陽邏庭前孤松經六十餘載經雲拔出翁仲臥前坡先少宰公墓上翁仲倒臥數十步外混沌疑初闢懷襄恐未過殘骸何處避擠共葬洪波

張公清嚴

丁丑張公鵬翮庚戌進士為浙江撫軍官已高矣上以其有清望擢江南督學蓋特簡也時適當試科奔競者紛紛公信心直行矢公矢慎終其任無一人徇私者雖路要不敢以一札相干即有一二京函亦逡巡躑躅不暇拆而去去後上下思之不置每談及輒為欷歔流涕云

地動

十一月十五日京師地動十七日又動其聲如雷

繡球

臘月中旬予庭前繡球一株忽作花數朵開時至極爛熳因與客買酒賞之